龍虎八天狗

大展書系㉒・明德書局

吉川英治 著
安紀芳 譯

龍虎八天狗

吉川英治 著
安紀芳 譯

大展書系㉒・明德書局

大展書系㉒

龍虎八天狗

吉川英治 著
安紀芳 譯

明德書局

「龍虎八天狗」是吉川英治在處女作「鳴門秘帖」推出後，深受各界好評。當時「少年世界」總編輯南部旦國的再三央求下，以新的筆調，譜出複雜有趣的大衆文學新里程。

吉川英治，由於崇拜古典小說及本身的敬業精神，在日本獲得極多讀者的喜愛。本書規模的宏大；作者以史實爲背景，構想尤爲巧妙；在雅緻的筆觸下，完成了這部趣味盎然老少皆宜的傑作。

「龍虎八天狗」，故事本身參雜有我國古典小說代表作「封神榜」，日本膾炙人口的「里見八犬傳」精髓，加上日本歷史中最爲人們所喜愛的「豐臣、德川時代」，讀起來令人愛不釋手，非一口氣讀完不可。

大展書系㉒・明德書局

龍虎八天狗

吉川英治 著・安紀芳 譯

封面・封底設計/傅耀生

日本武俠經典名著

龍虎八天狗

吉川英治 著
安紀芳 譯

第一篇　高野篇

禁　山

「唰！」天空中好似出現一道小彩虹，岩石後面飛出了一隻雉雞。

忽然，由佈滿濃霧的山谷中，飄出一條如同仙女的衣帶般的東西，是隻可愛的極樂鳥的尾巴。

此時是慶長十八年（西元一六一三年）四月中旬。這個時代裡，兵荒馬亂，人民處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中。可是在這個高山上面，卻有一片與戰亂絕緣的平地。百花常開，陽光普照的草地上，有一座僧廟，在寧靜的春色中，正如天堂般的安詳。

「啾啾……」是知更鳥的叫聲。

在淡紫色，茂盛的杉林對面，有一座九輪塔，金黃色的屋角，好似天上的星星般耀眼，從其中傳出鼓、磬、梵鐘的鳴樂，眞令人以爲置身夢中。

這時，忽然從青嚴寺的後面，傳出了人類的聲音。

「咿？奇怪！這裡是什麼地方？」

山頂上站著一個男子，這裡是個叫落星壇山，沒有半棵樹木的禁山。那個男子就是站在此座禁山上。

這座禁山是不准許一般人進入的。這個犯了禁忌的男子，在山頭上毫無顧忌地，大聲的喊著他的同伴。

「嗯！眞是奇怪。這裡一定藏有什麼祕密？喂——，猿川！猿川！」

他對著身後的山谷叫道。

「這裡是禁山，不准外人隨便進出，不要喊的這麼大聲！」

從小田原谷下面，有個人回答說。

「爲什麼？我們是奉幕府的命令前來搜查的，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不過，猿川，你到這裡來看看，眞的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噢？……到底是什麼玩意？」

有一陣拉開欄杆，蹦跚然往上跑的聲音。後面山谷顯然設有欄柵，一定要越過這層欄柵才可以跑到這座落星壇山上面。

這兩個到底是看不懂「止步」這兩個字，還是從沒讀

過書的樵夫呢？都不是，站在那邊的是兩個武士，穿著粗布上衣，菖蒲編織的外衣，腰間配有兩把大小不一的朱紅色刀鞘的太刀。

一個穿的是普普通通的粗布衣，露出半節袖子下的手腕，另外一個穿的是藍色上衣的武士服。

「雲八！做什麼？這麼緊張兮兮的叫我！」

「是個奇怪的東西！我怎麼看也看不出到底是什麼？所以才叫你上來。」

「喲……那麼我懂了！」

「什麼？你知道什麼？」

「這個山叫做落星壇，在很久以前，曾經掉下來一塊大隕石。你所說的奇怪東西，是不是你看到了那塊隕石？」

「別張著眼睛說瞎話，我不是要聽故事，我說的是那個……」

穿著武士服的那個叫東厤雲八的，抓住另一個叫猿川半之丞的手，朝這東方的山上走了過去。

「喂！你看看這個！」

朝地上指了指。

「咿？……」

猿川半之丞看了看脚前的東西，不意地好似看到了鬼魂似的嚇了一大跳，一時向後縮了縮身子。

「這是咀咒箭！」

箭深深牢牢地插在地上，塗成紅色的箭柄上綁著烏鴉的羽毛，的確是根咀咒箭。箭柄的紅漆，正好似箭主人無限的憤怒，永無止境的詛咒，看起來顯得格外的明顯與刺眼。

「這就是詛咒箭嗎？」

東厤雲八第一次看過這種箭，所以眼睛睜得大大的，又問道：

「不過，猿川！普通的箭羽也是有黑、白、灰、灰白等等顏色，爲什麼唯獨這種箭叫詛咒箭？」

「弓箭是武藝四門中的第一位。東厤雲八在德川家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難到你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嗎？你仔細看看箭尾被劈成三片，然後再把活生生的烏鴉毛緊緊地夾在裡面。不用說，就是戰箭或練習用的箭，夾上烏鴉毛也是最忌諱的事。這種烏鴉，被捉住後，連續七天不給牠飼料，養在巫壇中不斷地詛咒牠。最後，活生生地拔下牠的羽毛，再把牠的骨頭埋在詛咒箭要插下的地方。」

「噢！那麼這一枝詛咒箭到底是誰埋在這裡，詛咒的對象又是誰呢？」

「我半之丞倒不敢判斷出這是誰的詭計？這樣子好了

1A

！把這枝箭拔出來看看，可能便會露出一點綫索。」

「對了！這個青嚴院，本來是豐臣家的祈願所——，豐臣秀吉的母親，還有他的獨生子秀次的靈位都供奉在裡面，看樣子，這一枝詛咒箭可能就是祈求關東滅亡吧？」

「總之，先把它拔出來檢查一下！」

「對！先拔出來，不過可不要把它拔斷了！」

「放心！先用小刀把左右兩邊的泥土先挖掉。」

「好！」

兩個人雙雙蹲在地上。

像在挖百合花的根似的，從箭的四周開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開始挖了起來，挖到大約一尺五寸深的時候，雲八說：

「差不多了——」

然後手伸了下去，抓住箭柄，嗖……嗖……嗖……直往上拔。

西班牙的手鎗

「吧！」一聲，箭被拔了出來，箭鏃上沾的泥巴「沙啦！沙啦！」地往下掉，箭鏃呈叉形的倒鉤，放出刺眼的光芒。

東厤雲八用自己褲子的尾端包住箭身，從頭到尾的把箭擦個乾淨。

「噢……」

哀叫一聲，臉色跟著大變。原來是這枝詛咒箭上刻的有，他們平日最敬仰的主人的名字——。箭柄末端，用小刀彫有，

家康調伏

此外還有很多用梵文寫的咒語。很顯然的，此刻情況已經十分明朗，埋下這枝箭的人，十分怨恨德川家康，詛咒他的朝代，及希望他早日歸天。心頭上的所有怨恨全部都埋在這個落星壇的地下。

「咿！這到底是誰？在此地詛咒我們的大老爺？眞是個混蛋傢伙！」

雲八把箭比在膝蓋上，準備把它折斷，這時，猿川半之丞立刻阻止了他。

「等一下！這是個很重要的證據，不能把它弄壞。」

「什麼證據？」

「這是詛咒家康公的罪人！一定要找出這個人，但是要找出這個人又談何容易。不過，再仔細看看箭鏃的末端處，一定有留下記號。」

「嗯！沒錯！」

雲八把箭轉了一個頭，看到箭尾處確實有一行像跳蚤般，細細小小的字加了沈金。在陽光下仔細看了看。

湖畔瀨田人。箭師烏骨齋。依御願而作。

「做箭的傢伙就是他，湖畔瀨田就在琵琶湖附近。若是把住在那邊的叫烏骨齋的箭師捉來，拷問一番，就可以知道是誰在幕後主使他。」

「談何容易呀！……事情絕對沒有這麼單純。」

「為什麼？」

「比方說，箭師若是造了詛咒箭被發現了，就是家康公面前的箭師也難逃被磔的命運。所以，天下沒有笨到把自己的本名刻在箭上的笨蛋，這一定是假名字。」

「原來如此！像現在這個亂世，不知有幾萬個箭師。這件事情真是棘手。」

「不過，箭掉的地下，可能埋的還有其他的願文，不要再浪費時間在胡亂推想上面，再往下掘個三、四尺看看。總之，不知何時又會發生像關東大阪會戰的大戰亂，說『家康調伏』的人，一定是個謀反者……」

此時，已不單單是好奇心的問題了。事關關東的家康與大阪城之間的問題。對猿川弁之丞與東麻雲八來說，這一枝箭是在詛咒他們的主君，所以無論如何也要追根究底，找出這一個謀反者，然後把事情的經過調查清楚，證據收拾完全後，再向駿河的幕府及江戶城中的秀忠報告。

猿川弁之丞把刀子背在身後，捲起袖子，露出手臂，拿起小刀，拚命地朝地下挖，一尺……，二尺……，不久小刀的刀尖，「咔！」，不知撞到了什麼東西，小刀刺了進去，費了好一番力氣，好不容易才把小刀抽了出來。

「啊！……有反應了！」

「什麼？有了什麼反應？」

東麻雲八也忘了自己身上的渾身泥巴，毫不考慮地先把手上的詛咒箭往後一拋，朝洞穴伸長了脖子，四下張望。從弁之丞抽出刀的地方看下去，確實有一股亮閃閃的光線，反射出來。

「要的！沒錯，就是了！」

弁之丞整個手伸到洞中，手指尖傳來的感覺，那就好像是一個短軸形的小箱子，正要抓在手中往外拉的時候——正在此時。

「喂！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耳邊傳來一股大大的喊聲。

正在洞中全神貫注的兩個人，猛然抬起頭來，隨著這一刹那，一股火刺刺的鋼針似的東西，隨著風——飛到他們面前。

「啊！」

猿川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機警的翻了個跟斗，猛往對追。東麻雲八則莫名其妙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是什麼傢伙？

兩人瞪大了受了驚嚇的眼睛，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披了薄薄的袈裟，一身骨頭的瘦老和尚站在眼前。手中拿著雲八扔掉的紅漆詛咒箭，白色的銀眉下射出尖銳的眼光。

「喂！老頭兒……，你想幹什麼？」

雲八與弁之丞立刻同時爬了起來，握住朱鞘大刀，不分青紅皂白地朝著老和尚的細脖子上斬了下去。——而這個時候，老和尚反而對著這一股迎面而來的殺氣，只是報以哈哈大笑。

「喂！你們沒有毛病吧！我才要問問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明明知道這是禁地，為何還溜了進來？」

「住口！我們是駿府的大御所家康公的直參（註），受幕府的命令做事。普天下有什麼地方不該去？」

（註：江戶時代直屬於將軍的一萬石以下的武士，稱為直參。）

「那麼我請問你們……官位是什麼？」

「九度山目付（註），猿川弁之丞與東麻雲八，你看看這一身服裝不就知道了嗎？」

（註：目付為江戶、室町時代的一種官職，專司監察武士的行為者。）

「哈哈哈……，所以就奇怪了，說你們是走迷了路，找錯了對象，真是沒錯。九度山目付那個人，老早就隱居在高野的北谷，現在正在侍候真田幸村父子。你們就是德川家派來的密探，想冒充目付吧！這麼說來，你們的目的就是想日夜嚴密的監視幸村父子的行動吧！探聽是否他們還是在和大阪方面連絡，或是在招募浪人準備和關東挑戰——，沒錯吧？你們本來的目的就是這些，不過在這個高野領內，你們沒有半點權力。」

「住口！不管是不是九度山目付，凡是對關東抱著不滿態度的人，我們可以隨時逮捕他，我們是受大御所的命令到這裡來的。禁山的風聲不太對，所以派我們來這裡看看，你到底是那裡來的奸細和尚？」

「我叫木食，是個乞丐和尚——」

「呀！那麼你不就是這座山的住持和尚，青巖院的大師父，你來的真是時候，在你後院的這個落星壇中，有一枝刻了詛咒家康的詛咒箭，你應當作何解釋？」

「喔……，那個東西呀？」

木食和尚眼睛朝著手中拿著的箭看了一眼以後，懶洋洋的說：

「這不知是什麼人的惡作劇？」

喃喃自語後，「吧搭！」一聲，把箭折成三、四截後，丟到前面的草叢中。

「呀！……你把重要的證據……。」

「絕不饒你，你這個老狐狸！」

二人一肚子憤怒，由腰間抽出兩把白刃，「咻！」朝著木食的身上劈了過去。

但是，不知為何，沒有得手的感覺，半之丞的刀在空中劃了一個大圈，雲八的刀也砍在地上，二人頓時傻住了。

「咿？這是怎麼一回事？」

忽然從身後傳來一股笑聲，二人立刻握緊太刀，四下張望了一番，在身後十公尺的岩石上，站著木食和尚，露出天眞的苦笑。

看樣子還像是咬著野菓子，正在向外吐殼的一付得意相。

「可惡！你這個奸細，膽敢玩弄我們九度山目付！」

這二個人頓時變成不見血絕不罷休的魔鬼。這一次一定要把對方劈成兩半，四隻脚的脚趾頭，由左轉到右，慢慢地靠近過來……，兩把白刄露出寒光。

木食看了看兩個人拉出的架式，略為端詳了一番，默默不語依然蹲在草地上，撿起脚邊的枯葉來玩。一刹那，兩個人已經來到了眼前，他說：

「這裡是八葉蓮華峰的三密谷，在這個佛門聖地，不可以滴下一點髒血。你們兩個將和九十九坊梵鐘一樣，別想沒事的下山。聽見了沒有？不相信的話，你們可以來試試看。」

「噉！什麼佛門法規，天上有太陽，地上有大御所，家康公奉天意來整頓你們這種不乾不淨的奸細。木食！小心你的腦袋吧！」

亂世中的人心，只存有殺氣。何處去找佛光，佛教早已失去了威信。所以織田信長火燒叡山，豐臣秀吉也在根來山放了一把火。而且，目前盟主豐臣秀吉已經去世，大阪城內只有年幼的秀賴和他的母親淀君二人，天下自然被東海駿河國的家康所掌握。在他的權勢之下，沒有誰敢反抗。所以在這兩個走狗眼裡，根本沒有這個高野聖地的存在。

尤其是眼前這個木食，雖然是一山的山主，但是也不過是個和乞丐一樣，靠吃野菓為生，骨瘦如柴的和尚。把他的腦袋及詛咒箭和咒文，一起送到駿河，家康一定會十分高興。這兩個血氣方剛的傢伙——

「好小子！」

一聲大吼，雲八與半之丞把刀揮的虎虎生風，一左一右向前砍去。

雲八是卜傳流，半之丞的上泉流已十分高明，不管是那一個人的刀砍到木食，性命必然保不住。然而，從料想不到的方向，飛來不知什麼，像是流星般的東西，嗖的從空中飛來，冒著煙的尾巴上，拖著一個鐵片。在他們的脚邊，轟然一聲爆炸了。

「噬噬！」激烈的回聲，在地上爆炸的火力引起了無數的泥土、泥、草、枯葉統統在天空中飛舞。由這些砂塵後面，一柄直管銀色鎗身的西班牙製手鎗，及火藥袋，也同時掉落在地上。

紀川下游

不知是被泥沙蒙住了眼，還是被突然出現的爆炸聲嚇破了膽。等到散在空中的白煙，逐漸退去後，再仔細看一看，九度山目付的猿川和東麻雲八已經逃離小田原谷，向雜樹林及神代杉方向，逃得沒了影。

青藍色的天空，佈滿了被剛才的巨響嚇的四處亂飛的鳥群。

「……大助嗎？」

木食上人看了看結有火繩的短鎗，及剛才殘留下來的兩樣火藥袋，一直注意著左右的動靜。

「木食先生……」

有人在大喊。

「喂！在這裡！」

「剛才是眞危險呀！」

「喔！太危險了！在佛門禁地，碰到那種禽獸，眞是毫無辦法。」

「我也為了這個禁地感到傷腦筋。木食先生，拜託你讓我進去，就是今天這一次就可以了。」

由這個講話聲，才發現青嚴院的靈位廟後面，在禁止進入的牌子的欄柵旁，有一棵千年老松樹。在這棵樹的樹幹上，伸出一張笑迷迷的少年臉。

千年古松因為種在比較低的地方，所以長得頂端和落星壇差不多高。看起來正好似和落星壇隔了一個山谷相對著。

「爬樹是不是想找鳥窩？禁山禁止出入，實在不好打破慣例；不過，如果是豐臣家的祕密事情，……那家就快點下來，從大門那裡轉過來比較好。」

「那麼，你准我進去了！」

「快點過來！不要被別人發現了。」

「好！立刻到。」

少年被允許了之後，立刻跳到枝幹交錯的地方，「刷！」樹枝變得像弓一般，少年故意在樹枝上集中彈力，一下子彈得高高的。「呀！」的一聲往下跳，跳上了落星壇的崖壁，動作十分靈巧活潑，他兩邊的衣袖，就好像兩隻翅膀似的。

「木食先生！你看我多快……」

一面往山上爬，一面說。一付十分得意的面孔，大概十四、五歲，眉清目秀的純樸面孔，被太陽曬的黑黝黝的，是一個十分逗人喜愛的男孩。

「唉！太可惜——」

拿起損壞了的短鎗，十分留戀地喃喃自語：

「如果此地不是禁止殺生的地方，我一定用兩顆子彈來打他們……」

「用火繩接上火藥袋擲過去，是嚇唬人最好的法寶，大助！你眞是不錯，幸村殿教導有方……」

木食說著，拍了拍他的肩膀，立刻又說：

「千萬要小心呀！說不定其他冒充的目付還會來，大助！來幫我一下！」

木食上人從剛才兩個人所掘好的洞穴中，一把抓出一個用皮革包著的東西，拍掉上面沾著的泥巴，立刻發出漂亮的光芒，包在上面的紫色絲綢也非常鮮亮。

木食立刻把它藏到草叢中，抱起對面的石塊，丟到洞穴裡。這樣才算鬆了一口氣，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木食把大助叫到旁邊的陰暗處，不知竊竊私語了些什麼。

大助聰明地點了點頭後，由腰間摸出一張細網，把手伸了進去，變成一個袋子，把字軸放在裡面後，捲了起來。然後，左肩右脇地斜斜地背好。這種細網，叫做武士修業袋，是一個武士必備的道具之一。尤其背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一般的街井市民都是從右肩往左脇，而武士則要由左肩向右脇，這是因爲萬一碰到緊急情況時，左邊的太刀，右手伸過去抽出來比較方便的緣故。

「那麼，木食先生！我要回去了！」

「雖然只是下山，但是到九度山的路程還是很遠，你不要在途中躭擱了！」

「是的！我會記住。」

「將來總有一天，我會去拜訪你的父親，到了那個時候，我會對你講的更清楚。聰明的幸村先生，看了這裡面的東西之後，必然便會完全瞭解了。這個東西，將來會發生作用的，不要讓別人發現，你帶走吧！」

木食把剛才故意在德川家面前折斷的詛咒箭，其中有刻銘的那一部份，交給大助之後，便催著他上路。

「那麼，趕快回去吧！」

「是的！」

大助背上背著祕軸，帶子中夾著一截詛咒箭，以飛快的速度，急奔下山。一瞬間，便失去了蹤影。

八葉峰此時已露出晚霞。從高野的大門口開始，經過女人堂及寶塔，至北谷九度山的山村中，路程尚不止十二餘公里。

然而，大助的祖父昌幸，父親幸村受了德川家的壓迫，隱居在這個偏僻的高野谷，紀山紀谷之後。在此地大助被訓練出一付健壯的身體，所以對這麼一大段的山路，他是毫不在乎的。

他的速度，可以比的上往溪谷墜下的石塊……。

他的腳步聲，使山鳥驚飛，野兔亂跳……，野鹿及山猴也忽忙的四處逃避。

「大助走了！沒錯！正是他。」

「嗯！好像背著什麼東西？混帳！那麼重要的詛咒箭在他手裡。」

「糟了！我們一定要在這個東西沒有到達幸村手之前，搶奪過來才行。」

這時，在一座圓拱橋下，有二個武士正在監視他的行動。這兩個猿川和東麻，正蹲在小溪旁，用河水洗淨剛才被炸藥灰，沾得滿頭滿臉的灰塵。

別想走！

兩個人立刻站了起來，先到不動坡的半路山路上，然後招集了十餘個幫手。

藍色的溪水上，泛出了月光，這時候：在此地紀川河河邊，隨著溫暖的夜風，埋伏了十四、五支白刄。

飛鏢寄書

天上的慧星正放著光芒。

水銀色的天空上，靠南邊有一顆慧星，照著大地。啊！是掃帚星！掃帚星！

不知是從那一個時代開始，也不知是被誰發現的，這一顆一到春天便在天空閃亮的星球，傳出了許許多多不吉利的話題。

關東方面，稱這顆星是「藏在九度山深淵中的蛟龍」。有一位孔明流的兵法家，眞田幸村在簡陋的住屋中，由那破舊的窗子看到了這顆不吉利的星，正放出微微的星光。

因爲大助回來的太遲了，先吃完晚飯的幸村，靠在窗戶邊上，手指頭貼在面頰上，正在躭心著。

「唉！今晚又出現了。」

走廊外，今年只有十六歲的長女——奈都女，像一朵白梅花似的艷麗，站在那裡，好像在等人。

「是誰呀？」

幸村輕輕地問。

「是我，奈都女。」

「天已經黑了，準備點燈吧！」

「好！馬上來。」

奈都女從內室拿了短架燈，到父親屋中打起打火石點火。

「拍！」燈點燃了，披著皮外衣，配著鯊皮刀鞘短刀的幸村，及長髮綁成圓髻狀的奈都女，黃色的髮帶顯出圓輪狀的花紋。

四周的牆壁上，排滿了古書及兵器，及星象圖，地圖。床邊還有一個國外來的圓罐，壁櫃中有一柄長槍。隔壁的房間中有弓箭，火鎗、望遠鏡、渾天儀、自動鐘等等，整整齊齊地排得滿滿的。

難怪，原本猜疑心就重的德川家康，不得不命令九度山目付來監視這一間草屋。

「父親……」

奈都女透過窗戶，看著天空問幸村。

「那一個奇怪的星星，到底有什麼徵兆？」

「那一個？」

幸村放下手指，回過頭來，含著微笑說：

「並沒什麼徵兆，春天就是地濕水熱的天氣，不用耽心！」

「不過我聽別人說，那是戰爭的前兆。如果要打仗，必定是關東和大阪了！」

「很早以前中國就有這種傳說，有一本叫史記的書，就曾記載，有慧星就代表有兵亂——。」

「那麼，日本也會有戰爭嗎？」

「這是遲早的問題罷了！目前的情勢看來，是不會太平的。」

「——這麼說來，這一仗就必定是怨恨父親的那一個家康，想攻打大阪城——。」

「…………」

幸村用眼神來阻止奈都女。

這時，幸村突然十分機警的回頭一看。一個抱著琵琶，大約十六、七歲的獨眼小和尚，不知何時，打開了門板，蹲在地板上。

昨天，奈都女上街時，見他獨自在北谷徘徊，覺得很可憐，便帶他回家。

「主人！……小姐！」

「噢！原來是你……蟬阿彌，什麼事？」

「打擾了兩個晚上，明早便想上路，多謝你們兩位的照顧。」

「別客氣……」

「今晚在告別之前，我想彈一條曲子給兩位聽聽。……不過剛才二位所講的慧星的故事，好像是會發生戰事嗎？」

「蟬阿彌！你偷聽我們講話?!」

幸村嚴厲的問。

獨眼抱著琵琶的小和尚，急急忙忙的回答：

「不……不敢。絕對不是故意偷聽的，因為我剛才也在對面的走廊那裡，看那一顆奇怪的星。」

「好的！那麼我再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這個故事，是寫在中國的『吳志』那本書中。——吳國永安二年，有一個妖童，身高四尺，年齡六、七歲，有一天穿著藍布衣和小孩子們一起玩的時候，眼睛中突然放出奇異的光芒，他自己說，我並不是人類，我是一個掃帚星。孩子們大驚奔走，傳告大人。大家趕過去看時，他已縮起身子飛了起來，像是一根拉長的絲帶似的，飛上天之後就消失了。他就是這一顆星啊，哈哈……」

幸村講起這個中國的童話故事，想打斷兩個人惦記在心中的打仗的事。

蟬阿彌在朦朧的黑夜中，把他的獨眼左轉轉右轉轉，瞬間，像想起什麼事似的，點了個頭，說：

「那麼……聽了這個有趣的故事，而且又在告別前夕，為了答謝你們的招待，還是彈一曲……」

然後，就抱著桑木製的琵琶。

彈起後鳥羽院的雅樂，正當彈了起來時：

「嘎……」

「咿？」

不知何故第四根弦突然斷了，弦像根鐵絲般的往上翹。

就在這時，從院子中間跑出來一個人影，朝著幸村靠著的窗邊，好像擲進了一個什麼東西。

是個結成蝴蝶結的飛鏢寄書。

蟬阿彌正在調整綫弦的那一刹那間，幸村立刻打開那飛鏢上的紙條。

看完了之後，立刻交給奈都女。

然後只說了一句話，

「去接他！」

「是的！」

奈都女抓住了紙條，立刻便到別的房間去……到底要做什麼事呢……心中怎麼一點都不知道？機警地注意一下前後左右，打開紙條一看：

『快來紀川河灘，大助危險』

只有一行，簡簡單單幾個字。

眞田繩工廠

房子後面，是一片竹林。

奈都女除了七首之外，還帶了一柄一尺七、八寸長的小太刀，像一隻飛鳥般，一會兒便跑入竹林的黑暗中。

月亮雖然掛在天上，但是這一天卻仍然是個十分昏暗的夜晚。

竹林中既昏暗又寂靜。淙淙的溪水，及在夜光下閃閃發光的露珠。

這時在正前方發出了「咔搭！咔搭！」十分有規律的聲音，像是織布機在織布時發出的聲音。然而沒有水車，又沒有齒輪轉動的聲音，是一種很奇怪的木頭聲。

從黑暗的竹林中走了出來後，到達略爲低窪的地方時，便可以看到一個彎彎的屋頂，及無數個明明亮亮的窗戶，統統關著，燈火從中間透了出來。和「咔搭！」聲配在一起的，還有唱歌的聲音。

這是個做繩子的工廠。

諸國的浪人及上田城時代的家臣，因爲仰慕幸村的人格，一共約有近百人在這裡。

爲了生活，設置了這個小小的工場。

但是關東方面很討厭他們，九度山的目付也來監視他們。這些家臣們，只有化裝成老百姓，躲在這個工場中。到外面去探聽情況的人，都是背著繩子，裝成商人的樣子。

奈都女飛奔了進去，打開小屋的門，已經有一個披著羽衣，打好綁腿的男子，坐在那裡等她。

「噢！奈都女小姐——」

「飛鏢是妳擲的吧！」

「沒錯！是我。」

「大助弟弟是不是有什麼危險？」

「……我想是凶多吉少——。如果他不是大助的話，我還不會趕回來。今天我和平常一樣出去作買賣，到了紀川河邊時，看到九度山目付猿川和東麻，正招集了十四、五個武士，躲在河邊。我心中正覺得奇性？這時我想了起來，今天早上大助爬上高野山時，猿川和東麻確實是在跟蹤他……」

「這麼說來，他們一定是在等大助了！」

「我想萬一他們對大助不利……所以，我立刻趕了回來，到幸村的房間看了一眼，有一個不知來路的小和尚在那裡，所以只有投個飛鏢進去。」

「弟弟可能會遭到不幸，彥松！你立刻帶我去找，這是父親交待我做的事。」

「妳一個人，行嗎？」

「人多手雜，而且如果工場的人都出動的話，就被別人看出是武士身份了！」

「不錯！」

賣繩子的彥松，脫下了雨衣，只拿了一把短刀，便和奈都女往外走，此時：

「彥松！發生了什麼事？」

正在裡面做繩子的工人們，一齊站了起來。

「沒……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他們表面裝的是工人，但一有事情，互相所用的語氣，又都成爲武士了。

「剛才聽你們所言，好像公子發生了什麼危險？」

「噢！是九度山目付那傢伙。他們就是有再大的本領，大助也不會怕他們。只是怕他太疲倦了，想划船去接他，不必麻煩諸位。奈都女，我們走吧！」

彥松用眼睛暗示了一下，先跑下懸崖。奈都女也立刻跟了下去。

順著明亮的月色，兩個人轉過崖壁。到了紀川河，河水正好是漲潮。

這大概是幸村的安排吧！崖下的洞穴中有一艘船，彥松和奈都女兩人，抓起了船槳便出發了。

溪水像是一條長長的白蛇，船沿著河道，逆流而上。

就在此時——那個弦斷了的小和尚蟬阿彌，在九度山山頂上彈出如雨珠般的琵琶聲。

如雨般的標槍

到底爲了什麼？高野的險阻特別多？過了一山又一山，一谷又一谷。

眞田大助帶著木食上人交給父親的一截詛咒箭，及一個奇怪的皮匣子，拚命的朝山下跑。到了神谷山路時，已經天黑了，順著丹生溪往下跑，天色黑的連自己的脚步都看不清楚了。

終於跑出了山路，在朦朧的月色下，加緊了腳步。一口氣跑過了學文路口，便到了紀川河畔——距父親與姊姊住的九度山已不遠了。

想到了，心中便十分高興，飛快的往河邊跑，不料揷在腰間的詛咒箭，滑落到地面。

過了半天大助才發現，趕緊調過頭來，到五十尺左右的後方去找詛咒箭。此時，忽然不知從何處飛過來一根標槍。

呀！來不及躲避了！

槍尖破風而來，已到了大助身邊。

這該怎麼辦？年齡只有十四歲的眞田大助，這時若是伸手去拾詛咒箭，還是用右手，那麼必定會被標槍刺穿。

冒險試試看？這是沒有僥倖的，大助一點也沒有忘記父親幸村的教誨，武士的右手是多麼的重要。所以一面用左手拾起了箭，同時右手電光石火般的抽出了平行太刀。（註：平行爲刀名。）刀光一閃，劈向空中。

標槍霎間被砍成兩截，就要掉在地上時，另一邊又飛過來一根黑柄槍。

「喝！」

呼聲同時，黑柄槍已被斬落地上。

此時，一根緊接著一根，毫不間息，如同雨點般的落了下來。

連轉個身子，鬆鬆肩膀的機會都沒有。緊接著擲過來的是竹柄槍，左手拿著詛咒箭，已來不及迴身反斬竹槍了。糟了！這枝竹槍一下子揷住了袖子，身體輕巧的大助，跟著槍飛了起來。

「啊！」

一聲尖叫，標槍拖著大助，大助四脚朝天的倒了下去，被釘在河邊的岩石上，槍尾高高地立了起來。

「唉！慘了！」

無可奈何地掙扎著——槍尖已深深地揷在岩石上。

同時，看到一枝標槍，朝著自己的胸前飛了過來，可能這已是最後的一槍了。

或著是一記暗號！

「在那裡！」

跟著喊聲，從黑暗中跳出十幾個九度山目付的手下，每個人手中的白刃發出陣陣寒光。準備過來搶奪大助的皮匣，及生命。

第二篇 解說篇

夜蝴蝶

大助的意識，逐漸清醒了。他發覺自己不知何時被抬到船的甲板上，仰著臉昏睡到現在。

當他睜開細細的眼睛，只看見藍色的星光在天空閃爍著，他躺在左右晃動的船上，好像已經忘卻了痛苦，搖搖晃晃，不久他又睡著了。

「大助啊！大助！」

是奈都女似乎在以責備的聲音叫醒了他。

「振作起來吧！別沒出息了！」

「啊……」

大助一動，覺得四肢骨頭好像散開一般劇痛。

「哼！」

他歪歪嘴角，焦急地想動動手脚。

「這麼一點傷口，就不省人事地倒地，眞沒出息！」

奈都女故意這麼說，激勵大助。一邊解下自己的腰帶，蹲下來包起大助手腕和大腿的傷口。

船不用槳，順著紀川河，時而快，時而慢地往下游流去。

彥松倚在船尾，直瞪著陸地，手中抓著的短銃的火繩被風吹得搖擺不已。他對奈都女說：

「奈都女，你們放心，那些個混帳東西好像統統退走了。」

奈都女沒有回答，正在窄小的船裡忙著照顧大助渾身帶血的傷口。

「姊！」

「別緊張，傷口不深！」

「已，已經脫離他們啦！我可放心了……。被九度山目付包圍時，我想這一下一定沒命，沒想到是姊姊救了我。」

「彥松和我奉父親之命，從船上放出火箭，救你脫險。」

「我不顧一切和他們拚了命！哎喲！好痛！」

「很痛？」

「不！」

大助咬緊牙關忍耐著。奈都女看見同胞的弟弟受苦，心裡比割掉自己的肉還痛苦。

不久，船到了九度山的後崖。

彥松把小船藏在以前的水洞裡，奈都女則輕巧地背起弟弟跳上岸。

他們十分從容，因爲就是再固執的九度山目付也不會追到此地來，因爲他們是德川家的手下，這裡又是高野領地的一部份，而且又是屬於豐臣秀賴的麾下。用此在這九度山附近一帶，德川家的人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他們穿過了黑暗的竹林，來到幸村清靜的住宅，由書齋的走廊上，輕輕響起了父親的聲音：

「是奈都女嗎？」

「是的……。我們回來了。」

「嗯……」

幸村輕輕答了一聲，靜靜地看著血跡斑斑的兒子，立即起身開始選藥草，放在鉢裡研碎，調配獨門秘法的療傷藥。

被移到裡面房間的大助，覺得自己狼狽的樣子被父親看到很沒面子。也不顧傷痛，解下了背上的武士袋，從裡面拿出木食上人委託的皮匣和一節詛咒箭。

「父親，請您過目！」

幸村也不說一句「你的傷很痛吧？趕緊休息！」只是嚴肅地看了看皮匣之後說：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爲了做目標，所了立了一隻紅色的詛咒箭，埋在禁山的落星壇上。在這隻箭被九度山目付發現掘走前，木食上人覺得這隻箭好像關係著豐臣家的安危，所以把它換過，把原來的那一隻交給我帶回，請您判斷！」

「於是你在歸途中就中了埋伏？」

「是的……」

「這麼重要的任務，爲什麼事先不探清敵人的情勢，勘察地形、路綫，研究出能平安到家的計劃？戰場上的臨時計謀算不上兵法，日常的訓練才重要，你知道嗎？」

「請原諒，我還沒有長大，從今以後我會加倍地勤練武術。」

「你的訓練不夠，這一次眞正的白刄相對，對你來說，可算是最好不過的經驗了！」

幸村拿著大助給他的那支有叉形箭頭的箭，一直看著箭上刻的「家康調伏」四個字。

突然，父親的眉間似閃電般現出了一抹驚訝的神色——但幸村的神色依然鎭靜，不動聲色地把金唐革（註）的盒子放在膝上，欲解開這個謎。

（註：金唐革是一種薄鞣皮上以金色顏料繪上各式各樣花紋的皮革）。

「奇怪？」

幸村正在獨自嘟喃，忽然回頭向後看。

竹子搭的走廊上，好像有人身貼著紙門走過去。

「誰？」

沒有人回答。奈都女站起來拉開紙門，看見一群夜蝴蝶滿天飛舞著。

奈都女一時看傻了眼，這時，有個黑影敏捷地自走廊隱去。

奈都女被這奇怪的蝴蝶群給迷住了，根本沒想到那個黑影子就是借住在裏面房間正在旅遊的琵琶和尚——蟬阿彌。

三軸秘卷

從高野的禁山上掘出的那個神秘的皮匣內，到底藏有什麼秘密？

幸村拿著一節詛咒箭和這個匣子，走進了書房。他愼重其事地關上了門，拉上窗，示意家人不要來打攪。

他把匣子打開一看，裡面有一本經卷。

那是一卷有著水晶軸，藏青色表皮的卷軸——上面畫著銀色的水虎花紋，一看就知道是件眞言秘密（註）的經卷。

（註：眞言秘密是眞言宗的秘密法門。眞言宗是日本佛教的十三宗之一。爲平安時代空海於高野上的金剛峯寺、東寺所開大米佛敎之一派。）

幸村心中納悶正在奇怪這是什麼東西，打開一看，那是卷羊皮紙，裡面都是用細膩的線條和點，密密麻麻描繪出來的一幅圖面。是日本國的秘密地圖。

幸村幾乎停止了呼吸，驚奇地說道：

「噢！是這個東西。——這正是水虎卷！」

他茫然地望著這秘卷，好像眼前出現了奇蹟。

他確信自己從前不知在何處，看過這個地圖。

到底在什麼地方見過呢？

終於想起來了！距今二十年前，秀吉當了天下的攝政王，當時是個十分繁榮的時代——當時，依著戰國時的風俗，幸村到大阪城當人質。

幸村在大阪城時，曾在豐臣秀吉的秘室中看過這一卷圖，秀吉把這個圖稱爲「扶桑掌握圖」，這個圖分爲「天地人」三卷，也就是水虎卷、鳳凰卷、火龍卷，每一個都飾以水晶軸。

秀吉曾如同開玩笑似的，對幸村說過這樣的話。

「如果備齊這個東西的話，石田、德川、前田、福島等各家族，都會有辦法掌握天下一切的權勢。」

其後，不知是誰，派了一名忍術高手，進入秀吉的密室，偷走了其中之一的鳳凰卷。

這一卷裡面有鳳凰的圖樣，把日本各地的銅礦、金礦、銀礦、以及產鐵砂的山谷，產砂金的河流，在這一卷圖上全部寫的清清楚楚。

「那一個混蛋傢伙偷走了這一卷寶物？」

秀吉又說，不過只偷走這一卷，而沒有解說內容的火龍卷，那只等於是張廢紙，無數的金銀財寶都無法弄到手。但是大阪城內還是起了一片騷動。

是誰偷的呢？……謠言漫天飛。

可說是石田三成——他的可能性最大。

三成他野心勃勃，想繼承秀吉滅亡後的天下。所以偷走鳳凰卷祕軸的，可能就是他。

而在當時，去四處傳送這個謠言的，也就是秀吉最信任的德川家康的手下。所以大家都一直很相信他，而把猜疑心都放在三成身上。當時只有年青的幸村——

「不是他，偷走東西的是德川，這不會錯的！」

他十分武斷的認為。

三成？

家康？

漸漸地，大家也就忘了這件事。

可是——終逃不過時間的審判。豐臣秀吉已經去世了，石田三成也在關原之戰陣亡。今天，很明顯的，除了德川家康想和大阪城對抗外，沒有其他人。

由此推想！當時從秀吉的密室中偷走了「扶桑掌握圖」之中的一卷，幸村認為是家康，這是一點也沒錯的。

「幸虧其中另外二卷，水虎卷和火龍卷沒有落入家康手中，這對豐臣家是幸運極了。」

每當幸村想起這件事時，總是掛念著那兩卷的下落，到底是被藏在什麼地方，或是在誰的手中？

真沒想到，由大助帶回家的詛咒箭，及那一個皮匣子中，出現了水虎卷。難怪他會感到十分意外。

但是，這麼重要的東西，為什麼要埋在深山裡呢？和水虎卷一起埋在地下的淀君（註）的願文中，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註：淀君是豐臣秀吉的側室。本名茶茶。淺井長政的長女。幼年住在山城淀城中，後生了豐臣秀賴，移居至伏見城，秀吉死後，擁秀賴於大阪城。大阪城陷之際，在城中自刎而死。）

由此說來，這枝詛咒箭就是恨透了家康的淀君所埋的。她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有拿了秀吉的遺物——水虎卷和火龍卷，和詛咒箭一齊埋在地下，朝朝暮暮地詛咒家康的生命。

那麼另一個火龍卷到底藏在什麼地方呢？願文旁邊寫的是埋在扶桑的名山，以祈求神明。究竟是那一座名山，上面倒沒有寫。

「唉！只有這個水虎卷，沒有火龍卷也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幸村對這一卷，浩然長嘆一氣。

這一卷水虎卷是秀吉在世時，對於全日本各地所有的名山、名城、名港，每一個都畫的清清楚楚。並且對這些重要的地方的防禦法、攻車法、建設法、都市計劃、平原河川的利用，所有他頭腦中的計策，都包括在這一卷中。

但是這個水虎卷只是描繪的有圖案，而沒有說明。只不過是個扶桑的鳥瞰圖。

要掌握全國的權勢，一定要有火龍卷才行。看完火龍卷的全文，再和水虎卷的圖片比較後，就會覺得，當時秀吉為了後代子孫，所花費了那麼多的心血，所設計的掌握扶桑的機密地圖。

還有比這一件事更重要的，便是第二個大阪城的地點，譬方說大阪城萬一發生災禍時，豐臣家的第二個大本營到底要設在何處？諸如此類的很多祕密統統寫在這一卷圖面上。

關於這些計劃，當然也是要由火龍卷上的對照，才能看出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而那個探尋自然界寶藏的鳳凰卷，很不幸的早就落入家康的手中。但是若是找不到火龍卷中的解釋，那也只是一張廢紙。

同樣地，家康必定也拚命地在暗中找尋那一卷火龍卷。

秀吉去世了以後，天下的諸侯，統統被德川家收買了。大阪城的秀賴，漸漸失去了勢力。

如今，萬一這個解釋無限財富的火龍卷，出了什麼差錯，落入他們手中的話，豐臣家的復興，在這一代是別想看到了。

幸村正在想，無論如何，不管什麼困難，一定要火速把火龍卷找到才行。

此時，突然又想到。

「啊！不！難題還在後面……」

幸村一時拿不定主意，呆住了。

這是為了什麼呢？

如果把事情告訴淀君，那個平日十分迷信神明的淀君，一定會大怒，連目前剛見到陽光的木虎卷，必定也會叫我重新埋回落星壇原處。

這麼一來，若是想要探知火龍卷的下落，當然更不容易了。

要把火龍卷找到，最好的辦法，還是瞞著大阪城的淀君，尤其是敵人德川家。如今只有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達到目的不可。

「唉！這個世界上，若是沒有這樣的東西就好了，什麼麻煩事也不會有……。眞不知埋在什麼地方。可能就像這個水虎卷落到我手中一樣……不知到了什麼時候，一個極偶然的機會，那個火龍卷也可能會落入家康手中。他已經有了鳳凰卷，萬一被他發現了祕密……到時候……」

幸村想到了這裡，心中起了無限的憂慮。從來，遇到任何危難，也不形於色的幸村，此刻愈想心中愈是痛苦萬分。

唉！火龍卷！解答祕密的火龍卷——。

被秀賴公的母親淀君藏在什麼地方？

顧文邊端寫的，埋在扶桑名山，祈福神明，可能就是在高野吧！

但是，在這個四面環海的國度中，有名的高山，不知有多少座。

幸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附近的高山，已有攝津的摩耶山，和泉的千草山，山城的比叡山，還有伊吹山，三國岳及鞍馬四明的几座山。四國有深岳山，比高度有加賀白山，信濃的妙高山，御岳，乘鞍……可能正是東海道第一名山富士山吧！

唉！數不盡的名山。

若是只找一座山，可能還有一綫希望，但是到每一座深山中，去找一枝紅色的詛咒箭，這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

「為了豐臣家，這件事不能不管……唉！眞不知該如何辦好？」

孔明流的智者幸村，在書房中捲起了雙腕。為了這件事，不知操心了多少天。

第三篇　雙術篇

來喬太郎

清澈的紀川河中，不願意隨著河水漂流的小鮎魚群的腹部，像是飛鏢般發出片片閃光在跳躍著。

河邊石頭縫裡盛開的紅花，把河水映成一片美麗的色彩。

初夏了！

由開春就飛來的鳥群，像是此地土生土長的小孩一樣，留戀著紀伊國，天空中到處可見牠們高興的飛舞著。

靜靜的水面上，偶而會有鮎魚擄食岩石縫中小魚的撥動聲。

「怎麼樣？不行嗎？」

光天化日之下，不知從那冒出這句話，聲音粗啞而低沈。

「實在是很抱歉，對我來說，這是我一生莫大的恥辱。——」

「那怎麼辦？連你自己都沒辦法，還能拜託誰呢？」

河邊的堤防上，有三個人面對著河水，正坐著談話。

原來是九度山目付的東麻和猿川。

但是剛才說出抱歉的這個語氣粗野的男人，並不是九度山目付。

他的舉動和另外兩人不同，雖然道歉著，但語氣仍相當傲慢。

他——，到底是什麼人？為何夾在這裡面呢？

這個年輕勇猛的武士，是由離此地不遠的葛城山來的鄉士——來喬太郎。

這個來喬太郎，是什麼樣的人物？

他，就是魔風流的忍術高手——忍者。

換句話說，這個忍者正在向他們道歉。天底下竟有這種事！

「噢！怎麼辦？眞棘手呀——，不過……喬太郎………」

坐在一旁無精打彩的猿川半之丞，朝著太陽舉起手來，一面說道：

「這件事如果成功，那你這一輩子，還有什麼顧慮呢

？你再想想看，振作一點，試試看嘛！」

「不要！」

來喬太郎還沒等對方說完，就搖手拒絕。

「別侮辱我啦！再怎麼說……那個幸村的家，唉！不行的啦！」

「喲！你這麼怕他……聽說，他是九度山的潛龍，孔明流的兵法家，幸村這傢伙，有那麼厲害嗎？」

「再普通的兵法家都是厲害的，不過，他有一種異於常人的威力。只要站在幸村的枕邊，我喬太郎的忍術就會自然的消失——。我跟他相對過好幾次，非常奇怪的是，我的忍術居然一點也不起作用！」

「照你這麼說，……是無法對付他囉！……這實在叫人頭痛。」

「是啊！……太可惜了！」

半之丞和雲八，面面相覷的嘆息著——。

此刻，他們三人的心裡，都有說不出的苦衷。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今年春季，由高野落星壇被掘出來的三軸祕卷的其中之一——水虎卷，落到幸村的手中。

他們想盡辦法，要由書房偷走，尤其是最近，更是絞盡腦汁的在進行著。

囉唆的三個

葛城鄉士，魔風流的忍者——來喬太郎，早在數天前，受了九度山目付的委託，到幸村的書房，探視了好幾次。

有個晚上，喬太郎輕輕地進入屋內，走過書房隔壁幸村的枕邊，不知什麼緣故，就是無法拿走水虎卷。

這件事對喬太郎來說，當時說出那一句「抱歉」，眞是一點也不誇張。

喬太郎毫無聲息的進入幸村家，那一個水虎卷就放在幸村書房裡桌子右邊，兵書箱的上面，一個皮革的箱子裡。

既然看到了，爲何不……，而是無法拿走，這就是幸村他有著不爲人知的獨特神力的關係。

然而……，東厢雲八還是固執地說：

「再換個方法試試……」

喬太郎很不耐煩的彎起手腕，說：

「告訴你一個祕密，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任何人，但因爲你不是外人，否則我不會說，——大衞所那裡，有一卷

和水虎卷配對的鳳凰卷！」

「什麼？鳳凰卷……，我怎麼從沒聽說過？」

「詳情可是一言難盡，說來話長，那一卷和落在幸村手中的那個水虎卷，是秀吉的扶桑掌握圖。這個圖是控制天下的祕圖！」

「噢！原來如此。那麼，另外的兩卷，也是和這兩卷有關，掌握了天大的祕密囉？」

「不……，雖然這樣，還是無法解決裡面的祕密！」

「這我就不懂了，既然這樣，那又何必拚命想盡辦法的從幸村手中搶到水虎卷？這不是多此一擧嗎？」

「原因不在這裡，如果這一卷再落到他們手裡，他們立刻會去找另外藏起來的火龍卷。這火龍卷裡面寫的有水虎和鳳凰二卷的解說。——等於是打開兩卷之間祕密的鑰匙！」

「噢！噢……，原來是這麼珍貴的東西啊！天下有三卷，各放在不同的地方！」

「對！我剛才說過，如果幸村先找到火龍卷，那麼，駿府大衞所多年來愼密保藏的鳳凰卷，等於是廢物啦！所以……，德川家派有奸細，時時刻刻的在探視！」

雲八愈聽愈入迷，正好奇的繼續往下聽時：

「噓！稍停一會兒！」

旁邊一直靜默的猿川忽然阻止喬太郎說下去。

——關於德川家的祕密，要是讓別人偷聽到，那還了得！這可是千萬不能漏出一點……

半之丞、東厢雲八，同時站起來，墊起脚尖，往河邊四周張望。

「大概沒問題吧！」

但是他們還是不太放心。

「唉！還好，附近好像沒有人！」

……又坐下來——

但是！

遠遠的有個人影，正朝著這個方向，順著紀川河邊，慢慢地走過來。

來喬太郎往大石頭上一坐，朱紅色的太刀由背後露出來，他脖子伸長的靠近兩個人。

雖然周圍沒人偷聽，不過，說話的聲音自然的小了許多，漸漸地，他們頭和頭湊在一起成了個三角形。

遠遠的人影，已慢慢來到有碎石的河邊，因爲他不停的朝這個方向走，出乎意料的，很快就走到了身旁。

他，是由和歌山城下出發，想住進岩出旅宿的琵琶浪人。

初夏的風，不停地吹拂他黑色的袖子。

他，有一種弱不禁風，輕飄飄的姿態。

原來，他是在幸村家借住過一夜的獨眼小和尚——蟬阿彌。

多嘴的傢伙

話越說越投機，三個併成三角形的頭也愈靠愈近，他們心中燃著一股熱流，耳朵也興奮的漲得通紅，完全忘了形，忘了周遭一切。

「喔！那……還有什麼？……說呀！」

來喬太郎的眼神，顯出貪慾的目光。

「德川家下有命令，無論是武士或是浪人，交出水虎卷者，賞五千石，找出火龍卷者，立即升上一萬石的諸侯。」

「那麼……？」

「……話是這麼說，……但是，仍然要保守祕密！」

喬太郎希望藉這個機會一登龍門，心跳加速，身體微微的抖動著。

「——如果火龍卷、水虎卷一起交給駿府城的話？……」

「那……那可不得了，最少嘛……也有一國一城的賞賜，另外還有諸侯的位置……。」

「你確定嗎？」

「唉喲！你不相信我們講的話，那你可以直接到駿河城去打聽就知道了！」

「嗯！……」

喬太郎，握起拳頭，打了刀把幾下，此刻，他的胸中充滿了希望之火。

「水虎卷也好，火龍卷也好，不管那一個，我喬太郎一定要拿到手裡不可。我的魔風流忍術表演的機會終於到了！……喔！未達到目地之前，暫時不回萬城山——。」

東麻和雲八，看到喬太郎忽然改變了態度，心裡暗自高興起來。

「噢！……那麼，你打算重振雄風，再到幸村家去啦？……」

「不！」

喬太郎稍微猶疑了一會兒。

「——幸村在家的時候，我們別想動他一根汗毛。不過……我想，那個東西不會永久放在他手裡，總有一天會被拿出門外，或許……幸村他出去旅行，——反正一句話，只有等機會再下手。」

「那……何時才有機會呢？」

「他不要給我出外一步！否則……，嘿！嘿！水虎卷自然會落在我的手裡！你們等著瞧吧！」

喬太郎很有自信的，狂笑起來，肩膀也跟著聳動不停。

這時——

緊接著喬太郎的笑聲，傳來和他一樣狂笑的聲音。

「哈！哈！哈……」

這個笑聲，不是猿川，也不是東麻。

奇怪？

驚嚇之餘，三個人一齊扭過頭，立刻呆住——

天哪！

何時來了個髒兮兮的獨眼琵琶乞丐？

肩膀掛著桑木琵琶皮繩，手裡拿著樹桿拐杖，直挺挺地站在那裡。

牛之丞由骨子裡打了個寒噤。

被偷聽到的祕密，還有剛才的嘲笑聲。

禁不住老羞成怒，大聲地吼罵：

「膽大的混帳東西！」

小法師蟬阿彌一動不動地。

「你罵誰呀？」

他不急不緩的反問道，還眨眨另一隻眼睛。

這個動作對瞎眼的人來說，是種很自然的形態，談不上大驚小怪。

但是，他這隻好眼得意的左右轉動時，卻讓牛之丞更氣得火冒三丈，直發抖。

「這個混蛋……獨眼，明知故問，當然是你啦！為什麼……要偷聽我們的談話，還要怪腔怪調的嘲笑？」

「因……因為我覺得有一點兒奇怪，……所以……」

小和尚仍木然的站在那兒。

「混蛋！你再說一遍！」

來喬太郎的臉孔，像撥開的石榴般，漲得通紅，居然自己的笑聲被人嘲笑。

來喬太郎立刻抓住大小二把恐怖的刀柄，伸在小法師面前。

然後，瞪著眼——

「多嘴的琵琶乞丐！什麼叫做使你奇怪，你給我說出理由來，否則，小心你的狗命，獨眼也該看得出這大小兩把劍的厲害吧！哼！」

「不錯！我明白，那個胴田貫之刀一定是雙層打造的名刀。在戰場上一定能俐落地砍殺敵人……」

「這個傢伙，故意裝成乞丐，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愚弄武士——」

「不……不，寃枉呀！各位都是武林高手，我……我絕不敢……。尤其是你……鼎鼎大名的來喬太郎，魔風流忍法的高手，我久仰你的大名已經很久了……。」

「少嚕嗦！剛才問你的話，你給我老實說，快一點！否則你那三兩的骨頭，不等你話講完，就散到地上了！」

「是啊！我正要回你的話，可是……你的脾氣也未免太大了一點，罵個不停，根本沒有讓我解釋的機會，你還是先息息怒吧！如果你還是這副樣子，那叫我怎麼回答你呢？」

「你這個傢伙怎麼這麼多廢話？」

「你看你……又說話了，我告訴你，眼睛不好的人，比較愛說話，你看看我，只有一隻眼睛，……」

「好啦！你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先回我的話！」

「奇怪了！是你先扯到別的地方，我只好跟著你說，就像火車尾總是跟火車頭動的！」

「夠啦！眞是强詞奪理！說！爲什麼要嘲笑我？再不老老實實的給我說，我這把刀可就不客氣啦！」

這時！

一邊站著的東麻和猿川怕事情鬧大，影響全局，兩人一齊站過來想趕快收拾這個局面。

三個凶猛的大漢包圍住他，每一把太刀都會隨時出鞘，是獨眼沒有視覺的能力？或是完全失去知覺？

蟬阿彌一直是靜止的姿態。

「我絕不會說慌，實在是覺得有趣，所以笑出聲來。鼎鼎大名的來喬太郎，居然到了幸村家裡，忍術就完全消失了，實在令人莫名其妙。這倒也罷，竟然一心想得到一萬石的恩賞……還想當一國一城的諸侯，唉喲！簡直是在做白日夢嘛！我越想越好笑，就大笑了，這就是你追問的答案，哈…哈…哈…」

蟬阿彌像點了穴的油綫，一口氣把話說完，還發出一些怪異的笑聲，然後悄悄地走開。

魔風流

突然被識破陰謀，加上蟬阿彌的神祕態度，使得三個人像被鬼迷住似的悶不吭聲，直到蟬阿彌要走之前：

「等等！」

喬太郎突然喝住蟬阿彌。

「還有什麼事嗎？」

「對！」

「好吧！那就請喬太郎先生慢慢告訴我，不過，你那個破鑼嗓子，可能會把我耳膜震破！」

「可惡的傢伙！」

喬太郎慢慢鎭定下來了，面孔開始發青，揚起兩條蚯蚓似的眉毛。

這個小法師，旁若無人的態度，句句有力的言語，激烈的嘲笑聲，反而激起了喬太郎的好奇心。

「喂！琵琶法師，你今年幾歲了？」

「我的年齡嗎？——今年十六歲，名叫今川蟬阿彌，出生於東海道富士郡，如今是無親無靠，無家可歸的可憐人，而且又少了一隻眼睛，唉！可悲啊！」

「………」

喬太郎一直沒開口，一直盯著小和尚。

蟬阿彌的容貌是越看越覺得怪，喬太郎已看出他並非普通的琵琶藝人，也不是流浪的無依少年。

「好！那麼我再問你一件事！」

「請說！」

「你說我喬太郎無法取得水虎卷，既可笑又沒出息？」

「天哪！這句話你已提了兩次了，累不累啊！」

「你的話裡帶刺　那麼……你是有相當抱負的嘍？……那你能不能順利地到幸村家拿出那個東西？」

蟬阿彌一直冷靜的不說話。

喬太郎的心越來越急躁，問話的語氣，也有一點語無倫次。

「啊哈！你的意思是說，因爲我傲慢的嘲笑你，所以我一定有相當的把握拿到水虎卷囉？——」

「不錯！」

「其實這件事挺單純的嘛！」

「什麼？單純？噢……眞不敢想像，你有自信能拿到水虎卷？——這麼說，你也是一流的忍者吧！你是伊賀、甲賀，還是矢來組的忍者，或是荒獅子、金剛、霧隱流派的人？要不然就是去來流虎若的門徒。我也是忍者，站在同行的禮貌上，先說出你的來路吧？」

說罷，就擺出忍者的禮儀，態度也緩和下來。喬太郎注意著對方的面孔、筋肉，等待他的問答。

這時，蟬阿彌握著拐杖，在地上嘎嘎做聲。

「哈！哈！很抱歉！」

他輕笑著回答。

「荒獅子、虎若、八郎都是歷代的名流，把我這既不是門流又不是忍者的人跟他們相提並論，可眞是不敢當啊！」

「噢！不是忍者，那麼是劍道家囉！」

「或者是小具法術者？」

「統統不是！」
「是槍術家，不然就是射術、火術的高手？」
「都沒有我的分，我所感興趣的不是武藝也不是忍術，而是我獨創的蟲術。」
「什麼？什麼術？」
「藏在天地草木間的一切蟲類，都是可以略施小技來支使牠們的，但這些蟲也有陰蟲和陽蟲的分別，而地蟲、風蟲、水蟲裡面，也藏的有二、三種不能使用的蟲。」
儘講些奇奇怪怪的話。
蟬阿彌的口才伶俐，言語之間含著讓人猜不著的謎。
想當年，蟬阿彌住在九度山邸宅，幸村和大助對話時，他站在走廊偷聽。
有一次，幸村發覺屋外有人時，立刻打開紙門。
這時，昏暗的走廊上，一群白色的蝴蝶群，正向著紙門飛來。而蟬阿彌則消失了形像，當時家人都沒注意到那群蝴蝶，這技巧就是所謂的「蟲術」。

笛袋

來喬太郎、猿川、東麻三個人，被蟬阿彌的三寸不爛之舌，嚇得呆住了，不知從何說起才好。
——他們的驚奇慢慢地變成了好奇。
這個傢伙，到底在講些什麼啊？……三人都想看看蟲術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來喬太郎忽然心生一計，不讓他走，或許可以探出他的盧山眞面目。
「蟲術？……這個玩意兒，眞有趣呀！既然你譏笑我的技術，那麼你的蟲術，必定比我的魔風流忍術高明得多啦！」
「這個嘛！我的蟲術不比你的忍術高明，但也不會差到那裡去。」
「噢！那裡……那裡！你太客氣啦！乾脆，我來喬太郎的魔風流和你的蟲使祕術來個比較，看看誰才是高手，請猿川和東麻當裁判，怎麼樣？」
「可以啊！」
猿川和東麻更是毫無異議。
「但是……怎麼來決定勝負呢？」
「嗯！正巧，有個好目標！就是那個！……」
喬太郎瞄了一下周圍的情勢，然後朝著提防那邊指出……。
「哪！你們看，那個提防上面有個雲遊僧正往岩田宿趕路。」

「喔……，在大峰、葛城靈地巡廻的雲遊僧來啦！」
「那個雲遊僧的腰間好像掛的有個金袋子，又細又短，不像是把刀子，可能是個笛袋吧！」
「噢！很像！」
「好！由現在開始，到他抵達旅宿之前，蟬阿彌跟喬太郎兩人，誰先偷走雲遊僧腰間笛袋的人，誰就是勝利者，這個方法，怎麼樣？」
「好！妙極了，蟬阿彌，你沒意見吧？」
喬太郎請求他的同意。
這時，一直不說話的蟬阿彌搖搖頭說：
「稍等一下，比賽的目標我已經了解了，如果這個比賽我勝了，那你怎麼辦？」
「別瞎說！從來沒聽過的蟲術，居然會贏過葛城的魔風喬太郎，那還得了？」
「這很難說喔！什麼事都有奇蹟出現的！如果我得勝，可是有條件的！」
「牛先別吹得太大，好吧！你要什麼條件？」
「好！咱們醜話先說在前面，萬一蟬阿彌獲勝，那個九度山閑宅的水虎卷就算是我的。我拿走之後，獻給家康公，接受賞金。——請原諒我的冒昧，天生殘廢的人既然生到這個亂世來，總希望出人頭地。……另外嘛！……去取水虎卷的時候，我不會麻煩你，因我自己的法術就可以乾淨俐落地拿走了！」
「好小子！原來你也是野心勃勃的傢伙，眞要得！不過你這個殘廢人要想出人頭地，可是要付出代價的，別後悔就好。啊唷！我們在這慢吞吞的浪費時間，機會過了可就麻煩啦！好！一言爲定，要是我喬太郎得勝，我可是要你的腦袋……別後悔呀！」
「廢話！」
「那麼，蟬阿彌，準備吧！……我們兩人分成兩路跟踪那個雲遊僧！裁判啊！別弄錯啊！拜託拜託！」
話還沒說完，喬太郎已經由河邊跑到提防上面。
「呀！喬太郎跑得這麼快，看樣子，好戲在後頭喔！——」
臨時做裁判的東麻和猿川也跟著跑。
過了一會兒，兩個人突然發覺另外一個比賽者，
——蟬阿彌，他是個獨眼人，很可能跟不上他們，兩個人往回一看，哇！怎麼回事，看不見他的影子。
「哪？那個傢伙怎麼搞的，臨陣脫逃啊？」
雲八東張西望的尋找起來。
這時！
猿川往前面一張望！

「啊！」一聲驚叫。

看樣子，呆頭呆腦的蟬阿彌，根本沒有逃走，忽然間已先竄到前面了。

蟬阿彌把琵琶橫抱在胸前，和來喬太郎同樣的角度，默默的跟著雲遊僧後面。

法術比賽

午後，天氣漸漸地變壞，忽冷忽熱，變化無常。

堤防對面是順著紀川的和歌山街道。轉過岩田町……沒多久就到兩旁邊有柳樹的道路上。

這裡有許多燕子在呢喃著。

「好像要下雨了……」

戴著藍色斗笠的雲遊僧停住脚步，仰望天空。

灰白色的衣服，背著袋子，手上拿著山杖，這個叫做救旅杖。裡面藏著暗刀的鞘。

亂世時代的道士、旅人，統統在杖裡藏有護身直刀。

這個雲遊僧所拿的長杖，一旦拔掉尖端，立刻會露出閃著寒光的白刃。

「下雨吧！一到和歌山就有船可坐啦！……」

雲遊僧喃喃安慰自己。選了一根平滑的楊柳樹根，悠悠地坐了下來。

結緊了草鞋帶子之後，好像不願立刻上路似的，又由懷裡掏出了香煙，——當時的香煙，是由外國剛流行過來不久，所以……不是貴人或是住在港口附近的人，不容易弄到手。

但是，這一個雲遊僧，身上攜帶著這麼貴重的香煙，實在令人詫異。他把陶器製的短煙筒塞好香煙，似乎很愉快地吸著。紫色的煙霧冉冉上升。好像——他的日子過得很安閒，不受外界一點兒委屈似的……。

對雲遊僧來說，他插在腰間的金笛袋，居然被人選來做爲爭鬥術法的目標，這可能是他做夢也料想不到的事情！

這時，剛巧天氣漸漸變壞。

雲遊僧想恢復一下體力，便靠在茂盛的柳樹下，酣睡起來。

這個時候不下手，還待何時？

等待這個時機的人，不只來喬太郎一個人，蟬阿彌也正在一旁伺機而動呢！

這兩人，分別由左右兩邊，穿過柳樹林間的縫隙，敏捷地靠近雲遊僧的身邊。

到了隔著約有二、三根樹前，立即停住脚步。

就在這一刹那——

兩個人的影子都不見了。

他們的確不錯，到底人影藏在那裡？

瞬間——

如蝙蝠似的緊緊地貼著樹桿，看不出究竟是樹還是人！人跟樹連在一起，成了一幅巧妙的遁身形態。

這是一種極簡單的遁身術。

喬太郎也罷，蟬阿彌也罷，這種小技巧，根本不算是什麼技術。

但是對於離這兒不遠，爲著這個笛袋的爭奪而停止呼吸不敢吭氣的雲八和猿川，此刻正焦急萬分的全神貫注在雲遊僧身上。

天哪！結果會是如何呀？

「？」

雲遊僧在微風吹送下，睡意沈重，頭一直往下打點，疲倦不堪的模樣。連挾在手指頭上的那隻陶器煙斗，也好像要掉到地上似的。

刹時——

貼住柳樹桿的喬太郎露出了恐怖的微笑，瞬間，又咬緊牙根。

魔風流正在施展著……。

像搖著嬰兒入睡似的，雲遊僧飄飄然地陶醉在清風中，這正是來喬太郎所施下的誘眠術。

忍者拿手的誘眠術，就是催眠術——隱藏葛城峰的石室中，喬太郎費了精力完成了魔風流的祕術。

讓人入睡的祕術有九種，叫做誘睡九法。

喬太郎已經完完全全地把對方引進恍惚的境地。

怎麼樣，蟬阿彌！你看看我的絕招，立刻由雲遊僧的腰間，取走笛袋——。

得意的喬太郎，慢慢地更靠近另一根樹蔭下。

當然——，這其間，不能發出一點兒聲音，停止呼吸，再跨出下一步。

就在這同時！

正在酣睡中的雲遊僧的肩膀上，飛出了一隻黑條紋的熊蜂。

「可惡的傢伙！」

來喬太郎在無奈下，只有乾瞪眼，等那隻熊蜂飛走。但是，這一隻熊蜂偏偏一直在雲遊僧頭上，轉過來轉過去，不肯離開。

這個熊蜂好似知道他要下手似的，故意在搗蛋。喬太郎突然發現，回頭一看蟬阿彌……嗯！……原來是他在施展蟲術。

站在對面的小和尚蟬阿彌，頭露在柳樹外面，一付奇怪的模樣。

蒼白毫無血色的面孔、臉頰、鼻樑似乎是象牙做的一樣，一個可怕的假面具。

任何一個會法術的人，開始施展法術，到了全神貫注的時候，全身的血自然而然的會從臉上消失，變成像死了般的臉孔，來喬太郎深知其中的奧祕，所以一點也不覺得慌張。

「噢！他正拚命在施放法術。熊蜂！熊蜂！這個就是他那愚蠢的蟲術！混帳東西！我有辦法制他！」

喬太郎舉起一隻手，施開斷風之術。一瞬間，原來的微風中，突然起了一陣旋風，吹走了那隻搗蛋的熊蜂。

「呀！」

站在柳樹下面的蟬阿彌，發出了一聲輕叫，面頰上一直不停的在流汗。喬太郎心想自己已經打敗了對方的第一回合……，立刻伏在地面上，擺出一付蜈蚣的樣子，爬向雲遊僧的腰間笛袋，伸出右手，正要摸向那個笛袋，在還有二、三寸前的那一刹！

「喔喔……」

雲遊僧突然發出聲音。像是忽然得了急病似的拍了拍自己的臉，他的確已經被吵醒了，不知何時，有一隻褐色的大螳螂在斗笠旁邊，左右擺動著——吵醒了他。

來喬太郎不禁打了一個寒慄。——

「那小子！又放出了搗蛋蟲！」

心有不甘，咬緊牙根要躲，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被這一隻怪螳螂吵醒的雲遊僧，拿起山杖，站了起來，繼續往和歌山方向走去。

這一次蟬阿彌和來喬太郎的鬥法，只能算是一個大賽前的序曲。所以不能判定是誰勝誰負。

兩個人鬼鬼祟祟跟在後面，等待第二個機會來臨。

換另一個場面，半之丞和雲八，變成第三個跟蹤者，以目前的情況看來，奪得雲遊僧的笛袋，好像是喬太郎的希望比較大。

五百尺、六百尺、一里……，路漸漸變得窄小，往山上的坡度也愈陡峭。

這時，天空中在雲隙後的金色太陽，忽然出現又忽然消失，然而……已經接近黑夜。

不知不覺的——，忍者來喬太郎和使蟲術的蟬阿彌，為了比賽法術，以堅強無比的耐力，追蹤這個雲遊僧。

如果他們知道前面人是何許人物……那麼這兩個人一定會後悔地轉身拔腿便跑……。

第四篇　火花篇

地風—天風

這裡是越過矢田的斷崖。

再爬過七個彎曲的山嶺，便是九合目，前面四、五百公尺的地方，是一片平路，但是再走下去就是愈來愈黑的檜木山谷。路的後方便是鳥落崖，前面是雜草叢生的險惡峭坡。

雲遊僧走到這裡，心中突然萌生一股狐疑，停住了腳步。

此地是個三叉形路口，草叢中露出一個不太明顯的路碑。

朝右手邊下山便是和歌山，朝西便是海岸，而一直往南下去，便是熊野街市，這一條街比較長。

雲遊僧站在此地，不斷地左思右想，究竟朝那一個方向比較方便，來喬太郎和蟬阿彌，躲躲藏藏地在後面跟踪他。

雲遊僧的眼中，只有看到山谷、樹林，及搖動的雜草，根本看不到半點人影，不知他們倆人到底躲在何處。

已過黃昏，天色一片昏暗。只有寥寥幾顆星星在天空上閃爍，及微微拂過的輕風，不知何處的蟲鳴聲，不斷地刺入耳際。

這時，雲遊僧在雜草邊蹲了下來，「咔搭！咔搭！」在用火石打火，火石立刻在黑夜中散出如松葉般的火花，他又連續打了二、三下。

雲遊僧的臉孔被火花映了出來，他戴著斗笠，繩子結在下巴上。雲遊僧大概是在吸煙，像螢火蟲般的一個小紅點，一直掛在他的嘴邊。

繞了七個山嶺，跑過來的猿川和東麻，看到了這個紅點。

「他停住了。」

兩個人互相低聲說了後，便弓起身子躲在草叢中。

「喬太郎那傢伙到那裡去了？」

兩人在黑暗中四下的張望著。

「剛開始時，在最前面的蟬阿彌也沒有看到了——」

「他們倆個可能正在行隱身術。」

「反正是我們兩人當他們的裁判，找個合適的地方，看看情況發展的如何再說。」

「噉！不過來喬太郎和蟬阿彌都是忍者，咱們對此道是外行。搞不好，反而被他們發現了更糟！」

「那麼我們朝後面的草山，爬著走。」

「好！這樣不僅不會被雲遊僧發現，而且我們可以把他們的行動看的更清楚。」

這一對九度山目付的活寶，慢慢地像二條蜥蜴似的從草堆中爬了出來。然後坐在山坡上，一直注意著那一點紅紅的香煙頭的動靜。

不久之後，在雲遊僧腰上的那個笛袋，不知是會落入魔風流的來喬太郎手中，還是會落入使蟲術的蟬阿彌手裡？在這黑暗的矢田山頂上，將會發生何種變化？他們兩人正襟危坐的望著。

這時，在路標石碑前悠悠然坐著的雲遊僧，眼前「沙！」的一聲吹過一陣暖暖的奇怪微風。

「啊！是蟬阿彌——」

猿川突然說溜了嘴。

「噓……」

雲八立刻示意止聲。

剛才吹過的那一陣地風中，確實有一個黑乎乎像是蟬阿彌的影子——。

看樣子，法術比賽要開始了！他們正在這麼想時，由松樹樹梢上吹過一陣天風。

映著冰涼的星光，一幌出現了一條白色，如同夜間彩虹似的薄霧，昇上天空。

仔細一看，原來是喬太郎，他坐在松枝上，正拚命地把白霧拂開，四週降下細小的水滴。

「哈哈哈……，是想把雲遊僧包圍在夜霧中，好趁機下手！」

東麻和猿川兩人正在低聲討論。

勝負歸誰

「咿……霧愈來愈重了！」

雲遊僧拿下了斗笠，抬起頭看了看天空，天空上並沒有什麼霧，只是有一團團的雲，飄在空中。

前面的檜木山谷一片黑暗，顯得對面山峯的峻綫特別明顯地露在眼前。

而仔細一看，霧只有繞在自己身邊。

「怪事？」

雲遊僧輕輕地拿著煙管，轉過頭來。但是一點也不覺得緊張。

「一定會有怪物出現。」

雲遊僧心裡有數，不過他一點也不害怕。繼續悠閑閑地抽他的煙。

然後，他用煙管沾起了被夜風吹落在石頭上的火頭。

「奇怪！」

東麻和猿川揉了揉眼睛，嚇了一跳。這是爲了什麼呢？原來包在雲遊僧四週的霧，一下子散開了。又不知爲何，有數千隻螢火蟲，放出青白色的光芒，好似千萬個夜明珠似的飛了過來。

「啊啊……，好美的奇景！」

雲遊僧頓時好似恍惚於夢中，但是立刻又想起……這個季節不應該有螢火蟲，愈想愈奇怪。也許是雲遊僧已經發現自已被藏在暗處的人玩弄了，立刻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拿起了腰間的笛袋。

蟬阿彌放出了蟲術中的螢火蟲，揭穿了喬太郎的迷霧術，看到雲遊僧被螢光迷惑了後，不禁感到大樂。心想，這回總算達到目的了。沒想到，雲遊僧拿起了笛袋，握在手中。

「啊！被發現了！」

蟬阿彌躲在暗處，靜靜地看對方的動靜。

「不過！他到底拿起那個笛袋做什麼？」

來喬太郎也有同感，眼睛一直盯著雲遊僧的一舉一動。雲遊僧把紅錦布的袋口打開了以後，很快的便抽出了一根竹管。

「啊！不錯！果然是一隻笛。奇怪！他會不會在這裡吹？這個傢伙！怎麼搞的？一點兒也不慌張……」

東麻和猿川，再怎麼樣也猜不出雲遊僧到底是何許人物！

可惜！他們兩個人猜得完全不對！

雲遊僧從笛袋中拿出來了個東西，立刻往脚下面的土裡，揷進去了一半。

奇怪！這個傢伙的預防手法可眞有意思。

對方已經有了防範，簡單的法術是絕對無效的！來喬太郎打消了原先的計劃，立刻往後退。而此時從他頭上的樹梢出現了老鷹，張起利爪，正朝著雲遊僧俯衝下去。

「啊！」

這一回蟬阿彌嚇到了。在他的眼中，很明顯地那隻老鷹就正是來喬太郎的化身。

這也就是說，化身爲老鷹的來喬太郎，正朝著雲遊僧俯衝，趁雲遊僧吃驚跌倒時，便可以抓起揷在地上的笛。

蟬阿彌已經看出了對方這個狠詐的計謀。

「喔！這麼一來……」

蟬阿彌在慌忙之中，把背在背上的桑木琵琶擲了出去。琵琶的四根弦，順著風向「咻！」地發出了一聲怪響，落在旁邊的小竹堆中。

琵琶落到竹叢中，隨著一股强大的彈力，彈回到天空中。

——但是，並不是琵琶！

反而是一條黑蛇，足足有四尺五、六寸長的一條墨黑的黑蛇。

而此時，在天空中轉了一個身的老鷹，張開五爪，衝著插在地上的那根竹管。

就在這一刹那，比它早一步飛到的黑蛇，已把它那條如鋼鞭似的尾巴一掃在老鷹身上，打下一片片如雪花般的羽毛。

而且黑蛇又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下，用尾巴捲起了那個竹管，吐出小小的舌信，一付很得意的樣子。

化身老鷹的來喬太郎及化身爲黑蛇的蟬阿彌。爲了這一隻竹管，互相拚命地在爭鬥，又打又咬，四處飄下點點紅血。

這個時候，雲遊僧嘴裡一直刁著煙管，冷冷然地望著這兩個妖影在打鬥，嘴角露出一絲微笑。不知想到了什麼？把煙管的火偷偷地拿到前先插到地下的那一根竹管旁邊。

緊接著，奇怪的！細小的松葉飄了下來，而後那一根竹管的尖端噴出了一股火箭。

「隆！」這一刹那，一陣巨響，竹管裂開，一條白煙火柱，朝天空衝了上去，在高高的天際發出了極響的聲音。原來以爲是笛的東西，根本就是一根火藥筒。

火藥筒中塞滿了劇烈的火藥。

老鷹及黑蛇被火煙衝散了以後，在天空中團團打轉，然後，好像是由天空中被扔下來似的，來喬太郎用手掩住被火燒傷的面孔，「咚！」的一聲倒在松樹根旁。

同時，黑蛇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但是，被分斷的蛇身，也七零八落的掉在地上時，那並不是蟬阿彌的骨頭，脚或手。只是個斷了線的桑木斷片——已經破得亂七八糟的琵琶。

五彩怪光

「哈哈哈哈……」

雲遊僧拿起山杖，自得其樂地發出笑聲。

來喬太郎看到雲遊僧那付得意的樣子，忘了自己受了

傷的痛苦，硬撐地抓起刀柄，說：

「混帳東西！下賤的浪人！把我來喬太郎害的這麼慘！居然會被你這個無名小卒識破了，我還要負傷逃走，這對魔風流來說太沒面子了。嗳……，給我記住，咱們後會有期！」

來喬太郎皺緊了眉毛，爬起了身子，然後不發一聲地，拔出胴田貫（註：刀名），鍔然一聲，朝著雲遊僧的肩膀斬了過去。

這個突如其來的偷襲，比魔風流中的斷風還要利害。背後突然遭到偷襲的雲遊僧，很有可能會被砍傷，但是——……！

「卑鄙！」

喝了一聲，抓起了白木山杖，橫著迎向了來喬太郎的太刀。

「可惡！」

來喬太郎突逢意外的高手，心中一虛，連往後退了十餘尺。

「好！我來喬太郎記住了！」

他還是虛張聲勢地把太刀擺在上段。

「嘿嘿嘿……，什麼來喬太郎！簡直是個無賴漢……」

雲遊僧抓住山杖，很輕鬆地拉出架式……，聲音中露出一股凛然正義。

此時，突然發現本來戴在他頭上的深斗笠已掉在地上，他的面孔立即在明亮的星光下露了出來。

「咿？……」

來喬太郎幾乎站不住脚，差一點跌倒。

「你是九度山的幸村……」

「我假裝穿著白色衣服，出來四處看看，故意叫傳心月叟。我是九度山的主人。你們每天晚上來探聽草庵，已經很久……你們是想偷走水虎卷的壞忍者！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傢伙，跟踪我幸村，到底想幹什麼？滾回去！你這個無賴！」

「噢！久仰幸村大名！要我回去才是笑話，我今天要你的命！」

「眞是亂放厥詞！你有多少本領？在要別人命前，最好先保住自己的命吧！」

「少囉嗦！」

「想試試看吧！」

幸村手中的太刀白晃晃的一閃，喬太郎蹣跚地向後退，慘叫：

「東麻！東麻！猿川半之丞！快來幫忙！」

「什麼！是幸村……。」

猿川牛之丞和東穊雲八，一聽到慘叫聲，立刻從山坡上，提了太刀，一陣風似的跑了下來。

三隻亂舞的狂刀，從上下，朝著幸村攻了過來。

而幸村呢？他只是像隻在飛翅的白鷺，站穩了脚步，兩手握著細直刀。面對著衝過來的三個敵人……伺機而動……這是一種極高明的劍道陷阱。沒有腦筋的猿川牛之丞，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起太刀往幸村的胸膛劈了過去。幸村只是輕輕地一揮，猿川立刻噴出一股鮮血，倒在幸村的脚邊。

「噢！好小子……」

東穊雲八看到友人已見了血，拚命的揮著太刀殺了上來，喬太郎也跟著上了陣，刀子在空中揮動的呼呼作響，劍和人似乎已經混成一體。

「啊！——」

東穊雲八發出一聲慘叫，不知是被幸村斬到什麼地方，身子縮成弓狀，滑落到山崖下面。

喬太郎已如一個發了瘋的野獸般。

他是葛城的鄉士，底子裡有不服而野蠻的本性，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局面，自己的生命早已不當一回事了。他如同一隻渴望血腥的毒龍，早已忘了本身疲憊的身體，吐出火紅的舌頭，非要把對方吞下肚中不可，早已忘了什麼叫做後退。

含著滿腔憤怒的胴田貫太刀，再度響起旋風，朝著幸村直逼而來。既使是武藝再高强的傳心月叟，要打倒這個瘋狂的忍者，也要花費九牛二虎之力。

理智和武術原本是兩回事，孔明流的兵法家幸村，如果一旦出了差錯，便很可能被這個形同瘋狂的喬太郎所斬傷。

就在這時候，忽然附近的大地、樹林，一直到深谷似乎已像白天一樣明亮。連檜樹的青綠色都被照的一清二楚，是月亮出來了嗎？不……不是月光。

漸漸地，亮光變成了鮮紅色，似乎是一片血跡染上了大地，也好似地獄中的景色。

山上著了火吧！不，不是山上失火。奇怪！……那慢慢擴大的火光，變成白白的冷冰色。不久，又變成和白天一樣的顏色……一連串顏色的變化。結果，到最後，五彩十色的光都混在一起，啊！眞是筆墨難以形容的絕景。

「啊！……這…這…到底……」

喬太郎拿著劍的手在發抖。

他既被嚇著了，又感到十分的害怕，……這是因爲所有的忍者、法術師，或是巫師，他們各人有各人不盡相同

的信仰，他們深信著各種怪異事情。

所以來喬太郎他認爲，這必定是幸村所施展出來的超自然妖術，來迷惑自己的眼睛。他一面奮力支持著拉出的架式，一面偷偷地看著四週的變化。

火光是由對面山谷邊的山頂上所發出來的，由槇嶺與和歌山之間。不過，這絕不是什麼惡魔所要的把戲，或是什麼怪花樣，這只是人類爲了達成某種目的，所使的一點詭計。

剛才那聲巨響是槇嶺上某個村莊中的火藥師，所預先設計好的陰謀。一聽到「轟隆！」一聲，便立刻點上所有火花來暗示這裡發生了事情。

「呀……呀……」

由檜木山谷的深處，傳來好像是很多人的聲音。火藥事的預謀成功了，群衆們跨過小溪，似乎立刻便會到這裡來！

「糟了，不行……」

來喬太郎終於清醒了，身子一幌一幌的往後退，用嘴角啣著太刀，想以遁走術逃走。也就是說，想陰藏自己的身形。只可惜！已沒有時間施展出來了。

幸村揮過來的刀尖，「沙！」帶著一股紫光，朝著他的鼻樑迎面揪來！

啊！不妙了！趕快避開……！喬太郎在同時，身體被樹枝纏住，一個不小心，像個皮球似的……滾到檜谷下面。

吹牛？誠實？

大約有二十四、五個青年，帶著山刀，統統是衣裝整齊，梳著短髮的年青莊稼漢，各走各的路，從谷底上來，看到幸村之後，大家立刻集合在一起。

「月叟先生！久等了！」

其中一個年長的跪在地下說。他是火花村的最年邁者——弄火齋。

「噢！謝謝各位。弄火齋頭領及村莊的年青人統統辛苦了！」

「剛才試過那個外國來的火藥，因爲避免村莊的人懷疑，所以故意放出彩色，你覺得如何？這麼有威力的東西，在日本可能還沒有進口。」

「噢！辛苦你們了，那麼……由南洋那裡買來的火藥呢？」

「擱在船上，船藏在浪早崎的蔭暗處，如果認爲威力沒什麼問題的話，隨時便可以供給大阪使用。」

「太好了！以火花在檜峰上閃亮爲暗號，巧的很？這是最好的機會。目前秀賴公的使者已經到了和歌山，再過一會兒便會越過矢田山到這個山麓邊。」

「那麼我送你到那裡去？喂！年青人把樹桿上的火點著，走到幸村先生面前。」

「是——」

立刻跑過來三、四個年青的小伙子，擧起了樹幹上的火把，照著黑暗的路，走在最前面。幸村和弄火齋肩並肩，走在火藥師的隊伍中間談著天。

這一位老人本來是幸村在大阪住的時候，是幸村手下的重臣，穴山小助的父親，時時刻刻幫著幸村，成爲幸村的火藥方面的主要參謀幕僚，時常把最新式的手鎗，供給幸村，是位幕後的得意助手。

和關東的戰爭，隨時會發生。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兵器和火藥。尤其是戰場上的火藥威力，由天正時代（註：西元一五七三年至一五九八年）以來，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甲斐的武田信玄，北越的上杉謙信，都是無人不知沒人不曉的智勇兼俱的武將，還是放棄了對織田信長的功勞，不久便由東海的德川家康及京畿的豐臣秀吉霸佔了莫大的勢力。這些都和新式武器與火藥有極大的關係。

所以幸村自從關原之戰以後，到現在……即將展開的關東和大阪之間的一戰，無論如何，一定要打敗關東。所以必要的火藥，要先屯積起來才行，這件事已經委託弄火齋籌備。

如果在大阪城中突然購買大量的火藥，必定會引起家康他們的監視。然而在造煙火的戶狩村中準備火藥，便不易引起一般人的懷疑。今天，果然有數艘火藥船，由幸村的手中，正在往大阪城的火藥庫送。

這一次爲了這件祕密工作，幸村把大助及奈都女留在九度山的家中看守，自己扮成出外旅行的雲遊僧，順著紀川河走，然後越過矢田山及和歌山海灣，以便等秀賴派來的船。

這一行隊伍，靜悄悄地要越過山完山，已經是深夜了，四周一片漆黑。

這時……從檜谷底下……靜靜地爬上來一個人。

「喂！……雲八……」

爬上來後，立刻朝著黑黝黝的谷底叫：

「喂……」

同樣的聲調，好似谷底回聲的回答聲……但又不像。仔細一聽，那只是谷底溪水流動的聲音，再也沒有什麼動靜了。

「哼！可惡的東西！渾蛋王八蛋！咱們後會有期，給我記住……」

不知在罵誰，他摸摸被樹枝及野草割傷的手腕，眼睛中投出憤怒的眼神，他就是來喬太郎。魔風流中的壞忍者，心中正升起一股怨恨的怒火。

「總有一天，水虎卷及幸村父子的狗命……都會落入我的手中。哼！……我非要得手不可！我是葛城來的堂堂正正的來喬太郎……猿川那小子大概沒什麼問題，但是東麻不知道怎麼樣了，挨了一刀，又掉下山谷。」

他喃喃自語著。手靠在斷崖邊的松樹上，望著谷底。就巧在這個時候，有一陣像是竹葉被風吹落似的沙沙聲，一個輕輕的脚步走過背後。

「奇怪……」

喬太郎發覺了後，回過頭一看，這眞是寃家路窄，又看見那個一付可憐相的蟬阿彌，琵琶不見了，只拿了一根手杖，慢吞吞地走下山頂。

「喂！蟬阿彌！」

「啊！是你，來喬太郎先生！」

蟬阿彌停住了脚步，自嘲似的歪著頭微笑，把腦袋歪向一邊，用那僅有的一隻眼睛來找對方。

「你我今天的運氣實在不太好，碰到這種意外的災難，……噉！唉！猿川先生就只挨了一刀，便斷了氣！」

「唉……不過，蟬阿彌！」

「是……」

「今天沒有勝負……」

「是的，同分……不過，結果我們兩人都輸了，哈哈哈……」

「以後，再選一個好日子，再從頭開始和你的蟲術來個比賽吧！」

「不……我已經討厭這種事情了。」

「你服了魔風流嗎？」

「不是這個原因……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代，比這種沒有用的法術……那麼想出人頭地的夢，便會成爲一團泡影……」

「什麼？掌握天下，出人頭地，你眞是吹牛大王………」

「隨你怎麼說都可以，我對這個天下還是有莫大的興趣。我想君臨天下，所以……一定要出人頭地，一定要把水虎卷奪到再說。抱歉的很，來喬太郎先生，我兩的勝敗，還是由那一卷來決定，那麼，……夜已深了，再見。」

蟬阿彌小和尚，恭恭敬敬的向他鞠過躬以後，同剛才要鬥法時的情形，像似完全變了兩個人，好像故意裝出一

付可憐相，慢慢地朝矢田山的夜路走下。

禁 門

盛開的白藤花，開始在冠木門上凋謝……此時已是三天以後的事。

主人眞田幸村已到了大阪，九度山村的屋子門前，來了一個小和尚，不斷地拚命在敲那個門。

「請你們開開門吧！請你們幫幫忙把這個門打開好嗎？」

大概是黃昏的關係吧！這個聲音顯得特別寂寞、淒涼。那個沒了琵琶的獨眼小和尚，飢寒交迫，身無分文，一個無家可歸的漂泊者，這付樣子實在可憐。

沒有人見了會不同情他，不可能不打開門讓他進屋的。蟬阿彌還在敲門，白藤花零落地飄落在他身上。小和尚蟬阿彌拍了拍白藤花之後，又繼續不停地在敲門。

「我以前在你們家住過的，我是那個沒有家的小和尚，我又回來了！我曾經彈過一曲後鳥羽院的琵琶雅樂，你們一定沒有忘掉吧！善良慈悲的奈都女小姐，請妳再讓我進去打擾一晚上吧！請妳可憐可憐我這個無依無靠的窮和尚吧！」

蟬阿彌已經敲了很久的門了，但是還是沒有人回答。他依然固執地站在那裡等待，不肯離開。

在太陽下山以後，院子裡有「咻……」好似風在吹動的聲音，拚頭一看，原來是大助受了父親留下看家的命令，抓住一張飾以太陽形圖案的大弓，拚命地在練習射箭。

「大助！天黑了，可以休息了！」

奈都女拔掉箭靶上的箭，另一隻手抱住一大捆箭，自言自語的說。

這時，突然看到門外有一個人影，便問道：

「是那一位呀！站在外面。」

「嗽……奈都女小姐，是我，蟬阿彌。」

「你是以前那個小和尚嗎？」

「請小姐可憐可憐我吧！我已經在這裡站了很久了。手也敲痛了。」

「唉！眞是可憐！你又沒有地方住了……才會再到這裡來。」

「是的！奈都女小姐。我本來就是個殘廢，妳看，如今又在那個山上碰到了壞人，搶走了我唯一的吃飯傢伙琵琶，我想回家，但是身上又沒有半文錢……，沒辦法，所以又回到這裡來找你幫我的忙，讓我再過一夜。」

在院子中正在練習射箭的大助，不知姐姐在和誰說話

，急急忙忙的喊：

「姐！每天要射的二百枝箭，還沒射到，趕快再把箭拿給我！」

「大助！稍等一會兒……，上次那個到家裡來住過的蟬阿彌，現在站在外面。」

「是蟬阿彌……上次那個小和尚……不行！不行！不管是誰，父親沒回來之前，絕不能打開門。」

「聽他所說的，實在是可憐！」

「別聽他的！趕快把箭拿來，叫那個蟬阿彌趕快走開！無論如何……這個門不能打開。」

「蟬阿彌！大助的話，你聽到了吧！抱歉！請你回去吧！」

奈都女雖然同情他，但是又無法做主，正要走開時，蟬阿彌在圍牆外緊張的說：

「唉！奈都女小姐！妳眞是狠心……如果妳換成我的話，妳會怎麼想……」

這一句話立刻打動了少女的同情心。

「你還不快走——」

大助故意拉開弓，對著蟬阿彌說：

「小和尚！我警告你，你再不走，我對你不客氣！」

第五篇　蟲盜篇

舌　頭

蟬阿彌是一點也不害怕大助把箭搭在弓上的凶樣子，只是站在門外，斜睨著大助的架式，冷冷自語道：

「你不會對我這麼無情吧？」接著又說：

「好吧！既然如此，再見啦，奈都女小姐——」說著低下了頭，好像死了心似的，拖著步伐沿著牆一步步地往回走。

蟬阿彌突然停住脚步，仰起頭，望著天空中一閃而過的彗星，喃喃自語道：

「這下子慘了！可憐的旅人哪！我不到個可棲身的地方。想上次幸村先生對我的照顧，特意遠道趕來報答他的恩惠，我眞該死，不該來告訴他們幸村先生遭遇不幸的！……喔！彗星出現啦！看樣子不久會發生戰事，從東邊那個方向好像會吹起一陣血腥味的風喔！」

蟬阿彌的喃喃自語的話語在昏暗寂靜的暮色中飄蕩著，傳進了站在門內的奈都女和大助的耳裡。

兩個人同時打了一陣寒顫，面面相覷。

把弓挾回腋下的大助，聽見父親幸村有了危險，立卽跑過庭院，把頭探出牆外，向正在走的小和尚說：

「喂！蟬阿彌！請等一下！」

但是，獨眼的蟬阿彌卻故意裝沒聽到，繼續往前走，而且還加速向前走。奈都女很快地轉到前面，打開圍牆的邊門，探出白白的臉向外喊著：

「喂！蟬阿彌先生！請你稍等一下！」

大助也急忙忙跑過來說：

「你剛才好像說父親遭遇到什麼困難，拜託拜託！告訴我吧！」

「自私呀！你聽到正在旅行的父親遭遇到困難就會這麼焦急，相反的，我這個缺眼殘廢的旅人只想請你讓我借宿一宵，你卻用那個無情的箭來對付我！」

「不，請別誤會！父親在臨走前曾鄭重地交待過，任何人一概不准進屋裡！」

「令尊交待你們的事情我知道，就是因爲這件事情太重要，所以我才急急忙忙由遠道矢田山趕來！」

「喔——這麼說，你已經和我父親見過面囉？」

「不只見過面，而且……」

蟬阿彌的獨眼瞄了瞄左右的動靜，然後慢慢地說：

「他曾被九度山目付和來喬太郎一群人埋伏！正在危險的時候……」

「嗄？來喬太郎爲什麼埋伏突襲父親？那麼以後呢？」

大助變了臉色，忘我地抓起蟬阿彌的手急急問道。

「呀！說來話長，搞不好魔風流喬太郎這小子，現在正不知道躲在什麼地方偷聽我說話喲！所以……」

「喔！不過我實在急於知道父親的安危，請快告訴我，後來怎麼樣啦？」

「是啊！我也是想趕緊來告訴你！可是，在這裡說的話，恐怕很容易會洩出風聲。」

「那麼，請進屋裡來。」

「好！沒有問題吧？」

「沒有關係，請到裡面來告訴我詳細的結果。」

大助焦急地拖著蟬阿彌，走進了屋內。

幸村臨走前的交待，在他出門的時候千萬不能開門讓任何人進來……。

蟬阿彌以他那伶俐的三寸不爛之舌，輕易地騙過了守在家中的姐弟二人，順利地突破了這一道防守嚴密的門閂，踏進了幸村在九度山的房子的大門。

夜之瓢蟲

蟬阿彌被帶進屋裡，見大助關緊了門，抓住了正在看家人的心裡，想出了更深一層的詭計。

看家本來就是件單調寂寞的事情，而且最躭心的就是旅途者的平安，任何一點點風吹草動也會疑神疑鬼。尤其幸村又是遠道大阪，更讓姐弟倆放心不下。

蟬阿彌早已看穿了他們兩個人的心理，於是繪聲繪影地慢慢道：

「那一天我從和歌山出發，剛巧到達矢田山的斜坡時……看到一個雲遊僧正在與許多武士打鬥，一會兒工夫，那個雲遊僧就砍倒了身邊的敵人，但是自己也受了點傷，白衣上血跡斑斑，搖搖晃晃地向西邊走下山去。」

「噢！那個雲遊僧是我父親嗎？」

「是的，我走近一看，果然是幸村沒錯，我當時嚇了一跳，轉身就想跑，正在此時，『喂！蟬阿彌』你父親叫住了我——問我是不是要回九度山，如果是的話，要我回到九度山後，把這個情形轉告看家的你。」

「這麼說，父親傷得不嚴重囉！」

「你別躭心傷口。他說另外有一件事情使他不能放心，所以暫時不能立刻回來。」

「什麼？他說最使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不在時——。」

「不錯。令尊對我說，在矢田山頂埋伏的來喬太郎那小子，一定會趁他不在的時候來偸走水虎卷。令尊要我轉告你和你姊姊奈都女，那個東西不能放在原來的地方，要另外找個地方藏好。所以我特意趕來。以前我蟬阿彌也曾打擾過，受過你們的照顧，因此，這一點兒小事情如果沒有交待好，我心裡實在過意不去！」

蟬阿彌說得頭頭是道。

姊弟二人眞的相信了他的謊言。

奈都女聽完蟬阿彌的話，心裏覺得對他的無禮實在感到愧疚，於是衷心地安慰蟬阿彌的辛勞，先請他解下綁腿，彈彈衣服上的灰塵，然後又請他去洗個澡，想藉以補償他們無禮的不是。

「這可不敢當，謝謝二位。」

蟬阿彌拾起毛巾往走廊走去。

「請等一下。」

奈都女由後頭跟上來說：

「我帶你到洗澡間去。」

她想先走時，蟬阿彌卻連連搖手道：

「不，不用了！我以前在這裡住過，所以，還記得地方。」

「那麼，請你一直往前走到裡面就是。」

「是的，我知道，請別客氣，謝謝妳。」

蟬阿彌靠著牆壁輕輕地走，一會兒就聽到背後響起了關門的聲音。蟬阿彌的獨眼悄悄溜到後頭。

嘿嘿……他唇邊露出了狡笑。

奈都女已不見身影。

「哼！笨蛋才會馬去上換位置，她不知道這就是我蟬阿彌要探得水虎卷位置的計謀。」

他停住脚步，豎起耳朵靜聽動靜。不久，幸村的書房裡傳出了「嘭！」的一聲。於是他躡手躡脚地走到書房窗邊——。

但奇怪的是，他站在窗邊既不偸看，也不附耳偸聽，只見他伸出一隻食指，上面有一隻紅紅小小的瓢蟲，他看了一眼，就用大拇指把瓢蟲由窗口彈了進去。

然後悄悄地又溜回洗澡間去。

瓢蟲被彈進書房裏，就像一顆小豆子，掉落在暗暗的榻榻米上。

這時，由裏面房間有一束黃色的燈光慢慢移近了書房。奈都女輕輕地持著燈走進書房裏。大助已經蹲在父親書房的角落，打開兵書箱，好像在找什麼東西似地翻動著……。

「姐，先看看旁邊有沒有人。」

奈都女默默點了點頭。

她走到書房窗邊，探頭向隔壁的房間望了望；剛才被彈進屋裡的瓢蟲，差一點兒就被奈都女一脚踩死！好在它往旁邊挪動了二、三寸。

「沒有問題，大助。」

大助聽奈都女一說完、就把由兵書箱裏拿出來的東西放在榻榻米上，立卽把其餘散亂的書籍一股腦兒地收進了兵書箱去。

不提也知道，這個閃著金光的金唐革皮匣就是這年春天由高野的落星壇挖出來的東西，是扶桑掌握圖三卷之一的水虎卷。

「姐，到底要藏在哪兒才安全呢？」

「這個……」

姐弟兩個一臉苦惱地站在原處，一時也想不出個妥當的地方來安置這重要的祕卷。

「還是不要藏在太隱密的地方比較好。」

「嗯！普通的地方反而不會引起盜賊的注意……那麼，放我房間，還是姐你自己的房間？」

「我看，我們兩個人房間當中的那間堆東西的空屋子裏，有個鐵櫃，就把東西藏在裡面好了！我想別人一定猜不出那個又髒又亂的空屋子裡藏有這麼貴重的東西。」

「鐵櫃？……噢！妙極了！」

大助立卽弓身拿起榻榻米上的皮匣。

此時，那隻小瓢蟲已不知去向，地上也沒有被踩踏的痕跡，甚至連瓢蟲飛起振翅的聲音都沒聽到。

奈都女持燈領頭走出了書房，轉進空屋子裏去。沒有舖榻榻米的地板上，放著一個油漆剝落，銹跡斑斑，一看就知道是個年代很久的鐵櫃，那是大助、奈都女祖父昌幸遺留下來的東西。

「藏在此地，一定不會被人家發現——。」

大助把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壓了下來，戰戰兢兢把水虎卷藏進鐵櫃裏。

皮匣從他的手上移進了鐵櫃，同時也把緊咬在皮匣邊的那隻豆粒般的瓢蟲，也一塊兒放進了黑漆漆的鐵櫃裏。

徘徊在屋頂上

洗澡間的窗口透入了青藍色的夕陽，方方的光束裡，迷漫著乳白色的霧氣，冉冉上昇。

剛剛鑽進洗澡間的蟬阿彌，此時已舒舒服服地泡在澡盆裏，只露出一個頭在水外。

「啊……噢……眞舒服啊！」

蟬阿彌鬆懈地泡在熱水裏，情不自禁發出了舒服的聲音，又用毛巾濡濕熱水滋潤自己的面孔。

不多時，他已把全身的皮膚泡得通紅，正想高高興興地爬出澡盆時，突然「呀！」地喊了一聲。

奇怪——？他往後抬頭一看，原本纏在窗簷上的圓蔓草葉，忽然稀稀疏疏地掉在蟬阿彌的肩膀上。接著，只見由窗口伸進一隻青筋暴露的手腕，宛如地獄的惡鬼，來勢凶凶，刹那間勒緊了蟬阿彌的喉管。

「嗯……」蟬阿彌發出了痛苦的呻吟聲。

對方的大拇指如匕首般地緊壓著喉管的要害，越勒越緊。

蟬阿彌的臉一會兒就變成了紫黑色。

是誰？什麼人？他根本就沒有考慮的餘地，只想拚命地拉開對方的手指頭，立刻把身體弓得像隻海蝦，猛地往那隻手上咬下去。

「啊！好痛！」

窗外爆出一聲慘叫，緊抓不放的手立刻鬆開縮回窗外。蟬阿彌則是滿口鮮血，不省人事地昏死過去。

蟬阿彌進了洗澡間後，就聽不見一點兒聲響——過了一會兒——

「蟬阿彌！蟬阿彌？」

奈都女和大助百思不解為什麼蟬阿彌進了洗澡間之後就一直不出來，於是拉著燭蠟，相偕來找蟬阿彌。二人一打開門，看見他倒地的狀態，大吃一驚，舀了杓水往他身上潑去。大助蹲下搖他，沒想到他的身體冰冷。

「怎麼回事？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啊！謝謝你們的關照……」

如惡夢初醒的在發抖的蟬阿彌，立刻穿上了衣服道：

「大概是熱水太燙了，一下子眼花……所以就不知不覺地倒了下去吧！」

「你的臉色蒼白，氣色不太好，還是趕快回房休息吧！」

「謝謝……可能是旅途中疲勞過度。那麼，我先去睡

覺了——。」

不久，他睡在原先就準備好的房間裡，一會兒就恢復了體溫。

恢復了正常循環的血液，在蟬阿彌的血管裏激起一陣陣地憤怒。

「混帳東西！給我記住！」

憤怒的血液在心底一遍遍地如夢囈般地吶喊著。

「勒我喉嚨的那個傢伙一定是來喬太郎！對！不會錯，一定是他！這小子居然也知道今晚幸村不在，趁機想偷走水虎卷！」

他躺著的房間四周都籠罩在一層薄薄微亮的光裏，也不能不使蟬阿彌提心吊膽。

夜漸漸深了……。

奈都女和大助在走廊對面的房間裏，可能早已進入了夢鄉……。

此時，屋頂上好像有「嘎吱！嘎吱！」輕巧的腳步聲——。

尚未入秋，陣陣帶著涼意的冷風襲來，接著是沙啦沙啦樹葉落地聲。——蟬阿彌突然抽緊了全身的神經，注意著外面的動靜。

「錯不了！絕錯不了！就是喬太郎！他在找水虎卷，哼哼……可惜這小子今晚找錯地方了，水虎卷早已移到別的地方去啦！」

蟬阿彌瞪直了他那僅有的一隻眼睛盯著天花板，裂開嘴，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心裡暗自好笑。

「要得！喬太郎這小子還眞像隻夜貓似地在屋頂上走來走去。眞不錯！讓他在屋頂上替我做一夜守衛也蠻不錯的。這水虎卷嘛！究竟是我的啦！天下哪有這種傻瓜，會把那個東西交給你這個笨蛋！」

喃喃自語咕噥了一頓之後，蟬阿彌拉上被蓋到頭上閉上了眼。

四周倏然又沈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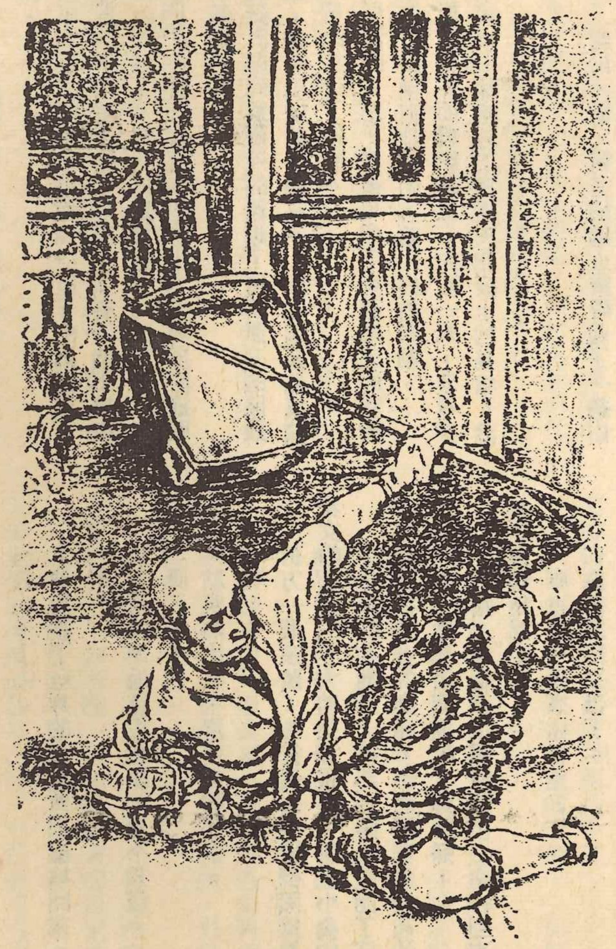
閉著眼的蟬阿彌是不是睡著了呢？不，在他閉著眼的眉宇間，似乎冒起青白色的氣念。

呵！別看輕了這個小和尚，他正在被窩裡施展蟲術，找出小蟲的腳印。

三個記號

大助和奈都女房間中間的空屋子，在靜靜的夜裡，好像被誰躡手躡脚的打開了。

同時，黑暗中在幸村的書房裡好像也有人在尋找東西



。

偷偷溜進幸村書房裏的人是來喬太郎。

他以爲水虎卷一定還放在書房裏，所以拚命地在兵書箱和架子上尋找。

他哪裡知道水虎卷在昨夜已被移到空屋子的鐵櫃裡。對其他盜賊可說是神不知鬼不覺，然而，卻有一個小東西可在鐵櫃內外自由地出入，實在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就是紅背上有七個黑點的小怪物——咬著皮匣邊跟著皮匣一起進入鐵櫃的瓢蟲。

由生了銹的釘孔爬到鐵櫃外的瓢蟲，順著原來的路綫又慢慢爬了回去，被它引導的一絲亮光，跟在瓢蟲的後頭，也慢慢搖搖晃晃地靠近了鐵櫃。

牆壁上有個淡淡的人影，好像是個手拿著燭火的和尚頭的人影，在牆壁上幽魂似地忽明忽暗，向前移動。

大助從窗檻裡發覺外面燈影搖晃，大吃一驚，草草穿上衣服，輕輕站起來，伸手取下放在天花板上的長槍。然後大喝一聲

「小偷！」

一把拉開門，刺出一槍，對方的燭火霎時起了一絲白煙熄滅了，四周頓時陷入黑暗。

「唔！」

對方不知從何處悶哼了一聲。

對方閃過了大助刺來的一槍，敏捷地一把抓住了槍柄——。

「好小子！」

大助用盡了全身的力氣要把槍搶回來。

「不！」

對方也拚命地猛扳槍頭，毫不放鬆。

「呀……！」

大助突然出其不意地鬆開了手。

「啊！」

對方一個踉蹌，往後倒去，撞倒隔壁房間的門倒在奈都女的臥房內。大助迅速跟進，跳上小偷的身上。

小偷仰臥在地上，擡起一腳，踢開了撲身向前的大助。大助跌在來者的身邊，愕然瞪著想爬起的影子道：

「嗄！是你這個混帳，蟬阿彌！」

「不錯，我是今川蟬阿彌——幸村回來的時候告訴他，水虎卷我拿走了！」

「原來……原來你也是……」

「你們這群笨蛋！」

蟬阿彌罵完後，打開皮匣，拿出水虎卷，悠哉遊哉，得意洋洋地走出房門，朝走廊另一頭走去。

大助火冒三丈，氣得發抖，心想：好傢伙！來的時候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無家可歸的乞丐，趁著父親不在時騙了我們不說，還偷走了水虎卷！豈有此理！豈可就這麼眼巴巴地看他大搖大擺走出家門？水虎卷被盜，在父親面前又怎麼能交待？……大助越想越氣，提著刀跟了出去。

這時候，書房裡起了一陣騷動。

「大助——大助——」

是奈都女的聲音。

原來奈都女總覺得書房裡有怪聲，於是偷偷地去看。忽然就被站在暗處的來喬太郎一把揑住了喉嚨，威脅她說：

「快告訴我水虎卷藏到哪兒去了！要不然我就活活把妳揑死！」

奈都女脖子被揑得透不過氣來，無法發出聲音叫大助，只得像被老鷹捉住的小雞一樣不停地掙扎。

剛巧走廊對面傳來大助與蟬阿彌打鬥的聲音，喬太郎豎起耳朵傾聽，不知想到了什麼——

「糟了！」

他猛地把奈都女推開，跑了出去。

奈都女被推倒在地上才開始叫大助。

但是，大助卻沒有來。不！這是個大助想來而又無法過來的局面。

若大助一走開，必然就讓蟬阿彌趁機逃走，而父親所交待的貴重物品又在蟬阿彌的手裡——。

大助心裏掛念著奈都女的安危，一面緊跟著蟬阿彌轉出了走廊。忽然——

一條飛快的身影如旋風似地撞上蟬阿彌的胸膛，往前跑去。來喬太郎！是來喬太郎！他一腳踢破面前的窗戶，縱身躍出窗外，飛也似地消失在黑暗中。

「哎——水虎卷！——被他搶走了！」

蟬阿彌被撞得歪歪倒倒，捂著胸口發出痛苦的聲音說。

大助聽到蟬阿彌這麼一說，超過蟬阿彌不顧一切地追喬太郎。刀術方面他是不怕蟬阿彌的，只是目前實在顧不了那麼多了。

「那個東西被偷走實非小事，也無法向父親交待。不！我們父子倒無所謂，但卻關係著豐臣家的安危！」

大助想到這裡，更是拚了命要追上喬太郎，不論來喬太郎是使出魔風流的草上飛，或是要逃進葛城裡去，也決不輕易放過他！

大助一隻手上抓著是把由長谷的名匠新藤王所鑄的二尺八寸的刀。那是大助祖父昌幸臨終時傳給他的，要他好

好用這把刀替豐臣家效力。大助緊抓著刀，躍過了走廊的欄杆，跳入院子中。

這夜雖然沒有月亮，但滿天星斗，似乎比家中的燈光還要明亮。五更的夜空裏只有神祕的星光在閃爍著。

其中有一顆放出紅光的妖星，好像是監視人間的魔眼一般，眨巴眨巴地放出令人生懼的光芒。

白蛾的幻影

蟬阿彌慢條斯理地從洗澡間的出水口處走了出來。

「嘿！嘿嘿……」

他壓抑住內心的歡喜，暗自偷笑著。

望望四周，看看沒有人影，很得意地坐在石頭上，從懷裏拿出東西來，藉著星光開始出神地看了起來。

他看的正是水虎卷，是個黑色皮卷。

剛才來喬太郎逃走的時候，他故意喊「啊！被喬太郎搶走了——」這也是蟬阿彌的詭計。

在那種緊張的局面，能裝出令人看不出真假的表情，和狡猾的謊言，著實不易。這個小和尚的靈巧舌頭實在很了不得！

「這樣才算告一段落！」

他很得意地仰望著天空，自得其樂地喃喃自語道。

隨後，他正想穿過木門，隱入黑暗，但他突然想起什麼似地，伸手一摸自己的腰間，喊：

「完了！東西不見了！」

他立刻轉身回去，他掛在腰際的腰包，放在床舖上忘了拿，那裡面有他自己的家譜，非得拿回來不可。他心想：

「如果被人家知道我蟬阿彌是什麼人，又是什麼人之子的話，實在是太沒面子了，尤其萬一是被德川家或是幸村他們看穿的話，那後果真是不可收拾……」

蟬阿彌明知再回屋裡定會對他不利，但還是從剛才出來的地方又偷偷溜了進去。

「你的時辰已到，這次絕不讓你溜走！」

奈都女拚命告訴自己：

「別緊張！千萬別緊張！」時時深怕自己會緊張過度而誤事。

奈都女到底躲在哪裡？她早已悄悄地取出父親放在書房的短槍，從窗縫間對準蟬阿彌。

她想這不知死活的蟬阿彌，居然還敢往回走！真是謝天謝地！她瞄準之後，終於開了槍。

蟬阿彌的距離不遠，而且瞄得很準，蟬阿彌是必死無

疑。

「碰！」一聲槍響。

蟬阿彌是否應聲倒地斃命呢？不！狡猾機警的蟬阿彌早就聞到奈都女的槍火味，發覺到身邊有危險，不動聲色地藏了起來，既沒有聽到倒地的聲音，也沒有聽到被打中的慘叫聲，那麼，是否逃走了呢？不，也沒有看到任何逃走的影子。

「奇怪？……」

奈都女內心感到十分奇怪，丟開短槍，走近窗戶往外一瞧，原來那是一團小白蛾，是一群無計其數的小白蛾，還散落著白白的螢粉。

奈都女一看就想起這和以前有一次在家裏猛撲紙門的蛾群完全一樣。

她腦中十分清醒，並沒有被這些幻影迷亂了她的理智，立即拔出了劍大喊：

「混蛋！可惡——」

邊說邊揮舞著劍朝閃著白光的旋渦裡砍去。

飛蛾卻如風似的，無法砍死。這種情形就如同在落花中無法舞劍一般，不能得到什麼回應。

然而奈都女仍然不停地揚劍舞斬。

她不停地揮舞手中的劍，正當她覺得精疲力盡，快支持不住的時候，忽然覺得劍尖好像碰到了什麼東西。

那是蟬阿彌的手肘。

「哎喲！」

隨著一聲慘叫，他的蟲術也被破了，一陣清涼的夜風吹散了蛾群，變成了薄薄的夜霧，消散於夜空中。

敵我不分

「怎麼回事，都沒有來喬太郎的消息，希望他能大功告成！」

這個一直坐在毘沙門堂石階上等著來喬太郎回來的人就是曾在矢田山頂，於千鈞一髮之際，檢回一條命的東麻雲八。

那夜與他同去的猿川半之丞，不幸死在月叟幸村的劍下，成了那個斜坡的寃魂了。

雲八為了替朋友報仇，又為了達成自己出人頭地的慾望，決定今夜助喬太郎一臂之力。興緻勃勃地趕到這個離幸村家不遠，九度山的毘沙門堂來。只是因為他不懂得忍術，跟在旁邊反面添麻煩，而被喬太郎一口拒絕他的跟從。雲八無可奈何，只有在此地等他的消息。

「奇怪啦……」

雲八站在毘沙門堂的走廊邊，墊脚張望四周。

「該回來了吧？今夜出現在北廂房方向的彗星已經換了方向……怎麼遲遲不回來？該不會是失敗了吧？不不！幸村不在，應該很容易就達到目的才對……」

正當他在喃喃自語時，從對面森林裏的小路，突然有條往此地飛快跑來的人影，仔細一看，果然正是自己在擔心的喬太郎。

「噢！雲八啊？」

對方先打了招呼。

「呀！來喬太郎，怎麼樣？順利嗎？」

「唉！別提了，糟糕透了！水虎卷被那個獨眼和尚拿走了！」

「什麼？你說什麼？」

雲八聽到這個意外的消息，立即從毘沙門堂上跑下來。

「被蟬阿彌搶走啦？」

「不錯……」

喬太郎十分不甘心地咬著嘴唇。

「大助和我都被他騙得昏頭轉向，不過，現在是不能僅談這些！」

「那麼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只有等機會再從蟬阿彌那裡搶回來。噓——別說話，看看那邊，有人來了。」

「誰？是誰啊？」

「雲八，小心！」

「知道了。」

「是大助來了——我們聯手對付他吧！」

喬太郎說罷就抽出了刀，敏捷地向前跳出四、五尺外之地，擺好了架式。而雲八在慌亂中卻不知該如何是好，於是轉頭看看身後的情況。

「呼——」的一聲，雲八一轉頭就被旋風似的一刀劃在眉宇正中間。

東麻雲八拚命嘟嘴吹著流下來的血，拔出了太刀。他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到底是什麼人無緣無故砍了自己一刀，傻楞楞的站在原地。

他擦了擦由鼻樑上一直流到胸口的血，再定睛一看，那陣似旋風的人已經和面前的來喬太郎拚了起來。

「噢！是眞田的小鬼——」

雲八舉刀猛地就朝大助的背後劈下。

「鏘！」刀砍到地面碰出了火花。

大助早已如飛燕般輕巧地跳到別處。

大助卽時轉過來，舉刀斜劈下來，輕而易舉地砍向雲

八的側腹——。

正在這緊要關頭，奈都女從毘沙門堂後跑出來，追趕想從後門逃走的蟬阿彌。她上氣不接下氣地喊著：

「大助——別管他們了，快！快抓住蟬阿彌！」

大助雖然聽見奈都女如此喊著，但他卻認爲帶著水虎卷逃走的人就是眼前正和自己準備決一死戰的喬太郎，所以他也朝著奈都女猛喊：

「姐！姐！不能讓這裡的敵人逃走哪！別追蟬阿彌了，趕緊繞到喬太郎後面來！快——」

兩個人同時都在大呼小叫。

劍 淚

編呀！搓呀！眞田的繩子！
不斷的編呀！不斷的搓呀！眞田的勇士！
組起我們的力量，
向西方，對德川，向西方！

鬱鬱葱葱的竹林裡，一間正在趕夜工做手工藝品的小屋中，傳出了編繩的歌聲。

有低沈的聲音、沙啞的、粗野的、含糊的……各種不同的聲音同時唱著，唯獨缺少女人的聲音。

「喂喂！別再唱這種歌了，當心被別人聽到啊！唱這種歌的時候未免太早了點吧！」

坐在小屋正中，一個正在做工的男人，叫大家提高警覺。

這個人體型矮胖，但是肌肉十分結實，花白的頭髮下有一雙尖銳的鷹眼。

他就是眞田的家臣之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穴山小助。

但他現在只是隱士幸村的傭人，專管這裡有關手工藝品大大小小事情的老頭兒。而話說回來，現在在這間小屋裏工作的人，過去全是幸村的家臣，個個都是相當有名的武士。

而現在這三、四十個人聚在此地吃同一個桶裏的飯，工作，他們的目的只在等待情勢一有變化，立刻就會不顧一切地往大阪城集合待命。因此他們爲隱埋自己的身分，就假扮成工作很清閒的工人模樣，一面工作，一面唱歌。

「喂！」

好像突然想到什麼似的老大小助說：

「該換巡夜輪班了吧？這次輪到誰？」

「是我，彌平次。」

正在屋角挑綫頭的一個年青人回答。

「是你啊！那麼你先到房子四周去看看有什麼動靜沒有！」

「可是前面那個巡夜的人還沒有回來……」

「誰？誰輪上一班？」

「捨松吧！」

「嗯——也該回來了！」

小助拿起煙管，正想吸一口的時候，掛在屋角一個自製的警報器突然響了起來。

「呀！」

屋裡的人同時站了起來。

「邸宅那邊有變化了！」

「捨松！一定是捨松！」

「走！」

每個人都放下了手邊的工作，提起刀往外走去。

「等一下，不要都朝一個方向走！」

小助也把刀挿進破舊腰帶間。

「爲了安全起見，我們分成三個方向走。一半人往邸宅那頭，剩下來的人再分一半往川原的渡口方向；其他的人拿著火把跟我走！」

鬧哄哄的小屋裡的人，頓時一哄而散。

小助對於九度山的地理環境瞭若指掌，他帶著七、八個年青人跑進森林。穿過森林就是街道，如果在這街道旁埋伏的話，敵人差不多會全部落網。

「呀！有個奇怪的傢伙！」

有一個人指著對面說。

「喔——」

後面的人立即應聲。

「在哪裡？」

小助由樹林間仔細地向前觀察，那個人剛巧躲在毘沙門堂的暗處，不容易看清楚，但確實有人影在晃動。

「把火熄了！」

「是。」

小助命令一下，幾個人都丟下火把，用腳踩熄。白白的煙由地上昇起，好像把樹木和人纏在一起，一片模糊的情景。

「在我沒打暗號之前，不要跟過來，小心別讓他們跑了反而麻煩！」

小助一個人鑽進灌木叢下，一刹那工夫，他的影子已到毘沙門堂的地板下，閃出來一翻身越過欄杆，跳上後堂。

「姊姊！」

「大助。」

「都是我不小心連累了你。」

「不，是我不好，你遵從父親的命令，嚴加戒備，要不然你早已對他射箭了。」

「不，都是我不該聽信蟬阿彌的花言巧語！」

「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是我們姊弟倆的過錯。」

「不聽父親的話，我倆都該受罰！」

「實在心有不甘！」

「大助……你這個時候掉眼淚的話，就不配作眞田家的兒子。」

「我並不是怕死才流眼淚，我一想到被那個殘廢的小和尚騙，又弄丢了水虎卷……實在是愈想愈氣……」

「再悲傷、後悔都來不及了，在父親未回來之前，我們要以堂堂武士之子的身份向他致歉。大助，準備好了沒有？」

「唔！」

「可以嗎？——」

「姊姊！……」

二人都伸出了左手互相抓著衣領，大助的右手緊握著小刀，奈都女的手中是把閃著寒光的七首。

劍端上閃著淚珠般的亮光。

苦鬥到了最後，喬太郎逃了，最要緊的蟬阿彌也不知去向。姊弟二人，覺得實在無顏再見父親，尤其是對豐臣家的歉意，兩個人坐在毘沙門堂的地板上準備互相刺死。

但是，不知是幸亦或是不幸，被穴山小助發現，才未達到死的目的。

姊弟二人又過了二十多天憂鬱的日子。

一天天謹愼地過著不快樂的日子，等著父親回來。

不久，庭院樹上的蟬開始鳴叫時，他們的父親，以雲遊僧姿態的傳心月叟從大阪回到了九度山。

幸村望著站在台階上，眼淚汪汪，心情沈重，迎接他的愛兒，心中不知會做何感想！

不！應該說大助——和奈都女——不知該從何說起向父親道歉才好。

第六篇 出門篇

青葡萄

幸村閉緊了嘴唇，神情嚴肅的在他自己栽培的葡萄棚下面，來回踱著步。

這個約有七坪的棚架下，似乎是幸村苦思默想的道場。他一旦遇到什麼困難要解決時，一定會穿著木屐到這裡來。

默默地來回走時，有時會有些紫色的葡萄掉在地上，嗤然有聲。

多天的陽光，有時從棚縫中射了下來。現在的新葡萄，還沒辦法照到陽光，……一顆顆如小冰球似的在棚下排著隊。

目前大阪城是處於多難的時期，正處於和老狐狸德川家康的對立情勢，在他的心中及秀賴的心中，正在計劃著將來會戰時所不可避免的種種祕密。幸村的靈感會在這個葡萄棚下，神不知鬼不覺的產生。

「怎麼搞的……」

今天來來回回已經走了好一段時間。

幸村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露出十分煩惱的表情。一隻手揷在背後的衣袋上，另外一隻手抓著下顎，一直在左右徘徊。

「老板！你回來了！」

一個男子彎著腰，從陽光下走入陰暗的葡萄棚下，他是繩子工場的工頭，名叫小助。

「唔……」

幸村瞪著眼睛看了一下。

「是小助嗎？」

幸村坐在葡萄樹下放有棋盤的桌子旁。

平日別人稱他為老板，但是等到穴山小助一旦跪在地上時，立刻便成為主君與家臣的關係。

「那些火藥處理的如何？」

「已平安的到了淀川……」

「沒有碰到什麼麻煩吧！」

小助對幸村的膽識和才能心服口服，只要是他安排的事，是一定會順利成功的。

「秀賴公還好吧？」

「他很高興，而且身體很好！」

「唉！人是絕不會永遠處在不變的環境下，譬方說為了建築大佛殿的事，他一定會和關東方面發生衝突的！」

「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是很難順利……」

幸村皺著眉頭說。

「那麼……這還是家康的詭計吧！」

「唉！明知是關東方面的詭計，還是要建大佛殿。故太閣殿下好不容易積蓄下來的金塊，便要像流水一樣，花掉不少。別說什麼其他的，這是家康讓大阪城耗掉軍費的手段。」

幸村不願意再說下去，只把話含在嘴裡，眼睛望向天際。透過棚下葡萄葉射入的陽光，很柔和的照在他的臉上。

就在這個時候，小助突然聽到背後有哭泣聲。

是誰在哭？為何哭？小助心裡明白，但是這是他所無法解決的。所以他故意裝著一付不知內情的樣子，轉過頭來想走到對面屋子。

「別管他們！」

幸村露出不耐煩的樣子，咬著下嘴唇。

對面的屋子中有大助和奈都女姊弟倆人，極悲傷的樣子，雙手放在地上，緊張地希望父親能饒過他們。

見到父親回來了以後，姊弟兩個人受不了身心的責備，等不了片刻，便將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說完了後，便等著父親的處罰。

可是幸村只是微略的望了兩個人一眼。

「原來是這麼回事！」

冒出了一句口氣很粗的語氣，穿著木屐走出了葡萄棚下。

姊弟兩人內心的痛苦，實在無法形容……。

父親一句話也不講的在葡萄棚下徘徊，他們兩個人比被迫用短刀自盡還要難過。

沒有被罵又沒有被打，姊弟兩個人無法忍受這種無言的沈默，更不敢抬頭看父親的臉。想請父親饒怒，卻又想不出一點兒方法。

大助雙手放在地板上面，奈都女在旁邊一直哭個不停，兩人都等著父親的處罰。

「小助！」

「有。」

「手工藝場那裡，還忙不忙？」

「暫時還不很忙……」

「好久沒去了！」

幸村不知想到了什麼，離開了茶几。

「我們倆來下一盤棋。到這兒來！」

幸村用眼神暗示了一下，踱過庭院，到了另一個房間。

小助隨在後面，凋謝了的白日紅，在小助的肩頭散下一層淡淡的粉紅色。

艱苦的旅行

沒有一點放棋子的聲音，只有幸村和小助低聲的短短地說了幾句話，便從那小屋中走了出來。

過了一段時間，穴山小助用手指頭擦了擦眼角邊的淚水，獨自走出充滿暮色的走廊。

順著走廊，走到大助和奈都女的房間來，他們倆人似乎像是在等宣判死刑似的，一動也不敢動。

「大助啊！」

小助直端端地坐了下來。

「小姐！」

看著這兩個可憐的姐弟，小助心裡比自己犯了罪還要難過。

「小助！你在毘沙門堂前阻止我們自殺！現在想起來，只有怨你！父親一定會說，我們還厚著臉皮活在這個世上。」

「不……他沒有說。」

小助神態嚴肅的搖了搖手。

「那麼，叫我們切腹吧！」

「爲什麼？」

「那麼父親怎麼說？……」

「不！絕對沒有說一句責備話，父親說『大助是個很幸運的孩子……』你懂不懂這一句話的意義？」

「什麼？我是幸運者……父親說我……」

「不在苦難中磨鍊，是不會有出息的。大助也快到元服（註）之年了。遭到上次那種大難，你父親心中一定也頗安慰。」

（註：元服爲古代日本男子滿十六歲時所行的成人禮。）

「噢……」

大助完全不敢相信小助所說的話。因爲正是自己的父親，所以他無法知道自己父親的偉大。這就像是住在大山山脚，而永不知大山的祕密一般。

奈都女聽了小助說的話，也楞住了。

「不過……二位……」

小助的口氣倏然一變，像是奉了命令的使者。把幸村委託他傳告給他們姐弟倆的事情，慢吞吞地說了出來。

幸村到底叫小助傳告他們些什麼？

不像是叫他們兩人自裁那麼容易的事。可能是件非常艱苦的事。

小助說：

「這的確是一個罪過，你父親心中是永遠忘不掉的，尤其是對不起豐臣家，這是絕不可原諒的……。但是，目前天下還不可能太平，還是兵荒馬亂的時代，所以暫時原諒你們……。不過，這有一個條件，那個被蟬阿彌奪走的水虎卷，還有解說的火龍卷，及目前藏在家康手中的鳳凰卷，必須完全收齊，再交到大阪城。在這件任務還沒有完成之前，絕對不准再回到九度山來。這是幸村公叫我傳告給二位——。」

可憐的姐弟兩人，突然遭到如此嚴酷的難題，無法形容的困難。

小助內心無比的淒寂……也不知如何安慰他們。

然而眞田大助一聽到後，反而精神百倍。

「把蟬阿彌那個水虎卷取回來，再收集另二個祕軸，一併帶回家，父親便會原諒我們的罪過了……」

要去討回被搶走的東西，這當然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是那個不知何處的火龍卷，還有在家康手中的鳳凰卷，如果要把這三卷收集完全——。將門虎子，大助才是眞正幸村的兒子。既然已經犯了錯誤，多談無易，爲了豐臣家，叫大助與奈都女去面對如此艱難的事，幸村內心中也是很難過。

「小助！」

大助跳到他身邊。

「大助眞是該死，沒有顏面再活下去。所以，我接受父親的命令，一定會克服一切困難，別躭心！」

「嗽……」

小助突然用力拍了拍大助的肩膀。

「就這麼決定了嗎？」

「一準備好，便立刻出發去找那三卷祕軸。——不過，姊姊是女兒身，我怕她經不起這種風險。」

低著頭一直在聽小助講話的奈都女，頓時抬起頭來，理直氣壯的說：

「我無論如何也要去！」

堅强的意志，面對著艱難的旅程，奈都女的臉上，突然泛起一片紅暈。

「那麼，去見見父親——」

兩個人跟在小助後面，心情沈重，戰戰兢兢地出現在幸村的前面。

幸村看到這個能夠當機立斷，不怕困難，充滿自信的兒子，只是默默然，並沒有誇奬他，也沒有責備他……只是說了幾句餞別的話。

「一路上兩個人必須同心協力。遇到困難的時候，要互相幫助。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身體的健康，聽到了沒有？」

「是的！」

「忘掉父親，不要想九度山的家。要記住在沒有找全三卷祕軸以前，家門及大阪城都不要進去。只有一個例外的情形，如果大阪起了戰事時，你們就是身上沒有穿鎧甲，也必須立刻趕到陣地來。」

「父親交待的話，要永遠記住——」

這是永別嗎？

無可奈何的別離，這便是武士的本質，不許心酸也不會流淚的武士魂！

這股無法流出來的淚水，只有從喉管往肚子裏面嚥，是股血淚。

奈都女回到房裡，去準備自己和大助的行李。

武士家中，隨時都備有出發的行李。斗笠、草鞋、綁腿、鐵扇，武士袋、弓箭、針、綫、這麼多瑣碎的細小東西，一會兒功夫便準備好了。

大助和奈都女正在穿戴這些衣物時，小助忽忽忙忙的從屋子中跑了出來。一會兒功夫，便準備好了晚餐端了過來。有紅豆飯及醬菜，及一尾鰡魚（註）。

（註：出遠門時爲了討個吉利的魚，謂之出世魚。）

這是小助爲了希望他們倆人在旅途上多添一些幸運，一點點心意。也許，這就是此生最後一次……。不敢預測前途的父子們，在嚴肅的氣氛下吃著淒涼的晚餐後，姐弟兩人便走出了九度山的家。

兩人再三的回頭望了望父親的住所，一步一步走下山，愈走愈遠。

眞是個多災多難的家——。

早上幸村才剛剛從大阪回來，下午大助和奈都女便離開了家門，踏上了旅途。

漸漸地走到紀乃街上，走到了昆沙門堂前。

「就是此地——」

姊弟倆人以無比痛恨的心情，互相看了一眼這個令人難忘的傷心地。

今川蟬阿彌那個小和尚的樣子，及來喬太郎那付惡形惡狀，好似還在黑暗中徘徊一般。

就在這時候，靠在後面的森林中，有一排燃燒的紅紅的火炬，像是一些排隊的夜螢。

「什麼事……」

大助心中一驚，走到旁邊仔細一看，原來是繩子工場中的家臣們，以穴山小助爲首，一共有三十四、五個之多，一齊擧著手上的火把，靜靜地排著隊。大家眼眶中都含著淚水，希望有神明來保護他們，特意的趕到這裡來送行。

「多保重——」

「謝謝——」

奈都女和大助，望著這一行隊伍……依然朝紀川河走去。

蝙蝠的花紋

近江湖畔，瀨田之住人，箭師烏骨齋——。

大助牢牢地記住了這個人的名字。

首先，到琵琶湖畔去找那個叫烏骨齋的人。大助是因爲那刻在塗成紅色的詛咒箭上，刺在落星壇的記號，而知道這個人的名字。

所以先去問烏骨齋之後，可能便可以探索出另一卷——火龍卷的下落。

三卷祕軸，其中之一的火龍卷，在把水虎卷埋在高野山的時候，也不知經由誰的手，埋在其他的山中。必定也是爲了同樣的祕密，祈求「家康調伏」，插上同樣的烏鴉羽毛……。

說不定箭師烏骨齋便會知道自己所造的另一根箭，是插在那一座山上。

一旦知道是那一座山的話，就是砍光所有的草木，也要把它找出來。另一方面，一路上還要找蟬阿彌，再不會上他的當，一旦發現他，一定要把水虎卷搶回來不可。

有了二卷之後，再去找鳳凰卷，便大事完成了。

而在這三卷中，最棘手的可能便是鳳凰卷，在守衞森嚴的駿府城，想要從老狐狸家康手中把這個東西奪到，實在是很困難的事。

鳳凰卷中有詳細的地點與計劃。只要自己有足夠的耐力、勇氣、智謀，必能克服一切困難，鳳凰卷一定要得手不可。

若是水虎、鳳凰、火龍三卷都可以到自己手中，那麼不知是件多麼令人愉快的事。想到若是有這麼一天，心中便有股興奮無比的戰慄感。

有了扶桑掌握圖，便可以掌握天下。得手以後，爲了

豐臣家的復興，先貢入大阪城。到了那個時候，家康的駿府城，或是江戶城，也不過像是太陽面前的一顆小星星。兩個人愈想愈高興，一高興便更相互鼓勵，朝前邁進。

但是，兩個人過了紀貝伊嶺，向著北方，心情略為輕鬆下來之時，他倆人根本不知道被一個奇怪的武士，在背後躲躲藏藏的跟踪著。

再仔細想想，那個武士，好像從高野山口，便一直跟到現在。

那個武士的樣子，不像是個浪人武士，又不像是個出身良好的武士，只能說是一個帶著太刀，一身勁裝，很精明的小個子。

黑色麻紗衣服的袖口，飾有蝙蝠的花紋，一般人是很少飾有蝙蝠紋的，刀是一柄朱鞘太刀。

他的頭髮綁成一團，用麻繩捲得很緊，穿著草鞋，體型十分瘦小，面貌卻很凶惡。

「喂喂！二位……」

他很親切的叫道。

在彎彎曲曲的奈良街道……快走到古市宿的時候。這兩天他都前前後後的跟在旁邊，大助對他也多少有一點印象。

「有何貴幹？」

大助擦了擦汗，走到松樹下時。蝙蝠帶著一臉苦疾的表情走了過來。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旅行？我是住在學文路宿的長曾我部浪人，名叫佐佐川銀平，和令尊時常在路上打過照面。」

蝙蝠銀平自我介紹。

他住在九度山附近的學文路，又是豐臣家的諸侯長曾我部的浪人，可能父親認識他……

大助想到這裡，很有禮貌的向他行了禮。

「我有一點兒小事情，要到京都的叔媽家去。」

大助乾乾脆脆的說。

「啊！是往京都——」

佐佐川銀平裝出一付很和善的樣子，說：

「這麼熱的天氣，往京都趕路，唉！好熱喲！休息一會兒吧……，喔！那邊是你的姐姐吧！奈都女小姐！……很冒昧，我們第一次見面。我是學文路的佐佐川銀平，多指教。」

他又親切地朝奈都女點了點頭。他並不像有什麼特殊才能的樣子，只像是條活潑的小魚，這種樣子的男人，多半是不會武功的。

所以大助並不太注意他，反而躭心奈都女疲勞過度，

身體吃不消。大助便也坐在松樹下休息。

「吱吱吱——」蟬在樹上亂叫，同時掉下了一、二片樹葉，落在正拿開斗笠休息的大助膝蓋上。

「噉……好涼快！」

奈都女從帶子中，拿出了梳子，梳著被塵土污染的頭髮。

「聽說你也要去京都。要去京都還是由前面道明寺向東走，走出奈良街道比較順路。」

「對！沒錯！」

銀平這一次以略為蠻橫的口氣說：

「……越過清瀧道，或許，不經過生駒，直接往法隆寺和大和路走，也是不壞……」

「去參觀嗎？」

「不！想去見見舊主，長曾我部盛親——」

「原來……」

大助聽到他說舊主以後，開始對他所說的話起了疑心。

舊土佐的城主，長曾我部室內少輔，他是大阪城內獨一無二的好助手，在關原之戰後，被家康取消了領地。目前不知躲在何處，過著浪人的生活……，大助記得父親幸村曾說過，那個人實在太可惜了。

這一個長曾我部盛清，居然會躲在京都？大助實在不太了解他所說的。

「第一次聽說，……那麼，那一位現在在京都做什麼？」

「我不太清楚！」

銀平含含糊糊的說不出原因來。

「因為我也是聽別人說他在京都，詳細的情形，還沒見面前我並不知道，好像聽別人說他在京都的某十字路口附近，買手藝品。」

「謠傳是靠不住的！」

「為什麼？」

「長曾我部若是潛伏在京都，那麼德川家的官差，如何會饒過他？」

「……這也沒錯！」

「可能，你去京都只是浪費時間，還不一定會找到他。」

「如果我找不到他的話，我便會轉到目前正在方廣寺建大佛殿處去參觀一番。哈哈哈……，我們還是有緣份，既然要往同一方向走……我也好結伴而行。」

眞是個討厭的傢伙！

看樣子他已經決定要和他們兩人一起走向京都！

常常會有些旅費不足的浪人，會故意找這種藉口，然後利用別人的腰包，來達到目的地。

「可能他便是那種無賴漢！」

大助內心只有苦笑。

「姐！我們上路吧！」

從前在旅途上，隨時都會遇到不務正業的流氓，所以像銀平這種樣子的無賴漢，根本就不足爲奇。但是，現在身負尋找三卷祕軸的困難任務，他的跟踪也就顯得疑雲重重。

而後，大家大約走了三、四百公尺。

在身後揚起了一片黃沙，在炎熱的路上，有一頂轎子正在趕路。

因爲天氣很熱，所以轎子上的簾子，統統捲了上去。紅銅色皮膚的轎伕，滿頭大汗，喘著氣。跑到奈都女的身邊時，故意撞了一下奈都女的肩膀。

「喂喂！走開——」

「啊！危險！」

轎子像一陣風似的野馬，跑了過去。

「呀！他是來喬太郎——」

大助扶起倒在路上的奈都女，望著一轉眼便閃過的轎子。

「呀！姐！剛才坐在轎子裏面的，沒有錯！正是來喬太郎。那個混蛋東西！他知道我們旅行的目的，先到前面去，必定會來找麻煩！」

「來喬太郎爲什麼總是陰魂不散？」

奈都女皺起眉頭，對自己的旅途躭心不已。

「像一兩個來喬太郎這樣的人來找麻煩，倒是用不著害怕。如果他們密告到德川家，德川家在我們的旅途中派出追踪者，或是捕快，那麼結果便不堪設想了。」

「大助！大助！」

這時，奈都女不知發現了什麼，忽然抓住大助的腰帶，大聲叫道：

「要找烏骨齋時，做爲證據的那一節詛咒箭，你是不是搞掉了？」

這時，大助才突然想了起來。

從高野拿回來的那水虎卷及詛咒箭，是這次旅行的綫索，一直帶在身上。

但是，如果要放在武士袋中的話，箭鏃一定會露在外面，所以便和刀一起夾在腰間。

大助經奈都女一提醒，立刻把手伸進腰間一摸！

啊！已經不見了！

剛才在松樹下休息時，還好端端的在腰上的那一節詛

咒箭，不知何時，已經不見了。

「唉！怎麼辦？」

大助望了望四周，怎麼會有呢？

「姐！箭不知掉在何處了！請妳幫我找找。」

「奇怪了！剛才不是還在你腰帶上嗎？」

「我也不知道！現在不在身上了。」

「奇怪了！眞是莫名其妙！」

奈都女說著說著，又像發現什麼大事似的，差一點要昏倒了。

「不得了！」

大聲一叫。

「什麼事！姐！」

「一直跟著我們的那個佐佐川銀平，不知什麼時候溜走了。看！那個背影一定是他。」

「混蛋東西！我在扶妳的那一刹那，那傢伙從我身上偷走。看樣子，這個混蛋東西騙了我們，他不是長曾我部的浪人，實際上，他就是敵人派來的奸細，他肚子裡不知存了什麼詭計。姐！請妳在這裡等我一下，我立刻去把箭取回來！」

氣兇兇的大助，說完便立刻追向那個正在逃跑的蝙蝠銀平。

奈都女從略高的街道上，一直望著漸漸縮小，正在追著的弟弟的背影。

直到看不到背影時，奈都女的心情便突然沈了下來……。

就在此時，距她不遠的小樹林中，有一股淸爽的琵琶聲，傳到耳邊。

「奇怪！」

無意間回頭一看。

啊！這是多麼不幸的巧遇。

那一夜，偷走水虎卷的蟬阿彌！正彈著琵琶，在屋簷下走著。

他是明知奈都女在這裡，故意彈出琵琶？還是正巧走到這裡？

第七篇　石陣篇

敏捷小和尚

大助留下姐姐，正在道時寺前的大和街道的樹林下，追踪著蝙蝠紋的小男子。

站在原處心中充滿憂慮，等待大助的奈都女，突然聽到街道邊傳來彈奏雅樂的琵琶聲，無意間，她回頭看了看，正巧看見一個小和尚停住脚步，正在凝視她。

「……蟬阿彌！」

奈都女吃驚得喊了出來，對方也同時：

「噢！眞田小姐——」

好像才發覺她似的喊了起來。二人相隔五、六步的距離，都木然呆立著。

「好稀奇呵！在這兒遇見妳，九度山的小姐——」

眞是厚臉皮，還敢先打招呼。

這個站在自己面前，不知羞恥的傢伙，居然還從容不迫地先開了口——奈都女一直以憤怒的眼光瞪著他，然後說：

「上次你趁我父親不在時偷走的水虎卷，想必你一定帶在身上吧！還來！」

奈都女抓緊了匕首的劍把，一步步走近他的面前。

「是……」

蟬阿彌的態度依然從容不迫：

「眞巧能在此地遇見你。那一夜忙亂間，我把一件重要的東西忘在妳家了，怎麼樣？還給我吧！」

說著，柱杖向前，伸手向奈都女討東西。

奈都女忽然拔出劍，想砍掉那隻伸出來的手——蟬阿彌好像知道奈都女會用這一招來對付他，所以立刻擺出架勢來。

（大助趕快回來就沒事了！）

奈都女只有在心裡默默祈禱，她很清楚只是以她的力量想討回水虎卷是談何容易的一件事。

「你要我還你的東西，是不是那個你忘了放在床上的腰包啊？」

「是的，一點兒也不錯！妳不還我，我還眞有些不方便呢！」

「那麼，我們交換，我還你腰包，你還我水虎卷，怎麼樣？」

「哇哈哈……」

蟬阿彌突然笑了起來，然而發出像頑童似的嘲笑聲音：

「說得可眞簡單！說得可眞容易啊！」

奈都女無法接口，受了獨眼的侮辱，不禁氣得渾身發抖，然而卻又無法對付他。

「——我盼了多少年的水虎卷，好不容易到了我蟬阿彌的手上，任何人都別想要回去！而且，我還要再進一步拿到火龍卷和鳳凰卷呢！哼！我看妳和大助兩個人別太天眞了，早點死了這條心吧！」

蟬阿彌一個字一個字惡狠狠地說完，身子忽然前傾，出其不意地用手杖重擊奈都女的肩膀，然後越過搖晃的奈都女，如疾風般地跑走，可是不多時又轉了回來，慌慌張張地在奈都女腰間所繫的旅袋中，摸索自己的腰包，抓在手裏，由道明寺的十字路口朝北，飛也似地跑走了。

只是一步之差！

大助氣喘咻咻地趕來。

他剛好看到蟬阿彌的身影。

但是，可恨那小和尚敏捷的脚程，使得大助只能眼巴巴地望著他離去。他回到原處，發覺奈都女昏倒在白砂石的道路上。

「姊姊！」

大助背起奈都女往森林蔭處走去。

走到森林深處，大助眼前一亮，發覺一處泉水。此時，坐在泉水邊一個旅行僧打扮的和尚，把頭上的斗笠朝身後推去，開口道：

「喔！你們二位，是九度山的姐弟吧！」

十二顆石頭

因爲只是一時的昏厥，奈都女喝下一口清涼的泉水後，立刻回醒過來。

雲遊僧面帶笑容望著二人道：

「大助，你父親命令你們出外尋訪三卷的下落，這一趟旅行時你們姐弟來說，是十分艱難的。而這途中有不計其數的困難在等著你們，你們一定要堅強起來才行！」

他親切地鼓勵二人。

「啊！您就是高野的木食前輩！」

「嗯！好久沒見到你們了！」

「老前輩，您是怎麼知道我們旅行的目的？」

「你父親幸村未回家之前，就從小助那兒知道了關於你們家中所發出的事情，我早就猜想將來一定會有這樣的結果。但是，知道事情會演變成這樣的，並不只有我一個人，來喬太郎、蝙蝠銀平、今川蟬阿彌全都是你們的敵人，千萬要小心！」

「我們追過那個叫蝙蝠銀平的，結果還是讓他逃了，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他是個在學文路驛站裏的混混，是個品德不好的浪人，他和來喬太郎都是一丘之貉，兩個人平時倒是相處得不錯，他是不是要搶你們的銀子？」

「不，木食前輩您也知道，那個……在落星壇挖出來的那一隻紅色的箭，被他搶走了……」

「嗄！……」

木食抬了抬他那白色的眉毛。

「這怎麼得了！這下就糟了——搞不好銀平這傢伙是幫助喬太郎的，憑著那隻箭上的刻銘，可能會比你們先找到火龍卷的埋藏處啊！」

「啊！」

姐弟二人大驚失色。

「別儘呆在這裏！——我們得趕緊想辦法啊——我也要走啦……」

木食說罷急急起身準備要走。

「老前輩，您要回高野山嗎？」

「不！我有重要的任務要辦！我要到各國去募捐，重建前年被雷火燒壞的大雄寶殿。我想我們還會在旅途中碰頭的！那麼，你們兩個人好好完成你們艱苦的旅行吧！我們後會有期……」

說完，他朝著泉水的方向離去，但一會兒又轉回來，看著奈都女憔悴而美麗的身形說：

「奈都女……」

「是！」

「大助倒無所謂，但是女孩子沒有武功就無法自保，臨別之前，我送妳一樣東西……」

說著，獨自點著頭，伸手從他隨身的行囊中掏出了奇妙的東西。

原來是十二個圍棋子兒。

右手是六個朝鮮貝的白棋子。

左手拿著六個那智石（註）的黑粒。

（註：那智石是一種質地較硬的粘板岩）

木食把兩手的棋子合在手裡，「嘩啦嘩啦」地磨擦了一陣，然後蹲在奈都女的面前，把棋子一把擲在地上。

黑白二色的棋子如星星般地排在地面，木食指了指，

然後說了一大篇不可思議的話：

「你們看看這些棋子的排列有何感想？別以為這只是黑、白十二個棋子散在地上那麼單純，再仔細看看，這裡能顯出宇宙間無窮的變化。其中有自然的變遷，人的命運，五行之變化，也能暗示出目前的形勢。」

大助走近木食的身旁，想仔細聽木食說的話，但是他卻不知道木食到底在說些什麼。

同樣地，奈都女也是靜靜地看著十二個棋子，仔細聽木食說話。

「這是你們見過的棋子，這就是在九度山幸村住處，時常和你父親玩過的棋子。」

——木食好像是故意提醒他們在家見過的回憶。

「圍棋這個東西，是舜的太子為了學習戰術而造成的東西，分為斷、粘、應、飛、關、刼等等棋手，所使用的統統是戰術用語。棋子故意做成圓形，以形成天象。棋盤是四個方向，代表東、西、南、北，這是代表地上的地形。縱橫共十九條綫，交會點共三百六十一點，這是一年的日數，中間有九個黑點，這叫星目，代表排列九曜的星。而兩相對的黑白是日月的形象，表示陰陽；也可說是晝夜之別；或是水火；或是明暗；也可說是代表男女；悲歡；吉凶等……」

木食說到這裏，停頓下來。

「老前輩！」

奈都女趁機提出了問題。

「那麼，這十二個石粒，到底有何用處呢？」

「這十二個石粒是中國的一種祕卜，叫作石陣的卜卦。」

「喔！石陣的卜卦……？」

大助在一旁插了一句。

原來當時與孫武並肩作戰的兵法始祖陸子，偸偸帶到戰場上的石陣卜，就是這樣的東西啊？大助滿臉疑惑地望著木食。

木食再拿起了黑白十二個棋子，排出了魚鱗之陣、回車之陣、常山之陣、彎月之陣、九一之陣、雁行之陣給奈都女、大助二人看，然後再把石粒一個個地拿開，分別說明間諜、烽火、柵、穽、火策、水誘、伏兵、凶刄等的陣形，好像是把戰爭陣法的種種，技巧地變化給他們看。

到底不愧是幸村的兒女。

他們自幼學習過兵法，所以對於木食說明棋子一個個的暗示，很快就記在心裡。

木食見奈都女了解之後，又叫他用十二個石頭算算自己的命運，教她在困境時，如何使用天來之聲（天保佑）

的祕法。

「記住！妳一定要相信這個祕法！」木食懇切地說道。

他說完，就準備離去，但旋即又像不放心似地轉回來又再叮嚀一遍：

「記住！一定要有信心才行！不論是石陣的占卜或是三卷祕卷能否成功，能否得到手，全憑自己的信念——」

說罷，木食上人如風也似地上路離去了。姐弟二人目送木食上人離去……

待二人回神過來，發覺樹林裏已漸漸籠上一層薄暮了。

湛藍的泉水面上，倒映著鐮刀形的月影，泉水邊水草叢中閃爍著點點螢火蟲的光，而二人的脚邊只有木食上人留下的十二個黑白的棋子，排列著顯示二人命運的圖案。

被扔掉的斷箭

由於方廣寺大佛殿的工程，京城內整日都是吵吵嚷嚷的。

這個工程是由大阪城與建總奉行片桐且元監督，派了許多武士來巡察，並且包下了城內的旅舍作爲根據地。又招集了各地的木匠師傅、鐵匠、鑄工等不下十幾萬工人集合於京內，爲了興建此項工程。

與方廣寺最近的五條橋，根本就是無法通行。

從五條東西向摩肩相踵的來往人群中，出現了一個體格健壯的武士。

站在橋邊葭簀茶屋邊小心地注意著來往人群的小個子浪人，蝙蝠紋的佐佐川銀平，當他發現了那個體格健壯的武士之後，就急忙追在這個邊走邊吃大佛餅的人後面，一面高聲喊著：

「喂！喬太郎！喂——」

「嗄？……」

喬太郎立即回過頭來。

「怎麼樣？銀平？」

說著，又和平日一樣，挺起了胸膛，斜倚在五條橋的欄干旁。

「你自己說好啦！」

銀平滿臉不服氣地翹著嘴巴說：

「說好在方廣寺門前見面的，我不知道在那裏等了你多久！眞是個不守信用的傢伙！」

「別生氣啊！銀平！」

「你知不知道等人是什麼滋味！」

「唉！實在很抱歉！我到了方廣寺，一看那裡全在戒嚴中，無法過去，我覺得不太妙，所以繞路到這裡來……」

喬太郎邊說，邊抬起眼，從對岸一間間屋頂中望去，看見正在興建中的大佛殿的樑柱，高高地聳立於空中。而這次佛像開光儀式的供獻，很可能會延續至明，後年也說不定，但是現在來參觀興建工程的人群，已經如螞蟻般地密密麻麻塞滿了五條通。

「關於那一件事情，是比什麼事都要緊……」

喬太郎低頭由欄干中望著加茂川，低聲問道：

「拜託你的那件東西，順利得手了沒有？」

「我蝙蝠銀平辦的事，還有什麼話說，當然是得手啦！」

「嗯……多虧有你這麼個好幫手！」

「不過，你瞧瞧我這付德行，被大助追得簡直是無路可走，在牟禮的竹林裡，還差點弄丟了我這條小命，早知這麼危險，我就不幹了！」

說著，就從腰間掏出了那截紅色的斷箭，交給喬太郎。

「辛苦你了，有了這個東西，大概就有希望可以找到火龍卷的埋處了！」

喬太郎接過箭，轉過身，偸偸地讀起刻在斷箭上那幾個細小的字。

「嗯！湖畔瀨田之住人箭師烏骨齋……瀨田的烏骨齋……知道了，造詛咒箭的傢伙就是他！這麼一來，事情就好辦了！」

「憑這麼一點兒東西，談何容易？」

「一定有辦法！」

「噢？眞的嗎？」

銀平頗佩服喬太郎。於是喬太郎得意洋洋地說出了原因：

「起初，埋在落星壇的水虎卷的地方，這隻箭就揷在那裡當作目標。」

「我也聽說過。」

「另外還有一個火龍卷，不知被埋在什麼山上。那個埋的地方，可能也有一隻和這隻一樣的詛咒箭立在那兒當做詛咒箭，這麼推算下來，那個箭師烏骨齋一定作了二隻同樣的箭，所以他很可能會知道另一隻箭被埋在什麼地方！」

「原來如此！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該去找烏骨齋，打聽另一隻詛咒箭的下落？」

「不錯！既然已經知道箭師的名字，帶著這一隻沒有

用的斷箭，實在也太麻煩了……」

說著，喬太郎就把這一截斷箭扔進了加茂川中。

還沒等到那一隻紅色的斷箭落入水中以前，大個子喬太郎和矮個子的銀平，已經混入人群中離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

由河川上游順流下來一艘平底的河船。

這船好像是監督大佛殿工程的官差的船。船尾上張著旗幟，船上有個半武裝的武士和七、八名部下。正當船要通過五條橋下面時，突然「咱！」的一聲，有件東西掉在武士的肩膀上。

本能寺的遺跡

「停住船！」

半武裝的武士抓住落到肩上的斷箭，站在船上喊道。

船慢慢地被停在淺灘旁邊，佩帶著十手（註）的部下都跳上河灘，在五條橋的橋頭墊起脚尖。

「呀！什麼也看不見！」

（註：十手是捕快所持的鐵棒，長約一尺五寸，近柄處有鈎，用以攔擋刀鋒並打擊犯人，柄上有流蘇，有紫、紅、黑之別。以區別捕快所管之不同）。

「快！不會走太遠的！」

一聲大喝，突然跳出一個人來。

「捕快，捕快來了！是從大阪城來的！」

「什麼？什麼事？有小偷啊？」

此時來來往往的人群立刻止步讓開一條路，眼睛裏流露出張慌失措的神色，細細低語著。就在這逐漸分開的一條道路上，半武裝的武士和七個部下一路往前奔跑著。

白色的灰塵自五條大橋的西邊揚起，轉到寺町道路，再從大雲院的後面飛起……。

大雲院的後面沒有什麼人走過的痕跡，只有一片像是在市街正中挖了一個大坑似的草原，長滿了青綠茂盛的夏季草木。

再仔細一看，遍地散亂著被燒焦了的木材、破瓶子，碎瓦片，但卻被滿地的蔓藤，虎尾草和螢草遮掩起來，高高的枝頭上有幾聲蟬啼，打破了炎夏的沈寂，帶來幾分涼意。

這兒就是本能寺的遺跡。

過去在天正時代，信長戰敗後自盡的正殿，在秀吉的手中曾經重新修建過。那個時候，附近被戰火破壞的民家亦無人整修，變成一片廢墟，只聽到一些不知名的小蟲白天單調的鳴聲——就是現在這片草原的現狀。

不僅是此地，在戰國時代到處都可見到被破壞的民家和被戰火拖累，面容麻木憔悴的人們。在這本能寺的遺跡中，曾經有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師站在那兒。

「各位，我也是個無家可歸的可憐人，我遠自西班牙渡海到此地來，為的是什麼呢？」

傳教士用他那一口剛學會，不純熟的日語，熱心地傳揚著上帝之愛，告訴這些住在血腥味未乾地方的日本人民，要接受上帝之愛，和對上帝的信仰，快樂堅強地活下去，勤奮地勞動，由苦中得救——熱心地傳揚著基督的功德。

先前由於秀吉憤怒的波及，燒燬了京都的南蠻寺，然而，千里遙遙過海來，勇敢的基督徒，最近曾哀求家康，取得家康的允許，得以在京城內街道旁，指定的一、二個地方傳教。

過路的耍傀儡戲的人，被灰塵和汗水磨得筋疲力竭的窮人、賣扇子的人、武士、路人，慢慢地都被傳教士的熱忱和好奇心所吸引，不知不覺停住了脚步，傻傻地聽著傳教士不流利的日本話，聚集在路旁。

圍在路旁的人群，漸漸對這些紅髮、綠眼，和掛在他們胸前銀色的十字架，還有他們口中所說的一些異國的民情風俗起了好奇心，也慢慢地為他們的熱忱所感動，甚至其中已有人對傳教士起了愛慕之心。

但是——切支丹（註）——大家一想到就會害怕。

（註：切支丹為室町末期（西元一五五〇年）天主教剛傳到日本時的名稱）

誰也不敢在衆人面前接受洗禮。

他們只是靜靜地聽傳教士說話。只有在聽他說話的時間裡，才能忘卻戰爭中貧苦的生活。雖只是如此，傳教士已覺得十分滿意，時常可由白色的鬍鬚中見到微微的笑臉。

「咦？不好了！」

這時，在寧靜的人群中，傳出了竊竊低語聲。

來喬太郎和蝙蝠銀平兩個人剛巧路過此地，聽見紅毛鬼好像在說什麼奇怪的囈語，於是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也混在人群裡，探頭望著紅毛傳教士。

正在這個時候，銀平發覺有吵雜聲。

「什麼事啊？後面好像很吵！」

說著就離開人群，走到路中，來喬太郎也同時從路旁走出來看。這一瞧可非同小可，七、八個揚起白砂塵的捕手正往這裡跑來。

「哎呀！完了！他們手中拿著剛才我們在五條橋上扔掉的斷箭！」

「是大阪方面的官差呀！」

喬太郎以粗啞的聲音嘆了一口氣說道。

「慘啦！被發現了！我們快逃吧！」

銀平緊張得不知該如何是好，連忙拖著喬太郎要找隱藏的地方。

「慢著！哼！大丈夫敢做敢當，有什麼好害怕？他們是大阪的官差，我來喬太郎在德川家有的是熟人，在這大白天裡逃走太沒面子了，看看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

這時，半武裝的武士領頭的捕手們，已經跑到他們面前。

來喬太郎就是以一付傲慢的姿態站在原地不動。

一付似乎看你們敢把我怎麼樣的態度站在那兒。

出色的丑角

「浪人！」

官差把斷箭伸出喬太郎面前，盛氣凌人地說道：

「從五條大橋上丟下這個東西的是你沒錯吧？又是神祕的詛咒箭！居然又丟在監督大佛殿工程的總奉行，片桐市正的家臣種田六郎次的身上，太不像話啦！你這個無禮的傢伙！」

來喬太郎只是瞪大了眼睛，默默地不回答。

官差見喬太郎似乎沒有反抗的態度，心中反而感覺不妙，只得更進一步走近他說：

「你這來路不明的小子！走！跟我回去，有話要問你！」

說著，伸手一把就朝喬太郎胸前抓去。就在這一剎那，喬太郎突然發出了帶著獸性的吼叫聲：

「住口——」

「啊！」捕手都被這突如其來的狂叫聲嚇得連連後退。

喬太郎在吼叫的同時，已迅速地拔出了胴田貫之刀——只見剛才還在囉嗦的官差，已經被砍傷了肩倒在地上。

什麼時候？為什麼砍傷他？喬太郎迅速的手法無人看見，也沒有人了解原因何在！

一時呆立在旁邊的捕快手下們，突然清醒過來，才聯手衝上前去。但只不過是轉眼間的工夫，衝上前去的兩個人，已被喬太郎的太刀，砍得滿地鮮血，染紅了路旁的野草。

蝙蝠銀平見喬太郎出手，也鼓足了勇氣，拔出了太刀——然而眞正吃驚的是一個個站在旁邊，懷著哀傷的神情，靜靜在聽著傳教士傳教的人們。

日正當中！

烈日下十手和白刄舞得銀光閃閃，原在一旁觀看的人群如同一堆被掃在一堆的落葉，忽然被一陣狂風吹得四處飛散一般，頓時逃得無影無踪，只剩下傳教士一個人。

「啊……」

傳教士抱著聖經，以哀傷的眼神望地面砂上躺著的四具死屍，沒有離開，而且不停地念有辭默禱著。

過了不久，四處奔散的人們，戰戰兢兢地又回到屍體旁，喬太郎和銀平早已逃得不知去向。群衆們蟋蟋嗦嗦地互相討論著，但是生在這個悲慘人寰時代裏的人群，看見如此活生生的慘劇，卻沒有一個人的臉上露出了哀傷的神情。

傳教士離開了草原，懷著悲傷的心情站在一旁默默地哀悼著。——就在這時候，他琥珀色的眼睛突然瞪得又圓又大，好像是看見了什麼東西，又被嚇住了不敢發出聲音，更不敢驚動旁邊任何一個人一樣。

順著他的視綫望去，在那些望著死屍嘆息群衆的腳下，神不知鬼不覺地，從人群中伸出了一根未枯乾的樹枝，摸摸索索地探到了死骸的手邊。

傳教士眞的看傻了眼，他根本就無法了解那根木杖到底在做什麼，就是因為無法了解，因此起了更大的疑心，更是死死地盯著木杖的移動，一步也不離開。 撐著拐杖，躲在人群後的那個人，是個年約十六、七歲，以彈琵琶賣藝為生的小和尚。

而且還是獨眼！

他以他那僅有的一隻眼睛，裝成傻乎乎的樣子在看別的屍首。但是，暗地裏，他卻全神貫注於他手中那枝木杖的尖頭，在施展著令人不可思議的陰謀。

杖尖一直在探索著一個死者手中抓的那一隻詛咒箭，的確在陽光下，死者的手中眞有金色的刻字在閃閃發光，不過，那幾個細如跳蚤般的小字也是極不容易辨認。

「讓開！讓開！」

忽然，由道路的一方——不！是兩方，幾乎是同時，跑來許多騎馬的武士。

被夾在路中間看熱鬧的人群，被這兩方來的人馬嚇得一同往草原退去。可憐那傳教士，被這些群衆推著往草原移過去，一個重心不穩摔了下去。

而那個使用木杖想拿箭的小和尚，更是趁機故意發出吃驚的聲音，朝死屍上倒下去。

他這種神出鬼沒的動作，實在絕妙透頂。他故意裝出倒地的樣子，但事實上他已經抓住了詛咒箭的尖端，然後爬起來，想拔出箭來。無奈死屍的手抓得死緊，根本無法

拉開。他儘管作出了如何狼狽的模樣，還是看清楚了箭上刻的小字。

「喂喂！」

忽然——他的鼻尖上抵上了一枝白亮亮的長槍頭。

他抬頭一看都是大阪城的武士，一個個都是橫眉豎眼，手上都提著長槍。他們從馬背上伸出了長槍，原來也不是要刺他的意思，只是想趕走看熱鬧的人群而已。

機靈的蟬阿彌心中當然知道，但是他卻故意裝出嚇破膽的模樣，跌跌撞撞地倒回人群中去。

他這種逃法相當高明，像個表演丑角的高明藝術。每個人都會笑他那副怪像，但是在場的人誰也不知道他就是鬼技多端的惡棍——今川蟬阿彌！

群衆一散開之後，四具死屍被夾在當中，兩旁站滿了官差。

從五條大橋方向趕來的人，是其他那些捕快緊急通知趕到的工程總監督薄田皐人兼助和他的手下，統統都是大阪的武臣。另一方面，由二條那裡來的這一隊，是所司代（註）板倉伊賀守的捕快田中藏之丞和他的部下。這一批人全是京城中，德川將軍手下，最爲器重和出名的大名人。

（註：所司代雖名爲代理民政的官，而實質上卻是幕府派往京城中盤覗天皇的官）

目前京都市中是豐臣和德川兩家對峙的勢力，尤其大佛殿的工程正在進行之中，雙方的武士更是在街上來來往往，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現廝殺的場面。

「喂！把那個死者手中的斷箭拿到這裡來，那是個很重要的證據！」

薄田坐在馬上，似乎完全不把所司代的人放在眼裡，大刺刺地喊著。這時，在一旁一直不吭氣兒，所司代方面的田中內藏之丞才帶著一臉不耐煩的樣子，出面道：

「慢著！等一下。」接著又說：

「被殺害的人是片桐的部下，爲什麼不讓我們處理這些死屍？」

「死屍不管怎麼處理，咱們都沒有意見，但是那一隻斷箭，咱們可是要拿回去當作搜索凶犯的證據！」

「要逮捕凶手，用不著勞駕你們。豐臣家自有豐臣家的官差來處理，這個做爲證據的物品不能交給你們！」

「啊！一派狂言！這管理京城內大小事情是我們所司代的任務，受禁中之命，板倉伊賀守，付全權之責！」

「不……哈哈哈………」

兼相裂開嘴巴大笑，心想，對他們客氣，他們反倒回咬一口。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那麼等我回去和主人秀賴公商量之後再來給你們答覆，喂！把那隻箭拿來！」

兼相從部下的手中接過紅色斷箭，順手就插在腰間，一轉馬頭，奔向加茂河原。

在一旁觀看多時，穿著黑衣服的傳教士，目送著薄田和他腰際那一隻眼熟的箭離去，踱著慢步，踏著薄暮走回自己的宿處。他的腦海中始終忘不掉那個奇妙小和尚的木杖和紅箭……。

飼養烏鴉的人家

呱！呱！呱！呱——呱——

叫得怪惹人厭的！烏鴉這種鳥，眞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就是不爲人們所喜愛！

可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烏鴉，我今天也喝不到美酒，想到這裡，頓時對它的厭惡感也消除了不少。

箭師烏骨齋一時頗有感慨。這個時候他正獨自陶醉於美酒佳餚中，他抓起桌上串上竹片的燻魚，就往背後一扔，分給自己飼養的烏鴉群吃。

呱——呱——呱——

七、八隻不同種類的烏鴉，慢吞吞地一搖一擺走近燻魚——因爲它們都是被拔掉了翅膀，不能再飛的一群烏鴉。

這一群走近扔在地上的燻魚，立刻搶著吃了起來，一些個比較聰明而靈活的烏鴉，從旁邊吃起魚肚子；而其他的笨傢伙，急著搶，卻又讓竹片刺進了喉嚨裡。

呱——痛急了想飛的笨烏鴉，因爲沒有翅膀，那付想飛又無法飛上天的德性，烏骨齋看在眼裡，笑得前仰後俯，又獨自沈浸在酒中，自言自語地笑罵道：

「眞難看的笨傢伙！」

說著，用手巾抹了抹嘴，跟著又擦拭眼角笑出來的眼淚。烏骨老人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衣裳破爛，家裡又髒又亂，工具散亂在滿地，滿地又是削箭剩下來的屑末，如果這一群烏鴉會說話的話，它們一定也忍受不了這樣的環境，告訴這位老人，要他稍作整理的。

烏骨齋酒醉飯飽，身體飄飄欲飛，心情非常愉快。他所飼養的那群烏鴉，則在走廊邊仰望著它們的主人，好像在催著主人它們還想吃剛才那個鮮美的燻魚，呱——呱——不停地叫著。

「哈！對我來說，你們統統都是我的心肝寶貝！有了你們，才有財源的來路。還有人笑我是傻瓜，養你們這一群又笨、又醜的東西！哼哼……這神不知，鬼不覺，才是

這世間上的奧妙之處啊！誰會知道這用在詛咒箭的羽毛……」

烏骨齋又端起酒壺，往杯裡倒酒。

「不過啊……最近沒什麼生意上門嘍——」

他伸出舌頭舐了舐上嘴唇，露出一副貪得無饜的怪像：

「如果把這些烏鴉弄到陀羅尼谷去的話，還是可以換得回來相當代價的東西。唉！最近也不知是怎麼搞的，都沒有要做詛咒箭的客戶上們來。辛辛苦苦弄好了一百支箭，只不過是些不值錢的客戶要用來做練習箭的……喂！烏鴉們！別儘呆在那裏等著吃閒飯啊，還不快叫叫，拉開你們的嗓門嘎嘎，叫幾個好客戶上門哪！」

只可惜這一群烏鴉是既聽不懂，也不會回答。

呱！呱——呱——呱！

烏鴉仍是像催著想吃東西似的，只是叫個不停。

本來盤子裏還剩一片燻魚，烏骨齋拿起魚，望了望他的烏鴉群，猶豫了一下，還是放進了自己的口中！

就在這個時候，門口響起了聲音。

門外有條黑漆漆的小走廊，堆了很多做箭材料的藤條，就在這個地方——

「請問——」

走廊上站著兩個陌生的年青人。

哈——客戶上門了！老人心裡一陣狂喜，連忙跳了起來，三口兩口呑進了沒咬碎的燻魚。

「請進，請進！我是箭師本田藤六。屋裡很亂，不過，請你們裡面坐！」

藤六把二位引進了屋裡，心中暗自竊想道：這兩位可能就是來訂詛咒箭的客人啦，這一下子，八成又可以再撈一筆錢……。

「請問……二位有何貴幹？」

他立刻哈背躬腰，像隻貓似的，等著對方的回答。

來者是一個眉清目秀，年約十九歲的女孩，和一個比她年齡還要小一點兒，前額留著短髮的武士，看起來家世十分好，而且彬彬有禮。烏骨齋眼珠子滴溜一轉，自然瞭解他們並非普通人的子弟。

「剛才聽你說，你叫本田藤六？」

少年口齒伶俐地問他。

「是的。藤六是我的本名。」

「那麼，你另外一個名字叫烏骨齋？」

看樣子，眞的是詛咒箭的訂戶錯不了了。烏骨齋這個名字，只有刻在詛咒箭上，他既然知道這個名字……老人立刻很高興地接口道：

「是的！請別客氣，只要是我能做的事，請儘管吩咐就是……」

「我們是有重要的事情前來拜訪，請姐姐告訴他吧！」

眞田大助說完之後，就請奈都女告訴他，他們的來意爲何。

他們來到此地的目的，當然就是要探聽除了那個揷在高野，另外一支紅箭的下落。

奈都女正把話說到這個關節時，正巧門外又傳進了訪客粗野的聲音：

「叫烏骨齋的箭柄師，是這一家吧？」

「啊……」

奈都女到底是個弱女子，聽到這說話的聲音，立刻變了臉色。

這並非陌生的聲音，來者是來喬太郎，他已經走上了走廊，和他在一起的人，一定是蝙蝠銀平。

怎麼今天上門的客人這麼多！烏骨齋心裡犯了嘀咕，老大不高興，因爲他怕客人一多，生意反而談不成，失去了賺錢的機會。

——早知如此，還不如對著烏鴉群，閒著沒事，陶醉在酒鄉裡還好些，眞是的！

「喔——來了。」

他應了一聲，十分不情願地站了起來。

姐弟二人吃驚得面面相覷，但是烏骨齋的不耐煩和稍嫌遲緩的動作，反而給了他們一個藏身的好機會。如果他們二人也像剛才自己進門那樣突然，那眞的可就不知後果如何了。

「喂！請等一下……」

大助連忙用眼睛示意他止步。

「嗯……我們在這裡和他們撞個正著不太方便，能否借用一下後面的壁櫃？」

大助用細而低的聲音說過之後，就和奈都女一同躲進了霉味衝鼻的壁櫃裡。

「喂！烏骨齋到底在不在？」

「怎麼有回答的聲音，沒有人出來？喂！誰都可以出來應門哪！我們是由遠道特意趕來的……」

只隔著一道牆。

蝙蝠銀平和喬太郎在盛氣凌人地叫著。兩對尖銳的眼睛直在打量著四周的動靜。

第八篇　約會篇

貪心的烏骨齋

烏骨齋本田藤六露出一副很不歡迎的臉色，拿出骯髒的茅草座墊給他們，然後問道：

「有什麼事嗎？」

說罷，用他那被煙燻黃的指頭，揉了一些煙絲，塞進煙斗，自顧自的吸起煙來。

「沒別的事！」

喬太郎回答。

「……聽說……你在偷偷的造咒箭——」

喬太郎拿出平時那副蠻不講理的態度，望著對方的反應。

「別和我開玩笑了！」

烏骨齋立刻辯說。

「造詛咒箭會遭到天譴，誰敢不要命哪？造這種鬼東西？……」

「唉呀！老先生，你別想的那麼壞嘛！」

坐在旁邊的蝙蝠銀平插了一句，又挪了一下身子，靠近他身邊，說：

「我們既不是衙門派來的人，又不是幕府的走狗，你在製造詛咒箭之外，用什麼方法賺錢，這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今天來主要的目的，是請你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有什麼事嗎？……需要找我？」

「這樣吧！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我們，我們還給你一批報酬，怎麼樣？」

「喔……喔……」

這時，烏骨齋立刻改變態度，溫和的靠近了他們，面面相對的談了下去。

「好！請說吧！」

這個不分青紅皂白的老頭子，彎了一大圈，只聽到大批的禮金，不知隨便說出口後，會有何下場——。

呱、呱、呱！——

後面的走廊邊，烏鴉群一直不斷地上上下下走動。

銀平的眼睛，也時時刻刻地盯著後面。

埋在高野的紅色箭——，另外一隻箭，到底埋在何處

？

受了來喬太郎質問的烏骨齋，張著大嘴，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露出一副奇妙古怪的表情。

剛剛造訪的姐弟二個人，也是這麼問，為了怕「撞到面不太方便」，兩個人此刻躲進了戶棚裡面。

奇怪啦！同樣的問題！

「今天可真是奇妙的日子喲！不，天底下那有這種奇怪的人呀？——」

烏骨齋用手揉了一下眼睛，仔細瞧瞧眼前的兩個客人，再偷偷瞄了一下旁邊的戶棚，坐著不動了。

「埋在什麼地方？」

喬太郎和銀平，越來越靠近烏骨齋，窮問不捨。

「你不能說不知道喲！從高野挖出來的那隻箭，明明上面刻有你的標記！」

「是呀！那個東西確實是我造的。」

「那麼，另外一隻箭的去向呢？」

「我記得是造了二隻，不過，另外一隻……」

他的手頂住額頭，似乎在努力回想。

「喂！烏骨齋！」

喬太郎由懷裡抓出一袋銅錢，放在他面前。

「你老老實實的說出真像，這個袋子就是你的了。但是……，如果你隨隨便便的敷衍我們的話，我先警告你喲！你的腦袋就會滾到煙灰缸前面，——黃金和你的腦袋，隨便你挑，看你要那一個！」

戶棚內的大助和奈都女，在狹小而不透氣的黑暗中，心情沈重的抱在一起。

——不知道烏骨齋要如何回答？萬一落入喬太郎的圈套中，那怎麼辦？

——這句話，關係著整個事情的關鍵，漏聽的話，那就是後悔莫及啦！姐弟倆緊張地屏住呼吸，聚精會神地等待著。

紙上談兵

「這種情況之下，還有什麼值得談的呢？」

故做鎮定狀的烏骨齋，露出滿口的黃板牙，笑眯眯地說道：

「當然是選擇亮晶晶的金子囉！一個就可以過一年，二個就可以蓋一幢房子，十個的話嘛！……」

「那麼！烏骨齋——」

「是……」

「說出山名呀！」

「當然……當然…那是在…」
「啊！稍許等一下！」
喬太郎打斷他已到嘴邊的話。
「隔牆有耳呀！還是小心一點！」
「噢！……對！對！」
「恐怕會有人偷聽，老爺！還是用筆寫好了！」
烏骨齋戴起眼鏡，一付很捨不得似的，拿起毛筆沾了點墨汁之後，在一張皺皺的紙上，寫了二個字。
——關東——。
又沾沾墨，然後：
「噢！……」
自己點了點頭暗示自己。
喬太郎把腿伸出鐵扇上面，一面看著烏骨齋這個既小氣又緩慢的動作，只是乾著急的等著。
銀平也不吭氣，從旁邊靠近他的背後。
埋藏火龍卷的靈山名字，現在，已由烏骨齋的筆尖明白表示出來，多年的謎也解開了。
——躲在戶棚內的姐弟，也深深覺感到這一片淒靜的空氣，心底埋怨自己走入這毫無脫身餘地的困境。
筆談！
躲在這戶棚內：和外界隔絕，而且無法出來偷看，該怎麼辦？
烏骨齋細聲談話都被喬太郎禁止！
喬太郎是這麼的機警周密，可惜他們沒想到用威脅收買的手段，使烏骨齋透露這個重要的祕密。
「啊！怎麼辦？」
大助、奈都女被這無法脫身的困境，弄得心疲神傷，心亂如麻。
「乾脆！衝出去斬掉喬太郎和銀平算了！」
奈都女立刻抓住焦急的弟弟，暗示他「別衝動！」
兩個人都機警的沒有發出動靜和聲音。
「奇怪！」
這麼微妙的動作，卻已使喬太郎尖銳的神經發出不尋常的感覺。戶棚內似乎有什麼？
喬太郎露出白眼，往背後瞄了一下。但是，他立刻轉過頭來，看著面前的這一張白紙。
烏骨齋筆尖沾上墨汁之後，起初只寫了「關東」兩個字。後來：
——妙義山的第三個洞門，岩壁面有鏃彫。
他那流利的毛筆字剛好寫到這裡時，不知何時「泥腳」在走廊上走來走去，這隻「泥腳」是烏骨齋飼養的烏鴉群中的一隻，突然——

這隻烏鴉以非常的速度飛到三個人頭上的天花板上面。
呀！——
烏骨齋嚇的立刻丟下毛筆。喬太郎和銀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跟著往後跳開，三個人一齊凝視這突發的變故。
抬頭一看——
從天花板上面，直直地掉下來一條銀絲——。烏鴉針對著順著銀絲降下來的一隻紅色蜘蛛飛過去。
銀絲被切斷了。
如螃蟹一般大的一隻蜘蛛，沙——地落到烏骨齋正在寫的紙上面。然後用長滿了刺的手脚，抓住了紙的邊角。
這時，忽然有朦朧的人影，像煙霧般地，慢慢往後走過去。
「啊！是蟬阿彌——」
喬太郎立刻抓起大刀，拉出架勢——。
在這緊張萬分的情況下，貪婪的烏骨齋趁機抓住面前的黃金，離開他的座位。
會蟲術的蟬阿彌，扮成紅蜘蛛的模樣，不知從什麼時後開始，就由天花板的縫縫裡，全神貫注的在注意屋內的動靜，當然，筆談的文字，也看到了。
已猜中內情的喬太郎，一刀斬向被煙霧包圍的小和尚人影。
「小鬼！那裡逃？」
用力正對他的腰間砍去。
「嗚！……」
傳出了一聲哀鳴。
屋內，立刻被煙幕，血霧濛成一片黑暗。
茅草椅墊上、牆壁上、紙門上，也濺滿了血絲，但是……
蝙蝠銀平又站了起來。
「混帳東西！」
朝著門外追出去，遠遠有個人影。
——啊！慘哪！
眞是遺憾！
被斬倒地的是拿走黃金的烏骨齋，而不是蟬阿彌。他懷中的黃金，此刻散落在自己的血泊中。烏骨齋仍在和死神做最後的掙扎，痛苦地呻吟著。
呱！呱！呱！
染上血斑的幾隻烏鴉，在一旁發出騷雜的哀叫聲，彷彿在哀啼主人的寃死。
「嗡……」

烏鴉在死屍旁瘋狂地亂轉。

喬太郎憐憫地瞄了一會兒，立刻一轉身，到了另一地方。

他把身體堵到一直在他心中覺得可疑的戶棚入口處。

詛咒者

銀平急著趕了回來。

「喂！笨東西！走遠一點兒——。」

銀平不耐煩地用腳踢走烏鴉群。

烏鴉群對這突發的血案，驚惶不定，一直發出怪異的叫聲，而且不停的從屋內跑到屋外。

「——太可惡啦！追到瀨田的十字路口，居然追丟了，那種速度，根本不像人——」

「……我意料中的事！」

喬太郎好像早有預感似的，知道會有這樣的結局。

「可惜！你也毫無辦法對付那個小和尚，這一次沒有落入他的蟲術陷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啦！」

銀平看到喬太郎堵在戶棚外覺得奇怪，禁不住問他。

「你在那裡做什麼？」

「大助和奈都女在裡面！」

「喔喔……在那戶棚裡面？」

「我要進這個屋子之前，就看到門口有兩雙草鞋，而且其中一雙是有紅帶子的女人草鞋——。我心裡就在嘀咕……不久之前，我還聽到這裡傳出了一點點很輕微的聲音。」

「噢！大助比我們早一步到了這裡！」

「我也是堂堂的魔風流忍者，這種結局，我早已猜到了，我這一生最遺憾的就是沒發覺蟬阿彌扮成蜘蛛，從天花板上面偷看咱們的筆談文字。——一錯再錯的把烏骨齋也誤殺了，這真是我的敗筆！」

「不過，錯中有幸，你逮了大助和奈都女，那打算怎麼處理他們哪？」

「我把門壓的很緊，你去拿那把長柄手槍，由板門上面把他們亂槍刺死！」

「好！」

銀平伸手到牆外邊，抓起豎在那裡的黑檻槍。

一收手，長槍順勢握在手中。

本以為這是小偷來不及丟在這裡，或是獵戶使用的普通槍枝。拔鞘出來一看，噢！原來是個穗長八——九寸，藍裡帶鐵色的名貴槍。

「哇！是波平的名槍！」

喬太郎一看這個長穗，沒想到，這是枝出乎意料的名槍。

奇怪？

這個貪心的老師傅，從那裡弄來這把名槍？居然還把他放在這個破戶棚旁邊。

喬太郎還在思索這把槍的來路時——

銀平已經拿槍刺進了板面。

二槍！三槍！

連著刺了好幾下，忽然！銀平歪起脖子。

喬太郎也覺得奇怪？

「咔喳！」

倆人用力撞開板門。

但是——

迎面而來的卻是一陣冷得刺骨的陰風。

「這才是見了鬼！」

走進屋內，啊呀！

——裡面的床板被翹開了。

原來姐弟兩人趁著方才突發的混亂中，迅速地由床板下面溜走了。

「今天怎麼這麼倒霉！」

銀平絕望透了，扔掉長槍，瞄了一眼還在痛苦呻吟將要斷氣的烏骨齋之後，和喬太郎緩緩走出門外。

將要日暮了，圍牆上的藤花，飄落到跨過牆門將要離開破屋的兩人的身上。

呱，呱！

烏鴉刺耳的哀啼，還在後院此起彼落的叫著。

拔下活生生的烏鴉的翅膀，來製造詛咒箭的烏骨齋，這會兒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咒人的結果呢？躺在血泊之中，臨終前，沒一個人在他身邊。

山田的妖舞

從這個夏季開始，東海道這一帶的宿站，尤其是伊勢、志摩、近江路這附近，幾乎成了流行妖魔舞蹈的中心。

稱之為山田舞，又名神舞。

不管是那種舞蹈，都有迷惑無知百姓的魔力。

舞師彌宜帶著黑色帽子，穿著黃色長袍，肩上背著一隻象徵驅除妖魔的樹枝。

「神靈就在門前喲！」

他打著拍子，身子忽左忽右，前前後後的扭動著，後面跟隨著一批善男信女，站在隊伍前面的是戴著紅頭巾的

男、女小孩，跟著後面的是百姓，街坊上的住民，老少不分，一齊由小巷走向十字路口，再由十字路口繞入大街，一路上唱著、跳著，直到黃昏還不停歇。

傳說這個舞起源於伊勢的山田，也就是流行舞的發源地。稱之為神舞、伊勢舞。跳舞的人，跟他們所經過的街道，都可免於災禍。

而謠言是這麼傳說：沒有跳舞的人所經過的家門、街道，今年必會遭受飢餓、瘟疫的災難。

這個不可思議的謠言，立刻傳遍大街小巷。

於是，跳啊！跳啊！跳神舞的風氣，就如水中波紋似的，一波一波的擴散開，而這流行的舞也就傳到了東海道的近畿。

今夜——

從膳所的城下，往菊之濱附近，就有這麼一隊像是害上流行病的隊伍。

快來呀！快快來呀！

東神哪！抵住西邊的神哪！

再來呀！

神舞趕走西方喲！

快來呀！

鈴聲、榊樹、頭笠、扇子點綴著每一個角落。

狂舞人群的隊伍，有時在同一個地方聚集舞蹈，忽然之間，又像落花似的散開各處，如浪濤似的長龍就這樣往義仲寺的方向行走，漸漸地消失。

就在這個夜裡——

一個石山的後山附近，不知是誰往天上放了一些中國傳來的煙火。

在這同時，瀨田的橋上，站滿了觀望的人群。

「噢！是神火啦！大神宅在顯靈啦！」

就像看到奇蹟似的，每個人一直仰頭，感激不盡地望著，直到滿天的火花在空中消失為止。

「哼！全是騙老百姓的把戲！」

眞田大助獨自靠在橋欄杆旁苦笑。

隔著不遠的地方，奈都女正被美麗的鳰湖湖水迷住了。

大助回頭問道：

「姐！你看到了剛才的舞和火花嗎？」

「……看到了！」

奈都女漫應著，但是此刻她只希望仍然留在耳邊的瘋狂跳舞聲立刻消失。

「多恐怖的陰謀啊！從伊勢發起這種神舞來欺騙百姓

，都是駿河家康的詭計，國泰民安之時有祥瑞，國疲民之時就有妖兆出現，完全利用人性的弱點，這都是關東的反間苦肉計！」

手放在橋欄上的大助，面色紅潤，說話的聲音也鏗然有聲。

「如此愚蠢的祭神法，能夠得到什麼苦肉計呢？」

奈都女，不愧是個女孩兒家，她在一旁仔細的推測著，一點兒也不急躁。

「……剛才那個歌，沒忘記吧！」

大助一肚子不服氣，用拳頭打著橋欄杆。

「你想想看剛才那些歌的意義！把西方大阪城變為邪神，家康自己好僭越幕府。打了勝仗百姓才有好日子過。換句話說，豐臣家的滅亡是天意。為了佈置將來的僭位，現在就散播他的功勞……」

奈都女激動得無法再說下去。

大助也紅著眼睛，把頭低下伏在欄杆上面。

啾啾……

痛苦的哭泣聲——

「家康，給我記住，總有一天……」

大助，他咬緊自己的手，內心在狂嘯著。

他忍不住地朝著大阪城哭泣：

「右府秀賴公——，請你忍耐……我們跟前所受的恥辱，等到扶桑掌握圖三卷拿到之後，我一定和父親堅守大阪城！」

奈都女一直默默地凝視大助發抖的肩膀，他的性情雖然可愛，但是反常的時候，也極端地危險！

留在九度山的父親的聲音，好像在耳邊廻繞。

大助的熱情固然是可貴，但是，身為姐姐的她，千萬不能感情用事。

漫長的艱苦旅行還未完成，種種未知的困難還橫亙在眼前，而祕卷卻還未拿到。無論如何，一定要堅守這個理智的態度來完成願望！

奈都女內心的激蕩混亂慢慢平復之後：

「大助呀！」

伸出溫柔地手放在他肩上。

「我們開始出發吧？」

「好吧！」

「喬太郎、蟬阿彌他們好像就在這附近徘徊，我們還是儘量趕路到矢走宿，暫時在那休息，再做計議！」

「是的！」

大助終於抬起頭。

伊吹山頂上，明亮的月光正照耀著大地，臉上淚水還

沒乾的大助，在月光中更顯得悲愴。

大助壓住沈悶的心情，慢慢走到瀨田的長橋上面。

這時，奈都女一聲不吭地蹲下身，仔細的替大助鬆開脚上的布條。

「……」

這一對手足情深的姐弟，在互相照顧之下，面對如此艱難的工作，著實叫人感動。

姐弟二人長長的背影，被皎潔的月光映在橋上——。

這時——

從橋的另一頭，出現了一個凶猛的男子。

他的速度像疾風一樣，右手抓著燦亮的東西，頭髮用茅草綁成一束，穿著打補釘的破衣服，打著赤脚，像一隻瘋狂的野狗。

看他的樣子，只有二十二、三歲，紅潤的面孔，濃眉毛，彈性十足的四肢，站在月亮下，等著他們倆人。

等到大助姐弟的影子靠近之後，一聲不響地衝上來，

「別動，爲叔父報仇！」

淒烈的叱吼聲。

如閃光般的速度，手中提著一把槍跑過來的這個男子原來是……

大助「呀……」地大吃一驚。

天狗錢

年青男子把槍一轉，抓在手中。

忽然地舉了起來。

槍管發出的亮光，刺的眼睛無法睜開，大助木然地呆住，連和他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大助把奈都女掩在自己的背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對準敵人出手啦！

對方的槍頭也出現在眼前。

那是個黑桿短槍，月光下映出鐵色的槍頭，的確是一把波平名槍。

「殺了我叔父的傢伙，快覺悟吧！」

大助這才了解他憤怒的原因。

「等一下——」

話還未講完，他的波之平槍，已經對準大助的胸前。

大助的双猛砍下去，但是，槍桿毫無受損痕跡。

倒是對方更凶猛地，攻向大助的喉管、肩膀、脚根，槍速快捷，如同火花四濺，似乎要置他於死地爲止。

大助在無法抵抗的情況下，只好節節後退。

就在後退的當兒，大助乘機把身子往後一轉，後方的

槍尖刺進了唐橋的欄杆。

「糟糕！」

盲目的用力過度，波之名槍斷成了兩截。

大助趁機喊住了他。

「等一下，你弄錯人了！你叔父不是死在我的手中——」

「住口！」

年青人狂叫不停，扔掉槍，立刻拔起約三、四寸長的山刀。

刀身很廣，是用來捕殺短距離目標，如同斧頭的一種鈍器。

「我是矢柄師烏骨齋的外甥——篠切一作。聽說有兩個怪姐弟到表叔家，然後由床板下逃走……。所以，我確認是你們之後，就跟踪你們，卑鄙的傢伙！還有什麼話好說？」

「不……聽我說——」

「別裝蒜！你還狡辯！」

青年男子此刻幾乎喪失理智，完全不理會大助的解說，舉起如斧頭般的山刀，拚命地衝。

既然如此，大助和奈都女只好聯手合力對抗眼前這個強敵。

不過，這個叫一作的年青人，舉起短山刀，自顧自地在那兒消耗體力。既不像劍道，又不像小太刀法，只是獨特的一種動作而已。

大助、奈都女從未見過如此這般的劍士。——不，應該說是如此奇怪的刀術。就是在道場，也未曾見過。

「一作啊！聽我說——，弟弟所說的一點也沒錯，你千萬別弄錯人啊！是其他的人殺了烏骨齋！」

奈都女一面爲弟弟助陣，嘴中還勸說一作。

「你—你說什麼——？」

篠切一作好像突然清醒了似的往後退。

「殺死叔父的人，……不是你們？」

「不錯！我們是有到你叔父家，剛巧那時有個叫來喬太郎的浪人也來了，因爲我們不願意和他碰面，所以躲進了戶棚裡面。」

「噢！……床板被打開？」

「後來，喬太郎誤殺了烏骨齋，這件事我們比你清楚呀！」

大助也跟著奈都女解釋著。

「你看看！我這把新藤五之刀有沒有殺過人的痕跡？喏！這就是證據呀！」

「噢！原來如此。」

一作開始後悔自己方才的魯莽衝動。一句話也不好話，只是盯著大助的刀看。
　就在這時，一作看到鐵鍔的鑲嵌、金輪和眼用線，及六個錢紋之後，再望望大助的臉孔，說：
　「啊！……可能是……」
　他忽然把山刀掉到地上，立刻跪下一隻脚。
　「你們兩位是眞田的子女——？」
　「我叫大助，你知道嗎？」
　「呀！大助少爺，那麼旁邊的一定是奈都女小姐囉！啊！抱歉抱歉，請原諒我剛才的過失吧！」
　他的態度立即轉變，與方才的衝動判若兩人。
　原來——
　烏骨齋和一作是叔父姪兒的關係，但兩人的個性完全不同。
　烏骨師在使用「本田藤六」本名的時候，是大阪城專任的御用箭師，然而他是個只求利益不知義氣的人。一作幫他專做削箭的工作，但他的內心，是忠心耿耿地對待大阪城，滿腔熱血向著西軍。
　烏骨齋由於利慾薰心被逐出大阪之後，隱居在江州。雖然一作在叔父家工作，但爲了大阪城的事，叔姪倆時常爭執議論。
　一作每天有一定的時間上陀羅尼峰採藤條，今天也和往日一樣，背著小山堆似的藤條回家時，發現家中突遭變故，只聽到鄰人說，認爲這兩人就是殺死叔父的兇手。
　雙方的誤會澄清之後，發覺一作是個値得敬愛的人。
　尤其是他的心向著大阪，如果一旦發生緊急變故時，立刻會站在陣頭前，爲豐家效命。
　「大助少爺！請你忘記我剛才的魯莽！」
　「好的！那麼……你以後……」
　臨別之時，一作懇切地哀求著。
　「叔父既然離開了人間，我要回去整理一下房子、烏鴉群。爲我自己的將來，我打算出門條業。然後還要去找殺死我叔父的仇人——來喬太郎。」
　「他是一個鼎鼎大名的魔風流忍者，如果發現了他，你自己千萬要小心！」
　「是的！謝謝你的吩咐！」
　一作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掏出藏在懷裡的一張紙，紙上濺滿了血跡。
　「這好像是叔父的筆跡，到底寫的是什麼啊？——」
　姐弟倆一看，果然是不久前和喬太郎筆談時寫的一張紙條。
　關東妙義山洞門的岩壁面——。

　「喔！這幾個字正好告訴我們要找的地方。來喬太郎、蟬阿彌們可能已經在路途中囉！」
　「那麼，我先回去處理一些後事之後，立刻追到妙義山。不過，看目前街上流行歌舞的情況，關東附近的會戰隨時會發生，到那時候，大助少爺，你呢？」
　「父親曾經命令過我，到時候立刻趕到大阪城的城壕邊。」
　「我篠切一作，談不上有什麼奇才，到時候，我一定趕到陣前——」
　「噢！」
　大助得意地回頭望著奈都女，說：
　「姐！把黃金錢符交給篠切吧！將來做爲我們約見的標識。」
　奈都女立刻拿出一張鍔形的黃金錢符。這是眞田的忠臣心腹們，隨身必帶的天狗錢。這也成爲同志們的徽章。
　黃金錢的洞口四周，寫的有僧、正兩個字，眞田同志間，稱這個東西爲天狗錢。這些東西是幸村私自製造的。
　平時還看不出來，一到緊急的時候，天狗錢就發揮作用了。
　篠切一作得到意外的約會錢符之後，飛奔似的回到瀨田的家。大助和奈都女，踏著月色，往妙義山的方向趕路。

第九篇　道中篇

澁柿的去向

大助和奈都女兩個人面對這一趟艱苦的旅行，只有內心乾焦急，別無他法。

今天走五里，明天走三里，有時候四、五里的路，由於迂迴曲折，要走上十幾里，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到達可投宿的地方。有時也會遇到有兩、三天的時候，非得待在客棧裡，耗上幾天苦悶的日子，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在東海道一帶，以濱松和駿河爲中心至江戶爲止，全是親王、將軍的隱居所在，全在家康的勢力範圍之內，街道的角落、橋頭、渡頭、山頂、湖口、城門，到處都沒有關卡。

除了在客棧內可見一、二組武將之外，其他都是家康旗本（註）下酒井，或是本多的人。

（註：旗本是江戶時代武士的一個等級，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進見幕府將軍的一個職位）

而在街道上來來往往的武士、行人、官差，全都是家康手下的人。

這對大助和奈都女二人來說，無異於是在敵地旅行，一點兒也不敢輕舉妄動，而遭遇到這個局面的人，才能眞正體會出行動不自由的困擾。

二人一路越過了新居關卡，路過浜松城，待渡過大天龍河時，已經是入秋時分了。藍澄澄的天空，不時有紅蜻蜓群在飛舞著……。

「姐。」

從渡船下來，正要從河灘往堤防上走的時候，大助拉著奈都女的袖口說：

「我們到旁邊的小路去，稍微休息一下吧！」

原來遠處的街道上，有一大隊像是關東方面的諸侯隊伍，拿著武器，個個戴著草笠形的頭盔，威風凜凜地正往這裡走來。

奈都女立即猜到大助的言下之意，是爲了要避免與這一隊伍正面撞見，於是跟著大助轉到旁邊的小路去。

河邊開滿了火紅的石蒜花，在一片夾雜著銀灰色蘆葦

的草原角落，有一間空屋子。

兩人見裡面沒有人在，就坐了下來。

空屋子的牆板上有個像被鋸開似的，當作窗戶的洞。從窗口望出去，透過兩、三根伸展於空中粗大的黃松樹枝，可看見天龍河上被一層薄霧籠罩著。

已經秋天了，秋之水……

奈都女面容疲累地斜倚在洞口，望著窗外初秋的景色。

大助跑進了對面的竹林裡採了紅潤潤的柿子回來。

這紅柿子外表看起來雖然晶瑩剔透，所以大助忙用小刀切開來想吃，然而柿子裏卻露出了青澁澁的柿肉。

「不行，不行啊——」

大助笑著抓起另一個柿子，朝著河灘的空中扔出去。

奈都女微笑地望著弟弟由手中扔到天空的柿子。

柿子如個小球似地往河灘中間落下去。這時正巧他們爲避免撞見那一隊隊伍的先驅剛好從堤防上走下河灘。

「希望不要掉到那邊才好——」

奈都女看見此情形，不禁揑了一把冷汗。

可是偏偏事出湊巧，扔出去的澁柿子正好不偏不倚地掉在一個先驅武士的頭盔上，頓時被砸碎，稀稀爛爛地從頭盔上流下來。因爲距離隔得比較遠，事出突然，武士的吃驚的喊聲雖然聽得不很清楚，不過也能想像得出，柿汁流得滿臉的狼狽像，而且一定是一面抹著臉，一面大聲漫罵——。

先驅的武士停住了腳步，一行隊伍就在河灘中散了開。其中有一個像是這隊伍的主將，威風八面地跨坐在馬上，半白的頭髮束在腦後，身著黃色的盔甲，腰佩太刀，還有跨下閃亮的馬鞍相襯，從老遠的地方都可以分辨出來。

——當時的諸侯一行人，在平時也是穿著戰時的服裝。

在主將的四周，有戴著塗著油漆頭盔的數十個小兵，還有二、三匹裝配得像是重臣的坐騎，不計其數閃著銀光的槍頭圍在他身邊打轉……。

過了一會兒，主將下馬了，像是要等渡船的樣子，一行隊伍排列著往河邊行去。

被秋日的陽光照得閃亮的馬具，天空中亂飛的紅蜻蜓群，河邊的秋草，天龍河清澈的河水……多美麗的秋！

「啊！他是市正！」

大助看見主將身旁一位穿著鑲有金色花紋衣服的武將，忘了自己剛才惹的禍，從小屋的板洞裡伸出了頭，忘情地喊著。

這個人從前爲了要見父親去過九度山。嗯！的確不錯

，他就是攝津茨木的城主——片桐市正且元。

「哎呀！別嚷啊！快躲進來！」

奈都女慌慌張張地把大助拉進小屋裡，自己再向外瞧瞧，剛在那個被澁柿子打到的武士，好像在找闖禍的主犯，正和另外四、五個伙伴，還在河灘上亂轉。

正在這個時候，河邊忽然傳來了「哇！」的一聲，本來已經發現大助的武士們，聽到喊叫聲，趕忙回頭，丟下大助跑了回去。

秋葉修行者

且元被任用為方廣寺大佛殿的工程總監督，因此也是大阪城和駿河家康之間的協調人物，時常往來這附近。

今早一支隊伍全副武裝後，從藤枝的旅舍出發，來到了這天龍河畔。

他從前曾受過豐臣秀吉的恩惠，當時天正時代，同被重用的還有福島和加藤二人。他是紅過一時，賤岳七槍之一，武藝高強的名將，但是如今也是個年過半百的老人了。

他心底也暗藏著許多說不出的苦衷，他時常哀嘆豐臣家將要崩潰的命運，又因為目前大佛殿工程建造上種種問題，受到阻礙，更是憂心忡忡，所以且元滿面愁容地騎在馬背上。

隊伍的前面已經開始騷動了！各自脫離了隊伍，極無秩序，爭先恐後地往渡頭走去。只有且元一直是騎在馬背上，沒有下來休息，一直等待渡船的準備工作完全弄好為止，他一直讓自己的坐騎悠哉地啃著河邊的青草，自己則沈醉在附近的秋景中。

正在此時，小屋後面忽然衝出一條飛也似的人影，直衝且元而去的暴徒。躲在小屋裡的大助和奈都女也同樣地被嚇了一跳！

這個歹徒剛才還和奈都女姐弟二人同乘一艘渡船過來。

他背著一面天狗的面具，手中抓著一根錫杖，由他白色的旅裝看來，是個秋葉山的修行者。

「且元！」

「你這出賣豐臣家的叛賊！忘恩負義的東西！今天就讓你在塔之助的刀下一死謝罪吧！」

說著，大刀如閃電似地朝且元砍下——

「你胡說什麼！」

「拍！」地一聲，鞭條自馬背上對準了秋葉山修行者的肩膀狠狠地抽了下來。

「啊——」

年邁的且元不愧是身經百戰的沙場老將。

修行者喊了一聲，皮鞭抽到手背上，手中的刀也隨之震出，飛過了且元馬上的鞍，掉在地上。而且元的坐騎也被刀光所嚇，驚慌得抬起了前蹄，似乎要踐走跟前刺殺主人的刺客似地……。

「刺客——」

且元手下的人立刻擁到刺客身後。但是一陣廝殺，終究敵不過他的武功，紛紛倒在被鮮血染紅的馬和修行者之中。

「且元！你給我記住！」

行者露出了憤怒的眼神，一把抓住要轉過去馬首的轡。

「喝！大膽狂徒！」

「是刺客！別讓他靠近主人！」

忙著準備渡船的部下，忙著尋找丟澁柿的人的武士們發覺情形不對，立刻丟下自己的工作，紛紛跑到此地來。

「眞是無理取鬧！」

且元一腳踢開暴徒的肩膀。

馬轡上的小鈴一陣亂響，馬又往後回到了原處。

「刺客！」

掩護主人的四、五隻長槍，立即擋住了刺客的去路。

「呀！少嚕嗦——」

修行者的眼光一直盯著且元，一直拚命想衝出擋住他去路的槍桿。

明朗的秋天白晝，霎時變成了可怕的戰場。陣陣秋風裡帶著令人作嘔的血腥味，天空中飄來了幾片灰雲，赤銅色的陽光，透過雲層，照在河灘上，更增添了幾分恐怖的氣氛。

「啊！那麼多人……」

大助和奈都女被這悽慘的景象吸引住了，身不由巳地走出了小屋，二人站在屋簷下眺望著。雖然是別人的事情，但是奈都女就憂著秋葉山修行者的安危，不時替他捏把冷汗。

不久，修行者白色的影子，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突出重圍，趁機逃了出來。

他突圍之後，仍然朝著且元疾奔過來——。

祈求和平的老英雄

在多數官兵的包圍下，再大膽，如魔神般的勇猛之士，想要挨近自己目標的身旁，談何容易！

背著大天狗面具的秋葉山修行者，一個人單槍匹馬，面對群衆苦戰，漸漸地他似乎已經支持不住，陷入十分危急的局面。

「啊！危險！」

大助也十分替他擔心，內心也在不時地爲這個獨力奮戰的修行者加油。

大助起初以爲馬上的諸侯是德川方面的來人，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大阪城鼎鼎有名的大將片桐市正。他過去和父親有深厚的關係，奈何大助同情孤寡的修行者，但是也不能夠抱怨這一位老將，更無奈他是大阪城的要臣。

但是，話說回來，對這一位要臣的突擊者值得同情嗎？大助心中十分爲難，進退兩難之下，只有等待事情自然發展。

正當此時，修行者已覺得無法抵抗，立刻跑出重圍，跳進天龍川的激流裡。

「噗通！」河中濺起了很高的水花，消失了蹤影。

「喔──」

奈都女的心裏不知有何感想──水花濺起時，她整個人像是被吸走了魂似的，跑出了五十來尺距離外的地方，失神地看著天龍川湍急的水流。

她一直看著跟著追到河邊的武士們，一直望著跳入河中白色的影子，直到消失爲止。不多時，她滿臉疲倦憂愁轉回頭來。

武士之中的三人回過頭來時，有三個人發現了站在遠處的奈都女和大助，不分青紅皂白地就認爲他們是和剛才的刺客同夥，硬要把他們拖到且元面前去問罪。

「既然懷疑我們，我們也只有去見市正了！」

奈都女一面防範著弟弟有衝動的舉動，一方面又客氣地應付這幾個亂抓人的武士。大助心中當然也和奈都女一樣有相同的想法，認定了只要見到且元，一切的誤會，自然可解決。於是姐弟二人跟在狂妄的武士後頭。

「啊！九度山的姐弟二位，你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且元見到他們兩個，大吃一驚，立刻叱責部下的武士辦事莽撞。

那幾個武士一聽他們是眞田幸村之子，頓時抓著他們的手腕的那個武士也嚇了一跳。大助心中暗暗覺得好笑，這個抓著他倆手的武士，就是不久前自己不小心把澁柿子投到他頭上的武士，不過大助心想在這個情況之下，也不好意思向他道歉。

「市正前輩，恭賀你貴體安泰！」

「唉！老嘍！不如當年啦！只不過是現在困難當頭──

──年紀大了還是可以多盡一點兒力量。」

「不過還是要恭喜你，剛才那個刺客沒有刺傷你！」

「……萬幸！萬幸！」

「那個人到底是何人物？」

「他叫伊吹塔之助，是個死心眼，固執倔强的恐怖分子，是個浪人，我已經被他突擊過四、五次了！」

「嗄？已經有四、五次啦？」

姐弟二人疑心重重地皺起了眉頭。

「嗯……」

且元溫和的臉孔上也因皺眉而起了皺紋。

「一次是在大阪城的濠溝附近，一次摸進我家裡，還有一次是我在監督大佛殿工程的時候，那個塔之助收買了抬泥土的工人來偸襲我……。」

且元好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一般──。

「可是，爲什麼每次都沒有辦法抓住他，反而都讓他跑了呢？」

大助對這個疑問，覺得難過，不得不問出個究竟來。

「對我來說，他的確是個强勁的敵手，但是對這麼一個意志堅强的人，既不能逮捕他，又不能殺掉他──我實在也不願意傷害這麼一個人……。」

大助聽了反而一頭霧水，更是無法明白且元的意思。爲什麼且元一點都不恨這個已經突擊他四次的刺客？──他百思不解地抬起頭看著且元。此時，且元正打開藏青色的紗扇，好像在扇子上寫什麼東西，然後抬頭若有所思地喊：

「大助少爺──」

他用眼神暗示他。

「是。」

「聽說你們二位是受了幸村之命，爲尋找三卷扶桑掌握圖，所以才出來旅行的？」

「咦！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我見到了木食上人，是從他那兒聽來的消息。──不過，你們在旅途中，必定要多加小心！」

「謝謝你！」

「尤其最好是不要經過駿河城下。因爲我曾爲了大佛殿的工程，去過德川那兒，曾在駿河城中待了幾天。我看到來喬太郎鬼鬼祟祟地在活動……」

「喔！來喬太郎，他──」

「我想他可能會在那兒埋伏。幸村公的子弟當然是不用擔心，可是，現在你身負重任，在大事未完成之前，還是要多多保重自己！」

「謝謝你的忠言，那麼，我們就此告別了！」

他們道謝臨走時，且元又將他們喊住，然後把剛才坐在馬上寫過字的藍色紗的扇子交給大助，說：

「你們在旅途中，很有可能還會有機會再碰到剛才那一個秋葉山的修行者。如果你們遇見他的話，請把這面扇子交給他——。」

「好的，我們不會忘記，一定照辦。」

「唉！目前並不只是塔之助一個人，就連大阪城的同志們都在罵我是忘恩負義的叛臣。我是祈求和平，為了兩方的和平，來回在大阪城和家康之間奔波，才會引起如此的誤會。……怎麼說我也罷！我且元為了豐臣家一定要堅持到底，為了雙方的和平貢獻我的後半輩子。」

且元深知戰爭的悲慘，因為戰爭的發生，就有無數的百姓作了無謂的犧牲。這一位老英雄的眼角中積滿了祈求和平的淚水。

「大助，希望你能早一點找到祕寶三圖，交到大阪城，這也是為了和平啊！萬事都全靠你們二人啦！」

且元下馬，慢慢地朝渡船走去。一隊人馬在秋風的吹送下，越過了天龍川。奈都女和大助站在河邊目送這一隊人馬離去……。

他們路過了池田驛後，趕到了葛卷村，已經是黃昏時分。他們在茶店休息的時候，奈都女忽然想起且元告訴他們這一路上會遇到種種障礙，心裏十分懊惱。

大助停下來休息時，換上了新草鞋，左看右看，輕鬆地想恢復徒步所帶來的疲勞。

奈都女悄悄地從腰帶的小袋裏，拿出了黑白十二粒棋石，開始排起木食上人教給她的棋陣占易。

這棋陣到底會告訴他們的前途如何呢？……

第十篇 密探篇

眞田繩子買賣

「賣繩子啊！……紀川名產，平打麻繩！有沒有人要買——」

寧靜的秋天中午，有著叫賣繩子的喊聲。

雪白的富士山在並排著的矮房子的上方，擋住了東面的天空。

走過一片平地，就是以渡河出名的阿部川。從這裡有一條兩旁種有松樹的街道，一直通到市集上。由此地便可以看到向望城，這個城是德川家康的隱居地。也正是東海道上的重要基地。

「繩子！紀川名產——」

帶著一個深斗笠，好像是從紀州來的鄉下百姓，肩膀上掛著一個極小的包裹，在街道上徘徊著。

他從街頭走到街尾，一直在四處兜生意，但是今天的生意一直不很好，他呆站在十字路口想，過了中午以後，不知該如何打發時間。

不久，他又悠悠然地漫步。

這一次，他不再發出叫賣聲，把雙腕捲在胸前，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可能是因為生意不好吧！

走出了街道，到了人聲吵雜的市場，望著土產的紙雨衣及細竹工藝。然後走到陽光暖和的油漆店面前。看到一個好似黑人似的油漆工人，正在仔細地漆著一個木盒。他很佩服這個工人的認眞態度，所以動也不動地盯著看，像是個鄉下人首度進城似的。

然後，這個人又像是個神智不清的影子，不久之後，便轉到了駿河城的護城河，又走到城北的山邊。

這裡是守護城時比較重要的，所以護城河的寬度特別大，一般的護城河的寬度多在二百尺至三百尺之間，看這裡大概不足三百尺。

這個賣繩子的商人，靜悄悄地坐在被枯草包圍的樹根中間。然後望著映在水面上的本丸樓，五層樓的建築，顯得十分漂緻。他好似十分佩服，一個人喃喃自語。

「眞了不起！」

尤其是那個本丸樓裡面，集中了全國一半以上的諸侯

。東海道的諸州，都必須在德川家的威令之下，才能行動。而且這個老狐狸家康，對於豐臣家的遺族，巴不得一口連大阪城一起嚥了下去。

想到這裡，那個白堊城牆，白石塊的石牆，包括堤防上的松樹，都好似十層、二十層的鐵牆。

賣繩子的商人，一坐下來便立刻放下行李，打開便當。白飯中間只有一粒酸梅和少許味噌而已。

他一面望著城上的景色，一面張開大嘴巴吃飯。還好他躲在枯草叢中，就是有人經過，也想不到會有一個人躲在裡面。

所以在這裡有充足的時間，可以把水的深度，石牆的寬度，何處有水門，統統如畫圖般的記在腦海中——但是，他又不知在想什麼事似的。

望了望四週，沒有人影。

賣繩子的商人，打開了布袋，拿了一根繩子綁在一個刀護手上。

啾！這根繩子飛離了他的手，飛到對面的水門上。因爲護手的重量，繩子便慢慢的沈了下去，他便用手來量量看繩子的長度。這個看似鄉巴佬的商人，他的確是在測量水門與沿岸間的距離與深度。

「好了！」

他獨自得意洋洋的說著，然後擦乾了刀護手，又把護手裝回刀上。他壓了壓斗笠，然後從草堆中走了出來。

忽然有一個人，就在他要趕緊離開的時候！

「賣繩子的——」

從他的背後有人在喊——。

尋問

紀州的賣繩子商人，不禁大吃一驚。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回頭看看，一個被陽光照得長長的人影。一個像遊魂似的琵琶和尚，不知何時，從那裡竄了出來，在午後的陽光下看來，還是頗令人吃驚。

「賣繩子的啊！」

小和尚露出白牙齒，歪著臉孔苦笑。

「什麼事？」

他很平靜的回答，放眼看過去，只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獨眼小和尚，但是，是個來路不明的傢伙。心中對這一個陌生人，必須提高警覺。

「多好的天氣啊！」

小和尚立刻以溫和的態度說。

這對賣繩子的來說，反而太不自然，令人徒生反感而

已。

「噢！天氣是不錯！你是出外的嗎？」

「是的！」

「你叫我，有什麼事嗎？」

「我是要厚著臉皮，求求你幫我一點兒忙吧！你剛才放在袋子中間的那些眞田繩子，請你賣給我三尺。我掛在肩膀上的琵琶繩子，好像快要斷了的樣子……」

「這要皮繩子才行呀！眞田繩子太難看了，不太適合！」

「不！這繩子只是備用的，我是以防萬一時，能夠換一下，請多幫忙！」

「看樣子！你現在的繩子還很有用——」

「求求你，一定要賣給我一點——」

眞是個奇怪的傢伙——。

賣繩商人一言不發地，半睜著眼睛看著他——，小和尚抬起頭，又露出一隻白眼，怪模怪樣的笑著說：

「能不能賣給我？」

「……」

「原來是該賣的繩子被水沾濕了，所以不好意思賣是不是？打開袋子讓客人看看沒什麼關係吧！哈哈哈——你眞是個怪人，自己的貨故意往水裡丟，眞是太可惜了！不！是太可怕了！你做了一件令你後悔一生的事——」

靜靜的聲音，但是卻是一句句諷刺到了骨裡的風涼話。

賣繩子的臉，在深斗笠後面已經漸漸露殺機。把剛才裝好的大刀握著，準備出鞘了。

「賣繩子的啊！」

小和尚又向前走了一步，他到底是知不知道前面已有一隻猛虎？

「你應該謝謝我，我們兩人會在這裡見面。」

「你講的是什麼意思？」

「你不要裝糊塗好嗎？」

「你說的話，我一點兒也聽不懂，你可能是弄錯了！」

「既然你不懂！我便告訴你好了！探索城池是國法所不容的頭號罪犯。不過那是武士才有資格干涉的，我沒有資格干涉你，哈哈哈……請你放心！」

「原來你是在我後面偷看——」

「沒錯，我變成一隻如枯柳樹葉般的螳螂，躲在你的頭頂上，看清楚了你的一切行動。……這樣說：你一定會覺得奇怪而不相信吧！告訴你吧！我是一個蟲術師。你認爲四下無人，而就是這個想法使你犯下了大錯……」

蟬阿彌語出一半，擺出一付等待敵人出手攻擊的姿勢。但是賣繩人是不會糊塗地隨意出手的。他想……和這傢伙一味地糾纏，不但對自己不利，而且浪費時間，乾脆，不理他，走開算了。但是如果他到城內去告密，那就糟了！

於是他想和蟬阿彌和解，而改變了口氣。

「不……即然被你知道了我的企圖，我甘拜下風。不錯，我是在找門路。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用意，閣下必非普通旅途中的琵琶師。請問大名？」

「密探？」

「客氣客氣。那麼，請問你是那裡派來的密探？」

「對！我對您心服口服……」

「你在給我帶高帽子……」

「換句話說……就是間諜。也就是探子！」

越來越嚴厲尖銳的逼問，賣繩人落入了如此的困境。他的深斗笠，背上的行李，在面對著那小和尚時，反而變得毫無用處。於是他乾脆說明自己是受了大阪城執權大野治長之命，來這裡探索的間諜。

名叫奧村六之丞，是伊賀組中的人。

「原來如此……」

蟬阿彌雖然逼得這一個伊賀組人，說出眞像之後，內心反更增加一種優越感。

「那麼……我想老實地告訴你吧……不過，這附近實在不方便，我無法平靜下來。這樣……我們找個吃中飯的地方去……」

他不知心中暗藏著什麼鬼計。帶著伊賀者六之丞，在十字路口的酒店吃飽飯之後，走到了草薙神社的境內。靜寂的前殿後面，長滿著楓葉樹。這裡絕不會有人來。

蟬阿彌在台階，奧村六之丞往廻廊同時地坐下來。

突然，蟬阿彌說……

「明知大阪城會滅亡，你還肯爲他們犧牲寶貴的生命，眞是太笨了。

「這一、兩年之內，大阪城一定會滅亡。豐臣家滅亡，秀賴公天生就一副短命像……」

六之丞，你再考慮考慮……。不如幫著我今川蟬阿彌，趁著這場大風波，完成些大事業。這樣說法，你一定會以爲我這個旅途中的乞丐和尚，在說瘋話！其實，我是……」

向四周掃視一會又說……

「別看我如此的落魄像！我就是義元之孫，今川三四郎。」

鐵牛舍的身子一縮，露出一臉吃驚的表情。

妙義的太郎，居然胆敢到這來！眞是令人好笑！

「這話等下再說！大助少爺，這個敵人是我所夢寐以求的。他正是我從生下來至今，日思夜想，難以忘懷的殺父仇人！」

「好！去殺他！」

「多謝！」

但沒想到鐵牛舍葛鼓在這一刹那之間，居然身形一變，照例用他那妖幻的法術力，遁身飛起。

「惡魔！邪道的弟子！從師父處沒有修得正果，只學得一身邪術。自食惡果的壞蛋！木食來此以佛門正法來處罰你！快束手就擒！」

是誰？

從天上傳來的聲音！

「呀！」

在吃驚的當兒，仰頭一看，自己前面的大岩石上面，站着一個長長白髯，穿着雲遊僧外套的老和尚。

「啊！你是高野的舊師傅，木食上人！」

鐵牛舍像是隻被捉住的野獸般說，脚已發軟。

「你是不是那個叫鐵岳的，十餘年前從高野的御山逃走的邪道弟子？此後，你修練邪術及妖法，躲在妙義的深山中。我們在這裡相遇，正合佛家所說的因緣——惡因惡果，十方碧明，你的妖術已經沒有用了！快納命來葛鼓！」

「噢！呀！」

「太郎！去！」

「是！」

太郎抽出秀賴所贈的短刀。

「永難忘懷的殺父之仇！」

說着，便斬了下去！

在師傅面前，正義之前，明朗的太陽下。

惡魔的意志已衰弱了。

水天茫茫

像一隻猛獸被殺了一般，惡道士的血噴了出來，灑在地上。大地都爲之振動。

「殺的好！太郎！」

大助及木食上人脫口而出。太郎的眼睛中含了悲淒的眼淚，用脚踩在鐵牛舍尚在起伏的胸上。

「父仇！」

刺下最後一刀。眼淚立刻如泉水般湧了出來。

他以沈重的語氣，說完之後，一直瞪著六之丞。

到底義元是何人？太突然！六之丞全然不敢相信他的出身。

然而，看到這一個獨眼小和尙立卽顯露出一本正經的態度，不由得確認他有非凡人的長處。

原來他就是東海的名家，豐臣織田家以前的勇將，治部大輔今川義元的後代。

他只是露出驚奇的臉色，不敢吭氣。

「……我父親是今川氏眞，對我祖父而言，他是個不肖之子。在他手中而家破人亡的。國是被家康吞併，而我是在遺臣暗地的保護下，長大成人。對我而言，這是多麼坎坷的遭遇啊！所以我抱著希望流浪諸國，爲的就是今川家業的復興，洗盡我祖父義元的污名。」

說到此時，他那隻獨眼燦曜而流下激動的淚水。

說完身世之後，他透露出目前他手中有扶桑掌握圖其中的水虎卷。還有妙義山一卷。又藏在駿河城內的鳳凰卷。有了這三卷，那埋在心中的希望，是絕不難實現的。不管如何艱苦，也要把另外二卷拿到手。

「我正爲著這個事情，在苦惱著……」

他嘆了一口氣，然後低下了頭。

「噢！我明白了。」

聽完之後的六之丞也隨著他，發出了一聲沈重地哀嘆聲。

「好的，既然你告訴我這一切的祕密，我決定放棄大野委託我的間諜工作，爲你盡一臂之力。」

「謝謝你，一切託你幫忙。在城內的鳳凰卷，是放在裡面的書房，家康寢室的隔壁。我用盡了不計其數的蟲術進去過，但在夜巡武士的嚴密戒備下，我毫無法子把它弄到手。每天我站在護城壕旁邊，想盡了辦法……。今天，意外地遇到你，心想若是有個幫手的話，我一定能成功。還請你對我的無禮，多多包涵。」

「哈哈……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你決定什麼時候……」

「今晚，九刻……」

「一言爲定。那麼……我們就此分手，今晚再見。免得在一起惹人注意。」

「當然，當然……那麼，一定……」

「絕不失信……」

賣繩的六之丞，此時乾脆答應，然後大踏步的要走。而蟬阿彌卻故意裝出想到什麼似地……「等一下」，招招手，叫他回頭。

「什麼事啊？」

他一暫停。蟬阿彌交給他手中的一粒黑藥丸。

「請你立刻吞下去……」

「這……」

「說實話，我爲了防備你如果不肯合作的話，就不再讓你活下去。所以，剛才在酒店吃飯時，我把百花蛇毒藥放進你喝的茶中。若是忘了這事，可不得了。等一會兒，毒性發作就來不及了。請趕快吃下這解毒藥吧！」

蟬阿彌神色泰然，一副無所謂似的……

急急忙忙把黑藥丸吞入口中的六之丞，藥丸是苦澁地，但對這不知底細又陰險詭詐的小和尙，從心底深處產生的莫名畏懼，使他不禁起了個寒噤。

兩個人，發誓合作後分手。

境內無人聲，一切靜淒，楓葉的色彩，顯得特別鮮艷。清水之音，高長的杉樹間，傳出那淒苦山鳩的哀啼聲。

然後……

在前殿的床下剛才睡醒，否則就是在偷聽……扔開草蓆，眼望著站立四周浪人，身穿滿是灰塵污漬的勁裝，持著白木杖，背上背著那被楓葉樹映照下，反比楓葉更紅的大天狗面具，徐徐地往外爬出的男人。

他就是在大天龍的渡河邊，行刺那從駿府回來的片桐市正隊伍後，而跳進水中逃走的伊吹塔之助。

赤紅的角鷹

前門有虎，後門有狼。別慌！忙亂是會招引災禍的。

奈都女投擲的那十二黑白棋名，有著如此的暗示。

大助提心吊膽地經過東海道的平安路徑，還不如走冒著處處有關卡危險的山路，才能早些趕到目的地。他拚著命，一心一意地往上州妙義山頂上爬。

別慌……

奈都女，記住棋卜。不准大助任性地行動，而又哄，又騙地……越過不計其數旅宿站，到了駿府城下。

今天……就是到達城下的第一天。

姐弟二人在納戶町交叉口，猛然間，碰上了巡邏的官差。官差們回頭瞄了一眼，低聲耳語道……

「噢！怎麼越看越像……」

「嗯！和人像畫一模一樣，跟踪他們……」

「如果眞是他們的話……」

「冷靜！不要隨便亂來，看清他們投宿的客棧之後，馬上去衙門報告。」

「好的！知道了。」

滿臉凶像的商人，和官差分手之後，如一隻獵犬似地

立即跑開。當然是朝著奈都女和大助兩人的背影而去……

他是駿府衙門所屬的密探，名叫角鷹仁介，在城中是個極活躍的人。

不久之前，他從同事和官差手中獲得由城中發出眞田姐弟二人的人像畫。

「如果沒看錯的話，這一下可眞要發筆橫財了……」

仁介起初只是在街上無意中，看到眞田姐弟二人的側面像貌，使他不敢肯定自己有如此的好機會。但等他走近一看，果然沒錯，他對自己的判斷有了相當的把握。

「沒錯！就是大助和奈都女……」

衙門早有通報，凡是逮住眞田姐弟的人，最少也能得到幾百兩銀子的賞金，而且從大御所那裡也有同樣的通報傳於市井間。角鷹忽然心中產生無名的驚喜。

他對對付眞田姐弟，而使用的方圓流小具足（註）之術，有十足的信心。如今要他把這個大好機會，白白的送給衙門。他不由打心底的不願，我才不會是如此窩囊的廢物呢！（註：小具足乃甲冑附屬品之總稱。）

「我一定要憑我角鷹一人之力來捉住他們……」

若是能逮住大助，奈都女是個女流，更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將他捉住的。

起了貪慕名利而野心勃勃的仁介，機警而謹慎地從街巷的角落一直敏捷地跟在眞田姐弟的身後。

正巧此時。

從某一個飛脚問屋（註）屋簷下，以如飛燕般的速度跑出一個年青人。

（註：飛脚乃江戶時代以郵遞信件、轉運貨物爲業的人。飛脚問屋乃江戶時代的轉運公司。）

仁介覺得奇怪，歪著脖子呆了半晌。在慌亂中見到那年青人似乎在跑出來前留下了數句話之後，才跟在自己身後走。

角鷹意外極了，沒想到自己身爲密探，還會被人跟踪。

另一方面，走在前面的大助和奈都女，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身後有如此兩個男人在跟踪……

被追踪著。

街上角落那裡傳出打鼓聲。

黃昏，日將要落入西山，是七刻時分吧！如往日一般的規定，過了七刻以後一律不準旅人進城，而在城中的旅人也不能在街上行走。

到那去找客棧……

兩個人低聲商量之後，盡朝著孤寂荒涼的街角去尋找不惹眼的客棧。

街道的三叉路口有一座土橋。

兩個人走到此地時，從身後突然傳出一聲尖銳的喝聲。大助一回頭，刹那間，鉛球方圓流之快繩隨著風向，繞上了大助的脖子。

「呀！」

緊要關頭，立刻抓住自己的喉管。

鉛球捕繩團團地有如活生生的東西似地綣住了喉管。而手臂有如硬粗鐵絲似地圍著脖子。

「大助，投降吧！」

角鷹仁介站在遠處，正在得意時，這一切的情況，突然又變化了。在如起了一陣旋風似地瞬間，「呀！」

血淋淋的角鷹，丟棄手中的捕繩與其他東西，盲目似地往三叉路西邊小巷裡逃走。露出那被血污染成鮮紅色的背影。

「那是什麼東西啊？」

大助解開肩上的三根痲繩，呆了一會兒。而奈都女已經發覺那站在面前，面露微笑的青年。

「大助少爺！」

「噢！條切……」

原來那一直跟踪角鷹，而在緊要關頭對準角鷹後背發出飛刀的青年，就是在近江瀨田的路橋上分別許久的箭師烏骨齋的外甥，條切一作。

「二位要趕緊想辦法躲起來才行。這裡是駿府家康的轄區，一時一刻都要提高警覺……」

「剛才那人是巡邏的密探嗎？」

「很可能……」

「不過！一作你是如何會在這裡的……」

「自從瀨田告別之後，我就回家料理家事。後來，爲了尋找殺我叔父烏骨齋的凶手——喬太郎的去向，而追踪到了駿府城中。不管這些！我問你們……二位不是正往妙義山趕路嗎？爲什麼……在這裡停留呢？」

三人併著肩談著，正想走……這時，從不遠的四方小巷中傳出一聲「啊！」的聲音，有如暴風般的緊迫三人身前而來。

「呀！」

負傷而逃的角鷹仁介，趕到衙門報告後，領著捕快從交叉路的四方，緊迫三人而來。

噢……三人發覺時，已是無路可逃了！不過，大助仍以極冷靜的態度，關念著姐姐的安危。

條切已拉開架式，等待敵人的攻擊，手中拿著他獨特的兵器——斧刀。

黑暗中的偷兒

距離城下較遠處的一座村莊，村莊角落稻田邊有四、五戶百姓房子和竹林。竹林的旁邊，有一間被柿子樹、朴樹包圍著的奇妙房屋。

四面的屋牆、大門、廂郞，連同地板統統被塗成了黑色。而房中的人，盡是盲目的瞎子和那些專程來訪，次晨離去的旅人。另外就是那些手持杖桿的檢校（註），總之，都是一群眼睛不方便的人。

（註：檢校乃授與盲人的最高官名。）

附近的人都叫這個房屋爲瞎子房屋或是盲人房屋。

傳說……

如此的盲人房屋在諸國大半的城下必定有一間。而盲人由於持有特許權的原因，領主們對這裡都特准不必徵稅。不過，這個盲人房屋，有義務讓往京裡去的檢校，或是旅途中的盲人藝者，免費招待他們過夜。而平時都是一些地方上的窮人和小瞎子們在裡面住宿。

「哈哈哈哈……今天是最痛快……最有趣的一天……」

剛回到這個黑色房屋的蟬阿彌，走進房中後，獨自抱著肚皮，高興地說著……

「噢……越想越痛快……」

「師傅，什麼事使你如此高興呀！」

聽到他的笑聲，從房中徐徐集中的一群盲人。其中有一個帶著柿色頭巾的瞎子老大，和一些一模一樣的盲人。

「是這樣！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今天，我和往常一樣，站在駿府城的城濠邊正在沈思時。剛巧，遇見了和咱們一樣探基地的間諜，當然，是大阪城那裡來的傢伙……我騙了他，讓他落入了陷阱中。」

蟬阿彌比手畫脚地告訴大家……他如何用手段騙了那個伊賀人—六之丞進入草薙神社的一切經過。

「噢……咱們師傅的才智眞是了不起！」

瞎子們一起歪著脖子，聽得津津有味。

「那麼……今晚的約會……都是假的……」

「當然是一個騙局……」

蟬阿彌，輕鬆地笑著說……

「如果大御所中的鳳凰卷，那麼簡單偸出來的話。那早就落在我蟬阿彌手中了啊！不過，像他那樣的人，在那徘徊更容易引起大御所提早戒嚴的，只有讓他去自尋滅亡了！」

「呀！」

「你們還聽不懂嗎？眞笨！我由草薙神社回來的半路，寫了一張—今夜有大阪來的間諜，會偸偸進城，請小心防備—的紙條丟進衙門裡。

「喔喔喔……他如果到了那裡，立刻會被逮捕的。」

「騙他說是白花蛇的解藥，而把篠草果給他。伊賀人立刻吃下肚去。啊！他是多麼可愛，天眞呀！」

「乾脆！把鼻屎揉成丸子給他吃，那更有趣哩！」

「對呀！我倒沒有想到這樣……」

「那麼！師傅，請問你……」

「什麼事呀！」

「你常說在桶狹間的會戰時，那個被信長打敗的今川治部六輔義元之孫。而你的姓名也是今川。關於這個事情，不會是假的吧！」

其中的一個瞎子，認眞地說時，蟬阿彌，笑出聲來……然後……

「喂！連你們也說些……肉麻兮兮的話……」

「原來這些事都是假的呀！」

「我是個以全國盲人房屋當老窩走動的小偸。你們是我的手下，如果强盛的祖先是個名將，那還得了。不過！胡說八道的玩笑別談。我的父親倒眞是眞正的野武士（註）。可惜不是今川氏眞的家臣。」

（**註：**野武士乃非武士階級的民間武士）。

越說越莫名其妙的蟬阿彌，他的鬼計，和他那三寸不爛之舌把大家弄得只是團團轉，無法相信。在這許多瞎子中，那最年幼的他，鬼計多端的把大家蒙在鼓裡，而他總是拿著假家譜，冒充義元的後代。其實他只是在盲人房屋裡打滾的盜賊。

而且還暗養了一批比自己年紀大的手下，他眞是個世間少有的天才小偸。

「啊！」

臨時想到什麼事似地！蟬阿彌命令手下的瞎子們……

「此時駿府可能正在騷亂中，我們可不能在此發呆。喂！大家趕快吃飯吧！」

「給我一份……」

他盤起雙腿坐在地板上。

大家集中在一起開始吃飯。然後：

蟬阿彌小聲地唏哩呼嚕地說道，瞎子們立即背起自己的行李。用手摸索著，遺棄了那黃昏中的盲人房屋，一起離去。

「往江戶，往江戶走！」

「這回是到江戶的盲人房屋去住啊！」

「師傅他是如何交待的呀？」

「喂！走散！走散一點兒；別目標太大。這麼多瞎子在街上走會引起懷疑……」

盲人群互相低語著，正要走出黑牆外。這時，比他們先一步走出牆外的蟬阿彌，吃驚似地略變了臉色，反身跑回牆內。

由他的腳步聲，猜得出發生了緊急事件。瞎子們轉回頭，緩慢地又回到門內，集合在蟬阿彌面前。這時，蟬阿彌大叱道……

「大家睜開眼睛！」

「啊！」

被罵而吃驚的瞎子們，立刻一起睜開眼。原來，這一批恐怖份子統統都是假盲人，是一群愚弄世間非盲人的假盲人。

但是。

其中只有一隻睜不開的眼睛。那是——

「大家睜開眼睛！」下此命令的蟬阿彌自己的一隻眼睛。

空屋的奇遇

「捕快的火把，都在城下……」

蟬阿彌從門後指著田園面對的朦朧城下。

「說不定他們已經發覺我們了。危險！不能呆在這裡，躲到街上或是上山吧！然後，到江戶盲人房屋等我……懂了嗎？」

命令一下，這群假盲人把手杖丟在竹林中，越過牆遺棄了那座在黑暗田園中孤寂的盲人房屋，如疾風似的跑走了。

蟬阿彌當然早就躲得不見人影。

但是，那令他們嚇破膽似的搖幌在城下的捕快火把，自此並沒有過來。

原來，那是正在追趕逃走的大助、奈都女、還有篠切一作三人的火把。

城下的大小城門統統關閉了。衙門的警示板上寫滿了通告。眼前搖幌的捕快群，出現在各叉路上的關差。和那被追趕至深夜的大助……

可能，不知在何處已筋疲力盡，無法脫逃，而被逮捕……

「跟著後面來……」

「他對駿府城的執念太深。」

再說，奈都女的處境也非常危險……

她能否安全地脫離這個困境……

另方面，那人去樓空的盲人房屋，淒涼地發出奇怪的聲音，隨風傳了過來。

此時，原不該有人在的盲人房屋天花板上，傳出了沈重的腳步聲……天花板突然被打開，神祕的順著床柱，輕巧地下來一個人影。

他到底是何人？

蟬阿彌深信被自己的詭計愚弄的他。不久之前，自我得意地在瞎子們面前講述一切經過的戲中主角——伊賀奧村六之丞。

他在草薙神社分手時，還是一個神智不清的紀州賣繩人，完完全全的鄉巴佬。而目前，他成爲一個標準的伊賀人。

腰間配著兩把短刀，穿著忍著草鞋，一身勁裝打扮。

「小鬼！」

他輕輕地在黑暗中苦笑著。

六之丞並非一般淺薄的武士，他故意假裝相信蟬阿彌的話，而先回到客棧的樣子。

其實，他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跟在蟬阿彌身後，在天花板上面從頭到尾，早已看清蟬阿彌的一切行動。

……那麼……那認爲他落入陷阱而嘲笑著的蟬阿彌，反而落入六之丞的騙術裡。

噹！突然從後面有東西撞擊的聲音。六之丞像被竹竿打扁的蝙蝠似的伏在榻榻米上面一動也不動。

「小姐！」

有急促呼吸的喘息聲。

「這裡好像是個空屋，暫時躲在這裡吧。我馬上趕回去救出大助。請別離開這裡，等著我……」

把背上背著的剛救出的女郎，放在走廊之後，這個男人如疾風似的速度，帶著血刀往那黑暗的來路中，消失了人影。過了不久，在比剛才還要近的地方傳出了淒烈的喝聲。此時，被留在走廊的蓬頭散髮女郎，一聽到喝聲想爬起身子。但是，大概是受不住傷處的疼痛，又立刻倒在地下。

「噢！原來是奈都女！」

六之丞由榻榻米上跳了起來，立刻跑過去把她抱在膝蓋上，讓女郎看清楚自己的臉孔。

在九度山的扭繩工場，穴山小助的獨子，時常裝扮成買賣繩子商人的樣子，幫著幸村當間諜。而時常出現在德川家鎮土內活動的十次郎，原來他就是小助的獨子。

第十一篇　妙義篇

枕　頭

篠切右手握著斧刄太刀，像一陣風似的拚命跑。

被風吹亂的頭髮，和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再也無法回視奈都女一眼。

「大助少爺——」

把她棄置於一無所有的房間內，仍一心一意加緊回頭來，欲從捕快的包圍中救出大助。

另一方面。

眞田大助和四周的捕快們對抗，激烈地拚鬥中，仍被他尋機躲避，終於逃出了險境，此刻，正從城下角落的大樹下跑過來。

黑暗中，突然聽到趕回頭來救自己的脚步聲。

「是篠切嗎？」

兩人正要撞個滿懷時。

「呀！是大助少爺——」

「我姐姐呢？」

這最關心的第一句話，脫口而出的急問篠切。

「在城下的叉路上，受了一兩處輕傷，所以我先把她送到對面的房間中。」

「辛苦你。」

稍微消除的愁容，突然又警覺地回頭看看從後面追迫而來捕快手中的燈火。

「眞是的，多麼討厭的傢伙們——」

意志剛强的大助，轉回頭就想跑上去對抗。

「呀！大助——」

這時，篠切在忙亂中立刻阻止他。

「留下奈都女，若是有了三長兩短，那會後悔莫及的，而且目前的環境，不容躭誤片刻往妙義趕路的時間，不必同那些如狗群般的德川手下們糾纏——」

「不錯！那麼，帶姐姐趁著夜晚趕緊過山吧——」

「山中的關卡，一定有很多走狗們在監視我們，不如先到有度海岸，再從三保岬，乘著小船逃到相州附近——你想怎麼樣？」

「好極了，這樣比較妥當——那麼——」

片刻之後，

等到多數捕快們趕到時，已經看到兩人的踪影。

「可能在森林裡——」

「打開葦草堆看看——」

「往石神境內去搜查——」

此時，由燈和人組成的一堆，像被强風吹散的螢火蟲似的往四面八方散開。

正好，這個時候，大助和一作兩個人，以如飛的速度，已經跑進房間的黑門裡。

「奈都女小姐——」

一作走到走廊邊，喊著。這時，「噢噢——」從裡面傳出了回答聲。但是，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大助和篠切，吃驚之餘，立刻停下脚步。

「到底是何人——」

望著房裡，不敢輕易妄動。

「是小助之子，穴山小十郎。」

「什麼？小助前輩之子！」

「是的——」

「噢噢……是小十郎！不會錯的！但是你爲何在此地——」

大助和一作，同時赤著脚踏進破落而荒涼的房間中。

奈都女在此地平安地等著他們。

由於手臂上的輕傷，在被一作把她扔進房間中之後，竟意外地邂逅小十郎。而穴山小十郎幫她在傷處塗上了金創膏止了血，此時，傷口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

製繩工場的小助老前輩，即是幸村在此世上少有的忠臣。

他和小十郎都是百依百順的忠實部下。

這個偶然的奇遇，對大助和小十郎雙方都帶來了機運。

小十郎已經搜查完畢駿府中的部分祕密，而德川又已對他起了疑心。所以，在目前的處境，當然非離開此地不可。

但是——。

今日此時，遙遠處有捕快們正在搜捕，不能長留此地交談。

四個人於是決定向有度海岸方向逃避。

東海道海岸的白砂——。尤其是，三保附近的特殊白砂。有如雪夜中的海灘，被白砂的反射顯得特別的明亮。

「那邊有漁家的燈光——。」

「我們去拜託他們看看——」

篠切站在前面。

「勞駕！請開門——」

拍拍破爛的房門。

咔啦！房門被打開了。同時由房內飛出一股溫暖的火煙。火煙中露出一位老人的臉。

「什麼事啊？」

好像，極不耐煩似的走出門外。

「抱歉！深夜來打擾你，能不能給我們準備一艘船——」

「往何處？」

「明早以前，想到國境的三島海岸附近！拜託！」

「能不能等到明天中午？因爲，有一位客人同路要去七難坂之下。」

「不！最好現在，因爲有急事要辦。」

「那麼一來……要先拒絕剛才來的那一位客人才行——」

「噢！原來如此——」

「對不起，我不能答應。尤其是，不久前，海灘的值勤屋那裡有了通告……什麼！是有偸渡的犯人——可疑的人物，不許渡河。總之，天未亮之前，不能開船就是——」

雙方正在討論之時，原先在房中的一位男人，離開火爐旁邊，走到房門前。

「老板——」

忽然間，站到船夫身後。

「啊！客官！你找草鞋，要到那裡去呀！」

「我突然想起一件要趕緊去辦的事情。眞巧！有了伴，別再嘮叨了！幫我們準備船吧——」

這時，正在危難中的四人，有如遇到救世主似的，鬆了一口氣。

無意中大助和奈都女，望著在房中準備起程，蹲著繫草鞋帶的男人。忽然！吃驚似的，略爲呆滯。

船夫，無可奈何的在要求下，只好把船從沙灘上，推進波浪中，準備開船。一個客人，和四個伴侶——不久，船漂在寧靜的海中駛著。

是個無月的夜晚。

四周被如煙霧般的密雲包圍著，但是，從伊豆半島到駿河之海間的恒長水平綫，是同樣寬度的晴空，給這個沒有月亮的夜晚一個極明顯的目標。

大助和奈都女，始終把視綫放那位坐在船軸旁邊沒有伴侶的客人。穿著夜行衣的秋葉山修行者。他面對著美麗的波浪。背上背著的天狗面具，反而，正對著四個人的正面。

「他的確是伊吹塔之助　在天龍河灘突襲片桐市正的伊吹塔之助——」

大助心中有了答案。

如果眞是他！大助有且元委託的話，要轉告給他。因他把市正且元誤會爲出賣主家的老賊，所以大助有義務，解開他這個固執的誤會。

尤其是且元寫在扇面上那首心中的詩，非交給這了固執的年青小伙子不可。

他傷著腦筋，露出那和從不相識的人同坐一隻船般的冷靜態度。隨著波浪的搖蕩，暗藏著那沈默的心事。

想和他說話，但可惜旁邊又有船夫。

雖然，並不是怕這位船夫。只是擔心被密告之後，又像今夜似的情況，在漫長的旅途中，遭遇到麻煩，反而不划算。

「等到，船上岸以後，再告訴他也來得及。」

大助，獨自地在想。奈都女也在躭憂著旅途中發生的種種阻碍。互相不語，隨著波浪的激蕩聲，漸漸放鬆了心情，却突然感覺到身心的疲勞。

船頭，漸漸地將要越過興津之岬。

九個盲人

四、五天之後的清爽早晨。

從駿府城的大手橋出現了兩個武藝高强的人，那是來喬太郎和蝙蝠銀平。

「那麼——等著好消急——」

從城內出來有四、五個武士排隊在濠邊送客。

「請轉告家康，一定能達到目的，放心等待吧——」

喬太郎照舊擺出他那一副傲慢、剛强的態度，回答著。他旁邊的銀平，也縮起他那不體面的扇，搖幌著，然後說：

「被埋在妙義山中的火龍卷，一定會落到我們手中！而且，連蟬阿彌手中那個水虎卷，早晚還是會歸於我們的啦——」

「一言爲定，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祈禱這件事成功。德川他由二位的談話中，終於知道那多年去向不明的水虎、火龍兩卷的下落，不知他心中有多麼高興呀！」

「是的，的確沒錯。換句話說，爲了在江戶外的二代將軍之秀忠公，而必須把這三卷收藏在德川家，一切才能放心——」

「一點兒也沒錯！德川，你有何意見嗎？」

「實在不敢當。由於年邁的關係，就是他自己不把大阪城的秀賴放在眼中，也必要堅固地築起江戶大納言秀忠公天下的基石。所以，他當然得不到休息時間，非要操心不可。」

「所以說，不能大膽地說出來。最近急急地準備攻大阪城的計劃。在這時，從九度山目付那裡，傳出了關於幸村的行動，令人不敢相信的各種謠言。

——正在無法解決時，意外地，兩位來到駿府報告火龍、水虎兩卷的祕密。

請你們爲了自己的出人頭地，也爲了德川家，儘量地能早點時間，把三卷同時收集在手中。務必請你們多多盡力，努力吧。」

其中有一老武士，在臨別之前，把這話同樣地說了兩、三次。

從他的話中，可猜測出——。來喬太郎他是否直接謁見過家康，或許，還不知用盡了如何狡猾的口舌，來從九度山以來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報告給駿府城的最重要的單位機構。

然後由此而公開地，得到家康直接的許可，把德川家的威風帽帶在頭頂上。他的一切行動在經濟來源毫無限制的情況下，計劃著他得意而又威風的旅行。

就有如銀平如此的窮浪人的本性，而更易產生的現象。

喬太郎抓住這個機會，當上了德川家的直參，包藏著野心，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爲起點，這都是他老早就預訂好的行動。

——兩個人，從駿府出發往江戶。

在往妙義的途中，去見德川二世江戶大納言秀忠，在那裡，又可以再撈一筆錢財。總之，到了那裡先灌灌米湯，拍拍馬屁再說——」

路程不遠，就要到江戶了。

越過六鄉，往品川的木戶，有一條筆直的街道。

有八、九個瞎子，坐在路旁，頂著太陽圍著一堆，正在吃著橘子。

「佐之市不知到那裡去了？」

「那個傢伙，腿脚快，可能已經到了江戶——」

「筆之市、田之市、巳之市他們一窩人也可能到了目的地——」

「對啦！聽說要越過山頭——不知道怎麼樣了？」

「呀！對！這麼說我們的年青師匠呢？」

「師匠，他更是神祕人物！根本無法看出他的行動，

你們知道什麼叫做會變蟲術的人呀！」

「嘿嘿——」

就此時！

坐在最旁邊端角上的瞎子，故意發出咳嗽聲，然後第二個瞎子。立刻

「靜！」

「靜！」

「肅靜！」

就在這奇怪的暗語相傳完了之後。嘿，眞妙了——一直睜著眼的那堆瞎子，如關窗戶似的，一個個立刻閉上了眼睛。他們已經知道從前面街道有人走來。突然地，故意發出精神不清似的怪聲音，而亂叫亂鬧著。

「二十文，七個，嗳喲！好貴呀！這些橘子——」

「而且，還酸，不甜！」

「有這麼一回事嗎？因爲我良心好，所以我的特別甜。」

陽光下的九個瞎子，瞬間技巧地變成盲人，而做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並且把手指頭掏進橘子裡。

「呀！橘子汁流出來了——」等等——

裝模作樣有如瘋子般地胡鬧著。

這時，往此地有旅人邊說邊走的過來了。

那是眞田大助和奈都女姐弟兩個人。兩個人和背著天狗面的塔之助，好像很親熱的交談著。在他們後面是篠切一作，還有穴山小十郎滿臉微笑，望著安靜晚秋的袖浦。一隊人往江戶趕路。

這時——瞎子們突然停止裝瘋般的吵雜聲，但是似乎仍互相在心中暗地轉達著計策。

「喂！」

「是的！」

「那個？」

「對！」

「好極了！」

這樣無言的相談，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了計謀。

分成三個方向

伊吹塔之助，臉上露著極喜悅的神采。

「片桐市正心中負擔了多麼大的苦衷。啊！我眞該死，竟誤會了他。你們交給我那把扇子上的詩，徹底地表達了做人處事的艱難。」

他又略似激動的口氣，繼續說道：

「你們奇怪我爲何要特意趕到有度海邊，爲各位計劃

？其實也不怪各位，你們是無法猜測的。因爲那天中午，我躲在草薙神社境內，在那發覺穴山之後——」

「呀！他早就認出了我——」

小十郎背對著他聽完他的話之後，歪著腦袋想——

「奇怪！我爲何對他一點印象都沒有？」

「因爲我躲在前殿的地板下，所以你沒有注意到……」

「噢！那麼……我和蟬阿彌之間的談話，還有其他……」

「話中那些奇怪的對話。我想若他是對大阪那邊不利的傢伙，找個機會殺掉算了，所以跟到瞎子的住處來，探視他們的行動。」

「好險！差一點被弄錯，造成不可收拾的下場。」

篠切也放口大笑。

就在這時，大家正輕鬆地談話……

「痛啊！噯喲！好痛！痛死了！」

街道上有痛苦的呻吟聲，忽然吸引了五人的注意力，而停下腳步。

一看……是一個瞎子。不知在何時其他八個瞎子不見了踪影，只見他一個人，帶著柿色頭巾，捧著肚子正在痛苦地掙扎。

「噢！好像是病人……姐姐！你去看看他吧！」

大助把手已經放在水壺上。

「這個時候，有水才能解決！」

「奈都女小姐！用這個……」

一作毫不介意地立刻拾起旁邊的貝殼去小河中接水。

在他們幾個人的照顧下，盲人好像鎮定下來。

「我們九個瞎子結伴到大山的石尊廟，參見過後的半途中，原來就是悲哀命運的盲人。不知何時與同伴走失了。無聊！想在這裡等他們，大概是吃多了半生不熟的橘子……」

似乎是眞的一樣，訴說著他的苦衷。

「結伴而行的瞎子？那麼！就是在對面要走過來的那些人？」

「是是是，他們快到這裡了！」

這個盲人裝出一副愉快雀躍的怪像。

塔之助於是放聲叫他們。

盲人隊伍並排著，手拄著拐杖從橫道走過來。八個假盲人故意裝出古怪的面孔，慢吞吞地緩步而行。

一群人經過樹林旁的堤防，從後面的竹林轉個大彎走出來。

原先，大家都只是認爲他們是殘廢者，所以跟本就沒

有警覺到這批假盲人心中暗藏著作弄人的詭計陷阱。

「他是你們的同伴吧？」

「是的！大家正在爲他焦急著呢！」

「喂！大家聽著……」

「久米市嗎？」

「請你幫我謝謝他們。因爲我剛才在這裡蒙受他們很多照顧。」

「多謝各位。」

併齊拐杖，九人一起致謝。

若是一、兩個盲人如此的致謝表現，人人都會由心中昇起一股同情心。但是若有五、六個盲人同時有如此的行動，反而令人覺得滑稽。此時九個盲人同時而發的行動，不得不使人心中起疑。

反正困難已經解決、沒事啦！

「你們眼睛不方便，請加倍小心。去江戶沒有多遠了，放心回去吧！」

小十郎安慰過他們後，正想繼續趕路時……

「呀！眞田的大少爺！」

是剛才那位叫久來米市的瞎子，在喊大助。

「怎麼了……喊我眞田……那麼！你是……」

「因爲我記得你的聲音。尤其是，你剛才喊奈都女，使我更想起了二位。」

「奇怪！我沒見過你……」

「在很多年前，我曾在冒幸公、幸村公的照顧下，做過一段工作。時間太久了，你一定忘了我。啊！我久米市好想念你們。少爺、小姐你們爲何事，來到這麼偏遠的關東？」

祖父冒幸住過上田，父親幸村在江戶、大阪都住過。如今他這麼一說，對年幼的大助，很自然地相信他。

尤其是在旅途中聽到連祖父都認識的人，在心中立刻產生一種懷念和親切感，這是一種理所當然該有的心理。

「去江戶找客棧，不如到我們瞎子房屋過夜還好些！雖然是跟瞎子們生活，但是絕不會給你們絲毫不自由或髒兮兮的感覺。」

久米市抓著過去那段人情爲理由，一點兒不放鬆的對大助說著。

「看在我過去被愛護的情份上，請你們一定到我們的房屋來。」

連其他瞎子們也一起請求他。

「到底怎麼辦才好呢？」

他望望奈都女，奈都女問了小十郎的意見。小十郎只是看看一作和塔之助兩人，心中還是無法決定。

「那麼我來帶路……」
久米市覺得大事即將大功告成……慢慢地開步要走。他看大助似乎不太樂意的樣子。
「請別客氣！房間很大，禁止女人進入，偶然有旅途中的檢校會來住，其他就沒任何客人……」
一聽到檢校。大助立刻有如被吸住似的，剛開步走出的雙脚又回過頭來。
「你們其中有沒有人認識……」
「是什麼事啊！」
「有個叫蟬阿彌，是個十六、七歲的獨眼，彈著雅樂琵琶在全國各地遊走的傢伙。最近有人看到他出現在駿府附近。他確實進入了江戶境內。」
「啊！那個蟬阿彌嗎？他如果來到江戶的話，一定會到瞎子房屋來的。」
「噢噢噢……」
這時，大助微笑著回頭看看後面的人。然後故意緩了一步，等和其他人擦肩而過之後。
「我想在到妙義之前，先逮捕蟬阿彌，奪回水虎卷比較好……」
細語交談著。
「抓住這個好機會也好……」
「那麼我一個人先跟他們到盲人房屋去；然後在那裡待兩、三天看看情況。
這個時間，蟬阿彌可能在還不知情的狀況下，會到房屋來。」
「但是你一個人不容易……」
「沒有關係，別躭心。」
「那麼等大家決定了客棧，然後，想個在緊急時能立刻通知大家的辦法，如此才不會使奈都女掛念……」
「不錯！好的！」
他們正在討論時，久米市和其他瞎了們統統在對面，呆呆地在等著回音。
「……那麼，由三田附近的十方寺。姐！你還記得吧……」
「從前時常聽說，是那座與母親有關係的寺廟。」
「到那裡後，說出是九度山來的人，可能會給我們方便的……」
「但是，大助……」
篠切一作另外有他的想法。
「噢！什麼事呢？」
「讓我提早到妙義山去。並不是我想求功名，而是爲了……如果被來喬太郎先發現我們把水虎卷弄到手中，搞

不好，那個更重要的火龍卷便無法得到了。」
「幸虧你想的週到。」
大助贊成了這個辦法。
「我這裡萬一發生了變故，還有塔之助幫忙。所以用不著這麼多人……你去吧！你提早一步先到妙義山去。然後，在那裡監視三之洞門。這樣，跟在後面的我們也就可放心大膽了。」
細語之後，決定大助隨著瞎子們去三田的盲人房屋。奈都女和穴山小十郎往三田的十方寺。各在自己的地方等待消息。
伊吹塔之助……他是大阪浪人特殊的熱情兒。雖然，並非案中的重要人物，但他捨不得放棄這個機會。所以在和他們告別之後，隨著奈都女往十方寺，好在一旦有變故時，能盡到他一份力量。
雖然，在慶長時代的江戶說不上是個繁華都市，但總還道地的是個新開闢的淒寂都府。只有大御所，當新將軍把秀忠住江戶城之後的河川防禦工事。
山邊下的建築物，街道上的商人，少許有所增加而已。
走到六木戶前時，各人走各人的路，而往左右分散。只有留下來的篠切一作一個人。
走進了租馬店，租了一匹馬。
當時的江戶沒有設置駕車，騎馬等等旅途中所使用的聯絡站。
借走的馬，並沒有馬夫跟隨。要等走到目的地的客棧後，再把馬匹留在當地，等有其他旅客要回江戶時，才把這些馬帶走。由於這是個相當不開化的時代，所以爲了馬匹的失踪、買賣，每一匹馬脊背上都有著烙印標誌。如果有人把馬賣掉，被租馬店發現時，那人將在臉上或手背上被烙上和馬相同的烙印標誌。
這個烙印標示，是永遠洗不掉的。所以活著終身都會被人當做馬譏笑。
因此，盜馬買賣的事，絕對沒人敢做。
篠切坐上這匹烙印馬，離開了江戶，往中仙道擧起了手中的馬竹鞭。

毒

大助在瞎子房屋的洗澡間，洗盡了旅途中長久的污穢之後，走了出來，到了走廊邊轉彎的地方站著。
「奇怪！這個房屋似乎我曾經來過。」
望望隔間、衣櫃，越看是越面熟。但是怎麼樣也想不

出在何處見過。

大助感覺到這個房屋有所印象。那是在駿府城下的角落，進了有同樣設備的盲人房屋，但因那裡並沒有燈光，所以引起這一絲淡薄地記憶似的錯覺吧。

「越看越眼熟。奇怪！想不出進入過如此的房屋。而且也並沒有任何事情，需要進入這樣的房屋。」

已經進入了房間的大助，腦袋裡還未消失對這個房屋所生的疑念，眼睛拚命地往四周轉。黑色的走廊，陳舊的榻榻米，正發著亮光。雖然房屋的陳設極爲簡陋，但是打掃的很徹底而一塵不染。

「像如此乾淨的房子，眞是比正常人住的地方還要舒服多了……」

他讚美一陣後，開始吃晚飯。

爽朗且愉快的氣氛下，吃飽了晚飯。久米市和大助聊著世間的各種奇聞。

談到九度山時，更增了他的興趣，二人不由得越聊越起勁。

二人談的相當投機，然後各上床鋪休息。

睡覺前，大助裝作在無意中問他似的口吻……

「剛才好像聽說，蟬阿彌會到這間房屋來。」

問完，他探視著久米市毫無表情的面孔。

「是的！聽他們的口氣，大概這二、三天之內，他因有事會到這裡來。」

「噢噢……他還是會來這裡……」

忽然，含著略爲激動的語氣。

「是的。」

「如果他來的話……其實……有……」

「你有什麼事要找他？」

「如果他到時，請你告訴我一聲，但別讓他知道，請悄悄地在耳邊通知我。」

「好的……一定，不會忘記告訴你的。」

「同時，另外往三田十方寺那邊派出一個差使。可惜這個房屋中的人，都是眼睛不方便的瞎子。這個事，可能會來不及辦……」

「不……那個燒洗澡水的男人，他不是瞎子，派他出去就成了。」

「關於這一擋事，還請你多多幫忙。」

「是的，我會記牢的。那麼，在蟬阿彌來到這裡之前，請多多休息。」

久米市這個瞎子，用手探摸著地板，輕輕地關起房門。悄悄地走過中間的走廊，進入到最裡面的房間。

這是個約有二十多個榻榻米的大房間，他打開那黑漆漆的杉門進去。

裡面住著大約二十來個盲人，這些人呢？就是逃出駿府盲人房屋之後，在這裡重新謀生的一批假盲人。

「久米嗎？」

「噢……終於讓他睡覺了。」

「情況如何？」

「還好！」

久米市立刻睜開眼睛，擠進大家坐的位置中間。

「毒藥現在開始生效，哈哈……好！現在差不多是夜半時刻。到明早前，剛好變成一個冰冷的死屍。」

「如此的騙人老套，竟意外地能順利成功。」

「誰叫他想謀害師傅。我一聽到他要傷害蟬阿彌，眞是大吃一驚。看看……我久米市的手腕不錯吧！」

「別一個人得意！功勞是大家的呀！」

「別管這些！等師傅一回來，一定會很高興。說起來咱們的師傅也奇怪！不知在搞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大概明天總會露面吧！希望他能在那好不容易才弄進陷阱的稀客還未斷氣之前，見見他的最後一面。」

大功告成而集合於大房間中的瞎子們，趁著夜深人靜，大夥圍坐一圈開始喝起火辣辣的酒。

晚餐時，那放進湯碗中的斑貓毒藥在大助毫無戒心的情況下，一滴不留地全部喝下肚去。就連那飯後的茶杯中也滲入了魚睡草的根汁。只要是吃了斑貓毒藥的人，差不多百分之七十是無法挽救的。現在再增加了魚睡毒草，那更是過不了關，死定了。

蟬阿彌手下的假盲人們，就是有這點本領，還能變出什麼別的花招？……順利的讓大助吃了毒藥，毀滅了他自己。

慶祝成功的酒宴繼續著。喝著、吵鬧著，拍著手隨心所欲地狂態。

漸漸地，瞎子們喝醉了，一個個東西不分地到處睡著。

早晨的陽光射進那閉不透風的小窗子。映射在地面的烏影，隨著夜霜開始溶化。

大助的房間已經充滿了陽光，但卻毫無動靜，似乎仍保存著那黑暗而凄涼的遺跡。

第十二篇 破術篇

冰冷的房間

日快到中午了。

三田之台的盲人房屋的庭院中，那初冬的陽光高高地照在柿樹上、紅楓樹上。時間已經不早，房屋的窗子到現在仍未打開。

窗雨棚上面的鳥糞已經被曬乾而變成白色的球粒。

「奇怪！難道會沒人在……」

背著陽光，悠然地從庭院木門進入一個光頭琵琶和尚。一副剛從旅途中回家的打扮，肩頭上斜掛著一把琵琶，手柱生木拐杖。原來他就是今川蟬阿彌。

蟬阿彌連敲了幾下門，沒有人答應，所以他就從後面進入了院中，看到一扇沒有關好的窗子，就找了幾塊石頭墊脚，爬進屋裡，然後……

「喂！沒有人在嗎？」

放出大聲叱責著。

這個瞎子們集合的大房間，並不是沒人在……墊起脚往裡一看。有十數個假瞎子由於昨夜的酒宴一直到天明才散，所以個個都正在甜蜜的夢中。

像一群被撈上海灘的鰻魚似的，手枕、膝蓋枕、箱子枕，酒瓶枕各色各樣的怪樣子。筷子、茶杯、碗滿地都是。個個露出髒兮兮的毛腿，睡在一堆。

「全是些飯桶！」

蟬阿彌不禁皺起眉頭，心想這批當我手脚行動的手下，如此的狼狽像。一肚子不高興，望望四周。然後把一個掉在泥水中的柿子檢起來，從窗口扔進屋中……

正好扔到一個朝天而睡，有一付大鼻孔的假瞎子臉上。

然後，立即關起窗戶，悠哉悠哉地在外面走著。另方面，瞎子房中頓時起了一陣驚嚇聲。

「呀！呀！」

被扔到爛柿子的男人，抱著臉跳起來。

「什麼事呀！」

「筆之市，你怎麼搞的……」

其他人也同時在聽到叫聲之後，一齊爬起來，揉著眼

睛。

「呀！好臭！噢！好冰！到底是怎麼回事……」

半醒尚神智不清的一堆人，看到那副滑稽相，同時笑出聲來。

「哈……哈……是個爛柿子！看看那張臉。」

指指點點地狂笑著。

「奇怪！不對勁！」

滿臉柿汁的男人，用手巾擦著在頭上、臉上的爛柿汁，說道……

「這房中的人，不可能做出如此的惡作劇。搞不好，就是睡在裡面真田大助那傢伙，躲在暗地來找我麻煩。」

「喂！筆之市。你還在做白日夢呀！真田大助昨夜吃了斑貓、魚睡草毒藥。此時，早就吐完血，冰冷的不能動了。他是無法來和你開玩笑的……」

「噢噢！沒錯！那麼佐之市，是你這傢伙搞的惡作劇吧！」

「你別亂說……寬恕好人……」

「那麼已之市，是你搞的鬼吧？」

「我根本不知道。」

「不然，那麼是田之市？」

「我才不管你們這些事呢。」

「越想越奇怪，到底是何人……」

眼中快要冒出火似的這個男人。看到同伴們嘻皮笑臉的樣子，更是逗得他不得不對他們起了疑心。正在忍不住一肚子氣，想要罵人時……

有人在窗戶外面，大喝一聲。

「別吵。已經中午了，大家也該起來了。我問你們……竹林中那座石佛怎麼不見了，你們弄到那裡去了……」

「呀！是蟬阿彌的聲音。」

大家立刻安靜下來，好像大夢初醒似的。

「是我們師傅回來了……」

「扔爛柿子的原來就是師傅。噢！不妙……」

大家立刻動手整理房間，打開窗戶。完全忘記了假盲人的舉動。忙亂的洗完臉，在走廊前排好隊。

「師傅，你回來了。」

這群人中的最年幼的蟬阿彌，他的才能、膽量，尤其是那稀有的蟲術，使他們對他心服口服。蟬阿彌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一言不發坐在走廊上。

「幫你拿下琵琶吧！」

「師傅，幫你解開草鞋帶子……」

「洗洗脚吧！灰塵很多，在這裡給你拍拍吧！」

等等……

手忙脚亂得好像見到何等貴人似的忙個不停。恭敬地在賭子房間上座位子準備好床舖之後，賭子們規矩地站在離他四、五尺地方，不敢亂動。

這一批無賴漢，其中還有一定的禮儀。

個子短小的蟬阿彌，傲然地以他那隻獨眼，看著下面的那堆賭子。

「放石佛的台子還在，但是石佛不見了。我看到洗澡間前面的落葉上，好像有人走過的痕跡。是不是，昨夜發生了事？」

「是的，發生了一件大事。」

久米市領頭說著話。

「心想師傅回來，一定會誇獎我們。所以大家先慶祝慶祝，順便等你。其實，不是別人，就是那和你糾纏不清的仇敵——眞田大助。我們把他騙到盲人房屋來，然後給他吃了毒藥。目前，他還睡在裡面房間。」

「呀！把大助——。」

蟬阿彌臉色立刻變得蒼白，平時，在他的心中總是忘不掉大助那副威風凜凜的姿態。

久米市、田之市、已之市還有其他假盲人說出，如何把大助從六鄉街順利的帶回來的經過，大家都認為大功已成，得意地訴說著。

「請放心吧！昨夜我們在晚餐中放進很多斑貓、魚睡草毒藥，大助那傢伙吃了就睡了。看樣子，一到夜半時間，他就吐出許多血，手緊抓著舖蓋，掙扎而死了。」

「噢噢。——他確實是大助嗎？不會弄錯了人吧——。」

「師傅面前，咱們豈敢說謊。現在就帶你去看看那傢伙的死像。」

久米市和其他七、八個假盲人，領著蟬阿彌，穿過了黑暗的走廊進入那最裡面的房間。輕悄悄地不發一聲，來到房門口。

從那昨夜關好的紙門，看不出有任何令人懷疑的地方。然而，那藏著妖氣的房間，似乎如棺木般的寂靜泰然。

慢慢地……二、三寸地……打開紙門。伸頭往裡看的久米市，露出一副得意的笑容，回頭看看蟬阿彌……

「他已中了我的計——。」

銀蛇和銀蛇

到此刻，大家才鬆下一口氣，安心下來。

「師傅，這屍體如何處理呢？」

「中毒而死的屍體是會變成石頭般冷硬地。這樣……

連被窩一起包著埋在後面的竹林中——。」

「好的！那先去通知燒洗澡水的嘉手老頭兒，叫他挖個洞。」

就在大家低聲商量時，從後面來了一個賭子。

「好像那燒水的老頭兒出去買東西了，不在房中……」

「不在……。那沒辦法了。隨便去兩個人，先到竹林裡挖個深洞再說——。」

「好的。」

等一部份人走出庭院之後，蟬阿彌和留下的人一起進入房間，走近大助的床舖旁邊，從四周伸出手來，摸他。

但在這一瞬間，蟬阿彌和假盲人們，同時如被東西彈到似的往後跳開。

「呀——。」

「噢！到底是怎麼回事——。」

呆了半天，互相只是轉著黑白眼珠，茫然的眼光交匯在一起，而啞口無言。

睡在床舖上的並不是大助的屍體，而是那缺了鼻子的石佛——。

那缺鼻石佛的表情，令人覺得似乎在嘲笑著人們，石佛是安安穩穩地躺在枕頭上。

「逃走了。」

久米市吊起肩尖，突然用腳踢開床舖上的石佛。

「但是，他不可能逃的呀！」

衆人立刻議論紛紛。

「吃了斑貓毒藥的人，是不容易活著逃走的——。」

「眼前人不在，不是逃走，那是什麼呢——。看看他有沒有留下什麼東西。」

「眞奇怪！搞不好那傢伙也和師傅一樣，會使用蟲術。而化成石佛，睡在這裡——。」

「大家冷靜——。」

蟬阿彌謹慎地看完房中的情況後，好像在思考著。然後，告訴大家……

「他有沒有吃下毒藥，已無法知道。事實上，人已經逃走了。不過……從在後面落葉上留下的脚印，還沒被風吹亂的情形看來。大助這傢伙，雖然是逃離了這個房屋，但也不會逃的太遠。」

「噢……到底是咱們師傅的看法比我們高超。」

「你們如此辛苦的把大助騙進了陷阱，如今不知他下落的話，對你們也實在過意不去。大家立刻帶著傢伙到竹林裡和樹林中去找找看。我想他一定會藏在某地方。」

蟬阿彌用尖銳的聲音，把手一擺。呀！利那間房屋中

十多個假盲人，一齊擠進了書房，從綁成一束的短刀中，各人拔出一把拿在手中。像被搗了老窩的蜜蜂一樣，從走廊跳入庭院中。

「嗳喲……」

這時。

不知何故，在跳下的當兒，已有五、六個人發出慘叫聲而倒在地上。

接連三個人被斬腰、斬脚、斬體。三人一起和著血箭，留下染上赤紅鮮血的身軀，倒在庭院中。

「呀！小心。」

房中的蟬阿彌，慌忙中急擺著手。

「在地板下面——。」

這時，有人發覺……提醒大家。

吃驚之餘，彎腰一看，從沾滿蜘蛛的地基後面，不知是何人——。突出一把閃亮的快刀。

當衆人盲目地不分前後，從走廊往下跳的瞬間，那三人卽被由脚下往上刺來的快刀殺害了。

啊！眞是神出鬼沒而又古怪的快刀呀！

眞田大助就算已逃過了難關，但照久米市昨夜親眼看見大助吃下毒藥的事實看來，他這個時候就是躲了起來，也應該毒性攻心，而神智不清才對。

難道，會是大助躲在地板下來突襲。怪不得，蟬阿彌和瞎子們會嚇破了膽，不敢接近。

但是在目前的局勢下，已無充裕的時間來思索這些問題。

利刄明明露在外面，裡面必定躲著人。

「包圍地板下面——。」

「別讓他跑了。」

拔出手中的短刀，瞎子們迅速地跑來集合。此時，那躲在裡面的影子，又忽然被黑暗吸了回去。到底他藏在何處呢？

蟬阿彌由於自己一時疏忽，失去了部下。他咬緊牙關，自己也躍入庭院。

「混帳東西，在這裡發什麼呆！進去幾個人，把那躲在裡面的人給我趕出來。」

雖然被臭罵了一頓，卻沒有一個人有膽量敢往地板下爬進去。

這也難怪他們。

從走廊上要跳落地的那一刹那間，就會被斬死。而且對方又是身藏在狹小而不易行動的地板下，使用一隻手的快速刀法，此人必有非凡的刀術。瞎子們明知對方武藝高强，又才看到同伴們屍橫刀下的下場。

蟬阿彌看到手下沒人敢去，不耐煩的自語道……

「呀！痲煩的傢伙——。」

然後，不帶任何武器，就低身進入地板下面。這一下，可嚇壞了在旁邊的假盲人們。

爲何原因呢？

蟬阿彌矮小的身軀，往黑暗的地板下溜了進去。同時，拉出一塊帘子似的黑布把自己包在其中，由頭部徐徐地穿著灰色木綿手甲同脚絆的他。如霧似的漸漸消失在其中，然後在黑暗中不見了人影。

同時，——

從地基柱子和橫木之間，出現一條正昂頭而行小而機靈的白蛇。——它像個剛塗上銀粉的盤子似的，發出刺眼的亮光。而且露出那鮮紅的小舌頭，正在捕食著小蟲。

「噢……蟲術使來了啦——。」

「是師傅的絕招。」

假盲人們圍在地板的四周，嚥著口水，不敢吭一聲地望著蟬阿彌的絕技。出現在衆人眼前的那條銀色小蛇，他們認爲就是蟬阿彌的化身。也只有他能在只有五尺四方的陽光陰影下，施展化蟲祕術，而隨時千變萬化。

今川蟬阿彌的確是有這套本領。

白蛇開始輕巧地擺動蛇身，然後像彎曲大拇指似的，把蛇頭面朝著裡面。靜靜地停了一會兒之後，立刻捲起蛇尾，跳進那大約相距四、五尺遠的裡面。

在這黑暗的地板下面，隱藏著那對準銀蛇而隨時可發的一刀。

化身的銀蛇和那刄鐵的銀蛇。

那充滿精力和殺氣的兩條銀影，在低窪而潮濕的黑暗中，互相挑戰的這種情況，可說眞是終身難見的精彩好戲。

可惜，那些圍在外面的假盲人們是無法看到這些的。

但在考慮這兩條銀影何者勝利之前，他們還是有所疑問，無法解答。到底——躲在地板下持刀的是何人物？

尤其是，那吃下毒藥的大助，他往後的生死謎底，要到何時才能揭曉——。

蟾蜍

縮著身軀，機警地躲在黑暗地板下的人，就是在前一天和奈都女、伊吹塔之助一起來到離此不遠同一個三田的十方寺去過夜的穴山小十郎。

當他看見那條翹著尾巴，急急地昂頭而來的小白蛇。

「奇怪——。」

忙把身體橫倒在地，抓緊劍像面對劍俠似的，擺出單劍迎敵架勢的小十郎。全身雞毛倒立般的緊張萬分。

「傳說中的蟬阿彌的蟲術，如今眞如此出現在眼前。喔……可惡的化身白蛇，要得！把他斬成頭尾兩截算了。」

他心中盤算之後，把劍尖正對著小蛇鮮紅的舌頭尖。小蛇把蛇身盤成一堆，劍和紅舌尖——利刄和銀鱗的對抗，互相對峙著，一直保持那毫無動搖的態勢。

在此地——

昨夜在十方寺過夜的小十郎，他爲何會不吭一聲的出現在此地呢？他和大助曾經約定，一旦知道蟬阿彌的住處時，立卽就向十方寺連絡。這件事情，最少也要經過二、三天的時間。但是小十郎自從和他分手之後，總是放心不下大助的安危。

今早起床後，聽到奈都女說，昨夜曾做了一個關於大助的惡夢被嚇醒，再想想昨天那一批瞎子們的行動和說話的口氣實在令人懷疑。就立刻採取行動——這就叫做！心有靈犀一點通。三人同時覺得著急，無法安定下來。

「這樣大家一起走，容易被人注意。讓我一個人去探視大少爺的情形——。」

幸好路程並不太遠，經過了盲人房屋後面的山崖下，躲進了這個地板下面。一直拉直了耳朵在注意外界的動靜和交談聲。

正好聽到；大助的死……斑貓毒藥等等，斷斷續續地傳進耳中。小十郎越想越不對，而產生一股不吉祥的預感。

「說不一定……」

糟糕！一定是凶多吉少……他開始焦急——。然後下定決心。

旣然已到了如此的局面，乾脆！逮捕這盲人房屋中的假盲人，追根就底地來解開大助生死的謎底。

時機也眞巧。小十郎藏在地板下剛下定決心，就看見從房子四面八方跳下來瞎子們的脚影。他立刻從地板下敏捷的出刀斬死了三個人之後，又躲了回去。

然後，目前又遇到白蛇的挑戰。穴山小十郎認定白蛇就是蟬阿彌的化身，今天不是敗在白蛇的手下，就是白蛇死在自己的劍下。小十郎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這把刀上。

就——這時，劍氣衝刺了白蛇。白蛇突然露著白肚，蝸牛形狀般團團轉了幾下，然後突然對著旁邊，如流水般的溜走了。

「呀……」

小十郎把原先緊張的心情，鬆懈下來。目送著那往外

逃去的一絲銀光之時。

「大家過來——。」

突然，從耳後傳來這麼一句。

似乎想叫一聲「糟糕」，但是沒等他想完。他已經被打倒，仰臥在地，而且上有種如磐石般的重物壓在身上。

「看看你這副德性——。」

死命如要鑽進胸口似地猛力壓著，口中不停地吐出嘲笑侮辱的言詞——那是獨眼的今川蟬阿彌。

「噢噢，你是……」

穴山小十郎被壓在地上，後悔地咬牙掙扎著，他悔恨自己爲什麼不對比自己年幼而又矮瘦的小和尙嚴加提防。雖然，地點不熟也是其中的原因。但在那一瞬間有如電流撞擊般的感覺，自己也想不出是何道理。

「可惡的東西。」

想把他彈走。奈何，壓在胸口上的蟬阿彌有如一塊大岩石，露出一臉的卑鄙，卡卡卡地放聲大笑。

「喂喂！別浪費精力吧！天下那有像你如此愚笨的武士。這種破落的盲人房屋地板下，一向都有這些小白蛇群在活動。你把它當做蟬阿彌的化身，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這裡，我在旁邊全都看到了。眞是笑死我啦！哈哈哈；那小白蛇才眞是受了無妄之災，可把它嚇了一跳——。」

「噢——。原來那條白蛇是眞的。你趁機會溜到我背後——。」

「使用蟲術，也要看看值不值得，並不是能亂施出的啦！告訴你記住，這是利用你的弱點，知道了吧！技巧的利用對方的疑心，就是尋法蠱惑的計策，我的謀略一向如此。你想不到會成爲如此的局面吧——。」

此時，從四面爬進如蟾蜍般行動的假盲人們。

「小師傅。」

「噢！繩子帶了沒有？」

「我在上面壓住他，你們先綁住他的雙手，然後用力往外拉，到外面先看清他那副德性之後，再好好地修理他——。」

衆人聽從了他的命令，集中在小十郎四周。剛强的小十郎在如此的情況之下，只有任他們隨意擺佈。

但是，沒想到蟬阿彌這時發生了意外的災禍。

「呀！那裡來的煙啊……」

從地板下跳出一個假盲人，發出如神經錯亂般的怪叫聲，吃驚地呆望著房屋四周。

如霧般的白煙，順著房屋四周擴散著，好像是失火了，然後，在這個寧靜的初冬正午時分，從遠處傳來一陣在原野上燒柴似的劈拍劈拍聲。越聽越覺不妙，而房屋四周

根本就看不出有火苗飛揚。

斬草除根

盲人房屋的洗澡間的角落上，那燒洗澡水的老頭兒，被刺死在那裡。他就是衆人自今早就不見人影，而爲他焦急懷疑神祕失踪的嘉手老頭兒。

屍體是用一張草蓆蓋著，所以就是有人路過這裡，也不會被注意到。而在這個煤灰牆壁後面的堆積如山的木柴旁邊，有一個人一直冷靜地蹲著，這個人影當然更不容易被人發現。

漸漸地，火焰傳到了此地，立刻火勢變得愈發不可收拾。

「要得！看樣子這火大概還能燒到別處去——。」

喃喃自語的人，由煤灰牆後面往外跳了出來。他對著火焰上又丟下了一捆松樹柴。然後，在濃煙中的洗澡間口往走廊內飛躍而入。

「呀！是大助啦。」

小十郎在發現他之後，從庭院中傳來慘叫聲。

大助老早就從躲藏著的柴屋的夾縫間，看清楚了事情的經過和小十郎的狼狽樣子。他泰然地望了過去，臉上沒有露出任何表情。然後：

「等等——蟬阿彌。」

大聲地喊住他。

他那宏亮有力的聲音，聽不出絲毫中過毒的痕跡。他那束起頭髮的身材，仍有五尺以上。矯健的四肢，健康的膚色，和那紅潤的雙頰、嘴唇，根本就不像有中過毒的氣色。

「什麼……？」

「噢……。」

眼中充滿銳光的獨眼蟬阿彌。

看到大助那副健康如昔的樣子，被嚇破膽似的……他那三寸不爛之舌，此時也發不出一句話來。

倒是那一批假盲人，個個像呆子般的張著嘴巴，而那原該閉緊的雙眼，睜得老大。不寒而慄地不敢輕舉妄動。

說起來，大助又不是不死的神仙，此刻該是他毒發之時，而魂上九重天。怎麼會如此平安無事的出現在衆人之前呢？

大助在遇到如此的生死關頭，才深深的覺得父親幸村對他平時的寶貴教訓的好處。

這個寶貴教訓救了大助的命。

幸村是個生長在戰國時代的人，他對旅行的經驗尤其

豐富。在他的寶貴經驗中，最重要的一節是：

（若是遇上令人懷疑的招待時，就故意裝著輕鬆且毫不在乎的樣子來應付。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在接受招待之前，吃下解毒的藥。）

這是他武士生涯中旅行的心得。

大助在離開九度山之前，父親曾告訴他這個寶貴的金言和解毒的祕藥。

在盲人房屋中晚餐時，大助並沒有忘記這個教訓，接受了他們的招待。等到夜深之後，溜進了洗澡間，吐完吃下肚裏的毒藥。

在那裡，刺死了被他吵醒的燒水嘉手老頭兒。然後，到後院裡把石佛搬了過來放進自己睡的被窩中。最後，躲進柴屋中視察情況的發展。

「蟬阿彌，你沒想到我會出現吧！」

大助在這生死關頭，臉上還是含著笑容，手中抓著鎌倉鍛治新藤五之刀。

「我剛才已把你那招集假盲人爲部下，來愚弄世人的巢穴點了一把火。不久之後，在天神的懲罰下，你們的巢穴將被燒光。既然局面已到了如此地步，你是逃不掉的，認命了吧！

只要你把從九度山家裡偸出來的水虎卷交出來頂罪。我可饒你一命。蟬阿彌！答應吧！」

那副趾高氣昂，威風凜凜的樣子，簡直就跟左衞門尉幸村一模一樣。

「別意想天開了……。」

臉歪著嘲笑的蟬阿彌。

「我蟬阿彌立誓要克服千萬的困難，非把鳳凰卷、火龍卷等三卷祕軸弄到手中，好一鳴驚人地出人頭地。像你如此的小鬼，想不費吹灰之力就要拿我的水虎卷，眞是在做白日夢……。」

「你說的可好。那麼，試試我的劍。」

「無論如何也不能給你，別說那麼多廢話。喂！斬掉這九度山的小鬼。」

有時發出如貓叫的怪聲，有時又故意扮成神智不清模樣的琵琶法師。這時，瞪著焦慮、忙亂的獨眼，權威地命令著部下。而他那冷酷的臉孔，似乎深藏著一股沈重的殺氣。

「噢！別讓大助逃了。」

蟬阿彌留下兩、三個人守著被捆綁的小十郎。和其餘的部下，拔出短刀，向著大助發動起銳利的攻擊。

「要得……。」

大助抓著新藤五之刀的刀柄，衝進那群正對自己跑來

的假盲人中間。

「可惡的東西，領死吧！」

人劍合一地躍進那群假盲人中，對準敵人斬下第一劍。

金眼怪人

火勢漫延得非常迅速，從屋樑經過走廊，已快要燒到大廳的門口。

要是在平時，蟬阿彌早就變成蛾或化身爲蜘蛛來旁觀大助的行動和火勢的漫延了。但是，不知何故，今天他的舉止反而顯得非常慌亂。一邊命令假盲人們去和大助戰鬥，一邊滿臉愁容地跑進屋裡。

然而——那像旋渦似的白煙霧，已經滾進了每一個房間。斷斷續續地在煙霧中有火焰閃爍搖晃著。

「奇怪！記得好像是這個房間……。」

忍著被煙燻眼的痛苦，蟬阿彌在每一個房間中穿梭著。剛才在解下行李時，並沒有留意地把藏著祕軸水虎卷的背包，似乎放進了附近的戶棚中。但在眼前的濃煙和那突發的騷動中，不容易立刻能找得到。這事使蟬阿彌愈加狼狽且坐立不安。

就在此時，突然在濃煙中傳出來一聲「嘿！有了有了。」極高興的聲音。

可惜，這並不是正在找背包的蟬阿彌的聲音。當然，他希望這聲音是由自己喊出來的。但現在……不知是何人在煙霧中喊叫。

糟糕！對往後局面不知所措的蟬阿彌跑出來一看。原來是自己一直尋找的印象中的戶棚，正從裡面飄蕩出白煙，直入空中。有一張比常人大五、六倍的大臉，紅臉金眼，垂著銀色鬍子的怪人，隱隱約約地映在他面前。

是個怪物——從未見過的怪人——。

蟬阿彌驚嚇之下，突然撿起腳下的傢俱，對準朱顏金眼的面上扔去。立卽，這張大臉往後一轉，不見了。

「噢噢！是蟬阿彌嗎？」

他並非怪物而是一個普通人，是個手拄著白木杖的秋葉修行者。

他的手中抓著用牛皮做的祕卷，確實是那水虎卷祕軸。是蟬阿彌從九度山的幸村家，趁著幸村不在的機會偸了出來，而在往後的漂泊旅途中，一直全神貫注地保護著的東西。

慌亂中見到那個陰影，就誤以爲是個紅臉金眼的怪人。那知道，這些都是在朦朧的煙霧中，視覺的幻影。原來那是……秋葉修行者背上背著的大天狗面具。

「等等……。」

急忙躍過去的蟬阿彌。「鏘」一聲，立卽被白木杖的杖尖打倒在地。

「奈都女小姐，帶著這件東西，先去中仙道吧！」

是個熟悉的聲音。在盲人房屋尋找了好久，才弄到手中的水虎卷，往那不遠的煙霧中扔了過去。這是何人呀！

「塔之助……。」

雖然沒見到人，但聽那聲音，確實是奈都女在回答。

「接到了……。」

「不錯！就是這卷……。」

「我先走一步，你趕緊……。」

「請多照顧大助……。」

「這裡有塔之助、小十郎兩個人。別擔心！別再躭誤任何時間，趕到篠切一作那裡去吧！」

——此後，再也聽不到對話的聲音了。

奈都女在何方？

（陽光下妖魔將無法生存，火焰中必然隱藏著幻惑）

換句話說——在學習法術的人們中，對初步修行者有著這麼一句必須記住的俗話。——其中有這麼一句——。

在陽光下，火焰中想施展法術，是個極困難的事情——。

對於這一點……在那些施法術的人是個極忌諱的重要祕訣。

平時，靠著那三寸不爛之舌，自在地應付著逆境。時而變成那如小豆般大的小蟲，時而變成……但在目前，那有堂堂五尺之軀，且又手握一切優勢的蟬阿彌。他與從前似乎是二種人，慌張又忙亂。

這是因爲他在騷動發生時，被那燃燒激烈的火勢迷惑住的關係。

尤其是現在……

在濃煙中看到那背在塔之助背上那副面具，把它誤爲活生生地怪人，因而吃了一驚。就在精神恍惚中，被人家拿走了重要的水虎卷。

狼狽而鬆懈的狀況下，又被塔之助輕易地一擊而倒。這對蟬阿彌來說，是生平從未有過的失敗。雖然，此時——被拆穿蟲術的蟬阿彌只不過是個年方十六歲的少年，就算他是個妖童，亦或是有膽量的强人。但他必竟不是個超

人。
　那迎面吹打來的熱風，眼看著火焰就要燒到他的衣服上。
「不甘心……。」
　他已被四周的火焰包圍著，面對著自身的危險環境，一面呻吟一面掙扎著。突然在，以敏捷的脚步，不顧一切掙扎而起，奪路而逃。
　同時間，那批包圍大助的假盲人，也立卽意志動搖，往四面八方躍牆逃走。等到大家爬上後山崖，分別衝向街道，拚命地想保住性命。大助也不顧一切的從後緊追著。
　這時，從大助身後……
「大助少爺……。」
　塔之助喊住了他。
「……水虎卷已回到我們手中，別再追那些無用的無賴漢……。」
「呀！誰在說話……。」
「是我，塔之助……。」
「水虎卷是從那裡得到的，這件事是眞的嗎？」
「我們在十方寺那裡看到盲人房屋起了火災。所以先叫小十郎來探視情況。後來想到，一定是出了事情。立刻和奈都女急急地趕到這裡來。」
「喔喔……。」
「沒想到眞的發生了變故，特地趕來助你一臂之力。後來，在知道這裡是蟬阿彌的巢穴之後，心想那水虎卷一定藏在某處。就冒著煙霧在房中到處找……。最後在一個房間裡看到戶棚角落邊有他的雅樂琵琶和行李，打開一看，果然是水虎卷。……那確實是扶桑掌握圖三卷中的一卷……。」
「喔……不會錯吧。」
「大助少爺，我們應該高興。」
「那麼……那個水虎卷呢？」
「我立刻交給了奈都女。然後，請奈都女往中仙道先走，然後到妙義的第三洞門和篠切一作碰面，好在那裡等我們。」
「噢……火災……。」
「火勢越來越往這裡來，我們呆在此地危險……。」
「但是，爲何沒看見小十郎……。」
　這時，二人路過已經燒到大廳的火焰下，來到原來的地方。
「呀！少爺。趕緊去追奈都女。不然，蟬阿彌會在中途傷害她。」
　小十郎出現在這裡，立刻警告大助。小十郎趁著騷亂

時，踢開監視他的兩個假瞎子之後，跑到正在冒火的柱子那裡，背靠著柱子，燒斷了綁在身上的繩子。正想往外出來時，碰到了大助。
「對……的確。姐姐獨自行動，太危險。」
　大助以明亮的雙眼望望兩人之後，立刻抬頭看看那柱子上正往天上冒的黑煙。
「那麼，我們立刻往妙義趕路。」
　以坎人心弦的勇敢語氣說著。
……往後，只是二刻短短地時間之後。
　夕陽已經照到本鄉森川住宿的高榎樹上的時候。
　從驛站的宿舍那裡，借了三匹有烙印標誌的馬的兩位武士，再加上秋葉行者的冰涼白衣人影，一共是三個人。
　停步之後，在榎樹下的茶店打探。奈都女確實租了旅館，已經路過此地。
「在天黑之前，可能會趕上她……。」
　把馬頭對著西方。
「塔之助、小十郎，別躭誤時間……。」
　大助馬不停的經過了巢鴨村，庚申塚，三幹家，往中仙道方向趕路。時間剛巧是日落之前，一路上並沒有遇到什麼障礙。那種速度眞可和天上的流星相比擬。緊跟在他身後的是　穴山小十郎。他有特殊的騎術，能在任何時間，都與大助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第三個人則以天狗面具和馬頭正好相反方向，如飛的速度疾馳。
　要路過板橋之鄉，僅是短短的一下時間。
　一口氣越過了蕨燒米坂。夕陽比飛馬速度還快，已經入夜了，從樹枝間可看到天上星星地燦光。
　但是，不知何故，抱著那水虎卷，僅在短短一個鐘頭前的確經過此地的奈都女，怎麼就是沒有追到？

第十三篇　洞門篇

未曾相識者

「喂！打開！把這裡打開！」

「起來！賣針的！」

正是夜深好夢的時候，有人在猛敲著房門。

武州大宮的旅宿，此刻已經沒有一點人聲，大都沈入夢鄉。而那個名爲「賣針的七兵衞」旅館中，卻發出吵雜聲，尙有四、五個人影在搖幌著。

關了門躲在後屋睡覺的老板，此刻被外面的吵雜聲所驚醒，嘩啦一聲把紙門拉開。

「起來嘍！到底什麼事啊？」

說著說著，頭還沒有伸出門外，便看到三名捕快站在外面。

「大概在半小時前，有人看到有一名女子投宿這家客棧。我們是來捉她的，她在不在？」

一手已經伸到老板的鼻端。

「呀……沒，沒有！這裡沒有！閣下不要這樣……什麼樣的女人呀？」

「眞的？眞的不在這裡嗎？」

有一名捕快把十手挿在柱上，斜著眼問道。

「我是安中城主井伊直勝大人的家臣，我怎麼會騙你們呢？」

「嘿！嘿嘿嘿……」

「一定可以找到有女客人投宿的痕跡，你這個傢伙膽敢騙官差！一定躲了起來，我們搜搜看！」

「這這……這怎麼行，會把其他客人吵醒！」

「好吧！那個女子坐著轎子來，我們還有證人看到，這下子，你可沒話說了吧！」

「噉……這樣說來，可能不對吧！」

老板轉了轉身子，好似有所隱瞞的說。

「實際上，是有一個女的很晚了才坐著轎子來。但是，那個女的並沒有留在這裡過夜。她剛停了下來，後面跟著的三個人便和她說了一些話，然後他們便一起轉了個方向走掉了！」

「眞的！」

捕快們互相看了看。

「眞是大意，那個女的必定到了安中城，快點把這個屋子搜搜看。」

語畢。一言不發，便穿著鞋子到了房子內四處搜查著。

此時。

——從後面追趕上來的大助及伊吹塔之助，穴山小十郎，爲什麼氣急敗壞地從後面追上來，要把已經要住下來的奈都女接走？

這是安中城內的井伊家中的僕人所偸偸聽到的。

而奈都女是否便頂著寒風，火速地離開了呢？

井伊直勝在關原之戰後，因爲受了火鎗的傷而死，是德川家中有名的武將——井伊直政的兒子。那個井伊家中的僕人，一聽到這個消息，便火速到駿府城中向家康報告。

「不得了！這麼一來就糟了！」

就連奈都女，在這時候也顯得十分狼狽。

時運不濟，地點也不當。

弟弟大助不知到那裡去不說，連塔之助及小十郎也不見了。在旅館中一隅躲著的奈都女，此時自知自己已經是甕中之鼈。

「啊！這該怎麼辦？……爲了自己，大助及同伴們，不論如何也要把水虎卷送回去！」

奈都女想到此，轉過身子，從自己的房間中飛竄出去。

而那從三田的瞎子處得來的水虎卷，緊緊地貼身放在懷中。

此時奈都女心中什麼都沒想，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快速逃離這裡。

樓下的老板和捕快們正在喋喋不休的爭吵著。緊接著，便是一群人急急忙忙的往樓上，踏著樓梯的聲音，奈都女不禁大吃一驚。

這房裡連向外逃走的窗口也沒有，而隔牆房間也已經住了有客人。

「管他那麼多！」

奈都女把七首藏在袖子裡，打開門走到走廊上。

此時，十分意外地，門外已站了一個人影。——奈都女把七首從袖子裡猛然伸了出來。

「啊——等一下！」

那個人手往上抬，趕緊制止，仔細一看，並不是官差捕快。在要投宿的時候，曾偶然在櫃台上和他打過一次照面。

那是個人品不錯，有讀書人氣質年約三十四、五歲的男子。頭髮盤在肩上，穿著黑色條紋的衣服，腰上揷著一柄鯊魚皮刀柄的短刀，手上也握著一柄刀，那是一柄塗了漂亮的油漆的好刀。

「小姐——」

他壓低了聲音——

「我知道了妳的險境，想助妳一臂之力。趕快到我那一間房子裡去避一避。」

他很輕聲的說。然後左手握著刀法中的一種拳型，往前面的房間指了指。

漂泊的畫師

實在是意外。

這個人到底是誰？

——這些疑問及心中的感激，奈都女話到了口中又嚥了回去。

「嗄！快點！」

奈都女像隻小鳥似的，被那個人拉住袖子，一下子便被拖進了房間裡。

此時，已經走上二樓的捕快們，直奔入奈都女的空房間中，而裡面已杳無人跡。

「呀！糟了！老板，老板！」

捕快們氣急敗壞地在四處跛脚。

在隔壁房裡的那個盤著頭髮的男子，只似無視於隔壁的吵雜聲，靜靜地在看書。

「小姐！已經遲了，請把油燈稍微拿過來一點。然後，妳只要安安靜靜的待著，這種情況下，完全交給我——」

語畢，不知在默默地看什麼書。但是還沒有看完十行時。

「既然不在這個房間中，一定是溜到走廊去了！」

和著這一聲聲音，房間的門被打開了。仗著井伊家的勢力的捕快們，根本不在乎是誰在房子裡。

「好！在這裡！」

看到奈都女後，便大呼小叫起來，你擠我我擠你地要衝進來，而盤著頭髮的男子：

「你們這些人胡來些什麼？」

拿著刀及書，轉過身子，眼露凶光的說。

「所謂客棧，便是這一間屋子我租了，便是我的。你們穿著鞋子，便衝進來胡鬧。若膽敢踏入一步，我便斬了你們！」

倏然大喝一聲。

手中握著的刀柄，此刻像是要出鞘的樣子，捕快們頓時被嚇到了。

「你是什麼人？想幹什麼？」

維維諾諾地說。

「哼……不知道我爲了什麼？」

「這一個女子有嫌疑。我們奉命把她捉到安中城的衙門。你可知我們是井伊直勝手下的人？」

「噢！原來你們是赫赫有名的井伊家家臣，我知道了。但你們所指的那個女子是誰？」

「好小子！……」

捕快們此時不禁惱火了。

「你先報上名來！」

「在下是土佐派的漂泊畫師，名爲幽夢。」

「旅畫師是仗著達官貴人的勢力，不要在這裡逞强鬥狠。趕快把站在那裡的那個女子交出來。」

「不！她是我在路上碰到的。一路上和她談的十分投機。」

「什麼？」

捕快們露出一付吃驚的樣子。

「——那麼，這個女子必定是你在路上碰到的。好吧！你和她一起到衙門走一趟，你應該沒什麼困難吧！」

「一起去若是惹來什麼麻煩，我們可不負責！」

「沒問題！我去！」

「若是一齊去！如果……」

奈都女不禁失聲，幽夢轉過頭去。

「不用耽心，和我在一起，什麼事都別怕！」

在這種不容思考的狀況下，幽夢那股穩若泰山的鎮定態度，令奈都女安心不少，便毫不考慮地和捕快們一起走出「賣針的旅館」。

這一群人在夜色中默默地走著。一路上奈都女在盤算著，若是一定須走到安中城，而無法脫身。那麼貼身藏著的水虎卷，到底應該丟在什麼地方比較好？

然而這一切，都是由自己惹出來的禍，而此時反而一點迷惑的樣子也沒有。而那個旅畫師幽夢，到底又是什麼來路的人呢？

前途眞是如一層層不解的謎……。

從上尾到桶川之間，長著一排排整齊的樹。

此時，在那附近，有一個男子生起一堆火，在夜間取暖。

「咿……那是。那好像是喬太郎來了！」

是蝙蝠銀平的聲音。

「噢！來了！」

隨著那一些火把而來的人影，戴著斗笠的，在一棵棵的樹後面，忽然出現，忽然又隱在樹後。再仔細一看那個側面，原來正是魔風流的忍者來喬太郎。

四下只是一片陰暗的影子，事先在此等了半天的蝙蝠銀平，偷偷地跟著後面。

蝙蝠銀平也從喬太郎那裡學來了一些忍術，所以他可以躡手躡脚很輕聲地跟在後面。

好似一隻令人毛骨悚然的餓狼。

井伊家的家臣們，那三個人橫著臉，一付很小心地向四下察看著。

然而奈都女與旅畫師幽夢，此時也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已被困於險境。

並排的樹木，好似指引去黃泉的路。

樹上的鳥人

「這裡！在這裡稍微休息一下。」

三個官差異口同聲地停下脚。然後：

「到衙門大概天還沒有亮，我們在這裡先來審問一審好了！」

實在是意外的事。而後，他們朝著喬太郎神祕地擠了擠眼睛。

這些安中城的捕快們，因爲來喬太郎向駿府提出了告密書，所以才出來捉奈都女。

停了脚步後，來喬太郎與銀平在黑暗中互相以目示意。

不知爲何——旅畫師幽夢一臉不解的表情。

「想審問我，在這種地方來盤問，這種方式在世界上大概沒有吧！」

「只是隨口問問，如果沒有什麼疑問的話，在這裡就可以放你們走！」

「不！這沒什麼好商量的。就是到了天亮，到了明天，也不會讓我們走！」

「這傢伙倒是個口齒伶俐的小子！」

「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到了安中城內，我才願意把話說出來。」

「閉嘴！每一個自命高貴的人，都是不會合作的。」

有一人立刻將幽夢的手扭到背後。

「原來，你根本就沒什麼用，只是嘴巴厲害，非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你們快到那女的那邊去！」

「是的！」

語畢，兩個官差便跑向奈都女。

「快把東西交出來！」

蠻不講理地便伸出手過去搶。但是，奈都女在此時，轉過身子，十分嚴肅地說：

「想幹什麼？無禮！」

轉過身飛身便跑，手中緊握著水虎卷——偷偷地擲入身邊的草叢中。

「喂！等一下！」

蝙蝠銀平在半空中接住了。

「喬太郎！喬太郎！快點來，我拿到了！」

他開始大聲地叫，畫師幽夢立刻對著捕快及來喬太郎說：

「你這個葛城的壞蛋！」

喬太郎想接住銀平拋過來的卷軸，轉身便要離開。突然一聽，大吃一驚。

沒想到幽夢居然會知道自己修練魔風流忍術的地方，經幽夢這麼一喝，不由得嚇破了膽。

在他們前面——奈都女和銀平正在拚命地爭奪著水虎卷。

「呀！衆人們，來啊！」

銀平揮動著太刀，而奈都女只是在四處逃避著銀平的刀刃。

「還過來！」

「別想！」

奈都女頭髮也亂了，袖子也裂了——。

銀平手中正握著，從奈都女那裡奪來的皮軸水虎卷——而奈都女此時已不知如何搶了回來，身形已經消失在竹林深處。

不知道又擲到那裡去了！

但是，這一次銀本沒有接到，水虎卷飛過了半空中，大概是落到大樹後面……。

「啊！」

「嘎？」

奇怪的是……水虎卷並沒有掉下來。

原來是樹梢上躲著一個人，沙沙沙，像一片黑色的樹葉似的。從樹梢尖端，一個奇怪的影子，一下子，便躍到另一棵松樹上。

「喂！——」

奈都女像是發狂般地在樹下面追。

但是，樹上的可疑人影，只像是一股山嵐，從樹枝上又躍向另一棵樹枝，然後，跳入一叢灌木中，那個影子便不見了。

實在是白鬥了一場，在這麼一瞬間，就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在這個沒有星光的夜晚，到底是猴子還是怪鳥，還是什麼妖魔？

但是，在下面猛追的奈都女，倒是看的很清楚！在樹枝間飛躍的影子——那絕不是什麼怪物或是猴子。

那是個有著驚人本領的怪人。是人類沒錯。

星夜狂奔

突然，從背後吹過來一股帶有血腥味的風。

奈都女及緊跟在後面的捕快們的身後，旅畫師幽夢，一記旱地拔葱，躍了起來，吼道：

「渾蛋！」

銀平也像蝙蝠般地敏捷跳了起來，在幽夢的面前轉個身子。

「喬太郎！喬太郎！你在幹什麼？」

朝著後面，舞著太刀大叫。

但是，此時喬太郎早已不見了。

難到魔風流的忍者，此刻已經逃走了嗎？——仔細四下看看，原來他是去追奈都女去了。奈都女不時地回過身子，反身斬向喬太郎，可是弱女子的短劍，怎麼砍得到對方呢？

「無論如何不能讓喬太郎捉到。」

既然水虎卷已經丟了，這個女郎此時再怎樣也不能把命也搞掉了！

如果自己在這裡被捉到，那麼弟弟大助便再也不會知道水虎卷是被那個奇異的樹上鳥人所搶走。

想到這裡，拚命地逃吧！努力加快腳步！

但是，怎麼快也比不上喬太郎的草上飛腳法，馬上便要被追到了——旅畫師幽夢看到這個情形，趕走了面前的捕快們，丟下了蝙蝠銀平，也去追喬太郎及奈都女。

奈都女——喬太郎——旅畫師幽夢——最後是蝙蝠銀平，這個順序，一個個揮著白刃，摒著呼吸，在這個夜色中，從上尾到桶川的一排樹木間，一路上一個接一個猛追下去。

每一個人都不知結果如何，在這個有著微風的夜晚，狂奔到中仙道，到了榛名山山腰時，已經隱隱約約可以看到破曉的晨曦——。

馬鈴驛站的旅館街上，旅客們熙熙攘攘的。

此時已是暮秋，初冬的太陽，在下午顯得十分暖和可人。

「賣針的」旅站前，停了三匹烙有火印的馬。

老板七兵衞經過昨天晚上那一番折騰，此時十分疲憊地，一臉愁容坐在屋子後面，看到一個像是出外旅行的武士，背上背著一個大天狗面具出現在眼前。

在這附近不知找什麼東西。過了一會兒，話也不說，一臉十分吃驚的表情，對著在外面等待的年青武士說：

「大事不妙！」

然後一行人跳上馬背，朝著大宮方向急馳而去。

這三個人便是昨夜跟在奈都女後面的眞田大助，伊吹塔之助，穴山小十郎。

他們在旅館門口，聽到了有關昨夜安中的捕快來到「賣針的」店中搜捕的事。

安中城——井伊直勝所領轄——德川方面獨一無二的諸侯——如此看來，奈都女必定身罹大難，這是不容置疑的。

而此時。

那個叫幽夢的旅畫師到底是什麼人，是什麼來路，都不得而知。

但是，以大助及塔之助從旅館中打聽來的消息看來，那個人對奈都女卻是有十足的好意。

「噢！可以看到妙義山了！」

妙義！一行人一聽到便停了馬。

「距安中城下已近！」

伊吹塔之助接著說。

小十郎亦說：

「但是——」

大助在馬鞍傾身向前，說：

「我們要先計劃一下！」

此刻最重要的是奈都女的生命是否安全，還是要先到妙義山的山洞中找火龍卷，這是必然要考慮的問題。

「妙義是我們必然要去的，如果先去妙義！那麼姐姐此時正被井伊家的捕快們追捕，可能性命已經沒了。你們兩人認爲如何呢？」

「我也這麼想！」

「鄙人也感到十分不放心。如果現在爲了早一點到妙義，得到了火龍卷，而奈都女小姐便有危險了。我認爲這亦不是上上策！」

塔之助回答，與小十郎討論之後，一致決定先驅馬上妙義山。是夜，便停在山麓，等待天明。

第二天早上，朝陽染紅天際，三個人起了身。從這裡開始便要步行，所以他們把烙了火印的馬，留在剛才睡覺的地方。

「那三個山洞在那裡？」

「在金洞山山後。」

「金洞山？」

——大助問塔之助。

「這裡是由白雲、金洞、金雞三個山峯所組成，故名爲妙義三山。從金洞山山腰，越過溪谷便是信州的大街了，這個山相當的大。」

「那麼篠切一作必定已經先到了，站在山洞門口等我們吧！」

「一作比我們早來，當然應該比我們早到。」

「那個山路上，在最前面好像有個男子！」

「那裡？」

「現在被樹擋住了，看不到，馬上就可以看到……噢？在那裡……那裡？那個山谷邊！」

小十郎一面說著，一面用手指。果然，在前面的溪谷底下的獨木橋上，有兩個男子。正在往上爬，紅色如火的楓葉，被風吹的左右搖動。

「啊！」

大助止住腳步。

「那好像是來喬太郎和蝙蝠銀平！」

「咿？真是銀平和喬太郎嗎？」

「嗯！的確是他們兩個。他們的腳步好像還很急的樣子……」

「糟糕！錯了一步！看起來他們好像是要比我們先到三個山洞！」

「笨蛋！再快也沒用！反正篠切一作已經早就到那裡了！」

「小十郎！我們還不見得能如此譏笑他們哩！」

「爲什麼？」

「他們兩個壞蛋，到底會要出什麼手段，我們還未必知道。篠切一作在山洞附近會沒有危險嗎？奈都女小姐又是怎麼會被安中的捕快們捉去呢？」

「如果照這麼說來，可不得了了！」

「對！我們要趕快追上喬太郎和銀平！」

「那麼急會敗事！」

「急忙現出身形，我們來此的目的便會成了泡影。小十郎！塔之助！我們要悄悄追他們兩人，否則，如果在半路上把他們殺了，便無法知道近江烏骨齋到底寫了些什麼字！」

大助鼓足力氣，秋葉行者塔之助及小十郎跟在後面，加緊了腳步，走向山窪地，去追喬太郎及銀平。

大助在紀州高野山練過山中飛跑，塔之助也不差。此地的山崖有若經過鬼斧神工修飾過一般美麗，他們在溪流

上的岩石間躍著，追趕喬太郎。

那一個先到

此時，另一方面的銀平及喬太郎，正進入一間茶館，擦著汗水在休息。

「喂！拿茶來！」

銀平由茶店的茶几，向外看去，對面的山好像是一個覆上了紅葉的大花盆。

「真漂亮！實在太壯麗了！」

而喬太郎將正在喝的茶碗，一下子從手上摔到地下，拔出腰間的太刀便衝了出去。

「喂！喬太郎！你不休息啦！」

一眨眼的功夫便跑掉了！

連茶都沒喝，銀平便和喬太郎一齊衝了出去，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他們兩個人的臉色都變得這般難看。

「——大助從後面追上來了！」

「說不定三個人都追來了！不得了呀！」

「好像還有穴山小十郎和秋葉行者塔之助！」

「快往下面看看！」

「快點！銀平！」

「等一下！蝙蝠可追不上魔風流的草上飛！」

「不論如何！我們一定要先一步到三個山洞那裡！就忍耐一下吧！」

銀平也加速腳步，緊跟在後面。而喬太郎則施展出忍術中的「縮地飛走術」，摒住呼吸像一陣風似的跑，只有銀本在後面苦苦哀叫。

而大助那一方面，看到這種情形，則更是拚命地加緊腳步。

但是，在山上奔走，呼吸平靜是最重要的，如果心生煩躁，在這種超乎正常人的體力的競走上，勢必很快就會感到疲倦。

所以——在疲倦不斷增加的時候，更不能有一絲急躁，否則只會感到更加的疲倦。

此時，道路愈來愈陡，轉彎也十分多，是非常難走的地方。

追的人和被追的人，事實上都是同樣的急，同樣的累。

現在就是有再大的仇人在面前，也沒有力氣去拔劍殺他，只有一心一意地在腳上面爭取時間。

不知是誰能最先到達烏骨齋所說的妙義三山洞。而這時候的關鍵，便是誰先到，誰就是勝利者——他便可以拿到解說的火龍卷，也是扶桑掌握圖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第十四篇　神秘篇

飛天術

頓然冒出一股冷汗。

天氣乾燥，鼻孔吐出火辣辣的熱氣，隨著腳步的頻律，一陣陣地往外冒。

走盡了妙義的天然險阻，這兒，直到七分所的難行處爲止，印著一路追趕而來的兩條賽跑的足跡。

一邊攀登著險峻的陡坡同時往後一瞧，大助這一邊的三個人，這時也上氣不接下氣，不畏險阻地追趕而來，因此，來喬太郎與蝙蝠銀平亦不時地回顧觀看，片刻也不敢休息。

但是——值得慶幸的事是，大概由於造物主對於人與人之間，並不問其善惡而賜與約略相同的心臟，大致相同的肺臟，以及大致相同的一雙腳。所以，當這一方已筋疲力盡的時候，另一方差不多也已累散了骨頭。

因此，在這個時候逃亡者的弛緩與追趕者的鬆懈一樣，至於隨後那一方會先癱倒下來，便只是耐力的問題了。

「唉喲！累死了。我——我已經不行了。」

首先說出這氣餒話的，是名叫蝙蝠但人卻與其名不相適稱的銀平。

「不要盡說些沒志氣的話……」

喬太郎一把抓住即將滑坐下去銀平頸後的頭髮，拉著他繼續趕往山上去。

不過，由於喬太郎是以忍者跑步的速度奔走，就算是同樣的疲倦，但是比起常人，那疲憊的程度還是比較輕的。然而，由於同伴銀平的情況不佳，加上這個負擔，更形成了他的累贅。

「振作點吧！銀平。平常在別人面前不都是說大話的嗎？怎麼卻在妙義這般大小的山上就給累垮了呢？最主要的還是，我們到達這裡的當天，與金雞內山來的伙伴們商討的計劃搞砸了。——但是無論如何，人總是不能夠輕輕鬆鬆地就出人頭地呀！忍耐些，振作起來吧！」

那時，路途終於進入了姥沢梅林一帶的薙樹林處，相當寬敞的平地長長地延綿過來。正覺得已經來到了山頂時，在那平地的盡頭處再度突起的陡坡，又一次壓迫似地呈

現在銀平的眼裡。

「哇！還沒到山頂的洞門呀！」

「離第一個洞門還有些距離。穿過那就是第二個洞門，接著就是第三個洞門。」

「請您積點德修，就讓我在這裡休息一下吧！我已經支持不住了，再也沒有什麼得失慾望了……」

銀平大口大口地嘆著氣說道，便往身旁的秋草堆裡盤腿坐了下來。

「哼！沒用的傢伙！」

「不管你怎麼說，我是寸步也走不動了。如果說非要受這種令人不能喘氣的活罪就不能出頭的話，就是不出頭也就罷了。請閣下您一個人走好了。」

「混蛋！」

過度懊惱的喬太郎不由得頓足捶胸，開始如此地大聲叱責道：

「在這節骨眼裏，你盤腿坐在那兒，萬一被後方追趕上來的大助發現，到那時連命都保不住的唷！」

「嗯……但是……我再也跑不動了呀！」

「啊？……唉呀！」

來喬太郎回頭看他們剛才穿越而來的低地。

「——奇怪？怎麼啦！不知什麼時候大助、塔之助和小十郎已消失的無影無踪了。」

「你看吧！」

銀平顯得非常得意的說。

「大助也好，小十郎也吧，既然不是什麼妖魔鬼怪，八成也已不知累倒在什麼地方了。」

「不，拿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他人是大錯而特錯的，那個怪倔強如頑石的眞田大助，就算是要他赤著足上刀山，也不見得會不如我們的呀！」

「確實如此，這麼說來在前面那裡的，不正是他們三個人嗎？」

「啊！在哪裡？」

「好像正往一本杉的上坡處疾走著。」

「呀！完了！」

這一瞧——剛才還以爲落後於己的三個人，大概是繞了某處的近路，不知不覺間已在前方遠遠地追過了頭，且已取道在妙義中有名的金洞舍一本杉的坡道上，逐漸縮小的後影如豆粒般大地映在眼裏。

「嗯，眞可惜！都是因爲你磨磨蹭蹭地，看吧！已被大助那般傢伙搶在我們前面了。看來只有使出最後的手段，即藉助於山頂上葛鼓老人之力，否則就別無他法了。」

盛氣中將銀平踢倒一旁的來喬太郎，緊閉雙唇直立著

，忽地，抖動了一下身子便瞌上眼簾。

呼——地，如由地底吹上來的一陣風聲。飄落在滿山滿地的葉雨——。

瞬間，一朵烏雲飄過，遮蔽了陽光，妙義全山的楓葉，就像雄雄的火焰被澆上水一般地，煞時顏色變得暗淡起來。

「銀平！銀平！」

由於這聲呼喚，銀平忽地抬頭仰視直立在旁且動也不動的來喬太郎的身影。臉色是如此地蒼白，急促而正確地補足呼吸的步調，眉宇之間充滿著嚴肅的氣氛。

「啊！有何貴事?」

懾服於那凜然嚴肅的銀平，不由得語氣變得謙遜。

「鄙人要以破風術躍往山頂去。」

「啊……」

「至於你嘛……」

「是，是的。」

「就留在這裡吧！」

「唉呀！眞是不勝感激，如此一來我便得救了。」

「但是你不可在這裡發楞的唷！」

「好的。」

「我這兒有一把事先由安中準備好要帶來的土狼煙筒，現在開始，你屈拍一、二、三……地往下算自己呼吸的次數……」

「好，然後呢?」

就在這一問一答的同時，銀平好像已自我催眠了一般，開始無意識地屈著指頭一、二、三……地算起了來。

「——算到一千時，立刻往狼煙筒的引火管點火。」

「噢！那是給井伊家打的信號！」

「嗯！」

「這個任務，不必走也做得到。贊成。」

「不可稍有差錯，別忘了，數到一千時！」

「知道了！」

「那麼——」

「噢……」

這話一說，銀平忽覺在來喬太郎的脚邊是很可怕的，於是便退縮到五、六尺遠處避著他。

同時，中斷魔風流忍法草上飛痕跡的來喬太郎，好像是要發一陣火爆脾氣，把身子一蹲，立刻，捲起四周的草塵而揚起的一道黑風，將他的身子如搬運豆粒般飄往某處去。轉眼之間，他的身影便在金洞舍一本杉數百公尺處消失無踪。

赤備隊

侍從少輔井伊直勝，那天清早，往安中城內武士集居處朝北的走廊，目中無人地走了出去。

因為在那次小牧之陣的激戰中，聚集了佩帶紅旗、紅徽、紅矛、紅盔、紅甲胄的士兵們，組成一赤紅色的陣營，遏殺敵人的膽量，發揮了驚人的戰果，於是人們矚目於他，稱之為赤鬼直勝，至於他的陣營則稱做井伊赤備隊。

卻說，赤色成了井伊家的時尚，在陣中所穿的外衣尚且不論，連家居服的顏色，也都醒耀奪目。更特別的是，家中的人員，全體各佩帶一把朱鞘的刀子。

穿著緋羅紗質陣外衣的三名武士，以單手貼著地面蹲伏在庭院前。

聽到殿下踏著走廊而來的脚步聲。

「咳咳！」

聽到這聲，三人一起抬頭。

「信濃——」

赤鬼殿下站在那兒吆喝道。

「彥兵衞，大隅看起來都蠻雄偉的嘛！」

「您過講了。」

緋羅紗的三傑，誠惶誠恐地說：

「根據昨晚的討論，打算就此出發前往妙義，馬上就是武士們準備的時候了，屆時煩請檢視一下。」

「那麼，昨晚在討論會中出席的來喬太郎與銀平那兩個傢伙怎麼啦！」

「他們今天早上天未亮就先出發了，府上的人估計他們快到後山的時候，並伏擊大助一行人，等到時機好時，便會發放狼煙的信號。」

「但是，那麼機警的大助會中我們的圈套嗎?」

「來喬太郎曾肯定地說——遲早他們一定會進到第三洞門的。」

「但是，他的斷言也未必可信喲。當初為了要活捉大助的姐姐奈都女，他向本城提出借用三名捕快的請求，因而調了三個小兵給他，但到頭來他還不是沒有把奈都女捉回來嗎?」

「那件事他本人也深感羞恥，如今他到妙義去，若是不把大助捉回來，他是會誓不甘休的。」

「嗯，好吧，那件事就暫且不談。從駿府城的大御所和江戶大納言秀忠公處，都有急報說，當眞田大助逃竄到本地來時，只要一發現就將他處死或是押解送過來的通知

。——想想如果讓素性乖張的浪人來喬太郎給我們助陣，將有失赤備隊的聲譽。但，總之，這是駿府的勅命。」

「是！」

「去吧。——但是，信濃守，還有大隅和彥兵衞，如果輕敵的話，是會失敗的喲！因爲，雖說大助還是個少年，且是眞田幸村嬌生慣養的獨生子，特別是他的祖父昌幸在這上州沼田或上田城等地是有名的人物，對於妙義附近的地理早就瞭如指掌。」

「您的話，我很了解。」

這時，在武士場牆壁的周圍，依稀可聽到吹信號貝的聲音。

土屋信濃守、宮島彥兵衞、永井大隅離開後，來到武士集居處一看，約七十名左右的紅色陣笠朱鞘已事先下令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那兒。

不久，從安中城的前門處進來了相同的人數，分別往左右兩邊站開。

總數約爲一百五十人。

由城牆的砲眼處窺看的話，那壯麗的景色是再美不過的了，就像紅色杜鵑花壇流動一般，倒映在安中城的護城河水裡。

人數雖沒什麼大不了的，但矛組、弓組、鎗組、鼓、旗幟及馱子的準備，簡直就像戰時的出陣一模一樣。唉呀！離了大阪，可能會引起一番騷動，但卻全然沒有那種徵兆，這可能是因爲事前豎起明晨在後妙義將有圍場操練的告示牌，而防範著村人們的猜疑吧！

但是，——

「奇怪哪！那麼多的人……」

在大道旁的山丘上，有一個人以手抵著眉際在眺望著，眼裡閃著懷疑的目光。

對奈都女來說是位神祕的救護者——這位旅畫師幽夢。

畫帖的秘密

秋天的花草在山丘上盛開著。

狗尾草、龍膽、小桔梗、牽牛花的蔓藤、紅荻白荻。爲香花與嫩草包圍的奈都女正在熟睡。

連夜來的倦怠——不，從江戶地方出發開始，一路累積下來的倦意，似乎已達到了飽和點，因而在此累倒下來。

那時，旅畫師幽夢如崗兵執守著熟睡中的女神一般，佇立在山丘上。

或許是隨著繪畫靈感的浮動，因而興起一股難以抑止的創作慾念，於是從繫在腰間的小行囊裡取出一塊懷硯，然後聚集些花露，開始將各處的山川景色描繪在畫貼上。

究竟寫生出來的是怎麼樣的畫境呢？悄悄從後面窺視那素描的筆觸，發現既不像狩野（註）也更不像是雪舟風（註）或山樂泒的繪畫，所畫的只是點和線、標記著些——像是山、路、關卡及驛站，城池領地的里數等等——這並不是一張畫，而是一張平面圖。

（註：狩野，姓氏之一。狩野山樂，安土桃山時代的畫家。雪舟，室町時代的畫僧。）

在戰國的時代裡，他國的人進入非已國的領域而描繪地圖的話，是立刻會被砍頭的。

雖不知這位旅畫師幽夢是何方人物，但——此刻，他正泰然地將碓水的關卡起一直到安中城附近一帶的情形描繪在畫帖上。

但是表面上他卻裝做一副心神正漫遊在畫境中，且沈浸在四周的風光裡，而欲將其筆法畫出。

就在這個時候，在他的畫心中注入了奇妙的色彩。

——他正精心描繪的是沿著林蔭大道川流而去的赤備隊的行列。

「噢，這些裝備並不像是單純要去圍場的樣子……。奇怪了？……嗯——，這其中必有問題。」

皺一皺眉頭，不知心中在想些什麼，忽然急急忙忙收起畫帖，拭乾硯台。

「——奈都女，奈都女……」

搖著正在呼呼輕睡中女子的肩膀。

奈都女立刻由淺睡中坐起。

如此，倦怠的身軀如沐浴過一般地清爽起來。

「噢！幽夢先生，托您的福，我覺得好像被擦拭過一般，身體變得輕盈起來。」

「請到這兒來看一下。」

「啊！」

「有奇怪的東西正打那兒經過。」

「那是什麼東西……」

「盡人皆知的井伊赤備隊，約略看來，安中城的人數大概有一百五、六十人左右，正急急忙忙向妙義的方向趕去……」

「啊！井伊的人們要往妙義去？」

「是的。正好你身體的疲憊也已治癒了，所以我們必須趕快走才是。由來到大宮驛站的官人口胳及來喬太郎的行動來看，即可推知從駿府發往安中的祕命已經到達，且令弟大助一行人也已超前趕往妙義去了。」

「啊！這麼說來，那些人不正是要去追討逃往妙義的弟弟嗎？」

「幽夢的想法是不會錯的，請您相信我，奈都女。」

「我固然無存懷疑之心，但是，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沒臉見弟弟的面呀！」

「喔！是關於昨晚的事嗎？」

「是的，水虎卷——我想與其被喬太郎奪走，不如往草叢裏丟去。但在樹上有個怪異的人，接走了丟棄掉的水虎卷，並隱藏其身於樹枝之中，而就一直沒有再出現了。」

「那會是什麼人呢？這樣簡單的事，連幽夢我也想不出來……。所以說，如果查出那個飄忽如雲的人的去向，在大助的面前必可免於非難。」

——幽夢凝視著脚根旁的露水，想了一會兒，不久便悄悄地告訴奈都女一個計策，說道：

「我是個旅畫師，巡迴走往於各處，對於了解傳聞中的世事較爲方便。但是……上次如猿猴在樹上的人會是誰呢？或許當地的人對那怪異的人有所了解也未必可知，所以關於那事，我負責替你偵察。」

於是，奈都女要他立刻前往妙義，告訴已往妙義的大助、井伊已有所部署了。

「危險啊！如被那紅色武士的袋陣一包圍住，最後恐怕就逃不掉了。」

說罷，幽夢便跑下山丘。

「唉呀……又忘了。」

分手後，奈都女懊悔於自己的粗心大意。——爲什麼沒有問呢？爲什麼不在他臨走之前試著問看看呢！

幽夢雖不斷地覺得樹上的鳥人很可疑，但是從大宮的那晚以來，還有他在街道上與捕快及喬太郎對話的口脗，及杖劍制敵的快速——如此前後回想一看，樹上鳥人的疑問，同時，幽夢不也是個怪異的人嗎？

無論如何，他總不是一個普通的旅畫師。

爲什麼會忘了問呢——那人的姓氏與來歷。

或許是因爲感謝其所給與的恩情——，奈都女正困於一片懊悔的思慮之中，但又忽然想起幽夢所吩咐的話，便眺望著聳立在近處的妙義峰。

鐵牛舍葛鼓

噹噹！在妙義山的峰頂，有個撞擊地軸的人。

那是錫杖的聲音。

然後，持杖人在鐵牛舍前停下脚步。

所謂鐵牛舍，即位在金洞山第三洞門後面，以虛無僧岩、幻岩、搖岩爲始，交接於天狗岩一帶的奇岩奇景之間，是一座修行者閉處其間修行的簡陋行堂。

——行堂的外欄間處，有塊枯乾的天然木，上面以青漆的沈彫刻寫著「鐵牛舍」。（註：欄間，日本房屋內的拉窗、隔扇等上部彩光、通風用的鑲格窗或透籠板的部分。）而，在這裡吐雲吸霧過生活的人，是現在正由前方回來的怪異老人，號稱鐵牛舍葛鼓的道士。

「唉呀！這兒有稀客哪。還是，一位塵世裡無法謀生的人，不幸在此地迷了路呢？」

葛鼓道士看到地上擺著一雙未曾見過的鞋子，便如此嘟嘟喃喃地發著嘮騷，且再度以錫杖往地上嗆噹作響起來。那聲音就像是要威嚇膽量狹小的人。

拍啦一聲，被脫置一旁的鐵製高齒木屐。

嘩啦地，拉開發暗了的蒟蒻色紙窗。

「那個傢伙，怎麼可在別人外出時擅自闖入？」

說著，便走入室內。

「噢！道士，您回來啦！」

於道士外出時，入室等待的男士，見到了葛鼓立刻避站一旁。

「看到您健康依然，覺得無限歡喜！」

說著，便拱起雙手。

「噢！是嗎？」

葛鼓在護摩壇的正前方坐下，挺起胸膛說道：

「說得如此客氣，但我卻一點都不認識你，所以對於你的諂媚，我必須提高警覺。你到底是什麼人呢？」

「道士，您忘了嗎？我是大和葛城峰的鄉居武士，魔風流的忍者，來喬太郎。」

「嗯，我雖常往葛城去爬山，但是那兒的忍法道場裡，經常有衆多的修行著或鄉居武士聚集在那裡修行德業，至於那些人中是否有叫做來喬太郎的人，我一點概念都沒有。——我與你素未謀面，你竟於我外出時擅自闖入行堂來，這未免太不懂規矩了吧！快！快給我滾出去！」

叱喝之聲響徹整個行堂。

乍看之下，鐵牛舍葛鼓看來猶如童顏般光采煥發，肉肥脂厚的，年紀約在五十前後；但是，對於他精通於室町幕府時代之事件，曾侍宦於足利義昭將軍以及熟諳松永久秀等之上看來，再稍加推測一番，他實際的年齡至少在百歲左右。

儘管如此，據說這位怪道士葛鼓，不但沒有風化的仙味，倒有不少世人的俗氣及投機心，濫用其體會而得的法

術，並不時出到村莊去滿足其旺盛的欲望，而後才回到山頂的鐵牛舍。

——關於葛鼓的一些風聞雖也早有所知，但是來喬太郎似乎在內心已有所盤算，所以在這道貌岸然者的面前，依然極盡謙虛其詞。

「誠然，如果說只提到葛城，您不會有所記憶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您可知道住在近江瀨田有位叫矢師烏骨齋的人嗎？」

「嗯，那個人我就知道了。——數年前他曾拿著祈求家康滅亡的詛咒箭上本山來。那個時候經過我的許可，在這金洞的山巔處，埋下詛咒箭。」

心想著，解說火龍卷大概就埋在那下面吧，喬太郎不由得心房激動起來，但並沒有將它顯露在臉上。

「在下就是那矢師烏骨齋的外甥。」

「嗯，嗯，是烏骨齋的外甥呀！」

說著，才正眼地瞧了一下喬太郎，問道：

「到我這裡來有什麼事嗎？」

「在下從烏骨齋叔父那兒久仰道士您的神通廣大，所以希望能有一睹您神法的榮幸。」

「傻瓜的東西。你就這樣不畏高山峻嶺的險阻，專程到這裡來看我鐵牛舍葛鼓的嗎？」

「不，也並不完全是那樣的情形；其實，另外我還有一點小小的祈求。」

「混蛋，那為什麼不早點具實說出呢？」

「真對不起，那麼我就坦白相告吧！」

「嗯，說話時最好不要有歪念頭。」

「因為我想知道數年前叔父烏骨齋將詛咒箭埋於何處，所以上山來拜訪道士，您如果知道的話，就請賜教於在下，如何呢？」

「哇哈！哈！哈！這到底吹的是什麼風呀！前些時候——不對，就是前天吧！有個叫篠切一作的男子，曾站在第三洞門處，一直在那兒歪著頭看哪！」

「啊！篠切一作已經先來過了嗎？」

「你還是到洞門前去看一下吧！在那兒的岩壁上，殘留著烏骨齋不知記些什麼的鏃形文字。那個或許可做為線索吧！」

葛鼓露出叵測的眼神，若無其事地說著。

日本神代文字

（註：神代文字是漢字在未傳到日本前，日本所使用的一種音節文字，多為後世所假造）

不用說，當來喬太郎以縮地術（註）追越了大助一行人來到這山上時，已趁著等待葛鼓道人回來的時間內，便首先仔細地檢閱了第三洞門的大障壁，看看上面是否有烏骨齋臨死之際所洩漏的鏃彫文字。

（註：縮地術，『神仙傳「費長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即仙術之一種，可縮短地脈，減縮距離。）

如此回答後，鐵牛舍又接著嘿嘿大笑說道：

「既然如此，大概也沒什麼地方要問我的吧！你就照著上面文字所指點的地方去探查一下，應該就會明瞭的。」

「但是，道士閣下，我對那些文字是完全不會研讀的呀！」

「那就奇怪啦！」

道士佯裝不知地說道：

「就算妙義山的風雨再怎麼猛烈，障壁上的彫刻文字還不出十年就被風化侵蝕殆盡了嗎？」

「不，那些文字依然清楚地留在那兒……」

「那麼就是你不識字嘍！哈！哈……看你年紀輕輕地，還像是有近視或斜視什麼的……」

幾近調侃的口脗。

從最初見面時開始，鐵牛舍葛鼓便一直把喬太郎視作黃口孺子，應對之態度極為不屑。

雖是氣得心頭一把火，喬太郎依然陰險地盤算著如何設法煽動那庸俗的道士，以取得彫刻文字的解讀法，於是按捺著氣焰，低聲下氣地一問：

「唉呀！還是教給我吧。——那洞門岩壁上的鏃彫文字，看起來雖像是異國文字或南蠻的象形文字，但那就是日本太古所使用的神代文字。」

「噢，神代文字？遠古的日本也會有那種文字嗎？」

「當然有。在漢字傳到日本來以前，就有了日本太古的文字，而那就叫做神代文字或日文。但是，當今之世能念懂這種文字的人有如鳳毛麟角。就連將那些文字彫於壁上的烏骨齋本身，恐怕也只不過是經由詛咒箭的委託人謄寫過來，然後照樣刻上去的吧！」

「但是，道士您是有名的博學之士，想必一定能念得懂才是。」

「嗯，這個嘛……」

鐵牛舍吱唔其詞地說著。

「讀是會讀，但是與其念給一些凡夫俗子，還不如對牛彈琴來的好！」

「噢！那麼，您有什麼希望或是要求，我們來做個交換的約定。」

「當然，當然。那東西對你來說既是如此的重要的話，那麼給我相當的回禮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

「那當然了，那麼，您要的東西是……」

「那還用得著說嗎？當然是錢嘍！啊哈！哈！哈……，這年頭，金錢對做仙人來講也是需要的喲！」

簡直是豈有此理，壞透了的道士。

提起鐵牛舍，雖然他認爲說些世人不善道的事物是理所當然的，但因喬太郎也並非什麼善類，所以如果事先把話說清楚，反倒好對付的傢伙。

「道士，那麼鄙人也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實呢！如果知道埋藏詛咒箭的所在，就將會有一大筆財富到手。怎麼樣，願不願意加入這賺錢的行列，而助我一臂之力呢？」

既已明白葛鼓的心思，喬太郎說話的措詞也就粗率起來，盤坐著的膝蓋也忽地向前伸直開來，就在那同時，從地底響起一聲巨響，吱吱——！淒厲的狼煙，不知打那放起。

「唉呀！對啦！」

應著轟隆之聲躍起的喬太郎，由於等待鐵牛舍的外出歸來及談話也頗費了一段時間，竟將與銀平的約束忘得一乾二淨，這回忽然想起，便結束與葛鼓道人的談話，手執著刀往修行堂外衝去。

岩石上的活靶

爲狼煙出其不意的聲響震驚的群鳥，如箔紙被風吹散一般，紛紛往妙義三山上去。

就在此時！氣喘吁吁跑到第三洞門來的眞田大助、伊吹塔之助與穴山小十郎三個人，果然發現了彫刻於障壁上的文字，於是歡呼著：

「荷！荷！就是這個啦……」並擁上前來觀看。

連對那不解的文字與起失望或懷疑的閒暇都沒有，也就是當他們三人趨步向前的同時——使地軸搖晃的狼煙爆聲驚人的響徹耳際。

「耶！」

三人不由得跑出洞門外，一躍而上幻岩的岩角上，瞠目驚視直線劃過天際而留下渦紋的黃煙。

往內山金雞的方向，以小手抵著眉緣凝神眺望的伊吹塔之助，嚷道：

「呀！那是井伊家的赤備隊！」

「井伊有多少人呢？」

「噢！少爺，這可是疏忽不得的喲！剛才的狼煙的確是某種信號，嗯！看來有幾分像是敵人的陰謀。」

「天呀！我們會不會是中了井伊家與喬太郎事先設好的圈套呀。還有比我們早就應該到這裡的篠切一作不知怎麼了。」

這時，就連小十郎和塔之助也不由得仰天慨嘆，事到如今如中了井伊的策略將會如何呢？更嘆命運的乖違；然而大助卻面不改色，一動不動地觀看下面的情勢。

話說，這時身著赤紅色武裝的井伊家武士們，正如火紅色的小鳥群集而來一般，渡澤攀崖時隱時現地馳騁在樹林，而由四面八方向這第三洞門如袋囊般地包圍過來。

忽然，短時間內——在洞門的四處，金光閃閃的矛頭已隱約可見。

追兵的武士頭領，穿著赤色作戰外套的三傑，土屋信濃守、宮島彥兵衞、永井大隅等三人，各自拔出白亮亮的陣刀，大聲吆喝著衝上前來，與此時由修行堂出現而來的喬太郎合而爲一，迅速地將幻岩團團包圍。

向上仰看的土屋信濃守，以戰場上自報姓名時叫陣的語勢嚷道：

「喂！那上面站的，可不是九度山的幸村大夫的公子嗎？」

大助也應其聲毫無畏懼地自幻岩上以相同叫陣的氣勢，凛然地回答道：

「是的，本人正是眞田左衞門尉幸村的獨子大助，您招呼我有什麼貴事嗎？」

說著，便悠閒自逸地坐下來往下觀看。

「呀！這個麼……」

宮島彥兵衞點著頭答道：

「根據由駿府地方來的命令，我們代表主人直勝，到此恭迎您的大駕，在這種時候如果您有什麼孺弱的舉動的話，那可有損於令尊左衞門幸村的盛名喲。喂！快點下來，老老實實地將太刀交給我們，看在武士的情份上，途中我們還可以給您鬆綁。」

大助哈哈大笑道：

「那可眞是辛苦您了，只可惜如大助我這般人並不是那麼容易便束手就擒的人。最好還是趁著無謂的傷亡及格鬥尚未發生之前，點齊人數兵馬下山去吧！」

「噢！您好大的口氣呀！大助先生。難道您沒有看到前方迎面而來的赤備隊嗎？」

「的確是壯觀的景色，井伊家的下級武士們是多麼地美麗啊！如果將他們排列在雛壇上，一定是一蹴卽倒的吧！」（註：雛壇，陳列玩偶的架子。）

不可一世的大助，像個年輕武士似的跨坐在折凳上，回過頭去看看站在左右的塔之助與小十郎，並使以詭密的

眼色。

「喂！你們這些無名之輩，快點乖乖地束手就擒！否則便把你們像切瓜一樣的砍了！」

聽到這話，塔之助立刻站立起來，罵道：

「哇哈！哈！哈！你們這些做男僕的鼠輩們，能不能請說些像樣的人話呢？」

「你這傢伙，不要狗血噴人。來！你們那一個人先上去把那個臭傢伙給我抓下來！」

土屋信濃臉紅脖子粗地吆喝著部下。

「喔！」

這一叫，井伊的部下裡也不乏驃悍的年輕武士，單手執著劍正要往幻岩上躍去。

但是，只要頭一伸出岩角，立刻爲伊吹塔之助的白木杖，及穴山小十郎的亂刀所砍，一個個的頭顱骨碌地滾下去。那被血潮所染遍的岩石，賽似一片盛開的杜鵑花叢。

敵方在畸形的岩頭上——我方在下，地勢不利。在犧牲了四、五人之後，井伊家才發現勢態的嚴重。於是，邊速退離幻岩的附近，將後方的弓箭組推置陣前來。

「喂，大家把弓箭對準那些花車上的娃娃！」

「十分理想的活靶！」

說罷，四、五十張弓箭如滿月般聚集起來，迅速地將箭搭到弓弦上，一齊鬆弦一放，槙葉的箭頭順著風勢，如逆勢而降下的冰雹，咻！咻！咻！響起箭聲射了過去。

紛飛的箭隻，轉瞬之間，齊集在岩石上無一草一木可做爲防身盾的三人身上。

第十五篇　鳥童篇

鳥天狗的蛋

數雙鶴般細長的脚脛，不斷地響起如鹿馳騁般的脚步聲，一群淘氣的孩子們，正由驛站的村外揚起身後的塵土跑向妙義神社。

他們在做什麼呢——在玩著踩高蹺賽跑的遊戲。

摔了跤的孩子揉擦著鼻血，精明狡猾的小傢伙則將高蹺掮在肩上，大伙兒們正爭先恐後地攀登著隨身門的石階。

過於正直的孩子依然踩著高蹺，東倒西歪地爬著石階

「賴皮！賴皮！怎麼可以用脚走呢！」憤慨地叫道。

接著，大家紛紛從高蹺上跳下。

於是便打破了比賽誰先到的約定，跳下來僻歷拍啦地揍了那不守規定的頑童，但是猶不能消其心中氣而咬牙切齒地憤慨著，然後便哇——地一窩蜂地擁向神社的廣場。

「怎麼樣？我們來摔抱架！」

其中有個孩子虛張聲勢地說。

「要摔抱架的話，我一定可以把你們摔到沙場外。來呀！誰敢來跟我比！」

「摔什麼抱架嘛！無聊透頂的玩意兒！」

另一個孩子噘著嘴反駁道。

「那我們來交戰好了！」

「我們是武田信玄。」

「好！我們是謙信。」

「那麼我是義經。來吧！過來呀！」

「義經和信玄可以交戰嗎？」

「可以啦！沒有關係！」

「那我要到義經這一邊。」

「我來當義經。」

「不行，我剛才不是先說我當義經了嗎？應該我先才對！」

這下子，又因分配角色而僵持著。

忽然，在大家的頭頂上——。

「喂！下面的小麻雀們，吵死啦！」

不知是誰在嚷嚷著。

但是，孩子們依然熱中地。

「讓弁慶決定好了！」

「弁慶，讓我當義經好嗎？」

「那麼，讓他當足利尊氏如何？」

「尊氏的話，讓你去當。」

「胡說，我是日本武尊，替你們征討熊襲喲。」

（註：熊襲，古時住在日本薩摩、大隅、日向地方的民族。）

繼續吵吵嚷嚷的當兒，

「吵死啦！下面的烏鴉！」

這聲音是來自上方。

「喔喲？」

「誰剛剛說烏鴉的？」

「我不知道！」

「是你吧！」

「我們也不知道呢！」

「那就有意思咯！」

「奇怪呀！」

「到底是誰？」

就在這鬱鬱蒼蒼的妙義神社院內，頑童們漸漸害怕起來，並且大家都以怪異的眼神相互對看。

——霎時，大家都聚集在一處，靜靜地，只稍稍豎起小耳及轉動著眼睛，不敢有所舉動。

「啊！好痛！」

忽然，有個孩子用手按著額頭叫道。

「喔喲！」

「啊……。」

「噢——好痛喲！」

正感到驚嚇的時候，另外一個人又說：

「誰啊——，那傢伙在那裡呀！」

不知打那兒來的柯木果實，一個個地迎面擊來。

大家都瞪大了眼睛。

數個小鼻孔一起朝向天空，如此叫嚷著。就在一顆高約二丈餘的大柯木上。

「小麻雀呀！」

繼之而來的是一陣笑聲。

「在那兒，你們看！這次是叫麻雀……」

樹的下面，一雙雙的小手正抵著眉際往上瞧。

這一看，就在高高的柯樹梢上，搖晃著一雙黑腳。

「喂！下來吧，你這畜生！」

樹上的人半嘲弄地答道：

「有什麼事的話就爬上來說。人家舒舒爽爽地正睡著

午覺，你們卻在那裡一會兒嘰嘰喳喳，一會兒又呱呀呱呀地，眞是一群煩人的小孩。」

說罷，又一把丢下數個柯樹子。

仔細一瞧隱沒在金黃色的柯樹葉裡的人影，再與下面那些頑皮的小毛頭一比，大概是個十一、二歲左右的少年。

圓筒袖，長僅及腰部的衣服上繫著麻繩似的腰帶，而頭髮就像是伯勞鳥的鳥窩。

只是——大家由樹底下瞇著眼睛往上看，在他那鳥窩似的頭上似乎頂著什麼東西。

一臉絡腮鬍子，也沒有戴烏帽子（註），手上拿了一根短短的棍子，穿著一個肚兜巾，嘴角又歪向另一邊，多麼奇怪的樣子！

（註：烏帽子，日本古時的一種禮帽。）

因此，剛才虛張聲勢的頑童們都想著。

「那麼，會不會是棲於白雲山上的烏天狗（註）的蛋呢？」

（註：烏天狗，想像中具有鳥一般尖長的嘴及羽毛的天狗。）

三無的太阿公

透過稀薄的雲層，射進一道出其不意的陽光。

高處的葉陰，也頓時映在陽光下，因此樹下的人便可清晰地看見上方。

「看啊！那小子可不是沒爹娘、沒家、沒姓的三無的太郎公嗎？」

「對啦！對啦！他就是太阿公。」

「不是烏天狗的蛋。」

「是妙義驛的太阿公呀！」

經由這一確定，孩子們像再度甦醒過來般，精神飽滿，和氣地問道。

「喂——太阿公，下來嘛！陪我們大家一起玩好嗎？」

「要我下去陪你們玩是吧！」

回答之聲傳自上方。

說時遲那時快——

像栗鼠一般，迅速地順著大樹皮滑下一名怪童。

他就是被取個長長的綽號，叫沒爹娘、沒家、沒姓的三無太阿公，妙義驛的太阿公。

所謂三無，是因爲他既沒有爹娘，又無家可歸且不知姓名，所以叫做三無的太阿公。

個子雖小，卻也頗具威風的傢伙。擴著胸、挺著肩膀則有如君臨於鴉雀中的鷺鳥。

「喂！你們到底要玩些什麼來著？」

環視著周圍每個人問道。

但是，將太阿公接到地上的這些毛小孩們，與其要他們回答問題，不如說他們對於擱在他頭上的東西持抱著莫大的興趣。

「呀！太阿公的頭上頂著一個奇怪的東西哪！」

「是啊！那是什麼呀……」

大家睜著大眼睛直看。

「是這個嗎？」

太阿公將手移到頭上摸一摸，接著說：

「這就是我的帽冠啊！」

「會有那種帽冠嗎？那是卷書畫吧！喂，太阿公！那是卷什麼樣的書畫呢？上面還附有漂亮的花紋和帶子呢！」

大家的臉上顯得十分地佩服與羨慕，彼此仔細端詳著他的頭的前後。

「這個是有天晚上，我正在某個地方的樹上睡覺的時候，從天上降下來賜給我的東西。這裡面把所有忍術祕法中的水遁術、火遁術、鼠行術、霧幻術以及其它如草上飛或化身爲草木的秘訣，都寫得清清楚楚的喲！」

「哇啊——」

「怎麼樣？想不想要呢？」

「要！」異口同聲地答道。

「那麼就來搶看看吧！」

「可以搶嗎？」

「當然可以，全部都一起過來搶，誰要是搶得到我頭頂上的書卷，我就送給誰。」

哇——頑童們眞是樂極了。

於是，便打算讓太阿公難堪，像蝗蟲一般由四面八方飛撲過去。三無的太阿公心中早已有所準備，於是咻！咻！將身子閃躲開來，抓住他們的衣領，一個接一個地以過肩摔法將他們拋出去。

孩子們依然不知警惕，手撐著腰站起來，心中恨得癢。癢地，一起伸出手向太阿公的頭一掏，但是任誰也搆不著。

「好痛喔！」

「喲！」

一個個如被踩扁的青蛙，受傷慘重，還不時發出特異的哀鳴。

武田信玄抱著額頭，源義經淌著鼻血，日本武尊則被太阿公的腳踢到一邊，滿臉的哭相。

「啐！都是些孬種！」

太阿公大笑著，俯首拾起棄置一旁最好的高蹺踩了上去，便如麒麟般大搖大擺地走將起來，然後又回頭過來。

「再見啦！各位。」便走了。

這時，——

在妙義神社風神門大紅色的樓門下，有個擺張桌子，豎著竹籤的算卦者。從草笠裡看著正要打面前經過的高蹺的長影，叫道：

「孩子，等一等！」

「老先生，您叫我嗎？」

「嗯！當然是叫你。過來這裡，我替你卜個卦。」

「我不想算什麼卦。而且，我是三無之外再加上錢無的傢伙。」

「像你這樣的孩子，我不收費。」

「就算是免費，我也不需要算卦。」

「難道你不想知道自己的願望能不能達成，或著到什麼時候你的希望才能有結果嗎？」

經過一番勸說，踩在高蹺上直視著算卦者的三無太阿公，不知忽然想到什麼，立刻將高蹺棄在一邊靠到桌前，問道：

「老先生，那種事情竹籤也可以預知嗎？」

那眼睛！

淚水在他的眼眶。算卦者的眼裡有著銳利的目光。

鳴海玄蕃

穿著一件貼有大小補釘並洗褪了色的外衣，似流浪漢的算命先生，目不轉睛地打量著太阿公的臉龐許久，但卻沒有拿起相面用的鏡子，也沒有搓竹籤。

「嗯！好個前途有望的孩子。」

嘴裡低聲地呢喃著。

然後，又一面身前身後地打量著太阿公，一面說著：

「沒問題，你的願望一定可以實現。只是，由於對方是精於妖法的怪道士鐵牛舍葛鼓，所以在你自己的功夫修養尚未充分以前，千萬不可輕舉妄動的喲！」

「喔，老先生，您知道我與鐵牛舍有仇嗎？」

「你的父親是前年在金洞的山脚下，中御岳神社舉行火祭的晚上與鐵牛舍爭吵，因而被他以鐵杖打死，叫做妙義角兵衛的鄉居武士。」

「……」

被一語道破的太阿公，眨眼直視著算卦先生。

「你成了孤兒。」

「是的！」

「所以你就沒爹娘、沒家，只好睡在樹上，別人就給你取個綽號叫三無的太阿公。雖然你結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但那正是你聰明的地方。——如果不是那樣的話，你也將難逃被鐵牛舍所殺的命運。」

「您說的一點都不錯。」

妙義角兵衞的獨子太郎，這時不由得衷心地對算卦先生所說的話感到信服。

「平常就對洞門的惡道十蓋鼓有所憎恨的父親，便在中御岳擧行社祭的那晚，在衆人的面前揭發並痛斥了鐵牛舍所有的罪行。鐵牛舍因此懷恨在心，於是埋伏在白雲山的路途上等待父親的歸去，並用鐵杖施以殘酷的擊打。」

「嗯！其實詳細的情形，我已由本社的祭主那兒得知了。」

「所以，無論如何我想雪恥那多年的血恨，但是鐵牛舍除了長於妖術，他的腕力也是相當嚇人的。」

「乾著急是不行的，首要的還是修行。」

「這點我也注意到。」

「睡在樹上也會有那種經驗嗎？」

「就是專心致志。通達了這一概念，覺得最近身體變得異常輕盈，雖已達到用手指輕觸細枝便可穿梭來往於樹與樹枝之間，但是這樣的修行依然望塵莫及於那鐵牛舍，所以一直到剛才，我還在想著到底怎麼辦才好。」

無絲毫邪念的童心，在算卦者同情的口脗之下，不禁說出心中之祕密。

算卦的浪人，因此更加故作親切地說道：

「關於這個嘛！如果能夠尋得一個好主人或好師傅而加以侍奉的話，是再好不過的了。」算卦的浪人緊接著又說：「你知道嗎？在這妙義山上有個絕好的人物正在等著。」

「喔！那會是誰呢？」

「大阪地方有名的軍師眞田左衞門尉幸村的獨子大助先生。」

「啊！是眞田大助先生呀！」

這個名字他也曾耳聞過。

但是——就算妙義山來了一個如此的人物，像自己這樣的人怎麼樣也不可能去侍奉一位名將之子。一個沒親沒故，也無門路可尋，流浪在山中的孤兒。

太阿公咬著手指頭。

「是這樣嗎……」

說罷，感到一陣淒涼地低下頭去。

「我原是大阪到處流浪的武士，如果我替你寫封介紹信給大助先生的話，他一定會照顧你的將來的……」

流浪者隔著草笠以銳利的目光瞥了太郎（太阿公原名）一眼，問道：

「怎麼樣，想不想去啊！」

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呀！簡直是瞎貓碰到死耗子——機會難得，何不就順水推舟。

太郎歡欣得雀躍起來，聽信算卦者的話，由他寫封發給大助的介紹信。

流浪者將信遞出前，裝著一副忽然才發現的樣子，拍着太郎的頭問道：

「那是什麼呀！」

「啊……」

「水虎卷。」

太郎笑著急忙解開帶子。

雙手捧著給他看。

「水虎卷？……喔！這裡面寫些什麼東西來著？」

「我以爲如果偷看的話就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沒有打開來看。」

「那麼，這就不是你的東西嘍！」

「有天晚上，我正睡在大街旁的樹上時，不知是誰把這個往我的臉上丟了過來。」

「嗯——」

「我就這樣不明原由，驚嚇的接住這個。同時，我看到一個手提太刀的武士，好像跟在一年輕女子後面追了過來，於是我不得不沿著樹枝逃走。但是，現在卻不知道要將這個還給誰了。」

「的確！」

「話雖如此，像這麼重要的東西也不能隨便亂放，所以，我就故意地把它頂在頭上，好讓失主發現。」

「這樣也不是個辦法，既然如此，乾脆我就替你保管好了，丟了東西的人常常會在徬徨之餘而來算卦的。況且，你現在要往大助先生那兒去，身上帶個這樣的東西恐怕不太方便吧！……那麼，信給你吧！」

於是一手交出信，另一手便將太郎手中的青卷拿過來輕輕放入懷裡。

信封上的收信人寫著：

眞田大人嫡長子，大助殿

下面的署名寫著。

原大阪玉造値宿兵——浪人鳴海玄蕃。

看了一下信封，太郎不生一絲疑念，把信塞進懷裡，

便像要去攀天一般興緻勃勃地往聽說大助所在之山巔的洞門急步而去。

「哼！」

目送著太郎的背影，鳴海玄蕃扶正了草帽。

「就算再怎麼聰明，小鬼還是小鬼，哇哈哈……，毫不費力的就被我騙了。」

呱——呱，抬頭一看，原來頭上有隻烏鴉突然振翅飛去。

「耶！竟然嚇了我一跳。」

說著，手又伸入懷裡把水虎卷重新放好，然後一把將桌椅、竹籤等的占卜用具收拾好，扛在肩上急急忙忙地回去了。

但——跟在他的後面。

從後方的杉樹蔭處，有個和尚拄著拐杖走了出來。

肩上背著琵琶。

「啐！」

眼睛直瞪著鳴海玄蕃的背影，正打算邁開腳步追上去，突然間又好像改變了主意，飄然地消失於杉林中。

卻說，這不知來路的玄蕃。

出了風神門神社前的木柵，正迅速地下著一階階的石階時，忽然，穿過杉樹林飛來一隻嗡嗡叫的蟲停在他的包袱上。

惡道士葛鼓

另一方面，金洞山處嘶殺吶喊之聲尚未平息。

立於幻岩的岩頭上，爲井伊家赤備隊追兵連射的亂箭所攻擊的眞田大助、伊吹塔之助和穴山小十郎三人如今怎麼樣了呢？

在解釋這件事情前，必須先解釋更早以前的一些問題。

——就是，比奈都女、大助都要早出發離開江戶，應該早就先到此地的篠切一作。

那傢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但當時相互約定好的計畫沒有履行，且大助此刻正危在旦夕，尚且不論；然而他爲什麼還沒出現呢？

那麼，會不會是被他出賣了。

不，篠切不是那種男子。

雖然他叔父烏骨齋本身是個現實勢利的人，但唯有篠切絕不會是那種卑鄙的小人，這點大助比誰都要確信。

這麼說來，會不會是從江戶出發到了這裡以後，碰到了什麼意外的災禍因而喪命，除此並無其它理由可想。但

是請各位讀者放心！

篠切依然健在。

此刻正在那裡。

所謂那裡，就是鐵牛舍的行堂。

剛才說到在護摩壇前，葛鼓道人與喬太郎正激烈地討論著關於洞門上的謎樣文字，而他正在護摩壇後面屏息竊聽著。

但是，讀者您或許有所懷疑吧！

爲什麼篠切有藏身彼處的必要呢？

——難道他也來造訪葛鼓嗎？

那是因爲他與喬太郎同樣地對第三洞門上難以理解的神代文字始終迷惑不解，而來尋訪行堂的葛鼓。但是，葛鼓還是依然是野心十足，所以什麼事也沒有啥子結果，篠切只有留在行堂中。

——而正焦急地等待著的大助一夥人也遲遲不來。

可是，篠切除了待在那兒也別無他路。

然而——恰巧今天葛鼓到山下去不在家。

突然，有個人像一陣風似地擅自闖入行堂，無意中一看，竟然是來喬太郎。

喬太郎見鐵牛舍外出，便打算等他回來的樣子，從容不迫地坐了下來。

「這裡面一定有什麼緣故吧！」

這個念頭閃過腦際，於是一作便躲到護摩壇的後面，因而清清楚楚地聽了葛鼓道人回來後他們之間的密談。

喬太郎著急的樣子。那謎樣的文字，日文的由來。

以及籠絡利欲薰心的鐵牛舍，設法要他解釋的談論。

篠切的心臟噗通噗通地跳，急得像熱鍋的螞蟻想著，大助現在正做些什麼呢？再這麼磨磨蹭蹭的話，說不定喬太郎就會先佔了優勢。

這時候大助和其他的一夥人是不是已經來到金洞山巔了呢？這在凡人之軀是不能知道的。

突然，剛才的狼煙！

被轟隆之聲所震驚，喬太郎迅速跳起來往外衝。

鐵牛舍也因而張惶失措。

同時。哇——嘶殺吶喊的聲音。

那雖只是井伊家與對手交戰時的吆喝聲，但在鐵牛舍葛鼓的耳裡聽起來就像是搖岩突然斷裂滾落到山底，要不就是某處發生了山崩似的，震響在他的耳際。

應著響聲隨喬太郎同時奔出行堂的葛鼓。

「啊——那些人是領主的攻擊軍呀！會不會是我的惡行昭彰，因而前來搗毀我的行堂。喔！果是如此的話，那還了得！」

大概是覺得苗頭不對還是別的原因，急忙調頭跑回家中，瞪著眼慌慌張張地尋視著四周。

「奇怪啦……，那傢伙？」

篠切一作雖也感到疑懼，但葛鼓只是像個陀螺站在那兒東張西望地打轉轉，所以大概一時還不會衝上護摩壇來。

拍啦！拍啦！突然，一陣淒厲的聲音。

一看，鐵牛舍。正拿著先前的錫杖，拚命地戳著面前的佛龕。

身爲一名道士，卻暴戾到了極點。眼看著佛龕的門靡已被戳破。

同時——被安置在其內的藥師彌陀光如來的尊像——，就連那個也被錫杖一擊，拍啦打得粉碎。

怎麼堪得了這一擊，佛像成了粉末。

「嗯！」

鐵牛舍從佛像裡抓出一張藍色的紙片，然後又迅速地塞進懷裡。

「眞是奇怪的傢伙！」

一作屏息凝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就像發了瘋似的，鐵牛舍在行堂的周圍，甚至護摩壇上的祭品也遍撒上燈油。

然後——。

自己便像一陣風地躍出行堂，拿著一根點著的蠟燭往後一扔便逃之夭夭了。

啊！

點在油上的火立刻乘上風勢。

行堂內一片火海。

在那瞬間，篠切就像被火焰包圍的阿修羅王，在行壇上打滾著，但爲時已晚，且見不到鐵牛舍葛鼓的踪影，而熊熊的火焰就像千百條火龍的紅舌般往眼睛上、鼻上、衣袖上、脚跟旁邊迅速吞噬而來。

赤陣笠

好不容易由冒著火焰的行堂逃出來的篠切，這時才知道剛才那些嘶殺吶喊之聲是怎麼回事。

團團包圍著幻岩的井伊家赤備隊，大約有百五、六十人左右。

「喂！」

篠切仰天叫道。

這一看——幻岩的岩頭上，三名武士像花車上的娃娃屹立著。

沒錯，那不正是主人眞田大助嗎？不正是穴山小十郎和伊吹塔之助嗎？

井伊家的追兵聚集如一群蠕動的紅蟲，遠遠地包圍著幻岩的四周，前排的人搭上箭、拉滿弓，對準岩頭上的三人由四面八方交互射去，而此刻正是無數的箭枝如飛蝗般漫天四射的時候。

「唉呀！」

一作邊叫邊風馳般地跑上前去。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竟然一點也不曾注意到，這實在是我的過錯。

後腿一蹬，快漢一作飛快地往追兵的後面猛撲上去。

「嗅！」

隨著狂吼般的叫聲，拔出一把短粗刀舉在頭上。

從搭著弓箭的武士的赤盔上往肋骨，刷！的一聲直砍下去。

「啊！」

排成一列的弓組的一角，遭到這突來的襲擊，便七零八落地倒了下去。

篠切舉著獨特如折斷的短刀，揮入狼狽竄逃的人群之間，或肩、或腰、或脚、或頭，不擇處所地亂砍亂殺。

「是敵人啊！」

「不可鬆懈呀！」

張惶失措的井伊家士卒們，被單槍匹馬的篠切一擊，便掀起如蜂窩被搗毀般的混亂。

不僅如此，在彼處鐵牛舍的行堂，此時也正冒著滿天的黑煙，恰似那個地方也設有埋伏一樣，使得這些士卒們更加驚慌失色，陣形也更加紊亂起來。

必然地，弓箭組的力量也因而潰散。

發出之箭射過天空，落得滿地皆是。

到此刻一直在岩頭上，毫不喘息地揮去集向身上的箭的大助、小十郎、塔之助三人，一邊叫嚷，一邊趁機從幻岩上跳下來。

「井伊的侍從，直勝的部下們，讓你們嚐嚐九度山的孩子大助我的厲害，回到安中城好做爲旅行的見聞。」

便從正面殺入陣隊裡。

緊接著又一聲吆喝。

「九度山的家臣穴山小十郎，見過赤備隊的衆將們！」

秋葉的修行者伊吹塔之助嫌麻煩，於尚未報出姓名便揮起椽木杖開始痛打那些準備逃跑的士兵。

「不可退縮——，不可退縮，回來！」

官兵的頭領永井大隅、宮島彥兵衞、士屋信濃守三人

，揮著陣刀拚命地叫罵，

「光這麼三、四個人，井伊的家臣就應付不了的話，赤備隊就會被人笑話的呀！繼續打呀！不可退縮——」

然而，如馬耳吹東風，追兵依然準備逃跑。

這時——，像條飛魚，篠切一作已偷偷潛至永井大隅的身邊，迅速地撲奔上去，砍下他一隻手臂。

「哇——」

這下子，剛才叫士兵不可逃跑的永井大隅自己，也骨碌地滾入雜兵之中。

「你這混帳的傢伙！」

宮島彥兵衞拿起赤柄的長矛，阻擋在一作的前方。

「小子！不許動！」

倏地，閃出一道亮光，篠切的鉈叉套住矛槍，刷地把它彈到半空中。

見到朋友有了危險，土屋信濃守乘虛從側面揮起陣刀正要衝去，突然迅速敏捷的一刀，從信濃守的後面高高地砍了下去。

就像裝了紅墨汁的罐子被砸碎一樣，一滴滴的鮮血成霧般落下。

「噢！大助先生！」

「篠切，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嚇得魂飛的宮島彥兵衞。

「我的天啊——」

拍拍拍地直往後退，回頭一看，所有的部下如被暴風吹落的楓葉一般，不擇道路的向四面八方抱頭鼠竄。

消失了的口哨

正當赤備隊亂成一堆的時候，原先也混在其中的來喬太郎一人，獨自突然往不關緊要的地方飛去。

飛到距離遙遠的虛無僧岩的岩頂上，在那兒盤腿而坐。

「哼，竟然在半路殺出一個可惡的傢伙。要不然，再差那麼一點，就可將大助主僕們進退不得地殺個精光。」

頗感遺憾地發著牢騷，坐在那兒觀看情勢的發展。

「唉喲！怎麼這麼糟糕！……眞是些沒有出息的傢伙們，那麼多的人連區區四個人都對付不了……喲！越來越不行了，永井大隅被砍了。啊！宮島彥兵衞倒頭來也從崖上跳了下去。」

咬牙切齒地站起身來。

「對啦！嗯！」

交差著雙臂，凝視天容好一會兒的喬太郎。

或許是正在思考著某些事吧——掠過天際而去的黑煙，慢慢地飄落下來。

鐵牛舍的行堂此刻也已乘勢燃燒殆盡。

是風的關係吧！隨著那煙霧漸漸瀰漫而來，稀稀薄薄地環繞在喬太郎的四周，正以爲如烏雲遮月般被燻得微黑的時候，刷！不可思議地，一陣山風吹拂過後，再一看，虛無僧虛依然屹立不動，來喬太郎卻已消失無蹤。

…………

卻說另一邊。

受到大助與篠切兩面夾攻之迫，正值性命攸關之際，由山崖跳下因而逃脫的追兵頭領，宮島彥兵衞

「喂——，喂——。」

雙手圈著嘴，召集四處逃散的部下，這時，尙不知敗軍將領可憐的遭遇。

「喂——，喂——。」

從谷底傳來山彥的回聲。

儘管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頭領的所在，由各處齊集而來約有九十餘名殘兵。

這些雖僅是些沒有受傷的部下，但怯於那嚇人的本領，士氣都已消沈，不復有首次上山時吆喝的勇氣。

因此，彥兵衞妄想地盤算著，最好的辦法是回到安中城後，從新調兵遣將，增加精銳再來圍攻妙義三山，便悄然齊集部下開始下山。

然而，當來到先前的金洞舍一本杉的陡坡處時。

「宮島先生，宮島先生！」

被這一叫，嚇得心頭噗咚噗咚跳，回過頭看。

「唉呀！原來是喬太郎啊！」

這下子才安了心。

喬太郎令人作嘔地嗤笑著，不知是安慰還是諷刺，以極曖昧的口脗說：

「好像少了不少人嘛！不過也沒啥關係，勝敗是時運，您下一步打算要怎麼辦呢？」

「我想暫且撤回去。」

「噢！回安中城？」

「總而言之，地勢不好。我認爲在這妙義的天然險阻裡，擁兵硬幹的話，反而只會傷害到自己的部下。與其那樣，倒不如固守山下的個個關口及要道，而在他們下山時加以埋伏是最上策。」

「的確，雖然這個辦法不錯，但那樣對主人來說是相當不體面的。」

「不，如果說那不體面的理由，是宮島彥兵衞一生的錯誤，那才是眞的。」

「那麽，鄙人有一個計策，不知是否用得上？」

「您的意思是？」

「嗯……這個嘛！」

喬太郎環顧前後的道路。

下坡路竟是如此的難行，不知不覺間，檜樹林山坡下姥沢溪流清徹的河水已映入眼底。

現在，喬太郎與彥兵衞，正帶領著八、九十名殘兵，順著坡道向下走去。同時，從遙遠的下方傳來一陣輕快的口哨聲。

那是帶有節奏、輕快的哨聲。

或許是有著特別值得高興的事吧！鼓舞著童心，因而自然吹出心情愉快的口哨。

可能是由於距離還相當遠，喬太郎與彥兵衞並沒有注意到。

「耶？」

但，依然有人正側耳傾聽著。

那人就是躺臥在姥沢低地：完成了發放狼煙任務的蝙蝠銀平，這時，如牛一般，從草堆中突然站起身來，目尋著口哨聲的由來處。

一看——。

跨著輕快脚步的赤脚少年，正由黃紅色的枹樹密林，往飄流著稀稀落下的樹葉的深溪上的吊橋走去。看起來相當的高興，隨著口哨節拍的脚步，拍噠拍噠地渡著搖幌的吊橋而去。

並不是存心打算跟踪，銀平也跟隨其後地過了橋。

雙腿的疲倦既已大致恢復，心裡便掛念起山頂的情況。

這會兒，把那小孩視做好的帶路者而一直跟在後面走著，走完了吊橋，來到森林密佈的上坡路時，——

「呀！」

銀平揉揉眼睛。

轉瞬之間，剛才走在前面的小孩竟不見了——。

往下探看是數丈的絕壁，除了星羅棋佈的亂岩及冲到岩上所湍起的白水泡之外，並無他路可走，而前面依然是唯一的一條陡坡。

「會到那裡去了呢？難道會有怪物嗎？」

一面想著，獨自走在樹蔭下的上坡路，這時，剛才的那些人由山上走下，正在坡道的中途歇脚，而只有喬太郎與彥兵衞二人，在稍遠一點的地方祕密地商議著第二階段的計策。

飛向天際的鳥童

這裡是金洞山下的一條路。

若不經過這唯一的吊橋，是不能到山下的。

這個吊橋的支柱　完全是依靠那一根吊纜，從中央伸向兩邊。

——來喬太郎正拿著木棒，在地上畫著略圖向彥兵衞解說自己的祕策。

「不錯……嗯，這麽說是要在那橋上做一個脚一踏上去就會掉下去的機關。」

「讓他們四個人掉到無底的溪谷去，然後再從陸上飽以標槍、弓箭，這樣，就連眞田大助恐怕也不得再回到人世。」

「妙極了！」

彥兵衞拍手叫好。那個時候，如樹皮般的東西紛紛自樹上飄下，滑過二人的背梁。

但是，兩人依然熱中於商討計策，不曾察覺落到身上的東西。

「那麽，咱們快點著手準備吧！」

「不，不得貿然從事，如果稍有疏忽因而被察覺的話，就辦不了事了。所以，首先要派足夠的人手在四周圍把風。」

「喔！」

彥兵衞高興的站起來，忽然，拍啦地，什麽東西掉到臉上來。

「怎麽，有啄木鳥不成！」

喬太郎正要抬頭往上看時。

「喂！你們都在這兒哪！」

是銀平正喘著氣走上來。

然後，一開口就問道：

「有沒有看到一個十一、二歲的赤脚少年，吹著口哨打這兒經過呢？」

「沒有啊！沒有看到那樣的人……」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而銀平的疑惑也越來越深，便很快地把剛才看到的事實述說一遍。這時，齊集在前方的二、三個士兵。

「啊——老鷹！」

「是猴子！」

「是人！」

突然，驚嚇似的聲音分爲三段接連著吼著。

同時，在頭頂上刷刷刷刷——，什麽東西正如暴風

般地從寂靜的樹葉上搖幌過去。

宛如一條龐大的飛魚，在一片寧靜的藍海上，興起一股巨大的波濤而飄滑過去一般。

混雜著紅、黃、黑等五顏六色的紅葉，隨著那搖幌的同時，如急雨般的落下。

樹葉的縱橫交錯。人的潮流旋渦。

「在那裡啊！就是那個小孩子……」

銀平跳了起來，用手拍著樹梢上若隱若現的少年大聲叫著。

的確，說那是鷹或是猴子並不無道理。那就是把樹當做家，枝頭的樹葉當做睡舖的三無太阿公。

他手裡拿著在妙義神社碰到的算命先生給他的信，正往尋訪聽說在山頂上的眞田大助的途中。

當他一過了吊橋，突然看到正前方一隊赤紅色的士兵，因頗感懷疑，便迅速地跳到樹上去。

這位鳥童太阿公，不僅可來往行走於路地上，只要是有樹的地方，或樹梢相連的地方，對他來說都是通行無阻，來去自如的空中道路。

哇——，在下面的一群武士，同時又喊又叫地追過去，但是他依然若無其事的，就好像是一隻渡過雪溪的雷鳥，或是一條攀爬著葡萄藤的鼬鼠一般，穿梭於紅枝綠葉之間迅速逃去。

「哼！」宮島彥兵衞氣得直跺脚。

「可惡的小傢伙，八成剛才我們商議的密策被他偸聽了，如果讓他逃走的話，可要壞了大事。快將他捕押回來。」

自己說著也跟著一窩蜂地追了上去。

但是，跑著下面的坡道，比起穿梭飄滑於樹枝之間，太阿公要比他們快的許多。

「射呀！射呀！」

吆喝著急躁的聲音，催促著弓箭手。

由於那身影是包著樹葉而去，如雨般射出的箭，全失去力量，只是拍啦拍啦地彈了回來。

「咿！那到底是什麼東西變的。」

急得心頭一把火的喬太郎瞪著怒目，乘著疾風以草上飛追趕而去。手袖持著彥兵衞投來的赤柄矛。

追呀追呀地，還不時地抬頭往上看。

或許是運氣不好吧。

「啊——」樹上傳來鳥童太阿公的聲音。

大概是一不小心，一脚踩上枯樹枝吧，隨著一聲喊叫，四脚朝天跌了下來，同時，喬太郎手上射出的矛，正往胸膛上直飛而來。

第十六篇　反間篇

吊橋的陷阱

這對鳥童太阿公說來實在是意想不到的事。

宮島彥兵衞立刻派他手下的赤陣笠，要蝙蝠銀平帶領，追上前去。來喬太郎提起手中的長槍向正在枝葉中穿梭奔逃的太阿公擲去。太阿公爲了閃躲，一脚剛巧踏在一根枯枝上——

「啊！完了！」

太阿公叫了一聲，立刻朝後栽了下去。

他剛好掉在敵人的面前，落地之際，他順手就抓住了一個士兵的脚，往前一扯，出其不意地讓他摔了個四脚朝天，再一翻身，太阿公就滾進二十尺外的草叢裏去。

士兵們正在追趕敵人的當兒，誰會想得到被追的人忽然會從樹上掉下來，而且正好掉在他們面前！使得這群士兵眞是忙亂得狼狽不堪。

「喂！在那裏！」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就在大夥兒忙著低頭撥開草叢忙著找人的時候，太阿公就像他仍在樹梢間穿梭一般，輕巧敏捷地像隻老鼠，在人群的脚下竄來竄去，手脚並用地把人絆倒。

一百個人同時捉一隻鼴鼠是極其不易的事情，倘若是有一千人的話，更會越幫越忙。同樣道理，雖說人手多辦事方便，但有時人多反而會顯得礙手礙脚。

太阿公在士兵脚下耍盡了他想要的人，一個翻身，又飛上了枝頭。

他翻身上樹的動作，迅速得宛如跳上陸地的魚又重新躍入水中一般，而在地面上一個個被他戲弄得狼狽不已的人，只是恨得牙癢癢地，眼巴巴地望著他跳上樹，無計可施。

這種超人敏捷的身手，連來喬太郎都看得目瞪口呆，忘了施展他魔風流的看家本領，只是茫茫然地交臂於胸前，目光隨著搖動的樹枝，喃喃道：

「嗯——好個厲害的小鬼！」

宮島彥兵衞和蝙蝠銀平也在一旁嚇傻了眼，瞠目結舌道：

「這個小傢伙可眞是了得啊！」

「是啊！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人！」

好一會兒的時間，大家都看傻了眼。

半晌，彥兵衛才首先回過神來開口說道：

「兩位想想，與那種小鬼交手，是不是浪費時間？而且又有失我們大人的氣派呢？」

他裝模作樣地接著又說：

「況且來喬太郎已經著手設計那個吊橋的陷阱，用來嚇死大助那傢伙嗎？這才是我們的當急之務啊！」

「對！這也不是件很費工夫的事。」

喬太郎似乎也覺察到現在的情勢，又說：

「喂！銀平！來幫幫忙吧！」

「好！——可是這個什麼吊橋的陷阱的計策，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裡是出入金洞的唯一道路，上山下山都一定要通過那座吊橋——」

「嗯！不錯。」

「總之，大助那些人如果不會唸洞門上的神代文字，說不定火龍卷就在洞裏他也不知道……假設他們是空手而歸，不久就會要經過這裡——我們如果埋伏在河對岸，等他們一上橋的那一剎那，就……」

喬太郎湊上來附在銀平的耳邊，接著低聲說了下去。

喬太郎邊說邊在地上畫了起來，把他剛才和彥兵衛詳細討論過的計劃，一五一十都告訴了銀平。銀平聽後，高興得拍手道：

「這辦法實在太妙了！」又說：

「那麼，我們趕緊動手吧！我來做這裡的監督，指揮這邊，你就開始準備佔地盤吧！」

銀平在姥沢草原已有了充分的休息，立刻跳了起來，精神百倍地走到吊橋邊去。

喬太郎看他一副興緻勃勃的樣子，又有點兒擔心不該如此信任得把責任完全交給他。於是就要彥兵衛留神，留下幾名井伊的小兵，然後率領其他人，前往吊橋邊埋伏作陷阱去了。

松樹上的斥候

「喂！喂！不可以做那種缺德事啊！」

一隻烏鴉在空中喊著。

一棵枝幹糾纏，像樹精一般的松樹，聳立在絕壁上。

停在枝頭上那個像烏鴉的黑影，往吊橋那方向邊看邊如此說道。再仔細一看，烏鴉怎可能說話，在樹梢上的，

是剛才逃跑的太阿公。

太阿公一路不停地逃來，不知不覺已來到溪流最深處邊的一棵松樹上。

「啊！他們正在鋸吊橋的蔓藤。」

太阿公把小手放在眉頭上，在樹枝上打量道。

「哈！我明白了！」

他猜到遠遠那邊為什麼有一大群像螞蟻似的人在拚命地鋸吊橋的蔓藤，所以很得意地拍手叫了起來。

「連我剛才在樹上偷聽都沒有發覺，剛才那兩個武士交頭接耳，談的就是要把吊橋弄斷！哼！以為我不知道，他們一定是要趁著大助先生下山的時候，計劃好要讓他落入圈套內！」

太阿公兩手像拜神似地雙掌合於胸前，坐在樹上。

他不論在何時，只要一遇到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或情況時，一定會和現在一樣地合掌感謝。他深信自己每每能逢凶化吉，都是父親在冥冥中保護著他。而今，他更是堅信，他為了向殺死父親的鐵牛舍葛鼓討回這筆血債，一路上辛苦地查訪、追踪，也是在九泉之下的父親，一直支持著他的信念。

現在的情況也是相同。

他為了要找大助幫他的忙而爬上了這座山，中途發現了大助的敵人設下了如此狠毒的計謀，他認為這也是死去父親的保佑。

「如果我告訴大助先生這件事情，來作為我們初次見面的見面禮，相信他一定也願意幫我達成願望吧！」

太阿公一邊如此想著，一邊仍然保持著雙掌合一的姿勢坐在樹上。

哈！我可以達成我的心願了！我的心願終於可以實現啦！太阿公不禁得意地吹起口哨來。

「喂——，你們這群紅帽子的笨蛋！傻瓜武士！你們以為你們的計謀能成功嗎？沒想到我在空中監視吧？我會把你們的計劃告訴大助，你們根本就是在白費力氣！你們守在陷阱旁邊半個月也好，一個月也好，只會有狐狸掉進去啦！」

太阿公兩腳晃蕩晃蕩很得意地說。

然而，事實上，離那邊的距離實在太遠，不論他再怎樣地惡作劇，那邊的人也絕不會聽得到。

太阿公心想到時候他們一定會非常失望害不了大助。他眞是覺得又有趣又高興。——然而，太阿公卻很明白，得意歸得意，但是絕不能讓現在正在遠處面對此地的喬太郎發現才好。

「呀！銀平！快抓住那個人！」

喬太郎在吊橋附近不知在指揮什麼，突然猛推了銀平一把，指著說道。

「啊？嗄？什麼？」

手中正拿著鋸子，鋸橋的蔓藤，鋸了一半的銀平嚇了一大跳，連忙張望四周 ——

「啊！不得了！」

松樹上的太阿公一看，以爲自己被發現了，慌慌張張地立刻從樹上滑了下來。再一看，蝙蝠銀平帶著幾十個赤陣笠，朝著和自己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邊說：

「喔 — 那個人！」

邊說邊躲躲藏藏地跑上前去。

「嗄？不是我啊？」

太阿公一面鬆了口氣，一面又像隻蟬似地附在樹上，向溪流的對岸望去，看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看見有個女人的身影，正穿過姥沢草原，朝著吊橋這邊，困難地走來。

那好像是個年青漂亮的少女，看她走路的樣子似乎十分疲倦，然而卻邁著蹒跚的步伐，一心一意想爬到金洞山頂。太阿公看了半天，也不知道這女子是誰。

可是，他卻非常爲她感到著急，一直祈禱，希望她能盡快警覺到她的危險，找個地方躲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年青女子已經被從四面八方來的士兵給包圍住了。她像頭被獵人追捕的小鹿一般，忽而左，忽而右，慌張地拚命找路逃跑。太阿公在松樹上把這些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前面已經沒有去路了，後面跟著跑來的來喬太郎，兩三下就把她手中的匕首打落，銀平和士兵們合力把她綁了起來。

不僅如此，銀平和喬太郎對這個已經失去反抗力的女子，狠狠地又踢又打，而且還肆無忌憚地高聲笑著。

「畜生！」

太阿公不禁義憤填膺。

— 當他正預備像隻鳥似的從松樹上跳下來的時候，忽然腦中又閃過一個念頭，打住了他的行動：

「嘿！慢著！我到底有沒有幫助她的能耐？」

（笨蛋！你是那種有能耐的人嗎？你如果有這種能耐，爲什麼老早不去找鐵牛舍報仇？也沒有必要求助於大助了！像你這個樣子，搞不清楚自己有幾兩重，就想要去幫助別人啊？這叫盲目的勇！）

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覺得父親的聲音不斷地在耳畔響起，感覺到在黃泉下的父親角兵衛似乎在怒叱著：

（你這狂妄自大的東西！）

太阿公想到這裡，咬了咬牙，風也似地衝了出去 ——

他來到了鐵牛舍的行堂，看到一片被燒燬過的情形，不由得嚇了一大跳，他又走到各處看看，樹下，草叢中，到處都是死人，看情形都是死了沒有多久。

「啊？……怎麼回事？好像打過仗一樣！」

他瞪大了眼睛，心中暗忖：果眞和自己猜想的一樣，剛才那些井伊家的軍隊，就是要來逮捕大助的。沒錯！他點了點頭。

「這麼一來就糟了！大助先生和其他的人什麼都不知道啊！如果就這樣毫無防備地就過橋的話，再怎麼抵抗，一定也是準死無疑的啊！」

連人都還沒見到，就已經把大助當成是自己主人的太阿公，立刻在金洞山頂上沒命似地找起人來。

— 第一個門，第二個門，第三個門 — 三個黑漆漆的洞門裡，好像都有人在走動……

「什麼人？」

洞裏突然亮起了火把的光，照得洞裏和洞外一樣明亮，四個武士同時惡狠狠地走出來，喊住了太阿公。

噢 — 原來這幾個人正是大助先生和他的幾位同伴。

太阿公被喝止步的時候，嚇得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回頭一看是大助，連想都不想，立刻兩手伏地趴了下來：

「您不正是紀伊九度山大軍師幸村先生的獨生子大助少爺嗎？」

他一點也不害臊，壓抑著自己興奮的心情，一口氣把話說完。

他說得頭頭是道，老成持重，一看在跟前的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少年，身上穿著齊腰，像一片片樹葉的破爛衣服，赤著腳，頭髮如鳥巢般地頂在頭上。

四個人瞪大了眼睛，盯著這個奇怪的小孩子，默默地以懷疑的眼光看了半天，最後還是大助走上前去，說：

「不錯！我們是九度山的人……」

接著又問

「請問你是 —— ？」

「是……」

太阿公戰戰兢兢地看著大助說：

「我是這座山麓邊住著的鄉居武士妙義角兵衛的兒子，叫太郎。因爲我父親角兵衛被住在這金洞山的惡道士鐵牛舍葛鼓殺了，我現在成了無依無靠，處處被人侮辱的太

阿公，因此我一定要找到鐵牛舍報仇！」

看他雖然是個年紀很小的少年，但是他似乎背負著很重的責任，而且說出來的話，也不像是他這個年齡所會說的。

大助和其他三人，都很同情這個少年可憐的境遇。太阿公流著淚，十分誠懇地要求大助幫助他，使他成爲一個武藝高强的武士，讓他能有能力好向他的殺父仇人鐵牛舍葛鼓報仇。

他的身世，某些地方和篠切一作的身世有些相似。

篠切現在也是爲了要找來喬太郎，替他叔父烏骨齋報仇。

因此，一作聽了太阿公的身世，心中比任何一個都要同情太阿公，暗暗地也希望大助能答應他的要求。

「那麼，你是從什麼人那裏，知道我們在這裡的呢？」

大助沒有直接回答，反問太阿公道。

「是的，我是從一個在妙義神社，叫鳴海玄蕃的算命先生那兒聽來的。那個武士原來是大阪的浪人，對你們各位都很熟悉……」

「嗄？鳴海玄蕃？……我怎麼從來就沒聽說過？」

「請你看看這個。」

太阿公很愼重地從懷裏摸出來一封信，得意地交給了大助。

信封上寫著 ——眞田大人嫡長子大助殿。下面署名——原大阪玉造值宿兵鳴海玄蕃。

「咦？眞是奇怪了！我怎麼就是記不得有這麼個人……」

太阿公歪著頭看大助拆了信，信上寫的全是一些看也看不懂，胡說八道的文言文，根本找不到隻字半句是玄蕃當初對太阿公說的話。

「你是不是被玄蕃騙了？……」

大助和其他的人互相看了看，更加同情太阿公的遭遇了。

然而，這樣的一封既無利益可得，而且是存心搗鬼的信的原因何在？大助再繼續追問太阿公整個事情的經過時，太阿公就一五一十地將他當時如何在玄蕃的勸說下，把他所拿到的那個卷軸交給了他。

大助一行人聽了太阿公的話，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們再繼續問清楚太阿公那卷軸的由來，立刻就斷定那是奈都女貼身所放的水虎卷。

經他們這麼一說，太阿公才恍然大悟，他是上了玄蕃

的大當。而這個時候，大助則擔心起奈都女的安危來。

姐姐到底怎麼樣了呢？篠切一作曾經遇見過奈都女，但是現在在妙義山上卻見不到她的踪影。

好不容易渡過了一切的障礙才找到這三個洞門，然而牆壁上所寫的卻又是無人了解的神代文字，火龍卷的下落依然是個無法解開的謎。在這段時間裏，水虎卷輾轉於他人手中，好不容易搶了回來，又被別人拿去，現在奈都女的生死未卜，重重困難，使得他們這行人無異又陷入了窘境——

「啊——」

大助仰天長嘆。天已在不知不覺中暗了下來……。

從妙義山流下的碓冰河，就如同魔術師口中所吐出的氣息一般，像一條艷媚的銀色帶子……。

突然出現的間諜

那天夜裏，火光把洞內照得光明如畫。

太阿公蜷曲著身體，橫臥在枯黃的草坪上，一直睜大了眼睛，興奮得睡不著覺。

因爲大助答應了他的請求，當晚他就正式成爲大助的隨從，所以太阿公一直都覺得情緒高昂，久久無法入睡。

天剛發白，大助立刻跳了起來，跑到溪邊喝水。

昨天在此地能一覽無遺的上野國平原，今晨已被一片白茫茫的雲海遮住了，遠遠山麓地方，被朝陽照著的碓冰河水，反射出的光芒如同從鑛爐裡流出來的黃金一般耀眼。

他們烤著用小石子打落的小鳥，吃著搜集回來的栗子和松蕈，完全就像是平日所準備的豐盛的早餐一樣。

「準備好了嗎？太郎！帶路吧！」

大助的語氣像是已下定了決心。

昨夜大家已商量過，決定把搜尋火龍卷的任務暫緩，先下妙義山，找到那個叫鳴海玄蕃的奇怪浪人，好好地教訓他一頓，要他交還曾經騙了太郎的水虎卷。

一陣陣令人身心愉快，清晨的涼風，吹在每個人的臉上。

加上了太阿公，五個勇士從三個洞門口，勇氣百倍地朝山麓飛奔而下。

跑到一半，最前面的太阿公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利住了脚，喊道：

「啊！……不行！」

「怎麼了太郎？」

小十郎以懷疑的眼光看著太阿公。太阿公用手遙指著

斜坡下說：

「那裡有座危險的吊橋。如果大家都不留心，就過橋的話，大家都會丟了性命的！──我昨天晚上被許多事情一搞，興奮得忘記告訴你們了。」

「嗯！吊橋難免是會有危險的！」

「不！如果我們五個人過那座吊橋的話，一定會掉到那溪谷裏去！」

太阿公接著就把他昨天在樹上所看到的一切，和喬太郎的計謀說了出來。

「喔──？我說怎麼一點風吹草動的跡象都沒有，原來那些殘兵都躲到吊橋的那一面去啦？」

大助一直注視著前方。這時，伊吹塔之助腦筋一轉，想出了一個計策。

「大助先生，我們不如將計就計，你看如何？」

他附在大助的耳邊，邊笑邊說著：

「可是，除了這吊橋，最好還要有另一條通路……」

「這就要問熟悉這裡地勢的太郎了！太郎？」

「是！」

「怎麼樣？除了那座吊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路可到對面？」

「沒有！」

「沒有？」

「是的，沒有！」

「這可傷腦筋了。──那……就算是沒有其他的通路，有沒有什麼其他渡河的方法呢？」

「像這樣湍急的河流，不是那麼容易就過得去的。不過──如果我們繞過這森林，到這條河的上流去的話，說不定能想出什麼好辦法來。」

在前面領路進入森林的太阿公，才走出了五、六步，突然身後傳來了慘叫聲

「哇！」

太阿公轉身一看，立刻抱緊了身旁的一棵樹，瞪大了眼睛，嚇得直打哆嗦。

被篠切一作發現的四、五個間諜正慌慌張張地往草叢深處逃去。小十郎、塔之助和大助立刻拔出了刀，狠狠地衝上前去──

躲在大樹後，看見一個個鮮血四濺，倒下的屍首的太阿公，內心不禁吶喊著：

（啊！我父親難道就是被鐵牛舍這樣殺死的嗎？……）

蔓藤的靈感

越過了森林，一行人在太阿公的引導下，來到了溪流的上流。

果真如太阿公所言，此處的水流更急，由青藍色的潭水一看便可知道深不可測。看看四周，也真的找不到哪個地方可以越過對岸。

現在除了二條路可走之外，別無他法。一是走很遠的路繞道由白雲山谷出山；另一條路是找條方向完全相反的路下山。

「唉！實在是……眼前都是敵人……」

大家環抱著手站在激流邊，望著急流發呆的時候，好一會兒不見踪影的太阿公，不知從何處抱了一大綑蔓藤和野木瓜藤來，說：

「我想到一個很好的辦法，請小十郎先生和篠切先生再去多找一些野木瓜藤回來！」

太阿公把一大把蔓藤在水中嘩啦嘩啦地浸了兩三下，然後抓起了三根藤子捆在一起，一端綁在岸邊的大樹上，開始一尺一尺地搓起繩子來。

大家都摸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塔之助和篠切又抱來了一大把蔓藤，看著太阿公聚精會神地在搓著繩子。不多時，繩子已由二十尺、三十尺、六十尺，延長了十數丈長。

太阿公斟酌了一下蔓繩的長度，拿起了繩子的另一端，緊緊地綁在自己的腰上。

然後張開雙手，朝著水花四濺的激流，如飛燕一般地縱身而入──

啊──大助和小十郎大吃一驚，連忙跑到河邊，只見太阿公兩手張得大大的，穩穩地站在急流中的一塊岩石上。

「看不出這小鬼的膽子可真大啊！噢！他又跳了，你看！他的身子有多輕！」

其他的人都在岸邊看得張口結舌。

從岸上看，急流中每塊石頭與石頭間的距離約在六十尺以上，只見太阿公曲起腿，隨著「呀──」的一聲，他輕巧如巖魚般的身形就在河中的岩石上此起彼落地跳躍著。

這是太阿公成天在樹梢上飛奔所訓練出來的本領，除了他以外，沒有一個人能有如此輕巧的身手。日後，他這種飛躍的本領，又加上了劍道的修養和膽識的磨練，使得這原來飽受欺凌的三無太阿公，成為馳名天下的扶桑無二的劍豪妙義太郎。想想這其間的甘苦也絕非偶然。

話說太阿公終於汗流浹背地到達了對岸。

他解開腰間的蔓藤，緊緊地將它纏在身邊一棵大樹的樹根上。

「原來如此，他是要我們利用這個渡河！」

「喔！他在向我們招手！」

「看不出他人雖小，還頗有頭腦的！那麼，就讓我先來試試吧！」

說著，穴山小十郎就抓著橫綁在河兩岸的蔓藤繩，開始渡河。

小十郎縮起腳，攀繩而過，遇見河中有石頭突出時，才放下腳稍作休息。

繩子一鬆，太阿公馬上就重新將蔓藤拉緊。

「沒問題！沒問題！大助先生你也請過來吧！」

到達對岸的小十郎招手叫著。

「噢！」

大助應了一聲，也攀繩渡河。接著是篠切和伊吹二人，也攀繩涉水而過。

一會兒，五人已悄悄地繞到了前方的吊橋。太阿公被派爲探子，先到前方去探看情勢。對方在窪地和樹蔭下都埋伏了人，但是他們似乎都沒有防備，每個人仍在呼呼大睡。

「好極了！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

大助亮出了白閃閃的新藤五之一刀。

篠切拔出了斧刀。

塔之助抽出了他那白木刀鞘裏的長刀。

小十郎則拔出了他那把刀身寬大的胴田貫大刀，舞得虎虎生風。

「太郎！」正當緊張的時刻，大助回頭對太阿公說：

「你當心不要受傷了，我看你還是找個地方躲起來比較好！」

「是……」太阿公才回答，隨即又搖頭道：

「不！我也要跟你們在一塊兒！」

他也想跟他們一起殺出重圍，卻手無兵刄。

太阿公根本就是赤手空拳，沒有一件可防身的武器。

「你要是受傷了，麻煩可在後頭，你還是到那頭爬上樹去監視吧！」

太阿公被狠狠地罵了一頓，咬著手指頭站在原處。

「快去！」

說罷，四個人握著被朝露打濕，閃閃發亮的刀，悄悄地迫近到敵人埋伏的地方。突然——

「呀！來喬太郎在哪裡！宮島彥兵衞快出來——」

「昨日受了你們的拜訪，今天我們九度山的一夥人特地前來致謝！」

「銀平在嗎？蝙蝠銀平報了名出來吧！」

「井伊的紅帽子們，快出來！快出來！」

一時四個人都喊了起來。

這些喊聲對那些個正在睡夢中的士兵，無異是晴天霹靂般的震驚，只聽到對方幾百個人亂哄哄的一片喊聲：「哎呀！慘了！大清早就被偸襲了，快起來！快！」大夥忙成一堆。

太阿公在這頭撿了一大堆小石子！塞得衣服鼓鼓的，然後如猴子般，以矯健的身手爬上了樹，很熟練地在樹叉上站穩了脚步，說：

「那個人比較重要啊？喔！對了，昨天那兩個躲在一邊交頭接耳的喬太郎和井伊的帶領者在那邊！」

他右手抓著小石子，看著忙成一團的敵人，然後咬緊了嘴唇——

竹簍裏的紅豆

任何人只要一踏上了吊橋，橋纜立刻會因支持不了重量而斷落，橋上的人就會跌入急流中。他們眞是作夢也沒想到，大助居然能安然無事地到對岸來。

「什麼？眞田那小子過來了！」

前一晚就在火把旁露宿的喬太郎和銀平口中雖這麼說，心裡卻都是半信半疑：

（這怎麼可能？……）

又見自己身邊一個個睡眼惺忪的士兵，慌慌張張地左逃右竄的情形，才相信了這是事實。

「呀！這簡直不可思議嘛……。也許根本就不是大助和九度山那些人，他們不可能來偸襲我們啊！」

蝙蝠銀平也嚇得亂了手脚，準備跟著大夥一起逃跑。

忽然，身後傳來了一聲大吼：

「喬太郎！原來你在這裡！」

「啊！」兩個人急忙轉過身來，還來不及看清來者何人，就見眼前銀光一閃，一個人拿了把奇怪的斧刀站在他們面前道：

「我是篠切！」

「噢！原來是烏骨齋的姪兒篠切一作。你叔父是我殺的，怎麼樣？你這小子也納命來吧！」

「好狂妄的傢伙！」

喬太郎從一旁衝上前去，朝著篠切的肩膀就是一刀。

一作一個翻身，立刻揮出了他那既無刀法又無流派的斧刀獨自流，也曾在瀨田唐橋下，使大助無法看清的一刀，使得喬太郎連一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

當他們急著要來妙義三洞門時，一直說洩氣話的銀平，現在遇到這强敵出現，眞是想逃也逃不了了。

「喬太郎！我幫你！」

銀平一咬牙·邊叫邊拔出了刀，繞到篠切身後。

原來逃跑的赤陣笠，慢慢地也一個個地跑了回來，不知不覺圍起了篠切，排成一排一排的槍林，喬太郎和銀平二人見有了幫手，士氣大增，於是二人輪流上前與篠切打鬥，明眼人一見就了解他們是要消耗他的體力。

來喬太郎不愧爲魔風流的忍者，篠切發覺他在和喬太郎對手時，來喬太郎即使是冒著被對方砍殺的危險，也在盡量設法砍對方的手。篠切身陷重圍，除了拚命抵抗之外，什麼方法都施展不出來。

只是喬太郎和銀平二人，他已經忙得來不及招架，又要閃躲別人的攻擊，不多時，他已經精疲力竭了。

另一邊，伊吹塔之助、眞田大助、穴山小十郎，每個人都在應付十幾個敵人，自己都已忙得不可開交，眼見篠切的危險，也是愛莫能助。眼看篠切一切已經招架不住了。

正在這危急的當兒——一顆小石子破空而過。

打中了一個赤陣笠的眼睛，接著又一顆打中了蝙蝠銀平的耳朵。

正當喬太郎覺得驚訝的時候，他的手也被小石子狠狠地打了一下。

就在大家都在想這石子是從哪兒來的時候，如雨點般的小石子已咱啦咱啦由空中落下，打得井伊的士兵個個抱頭鼠竄。連喬太郎和銀平也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搗蛋鬼挫敗了鬥志，整隊士兵也在頓時間四處逃散。篠切一見有轉機，立即抖擻起精神，揮起他的斧刀，宛如他以前在穿過山谷時，左劈右砍矮竹叢開路一般，横掃敵人的腳跟。

這麼一來，一時秩序大亂，喬太郎這一方人數上雖佔優勢，卻因此而吃了大虧，喬太郎也沈不住氣，看著亂作一堆的同伴，也無心再找出一作的破綻，終於——

「哇！」

他也應付不了這種場面，也跟著士兵沒命地往後逃。

這時，從另一個方向被大助和塔之助追趕的一群人，也正在拚命地往這裡逃來。由兩方相對蜂擁而來撞在一起的幾十個人，就像一波又一波打在堤岸上的潮水一般，不停地往前衝。

「敵人的人數很少，別跑！別跑！」

「我們要奮戰到底，快！把槍排好！」

「別逃啊！」

「不要跑！」

士兵們彼此喊著，想藉此來驅除大家膽怯的心理，不要逃跑，然而士兵們仍是一味地朝一個方向敗走。

這簡直是天大的諷刺！人類是多麼可笑的動物啊！

他們被逼到了吊橋邊。因爲懾於篠切和大助二人刀下的威力，但是又無路可逃，只得一路退到了他們所做的吊橋的陷阱邊。

自己往自己所設的陷阱走，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哇！」

逃得最快的人在前面叫了起來。

後面的人也跟著喊：「橋！……」

接著——

「危險！止步啊！」

「橋！橋！橋——」

「停、停、停、停止啊——」

慘叫聲此起彼落，但已經太晚了！

其中一個人踏上了他們設好機關的橋板，瞬間，在空中搖擺的幾十尺長的吊橋，中間就好像被銳利的刀割斷一般，「咱！」的一聲，斷成了兩半，朝溪中掉下去——。

隨著斷落的橋而掉下的，還有些什麼東西呢？那是一個個戴著紅帽子的井伊家士兵。

他們好像從竹簍中一傾而出的小紅豆，和著不絕於耳的慘叫聲，一個個撲通撲通地栽入水中。

這眞是個既悲慘又壯觀的景象。

當我們看見一個人流血的時候，會認爲是十分令人同情的，而今見到一大群人像樹葉，又像小石子般地落入水中之際，與其說這是個慘不忍睹的場面，還不如說是種壯觀的景象。

在這些如小石子般零零散散掉下的人中，也包括了宮島彥兵衞。來喬太郎也夾在人群裏，跟著他們前進的一股强大力量，也失足跌了下去，而蝙蝠銀平則是頭朝下，筆直地栽入河中。

「哈哈……作繭自縛！」

大助在一旁看著得意地笑著說。

小十郎和塔之助二人一面探頭朝下看著激起了水花的急流，一面拍手樂道：

「哈！害人反被己害，本來設計好要害人的陷阱，現在反而害了自己，實在是一大諷刺！這大概就是大助先生的保護神，在冥冥中也給他們的懲罰吧！哈哈哈……有趣極了！眞是大快人心！」

彼此高興地談論著，這時，太阿公從樹上滑了下來，也加入了他們慶祝勝利的談話中。

可是——留神聽聽，在這一片笑語中，唯獨缺少了篠切那獨具特色，唱和的聲音。

「咦？一作呢？」

「是啊！怎麼沒看見他呢？」

大助和他的朋友一發覺不見了一作的踪影，立刻慌了起來。

「篠切！篠切——」

塔之助向四周喊著篠切，但所得到的不是山谷中的囘音，就是溪水湍急的流聲。

「難道剛才篠切一作也擠在人群裡，一齊被推到河裏去了嗎？」

「啊！」

小十郎憂心忡忡地跑到崖邊，朝下望著：

「剛才我在追喬太郎時的確還看到他，一作怎麼會這麼不當心就掉下去了呢？唉！眞是……現在也無法救他了，就算他運氣好，沒有撞到河中的岩石，也全得看他自己了。——啊！武神！求您保佑篠切平安無事吧！」

他的朋友站在奔流不止，隆隆作響河水的崖邊，都閉上了眼，虔誠地爲他祈福。

——就在他們沈浸在這悲傷靜默的當兒，遠處忽然傳來一個頻頻喚著大助名字的女人聲音。

踩高蹺的流浪者

女人的聲音？在這種地方怎麼會有女人的聲音？

——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頻頻四顧尋找聲音的主人。他們終於順著聲音，在茂密的樹林中，看見了一個一身旅行打扮，雙手被縛的年青女子。

「啊！是她！……就是昨天在這裡被一大群人圍捕的那個！」

太阿公看到她，覺得她會被綁在那裡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後頭跟著而來的人，一個個都驚奇得面面相覷。

這個一身旅行打扮的女子，不正是大助朝思暮想的姐姐奈都女嗎？

他立刻飛奔過去，解開了綁住姐姐的繩子。

他一面憐惜地摸著姐姐被綁得又紅又腫的手腕，一面輕拍著她的背，激動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眼淚不覺簌簌而下。

妳怎麼會有這種遭遇呢？

你怎麼又會到這裡來的呢？

兩人半晌都說不出話來。

姐弟二人緊緊地握著雙手，不用多言語，只是面對面互望著，就覺得有種幸福的感覺充塞於胸中……。

四、五天後——

太阿公一個人在妙義山麓的小鎮上，踩著高蹺，咔搭咔搭地昂首闊步地走著。

他一臉若無其事的樣子，仍然讓人感覺他還是個什麼都沒有的可憐模樣兒。

「呀！三無太阿公，你從哪裡囘來的啊？」

「流浪兒！流浪兒！」

「三無的流浪兒！流浪兒的三無太阿公——」

他的四周立刻就響起了玩笑戲謔的聲音。

看見太阿公的淘氣的孩子們，馬上把他囘來的消息傳給了他們的玩伴，大家一聽是太阿公囘來了，立刻踩上高蹺，咔搭咔搭地跑了來。

「喂！太阿公，你到哪兒去啊？」

太阿公看著圍在他身邊的孩子們，笑嘻嘻地說：

「我啊！我現在正要去天竺的檀特山！」

「亂講！天竺那麼遠，你怎麼去？」

「是啦！是亂說的。實際上我是有事要到常陸國的岩間山去！」

「喔——你去找誰？」

「我的老師住在岩間山啊！」

「太阿公有老師啷！喂！你們有誰知道太阿公的老師是誰啊？」

一群淘氣的孩子都搖著頭，滿臉掛滿了疑問。太阿公在高蹺上得意地挺起胸脯說：

「我的老師有十三個人，被稱爲是常陸岩間山的十三大狗。我之所以常常不在，是因爲每當十三天狗的各位老師聚集到這裡來的時候，我就要當跑腿的替他們送酒菜去。啊！一想到這裡，今天老師們要招我去，遲到的話可不得了哇！再見啦，各位！」

說罷，就踩著高蹺，飛也似地跑走了。

後頭跟著想追上太阿公的人不少，然而卻沒有一個人能像他跑得那麼快。

也不知走了多久，太阿公發覺路邊的人家已陸陸續續地點起燈來。天黑了。

太阿公來到一處空地。

「這空地的邊上有一家賣穀子的批發商店，商店前有欅樹。空地的盡頭有堵破牆，這牆就是算命的招牌……哈哈……就是這裡沒錯！妙義神社的神宮告訴我的地方就是這裡！」

他一面低聲說著，一面察看四周，發覺空地的一邊都是一間間緊連在一起的屋子。

再仔細一看，是六間連在一起的長屋子。

（就是這裡！）

太阿公躡手躡腳地蹲在屋簷下，靜靜地聽屋裡的動靜。

「好安靜哪！一定是沒人在家！」

他輕輕地把窗板拉開了四、五寸。

他把頭悄悄地挨到窗邊，朝裡望去，黑漆漆的房間裏，好像有刀劍交鋒時的火花在閃亮著，還發出了清脆的敲擊聲。

煙霧中的怪人

聲音一停，一盞微弱，黃黃的燈隨之而亮。然後在這暗淡的燈光下，隱隱約約出現了一條人影。這個人就是前些日子，在妙義神社的風神門口，騙走了水虎卷的算命先生鳴海玄蕃！

玄蕃拿著燈進來，旋即出去由廚房端來了酒壺和小菜，然後一個人坐在桌前，開始喝起酒來。

大約喝了五、六杯左右，他似乎已經醉得兩眼惺忪了。嘴裡哼哼哈哈地嘀咕著，好像不這麼做不滿意似的：

「嗯！最近好久沒見到鐵牛舍那傢伙了，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哼！那傢伙雖然是個道士，可是慾望還是不小啊！要能看得懂洞門上所刻的字，才能找到火龍卷，這字只有他一個人看得懂！……雖然他有那種本領，能看懂神代文字，找到尋找火龍卷的綫索，可是，比起我的聰明才智來——哼哼……還是略遜一籌！」

嘿嘿嘿……他不禁得意地笑了起來。那種狂妄自大，令人憎惡的醜陋模樣，全被窗外的太阿公看得一清二楚。

絲毫未察覺的玄蕃，拿起了放在端盤上的卷軸，拿出了其中的水虎卷。

「這是用來做爲發跡之途最好的一件東西，世界上像這樣的東西實在少有。不管怎麼樣，這東西一直放在這裡一定會有危險的。我看還是趁早把它獻給駿府城吧！——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我把水虎卷送到對方德川的大御所去的話，他們總不會只說聲謝謝了事，至少也會給我個五、六千兩的獎金……，如果向他們討個官兒做做的話，剛開始總該也有五百石至一千石的俸祿吧！」

他在那兒喃喃自語，訴說著他那自以爲很了不起的願望。他想，如果能夠再找到火龍卷和鳳凰卷的話，他必定可藉它們飛黃騰達；同樣的，現在他手中握有扶桑掌握圖中的一卷，只要有個五百石、一千石的官做做就能滿足了！

多可悲又令人同情的夢想！

鳴海玄蕃已沈醉在他自己編織的夢想中，也喝得迷迷糊糊的，一會兒，他把水虎卷揣入懷中，手枕著頭躺下就睡著了。

太阿公悄悄地放下了窗板。

他來此地本來是打算把水虎卷搶回去的，然而，當他要來玄蕃家之前，大助和其他的人都警告他不可輕舉妄動。

九度山的這一行人，現在正躲在妙義神社神官的家裏，因而奈都女得以安心地休息，其他的人也能好好地養精蓄銳，準備日後的戰鬥。

所以，大家都在期待著他來探玄蕃家，回去能報告好消息。

「原來如此！」

太阿公深知自己的武功絕非玄蕃的對手，因此，他目前的使命，只是需將這裡的實際情形探察清楚，回去報告他的伙伴。

太阿公悄悄離開了玄蕃的住處。

「玄蕃！你等著吧！待會兒就給你點顏色瞧瞧！」

太阿公心裏嘀咕著，小跑步地跑出了這有一排房子的空地。

可是，萬沒想到——

當他從玄蕃家門口跑出來時，不知從哪間屋子的窗裏，「嗡——」地飛出了一隻小甲蟲，緊跟在太阿公的身後，然後停在他的領口。但是太阿公一點兒也沒有發覺。

他跑了一陣，出了點汗，又覺得領口上好像有什麼東西弄得他刺刺癢癢的，他邊跑，邊伸手往領上一摸，摸到了那個令他不舒服，又討厭的小東西！

「嘿！眞討厭！」

太阿公揑住了那隻小甲蟲，用力往前邊地上一丟。

就在這隻被揑成一團的小甲蟲被擲到地面上的時候——小蟲忽然變成了一團白煙，徘徊在太阿公面前，久久不消散。太阿公正覺得奇怪的時候，白煙霧裏出現了一個好像是由墨筆勾出來的人影。

「啊！」

平日大膽的鳥童太阿公，這時也被嚇破了膽，連連向後退了好幾步。這時，那個人影從煙霧中輕飄飄地跨了出來，張開雙手，凶神惡煞般地喝道：

「小鬼！你到哪去？」

說話的人是個只比太阿公年齡大了約四、五歲的少年，頭頂剃得光光的，穿著一件墨色的衣服，肩上還背了個琵琶。

不用多說，他就是獨眼和尚今川蟬阿彌！

但是，他爲什麼要在這裡抓住太阿公？要做什麼呢？

第十七篇　戰兆篇

肉搏

被擲在地上的小甲蟲，意外地居然變成了一團煙霧，煙霧中又出現了一條人影，那個人不但奇怪，而且還張開了雙手擋在前面。

三無太阿公立刻拉下了臉，嚴肅地握緊了拳頭，問道：

「你說什麼？你是什麼人？」

蟲人今川蟬阿彌撇了撇嘴角，露出了白白的牙齒，拄著他那桑木拐杖，一步步慢慢地往前走，笑道：

「我？我是會使蟲術的今川蟬阿彌啊！我只要動一動一根手指，就可以變成一隻蜘蛛，深吸一口氣，馬上就可以變成一隻蛤蟆；身體一曲就能變成一條蛇。……我剛才只不過是略施雕蟲小技，變成一隻小小的甲蟲，咬在你的領子上而已。」

「哼……會使蟲術？這麼說——你不是人，是隻蟲嘍？」

「你這小鬼，胡說八道些什麼？」

蟬阿彌的獨眼突然發出了詭異的眼神，說道：

「哼！我早就在鳴海玄蕃的住處安排好，等著人來了！你現在要到哪兒去啊？……是不是要到妙義神社，大助他們住的地方去，把找到水虎卷下落的消息告訴他們啊？小鬼，你說！」

蟬阿彌邊說邊伸手要扣住太阿公的手腕。

但是太阿公手一擋，把蟬阿彌的手揮開，答道：

「是啊！我是要去大助先生那裡，告訴他玄蕃的情形，人家正忙著趕路的時候，你居然來搗亂，管你是蟲還是什麼動物，當心我一脚就把你給踩死！」

太阿公的個子雖然不大，但說出來的話口氣還頂大的。

「慢著！你是眞的要告訴大助嗎？提起這水虎卷，可是我先從九度山眞田家裏拿出來的，怎麼可以到此就讓他們拿去！」

「讓開！說什麼我也是非趕到妙義神社去不可！」

「不知好歹的傢伙！你既然不通融我蟬阿彌，你要走

就得先通過我這一關！」

「畜生！」

烏童太阿公氣極了，說著，他就像老鷹一般，狠狠地朝蟬阿彌衝了過來。

由他的姿勢看不出來他來勢洶洶，蟬阿彌著實被嚇了一跳，心想，看不出這山中長大的小鬼，好像還蠻有兩下子的，因此想用他手中的桑木杖，一杖就把太阿公打倒。

但是，太阿公那輕巧閃躲他那一杖飛快的身形，連蟬阿彌都為之瞠目結舌。

他以為太阿公在眼前時，但眨眼間，他已閃到他的身後；當他以為他一定在他身後時，太阿公早已又跑到前面去了。

太阿公趁蟬阿彌前後忙得團團轉時，找了個空隙，一鑽就鑽到他的跟前，一手抓住了蟬阿彌的腰帶，就像隻跳蚤一樣，咬人從不選擇地方的。這眞是蟬阿彌疏忽大意時，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啊！你這小鬼！」

他把木杖舞得虎虎生風。

「幹什麼？」

太阿公是一點也不害怕。

「你這小鬼！」

「快放手！」

他拚命要把太阿公拉開。

這兩個曠世奇人，烏童和蟲人，就在這兒，一個揮拳，一個揮棒，糾纏不清。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但是二人仍然分不出勝負。

也不知道是過了多少時間，這時，忽然有個人穿過了黑夜寂靜的街道，拄著一根錫杖，敲得地上鏘鐺鏘鐺響，穿了雙高齒的木屐，跨著大步喀嗒喀嗒地走過來。

強敵

這並不是普通的木屐聲。

咔、咔、咔、——是只有一個木屐齒的，而且是鐵屐齒的木屐！

這個人正以飛快的速度朝此地走來，蟬阿彌一聽到這個聲音，立刻說：

「嚇！這個傢伙辣手的很！」

他一面說，一面用力掰開太阿公抓住他腰帶的手，氣急敗壞地說：

「你，你這混蛋！」

說著，提起他的桑木杖，狠狠一擊，打中了對方的小

手，立刻抽身，一溜煙地跑走了。

「啊！」

太阿公踉踉蹌蹌地向後退了幾步。

他握著被打痛的手肘，忍著痛，立即拔腿直追朝著森林跑去的蟬阿彌。可是他一追到森林，就看見蟬阿彌，縱身一躍，跳進了一片黑漆漆的草叢裏，並且又施展了蟲術，不知是變成了一隻蛤蟆還是青蛙，立刻藏在森林的暗處，一動也不動，連矮竹的一片葉子都沒有碰到。

對手蟬阿彌在森林的暗處藏了起來，太阿公卻既不瞪大了眼睛，拚命尋找，也不覺得失去了蟬阿彌的踪影而感到窩心，更不覺得可恨。

他只是拚命地往森林深處跑去。

——瞬間，

「哎呀！你不是妙義角兵衞的兒子，三無的太郎，太阿公那小鬼嗎？」

誰？是誰？

那個人猛然一把抓住了他的領子，輕輕一扯，就把太阿公給拎了回來。

太阿公立刻回頭一看，他差點氣昏！抓住他的人正是他連作夢也忘不了要報仇的，殺死他父親的傢伙——金洞山的惡道士，鐵牛舍葛鼓。

被葛鼓毛茸茸的手提得雙脚在空中亂動的太阿公，痛得叫了起來：

「噉！噉——」

鐵牛舍裂開了血盆大口，哈哈大笑道：

「什麼『噉！噉！噉！』的，你叫什麼！」

「畜生！畜生！你這大壞蛋！」

「大壞蛋？哼！你這小鬼！」

「你還說！就是你殺了我父親！就是你殺了我父親妙義的角兵衞！」

「你大概是聽了街上的人說的吧！你簡直是愚蠢透頂！你不是要殺我鐵牛舍葛鼓，你的殺父仇人嗎？現在這個仇人不是在你面前嗎？——你殺呀！你這沒出息的東西！」

說著，他把左手的錫杖往地上一揷，抓起了太阿公的衣領，一把就把他摔到一棵大樹的樹根上。

「哼！給你點顏色瞧瞧！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這時，太阿公的表情已變得十分可怕，他揮著折斷的樹枝，沒命似地朝鐵牛舍衝來：

「你這傷天害理的惡道士，給我站住！」

一棒就打了下來。

「來啊！」

「鏘鐺！」鐵牛舍拔出了錫杖橫擋在胸前。

「再來啊！你想再做一次我手上的玩具，你就來啊！你過來，你就別怪我手中這根曾沾滿你父親鮮血的錫杖，打得你腦袋開花！」

太阿公死盯著對方，似乎已經豁出了一切，揮舞著手上的木棒，他覺得眼前突然一片模糊，眼淚不知不覺奪眶而出。

眞是可憐啊！——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眼睜睜地看著鐵牛舍在眼前侮辱自己，卻又無法出手。既沒有辦法報仇，想要接近他身邊，更是難上加難。

他一想到這裡，不禁怒火中燒。然而，他卻十分了解，只要他一有所行動，就一定會遭到剛才鐵牛舍所說的命運。

如果我衝上前去，復仇不成，反被殺了呢？還是趁機逃走呢？天哪！這兩條路都不是一個勇士所做得出的啊！我是妙義角兵衞的兒子！

今日——慶長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我，鄉士妙義角兵衞的獨子太郎，就算不是爲父報仇，也要因爲你是鐵牛舍葛鼓而殺了你！

妙義的各位鄉親父老，你們等著看吧！太郎閉著眼睛，似乎已經下定了決心。

「過來領死吧！」太阿公明知自己不是鐵牛舍葛鼓的對手，仍然向朝著自己喊叫的殺父仇人砍去，完全置自己之生死於度外。

「慢著！」

鐵牛舍大喊一聲，舉起錫杖朝著像頭小蠻牛似地衝過來太郎的脚跟，「呼！」地就是一杖——

「哇！」

一聲悲淒的慘叫！

是太阿公被打中了嗎？不，這不是一杖就被打中，腦袋開花的太郎的聲音，而是那個準備一招之內把太郎殺死的鐵牛舍口中所發出的聲音！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啊！

啊！難道這又是太郎死去的父親角兵衞的靈魂又躲在一旁救了他嗎？

正當鐵牛舍一杖迎面而下危急的當兒，不知怎麼回事，錫杖忽然在半空中停住，而太郎的木棒，得了空隙，正好猛揮向葛鼓的臉龐的時候，忽地，一把閃亮的匕首自暗中飛出，正好不偏不倚地揷在惡道士舉得又高又直，肥肥胖胖的右手腕上！

不知名的恩人

老奸巨滑的鐵牛舍，吃驚地拔出了手腕上的七首，立刻回頭尋找那個擲七首的人，但是他什麼也沒看著，等他再一回頭，原來還站在那兒的太阿公，早已像隻靈巧的巖燕，縱身一躍，立刻逃得無影無踪了。

（逃！快逃！快逃，太郎！）

不停向前奔跑的太阿公的耳畔，不斷地響起這聲音。

不知道是天上傳來的聲音，還是死去父親的聲音，總而言之，太阿公的耳邊就不斷地有個聲音在響著。

（孝子不能死！你若死了，誰來替你父親報仇呢？快逃，快逃！你現在所要做的，是要保住你這一條命，就是你現在所該遵從的武士道，好爲你父親報仇！）

太阿公此刻的脚程眞的如飛一般快速。他拋開了眼前的自尊，拚命地朝妙義神社奔去。來到了風神門的石階前，也是三步并成兩步，如飛地躍上石階。

一進風神門，從繁茂的樹葉間隙中，隱隱約約可看見神社正殿所供明燈的燈光。從正殿往後拐去，就來到了神官的住處。

「我回來了！」

他在門口大嚷著。

「喔！是太郎嗎？」

在隔壁房間裡正在邊煮芋粥邊嚐的妙義的神官說：

「他們都在裡面，剛才大助先生和其他的人都一直在擔心著你爲什麼還不回來呢！你還是趕快進去吧！」

「我的脚弄髒了，先到後面清洗一下再進去吧！」

太郎急急忙忙就轉到後院去了。

在神官的住所，大助、奈都女、小十郎、塔之助四個人好像正都忙著準備要出去的樣子。

「啊！太郎回來了！」

大家都暫停了每個人的準備工作，驚奇地看著他。大助見到太阿公，心頭像放下一塊大石頭，立刻鬆了一口氣道：

「喔！你沒事！」

說著，就走出了走廊。

「各位，我回來了！」

「怎麼樣？你到鳴海玄蕃的住處，查到了些什麼？」

「重要的事都知道了。我以前被騙走的水虎卷，現在還在玄蕃的身上。」

「嗯！因爲你一直遲遲未回來，大家都著急得很。沒多久以前，在後牆的黑暗地方，突然出現了一條人影，說

了一聲『太郎有危險了！』，我們都半信半疑地，所以立刻準備出去看看。」

「咦？有人來通報說我有危險了？……奇怪啦，到底是誰？」

他對於今夜之所以能夠脫險的經過，越來越覺得不可思議了。

但是，現在不是與大家平心靜氣來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目前所擔心的，可能明天早晨天一亮，鳴海玄蕃就會帶著水虎卷，遠走駿府城去了。

「不！與其我們現在慌慌張張地去反而會失敗，還不如今晚大家都好好睡一覺，明早再詳加討論。」

大助不愧爲幸村的兒子，頗有乃父之風，在這種情況下也能顯得格外冷靜，他一直安撫著急躁不安的太阿公、塔之助等人，要他們好好地先睡一覺。

翌日清晨——。

大家一齊出現，向妙義神社的神官道別。

然而，此時卻不見太阿公的人影。

他一個人受了大助的命令，天一亮就到街上去了。

但是，這條路從妙義的城鎭延伸出來，就來到了松井田前入城的叉路口了。

這條東西分叉的道路，一條是朝中仙道（註），另一條則必須穿過重重山嶺的武甲境內，由下仁田穿過余地嶺，而連接著信州的佐久街道。

（註：中仙道是由京都經東山道而達江戶（東京）的大道）。

由於根據昨夜的商量結果，太阿公早先一步來到了這叉路口。然後他在附近的飯館裡，買了幾個飯團，塞飽了自己的肚子，再爬上高高的櫸樹上，躲在地面上來往人群看不見的地方向下張望。

他在樹上選了個舒服的位置，可以輕輕鬆鬆地掛著自己的手脚，然後，太阿公又是一臉悠哉悠哉地表情，從樹葉間向下看著來往的過路行人。

在初冬仍然清亮的日子，依然可見遠處碧藍的碓冰河。仍可見到雲煙瀰漫的淺間山。遠處武甲連綿的山峯和上毛的原野，好像都是觸手可及。

「怎麼還沒看見玄蕃的影子？」

當太阿公在樹上張望的這段時間，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誰？到底是誰？昨天晚上救我擲出七首的人是誰？

那麼，就在這事發生以前，跑到神官家後頭，通知他們自己危險的人呢……？

是同一人嗎？還是兩個人？——或許根本誰都不是，

就是父親在冥冥中一直保護著我？

──當他樹上考慮這些問題時，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小鳥，像伯勞、山雀、知更等等都聚集到這棵樹上來。

（喲！太阿公，你早啊！）

好像在向太阿公打招呼似地先後啼了起來。

太阿公看見這群小鳥，高興得很，就好像是見到了自己的朋友一般親切，小鳥似乎也有這種感覺，雙方就在樹上你看我，我看你，鬧得不亦樂乎。

「呀！」

太阿公因興奮過度，不由得在樹上晃了起來。樹枝經他這麼一搖動，各種小鳥突然一齊振翅而飛，飛出了這棵櫸樹。

「鏘鐺！」樹下傳來了錫杖的聲音。

「怎麼回事？這些小鳥幹嘛這麼吵吵鬧鬧的？」

說這話的是鳴海玄蕃。

與玄蕃一起的，是那個穿著一個屐齒高齒木屐的鐵牛舍葛鼓，他一聽玄蕃這麼說，把錫杖往地上一敲，停住了脚步，抬起了他那如針似的眉毛，朝樹頂上望去：

「嗯？……」

太阿公一看，嚇得渾身打了個寒噤，連忙像隻蟲似地，躲進了櫸樹枝葉繁茂的地方。無奈多天枯黃的樹葉，不論多麼輕微的動作，都使得一片片的黃葉紛紛飄落而下……。

綁在樹上的人

蟬阿彌昨夜在藏身入森林中的一個小廟中，渡過了這一夜。

天雖然亮了，但他總覺得心情十分不好。──這傢伙！好個刁鑽的小鬼！他心裡仍然對未能擱住太阿公那小鬼而恨得牙癢癢的。

他如同往常一樣，背起了他的琵琶，很不情願地走出了小廟。路途中就在路邊的小溪流旁抹了把臉，見到野木瓜樹，就摘下瓜來充飢，撿了些地上掉落的栗子，剝開來，生的就吞了下去。然而，野木瓜和栗子並不能塡飽他的肚子。

「眞是糟糕！」

當他折回小廟的途中，頻頻抱怨著：

「玄蕃這傢伙，八成今天早晨已經出發到駿府去了吧……。那個小鬼一定告訴了大助，他們一定會到這裡來搶奪水虎卷的！這又非得重新想個辦法不行！」

他繃著臉，背著琵琶，踏著露水，穿出森林。

穿過森林，恰巧就是妙義神社的後面。

正好大助等四個人從神社出來，在下坡的時候，被蟬阿彌撞見了。他一見到這四個人，立刻閃身躲在一棵大杉樹的後面。

他那令人可憎的獨眼閃了一下，喃喃自語道：

「嗯──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昨晚一定聽了那小鬼的話，今天要去把鳴海玄蕃的東西搶回來！」

突然──

「呀！」今川蟬阿彌發出了一聲像怪鳥似的慘叫聲。

事情發生得非常突然，不知從何處飛來一根一頭綁著有稱鉈的繩子，冷不防地把蟬阿彌和他用來藏身的那棵杉樹，緊緊地綁在一起，他所有的蟲隱飛遁術完全都派不上用場。

「嗚！……」

就在蟬阿彌咬牙切齒，拚命掙扎的時候，一個年青的男子，又把繩子多繞了兩圈在蟬阿彌和杉樹上，緊緊地束緊繩結，把蟬阿彌綁得動彈不得，然後持著繩子的另一端，靜靜地站在他面前。

這是一個動作如何俐落，豪邁的勇者啊！一個年約二十六、七歲，盤髮，模樣瀟灑的年輕男子，看著蟬阿彌痛苦掙扎的樣子，微笑道：

「怎麼樣？小和尚！這樣你就無法變成一隻小蟲了吧？哈哈哈哈……這就是你做壞事的報應！這叫作繭自縛！啊！我看你還是在這裡乖乖待上一段時間比較好！」

說罷，轉身悠閑地朝林外走去。蟬阿彌瞪起了他那僅有的一隻眼睛，叫道：

「等等！你把我這麼綁著就要走啦？你到底是誰？總得留個姓名呀！喂！等等！喂！」

儘管蟬阿彌在身後瘋狂地叫著，那個束髮的男子只是回頭朝蟬阿彌笑了笑，一點都沒有要回來的意思。

這名男子出了森林，走在街上四處張望，不多時，他箭步如飛，已追出了一公里之外，叫住了走在前面的大助一行人。

「是誰啊？」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地回過頭去，只有奈都女一人吃驚地說：

「噢！你不是旅畫師幽夢先生嗎？」

然後把這個人的事情告訴了她弟弟。

「啊！那麼這位就是自大宮宿夜之，忽隱忽現，救姐姐脫險的那位幽夢先生嗎？」

「承蒙數度搭救，心中不勝感激，救命大恩，來日必將圖報！」

大助鄭重地向幽夢致敬。

——依照此情形來推測，昨夜在妙義神社，神官家後出現，通知他們太郎有危險的人可能就是這個幽夢！再仔細追問下去，那個在叉路口擲出七首，把太阿公由鐵牛舍的錫杖下救出，並且叫他逃走的人，也是幽夢！

然而，他眞是個令人猜不透的人物。

無論奈都女怎麼樣問他姓名，他總是含糊其辭。而現在大助十分誠懇地請問他姓名，他也是笑著回答：

「我是令尊親密的朋友，住在京都，土佐的畫師。」

他只是這麼答，越是讓人覺得他高深莫測，越發對他的來歷感到興趣。

然而，不僅是大助、奈都女、小十郎、塔之助也都纏著他要他說出自己眞實的姓名，旅畫師幽夢一路上只是笑而不答，等大家在路旁的樹蔭下休息時，他把大家招了過來，告訴他們他的本名。

——原來這幽夢是南海的大將土佐的國主，豐臣這一方首屈一指的親信，長曾我部宮內元親的四男，幼名叫千熊丸的名門之後，長曾我部盛親。

長曾我部在關原會戰戰敗前，是南海鼎鼎有名的諸侯。但是自從這一戰慘敗後，原來有二十二萬石俸祿的封地和財產，都因爲而被家康所吸收，家臣也都相繼離去。那時，年青的長曾我部盞親，立刻改名換姓，躲在京都城內，打算就此隱世一生。

然而，他依然無法忘懷他內心中根深蒂固，對豐臣家的一片忠心，和對德川家的怨恨。

因此，他改名爲幽夢，裝扮成旅畫師的模樣，悄悄地出了京都，開始旅遊關東諸國，藉機觀察了各地的重要關卡及要隘之地，把它畫成畫册，以備日後再有戰事發生時，作爲有效的情報。因爲這樣，所以他的行踪鮮爲人知，也沒有人確切地了解他在做什麼。

大助對幽夢的身世感到非常震驚。

奈都女望著這位曾救她數次的恩人，如今得知他是一位名門之後，也是同樣地爲豐臣家盡心盡力，可靠的人，不覺興奮地熱淚盈眶。

幽夢在向大家說完自己的身世及姓名之後，立刻又轉變成旅畫師那種爽朗的口氣，附在大助耳邊說：

「大助少爺，現在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接著又說：

「我走過、看過關東各國的情形，家康的野心已是非常明顯的。我說現在各地都瀰漫著戰爭前奏的氣息，實在是一點兒也不過份。——請您要儘快爲了豐臣家，找到扶桑掌握圖的三卷祕軸，希望您和令尊能及時把這三卷祕軸

送到大阪城去！」

說罷，幽夢轉身飄飄然朝另一條路離去。大家心中都充滿著對他無盡的感激，都緊緊地盯著他一寸寸離去的背影。

戰爭的前兆！啊！戰爭的前兆。

大助一想到此地，自然而然地熱血沸騰。

事到如今，眞是刻不容緩了，必須要立刻展開對三卷的搜索。

「噢……」

大助半晌才回神過來，說：

「這兒是八城的叉路口了，依照昨夜的商定，太郎應該來了吧？……」

「他曾說他要躲在十字路口的櫸木上，看玄蕃有沒有經過此地的，他大概是躲在那邊吧！」

塔之助和小十郎四下看看，看見了好像是太郎所說的那棵樹的樹枝上，繫著一張謎樣的紅色紙片。

第十八篇　水洞篇

街樹的盡頭

在岔路的櫸木上，結上青色紙條的話，表示跟著玄蕃的行跡。

白色的紙條，表示尚未到達。

紅色的紙條，則表示有所變化。

——今天早上。

在出發之前，由妙義神社來的太阿公、與大助一伙人之間，做了如此約定。

然而，當小十郎來到岔路口抬頭一看，櫸木上結著紅色紙條，四人相互對看，猜想著會不會是太阿公遭遇到什麼變故，於是立刻加快了腳步。

卻說，這一邊，太阿公到底怎麼啦？

在此稍早之前，他被從旁經過的鐵牛舍與鳴海玄蕃發現，便從大櫸樹梢往街上的松樹逃去。

穿過針葉樹的細葉，在樹梢上跳來躍去的太阿公身影，宛如一隻動作敏捷的小猴子。

「喔！那個傢伙不正是前些時候，在風神門前，被我哄騙而把水虎卷交給我的，那妙義角兵衛的兒子嗎？這下子該不會是要報前仇，而埋伏在此的吧！」

玄蕃看著那身影，心裡想著。

況且，鐵牛舍昨晚在妙義的街頭，受到如此的挫折，心裡正覺不是滋味的時候。

「哼！你這混帳小子，今天要是打算怎樣，就給我當心！」

鐵牛舍抱著錫杖，踩著高齒木屐，追了上去。

但是，要想抓那逃到樹上的太阿公，就好比在水中撲魚，永遠都不會有結果。

「玄蕃，你打算怎麼辦呢？」

鐵牛舍咬牙切齒地罵道。

「就拿我自己會法術來說，雖不難使自己在樹上奔躍，但我的心情一直定不下來，恐怕不能做得好。」

「啐，眞是目中無人的小鬼，我們這邊停下腳步，他也跟著，坐在樹上盪著兩條小腿在那兒休息。」

「叫他摔下來，快點！」

「但是，我沒啥道具呀！……啊？你看，他正朝著我們在笑呢！」

「那麼，就用腰上的小刀丟過去，讓他摔下來。」

「腰上的小刀？啊！對對對……」

玄蕃如夢初醒。

「你這小鬼有種就呆在那兒別動！」

然後，冷不防地翻轉著手指，往那樹上的鳥童擲了個東西過去。

然而不用說，太阿公在那把手中劍尚未飛到面前的時候，向他們說了聲再見，便又躍往另一棵樹上去了。

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奔逃中的太阿公正得意地捉弄著玄蕃與鐵牛舍，然而不久街樹已到了盡頭，太阿公不得不跳到地上來，像脫籠野兔般的逃向河灘去。

「站住！」

惡道士葛鼓腳不沾地似的追了上去。

「啊！沒有橋。」

太阿公已無路可逃。

「玄蕃，你繞到前面去。」

此時，他們二人自左右兩方迫近太阿公。

太阿公這時有如甕中之鼈。

鐵牛舍粗如鐵棒的手腕迅速地，一把抓住他腦後的頭髮，輕鬆地將他提起，頑皮的太阿公就像是被漁夫捉起的小海龜，在半空中揮踢著四肢。

「小鬼，這下子你還逃得了嗎？」

說著，又將他舉起往一邊扔了出去。

太阿公並不回答他的問題，反而在被扔之後，順勢往前方一站，打算從旁開溜。

「喂！小子！」

玄蕃伸開雙手，擋住去路。

「哪——，你這調皮的東西！」

鐵牛舍再度將他往後扯囘，一腳踢到河灘上。

被那鐵製的高齒屐一踢，痛得就像快腫個疱一樣。太阿公開始絕望了，一面抱著頭，一面防著玄蕃的光腳和鐵牛舍的鐵高齒屐，忽然覺得有一道冰冷的液體從面頰流過。

血。——這麼想的時候，太阿公的神經質，立刻冷靜地想到：

「我不能死！」

如果說在這裡被殺死的話，在死以前也非要把鐵牛舍的手指頭咬一根下來。

如青蟲般捲曲著身子，一直忍耐的太阿公，憤然地，像展翅的隼一樣，往鐵牛舍的要害猛撲上去。

遭到突來的襲擊，葛鼓也不由得啊！地叫了一聲：

「狂妄的小子！」

將他使勁地推開後，便揮起南蠻鐵的錫杖，眼看著，被這一擊，他那瘦小的身軀看起來就像快被打碎一般。

口吐青蛙的大蛇

「唉呀！在那邊的人是？——」

「噢！是太郎，妙義的太郎呀！」

「那另一邊的人一定就是鳴海玄蕃與惡道士葛鼓嘍！」

一邊說著，川原的懸崖上跳下四個人來——

奈都女悲憫而瘋狂地叫道：

「快呀！快去救他呀！那樣小的孩子，正受著二個大人的攻擊！」

「那麼快點吧！」

大助也急忙趕去。

小十郎與塔之助也連忙飛快跑去，好像是趕不上他似的，便撿起河灘上的小石頭，往鐵牛舍的眉間擲去。

「啐！又來了些搗蛋的傢伙！」

「嗯！說不定是眞田大助呢！」

「不是說不定，正是如假包換的眞田大助，和他的弟兄們。」

「不得了啦！」

玄蕃頓時臉色發青。

「眞遺憾哪！玄蕃快逃吧！」

「喂！等等！鐵牛舍。」

「是嘛！不要猶豫，趕快過來！」

平常二人的交情雖然相當親密，但是臨到這生命攸關的場合，鐵牛舍十足是個薄情寡義的人，拋下玄蕃一人，獨自跳過五、六十尺寬的水流，逃到對面的山崖上去了。

這種功夫，一個稍具有修法的道士，便能做得到。但是要一腳跨過數十尺的水面，對凡夫俗子的玄蕃來說卻是不可能的。

於是，狼狽的他一面嚷著：

「唉呀！天啊！我完了呀！」

一面在河灘上走來走去，似乎無路可逃。

剛才太阿公困窘的遭遇，現在如骰子的翻轉一般，這回卻落到了玄蕃的身上。

「不要動！」

兩把冰冷的利刀出現在他的左右側。前面站著怒目而視的，是大助與奈都女，後面則是寬

數十尺的河流。

「嗚……」

玄蕃蜷縮在地上，口中唸唸有詞，卻又佯裝不知地問道：

「找我有什麼事嗎？」

大助走上前一步。

「少裝蒜！你是從妙義的風神門來的，叫做鳴海玄蕃算命先生吧！」

「是的，我正是玄蕃……」

「既然是玄蕃，那麼你該記得吧！不久前，你居心叵測地從妙義角兵衞的兒子手中騙走了水虎卷。是不是打算拿著它到駿府的德川家去領賞，以飽私囊呢？」

「啊！水虎卷？我並不知道有那種東西啊……」

「混蛋！到這個時候，你還嘴硬，要是再不招認的話，塔之助！小十郎！在這傢伙的側腹刺上一刀，看他是招是不招！」

進退兩難的玄蕃，舉起雙手求饒，道：

「唉！等一下吧！」

「怎麼，要說實話了是不？」

「不錯！事實上，我的確是騙了太阿公，而且拿了水虎卷；但是，那東西我已交給了逃到對岸的鐵牛舍，並不在我玄蕃的口袋裡呀！」

「別聽他的！」

小十郎從側面冷不防地用刀口抵著玄蕃的額下，狠狠罵道：

「那種騙小孩的伎倆，誰會相信。無論怎麼說，你總是要交還給我們的，如果再不交出來的話，就先讓你的腦袋搬家，然後再慢慢搜查你的身體。怎麼樣啊？玄蕃！」

玄蕃這時可眞是欲哭無淚。

只要身體稍一挪動，抵在左右的刀鋒，便會往肚裡刺去。話雖如此，眼睜睜地看著這好不容易才一步又一步地邁向飛黃騰達之路的途中，竟然就要把水虎卷交出，實在令人切齒。

從河灘上站起身來，擦拭著額頭上的血的太阿公，看到玄蕃如甕中鼈的窘像，覺得實在可笑，竟也忘了身上的疼痛，在一旁大笑著觀看。

這時，一臉哭像的玄蕃，老老實實地跪在大伙兒的面前，說道：

「魯莽之處，請多包涵。就請您發發慈悲，饒了我這一命吧！」

於是，像蛇嘴吐出青蛙一般，將手伸入懷裡取出一個包裹，謝罪求饒。

「太郎！太郎！」

大助將他呼喚過來，並命令道：

「仔細瞧瞧，是不是就是這個……」

尙不知那東西的價值之前，曾經將它頂在頭上，而四處飛來走去的太阿公，想到這是豐田家的秘傳之寶扶桑掌握圖中的一卷時，手指尖也不由得顫抖起來，甚至覺得去觸摸它也是可怕的。

「確實是這個。」

靜靜地檢視後，太阿公便把它交還給最初的失主，奈都女的手上。

這時，玄蕃逮著機會，抬起屁股。

「那麼，小的就此……」

正想逃去。

看到塔之助冰冷的刀鋒將由他的身體滑過，大助立即舉起手來制止道：

「不殺螻蟻之輩，不要做無謂的殺生！」

「命大的傢伙，可別忘了今天對你的慈悲！」

小十郎揪著玄蕃後腦袋的頭髮。

然後，像一只空麻袋，被摔到一、二十尺前的玄蕃，幸運地保住了一條命，便慌慌張張不擇道路地逃命去了。

馬呑潭

這裡，故事首先要回溯到稍早處。

——從斷毀的金洞山吊橋上，跌落到姥澤溪的那些人的命運。

那時，軍隊中包括有來喬太郎，和被牽連入內的蝙蝠銀平。井伊家的宮島彥兵衞也跌了下去，及乘勢追殺上去的篠切一作，也倒栽葱地墜往激流去。

這些人的生死，到底怎麼了呢？

卻說——

在發生那件慘案的數小時候，距姥澤溪數百公尺的下游處，有個叫馬呑潭的地方。那兒的水面上漂浮著各種東西。

有刀鞘、破碎的衣袖，折斷的矛柄、紅色的陣笠，還有如龜甲般浮游的人背。

那些東西，就像暴風過後的落葉，漂浮在馬呑潭上。

不久，正以爲那污黑的垃圾攪混了水面時，驀地，在漂流到這兒的溺流者當中，那些得到九死一生的人，像小烏龜朝往向陽處般地，一個個爬到四處的岩石上。

也就是說，在十人之中大約有二、三人是生還的。每

個人濕漉漉地爬上了陸地後，便各自逃往別處去。如此一來，井伊家的赤備隊就已變得不成樣子了。

不久，傍晚細長的月亮，如山貓的睡孔般，閃閃地映照在馬呑潭上。

到了這個時候，那些圓圓的背脊，如油粒般浮在潭水上的人，已完全溺斃了，大概不會錯吧！

那麼，蝙蝠銀平及喬太郎，還有篠切是不是在那些人中呢？

不，篠切一作已游泳到達距此約二百公尺上游的對岸，雖來到了這如扇形般展開的潭尾，然而妙義特有的石層，如刀削般峭立於四方，既沒有下去的道路，也沒有可攀往它處的線索。

「唉！這一來可不知如何是好了。……可是，奇怪的是，上游的水流那樣的快，而漂浮在這潭上雜七雜八的東西，卻不會往下流去，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在他正觀察著水路並猜想的時候，水面上突然映出如磷水般的光影。

唉呀？

驚嚇地往後一看，——

「先生，您是不是迷了路呢？」

一個拿著火把的男子站在那兒。

「嗅！我正在想要怎麼樣才能到對岸去。」

「可不是嗎？旅行的人每走到這個地方，就再也走不出去了。」

「嗅！是嗎？那麼對不起，能不能麻煩你帶我到路口去？」

「可以的，但是先生，你身上還濕著哩！」

「嗯！其實我是跌落到這上游的深處，所以才弄得這一身濕淋淋的。」

「那麼，何不到我的小屋去，脫下衣服，讓它晾乾呢？」

「你所說的小屋，是不是就在這附近？」

「我叫源六，在這稍前的水洞處附近採集些砂金與石子。因此，在那兒有間做事的小屋子。」

「謝謝，那就麻煩你了。」

「請留心點走，一步走滑了脚，下面就是潭喲！這潭相當的深，表面上看來平靜，底下卻是洶湧的激流。」

「嗅！那間小屋是不是？」

「請進！」

於是，源六擎著火把領先走了進去。

然後，將手上的火把揷入爐裡，霎時，枯木噼啪作響地燃了起來，經那亮光一照，竟發覺屋內的情勢不太對勁

，叫道：

「呀！這就奇怪了？我不在時，這屋裡好像遭了小偷。」

源六於是開始在屋裡踱來踱去。

這樣的山間小屋，就算有小偷進來，大概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偸，怎麼——，篠切一面晾著衣服，一面正覺奇怪，但是，源六臉色變得蒼白，慌張地嚷道：

「砂金的袋子不見了。水門的鑰匙也……」

的確，如果說把源六多年來零星所採集到的砂金偸走，對他來說，確實是一件大事吧！

源六顯得非常頹喪，便蜷縮著草墊子上睡了。

翌日清晨。

一作先醒過來，走到下面的潭邊去洗臉。不知名的小鳥，飛掠在光亮如鏡的水面上，留下美麗的小彩虹。

抬頭一看，再往前數步的地方，確實有個如源六所說像水門的入口。

「哈哈，那就是走出這裡的通路啦！」

想到昨晚鑰匙被偸的情形，他便若無其事地走向水門去。

一走進那兒，嘩啦的水聲清晰地響在耳際。蓄積的潭水，似乎正由那水門口洩流出去，而在流口處圍有一排木柵，然而那柵上的鎖，不知何時已被人卸下了。

篠作不經意地拾起距木柵二、三尺處的一個紙袋子。

「這會是誰的東西呢？……哈哈——，說不定就是昨晚闖入源六的小屋裡的小偷所掉的東西！」

一邊猜想，一邊檢視著紙袋，發現裡面裝有若干的金子，及一張折疊的白紙，還有一張烙印有駿府衙門的關卡通行證。

「噢，這不是刻在金洞山第三洞門的神代文字的模製品嗎？奇怪，把這個抄下來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感到意外的篠切一作，再仔細地瞧那張關卡通行證，上面清楚地寫著來喬太郎的名字。

喬太郎？

同時跌落到激流中，照理說已死的他，難道也是死裏逃生，並且與篠切同樣地，已經跑到這附近來了嗎？

第十九篇　續・水洞篇

洞中的方位圖

挖掘瑪瑙的源六，以無力的神色，炊煮著做爲早飯的菜粥。

這個時候，篠切回來了。然後對他說：

「源六，昨天偸走你的砂金的小偷，一定是這個人。」說著，便將在水洞的入口處撿到的紙袋遞給他看。

源六看了看袋子：

「那麼，就是裡面這張關卡通行證上寫的，叫著來喬太郎的人嘍？」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的。」

「咦？這裡另外有張洞門上神代文字的複稿，是不是原本就放在這袋子裡呢？」

篠切看到掠過他臉上驚訝的表情，覺得這事非同小可，便詢問道：

「這位源六，你剛才一看到這個，就馬上說出這是洞門的神代文字，爲什麼你會知道呢？」

源六並不回答他的問題，反而說道：

「先生，現在我有急事要辦，那兒正煮著雜燴粥，或許不太對您的口胃，但就請隨意吃點吧！」

掛著簑、笠、繩梯等東西的板壁的一邊，有個窄小的壁櫥。將那打開，他便伸手往裡頭探摸，於是取出一副銳利的大小刀，往腰上一掛。

「失禮了！」

說著，便往小屋外衝了出去。

一作的眼神映射在那副大小刀上。

「一個住在這山間小屋，挖掘瑪瑙的男子，爲何備有那樣的大小刀呢？而且，從他將那大小刀繫在腰際的手法看來，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山上人家呀？」

經這一想：

「啊！等等！」

篠切一作不由得改換成武士的口氣，將他叫住。

正往馬香潭的方向快速跑去的源六，聽到那聲呼喚，回過頭去問道：

「叫我嗎？——」

「有件事很奇怪，我想請問一下；關於那洞門上的文字，及您的驚訝狀，一定是有所隱情。在下叫做篠切一作，也正苦於那文字的不解，如果沒有不便之處，我想請問您的尊姓大名。」

源六定睛直視對方的眼睛。

「那麼，近江瀨田的製箭師，烏骨齋的外甥男篠切先生，就是你嘍！」

「啊！怎麼你連……」

「這眞是巧遇啊！」

拍著膝蓋，源六靠上前來說道。

然後，他以顯然的武士態度，

「我之所以如此裝扮，乃是想隱藏我的身份。其實我本人是在大阪地方的淀君擔任監督，叫做車源彌。」

「喔！車源彌先生。從烏骨齋叔父那兒，我早已久仰您的大名。但是，什麼緣故，您要住在這山間小屋呢？」

「依據淀君的祈願，我來這兒看守詛咒家康的詛咒箭順便暗中探查關東的情勢。……而，我和做那詛咒箭的製箭師烏骨齋，老早以前就認識了。」

篠切眞是欣喜若狂。

能與當年同叔父一起來到妙義山，埋下詛咒箭的車源彌本人相遇，眞不知是禍還是福。

「有什麼話，我們回頭再說。現在刻不容緩，就是要追上那來喬太郎，否則，擔心詛咒箭會被他挖出來。」

源彌接著說道，並顯得十分的著急。因此，在這個時候，篠切也就不能做更進一步的詢問。

源彌一溜煙地，便驅往潭的水洞去了。

那洞的入口，早已用被偷走的鑰匙打開。

此刻他所擔心的是，在那間道的中途，一塊平坦的岩石上的刻字。在那岩石上描繪有如指示方位的磁石的圖形，上面分佈著與金洞的第三洞門上相同的神代文字。

「你看！」

源彌手指著叫道。

「——漂著燒過的木柴的灰燼。從此看來，喬太郎一定已看過這方位圖，並逃走了！」

那方位圖本身，與神秘的神代文字，不是同樣地只有一個解文嗎？

一作的腦際突然掠過如此的想法，但源彌還是不停腳地走去，於是他還是尾隨其後地跑過去。

聽著如怒濤翻捲的水聲，穿越由水層岩與各種大石頭所組成的間道，不知自己是從那兒，或如何走的，竟已來到了馬吞潭的對岸。

由那兒，順著昨日的溪流逆流而上一會兒。

車源彌與跟隨其後的一作，朝著由姥澤前的左方隆起的山峰而去。

「雷舞山——」

車源彌告訴篠切。

這座號稱妙義的神秘境地的雷舞山，據說連當地的人也沒有攀登過。這並非由於山高，也並非由於岩石的險峻之故，乃是因爲，據說沒有通往雷舞山的道路。

然而，當烏骨齋與源彌在那山頂上埋下詛咒家康的詛咒箭時，便已事先悄悄地開了一條小路。

因有恐於在多年後，那條道路或許會消失，於是在第三洞門上，記下了神代文字，而那解文則隱藏在馬吞潭的水洞裡。

因此，如果理解了那方位圖，則以神代文字標記的通往雷舞山的道路，便可自然了解。

那麼——。

若能登上雷舞山，必能發現與高野落星壇相同的詛咒箭，挿在地上。這正是每個人夢寐所求的東西。

哀嘆的蟬阿彌

由於山並不怎麼高，所以只消一口氣便爬上了山頂。

一面喘著氣，並對那秘密已略有所聞的一作，感到一陣甚於車源彌的不安。

「啊！糟糕！」

當來到山頂時，車源彌立刻發出絕望的哀鳴。

「詛咒箭已被挖出來了。」

「啊……被挖出來了？」

「我們來晚了……」

二人茫然佇立，目視著地上那堆剛由新土所覆蓋的洞穴。

「火龍卷就這樣被拿走了！」

「嗯……，棄置在地上的僅是個皮製空殼。」

「看這土的顏色，大概是今天黎明時才挖掘的吧！有那條路，可直接通往山下的村子，我們如果趕快一點，或許還追得上來喬太郎。」

「是啊！現在不是讓我們灰心喪志的時候。」

除了詛咒箭已被挖出，甚至埋藏其下的豐臣家的秘軸火龍卷，也被敵方的間細取走。就因爲這緣故，多年來在這妙義山擔任看守職位的車源彌，就算是切腹自盡，亦不足以謝其罪了。

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二人立刻奔下雷舞山，到達妙義山麓的村子，此後的數日，皆不分晝夜地追查喬太郎的

去向。

不知藏身何處的來喬太郎，今天早上竟出現在妙義神社後的森林裡。

正巧那天大助與奈都女及其他人，由那地方的客棧出發，並於出發之前與三無的太阿公做了相互會面的約定。

「近來老是走霉運呢！」

說這話，並示出手臂上的擦傷的，是與喬太郎並肩而行的蝙蝠銀平。

「雖好不容易已痊癒了，但還留個傷疤呢！」

「這點小傷算得了什麼，——從那吊橋上摔下來，你現在能好好地活著，還算是你命大呢！」

「是嘛！再發牢騷的話，說不定會遭到報應的。……對了！那個東西沒有掉吧！」

「那個東西？」

「就是從雷舞山挖出來的東西呀！」

「噢，你是說火龍卷啊！」

喬太郎拍拍胸脯，說道；

「我是個會丟東西的人嗎？」

又得意地笑著。銀平也吊兒郎噹地說：

「的確，幸好我們沒死，才出乎意外的撿到這東西。趕快送往駿府城去，這豈不是我倆發跡的最好機會嗎？」

「說不定什麼地方有人在偷聽，所以我們最好不要在路上大聲談話。」

「在這森林當中不會有行人的。」

「但是，在這附近仍然是疏忽不得呀！」

「嗯！說得也是。」

就在銀平說罷，沈默的同時，喬太郎突然……噓！制止了他的脚步，輕聲說道：

「……，不要作聲！」

透過路旁的樹叢看著。

「什麼事啊？喂……」

「小聲一點！」

「唉呀！好像有什麼人在森林的那一頭叫著我們哩！」

說著，又豎起耳朵傾聽了一會，但二人卻置若罔聞，又帕嚓帕嚓地跨步繼續往前走。

「喂喂！前面來的武士先生，置我這樣陷於困境的人而不顧，是無情的舉動呀！拜託！請到這兒來幫我解開這個繩子吧！」

突然有個人不停地以如泣如訴，哀切的聲音喊著。

他倆終於爲那淒切的叫聲所動！

「啐！什麼人這樣囉嗦？」

喬太郎與銀平一面抱怨著，同時，折回脚步，撥開樹

叢往聲音的方向走去。

一看，約有兩雙手臂合抱那般粗的巨杉下，有個小和尙正拚命地掙扎著。

小和尙的身體，被一條一端繫有稱鉈的繩子，繞著杉樹幹如棒子般一圈圈地綁著。

「哈哈哈……這個小和尙嗎？」

若無其事地靠上前去，小和尙立刻痛苦地扭動著不可動彈的雙手，並擠出悲鳴似的聲音哀求道：

「喂，喬太郎。——來喬太郎先生。拜託！拜託！請發發慈悲，將這繩子鬆開好嗎？」

經這一呼，喬太郎吃驚地停下脚步：

「咦？你認識我？」

「不認識的話，要怎麼辦呢，當時，在九度山的幸村家，爲要搶得水虎卷，我就是曾與你一較蟲術與忍術的技法，而後離去的蟬阿彌。……不錯，我正是那蟬阿彌。我料想你會來救我的，拜託，請讓我的右手能自由活動，那樣，我將終身感激的……」

說著，眼眶已積滿了淚水。

第二十篇　亂捕篇

不動繩的束縛

「啊！蟬阿彌？」

聽到他可憐兮兮地報出名字，喬太郎大感意外。

同伴銀平也頗爲驚訝地問道：

「噢！這麼說……那個獨眼，彈琵琶的人就是你嘍！」說著，便盯著那在樹幹上掙扎的臉孔。這一瞧，不錯呀！被綁在那裡的正是用蟲術的蟬阿彌。

蟬阿彌以那世間少有的淒涼的聲音說道：

「您就是蝙蝠銀平先生，還有喬太郎先生，請慈悲爲懷，解開這繩子救救我吧！您之所以會從這經過，乃是因爲我們有緣份呀！」

聽到這訴諸同情的哭泣，銀平反而大笑，並冷冷地說道：

「哼！這傢伙，總是要他那如簧之舌，盡說些美麗的故事。當初，想要取得水虎卷的時候，還拚命地與我們作對，現在竟跟我們說緣份，實在令人作噁。喂！蟬阿彌，你不是會使用蟲術嗎？這樣的繩子，你自己不會解不開的吧！怎麼樣？願不願意趁我們在此歇脚的時候，表演一下脫繩的功夫，好讓我們耳目一新呀！」

被這般嘲弄的蟬阿彌，眼裡並沒有怨恨的神色。

「當然，曾有一時，連我也有那鄙劣的野心，因而與你們做種種對頭。然而，現在我是一點兒妄想都沒有……」

「唉呀，沒有關係，胸懷遠大，有野心是件好事呀！只是，常常會遭到這樣的苦頭喲！」

銀平無論怎麼說，總帶著幾分嘲謔的語氣，對於他的哀訴，就如馬耳東風，壓根兒也沒聽進去。

「請別說那樣的話。銀平先生，還有喬太郎先生。……古老的故事中，也有許多例子。譬如，一條被人所救，死裡逃生的大蛇報恩的故事；還有，老狐狸不忘小狐狸的救命之恩的故事等等。這世間裡，再沒有比恩情更偉大的東西了。俗話說，弱者也有志氣不可輕侮，至於我蟬阿彌，如果在此蒙您相救，不但終身不忘救命之恩，且爲了您及喬太郎先生之故，只要不讓我死在這裡，無論何時何地

或其它任何場合……。拜託！請將這繩結打開，從此以後，你們可視蟬阿彌爲手下或僕人，如有任何事情，就請吩咐。……拜託，蟬阿彌這一生就拜託您了……」

從一開始，便一副置若罔聞，心不在焉的喬太郎，這時也被那淒淒切切的哀求聲所動，歪著頭懷疑地問道：

「如果替你解開繩子，你眞的會爲我們做任何事情嗎？」

「當然啦！做那樣的事是理所當然，我並不是不講義氣的人。」

「嗯！那就一言爲定嘍！」

「我對天發誓，我決不是撒謊。」

「就信你那句話救你一命。……但是，蟬阿彌！」

「是，是的，多謝！多謝！」

「慢點！像你這樣的人究竟如何會有此遭遇？平常，動輒就讓我魔風流招架不住的，不就是你嗎？那使用蟲術的蟬阿彌，居然會被綁在杉樹幹上，而且，那樣的繩結，連用自己的法術都解不開，實在令我難以置信哪！」

「事情是這樣的，或許是我蟬阿彌倒霉吧？沒想到會遭到這突來的攻擊，才被這不能脫逃的繩子給綁著。而且，對手並非是個等閒之輩 — 如果說是普通的繩子，輕易就可解開，但唯有這個，就算換了你也逃不掉。因爲這是方圓流的小具足術中，叫做不動繩的縛法。」

中了惡計

「的確，照這麼說看來，這種結紮法就算是他人來解，似乎也沒那麼容易就可解開的，但是，剛才你說對手非等閒之輩？」

喬太郎逐漸地爲蟬阿彌所說的話迷惑。

「土佐的梟雄，長曾我部元親的長子，名叫旅繪師幽夢，近來隱身埋名在京都的柳街口。不錯，他也是大阪城方面的幫手，現在裝扮成旅繪師，徘徊於關東附近，並不露痕跡地暗中觀察德川家的要害。」

「大概就是前些時候，在大宮驛庇護奈都女的那個旅繪師吧！以前雖不知他叫長曾我部幽夢，但對德川家來說，這個人是不可輕視的。」

「說到不可輕視，我想到目前還有一件大事變。就是，今天清晨時分正往駿府去的鳴海玄蕃和鐵牛舍葛鼓。」

「噢！那兩個人要去駿府，有什麼要事嗎？」

「他們拿到了水虎卷。就是玄蕃從三無太阿公的手裡騙了過來，兩人結伴打算拿著那個去駿府城謀點利益……。但是，大助他們已經知道那事，現正在想辦法。或許這

個時候已被大助一伙人奪回去了。依我看，水虎卷已經不是我們的東西了。」

率直，無邪念的口吻，並不像是胡說或是逃避一時的措詞。而終於，喬太郎基於憐憫之心，便將蟬阿彌的繩結解開。

「這下我這條命可撿回來了。啊！眞是托福……」

一面搓揉著麻木的胳臂，好不容易才脫逃了不動繩的縛綁的蟬阿彌，如夢蘇醒般，臉色立刻紅潤起來。

「那麼，快趕路吧！」

喬太郎即刻邁步走去。

「如果水虎卷又落回大助手裡的話，就算是拿出全副精力，也要將它取過來。到時，銀平不用說，蟬阿彌你可要助我們一臂之力。」

「那是當然的嘍！爲報剛才救命之恩，我一定將水虎卷視爲德川家之物品。……但是，在這數日之內，大家似乎都已下了妙義山，不知那火龍卷究竟如何了？」

「噢！那個嗎？」

——，喬太郎爲要誇耀自己敏捷的本領，而又被蟬阿彌巧妙的言語所套，終於說溜了嘴。

「那個東西經我喬太郎識破了神代文字的方位圖後，便探查了雷舞山頂，而終於歸我所有。因此只要水虎卷拿到手，再與火龍卷獻給大御所殿下；也就是說水虎卷、火龍卷與駿府的鳳凰卷，三卷合而爲一，便可使德川家基歷萬世而不易了。」

「噢……」

蟬阿彌輕聲應和著，臉色也稍稍變了變，說：

「那麼，閣下之意，是說埋藏在雷舞山的火龍卷，已在您的手中嘍！……眞是了不起！」

那說話的語氣，似誇獎又似妒忌。

然後——。

腦子裡不知在打著什麼主意，他的眼睛就像要透視喬太郎的胸懷一般，正閃過一道銳利的目光，說時遲那時快：

「啊！誰來了？」

突然以顫抖的聲音叫了出來，並往後一瞧。

二人大吃一驚。——因爲銀平與喬太郎，打從下雷舞山以來，便不斷地擔心掘瑪瑙的男子，或篠切會從後面追上來，一面顧慮著後方，一面往前走的當兒，

「嗄？」

二人禁不住瞠目結舌。

同時。如閃電般的快速——

凝視著藏在懷裡的火龍卷的蟬阿彌，冷不防地從喬太

郎旁擦身掠過，猛然一把將火龍卷搶走，便如疾風般逃去。

像喬太郎這樣可惡至極的壞人，竟爲蟬阿彌的花言巧語所惑，且又中了他的惡計，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剛才差點沒掉出淚來的蟬阿彌，他所說的話也並非發自心底。因此，說不定，他早就知道喬太郎會從這裡經過，於是把原來可以解開的繩結，故意弄得不易解開，而巧妙地豪騙了喬太郎。

附近有人出現

淒厲的塵風，吹載著蟬阿彌，喬太郎與銀平三人，往碓氷大道的方向跑去。

「哼！忘恩負義的傢伙！」

喬太郎咬牙切齒地追將過去。他的臉色，變得如夜叉般蒼白。

「豈有此理，竟敢欺騙我喬太郎。混帳傢伙，你給我走著瞧！」

一手按捺著刀的護手，盡雙脚之力奔馳而去。

銀平也著慌地，口中唸唸有詞地尾隨其後飛一般追去。

「我說嘛！像蟬阿彌那種人，就算是把他宰了並烤來吃，也不會嫌過份的，而對他疏忽，尤是一大禁忌。就拿我們這一夥惡徒，向來是不救人的，沒想到救人一命還要遭到這種報應。喂！等等啊——。蟬阿彌等等呀——」

吊著眼角，無可奈何地叫罵，然而，再怎麼叫他也不會停下來的。蟬阿彌的身影，霎時之間已在四、五百公尺遠的地方，眼看著就要越過碓氷河的樣子。

正好此時，一片散雲如一層黑色的薄膜，一會兒掩蔽住太陽的光芒。

——忽然，好像喬太郎正特意地等待那短暫的晦影般，臉上立刻現出一股妖氣，展開魔風流的縮地草上飛術，帶起一陣疾風，躍往碓氷的河灘去了。

「呀！老兄，老兄。」

銀平急上加急地追趕而去。

「你要棄我而去嗎？喂——」

揚著無可依靠而不安的聲音，然而，喬太郎已不見踪影了。

被稱爲蝙蝠的銀平，若比起身體輕盈的程度，他固然不至落於人後，但若要有魔風流的縮地草上飛術般的技巧，那可就做不到了。

那暫且不說，——在另外一邊。

在彼處，白晝的蟲兒啾啾叫著。那兒正是碓氷川對岸的河灘。

銀灰色的凋花夾在桔梗及水引草之間，隨著風向波浪似的左右搖擺著。

被這聲響嚇著的，並不是靜靜啼鳴的鳥蟲們。而是一個正躺在花叢堆裡休息的人——，他立刻像觸了電般地跳了起來，持在手上的錫杖又郎噹地響著怪聲。

使勁一瞧。——好像有人來的樣子。

鐵牛舍葛鼓認為，一定是眞田大助的伙伴來了。

他之會如此想，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鐵牛舍在稍早之前——約半個時辰左右，與鳴海玄蕃走在一起時，才剛碰上大助一夥人的。

奈都女、塔之助、小十郎，再加上大助，因而感到非常危險，——鐵牛舍旋即蹬著那雙鐵製的高齒屐，飛躍地跳過這條河過來的。然而，張惶失措的玄蕃卻遭到大助手下們猛烈圍攻的結果，好不容易才到手，並打算拿到駿府城的水虎卷，竟在此地被大助又奪了回去。

而——，他於大助一夥人離開附近為止，暫且蜷曲著身子，隱藏在花叢的陰影下。所以，剛才的聲響，嚇得他跳起身來，拿起錫杖準備應戰似地，臉色變得慘白，這實在也是不無道理的。

但是，當他走向前去撥開剛才發出怪聲的草叢堆時，「呀！道人！」這位男子的說話聲聽來相當熟悉。

「噢！你不是喬太郎嗎？」

葛鼓喘了一口氣，並鬆下持著錫杖的手。

「對不起！剛才你有沒有看到一個背著琵琶，大約十六、七歲的獨眼小和尚經過這而跳過河去呢？」

「背著琵琶的獨眼小和尚？……嗯……怎麼說，他就是有天晚上，我們在山麓的村子裡碰到的，叫做今川蟬阿彌的傢伙呀？」

「不錯，正是那個蟬阿彌。」

「沒看到呀！我從剛才就一直在這草叢裡休息著哩！」

「不，那他一定是跳過河去了，不然，如果他在這附近的話，應該會看到的，可是……啊！難道？」

喬太郎抬頭看看陰鬱的陽光……。

「對啦！到了這種關頭，那傢伙準是拿出他的最後手段，使用蟲術來蒙蔽我們的眼睛。嗯嗯，這該怎麼辦呢？」

他氣得只能頓足捶胸。這片河灘邊的草原雖不怎麼寬擴，然而他變成一條瓢蟲或是其它的爬蟲類的，就算是耐心地跪在草地上一根根搜查，也是相當困難的。

於是，當他們在那兒商討對策的時候，喬太郎便述說著火龍卷如何地被騙走，而鐵牛舍也說明了水虎卷丟失的

經過。

其實這時，他們雙方面皆感到沮喪。再說，他們二人也都是德川家的共謀者，而欲將那秘卷獻往駿府城的目地也沒有改變。因此，

「乾脆，我們何不聯合起來，拚個老命也要將水虎卷及火龍卷再奪回來，怎麼樣！」

於是，他們達成協議了。

正好這時候，銀平氣喘吁吁地趕了上來。看到銀平，鐵牛舍立刻說道：

「我有辦法了！我們三人分成三邊，乘這風勢放把火，不是就可以了嗎？」

「不錯！不錯！」

眞是妙計一招——喬太郎也連連拍手叫好。

不久，花叢的四處有點點磷火般的火焰。在易燃的秋草穗上跳動的野火，瞬間，噼啪噼啪地迅速地漫延開來，風到之處均是一片火海。

這時——，佇立在大岩石山專心一意凝視著野火燃燒痕跡的鐵牛舍，突然用錫杖指著叫道：

「看呀！」

喬太郎與銀平應聲跑過來，看著他所指的地方，一條大蛇被火所逐，痛苦地由草根處鑽出，像條彈簧似地跳往河灘的水際。

「啊——蟬阿彌！」

同時也可看到那幾乎就要裂開的黑蛇嘴裡，咬著火龍卷。

「這傢伙！」

銀平拔出刀揮了過去，一刀砍空，與石頭碰個正著，閃出火星，大蛇繼續向水邊迅速游去。同時——。

「糟了！」喬太郎叫道。

銀平回頭看時，喬太郎已不站在那裡了。——唉呀？……正覺奇怪時，頭頂上拍噠拍噠地，一隻巨大的老鷹正鼓著翅膀往上飛去。金褐色的腹毛上有著像圍棋子的斑點。

法術的現形

銀平嚇得目瞪口呆，而鐵牛舍則因在妙義的行堂內修行時，多少曾體會過法術之苦，所以，

「嗯嗯……」

嘴裡喃喃地唸著，同時疑視著天空與水面的情景。

然而，銀平也注意到，原先在脚根處的黑蛇，這時已在藏青色的碓氷川的水面上劃著激流游去。

水面上浮著鐮刀形的蛇頸，嘴裡銜著火龍卷，舌端處

也洋溢著死也不肯放的執著。

或許是透著河水而看的關係吧！悠然撥水滑去的蛇軀顯得其大無比。

大蛇順著水流迅速向下游去，另一方面，老鷹從容不迫地飛翔在天空，正忽高忽低地旋舞，忽然，將那雙尖銳的腳爪縮伸到腹毛的附近。

這情形恰似一個摔柔道的人面對敵人採取隨意練習的姿勢。

忽然。——就像長矛剝落一般，老鷹的頭與翅膀貼在身上，嘩啦地衝到水裡去。

「噗通！」水面上濺起白色的泡泡。

鐵牛舍與銀平都不由得被那情景所懾伏。

「啊啊——……」

二人動也不動地張著嘴，凝視那如大旋風般騰向天際的物體。

剛才猶在水面上拍振雙翔的老鷹，轉瞬之間已飛翔在萬里之外的高空，小的幾乎以肉眼都看不到。——就是用手抵著眉際使勁地看，也是看得不太清楚。似乎是老鷹的嘴啄咬住黑蛇的身子，而將它叨到空中去。

正當銀平看得目瞪口呆的時候，突然，不知是什麼東西如牽絲一般地從天上掉落下來。

這會是什麼東西呢？銀平低頭一看，就在腳跟旁。

「唉呀……血啊！這是血啊！」

這血令他吃了一驚，然而這些血並不值得他那樣地大驚小怪，只不過是幾滴像是擦破了皮所流出的血而已。

但是，總覺得有點兒不太對勁，於是再度抬頭往上看的時候，只見大鳥的翅膀與盤繞其上的黑蛇已相互糾纏在一起，像一只斷了線的風箏，搖搖幌幌地往下飄落，這情景，清楚地呈現在銀平與鐵牛舍的眼裡。

但是，不久，如被一層薄霧所籠罩一般，在半途中消失了踪影。

奇怪，會掉到那兒去呢？正在四處尋找的時候，從他

的後面傳來一陣慌張的叫聲。

「銀平銀平。快來幫忙一下，到這兒來從這傢伙後面砍他一刀！」

大約是在數十公尺的前方。銀平著慌地跑向聲音的出處一看，一組難分難捨的人影，那其中一人正是來喬太郎，另外一個是嘴裡咬著火龍卷的今川蟬阿彌。

蟬阿彌的肩膀如被尖銳的東西砍過地裂了開來。喬太郎的耳下也滴淌著紅色的鮮血。

「知道了！」

蝙蝠銀平立刻跑向前去，並揮出大刀正要砍去時，他們二人卻彼此揪住衣領，相互攻擊對方的要害，而現在正是這場龍爭虎鬥最激烈的時候。二人相擁互打，一時喬太郎將其扼倒在地，一會兒蟬阿彌以腳將他摔倒，雙方皆使出混身解數地欲將對方制服。因此，如果稍有疏忽便可能傷及喬太郎。

銀平似乎不知如何下手，只能在掀起旋風般的砂塵而搏鬥不已的二人四周團團轉。

這時，乘風飛躍而來的鐵牛舍，鏘鐺！揮起錫杖準確無誤地抄起對方的腳，突然：

「啊！」

蟬阿彌一聲慘叫，銜在嘴裡的火龍卷也應聲落下，並踉踉蹌蹌地向前摔倒。

喬太郎迅速拾起火龍卷。

「唉！龍！龍！」

面呈驚容的蟬阿彌，依然想出手制止，但是，銀平站在一旁，且鐵牛舍的鐵製高齒屐也一腳踢過來助陣。或許是認定自己已無力可及，頑強的蟬阿彌這時也立刻跳開以閃避衝己而來的攻擊。

「喂！那東西就暫時存放在你們那裡好了，不過可要小心，別弄丟了才是喲！」

於是，極其遺憾地留下這話，便一溜煙地逃走，不久便消失無踪了。

強索針線的商人

經過一番危險而激烈的搏鬥之後，火龍卷又奪回自己的手中，因此，喬太郎在頃刻之間便恢復了勇氣，以意氣軒昂的口吻說：

「這完全應歸功於道人的助陣才是。不，應稱呼您鐵牛舍前輩，在此向您深致謝意。另外還有件事想麻煩您，就是尚有一卷水虎卷，必須奪到。」

說罷，從懷裡拿出棉紙，擦拭著耳垂及額頭上的血滴

，然後就原地稍做喘息。

經過這番誇獎，鐵牛舍似乎也顯得心情舒暢，拄著錫杖，將身子倚在岩角上得意地點著頭。

「是啊，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一定要將水虎卷拿到手，兩卷湊合在一起，才能獻給大御所的家康公……。但是，現在水虎卷在眞田大助的手上，這傢伙身邊還跟著奈都女、伊吹塔之助、穴山小十郎和三無的太阿公，這些人都不太好對付，恐怕還需要費一番周折才行。」

「況且，先前我也說過，那雷舞山來的篠切一作和那個掘瑪瑙的傢伙，說不定這時候還在後面追著我們哩！」

「這麼說來，我們的情勢還有點不妙呢！」

「也就是說，我們三人現正被夾在兩個勢力當中。」

「是嘛！從陣法上看來，我們的勢力遠不如他們。我們必須另謀他法。」

「……那麼，要怎麼辦呢？」

「等等，再怎麼說，我鐵牛舍也非諸葛孔明的轉世，所以，也不能要我立時就想出個鬼謀神算出來。嗯……，這到底該怎麼辦才好呢？……」

雙手抱著錫杖，一面嘴裡唸唸有詞，一面低下頭去，開始盤算他的陰謀。

不久，頭一抬起，葛鼓道人歪著他那張獨自奸笑的臉，煞有其事地說道：

「經我一番搜索枯腸地苦思，竟讓我想出個妙計來。喬太郎、銀平，你們聽看看這個計策怎麼樣？……附耳過來……」

「妙……妙極了！」

二人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個計策不錯吧！」

「您眞是了不起。那麼，我們就趕快去追大助他們吧！」

「用不著那樣著急。這條路是直接通往松井田，此外別無他路可走。所以他們今晚大概會在松井田投宿。而那地方也可算是井伊家的領地，如此一來，做任何事不都很方便嗎？」

「但是，萬一給從後頭追上來的篠切碰上了，我們的計策就行不通了。」

「這話也有道理。那麼我們還是出發吧！」

鏗噹！錫杖上的搖環響了一聲便站起身來。

現在，剛過正午，距離日暮時分尚有一些時候，然而碓氷川上卻一片陰沈，三人的身影顯得如夕陽般地稀薄。

仰視天空，白晝的太陽，如被燻製的臉盆，顏色污濁。風一直吹往下游去，然而由於野火尚未燃燒殆盡，因此

細細的塵埃與黑煙漫天飛揚。

在江戶要通過種種難渡的關卡，在駿府城內則有隱蔽不可見的危機。況且，這一帶畢竟是井伊的領地，因此就必須選擇中仙道而行。

記得在臨別之際，長曾我部幽夢曾再三懇切的如此叮嚀，於是大助一夥們便打算暫且由中仙道投身往甲州路方面去，但不管怎麼樣，立刻便會在井伊家領地的附近留下不可脫逃的線索。

此外——

大家都想知道篠切是否安然無恙，及火龍卷的下落。

然而，由於牽腸掛肚於此，便趁著藏身在松井田的旅舍的這四、五天的時候，每天各自改裝，試著暗中到外面探悉妙義方面的消息及井伊家的情勢。

塔之助、小十郎和眞田大助，這天也都各自戴上一頂寬邊大草帽，一大清早便都離開旅舍到附近做點堪察或其他的事務，留下奈都女與太阿公在二樓的屋子裡守著。

太阿公橫躺在牀上，正一頁頁地翻著御伽草子（註）之類的古本繪畫書看，而奈都女則從旅舍的女掌櫃那兒借來了針線盒，縫縫大助內衣的衣領，或補補小十郎褲管上的破綻，心想著今天將會有怎樣的信息，及期待著大家的歸來。

（註：御伽草子，又稱「中世小說」，是室町時代所產生的短篇小說的總稱。為新興階級的家庭主婦們的讀物，它的內容以庶民的興趣為中心。）

「唉呀！線用完了。」

針活兒在衣領處停了下來。

「太郎！幫我個忙好嗎？」

「好的。」

太阿公立刻放下手中的御伽草子翻起身來。

「什麼事？小姐。」

在那張烏黑的臉龐上流露著溫馴的目光及可愛的笑容。

「你過來幫我纏線，雙手伸到這線圈子裡來。」

「好的，是不是這樣呢？小姐。」

「嗯！對啦，手不可以彎喲！」

奈都女手上拿著纏線板兒，把理出來的白木棉線一圈圈地繞在板上。

「小姐！」太阿公由於極其無聊，便打開話匣子問道：

「什麼事呀？」

「為什麼小姐偏偏要坐在那裡呢？」

「坐那兒不都是一樣嗎？」

「可是，你的下面是個爐子呀！」

「是嗎？」

「是的，因爲那地方正好是四角劃出蓆子的地方。……所以，小姐您不能坐在那上頭的呀！」

「爲什麼呢？」

「因爲女子若坐在爐蓋上，火神就會作祟的，這是我從他們當中聽來的。」

「唉呀！那只不過是隨便說說罷了。你還是專心點，免得待會兒把線纏在一塊兒，那可不行喲！」

「噢。……線啊解開吧，線啊解開吧……」

太阿公著慌地哼起歌來，奈都女也爲之莞爾，二人繼續理著線團。

突然，相鄰的紙扇門唰地一聲打開來。

「眞對不起，這位小姐，能不能請您給我點線好嗎？」

由於一個素未謀面的商人，幾近强求地伸出手來死皮賴臉地要線：二人驚嚇地回過頭去看。

「只要一點點就可以了，順便，請您再借給我一根針，人在外旅行，眞是不方便？」

說罷，便故意地撩起已破的衣袖給他們看。

這麼點兒的小東西，隨便向女掌櫃的要一要，大概不會不給才是，於是奈都女覺得對這個男子不可掉以輕心。

「喏，這些給你吧！出去時，煩將門帶上。」

爲了不讓他再有搭話的機會，給了他針線便將他打發走。

「唉呀！眞是多謝多謝。嘿嘿嘿嘿！」

商人收起陰險的目光，唰地又將門關上。

順利地將他打發走後，就不再隨便地前來搭話了。而緊閉的扇門，使得周遭的一切顯得寂靜無聲。

但是，一想到有個來歷不明的旅客，正與他們相鄰而住，奈都女就絕不能放鬆警戒心，於是便輕聲地告戒太阿公。

待針活兒整頓完畢後，不知何時屋裡已點著燈火了，於是奈都女對於大助及其他的伙伴們，今夜的遲遲不歸，不由得忐忑不安起來。

這時，旅舍的女僕突然出現。說道：

「那邊有一個差人，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他說要見您一面，正在外面等……」

「是誰的差遣？」

「他沒有說，只是要您立刻去一趟，並已叫了一台轎子等著。」

這實在另人難以理解。奈都女感到十分的懷疑。

「太郎，你到樓下去看看！」

站起身來正要去時——女僕制止道：

「不不，他說是要小姐去的。」

「是不是我去，你只管傳話就好了。不管怎麼說，你總得要先問清楚是誰要找，爲什麼要用轎子來接才是。」

奈都女連他也懷疑起來，坐在那爐蓋上動也不動一下。

然後，太阿公便尾隨女僕下樓去。

不久便回來，說道：

「小姐，聽那轎夫說，是因爲大助少爺有急事，要您和我立刻去他那兒一趟的。但是，我覺得他說的話很可疑，於是又追問了幾個問題，便打發他抬著空轎子走了。不管怎樣，今天晚上有點不太對勁呀！」

「很好，你已讓他回去了是吧！照理說，大助做事不會那麼不明不白的。」

「我也這麼認爲。但是，大夥兒到底怎麼樣了呢？」

「是呀！就只有今天到了這麼晚還不回來……希望不會發生什麼意外才好。」

「要不要再出去看看呢？」

「不行，你現在絕對不能離開我的身邊。大助特意地將你留在我的身邊，用意不就在此嗎？」

燈火繼續燃著，二人固執地等待大家的歸來。然而，半個時辰，一個時辰，夜漸漸地深了，卻始終不見大助和塔之助、小十郎回來。

這時——突然從樓下傳來了人聲。接著是窗門的開關聲，及家人喧雜的說話聲。

「啊！會不會是他們回來了？」

豎起耳朵來傾聽。但是，相反地，彷彿是旅舍的人，或由前門或由後門全部出去的樣子。

雖聽說過今晚上這附近將要搭個市集，這本來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只是讓人覺得憑添了一股失落感而已。

然後，好像並不是衝著走過來，而是一陣鏘鄉！鏘鄉……錫杖的搖環，響著微微的聲音，從扇門外經過。

「啊……」

聽到那聲音，太阿公不禁獨自打起哆嗦。那是殺死父親妙義角兵衞的傢伙所持的錫杖——，自己某夜也曾在妙義的村裡，爲報父仇而領教過那錫杖的滋味。

那情形依然深深地留在腦海裡，於是這一抖，使得他如病發作般地站起身來。

「你要幹什麼？」

奈都女立刻緊緊抓住他的衣帶制止道：

「沒有我的許可，你打算到那兒去？」

這一聲斥責，太阿公感到如大夢初醒一般。

是的，自己現在已是大助少爺的下人。竟忘了平素的

規戒，而妄自蠢動了呢？

「小姐，我錯了！」

「沒關係，我也並非是罵你。只是……」

奈都女溫柔如親生姐姐般地。

「如果，認錯了人，要怎麼辦？」

正當說給他聽的時候，唰地一聲，紙扇門又被打開來，二人又驚嚇地回過頭一看，由先前向他們强行索取針線的商人引導，後面緊跟著進來了幾個人。

太阿公的感覺，始終是沒有錯。

猛然一看——道貌傲然地站在眼前的，正是鐵牛舍葛鼓。如强盜般佩帶著一把明晃晃的刀的蝙蝠銀平。至於那來喬太郎則是一臉陰沈的妖氣。

「奈都女。在你所坐的爐蓋下面，有我們要找的東西，乖乖地從那兒站起來。怎麼，不站起來嗎？」

舉起脚來，一脚往那女子的肩膀踢過去。

「啊！你們要幹什麼。」

這一聲申斥，並非奈都女所叫，乃是站在一旁的太阿公，瞪著火炬般的怒眼，如一隻見到主人正面臨危險的忠犬，冷不防地一把抓住喬太郎的脚。

「嘿！你這個小鬼！」

鐵牛舍大聲吼道，並迅速伸出他那名符其實的如黑鐵般的粗腕，猛然抓住太阿公腦後的頭髮。

「小孩子就是風的兒子，你留在這裡礙手礙脚的，讓你到外面吹吹風吧！」

說罷，便揮起手臂將他扛到肩上，忽地又如扔石頭般把他扔到二樓窗外的黑暗之中。

對太阿公來說，被扔到外面來、簡直就像是鳥兒被賦與一雙翅膀，這也是意外的幸運。

別人或許不知道，當鳥童太阿公在狹窄的屋子裡時，就等於一隻籠中鳥，這下子他從二樓的窗子被擲飛出來，立刻在空中翻了筋斗，站到一樓浴室間的屋頂上去。但是——他的樣子也頗爲狼狽的。

「糟糕，出事了。奈都女小姐身遭重大事故。……奈都女小姐的生命固然危險，但是，水虎水虎、水虎卷。呀！不是放在那個爐子的下面嗎……。爲什麼大助少爺今天這麼晚了還不回來呢。小十郎先生和塔之助先生現在又在那兒閒逛呢。他們不知道發生這樣的變故嗎？再這樣下去，小姐的命和水虎卷都會被那些傢伙奪走的。難道他們一點預感都沒有嗎？」

無論如何，在這種情況下要對付那三個凶猛的妖物，並非太阿公的力量所能及。只能站在空間的屋頂上，望著二樓的燈火，獨自頓足捶胸憤恨不已。

第二十一篇　强盜篇

無燈火的客棧

太阿公在屋頂上，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因爲有三個絕世稀有的妖怪聯手突襲他。而他此時祇是咬著牙，焦慮著如何渡過這個難關。

他對著妙義之神祈禱。

仰望著天上的星星，祈求上天的保祐。

「請上天保祐，能早點讓大助和其他人，知道小姐目前的危險，及早趕到客棧來救她……。」

而後，在二樓的紙門上映出了幾個人影。呀！是奈都女，還有喬太郎、鐵牛舍等人的影子在幌動……。

太阿公提心吊膽地注意情況的發展……。漸漸地裡面的燈火，不知何故突然熄滅了。

同時，從房中傳出一聲恐怖的聲音。

「呀！」

太阿公頓然失色。

「不得了，我不能呆在這裡……。」

立即從洗澡間屋頂上跳下來。

像倉庫似的小屋裡有一隻銹斷槍柄的手槍。太阿公在此緊要關頭，爲了保護奈都女，不顧一切地找到手槍，立刻拿在手中，跑向客棧的正門。

原先吊在屋簷下寫著有「第一客棧」的燈籠，今夜不知何故，也被熄滅了。

而且，最妙的事是在喬太郎一夥人他們未到之前。客棧中的人們藉口說去參觀附近的街景，連帳房等人，統統外出了。客棧是一片黑暗，陰森森地，似乎在其中隱藏著無邊的神秘。

「對了！一定是他們和客棧老板勾結計劃好的陰謀。既然如此，我倒想看看究竟是爲何原因……。盡我的力量，不讓那三個可惡的傢伙，安然離開此地……。」

握著斷柄的弓槍，太阿公面上露出恐怖的表情，往那沒有燈火的客棧衝了進去。

「呀！」

在衝入的同時，太阿公撞到一個不知何人呆站著的人。其人和太阿公突然的相撞，使雙方都大吃一驚。

「他可能就是喬太郎命他守門的傢伙……。」

太阿公想到此地，無言地向著這個人影，拿出生銹的槍嚇唬他。

奇異的旅客

客棧的前前後後，沒有一點兒燈火。而且，在打了招呼後，也毫無回答之聲。然後，在樓樑間傳出了奇妙的聲音。

在大門口旁邊呆站著兩個面露疑問，一身野武士打扮的二個旅客。

「第一客棧」的招牌，掛的好好地，但是為何沒人在，正在心中嘀咕。正在對這奇妙的客棧起了疑問之時，突然從外面跳進來這個小鬼，而且手中還握著一把斷了柄的銹手槍。兩個旅客驚嚇之餘，其中的一人以嚴利的語氣說……

「你幹什麼……想死啊！」

叱責之後，用手把槍柄撥開。

看似輕鬆的一撥，但是太阿公的虎口，卻似乎要被震裂般的疼痛不已。而那隻槍，卻因自己用力過猛，摔進門旁的紙壁中。

「啊！真糟糕……。」

焦急地想把槍拔出來，但是越急越是毫無辦法。

「都是些毛手毛腳的小鬼頭！什麼事使你如此衝動……。」

太阿公的前襟，已被其中的一人緊抓著。但是，這兩個野武士只認為他是個幼稚的孩子，而沒有再責備他。反而，含著笑教訓著太阿公。

「喂！你可能弄錯了人。我們只是看到『客棧』招牌之後，想在此過夜的過路人……。」

「啊！那太對不起……。」

這時，太阿公才覺得自己的行為真是粗魯，而後悔著……。

「這麼說起來，你們並不是和喬太郎一起來到這裡的人……。」

「什麼？……喬太郎……。」

聽到這句話之後，兩人同時吃驚地兩眼互瞪著。

「你認識……喬太郎嗎？」

急著探聽消息。

太阿公查覺到對方的表情舉動，並不是自己所想像的敵人……。但他仍在心中對旅客的來路有所疑問。

「那麼……叔叔，你們打何處來呀？」

「別管這些！我問你……你是不是認識來喬太郎？」

「叔叔……叔叔你們為何知道有來喬太郎這麼一個人？」

「這原因有很多。不過，我們絕不是你懷疑的敵人。如果你知道他現在何處，你可放心地告訴我們。」

在如此的交談間，太阿公心中總是放心不下奈都女。所以希望能早些和他們解釋清楚彼此間的誤會。於是，很快地一口氣說出了內情。

「叔叔，那個來喬太郎現在正帶著鐵牛舍和銀平在二樓的房間中拷問小姐。所以我們不能慢吞吞地呆在這裡，請你們原諒我剛才的冒昧，把我放開……。」

「呀！在這二樓？……是那一位小姐呢？」

「是奈都女，是我們主人的小姐……。」

「呀！糟糕……。」

野武士打扮的男人，把太阿公放開之後，兩人一起赤著腳，立刻往二樓的梯子爬。

太阿公的屁股剛落地，便焦急地拚命跟在二人的身後如老鼠般往二樓上去。

心臟緊張的猛跳個不停。

太阿公剛才在無意中說出了二樓的秘密。但是，這二位野武士打扮的男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榻榻米之下

先前在燈火熄滅的同時，奈都女經過蝙蝠銀平激烈地疲勞拷問，已體力不支倒在榻榻米上面。

「這個女人實在太倔强……。」

「喂！勘次，你看到的是不是這個地方。趕快到這裡來，把這個事情告訴喬太郎……。」

往隔壁房間，大聲地吼著。

就在這時……在房中縮成一堆的一個男人，用手摸索著，從鐵牛舍和銀平中間，露出頭來。……他從中午就開始化裝成客棧中的住宿旅客，一直在隔壁的房間，探視情況發展的男人。

他白天故意以借用針綫的藉口，傲慢地自己動手打開過這個房門。

「我不敢肯定地說是那個位置，但我總是覺得那放爐火的小榻榻米下面，嫌疑很大。」

「喔……這個下面……。」

喬太郎的腳踩在那放有爐火的榻榻米上面。

「那個女人，一直不肯離開那個位置。把榻榻米打開看看……必定藏的有水虎卷吧！」

「要得。」

這時，喬太郎立卽跪在榻榻米上，然後用小刀插進榻榻米之間的細縫中間，想打開只有半個大的榻榻米。這時，奈都女拚命地掙扎，脫離了銀平的脚下，跑過去把身子伏在榻榻米上面。

「喔！又來搗蛋。看樣子，水虎卷就在這下面……。」

「不！不在這裡……這裡沒有……。」

她死命地伏在榻榻米上面，堅持地不肯移開。

「明明就在這裡，還在强詞奪理。喂！鐵牛舍，你過來把這個討厭的女人，綁在那柱子旁邊，好讓我來搜查榻榻米的下面。」

「還如此嚕嗦幹什麼，乾脆把她一刀砍掉不是就解決了嗎？」

「這還用你來告訴我，我早就考慮過了。要知道暴躁的脾氣是會使人得不償失的。萬一這下面找不到東西，而人又已殺死了，那更找不出下落……。」

「對！我倒沒想到這一點。喂！妳最好乖乖地聽話，不然就讓妳嚐嚐這根錫杖的滋味，到那個時候，可別後悔啊！」

鐵牛舍伸出右手，抓住奈都女的衣襟。

「走開，妳還不走……。」

硬是想把她拉走。

但是，她雖然只有那一般女人的微弱力量，卻拚死也要堅持到底，絕不離開。另方面，她也想以如此的抵抗來拖延時間，等待大助和塔之助的救援……。

這是奈都女在如此困境中，內心所抱持的唯一希望。

「好！你就是不走開，我也有辦法對付你，別再倔强了，想開點吧！」

如果把奈都女殺掉，更斷掉找那水虎卷的綫索。口中雖然說出如此理直氣壯的大道理，然而喬太郎焦慮不安的心情與天生的凶暴個性，已使他到達了無法控制的爆炸點。

「那麼……你試試……。」

拔出了長大刀，對準奈都女，正要下手。

而她似乎不畏死般地一直伏在半個大的榻榻米上，就是不動。

就這瞬間……不知是何人？忽然從後面衝撞上喬太郎的腰骨。

「呀……。」

他身體搖幌的同時。

「呀！是誰……？」

一聲慘叫。此時，銀平也被强而有力的鐵拳擊在頭部上面，抱著頭搖搖幌地撞在中間的紙門上。

奇襲者

跳進房中突襲的人，原來就是剛從正門梯子跑上來的那兩個野武士裝束的男人。

其中一個男人，看到來喬太郎時。

「噢噢，你們就是那天在馬香的小屋過夜的來喬太郎和蝙蝠銀平。」

如撕裂喉管似的大聲說：

這時，另外那人接著說。

「從雷舞山的山上，掘出火龍卷，趁機逃走的惡棍！別再做夢了。……乖乖地把火龍卷交出來。若是有意見的話……當心你們的腦袋落地……。」

拔出了腰間的斧刀。

「噢噢……」

奈都女露出了狂喜的眼神。

原來他就是篠切一作。另外那傢伙是掘瑪瑙的源六——車源彌。

由於兩人意外地進入房中，來喬太郎所計劃的工作，一切都成了泡影。

原先，想趁著大助不在之時，偷機來到此地，奪走水虎卷。但如今反而要把自己在雷舞山得到手中的火龍卷交給對方……。

「哈哈哈哈哈」

來喬太郎發狂似的大笑。

「我拚死拚活才弄到手的火龍卷，說什麼也不能交給你們……。這樣，你們乾脆把水虎卷交出來，然後我來爲你們安排，在德川那裡謀個手下的差事。如此，豈不是一舉兩得，對你我都有利益……。」

「住口，住口……。」

車源彌反而怒氣衝天的大吼。

「信口開河的傢伙，只有跟他比實力了。」

「噢！想拿嗎？不妨來比劃比劃。不過若是你們的水虎卷倒過來被我們弄到手的話，很抱歉！到那時，可別露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喲……。」

「胡說八道……。」

「這個混帳東西……。」

原先被鐵拳擊昏的銀平，從側面趁機斬向車源彌。而車源彌轉過身，輕易地把對方的刀撥了開去。

「小姐……奈都女小姐……。」

從側面手握斷柄銹槍的太阿公跳了進來。對太阿公說來，雖然他對整個事情的內情並不怎麼清楚。但他已看出剛才那兩位野武士，原來是志同道合的自己人。

「來吧……試試……。」

握著那笨重的銹槍，衝到勘次的身上。

但是這個長像如牛盲人的男子，也許是為了分點好處的目的而來的人吧！在太阿公手中的槍尚未傷到他時，他已一言不發如閃電般地從梯子往外逃走了。

「誰敢再來……？」

由於一出馬就趕走了一個敵人，太阿公的精神不由得增加了千百倍。抓住機會，就馬上把目標轉向銀平。

這時，銀平的面前站著手拿匕首嫵媚而昂然的奈都女。太阿公想從背後突襲他……。

就在這一刹那時間……，出現了妖魔！

若是有了火苗，那麼很可能引起火災。但此時，根本就沒有燈火，使人更覺神秘、悽愴。漸漸地有房屋震動的聲音，紙門倒在地板上，家俱破碎，還有劍由空中打擊在柱子上的聲音。

而後，斷斷續續地傳來鐵牛舍在搖動錫杖環沈悶的聲音。

第二十二篇　村雨篇

耍盤的甚內

大助做夢也沒想到，竟在留守之間會發生了如此變故。剛巧這天的黃昏，頭戴碗狀斗笠的大助，出現在松井田的街道角落上，正要找個地方落腳。

街道的入口處，是個熱鬧的地方。

附近的商人集中在此地，此地因而成為一個市集。五穀、雞、衣服、武器、貨物等等的各種物物交換著，還有露天的酒店，江湖藝人賣藝的騷鬧聲，傳播四方。

商人們競爭生意，而不斷在燃燒著柴火，燦亮的火光把四周照成火辣辣地赤紅色。趁著這熱鬧市集，大助一幌身，混進了人群中，而消失了人影。

不久，不知從何處，傳來如打架般的吵雜嘶叫聲。來往的行人，不由得吃驚地縮住腳步。其中，有人在喊叫。

「盤……有耍盤的……。」

「是在耍盤……耍盤的甚內來了。」

路旁的人群，立即往發聲處跑去。

注意一看，原來有一個三十左右年齡，容貌怪異的浪人，緊閉著嘴站在路旁。

他在這初冬的晚上，身上只穿了一件髒兮兮的薄衣服，腳上穿的是一雙斷了半截的草鞋，腰上配帶著兩把刀把和刀鞘都極破爛的刀。斜著眼望著集中在他身旁的人群。而且，在他肩上背著一根如曬衣服竹竿一般長度的槍，眞不知他想玩什麼把戲。

「別靠近我身邊。像餓死鬼似的推來推去……我身旁的空間被你們佔光，那就糟糕了……。會讓我不好表演耍盤遊戲的。噢噢！小朋友，往後退，往後退……。」

他急促的呼吸朝著人群嚎叫。

在場的人都在低聲細語著，說那人是個酒鬼，看他那張紅臉可能今天也喝了不少酒。

他以無精打彩的眼神，望著由四面漸漸圍攏在身旁的人群。那怪異的容貌，卻帶著有令人喜歡的傻氣和可愛。被他吼著的人群，反而覺得他很滑稽好笑。

「……。」

那人瞪著眼望著人群，但人們卻不知何故，毫不往後

退讓。那人心中漸漸地開始疑惑。但他反而若無其事的拿起擱在脚下的酒瓶，對著嘴喝了一大口。

看熱鬧的人群，又發出了一陣大笑。那人更是莫名其妙，只有做了做鬼臉，人群於是笑的更厲害了。

這時……突然。

「呀……！」

的喝聲，嚇呆了所有看熱鬧的人們……。同時，原先背在他肩頭上的長槍，已從人們的頭頂上伸了出來。

吃驚的人們。

「啊……。」

喊叫著，立刻往後退讓。那人一手緊握槍把，在人群的頭頂上，用槍尖團團地轉了幾個圓圈。

「哈哈哈，這樣好，好極了！大家放心伸出頭來。不過，千萬別再往前靠近。不然，不知何時何刻，這把槍會和剛才一樣又伸到你們頭上來，請大家注意。……好了！請站起來。那麼……時間也差不多到了，開始準備耍盤吧！」

此時，他起勁而興奮地大聲說完之後，用舌頭舔了舔自己的上嘴唇。

「……各位，看到我這副德性，可別見怪。我原先就是靠著一把刀從他國飄零流落到此地的浪人。我談不上是個藝人，只是生在這個亂世，悲哀啊！如今武士無用武之地，謀生困難，叫天天不應，問地地不答。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一日也不可缺少的香噴噴的酒了。」

人們聽著他說話，更是覺得有趣而好笑。

但他認真地等人群鎮定下來之後，接著說：

「我並沒有和大家開玩笑……別當做耳邊風聽……你們聽到人家在饑餓困難中……這有什麼值得大家『哈哈』大笑？……不論何時，最恐怖的敵人就是貧窮。我這隻槍，就是面對貧窮的表徵。……所以，含著眼淚，爲了鼻子下面的香酒，學會耍盤技藝之後，在這個寒冷的街道上露面。若是被親人看到的話，一定會爲我傷心。如今這時代啊！可悲呀！酒鬼來耍盤子好喝酒，要盤子來把肚子塡飽。喔！看……盤子在轉，看在轉的盤喲。」

像唱民謠似的，還帶著拍子，手中握著長槍，踉踉蹌蹌地在圍成圓形的人群中轉著。

……就在這群人中，大助在無意中停下脚步。

「奇怪！到底在幹什麼？」

把頭伸出人群，看了過去。原來是一個似乎瘋醉了的壯漢，握著一隻長槍走著。盲目地看到他，大助倒不覺得有什麼稀奇。後來，在二人正面相覷時……

「喔！他好像在那裡見過……。」

大助歪著頭，拚命地想回憶著這人的印象。

晴夜的村雨

「呀！」

人們的眼睛，在一瞬間都望向天空。

那怪人在手中的一個白磁盤，正朝著天空中在團團轉。

「噢！危險！別落到地上，會粉碎的……。」

那人右手的槍尖，此時在空中輕輕地撞到盤子，固定了底繩。

……接著，立刻。

「乖啊！小鳥……。」

他叫著把盤繩拉的更長！讓它在空中高高地飛舞。

「拖著尾巴的慧星呀！這個慧星是亂世的啟示。……看見了，看到了螢惑星啊……。」

說完立刻拉回槍。此時正和槍尖粘在一起的白磁盤，立即和槍尖分開，以如慧星般的速度，從空中斜掠過人群的頭頂，往地上降落。

「呀呀呀。」

人們都不禁前後相連著急忙把脖子縮了起來。那人露出了笑容。然後，哈哈哈地笑著……。

「別怕，沒有關係的……。」

說著把槍柄一轉，橫著架起，輕輕地接住從空中直落而下的盤子。

「曲水流派的絕技。」

眞不可思議的絕技。盤子從槍柄處，發出卡嗒卡嗒的聲音，由左右兩邊搖搖擺擺地經過槍柄，回到那人的手中。

「各位有何感想？」

「太棒了，酒鬼……。」

四面的人群中頓時起了一陣喧嘩聲。在漸漸地進入最高潮的同時，四面八方的人都聞聲而來，越來越熱鬧。

「喂！好把戲，了不起啊！」

「盤老大，全國第一的絕招啊！」

「醉漢！再來一次……。」

「拜託拜託，再讓我們瞧瞧。」

立刻，觀衆掏出錢，向甚內……扔過去。

「噢！稍等等……。」

甚內一時被飛近身的錢，弄的不知所措，如小孩似的擦擦額頭的汗水。

「等一下，別扔錢給我，還太早了。你們這些老百姓

也眞是的……，口袋裡沒錢還要窮大方。像草包一樣……窮忙。」

他喃喃地說著，伸手解下腰間的刀，斜握在衣袖邊。然後，眼睛直望著槍的尖端。

（他在想別的絕招……。）

人們心懷神秘的情緒，嚥了一下口水，看著他的一舉一動。

他把左手伸向地面，那裡擺著一個直徑約爲一尺的瀨戶製大碗，碗裡放滿了水，水面上浮著灰塵。節目開始的喝聲一響，那個大碗滴水不漏地被移至他的手掌中。……同時，在一陣激烈的旋轉舞動之後，那碗已一點兒也不變原樣的被擲向空中。

「噢……。」

甚內用上全身的內功，如金鋼力士般的雙脚立在地面不動。

觀賞的人們，被他怪異的動作迷住似的，四周成爲一片安靜無聲的狀態。大家只是傻傻地看著他，和他手中那一隻長槍。……剎那間，他的槍尖上已經把剛才飛揚在空中的大碗，如用漿糊粘住似的粘在那裡。

大助也在不自覺中，被他那稀有獨特的技藝所迷住，抬頭望著從空中飛揚而過，又落於槍尖上的那個碗。

但是他的欣賞眼光，完全和其他人不同。大助並不是單純爲滿足好奇心而混在人群中。他是對甚內的槍法和他那副健壯結實的體格，起了疑惑。

他並非一般江湖賣藝人單純的賣藝。他的身手中潛伏著高强的武藝。而如今只是把它讓無知的老百姓，逗逗笑罷了。

大助心中深深地佩服……然後，在心裡……一直想。

（他一定是個名使槍行家。可惜，雖是很面熟……可就是想不出他是何人？）

大助被甚內的武藝迷住，而留連忘返。

罪魁禍首的妖魔……趁機活動。

大助並不是神仙。要在平常，外出辦事一到天黑，必定會回到姐姐和太阿公留宿的客棧。巧的很，今天意外地在此地浪費了好幾個小時……。

大助做夢也沒想到，來喬太郎這一窩人，會在此時趁機在客棧中發動騷擾。

「各位，請準備傘吧……。」

已經陶醉在絕世技藝中的人們，聽到了甚內的話，不約而同的拍起手來。但這掌聲好像招引著水一般……像小雨似的……細粒，沙……沙……的白沫，散落在人們的臉上。

「奇怪……。」

人們忘了沾在眉毛上的水珠，如大夢初醒似的抬頭往天上看。

原來，甚內手中長槍的槍尖上，靜靜地停在那兒的大碗，竟有如在獨樂似的，以極快的速度，不斷地團團轉。然後，碗中的水如起了霧似的，往四面八方散播著水珠……。

神秘的技藝，妖媚的水珠。

等到大家從迷醉中清醒過來時，不管是男女老幼統統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只有那從天而降下的小水珠，如在洗淨空中的塵埃似的飄散著。

不久，人群中有人發出了聲音，人們終於一同如夢初醒似的，朝著甚內一起誇讚著。同時掏出了許多錢，要給他。

剛巧這個時候……

從這片吵雜聲中衝入一位簡樸如老百姓般的男人。

「甚內……大事不好了。」

立即往他身旁跑過來。

「噢噢，太兵衞，什麼事……。」

甚內拉住他的手問著。就在這一瞬間，槍、碗統統拉回到甚內另外那隻手中。

「什麼……不得了的事呀！」

面對著那男人的臉，認眞地問。

「你出門不久，母親突然發生了變故……。」

「呀！我母親……。」

甚內手中的碗，落到了地上。碗撞上了石頭，變成碎片。

人們在興趣最高的時候，被打斷……因而吵鬧個不停。

「喂！鄉巴佬，爲何搗亂……。」

「鄉下人，走開……。」

「甚內，再來一次……。」

但是甚內並不理會人們。

「危險，危險，趕緊走開……。」

他撥開人群跑走了。

「喂！把錢拿走吧！呀！要盤的甚內，你忘了把錢帶走……。」

亂成一堆的人們，跟在他的身後喊叫著。但是，他和剛才那不知來傳達什麼消息的太兵衞，二人一同頭也不回的，拿著那隻帶著邪氣的長槍，越過吵雜的夜市，終於在黑暗中消失了蹤影。

哀怨的哭聲

在桐山村的一個老百姓家中，有一對母子模樣的旅客，在此借住。

母親大約年近六十。打自今年初秋開始，就因重病而躺在牀舖上休養。

他的兒子在黃昏時外出之後，這位老婦人的病情，突然起了變化。等到甚內急忙趕到她身邊時，婦人已經斷了氣。

把這個消息告訴甚內的太兵衞回來了。

同時，久米板甚內像要摔倒似的跑進太兵衞家中的另一個房間。

「母親，母親……。」

立卽抓住老母親冰冷的手。

也許……這老婦人在臨終時，也很想見兒子最後一面吧！但如今他那喊叫的聲音，婦人已經聽不到了。甚內突然伏下身抱著母親的身體哭泣著。他滿身沾滿了塵土，激動地一直抖個不停。他已無法控制喪母的哀傷。

「母親，請你再看看我吧！是甚內……甚內回到您身邊來了。」

眼淚和哀泣聲……依靠在亡母的身旁。被遺棄在人世間的兒子，往何處去申訴心中的痛苦。

「甚內在未出門前也許就在痛苦邊緣掙扎，爲何他並沒抱怨過一句話。母親……要是甚內知道您會這麼快就離開人間，那我絕對不會離開您身邊一步。啊！可悲的亂世，那漫長無望的浪人生涯呀……。

借酒壯膽，忍受世人加在身上的恥辱。把武門之槍的大武藝，賣給陌生人。

靠著這些日日生活，因此沒有注意到母親的病況，連在您臨終時也不在您身旁。甚內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我的不孝，母親，請您原諒我……。」

哭泣聲，昏黃的燈火，使這個如冰室似的房間，更增加了幾許淒寂。

嗚……嗚……的哭泣聲，低低地持續著。

在場的鄉下人也不知如何去安慰他，反而被他的悲泣聲感動的一同哭出聲來。

「啊！這個不公平的世界……。」

這時，由夜市經過一條條巷道，一直跟在甚內身後而到此地的眞田大助，也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爲他悲哀。

大助從在夜市中發現甚內開始，心中就深深地佩服他

的武藝，超人的外表和那傲慢剛强的個性，覺得他才眞是個心地善良的豪傑。

尤其是對他漫長的浪人際遇，養活久病的母親更是欽佩。他有特殊的槍法，但爲何未能找到識才的主君，依靠主君所贈的官職過富裕的生活。

再轉念一想，甚內這個人，或許是個落魄的大阪方大名的浪人？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見過這人，但就是想不起來。……不，決對不是陌生人。大助對甚內的來歷，越來越覺得疑雲重重。

……明知現在不是登門拜訪的好時間，但爲了心中那些問題，不得不……就如此，在冒昧的心情之下。大助的手已不知不覺輕輕地打開了房門，摘下頭上的斗笠，然後說：

「請各位原諒我冒昧的拜訪。實在是因爲有點兒急事，想向甚內前輩請敎……。」

鄉下人對這突然出現的英姿挺拔的年青人，不禁都吃了一驚。

跪在小屛風後面的甚內，看到這位不速之客……便自我介紹道……

「我就是久米坂甚內，那麼……你是……？」

他臉上露出極困惑的表情，抬眼望著大助。

「令堂的仙逝，深深爲你哀傷……。」

「不敢當……。」

甚內看著大助的英姿，莫名其妙地忽然低下了頭……

「不知道貴客大名？因母親的長眠，心緒紛亂，一時間想不出是那一位？」

「噢！我也同你一樣，就是想不出你是誰。所以，從夜市一直跟到這裡來，若有冒昧之處，還請多多包涵。」

「噢噢，那麼你也在那人群中……我實在沒面子……。」

「不，由於你的孝心，使我都被感動地流下眼淚。我相信你的人格，請加入我們。拜訪的時間不當，請原諒……。」

「由你說話的口氣，我猜你是大阪武家門之一……。」

「那麼，久米坂殿……你也是大阪的人……。」

「啊！久仰。」

話說完後，甚內不知想起了何事？穿起草鞋，引導著大助，走出了大門。

惡作劇似的小龍捲風，吹斷了柿子樹的樹枝。晚秋時節的寒冷黑夜中，發出了輕微地樹枝動蕩聲。

佐分利的槍

走到一棵巨大的柿子樹下時，甚內停下了脚步。在大助面前，恭敬的低著頭稱呼之後，看看大助的表情。

他確是大助物色的人選，心中頓覺莫大的安慰。

「九度山的少爺……。」

「你早就認識我……。」

「剛才，在與你的交談中，我就認出你是自己人。既然如此，我也該說出我的來歷。我原來就是在關原的會戰中，滅亡的大谷刑部義隆的部屬。久米坂是我現在用的假名。我的眞名是佐分利甚內。你有沒有記憶……。」

「噢！是佐分利派的佐分利甚內……。」

大助的腦海中，如閃電般迅速的喚醒了記憶……。以前，在大阪御堂橋邊有個極富聲名的長槍道場。

大助曾在被父親牽著手在城內角落經過時，看過兩、三次這個道場。而這個佐分利派槍法的始祖，佐分利甚內的名字，就被掛在道場的門口……。

甚內和石田三成是一起爲了統一天下的戰爭，而往關東出發的大將，也是大谷刑部的遺臣。但在天下太平之後，卻時常被德川家迫害，終在無法忍受的情況下，關閉了道場，無可奈何的和老母兩人離開大阪城，過著長久的流浪生活。

……話到此時，甚內又接著說……

「其實我相信，在不久之後，我一定會見到九度山的大助……。爲什麼呢？……因我在要盤的旅程中，從意想不到的人口中聽到，幸村的少爺在這地方出現的消息……。」

「那人就是以前的土佐領主，目前化名幽夢，是長曾我部盛親殿。」

「不錯。是長曾我部幽夢。我從他的口中，得到了一切的消息。」

「這不是偶然，一定是武運神從中牽拉的幸運。」

「如果一旦豐臣家和關東之間，打起仗來。無論何時，我就是只帶著銹槍一隻也罷，爲了秀賴公一定立刻參加……。這是今夜離開人世的母親，時常在我耳旁唸著的事。在母親過逝的今晚，我能見到大阪獨一無二的同志。對我來說，這完全是亡母顯了靈。」

「這麼說，當兩家開戰之時，你會立刻趕到大阪來……？」

「我唯一相依爲命的老母，已經過世。從此，我甚內這條命隨時準備爲豐家犧牲。」

「那麼，現在請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目前的願望，幽夢也許告訴過你吧……。」

「謝謝你的金玉良言。爲了豐家，一切苦勞都無所謂，我是心甘情願參加的。……不過，你是知道的，家母剛逝，等我把一切料理好之後，立刻跟隨你。」

大助答謝之後，按照老規矩，把曾給過篠切一作、塔之助的眞田一黨的標誌——天狗錢，交給了甚內，以便做爲日後相會的暗號。

陰霾黑暗的天空，飄落著細雨，雨水從二人頭上的柿樹枝葉中打到二人身上。天色暗淡地將要入夜。……甚內警覺到雨水的飄落。

「噢！下起雨了。請你在這樹蔭下，等我一會兒……。」

說完他就轉身跑走了。好像是向屋主太兵衞借用簑衣。

太兵衞到倉庫裡面去取簑衣，正往外出來時，突然他發出一個驚訝的聲音，叫喚著屋中的人們。

「什麼事啊！太兵衞……。」

大夥走出了走廊，併排著的人影如青蛙排隊似的。

這時，那正降著細雨的天空另一端，竟微微地被染成紅色。

「從沒見過，好奇怪呀……。」

大家面帶不可思議的表情，朝著天空望著。在那紅雲之下，偶而像有個火爐般，噴出了金箔似的火焰，亮晶晶地飛揚著。

「是火災吧……。」

除了有人在喃喃自語外，沒有任何人發出聲音，靜靜地直著耳朵注意聽。……好像是在遠處，似乎有如風的吵雜聲。……不久之後，寺廟中傳出了殷殷遲鈍的敲鐘聲。

野蠻的動物

爬到屋頂上，望著火勢的太兵衞，往下面的人群喊叫，火災的地點好像是松井田住的客棧那條街。這時，大助大吃一驚。

大凡人們在遇到突發的事故時，若是與自己有關，那必定會產生一種預感。

大助在一剎那間，腦中映出了影像……。

被火燒成透紅色的水虎卷……。

姐姐和太郎的安全……。瞬間而起的不安，如暴風雨似地衝塞著胸懷。

「簑衣不要了……。」

他强忍著馬尿的騷味，跑進後面的馬房中。

「少爺，要馬嗎？」

「喔喔，起火地點，聽說是在客棧附近……。」

「呀！」

甚內也大吃一驚，立刻想和大助一塊走……。但是自己尚未料理完亡母的後事……。

大助謝絕了甚內的好意，兩人在此地立下後會有期的誓言。甚內解開馬房的繮繩，拉出一匹略帶野性但很健壯的馬，鼓勵完大助。

大助立刻飛身上馬。

甚內把踩在脚下的一節寒竹，打散了頭，交給大助當馬鞭用。

上了馬背……，從森林中看到松井田那邊的火勢，似乎越來越猛烈，大助心中非常的焦急與不安。

雨水順著奔馳的悍馬陰影，劃出一條白綫……。

數丈高的火焰，照著大助的臉孔。他呆然的……。

客棧的二樓已被燒成廢墟，但仍不斷地噴出熊熊的火焰。

確實是預感，不錯……。

客棧的大建築物，被如綿團似的黑煙包圍著。

「噢！姐姐，你在何處？」

他怕馬被火焰驚嚇到，便把它牽到看不見火的地方。然後，向火焰中衝了進入，尋找著奈都女。

「姐姐，姐姐……。」

……似乎由最裡面有回答的聲音傳來。一看原來是那滿身著了火似的太阿公……。

「噢噢，太郎啊！」

「大助……。」

「怎麼回事……。」

他從猛烈的火勢中，立卽拉著太阿公的手，挾在自己的脇下。然後，在火焰與黑煙的追趕下，跑回停馬的樹蔭下。

「我姐姐呢？」

大助把太阿公放下後，立刻問及奈都女的下落。然而，又等不及回答的立卽追問著。

「還有水虎卷呢？」

「水虎卷在我千方百計的努力下，帶在這裡……。」

太阿公竟把水虎卷緊藏在肚臍下面，他把皮卷之軸交給大助。經過這場猛烈的火災，太阿公的精神已極不穩定，手指不停地顫抖著。

「噢！你把這個……。」

「是的，小姐她在一起火時：就先逃走了，別擔心她

。我是從那個二樓房間的榻榻米之下，把這玩藝找出來的。啊！那時二樓和樓下已是一片火海了……。」

「太棒了……。」

大助安慰他之後，抱起太阿公。

「太辛苦你了，喝點水吧……。」

「不，沒關係。這點事算不了什麼。……此時還有比我更重要的事情。請你趕快幫著小姐、一作和車源彌……去逮捕逃走的喬太郎他們，他們手中有火龍卷。現在是奪回火龍卷的最好時機，尤其是今夜。

今夜的火災，反而給我們帶來意外的機運……。」

大助這才知道自己外出時，所發生的變故。

太勇敢了……。他對太阿公說了些鼓勵的話。在不幸的災禍中，認定自己的立場來克服困難，進而把災禍轉變爲自己的機運……。太阿公所說的，實在沒錯。把握機會……就是今夜……。

來喬太郎、蝙蝠銀平還有惡道士鐵牛舍這夥人趁著自己和塔之助、小十郎不在時，來搶奪水虎卷……。幸虧車源彌和篠切及時趕到，這夥惡人才沒有順利得手，在盛怒之下放火燒屋，逃走了。

大助不禁感謝這罪魁禍首的妖魔……。

耗費多日的工夫，探聽他們的去向……。如今，他們反而自動露了面。

這應該是受妖魔的引導，而該我們在災禍中得到福運。……而且，來喬太郎的懷中還藏著火龍卷。

「太郎，坐在後面……。」

大助再度躍上馬背。

「是的……。」

太阿公站在馬屁股後面，遲疑不決。這位平常能在樹上飛躍的鳥童，現在要他坐上那如山似而又從未坐過的動物背上，反而顯得不知所措。

大助伸出手來幫著他，太阿公於是輕巧地跳上馬背。

「來喬太郎他們，是往那個方向逃走呢？」

「由此街道，一直……。」

「噢！那麼姐姐和一作跟著追去了……？」

「是的……。所以可能在離此不遠的地方，就會展開激烈的戰鬥……。」

「好的……別從馬背上掉下去……。」

啾……寒竹鞭子一響。太阿公還認爲是自己被打，馬上閉起眼睛。馬拚命地往前跑去。

第二十三篇　秋葉篇

八面的鐵刀

松井田那兒的猛烈火焰，已在大助和太阿公的身後。馬兒往東邊奔馳。……被染成紅色的夜空下，悍馬的嘶叫聲伴和著飛馳的陰影，以如箭似的速度，飛揚著塵砂，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中。

時間在比這匹馬開始奔跑早不了好久……。

穴山小十郎和伊吹塔之助在回客棧的中途，知道發生了變故……。爲了尋找奈都女，而在四方團團地轉。

另外，比他們略早一步。

奈都女剛巧在困境糾纏分不開身時，得到條切和車源彌的援助，而後三人合力追趕逃走的敵人。此時，已經來到離松井田有十五、六條街的地方，叫做綿屋的十字路口，而與敵人展開了決鬥。

但是，對方也是相當令人棘手的一群。

惡道士鐵牛舍、蝙蝠銀平、尤其是來喬太郎，個個都是有一套工夫的惡棍。此時，他們停下脚步，憤然地準備迎戰追趕過來的三個人，拚個你死我活。他們擺開了太刀和錫杖的架式。

「噢！報方才之仇……。」

互相喧嘩著……。

他們的一切仇恨目標都是指向奈都女一人身上。

一作、源彌二人，早就猜中敵人的鬼計，決定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必然先掩護奈都女。所以此時被喬太郎等人逼迫的陷入苦戰中。然而，這個苦戰也只有一刹那的時間。由於小十郎和塔之助二人的及時趕到，增加了幫手，而解除了危機。

惡棍們立刻發覺對方來了幫手。

「不妙！」

恐慌之下頓時亂了陣勢。銀平首先患上了膽怯病。

「形勢惡劣，搞不好被堵住逃脫之路……。」

他身受兩、三處輕傷之後，沒出息地先逃走。

銀平離開之後，留下來的人更陷入困境。鐵牛舍也抵擋不住攻擊，而一直後退。就在此時，大助的鞭子揮動聲和馬蹄聲，好像正對著這裡奔來……。

「喬太郎，讓開……。」大喝道——

「別退……別退……。」

另方面的人，也同樣地回答。

惡棍們被三面包圍，已經無路可逃。鐵牛舍使出輕巧的脫逃技術，突然從綿屋的十字路口，消失了人影。

「喂！各位豪傑，今夜可別讓喬太郎逃走啊！」

從悍馬背上，輕巧地跳下大助和太阿公。

堵住了逃脫之路，從左右兩端逼近。

惡運已到此爲止……。眼前的來喬太郎，已被包圍住，他的八面鐵刀無法施展出摩風流忍術，因而負傷累累，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卡拉……大刀被打落在地，來喬太郎搖幌半響，立刻被小十郎、塔之助和條切三人揪在地上，不能動彈。事到如今，他只有認輸，別無他法。……黯然地閉起眼睛。

神樂師

「哇！」一陣震天的吼聲傳來。

那並不是松井田方向傳來的聲音。而是從另一面的黑暗處，似乎有不計其數的高低不平的火光，和在地面奔跑的人聲、馬蹄聲。吼聲越來越近……。

「噢！可能是安中城井伊家派來的軍隊。」

這方面，大助一行人。

把藏在來喬太郎懷中的火龍卷取出後，如旋風似的往礁水方向跑去。

來喬太郎經過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從雷舞山掘出得手的火龍卷，已被大助拿走。幸虧，在千鈞一髮最危險的時刻，井伊家的官兵看到了松井田火災，正要趕赴現場的中途，碰上了來喬太郎。

來喬太郎獲救後，他咬著牙不甘心地把經過情形告訴了官兵。而後，跟著他們回到安中城，治療全身的傷痕。雖然他的一切鬼計，都已失敗，而且還落到如此悽慘的下場。但是，喬太郎不是一個會爲失敗而悲觀的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壞蛋，但這一點必竟是他最大的長處。他對自己有信心，相信總有一天會從大助手中奪回水虎和火龍二卷……。

如此，平靜地過了一年，時至冬天……。

這一年是慶長十九年正月，京都裡忙著修建南蠻寺等等……，忙碌中不覺已到了春天。許久不在天空出現的螢惑星，一到入夜又出現在八坂的塔的九輪邊緣，發出沈悶的邪光，好像在暗示。

「戰爭會發生……。」

是的，民間中也有如此的謠言在流傳著。

謠言是從伊勢山田那邊流傳過來的。而從前曾流行過一段時間的一種奇形怪狀的舞蹈，如今又以近畿爲中心，四處流行著。

這些都好像在暗示大阪的滅亡已近似的，迷惑著人們的心。

來喬太郎自安中城移居至駿河城之時，他曾在家康面前提出充分的保證，請求家康給他一年時間，好讓他能有機會贖罪。

他這一年內，如果不能把火龍、水虎二卷，從敵人手中奪回來的話，將沒有臉去見家康公。於是他一方面把鐵牛舍和銀平二人召來駿府。另方面藉著德川家的幫助，在各地派出密探，探聽大助和奈都女的下落。

但是轉眼已過了半年，還是探聽不到絲毫有關大助和其他人的消息。

或許是回九度山了……。關於這點，他也曾謹愼地派出過密探，但傳回來的消息，卻是從沒回去過。……那個閒居的幸村，和從前一樣不聞不問世事的變遷，在月光下唱著歌謠。偶而，也在藤棚下下棋，望著蜜蜂忙碌地採集花蜜。而屋後竹林中的扭繩工場，照常有那綿紗車轉動的聲音，和著工頭小助從遲鈍的嗓門中發出的扭繩歌曲。這一切都顯得那麼寧和安祥……。

……這是密探的報告。

那麼……大阪方面呢……？

這裡也有密探在活躍。

但是有關大助的下落，仍如石沈大海似的……無消息。

漸漸地，春天已過，夏日來臨。

駿府城改建中的宅殿，終於完工。將軍搬進如穩居宅殿的新建宅殿中。

但是，巧的很。在這新建築物最裡面的庭院中，有一個祭祀長久的古廟。這座古廟是由於這個城的創始者，爲了希望自己的武運長久宏達，而從遠州捐獻在此秋葉神社的寺廟。由於這一次的改建，這座古廟便被移往他處。在工程完畢的六月中旬，爲了祈求武運昌隆，和慶祝新城的落成。在城中必要舉行「秋葉祭」。

這是一個祭祀神社的典禮。

在這一天，城中不論駿河或是老百姓，都一律停止工作，來慶助祭典。爲了迎接這個龐大而熱鬧的節日，早在五天之前就已開始準備。

祭典之前，德川派出使者，往秋葉山祈願。這是個極秘密的願望。……也許是在祈求不久之後攻擊大阪城的戰

爭能夠勝利。……這些除了使者心中明白之外，誰也無法知道。因此，被挑選出來的使者，向遠州秋葉神社許下如此的願望。……

「自古以來的東山，每遇重要祭典時，必有請天狗舞神樂來安慰神靈的風俗習慣。對於這一回的祭典，也和從前一樣，請一定把神樂招請到駿府城中。將軍已下達如此的命令。因此，在祭典開始的前日，請替我們充分地挑選一組天狗舞神樂師的人物……。」

因爲這是領主之命，所以在秋葉的神官，便恭敬地接受命令，謹愼地挑選神樂組。這時間，當地的很多神樂師們，每個人心中都在祈禱，自己能在這榮譽的挑選中當選。

不久，離駿府新城慶祝之日不遠。從秋葉山院中，有八名神樂師，把衣裳、樂器放上馬背之後，正要往駿府出發。

這一行人有舞手，笛師、鼓師、大鼓師、化粧師、還有一個打雜的孩童。而那馬匹上裝飾的有馬鈴，鞍上裝著有天狗羽團扇紋路的衣箱、面具箱等等。

箱子上的牌子，用黑漆漆地墨汁寫著幾個蒼勁筆跡的字。

「大登山秋葉三尺坊御用」。

行李箱和八名神樂師，在山上的人群歡送下，越過了京丸峠，已經到達掛川客棧。

同日早晨，在這一組神樂師下山的同時，從秋葉三尺坊的行人堂，越過後山，不知欲向何處的……一位修行者。

他原來就是在幾天前，才落戶於秋葉行人堂，成爲行人堂中的修行者，伊吹塔之助本人。

塔之助還是穿著那從不例外的白衣，背著天狗面具，急急忙忙地不知在計畫些什麼？但是第二天，從大井川的上游，無間山的深山處，他和數名用斗笠遮住臉孔的人，一起下山，跟踪在那組神樂師之後，從金谷客棧混進了東海道。

圍殺

「喂！馬背上的人們喲！別慌！到駿府城下只有二、三里路遠了。入夜以後，只要別受傷，平安到達就行。別讓馬太累……。」

一路上，保持謹愼警覺的秋葉神樂師一行人。這天黃昏，越過了由岡郭到丸子客棧必經的十石坡。這附近，被稱爲天下第一難關，是個位於極險惡而又凹凸不平的宇津

山壁的小路。而這隊人馬現正要越過這個難關。

「天黑了，月亮馬上就要出來了。爲了防備山賊的伏擊，大家把原來預備好的燈火點起來，鼓起勇氣，加加油吧！」

那領隊在前的笛師——銀左衞門，向隊伍中的人們鼓勵著。

大家立即從馬背上拿出手提燈，打起火石來點火。「秋葉三尺坊……」筆跡的手提燈，在手中搖幌著。

「不管從那來的惡棍，我們都不必擔心。他們一看到這個手提坊，一定會被嚇跑的……。」

舞師——藤六，得意洋洋地四處走動著。

大鼓師——菊兵衞，最先點著了燈火，高高擧在手上。

「對啦！對啦！三尺坊的威力能壓倒一切惡勢力，能使仇敵瓦解四散……。」

拚命地爲自己打氣。其實，這些都只是些故意壯膽，來忍受寂寞浸蝕心理的表現罷了。

就這樣吵吵鬧鬧地，一行人就要走完懸崖邊九轉十八彎般的小路，而要下山。

暮黑的山路，微弱的月光，人影與三個手提燈的燈光，漸漸地往山麓邊縮小。

就在下了山，正向著鶉原行進，在將要到達時。

「敵人襲擊！敵人襲擊！」

走在隊伍中的大鼓師菊兵衞，突然「呀！」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哇！野武士出現了……。」

緊接那一聲喊叫之後，正想逃走的笛師銀左衞門，已被砍死倒在血泊中。然後，馬伕、行李、還有其他人，被數把燦亮的利刀，接連砍倒在地，而死去。

這些人中間，只有一個人獲救，是那敏捷地逃跑的仙八。還有另外一個人也活著，他是舞師藤六。這一副老百姓模樣的神舞師藤六，似乎懂得劍法。他手中握著刀子，防備著敵人的攻擊。

「混帳！那裡來的野武士，吃了虎膽，敢向我們這一隊受將軍招請而往駿府城參加祭典的人馬挑戰。過來呀！你們不認識三尺坊的藤六嗎？」

他嚴肅地以毫不恐懼的神色，怒氣冲天地擺出架式。

「好的，給他點顏色看看……。」

就在那不遠的地方，有一位身材瘦長而短小，帶著斗笠的少年，手拿鐵扇正在指揮。少年的身旁站著一位女性和一位身穿白衣的男人。

那是大助和奈都女姐弟二人。

而那個修行者就是伊吹塔之助。

而對那八名神樂師施行突襲的人，那當然是小十郎和一作。

不懂劍法而又無膽量的馬伕和神樂師，在一瞬間統統被砍死倒地，這是件極平常的事情。

但是那唯一仍活著的神樂師藤六，可能不是個好處理的人物。

「野武士、强盜！一起過來……。」

那相當倔强的口氣，一點也不把一作、小十郎、源彌三人放在眼裡。他站在大約二尺遠的地方，繼續保持那毫不退讓的架式。

這時，一作和小十郎，開始對此人起了疑惑。

「不對，這個老百姓……。」

一直在旁邊目睹著情況發展的大助，深覺對方不是一般的神樂師，於是立即，叫小十郎住手。

「小十郎，等等……。」

由於大助的勸告，大家一起收起刀子。此時藤六反而趁機跑來，正對著他心中認爲的領袖人物，大助。立刻擧起手中的刀子，正要砍下的時候——。

第二十四篇　變裝篇

又添一士

「等等，神樂師……。」

面對身邊正要落下的劍，大助迅速地轉身往後退避之後。看著那如瘋子般的舞師藤六的身上，貼上他的鐵扇。然後，再三地警告他。

「等等，放下刀子……。」

「哇！卑鄙！」

藤六根本聽不進耳中，他的眼中只有那為七個同伴報仇的怒火在燃燒。右手的刀子，在調整之後，又急迫地砍向大助。「呀！不妙。」藤六此舉，把奈都女和其他人驚嚇住了。

「混帳東西……。」

衆人從四面飛奔而來，大力士篠切和車源彌放下手中的武器，從藤六身後，左右挾抱住他。

此時，如是要殺他，只要從他背後袈裟處，輕易地就可把他砍傷。但為何只是抱住他呢？因為大助心中另有想法……。「等等」這句話中，其實另含某種內容。

藤六此時也覺察出敵人對他較緩和的舉動。

「野武士們，幹什麼呀？叫我「等等」，可是想拖延腦袋落地的藉口吧！不管怎樣，把秋葉三尺坊的神樂師，連續殺死七人。別忘了，你們應得的懲罰……。」

然後，裝著放下手中的刀子。然而他那冷峻的眼神，仍一直不離左右的人，似乎心有不甘，隨時想伺機報仇。

大助點點頭……

「你該生氣，這不能怪你。」

反而安慰著他。然後，以和緩的語氣對他說：

「一言難盡，先請您息怒之後，再聽我講……。」

藤六搖搖頭。

「強盜嘴中，吐不出象牙。殺死了無罪的人們，還有什麼理由好說！還要我聽你說話，全是些騙小孩的把戲……。」

「你們若不是野浪人，為何做出如此傷天害理之事，你說……沒有充分的理由解釋，我決不會饒你們。」

雖然他的身子被抱得緊緊地，他還是語氣不馴。但是

，他明知自己落在衆敵的手中，非得隱瞞心中恐懼的虛勢，面對正義，拿定自己絕不輕饒敵人的峻嚴立場。

大助微微地笑著。做了一個「放開他吧……」的暗示，點了點頭。

而心中仍防備著這個危險人物。篠切和源彌，終於鬆開了手。

藤六反而覺得莫名其妙。

「聽你的口氣，你就是秋葉三尺坊的神樂師藤六……。」

「噢！不錯，我就是神舞師藤六。」

「那是你的化名吧！其實，你就是大阪浪人。自從關原會戰之後，消失人影的道明寺隼人，沒錯吧！」

「啊……！」

藤六差一點兒跌坐地上，大吃一驚。

「為何知道我的身份……。」

呆然的眼神望著大助、奈都女、小十郎、太阿公這些奇異詭密的一群人。

「當年的大將……是四國的長曾我部盛殿下。從那時起，看破了亂世隱居之後，把名改成『幽夢』的旅行畫師想你一定認識他……。」

「噢噢！幽夢，我知道……。」

「秋葉三尺坊的樂坊，有隼人其人。我早就從幽夢那裡，知道了這個消息。不，不管這些……。為了確定是你。我跟踪你探視了好久。現在，我來給你介紹——塔之助過來。」

一聲呼喚，立刻。

「是的，有何貴幹……。」

伊吹塔之助從大夥身後站出來，跪在大助面前。

一低眼，無意中看到塔之助的舞師藤六……。

不，其實是自關原會戰之後，變成落魄而隱藏身份的道明寺隼人。不禁大吃一驚。

「噢噢！你就是那個昨天還在秋葉山的行堂，修行的旅行者？」

藤六被這些人事的出現，搞的越加迷糊。而此刻他面前的這堆人，到底是何來路？他們又意欲如何呢？他已陷入重重的疑雲中，而原本明智的思緒，也糾纏紛繞，而無法加以判斷。

改裝

大助在確定了舞師藤六，就是道明寺隼人之後，便毫不顧忌地把自己和同伴的身份告訴了他。

並且把讓伊吹塔之助當奸細，混進秋葉山的目的……。並非單純地去探視隼人的底細，而另有其他的計謀。一五一十地從頭講給他聽。

「然後呢？」隼人無意中把膝蓋靠近大助身邊。

「小十郎、源彌、塔之助你們注意外面。如果看到有人要過來的話，立刻告訴我。」

話一說完，除了奈都女以外的人，馬上各自散開，挑選適當的位置，專心地防守著。

如清藍色的月光，映照著草地上的露珠。分守鶉原四方的守衞人，正拉直了耳朵，注意著四周的動靜。

尤其是那太阿公，他爬上一個很高的山丘，坐在草堆中，安逸地以雙手撐著面頰，露出那圓大的眼睛，好像能看到十里外遠處的東西似的……。

……此時，大助又向隼人透露了什麼秘密呢？

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

大助和隼人，膝碰膝地，互相商量……。在這荒僻的郊外中，左右又有許多人守衞著，他倆的低聲細語，除了草鞋下細聲啼叫的蚯蚓能聽到外，是不容易洩漏的。

「……那麼，你就助我一臂之力，當我們的嚮導？」

「我原先就最關心關東和大阪之間的事情，只要機會來臨，我會隨時準備犧牲生命的。尤其是，今天在此地遇見了眞田少爺，眞是我一生中莫大的榮輿……。」

「噢……。謝謝你答應我的要求。現在我可以放心地進行計劃。」

「您太客氣了，實在不敢當……。」

「那麼，這樣……，馬上在此地……。」

「要化粧，太好了……。」

「等化完粧……，至於你的任務，決定後再說吧！」

「一切都靠你了。」

「沒有問題……。那麼，現在就……。」

「噢噢……。」

斷斷續續還是可以聽到寥寥幾句話。大助和隼人站起身，拍拍衣上的露水。然後，擧起手喊回四周守衞的同伴。

大夥聽從大助的指揮，勇氣百倍地行動起來。

往後大夥的行動，原就早已計劃好，而銘記在各人心中。此刻，各人以極機警、鎭定而又快速的動作，完成了化粧工作。

就有如剛才被殺死的七名神樂師，再生到這個世界上似的……。

活生生地在活動著。

眞是一模一樣。大助、小十郎、塔之助、一作轉眼間

，統統變成了神樂師。只有奈都女一人，一時間還找不到化粧所需要的衣裳。

隼人從行李箱內取出一條白布、小扇和鈴。奈都女便把頭髮用紫色布條結成一把，而把白布披在上面。

「姐姐，眞像。」

大助非常欽佩隼人那當機立斷的絕妙機智。

太阿公也是不容易裝扮的人。只好給他穿著掛袴，掛上一柄米紅刀鞘的小武士，然後披上有天狗羽團扇圖案的秋葉山黃色大包布，又在背上加了一個面具箱。

如此，每一人的化粧才告完成。

道明隼人算了一下人數，一共是八名。然後，把各人的任務和化名決定好之後，又特別囑附衆人，不論是語言擧動，一切都要像個藝人，千萬不能露出馬腳。

化名和任務如下：

領班　秋葉的藤六（道明寺隼人）

舞師　秋葉的小次郎（眞田大助）

舞師　秋葉的矢作（篠切一作）

舞師　秋葉的伊之吉（伊吹塔之助）

大鼓師　秋葉的菊兵衞（車源彌）

小鼓師　秋葉的銀兵衞（穴山小十郎）

笛師　秋葉的小市（太阿公）

巫女　秋葉的千代女（奈都女）

「你瞧瞧如何？」

藤六卽隼人，拿出了神樂師的本行。然後，以和緩的口氣，對大衆再次仔細地警告他們。

「千萬要記住各人所負的任務。如果一旦忘掉自己的任務，混進去之後萬一漏了馬脚，可不得了。還有，在這段時間，大家與大助少爺之間的禮節必須暫時忘掉，請大家合作小心。」

領隊的吩咐，大家默默地記在心中。

此時，月光已在衆人不知不覺中，越過了山頂，消失在鶉原的天空中。

帶著行李箱的馬群，在荒野中慢慢地前進著。馬兒是不懂人與人之間的爭鬥與變化的，它們只是馴服地被牽在人們的手中前進。

領隊的藤六，看看馬兒……

「走吧！別在路上偸懶……。」

他故意發出大聲說著。

「該出發了吧！」

「等到了丸子客棧，可要好好地喝喝酒……。」

卽使要猛訓練，也必須配合著步調……。

八個人分成兩排，最前面的是源彌——菊兵衞和小十

郎——銀左衞門，手提著秋葉三尺坊的路中提燈，悠悠地走在街上。

今夜的投宿客棧是丸子客棧。目的地當然是駿府城。……大御所德川家康住的駿府城。

如何混進駿府城的計策。

……一切的行動，都已牢記心中……。但是，不論是如何高明的樑上君子，在這麼多人一起進入駿府城的狀況下，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幸虧，由於家康的招請，而參加新城鎭護的祭典。是化粧成秋葉樂寮的神樂師，混進城內的一個不可放棄的好機會。

而且還有藤六，這一位領隊當嚮導。但是這一切的一切能順利完成嗎？這個異想天開的計策的結果又會如何呢？如果在祭典的雜亂時間，混進城中的深處，而取得家康秘藏的鳳凰卷……。那麼，大助的希望就算成功了。而火龍、水虎、鳳凰三卷，便能完完整整地收集在大城。

行李箱邊的鈴鐺，在黑夜中發出美妙的聲音，似乎在祝福著正要踏入敵陣的勇士們能夠吉祥安全。

但是，人類終非神仙。大助的計策，終於出現了漏洞。

爲何呢？因爲從秋葉本房一位叫仙八的受雇馬伕。一個人意外地死裡逃生，而從十石坂逃出難關。

大助並沒注意到這個還活在世上的馬伕。

敵境內

臨時化粧而成的八名僞神樂師，冒充了秋葉的樂寮身份。當天晚上住在丸子的大本營，今井屋客棧。

大街上無人不知因駿府城的祭典，而請了秋葉樂師來客串這個消息。所以一隊人，在投宿時也被人在不被懷疑的情況下，暗中極週到的招待他們。

第二天早晨。

「秋葉的天狗舞團要經過此地……神社的神樂師被招請到駿府城去……。」

金井屋客棧門前聚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

化粧成巫女之千代的奈都女，和化粧成大鼓師菊兵衞的車源彌兩個人，一起坐在帶著行李箱的馬背，走出了客棧。

舞師小次郎——就是大助，手牽著韁繩走在前面。他的神色似乎在掩護著自己的某種計劃。

「呀！有女人……。」

「是個巫女啦！」

「噢！秋葉祭典時，那披著紅袴，跳過舞的女人。那個最小的也是神樂師嗎？」

「好像是個笛師，你看他的腰間還帶著有笛子哩！好可愛的孩子呀！」

「那馬背上的行李，大包小包的，到底裡面有什麼寶貝啊！」

「那當然是面具、大鼓、衣裳，在城中表演用的那套東西……。」

「眞想看看。天狗舞一定很好看吧！」

「在城內表演的戲，當然我們看不到。等明天晚上，越過堤防邊去聽聽那個熱鬧的天狗舞調子也不錯……。」

站在路旁的人群在交頭接耳著。一隊人馬嚴肅地閉著嘴巴，撐起那秋葉三尺坊御用行李的牌子，正要路過丸子之宿。

（萬一這些人中間，有人認出我的話……。）

大助和其他七人，緊張地直冒冷汗。但在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並沒有人看出他們這隊人的化粧，而通過了這第一個關卡。一行人走到離開客棧較遠的地方，大家才抬起頭來，面對著面，在無言之中，都鬆了一口氣，相互恭賀大家能幸運地通過這一關……。

從丸子出發，大約還有一里半的路程，就將到達阿部川。此時，可從青綠松樹間，看到在遙遠的地方，漸漸地往天空中突出的駿府城的白樓頂，還有那天主閣的屋頂。

「噢噢！」

忽然停下脚步。

……反叛故太閣的歹徒，出賣了太閣的遺託。處處和秀賴公爲難，而且野心勃勃地，虎視眈眈意想奪取掌握全天下的大權。這個老奸巨滑的將軍的城池，終於出現在衆人的眼前。

大助手抓著馬轡，眼中充滿了怨恨的怒火，望著遙遠處的天主閣。

「喂喂！小次郎，就到阿部川了。別儘待在那裡，快走……。」

小次郎被喊叫聲，突然覺醒過來。那是領隊的藤六，故意發出的粗野喊叫，警告著他。

搭上了渡船，在到達對岸時，已有人在那裡等候著他們。打過招呼後。

「呀！秋葉的樂隊，來的眞好……。」

「是的，我們就是山院的神樂師。」

「等你們好久啦！我們一接到今早貴隊伍會到達的消息，從城內特來此歡迎你們。小的是目付——市橋角太夫和手下的人……。」

「喔！勞駕之處，實在不敢當……。」

「因爲進城必須經過數處大門，而且在每一個地方都要經過盤查，很是躭誤時間，所以特意在此恭候各位。各位，秋葉本房交給你們的出入證，可都帶在身上沒有……。」

「是的，都帶了。」

領隊的藤六率先拿了出來。後面的人也依次地把懷中的出入證掏了出來，表明身份。

「好的，那麼跟我來吧！」

德川的家臣，市橋角太夫和他的部下，領著這隊人馬前進。在進入城門後，關上城門，而後順順利利地通過第二道門和第三道門，一路上眞的沒有受到任何盤查。

但是在到了城的乾門，這裡可是文武百官集合的地方。一行人將到閒人進出口時，大助不禁也心慌意亂，對自己心中的激動和恐懼似乎已到達不能控制的地步。

一關又一關

由於籌備新城的落成祭典，使得德川家的親戚朋友的來訪增加不少人，城中顯得特別忙碌。而城堤防上的唐橋第一道門口，嚴肅地握著燦亮槍桿的兩位守衛者，是家康幕下聲望最高的酒井雅樂頭忠世和大久保忠佐將軍。

八人在提心吊膽地的心情下，壓制著胸肺的急促呼吸，順利地又過此關。

第二道曲輪的鐵扇門前，有本田忠朝的家臣，嚴密地守衛著，對往來的每一個人，更是以仔細的眼光觀察審視著。

但這隊人馬終於到達了大玄關。

這裡是進入本丸的殿中入口。

雖然是被邀請者，但是由於是樂隊藝人的身份，所以仍不能從此玄關進入。

大夥只有從平時供兵士進出的側玄關進去，但當大夥進了玄關，卻發覺在舖著小石子的道路左右兩旁，站著武裝齊全的武士，個個如要出陣發器似的樣子。爲何如此嚴格的配備呢？

這時，忽抬頭一看……原來這一隊武士是上州安中城，井伊家的家臣。大助頓時覺得全身的血液將要凍結般的恐懼。

（如果眞是井伊家臣，搞不好會被認出自己是眞田大助……。）

鎭靜了一下心情，他表面上仍裝著一副平靜的樣子。其實心中如刀插在心臟似的，惶恐不已。

「樂隊的人們到了。喂！裡面的人快出來領路……。」

站在前面的市橋角太夫對著玄關喊。接著「噢！」一位老臣回答。立即有四、五個侍從，從屏風後面跑了出來，問道：

「是秋葉山院的人，不會錯吧！」

鬼鬼祟祟地猶豫，反而容易被人懷疑。領隊藤六，立刻機警地：

「我是在三尺坊樂寮工作的舞師藤六。此次很榮幸地能被邀請到御新殿慶祝祭典中，代表秋葉的御祠，參加新城鎭護之祭事，心中感激不盡，並深深地祝賀永遠興隆。從樂寮來的人連我一共是八位。」

他不慌不忙地大方回答。

「……現在我們報上自己的名字。喂！小次郎，先說出你的名字……。」

「是的。」

大助回禮之後。

「我原是鷺流舞師，而後進入了秋葉樂寮。我的名字叫小次郎。」

這時，藤六故意以責備的口氣……罵他：

「別說那麼多沒用的話。喂！後面的人，別躭誤時間，向管理報告名字……。」

「我是大鼓師菊兵衞。」

「我是鼓師銀左衞門。」

「我是巫女千代。」

「舞手伊之吉。」

……這時，卻有一人的名字接不下來。原來，站在最後面的小個子妙義太阿公，覺得該輪到自己報名時，他只是呑呑吐吐地說：

「是的，我是……吹笛的……。」

話只說了一半，而那最重要的化名，卻忘的一乾二淨。

「說什麼啊！聽不見……。」

老臣皺起了眉頭。

大助也緊張萬分，極力控制著自己動搖的臉色。領隊藤六，在此緊要關頭，深怕太阿公露了馬腳，搶著說……

「喂！小鬼，你在喃喃什麼！哈哈，對了，這個傢伙生平從未進過這樣的地方。所以……太緊張過度……。」

故意半諷刺地責備他。

瞬間，太阿公想起自己的化名，鎭定下下後，說出……：

「我的名字叫吹笛小市。」

「好的，脫掉草鞋……。」

「謝謝你。」

大家如此才放下心來，平安地通過玄關。他們分成左右各四人，坐在台階上面。每個人的內心，都非常高興能如此順利地進入敵府……。正想解開草鞋上的帶子時。

「祭典的那天一定是個好天氣。」

「新殿的落成，上級長官好得意喲……！」

「駿府的城內城外，眞是一片祥瑞之氣……。」

從裡面的長廊，邊走邊說地往玄關這裡走出人來。

（奇怪！這個聲音好熟呀！）

正在解草鞋帶子的大助，忽然從自己的肩膀往後回頭一看。正是穿著掛袴禮服裝扮的來喬太郎和蝙蝠銀平二人。……另外緊跟在這二人的身後，是個赤紅色面孔的道士。

到底他們在此做什麼？……爲何連鐵牛舍也在此地出現呢？

第二十五篇 神樂篇

空屋的臨時訓練

大助不禁大吃一驚。

心中如旋風似地糾纏着，不知如何應變才好。

站在自己的身後，鐵牛舍和來喬太郎正大聲地在高談濶論。大助無法把心情鎭定下來。

他耳中似乎聽到一種預警的聲音。

……你們並非秋葉三尺坊的神樂師，而是我印象深刻的眞田大助和其他家臣，你們來到這個駿府城，實是來此掘自己的埋骨墓穴……。喂！德川家的武士們，快把這八名假神樂師逮捕之後，交給上級歸功吧！

……但並沒有聽到應該後繼而來的喊叫聲。只有那好像立卽在身後會發生這種聲音，使得他心藏被壓迫得跳了不停——。

而全身的血液也似乎逆流而行。

他深覺危機卽刻將要降臨。但仍保持著冷靜的態度，從容不迫地解開草鞋帶子。同時，從走廊那裡又傳來另一種脚步聲。一個身體健壯魁武的重臣，後面跟著三、四個武士，從裡面往玄關走來。

「喂！」

他還沒來得及開口，身旁那些在玄關走動的小侍們，早已平伏在地板上。看樣子，是個身份很高的人物。

「從秋葉山房越過山來此的樂寮神師，就是你們吧！」

「是，一點也沒錯……。」

脫掉草鞋的大助和其他七人，把臉伏在台階的下段，沒有抬頭看看這一位大人物的面孔。

如此的馴服舉動，並非是被駿府城嚴密的守備，和那些站在左右的武士們嚇人的威勢所壓倒。……而是爲了躲避喬太郎、銀平、鐵牛舍三人銳利的眼睛，深恐被他們識破了底細。這一份恐懼、緊張的顧慮，使得他們不得不如此掩藏。但是……這是命運吧！正當他們把草鞋脫掉，向這位武士禮貌地低下頭時，——

喬太郎的眼前，在這一瞬間，出現了對他最不利的人物。

「呀！這討厭的督察來啦！」

用眼色暗示銀平和鐵牛舍之後，輕輕地往另一條走廊，走失了踪影。

「首先，得讓樂寮的人，了解一下城內的情況，這樣……休息之前，先請到辦公室來一趟吧！」

這位督察說完，便立刻先行在前，領著八人進入辦公室。

這位鼎鼎大名的督察，有個鬼督察的外號。他是個有名氣且非常活躍的人，名叫榊原監督。本就是德川世代的旗本，曾在小牧、長篠兩次會戰中，威震戰地的勇猛老將軍。在這次的祭典中，上級命令他擔任祭典特別總管的職務。他身穿著全套的華貴掛袴。這位平時被人稱做鬼監督的老將軍，做夢也沒想到這些神樂師都是冒充頂替，特別混進城的敵人。他絕不會懷疑到他們是假神樂師，更不會認爲他們是眞田幸村的嫡子大助，和其他那夥厲害的人物。

「關於這次的城內祭典，可是個極隆重的典禮。鎭護祭是明天舉行。所以今晚希望你們好好地休息，準備參加明天的典禮。至於明晚，是要點支火把來祭神，當神樂節目表演時，會有高級官員、女眷、和文武百官來參觀，這是個極重要的節目，屆時請各位可要多多努力……。」

「是，是的。」

領隊的藤六——道明寺隼人，恭恭敬敬地不斷點頭回禮。

「將軍和上級官員如此器重我們神樂師的技藝，是我們這一生中難忘的慶幸。明晚的神樂舞，我們一定會有始有終，使上級能對我們的表演心滿意足，絕對不會使他們有所失望。請別擔心。」

「好的，辛苦各位。全靠你們啦！……再來就是告訴各位在城內滯留的期間中，所要知道的規矩。請記住……。」

嚴格地一條一條告訴了他們。

一、小心火燭。

二、不能隨意在庭院中徘徊。

三、不可到別的房屋門口偸看。

四、不可以抄寫城地面積，或是和下人隨意交談。

五、是……

六、是……

等等，連極小的地方也說的非常清楚。

「委託之事，一切照辦，不會忘記的。」

然後一同被帶進一間很大的房間。

「到明晚之前，充分地養養精神吧！」

督察說完之後，讓他們在房間內自由活動。

這時候，藤六叫住正要離開的督察和官員，然後說：

「包涵，包涵。請問你們……？」

「有什麼事嗎？」

「因爲是參加重要的祭典。所以我們八人的精神負擔也很重。請讓我們在這房間內練習一下明晚的節目……。」

「什麼！連休息時間也要練習……。」

「是的。在秋葉樂寮時，我們雖然已經練習過。不過，還想再徹底的複習一下……。」

「噢！謝謝各位的熱心，所以各位在藝道上才有進步。好的，照準！」

「不過，別把聲音漏到外面，吵到人家的安寧。請把房門嚴密地關緊之後，再練習吧！」

「謝謝督察官……。喂！大家聽著，督察官特准我們練習節目，實在使我們不敢當呀！我們絕不能使上級失望，盡力地練習吧！到明晚，好給大家欣賞驚奇的表演……。」

道明寺隼人，藤六。故意大聲地說着，好讓那正回返本丸的鬼督察聽到。

他命令把房門緊閉，正是大夥求之不得的條件。馬上動手把房門的厚門，關的一絲不漏。

這是個大約有三、四十個榻榻米大的房間，看起來是用來儲放武器的倉庫。但已被整理過，目前房中無一件武器存在。房子似乎建造的很堅固，只有在高處，開了一個四方形的小窗戶。

藤六，慢慢地把被搬進房的衣裳箱、面具箱、裝道具的大小包裹打開，取出小鼓、撥、鑼等等，和舞女面具、秋葉神樂獨特的天狗舞所用的大天狗、小天狗、金天狗、赤天狗、烏天狗、青面天狗等各色各樣的天狗面具，放在地板上。

然後開始練習。

師傅當然是藤六本人。

巫女——奈都女，吹笛的太阿公，還有其他人，對神樂毫無經驗。若是明晚表演到了緊要關頭時，那眼光銳利的家康發覺「這些神樂師有問題……。」到那時候，該如何收場……。

所以必須在衆人把面具除去之前，把那神樂之舞練好。

儘量地舞啊！奈都女的巫女千代。

吹啊！太阿公，吹笛的小市。

菊兵衞，打呀！打鼓。

舞手是大助、一作、塔之助三人。

跳啊！跳！跳！秋葉的藤六，這個道明寺的隼人，拼命地教導這一批毫無經驗的外行人。

異　聲

很快地到了黃昏時分，祭典管理員和鬼督察，又來到房間視察。

鬼督察把武器房的四周看了看之後，很客氣地說：

「噢！大家好認眞。不過，還是要休息一下才行呀！上級那裡今晚會分發酒給你們喝，好好地養養精神……。」

然後離開。

接著，廚房中的小侍，送來了豐富的山珍海味和好酒。

「樂寮來的各位，上級特別交待我們送來這些補品。請別客氣，慢慢地嚐嚐味道……。」

說完之後，取出銀杯，給大家倒酒。

「謝謝招待，實在不敢當。」

「如此豐厚的款待，還請你轉告上級，樂寮的神樂師永難忘記這一份恩情。」

「好了！好了！別講那麼多客套話。讓他們趕緊地享受美酒佳肴吧！」

於是藤六，菊兵衞開始拿起筷子喝起酒來。衆人一面喝著酒，佯裝著半醉的狂態，一面保持機警的防備。……

不久，巡邏城內的衞士來到門口。

「時間不早了，別吵。熄燈睡覺……。」

吼了一聲，然後離去。

「是的是的，聽到了。」

大家正一同急急忙忙地收始散亂的東西時，又來了一個提燈的衞士。

「時間到了，趕緊熄燈……。」

下完命令，便走了。

「是的，立刻熄燈……。」

八人分完被窩，立即，把床位舖好，接著熄滅了燈火。這時，第三個巡邏的衞士，又來到門口。

「好像沒有燈火，大家睡覺了沒有……。」

那衞士伸著頭問著。但大家並沒有回答。在這黑暗的武器房中，併排著二排人，從寢床間，只聽到沉重的打呼聲。

這時，衞士從外面把門鎖上之後，便走開了。

駿府城的第一個夜晚，就將要在如此神秘的氣氛中過

去。

但是，沒過多久。妙義的太阿公輕輕地從舖蓋中爬起來，這當然是八人早就商量好的計劃。

「大助、奈都女。」

他靠近枕邊，低聲呼喚著。

「我現在就去……。」

裝扮菊兵衞的車源彌和扮成秋葉矢作的條切，這些人絕不會在酒醉中。立刻……

「當心，不要讓巡邏的衞士看見你……。」

低聲地警告他。

然後，源彌擧起太阿公，讓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太阿公便從如鳥籠似的四方形窗戶，靜悄悄地滑落到房外……。然後從窗戶放下一根麻繩。

太阿公一溜出房間，便如野狼似的，不發一聲地走過駿府城的大走廊下，再從第二道走廊，跳進了本丸的禁區中。

半小時巡邏一次的衞士，根本碰不到他敏捷的身影。太阿公的身影，經過了走廊的地板下，爬上了柱子，最後從本丸的屋頂，終於到達了天花板上面。

從天花板的樑柱上，突然發出了嘩啦嘩啦如細針搖動似的灰塵降下的聲音。

「奇怪……！」

家康立卽抬起頭來，提高警覺。

駿府的將軍——德川家康已是上了年紀的老人。但是他有連在睡覺時都忘不掉的事業。所以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都能撑握這個天下。等到了自己晚年之時，再把這個事業交給江戶大納言秀忠來繼承。

由於如此的野心，和年邁的關係，使得他難以安睡，心中不斷地存在著心驚肉跳的警覺心。就連那些值夜武士都無法發覺的聲音，他都會機警地從夢中驚醒。

此時，他不斷地望著天花板。

……但並沒有發覺任何特殊的動靜。

「甲斐守啊！」

向右邊房間喊……。

「有……。」

值夜的鳥居甲斐守，立卽回答。

「房門口有沒有什麼動靜……。」

「沒有……。」

「那就好……。」

他喃喃自語著，但心中仍是放不下心，又向左邊的房間問道。

「脇坂，脇坂……。你的房間有沒有什麼怪動靜……

。」

同樣的，值夜的旗本脇坂甚五兵衞，順著老將軍的聲音，立刻回答。

「沒有，沒有發覺怪動靜……。」

「不會錯吧！」

家康似乎這才放下了心，把滿是白髮的頭，重新枕在枕頭上，終於睡著了……。

祥瑞的神樂伴奏

天亮之後的駿府城，從一大早就忙個不停。

祭典管理員和府內的武士們，忙碌地籌備著今晚的祭典。

鮮豔華麗的幕幔，大紅色的毛氈，各時代繪圖的用具，錦緞燦爛的座椅等等各種花樣的東西，都被搬來建造座席。

城中的武士們用杉樹搭成一個樹棚，用來當做神樂舞台。排好神樹、神酒之後，便賣力地打掃清潔。

新落成的出丸樓和城池鎭護宮的前面，來到了神官，奉獻了祝福今日的祝詞。……一切事務都準備完成之後，便往內庭舖上了清淨的小砂石。

散發著新木香味的出丸樓這邊，是准許各諸侯、旗本格們的參拜，但神樂舞台和其他地方，却被粗繩整整齊齊地圍住，在各個重要地點還有布幕圍著，當然，在老將軍和文武百官的座席那邊，同樣地也放下了簾布。

時刻一到，大鼓聲響了六下。

等到天主閣上面，出現了微弱的星光時，那些負責燒火把的工作人員，集合在庭前，燃起事先準備好松樹枝。

「噢！御城內的祭典開始了，御城內的天空上已被染成紅色……。」

此時，城外的百姓們，把紅燈掛在屋簷下。十字路口滿是人和車。商人們也在店門口立起了金屏風，人們互相傳遞著有關祭典的消息。男男女女，不論是管理人員，亦或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統統趁著酒醉的餘勁在狂舞歌唱。此地可眞變成了一個混亂之地，人們都已陶醉在和平的浮世中。

百姓們特蒙城主的准許，狂歡在今晚的節目中。駿府城的內外，呈現出一片歡樂。

大鼓和小鼓發出的聲音，從城內的神樂舞台，開始響起了和平的古典樂器聲音。那較爲遲鈍的拍子，忽高忽低地響著。

打大鼓的是車源彌——秋葉的菊兵衞。小鼓手是穴山

小十郎冒充的秋葉銀左衞門。二人以毫不懼怕的姿態，坐在神樂台的正當中。

但是，化粧的最巧妙，神態最泰然的是太阿公，他化粧成吹笛的小市。此時，這位妙義的太阿公，嘴上咬著一支神樂笛，跟著鼓聲的拍子，拼命地吹著笛子。但是笛子並不是拼了命就能吹得好的樂器。

不管怎樣太阿公是有很大的天才，他能在短短兩天的勤練後，就能巧妙的表演高超的笛上功夫。

不！他原本就有這麼一套吹笛的本領。

在故鄉妙義神社的神樂祭典上，沒有第二個比太阿公還會吹笛的人物。

……難怪他能吹出如此美妙的笛聲。此刻，他也穩坐如山地拼命吹著……。帶著頭巾的領隊藤六——道明寺隼人，他是個老手，此時他坐在中間的位置，擔任最困難的鑼手。

大鼓、小鼓、笛、鑼——一高一低地奏著動聽的樂曲。過了一會兒，穿著薄絹衣裳，帶著雪白面具的巫女千代女，手搖著鈴，跳起舞來。這化粧成巫女的奈都女，她對舞蹈方面有基礎，所以把抬手、脚步等等，由藤六教給她的要領，記牢之後，就表演得極高明成功。

火把上的火焰，赤裸裸地映照著面具。

鈴聲響著，更使氣氛顯得和平安祥。

諸侯、旗本們及舞台下密集的武士和大衆，統統被巫女鮮豔的打扮和迷人的舞姿陶醉了。

連在簾布後面的美女，還有老將軍家康也突然露出了溫和而含笑的皺紋臉孔。

（不久之後，天下就是我的了。瞧瞧……神樂隊帶來了多麼吉祥瑞和的氣息呀！）

他自得其樂地……自己在心中想着。

曲子已愈近高潮，舞蹈也在二十五節的古樂處收場。到這時，時間已不早了，剩下來的時間，將演出秋葉的天舞，然後閉幕。

祭典總幹事的鬼督察，跪在將軍的跟前說：

「因爲神樂師也需要整理東西，而且時間已經不早了，大家都很疲倦。請將軍給予他們休息的時間。」

家康自己也略覺有點疲倦。

於是他便領著高級官員們，走進臨時棚舍中喝茶休息。此時，本多佐渡守也來問候、井伊直勝也不離開他身邊地侍候著。另外烏居、大久保、脇坂、近藤等等的旗本，及松平忠政、內藤信成、酒井忠世、京極高次等等世代的重臣都圍在老將軍身邊，請安侍候。

第二次的大鼓聲，急促地響起。

「天狗舞開始了，天狗舞……。」

「這個舞，實在難得一見，……非看不可。」

衆文武官員，又圍擁著家康，回到了原來的座席。……同時，不知是何原因？場內並沒有起風，而所有的火把却統統一起熄滅。舞台上和觀衆席頓時變成了一片黑暗。

閃耀的劍

「督察，督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突然的黑暗，使得守在家康身邊的本多佐渡守，發出嘶啞的聲音，責備著祭典總幹事鬼督察。

督察驚嚇之餘，立即跑到將軍面前，跪下說：

「是召見我嗎？」

「不是召見，是我在叫你。爲何熄滅了場內的火把……。」

「噢！原來是關於這麽回事。熄滅火把的原因……是因爲讓即將出場的天狗舞的方便……。本來事先想告訴大家。後來想想這樣子的安排，也許可提高大家的興緻，所以……。」

「爲什麽天狗舞的出場，必須熄滅火把才行……？」

「那叫做秋葉的火祭，在夜晚舉行時，山上一律燃著火把，然後把熄滅火把當做一種奇蹟，才出現天狗舞。換句話說，這是古代傳下來的儀式，也是神樂師們所要求的程序……。」

「爲何不先報告一聲……。」

「獨斷的罪過。請多多原諒。」

豪傑鬼督察，覺得不該獨斷地行事，因此把頭伏在砂地上謝罪。但家康他是否同情了他？

「既然是秋葉古傳的儀式，就算是黑暗中的表演，想來也必有另一番古典的氣氛。……別難過，讓他們繼續表演吧！」

家康如此地對佐渡守說着。

但是，警覺機敏的近侍，諸侯們，不論在何時何地，都不能不提醒隨時可能突襲的刺客們。

而且此刻的黑暗，更增添了他們不安的心理負擔，所以不得不提出意見。

「那麽，在重要的地點，還是有必要點著火把才行……。」

鬼督察只好照著命令，在東側及西側的布幕外，較遠的地方，燃起火把。

這個微弱的火光，輕柔地射在舞台上，簾布上的光影搖幌著，更增加了古典的情調，及幽雅的氣氛。……

好像與先前所發生的黑不相干似地，那舞台上演奏地舞曲，激烈地增加了速度。敲打，敲打，再敲打，笛聲和鼓聲已經到達了最高潮的沸點。

如山風在峯谷間的烏鳴似的大鼓聲，如幽魂悲泣似的悽涼笛聲，還有那如暴風雨似的敲打小鼓聲。這就是秋葉樂寮獨特的天狗舞曲。

舞曲漸漸地達到了最高潮，而那些在黑暗中靜默觀賞的觀衆，已被陶醉了，台下變成一片安靜。

猛烈如山中的暴風雨似的大鼓聲。此時，似乎如一種悽慘無風而正侵襲人間似的激烈地打着。

那似乎如幽魂悲泣似的橫笛聲，又不是在秋天，爲何有如此寂寞寒冷的意境……。

「啊！」

刹那間，從那被遠處火把光照着的神樂舞台上的錦製帳幕，忽有一個怪影子掠了過去。

大鼓聲愈加激烈地響着，急促的鼓聲不斷地增加著速度。

突然，在一陣妖風吹拂起帳幕之後，果然出現了三個天狗影。

「噢！天狗……，天狗舞開始啦。」

看啊！天狗在跳舞。

紫衣天狗，黃衣天狗，白衣天狗。

悠然地右手舉着羽團扇，左手握著山刀柄，順着圖形以抬脚的姿勢，分成三個方向，徐徐地舞着……。且從帳幕後面傳出銀鈴似的歌聲。

山風呀！山谷中的風呀！

別吹散了花朵！別吹落了枝葉！

那會污染了泉水、河谷！

花有靈呀！——花之精靈。

樹木有靈。——山樹之靈。

水也有精。——水精。

啊！多恐怖。

啊！多恐怖的山。

多恐怖，尊貴的山之精——。

舞愈跳愈瘋狂。

然後，原先打拍子的那人退進去後不一會兒，天狗又增加了一個。

歌聲繼續唱著，又一個打拍子的人退了進去。不久，帳幕後面多出一個赤衣的天狗。

呀！多恐怖。

恐怖之山……該尊敬它……。

突然，翻開紫衣袖子的其中一個天狗——眞田大助，

拔出腰間的大刀，露出脚上的夾脚襪，往上一躍，跳上了舞台的上空，對準那樑柱上吊著的八角形古董吊燈之索鍊，——

「呀！」

刀光一閃，同時一聲大喝。

「噹！」被切斷索鍊的吊燈，冒著火焰，落向觀衆的頭頂上。

「呀！呀！」

群衆立即驚慌地站立起來，而那落入狼狽地群衆中的吊燈，此時却散發著悶熱的油煙。

「神樂師不對勁，神樂師有問題……。」

突然——，

有人在場中狂叫。

呼風的天狗

也就是說……，大事不妙。

賊……。出現了賊……。此時，在場中的旗本和諸侯，不顧一切地統統集中到家康身旁，緊緊地守在左右。

但是，他們却弄錯了防衛的對象。

而舞台下身份較低的武士們。

「別讓神樂師逃走……。」

大聲嚷著，從四面八方跑到了神樂舞台的欄竿邊，正要爬上去時，——

「喂！別搗蛋……。」

穿著黃衣和青衣的天狗，在上面一聲大吼，同時，三、四個正想爬上欄竿的武士，遭到天狗從舞台上斬下來的大刀。立即噴出了鮮血，跌落在台下。

「是敵人的奸細，大家小心……。」

……但是，這些叫聲，只不過是狼狽中的表現而已。眼看著，舞台上的天狗們，已經跑到了接近前丸的橋廊下。並且正以如旋風般的速度，往前推進。

「就是他們……。」

猛然間被驚嚇過度的人們，只是呆然地望著他們的影子消失在黑暗中。

總共有七位天狗跑出現場，但還有太阿公呢？

他在這騷動發生之前，到底躲到那裡去了呢？

噹噹噹噹，當越過橋廊下時，青衣天狗扔掉了青衣，白衣天狗扔掉了白衣，紫衣天狗把紫衣氣憤地脫下扔棄。如蟬脫殼似的脫掉衣裳之後，七個天狗統統變成一色黑掛子，黑漆行袴，只有面上仍留著天狗面具和腰間的兩把大刀。

「好傢伙，往那走……。」

最後面的一個天狗，被對今晚祭典應負全責的鬼督察抓住。這個老人氣沖沖地……

「別跑——。」

想把他拉回去。這時，往後觀看的伊吹塔之助。

「別嚕嗦……。」

舉起手中剛在神樂舞台上染滿血絲的大刀，往後一轉。

「哇！」

一聲慘叫。老人便在叫聲中從橋廊上掉落下去。

塔之助也不管老人的死活，追在一作、源彌、小十郎身後，馬不停蹄地一口氣跑到本丸附近。

在這途中，那些追趕他們的小武士，和在路前阻擋的衞士，統統都死在七人的劍下。

「追追追，抓住他們。」

各處都有如此的狂叫聲。

「賊，是敵人的奸細……。」

呼喚的人群，只是在黑暗的庭院及遠處的走廊邊，如暴風雨似的團團轉。

駿府城中的騷亂，早是在意料中會發生的事情。天狗們掀起了大風暴。

但是，此時妙義的太阿公，到底在幹什麼……？

他有他的任務。早先就已讓他溜出了神樂舞台……，約好在本丸樓的北廊下，芙蓉房和項羽房之間的門口，和七人碰面。但是早該在那兒等待的小天狗，爲何還不見踪影呢？

大助、奈都女、和其他人見不到太阿公，突然感覺大事不妙。

爲何原因呢？……因爲從現在開始，必須衝進不計其數的房間之後，才能奪回家康秘藏的鳳凰卷。所以大家需要太阿公領路，帶著他們，才能找到鳳凰卷秘藏的地點。

是故，昨夜先讓太阿公溜進本丸的天花板上，探視情況……。也就是爲了配合現在的領路工作，所事先預舖的準備行動。但是在此關鍵時刻，却看不見他的人影。

「呀！既然如此，如今只有衝進本丸的每一個房間去找了。聽說在家康寢室往南邊的鳳凰房中有鳳凰卷……。」

手提著閃閃發光的白刄，跳躍地黑影，如旋風般地往裡前進。經過了評定之席、鏡之席、松之間、菊之間、白象之間等不計其數的房間，如在大道中行走似地衝進去之後，目標針對著家康寢室附近的鳳凰房。

但必竟是關東的霸府，大將軍家康蟠踞的駿府城。這個本丸樓出乎意料的廣大，而且城內設置了迷陣。走廊及

各房間在建築時，故意設計了特殊的迷宮設備。

天狗們眞能達到目的地點？然後能取出鳳凰卷嗎？

不！就算能達到目的，但若想安然地從這個城全身而退，也是件極困難的事情。

從二之丸、三之丸外緣，駿府城的裏裏外外，已經被赤色的火焰所包圍。

那並非是神樂舞時的火把，而是武士們手中舉的火把，和衞士手中的提燈。這浩大的火光，有如地獄之火般的照耀着每一個角落。本多佐渡守的手下們，機警地排列成隊，到每一重要地點去探視之後，慢慢地接近天狗們，想取他們的性命。

然而妙義的太阿公呢？他在何處失踪的呢……？

只要他準時地出現在約定的地點，用不著多少時間，大助他們取出鳳凰卷逃出城外的這些計劃，不能說不會成功。

第二十六篇　出陣篇

混亂的城

祭典用的火把，變成混亂的導火。

駿府城的裡外，如戰場似的起了騷亂。

然後，在二之丸發生了變故。衆多的衞士，旗本們各自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警覺地防守著。此時，從外堤防的城門處，——

「報告，是件要緊的事情，我來報告……。」

忙亂中，急急忙忙地跑來一位男人。

城門旁的武士們，也沒看清對方是誰，便怒氣沖天地從四面八方跑了過來，以銳利的槍尖，包圍這個男人。

「站住……。」

「是的。」

「你是誰？」

那男人驚嚇得全身發抖。

「我不是壞人，我是上次在秋葉房工作時間中，往這個城送來八個樂寮人的馬伕，仙八。」

「那麼，你也是天狗的同黨，偷進城的奸細同黨。」

「呀！請等等……。請聽聽我所要說的話。事實上，我和八個神樂師在從秋葉到此地的中途，大概是將入夜時刻，我們一行人已經越過了十石坡，到了宇津小路，在接近鶉原時，被埋伏的七個賊人突襲，秋葉的人統統被殺，只有我一個人，能九死一生的逃出來。但這事勢必要通知上級，所以我跑到這裡來報告。……我絕不是他們的同黨，請你們諒解……。」

「那麼，那八人是在殺死秋葉之人以後，化粧成神樂師才溜進來的喲。喂！你對他們化粧前的衣著和長相是否還有印象？」

正在調査訊問之時，從城門外面，傳來一記錫杖踱地之聲。

「請開開門，請開開門。」

一位男人半吼著。

「是誰啊？城內起了變故。上級有令，在騷亂未停之前，不准任何人通行。」

「喔！城內發生了變故……。」

這時，站在城門外的三個人，心中並不相信衞士的話。其中一人猛力地把錫杖往地上踱，然後說。

「守門的人，請你們放心，我們不是外人。我們是貴城的賓客，是向將軍拜謁的人。我們是來喬太郎、蝙蝠銀平還有大名鼎鼎的鐵牛舍葛鼓。我們是在黃昏時請假去觀看城外的祭典，現在才回來。又聽說城內發生了變故，更是放心不下。請看在我們的特殊身份上，讓我們進去吧……！」

「噢！是三位貴客。好的，我們馬上開門。」

「謝謝……，原來如此。完全出乎意料的變故……。」

三人進入城中之後，大吃一驚地說。

「那麼，今晚的騷動到底是由何原因引起的……。」

他們三人似乎對二之丸發生的事，毫不關心。

這三個流浪漢心中可能認爲，與其隨著大家在二之丸看那些索然無味的表演，還不如到城外去享受享受美酒……。鐵牛舍、銀平的面孔上裝出一副緊張的樣子，而嘴中却散發出滿口的酒臭味……。

「不知是什麼原因，我們也不清楚……。」

衞士們以含含糊糊地語氣回答著。

「不過，剛才有一位叫做仙八的馬伕，來此報告有關這次變故的消息。目前正在訊問調查之中。」

衞士們把他們所知道的情況，簡單明瞭地告訴三人。

來喬太郎和鐵牛舍，聽完之後，立即似從酒醉中醒轉過來，啞然地面面相覷。

「噢！」

來喬太郎沈重地呼出一口氣，轉頭看看身旁的同伴。

「看這情形，那些神樂師就是眞田的小鬼，和他那一批同黨……。你們的意見如何？」

「不過，這一隊神樂師，該是在我們從御本丸出來時，剛巧在玄關碰見的那隊人嗎？」

「那麼，銀平你有沒有看清楚神樂師他們的面貌。」

「沒有啊！沒有注意到。」

「鐵牛舍，你怎麼樣？」

「我也沒有注意到這些……。不過，聽說其中有一位女子，還有一位像妙義的太阿公似的小鬼混在裡面。如此推想的話，搞不好就是大助那夥人的化身……。」

「他們來的目的，顯然就是想取走那鳳凰卷……。」

「這當然不會錯，我們不得不相信這是大助惹起來的騷動。」

「如果是大助引起的騷動，那我們更不能呆在此地袖手旁觀。不要再躭擱時間了，趕緊到御本丸那裡去看看。

」

「對！」

銀平有如大夢初醒似的。

「城內發生變故之時，我們一點也不知情地，在城外消遙。這如果被上級知道的話，可對將軍不好交待。那會爲我們自己背上一個黑鍋，到時可下不了台……。」

「跟我來……。」

鐵牛舍挺身在先，手持著錫杖，飛奔而去。隨後，喬太郎和銀平也提著刀，警覺地往本丸方向奔去。

小天狗被捕

由於一陣殺風把二之丸和三之丸的祭典火把吹滅，而使得城中人人處於狼狽和混亂的狀況，這可眞是一場筆墨難以形容的騷亂。

天主閣這方面，已有衆多的武士擺開隨時應戰的陣勢，準備待命行動。

連在那屋頂上也有武士在巡邏監視。

……另有一隊武士在裡廳，銳利燦亮的箭頭，充滿了殺氣。而手持刀劍的旗本們，則在走廊上到處徘徊。

「裡面，再進去的裡面有賊……。」

「是個天狗面具啊！一發現天狗影子時，就趕快吹笛子，轉告大家……。」

「噢！好像看到天狗了。」

「什麼？在何處……。」

等等，只有——

這些從四面八方傳來的吵雜聲，和那些在混亂中幌動的人影而已。事實上，敵人到底藏在何處？大家應如何應付目前的狂亂狀態？老將軍應往何處去避難？大家除了對這一瞬間發生的變故之外，其他的有關消息，根本一概不知。

的確，暴風雨的中心位置，是從二之丸到本丸的裡廳。來喬太郎、銀平和鐵牛舍此時不顧一切地，跳入這個巨大旋渦中。

「大助在何處？自投死路的眞田一族們，你們的死期就在今宵了呀！」

自己在心中給自己打氣之後，

在黑暗中搜索每一個房間。

正好在這個時候，——

只是抬脚落下的刹那時間，那七位天狗以疾風般的速度，從後廳的門口飛奔……來到芙蓉房和項羽房之間時。

忽然，從北廊的走廊下跳出來一個小天狗，在黑暗中

縮著身體，聽著三人的脚步聲。

然後，低聲地打了招呼。

「是大助少爺嗎？」

「奇怪！」

三人停下脚步，不敢輕舉妄動地等待這位將要出現在眼前的天狗。

「是塔之助嗎？不然是篠切前輩……。」

哈哈哈哈，一切都明白了。

意料中的小天狗，因帶著面具，所以看不清楚這位天狗的面孔。但是他的確是眞田一黨中最小的妙義太阿公。

機敏的蝙蝠銀平，立刻把手蒙住嘴巴之後，慢慢地站了出來。

「噢！我是篠切一作，你是不是太阿公……。」

他裝出一種奇怪的聲音，來試探對方的反應。

「是一作嗎？」

「太阿公……妙義的小鬼……。」

「有……。」

小天狗太阿公，往走廊那裡一掠，在跳過去時，立刻發覺對方並不是自己人。

「呀！糟糕……！」

立卽，伸展著如翅膀似的雙臂，逃回庭院前。

「可惡的小鬼……。」

這時，比他先一步轉回到庭院前的鐵牛舍和來喬太郎，從左右張開雙臂，如趕小雞似的，追趕著那到處逃避的小天狗。

太阿公最後終於毫無逃避之地。

本來就已經無法逃脫三個蠻漢的追趕，恰巧，又有德川家的武士跑過來一起助陣。小天狗立卽就被逮捕了，他全身被繩子綑綁著，動彈不得。

「這個小鬼，名叫妙義太阿公，是眞田大助的部下。現在我們必須轉回頭，去逮捕那七個混帳東西。這個小鬼，暫時交給你們。千萬別讓他跑了，帶他到老將軍的面前去……。」

「是的，知道了。」

武士們接住綑綁太阿公的繩頭，然後說：

「我們不會忘記的，一定把他交給將軍……。」

話完，正要離去時，喬太郎突然轉過頭來，問：

「喂！等一下。……你們是駿府城中的什麼人……。為了以防萬一，請教大名是……。」

「我們是本多佐渡守的部下，是在今晚的節目中，一直在幕外跑腿的工作人員。」

「噢！是本多殿下的……。這樣我就放心了。拜託你們……。」

答謝之後的來喬太郎，內心感覺這是個「好兆頭」，於是便抱著愉快的心情，帶著鐵牛舍和銀平，重返本丸。

正當三人洋洋自得的背影消失之時，留在庭院中的本多家的部下們。

「太阿公，走吧！」

點了點他的背脊骨。

太阿公驚嚇之餘，身子不由自主地傾向前，而摔倒在地。但是，不知是何運道來臨？那綁在身上的繩子，輕易地就鬆開了。「奇怪！」他以帶著恐懼的眼神，抬頭望著左右的人們。熟不知這些人，已各個帶上怪異的面具。

特　使

「呀！」太阿公正要尖聲大叫之時，其中的一個天狗，搖了搖手。

「安靜。」

立卽制止住他的叫聲，然後回頭對其他的天狗們，使了一個眼色。

「大家趁機趕緊……。」

噢噢，這個聲音才是眞正的伊吹塔之助的聲音，而人數也正好是七位，如今加上太阿公，八天狗終於又重新會合了。

「看情形，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後廳，而把兵力都佈置在本丸的四周。反而外面的城門，沒人看管。」

大助看出了敵人的應變措施。

「我們走吧！」

七個人把閃亮的大刀一掠，擺好了架式之後，向那㿟然呆滯的太阿公……

「繼續幹吧！」把臉孔向旁邊一橫暗示著。

「呀！請你等我一下，大助少爺……。」

「什麼事……。」

「原先，我們約定的諾言，是要我在北廊下的走廊下，等著各位來……。好，現在我來領路，到鳳凰之房去……。」

「噢！關於這件事情，請別擔心了。我們七人，已經進入家康寢室旁邊最近的房間，從鳳凰房的書櫃中，取出了秘卷鳳凰之軸……。」

大助把手伸入懷中，拿出一個表面上織著有鳳凰花紋的軸子。

「呀！這麼說，鳳凰卷已經到了我們手裡了。」

「事情總算告一段落，豐家的三卷，已平安無事地收

齊了。……但是別樂極生悲……。這個銅牆鐵壁，能不能平安地逃出城外，大家還要多加小心。目前，我們必須突破最重要的難關。」

「別顧慮那麼多，這祇不過是駿府的小城而已。我們突破這個難關，根本就是件輕而易擧的事情。」

幸運地，附近並沒有官兵在巡邏。

由眞田大助領頭向城外飛奔的八天狗。已經從駿府的大玄關，來到了第一道門前面，在這裡殺傷了許多驚嚇狂叫的散兵之後，繼續趕到第二道正門，在城門口顯示出他們高強的武藝。

守城門的衛士們，狼狽地不敢抵抗。

他們原本都認爲賊人統統被追趕到本丸裡面，而且已無處可逃。

此時，看到如天兵似的天狗，手擧著兵刄，對著城門直衝而來。驚嚇之餘，根本忘了自己的責任，一窩風地逃跑了。

「賊人已經逃出本丸樓，朝著城門方向……到了城門前……。」

弄錯方向尋找天狗的本多家部下，正在和井伊、烏居、大久保、脇坂等等人討論之時，八位天狗的妖影，已經過種種的艱苦奮戰，從唐橋上馬不停蹄地往城下跑走了。

「警覺心不夠，是我們最大的錯誤……。」

佐渡守和管理的人員，跺著脚發脾氣，大罵手下的武士們。

「開槍……。」

立刻，衛士們對著那從穀倉的狹縫間，往堤防上面逃跑的八天狗，胡亂地開槍射擊。但是，不久之後，這行動也因受到追捕天狗們的隊伍堵塞住視綫，無法達到目的。

捕快們像海浪似的從城中湧出，不停地如走馬燈般的打着轉……。德川家的人群，不斷地經過唐橋，往城下通過，且機警地在駿府街上設置了許多重要基地。

就在這晚。

快馬加鞭的使者，由西方有一騎，同時間，由東方街道有數騎，慌慌張張地進入了城門。

「從江戶後街撓着大彎來到此地的秀忠公的使者。因有急事要向將軍呈報書信。請派人來接洽。」

從東方街道來的使者，站在混亂中的城門外，懇求著。

不一會兒，從西方街道來的使者，滿頭大汗且呼吸急促地站在門口，同樣請求要見將軍。

「我是京都所代司，板倉伊賀守勝重的使者，進藤彌五郎。請儘速交給將軍過目……。」

兩個地方來的使者，立卽被帶進城中，但是全城的人早把全部精神統統集中在昨晚的騷動上。而且，現在捕快們正忙著在城外追捕八天狗。因此，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使者的來臨。非一般公事而來臨的使者，無一人知曉他們爲何而來……。

哨樓的老將軍

此地就是位於駿府和安部川之間，而往北有數十里距離，稱爲觀音山的山頂。

從此地一直到山頂上的森林爲止，不停跟踪八天狗蹤影的德川家的部下和捕快們，把山路從大道開始包圍之後，便往黑暗得不見人影的森林中，不停地胡亂射擊。此時，捕快們的人數，不知從何時開始，已漸漸地增加了約七、八百人。時當黑夜，且地處單行小道，在此狀況下，捕快們只好在此地等待天明以後，再發起攻擊，所以七、八百人就像螞蟻窩似的統統聚集在一起。

八天狗看來已是無法逃離敵人之手。

他們卽無翅膀，又無遁地之術，是絕對無法突破這個包圍的。如果此種態勢，持續到五、六天時……。那麼八天狗，終將會活活地餓死在山中。

「天狗的乾糧，眞有趣呀！」

捕快們，自得其樂地糊亂對著空間射擊，彼此相互開心的談笑著。然後，擺出一副準備長期作戰的陣勢，此刻，天已漸漸地亮了……。

突然，從駿府的天主閣，起了無聲而奇怪的煙霧，輕輕地往天空散開……。

「呀！是煙火啊！」

「到底有什麼事……？」

「奇怪！那是暗示出陣的煙火……。」

此時，從駿府城方面，出來三、四騎武裝整齊的武士。

「集合，集合。」

手擧著馬鞭，在馬上大叫。

「將軍有令，要所有的人撤退，而往府中出發，目標是大阪城。大弘殿的鐘銘藉口德川和豐臣家的談判破裂，終於攻大阪城了。在此天下分割的重要關頭，大家要犧牲一切，上陣啊！」

在野陣中團團轉了幾圈後，大聲地轉告大家。然後，又如疾風般的迅速往城中跑回去。

「噢噢，戰爭終於開始了……。」

「聽說是關東方面先開火……。」

「出陣啦！別在這裡躭誤時間。」

雖然追捕天狗們的行動，正值緊要關頭，而此時，捕快們却「哇！」的一聲鬨鬧，一同互不相讓地，把包圍圈迅速瓦解了。在短短地一瞬間，七、八百人頓時一個也不留的統統往駿府城回去。

這時，從遙遠的駿河河灘水平綫上，有一朵紅雲往空中散開之後，赤紅紅的太陽光徐徐地照耀在大地上每一個角落。

「大助少爺，你有沒有覺得好奇怪啊……！」

經過九死一生的難關，而躲進山上森林中的八天狗，在此破曉時分，偷偷地現出身形。

「德川家的部下，不知打何時起，統統撤退了。現在山邊看不見一個捕快的影子……。」

「這是他們另一種策略……。」

「很可能是……。」

「可不要粗心大意。不管是下山，或是躲在森林中，都得先看看敵人的情況再作決定。」

「話是不錯。但是看不見任何人影……，這裡面一定有所內情。我一個人先下山去看看情況再說……。」

穴山小十郎說完之後，帶著面具，剝開蔓草叢生的雜木叢，下山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剛巧從山下來了一個呼吸急促、神色忽忙的男人。當他見到小十郎那怪異的天狗面具時，不禁吃了一驚，而稍稍地停了停脚步。沒有一會兒，那人又像想起什麼似的……，立即往小十郎的身邊靠近過來。

那男人一副旅行商人的打扮，脚上穿著一雙草靴，腰間挿有短刀，半白的頭髮，矮個子，是個略為肥胖型的老人。

小十郎歪著頭想著……，

「奇怪！好像在那裡見過這人……。」

等那老人靠近他身邊一看之下，原來是他自己的父親，那在紀州九度山設置製繩工廠的小助……。也就是那眞田幸村忠心不貳的忠臣，穴山小助。

「噢！上山來的是父親嗎？……」

「小十郎，太好了，能在此地碰到你。昨夜的騷動中，少爺和奈都女都平安嗎？」

小助等不及兒子的回答，一邊擦著汗，又繼續接著說：

「……和關東方面的談判，終於破裂了。幸村公因此進入了大阪城。」

「呀！那麼會戰開始了……。」

「打從大弘殿開始建築起，一直到供養鐘為止，老奸

巨滑的家康，一直對鐘銘故意刁難，終於導使戰爭爆發。意料中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噢！因此捕快們立卽撤退。但是，父親……你又為何知道我們在此地呢？」

「幸村公一宣佈戰爭開始，我們立刻參加，途中聽到不計其數的謠言。然後，在來到駿府時，剛巧碰到昨夜的騷亂。……心中極為焦慮。別在此地躭誤時間，馬上去見少爺和奈都女吧！」

「我帶你去見他們，往這裡走……。」

穴山小助跟在小十郎身後，加快了脚步往山頂上的森林行去。

「呀！小助。」

「少爺，奈都女小姐，你們可都平安吧！」

「爺爺，你為何到這裡來……。」

奈都女見到自己的親人，激動地抓住小助的手，眼中含著淚水……，問他。

「大阪城一旦爆發會戰，捨命盡忠。我始終沒有忘記這句話……。」

「爺爺，現在可以忘掉這句話了。」

「這一天終於來臨……。」

「呀！戰爭爆發了。」

「父親由於秀賴公的邀約，特設奇策，偷偷地逃出九度山，然後進入了大阪城。現擔任軍師要職。……所以我這個小助，也等不得一天地，趕緊來接你們回去……。」

「原來如此……。」

大助興奮地雀躍不已。

「我和父親之間也有諾言。我也等不得一刻，立卽想去大阪城。但是，東海道方面的德川勢力，已經設置了許多難關，不容易過得去……。」

「請放心，跟著小助萬事如意。」

從觀音山的後山邊，沿著安部川走，不久就見到小助早已安排好的一艘船在川邊等候著。

小助和八天狗跳上船之後，船便在暮黑的晨霧之中，如箭般的往海洋划去……。

充滿人類希望的海洋，燦耀著金色的光芒。赤紅紅的太陽，已經和水平綫分開，而衝破了清晨的薄幕，此時正照著九人乘坐的船，燃照著波浪的光彩。

「小助，你該以我們為榮……。」

大助在他面前整理著由自八人，突破種種艱難而奪回身邊的水虎和火龍卷，還有那昨夜進入駿府城的虎穴，終於得到手的鳳凰卷。

「辛苦各位了……。」

小助用海水洗淨手之後，翻開水虎卷來看個究竟……。那正是先前在九度山閒居時遺失的東西，確確實實沒有錯。再來看火龍卷，這也沒錯，確是豐家秘藏的一軸。但是，在他最後打開鳳凰卷時，他及大助，還有其他人，忽然變了臉色。按照軸的尺寸，及鳳凰卷花紋的表皮，都幾可亂眞。可惜那是完整的一個假卷。

「這個老奸巨滑的家康，所作所爲之事，都是出乎意料之中。他看破了咱們的計劃，佈置下這巧妙的措施。……可惡的家康。」

握緊拳頭，氣憤塡胸的八天狗，回頭望著聳立在天際的白色駿府城。

不久，從晴空萬里的阿部川對岸街道之松樹方向，發出了「嗚……」——出陣的法螺聲音傳遍了四野。

穿著蜀江製的盔甲，腰間插著黃金戰刀，手中抓著青貝柄麾杖的老將軍家康。正愁容滿面地站在即將天明的駿府城中之望樓上。

「看啊！佐渡多……。」

他以手中的金麾杖，指著街道上。

「喔！先鋒直勝，已經越過安部川到達對岸。第一梯次的京極高次，他的出陣氣勢也相當高昂。後續梯次的內藤，及後衛的松平忠政，他們的士氣也非常旺盛，正對著大阪方面進攻。

喔！這次的戰爭，一定是關東得勝……。

以咱們的軍力必然得勝……。」

「的確如此……。」

在他身邊的佐渡守，及武官們，一律披掛著沉重的鎧甲，一齊低頭回答著。

「佐渡守，看看海那邊……。」

將軍的麾杖尖頭指著海的另一邊。

「看看，那隻在濃霧中航行的小船，正往西邊划去的那隻，就是昨夜的賊。但是，他們此時可能統統在絕望地嘆息著。什麼玩意——眞田的小鬼，還想與我這個經歷蒼桑的七十四歲老人鬥法。哈……！談何容易……。」

家康把軍扇遮蓋住他滿是皺紋的臉，獨自捧著肚子好笑。

「準備好了。」

「噢！」

笑彎了腰的老將軍，有如大阪城的控制權已掌握在他偉大地手中似的，被旁邊的諸侯們，扶著雙臂，步下了望樓的梯階。

第二十七篇 海行篇

西方的没落

驚天動地的戰爭終於爆發。

從北部的奧州角落開始，到南部的薩隅邊端爲止。飛脚飛馬爲了通報消息而在全國各地忙碌著，此舉驚動了各國的大小諸侯……。

「戰爭終於爆發了……。」

震動了無以數計的武士們。

關於此次風雲的動態，鄰國的助陣等等消息，人們都神情緊張的探聽著，猜測弓箭將指向何處，這種種情形，使人不禁感到一股寒噤。

「打仗啦！…！」

人們在不安的情緒下，吵鬧不休。

「關東上方終於開火了！」

「螢惑星啊！螢惑星從前年就出現在天空中，這顆星就是顯示昨天的壞預兆……。」

「聽說受故太閤恩寵的諸侯……峰須賀、淺野、福島，倒過頭來幫著關東……。」

「大阪城只有年輕的秀賴公，而且淀君只是個弱女子，能擔大任的諸侯很少。加上豐臣家大棟樑將軍，加藤主計頭清正、淺野幸長、池田輝政都去世了。這次的會戰，大阪方面毫無希望獲勝……。」

人們互相低語，傳遞消息。

從前的關東會戰，倒底是德川家獲勝？還是豐臣家獲勝？……人們疑問重重的猜測著。

這一次的會戰，是個分割天下的戰爭。

人人都說這是冬季之陣……。

「德川家，掌握天下的時機來了……。」

戰爭還沒有發生，人們都認定了大阪城方面必定失敗。因此……希望自己國家安全和享受榮華富貴慣了的諸侯、武士，都把旌旗向著關東，德川家的陣勢因而變得壯盛。

但是反過來，明知可能滅亡的局勢下，老奸巨滑的家康却向著大阪城這個孤壘。

穿起鎧甲武裝起來的武士，不在少數……。但現在仍不忘太閤故恩，而知曉大義，愛惜武士名譽的武士却不多

。因此武士和忠臣們，自然而然地集合在大阪城的旌旗下。

慶長十九年的十月。

團團黑雲，蕭蕭的殺風……。天地將要變成煉獄。

悶悶地怪異旋風，陣陣突襲大阪城的天空。

多之陣的戰爭終於爆發了。

望著時局如此緊張的大地！已經離開安信川下游的一艘小舟，橫過知多之海，彎過師崎之岬。

起風時，擧起蓆帆；滿潮時，停止櫓桿。

不分晝夜，急急地駛向大阪城的方向。

櫓桿本來有三支，但另外一支已經損壞，無法使用。

穴山小助和他帶來的紀州漢子的舟夫，調換輪流靠手腕力來駕駛這艘小舟。

在小舟裡人是大助、奈都女姐弟兩個人，還有小十郎塔之助、源彌、太阿公、一作、隼人……。

就是驚動駿天府本丸的八天狗。

「啊！最不放心的，就是鳳凰之卷……。」

大助突然想起似的說出來。

「水虎、火龍卷，都好不容易得到手，最後溜進了駿府城！卻又上了家康的當，拿出了假的鳳凰卷。眞是莫大的遺憾！如果這一卷是眞貨，收集了三卷交給上級，我就可以見到父親得意高興的臉孔……。」

他獨自哀聲嘆氣，也不知呢喃多少次。

一夥人，看到大助絕望悽慘的樣子，都猜透他難過的心思，因此也暗淡的低下了頭。只有小助，是老一輩的身份。

「少爺，殿下平時怎麼說，你忘了呢？堂堂的男子漢不流愚痴、悔恨之淚。……我，從來沒有忘掉過……。」

「噢！爺爺，謝謝你的金言，我再也不想了……。」

「當然……。目前，在眼前發生的會戰才是最緊要的……。可是，我有說不出的苦哀……。」

小助皺起他那如同蠶絲的眉毛，不停地望向岸邊。

這一天……。

舟順著微風，掛起蓆帆，從羽豆岬，繞過志摩國的後山，向伊勢灣的海邊駛來。

遥遠的大阪城

歷盡滄桑的老人，他心裡也有說不出來的苦哀？

他……既然當著大助的面前說出來！一定有什麼無法脫的難題。

「噢！終於平安無事的到達此地，看樣子……都是背

叛了豐臣家的諸侯領地，舟無法靠岸。」

原來，小助心底的難題，也正是這件事情。

「看目前的局面！伊勢的桑名，德川的譜代，本多美濃守忠政的領城，海邊有藤堂高虎在戒嚴。龜山，這邊有松平下總守在守城，如同蜘蛛網般的嚴密。再說到紀州，可能有淺野但馬守如鷹眼覓食般的在嚴守著海防。松阪有古田大膳亮，伏見城有松平隱岐守……。啊！大阪城的四面八方都是敵人。……要從此地進城，的確是椿困難的事情。」

他交疊著雙掌，低頭思考著。

這實在是個困難的處境，即不能把船停靠在無人煙的峭壁邊，且將阻在險惡的山谷中，這會把參加此次緊要關鍵的戰爭時間就誤的。

而且，各基地——街道的關卡，只會日日增強戒備……。從駿府將軍那兒下達的命令，已經到達了擔任海防的諸侯們……。此刻，我們已是他們追捕的對象。

「不知怎樣做才好……。」

老頭兒焦急萬分。

過了一會兒之後，他又好像有了妙計似的，望望每一張面孔。然後，

「請問衆位，把這艘船停靠在何處，最爲妥當……。

問著大家的意見。

衆人沉默了半響……。然後，條切挺身說出……

「大阪的四周都是海，既然到處都是敵人的領域。那麼，停靠在那裡都是一樣……。」

「噢！」

大助點點頭。

「既然如此，只有靠天保佑了。不管是何處，只有往離大阪城較近的地方走……。不論是險山、激浪，我們都必須突破這個難關……。」

「我們每個人早就有如此的決心……。」

小助獨自深切地考慮之後。

「到大阪城最近的路程。當然是越過紀州，經過和歌山前面的湖，然後把船划到淀川，才是最理想的路綫。這是因爲不久前幸村公，從九度山忽然進入大阪城。因此，導使紀州領主淺野但馬守長晟，在憤怒之下把附近的小島，連同對岸的小島都配置了警備的兵船。把從遠道四國要來大阪的浪人船，或是帶著糧食的船，都一概拘禁，不准通行。所以我想繞道紀州才是到大阪最近的路綫，但也是最危險的路綫……。」

「原來如此……。」

大夥聽完小助的話之後，深深了解到小助心中最掛念的這件事情。

每個人更深深地點了點頭之後。

「堂堂皇皇地進入大阪城，然後盡到自己的能力，戰死在殺場上，是我們共同地希望，在那一天來到之前，彼此都要保重身體才是。其次就是，在到達大阪城之前，不許任意受傷……。」

小助在一旁又說，武士應該光榮地犧牲在戰場上。

但是有關靠岸地點的重要問題，却誰也沒有找出任何答案。

海風不斷地吹拂過這些人的耳邊。

每人都同樣地咬緊了嘴唇，一直在考慮著這個難題。

漫無方向的蓆帆小船，被海風吹拂著，發出輕巧地帆蓆撞擊聲，在伊勢的海面上斜行著。

但是這艘多災多難的小船，無論往何處走，都是跑不出敵國的領域。

啊啊！

大阪城……，這個遙遠無期的路呀！

揚帆

不知不覺中，海面上似乎塗染了胭脂，變成了紅潤潤地海浪。那是從遙遠的地方，將要埋沒伊賀山的夕陽殘照。

沒好久，海面終於變成一片漆黑。

而水平綫那端，黃昏已逝，是將入夜的時刻了……。

然後，不知在何時，出現了一綫冰冷的白光，浮在水光之間。

海灘上有了燈光，這是由於月光反射，而浮在海面上的燈光影子。

大約從此時開始，天空中的浮雲位置，漸漸地轉變著，涼爽的海浪也起了波動。小船的左舷，不斷地被浪潮衝擊著。漸漸地小船被浪潮推進了內海灣中。

「呀！有燈光……。」

在船舵旁的太阿公，突然指著對岸大叫。

「噢！看見燈火了……。」

「到底是那個村莊？」

「是四日市吧！」

衆人一起望著波濤洶湧，而又遙遠的暮黑海灘上。

有人在旁邊低聲說著。

「不，不對。」

伊吹塔之助搖搖頭。

「是桑名，伊勢的桑名吧！」

「不是。桑名不在那麼內海裡……。」

這是小助老頭兒否定的聲音。

大助也一直望著對岸……。

「那麼，這到底是那個城？」

「船是被風吹進此地的……。所以我想可能是伊勢的海邊……。」

「伊勢海灘，那不是藤堂和泉守高虎的城池嗎？」

「是此海灘的話，那就沒錯，是藤堂的領域……。」

「船舵是向著這個方向，這可是天安排的去處。怎麼樣？我們就在那燈光處靠岸吧！不管怎樣，總是要採取行動才行。」

「噢！我贊成……。」

「爺爺，你的意見怎樣？」

「風勢愈來愈強勁，帆又被吹碎了。反正此處不是藤堂的領域，就是松平的領域。目前，只有依照老天的安排，先靠了岸再說，其他也別無辦法。」

「噢！就這樣決定了。放下帆……。」

「遵命。」

穴山小十郎，立刻拔出大刀。

「八幡（註），我們永不回頭……。」

（註：八幡乃船名）

削斷了帆網。

被切斷帆網的蓆帆，順著風勢，被吹落在遙遠的海面上。

「我們翻山越嶺，突破關卡的難關，現在決定把船停靠在此，不達理想絕不退縮……。」

大夥的士氣非常旺盛，但心情却也異常沈重悲壯。

遙遠而藍藍的月光下，似乎像香爐中的香燭……搖搖幌幌忽明忽滅的燈火，在小船漸漸地靠近岸邊時，徐徐地增加了數目，而明亮的火光也愈來愈明顯。

黑暗且被月光造成了山之陰影。

在此山陰影下，搖幌著人家的燈火。

船慢慢地將要靠近如白薔薇花瓣舖著的海灘，遠處有漁家和松樹，然後，大夥發現了一個略爲大型的河流。

「噢！那是阿漕之浦……。」

「沒料到眞是藤堂的領域……。」

「事到如今，只好靠岸吧！」

小船沿著阿漕的松泉，正在安濃河的主流駛去。

此時，在將要進入城下時，不幸地從上游方向射出來如鰐魚眼似的兩道巨大光綫，急急靠近船邊。突然，巨光照射在小船上，使得小船在月光下顯得燦亮奪目。

「停止通行……。」

身穿甲冑的其中一位武士，站在船頭上，向這裡大聲地喝令。明亮燦耀的白刄，不然就是箭，那似乎如鰐魚眼的巨大光綫，原來是兩艘小船上射出來的吊燈燈火。

不必說什麼，大家已經明白，他們是在河口上巡邏的藤堂家的船。

但是，大助他們對如此的情況，早就在意料之中。

「噢！」

立卽轉了一個彎，剛好與敵人的船，成爲相反的方向，往安濃河的左岸，不顧一切地猛力划去……。

「等等……。」

背後響起了叫聲。兩艘敵人的船，和船上射出來的兩道吊燈光綫，愈來愈緊張地追迫在後。

同時，帶著鈎子的細繩，從敵人的手中擲出。啾啾！在月光下斜掠而飛落在大助他們坐的船之船舷，伸展出鈎爪。

嗆嗆，往水中掉落的鈎繩，在船周圍飛揚著泡沫。然後立卽從波浪中，回到了原來擲繩者的手中。等不到片刻之後，立刻再從空中飛躍過來鈎爪。

大助他們的小船，到處躱躱閃閃!!不久，撑握櫓桿的小助，——

「呀！糟糕……。」

大叫了一聲。原來小船終於被一隻鈎繩擲中，而鈎緊了小船的櫓。「趁機……。」藤堂家船上的武士，合力使勁地拉著，因用力過猛，而拉斷了櫓桿，櫓桿因此掉進了海中。

櫓桿被敵人的鈎繩鈎住之後，被波浪捲走。而被拉斷櫓桿的小船，只有靠著命運的安排，任意地在海上漂流。漸漸地，船被海水推到了安濃川的下游。

就在這一刹那間，——

警笛聲繼繼續續地朝著遙遠的衙門，發生冷肅的指示。

活捉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有人向衙門密告，說阿漕川岸邊有神秘的小船駛入進來。

藤堂家的地方官，仁科寬太夫，立卽從陸地及河中兩邊，召集了部下往河的下游戒嚴。

正巧這一天的早上，從駿府城發來，和大阪之間的爭鬥爆發的消息。所以城內城外在短短地半天時間中，已經

完成了戰備，隨時能和將軍的大軍合作。

「這些想偸入大阪的傢伙，也許就是豐臣家的間諜……。」

立刻有七、八艘船，從海岸如飛箭似的進入河流。

就在……剛聽到兩、三聲笛聲之後，沒有一會兒，看到那沒有櫓的小船，被河水沖得團團轉，往海邊漂去。

「就是那個……。」

藤堂家的武士們，從四面八方靠近小船邊，然後如大雨降落似的往小船投進了鈎繩。陸地上早已有許多人在監視著，而河中又出現了兩艘船……。

大助他們完全陷入了敵人的包圍中，絲毫沒有辦法逃離這個難關。

「出乎意料中的浪人們。喂！把他們綁起來。」

其中一位武將一吼之下，立刻，——

「是。」

回答的甲冑武士，立卽跳進小船中。陳舊而狹小的小船，由於這位武士的進入，如將要沉入河底似的，冒然起了震動。然後，陸續地增加了包圍的武士。沒一會兒工夫，統統被拉上了岸。

本來就被小助看穿了會有如此的下場，說起來，他們應早有應變的方法。

但是，大家却一起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抗的態度，只是任由武士們擺步著……。

一行人被藤堂家的武士牽著繩子，一起來到衙門的地方官仁科寬太夫面前，排成了一列。

寬太夫身穿全副武裝，左右有數名手持槍桿的鐵甲武士護衞著。在這些人旁邊燃著赤的火把。

「喂！你們爲何原因，要偸偸地從阿漕河溜進城……。若是本領城中的人，可知道今早已下達了命令，不能進入港口……。你們若是不知道，那麼就是想溜進大阪城的浪人……。或者是敵人的間諜……。

你們如何回答……。」

瞪著眼嚴格地訊問著。

此時，見到小助的眼神暗示的道明寺隼人，立卽向寬太郎點了點頭，然後大大方方地往前走了兩步，說：

「請原諒……。冒昧地向長官報告。」

「噢！有何原因呀！」

「首先請長官看看我們這批人的狀況，如果我們是想溜進大阪城參加會戰的人，能夠帶著如此一堆老人、婦女和幼童，而又故意來經過藤堂公的領域麼。

再說，懷疑我們是間諜，那更是天大的寃枉呀！從事間諜工作的人，都是非常機敏靈活的。像我們如此的一大

夥人，能瞞得過誰呢？這一點，請長官明察……。」

「那麼，我再問你，你們這些人爲何不守法規，想溜進河中……。」

「不，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不許進港的通告。其實我們是遠州秋葉房的神樂師。這一次蒙駿府城的召請，在二之丸表演了神樂舞。在回家途中，經過海邊。於是想路過貴領域，然後越過甲賀，再到大和的神社那裡，去參加一年一度的火祭。

如果你不相信，請看看我們帶的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我們的表演道具……。」

他從懷中取出了秋葉三尺坊的關札，和天狗舞所使用的面具給他看。

仁科寬太夫把每一樣東西拿在手中仔細地檢查之後，沒錯，關札上的確有駿府城的印鑑，面具後面也有秋葉的烙印。當然無法再懷疑他們的來路……。

尤其是這批人之中，有女子、幼童，如果是敵人的間諜，或是要去參加戰爭的浪人，都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不過我還是必須向城內詳細報告，請暫時在衙門房間中休息一下……。」

疑問澄清之後，他的語氣也變得親切而和氣。

但是，這是表面上的活捉。原來衙門這一房間是用大柱子組成的堅固船底倉庫。

「在城內送來特別的通行命令之前，暫時在這裡等一下。」

職員帶他們進入房間之後，從外面掛上了鎖。

黑暗的月影

船底倉庫中是一片漆黑。

帆網的黴臭味和鐵銹的獨特怪味，充滿了整個倉庫。另外還有那碰到袖口，立刻就會「沙」一聲，掉落滿地的鐵銹。

衆人在此黑暗的房間中，彼此對望著並非看得見的臉孔。

「爺爺，往後該怎麼辦呀！」

難道只有聽從他的教訓，而保持冷靜這條路了嗎？大助的內心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的焦急。

「少爺，如此簡陋的房間，由我們十個人合力衝破，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

等不及小助老頭兒回答，篠切和塔之助就先搶著說話。

「不，不能這樣做。」

小助以低沉而有力的聲調，制止了他們兩個人的衝動。然後默默地思考著……。

「爺爺的想法，是不會有錯的……。」

「往那方面說，不會錯……。」

「他們往城內報告而得回的消息……可能會說沒有什麼可疑的證據，可以讓我們走了……。我想藤堂家已經接到家康的軍令，而去參加攻大阪城的戰鬥了。因此，在忙著打這一場戰爭時，很可能騷亂駿府城一時的八天狗之消息，還沒有傳到這裡來。」

「或許有可能……。」

「是吉是凶，也只有等從城內回來的差使之回答來決定。

在未得消息之前，我們還是假扮成秋葉神樂師，泰然地來吹吹笛子，散散心……。」

「好的，就遵照爺爺的意思，暫時在這裡等吉、凶的消息。……喂！太阿公在那裡……。」

「有，我在這裡。」

黑暗中傳出了太阿公的回答聲。

「吹吧！吹神樂笛……。」

「什麼！叫我吹笛子……。」

「對，爺爺說這樣子比較不會被敵人懷疑。」

「遵命。」

太阿公把插在腰間的笛子取出來之後，便吹起了那有著有趣曲調的天狗舞曲。

附和著笛聲，眞田大助開始與塔之助、源彌、小十郎、隼人一起，輕輕地在膝蓋上拍著調子，嘴中唱起，——

小風，吹山的風……。

……。

和著笛聲，……自得其樂地陶醉在吟唱中。

這個時候，奈都女一個人害了暈船病，而抵受不住那像在波浪中漂蕩似的心胸，於是靠在船底倉庫累積帆網的角落。但是，她突然看見脚下，有從天空中射進來的月光。

這是從屋頂的破洞中透出來的月光。

從進入船底倉庫就一直定不下心的奈都女，發現了這微弱的月光之後，如在地獄中見到救主似的高興無比。她忽然想像起什麼事情似的，從腰帶間取出了一個香袋。然後，從袋中拿出了黑白十二個棋子。

「……」

她無言地喃著棋下卦的咒文。然後望著月光，把棋子撒在地上。她看著棋子的排列形狀，慢慢地在以從前高野的木食上人教給他的秘卜設法解釋天機。

「呀！不好……。」

她的嘴唇發著抖，獨自地低語著。

大助聽到她的聲音，便停止了歌唱問她。

「姐姐，你在卜什麼事情。」

奈都女控制著心中的不安，稍稍等了一會兒之後說：

「剛才我聽到你們在討論城內回音的吉凶，所以試著用木食上人教我的漢土之秘卜……。」

「那麼，棋陣的卦象是如何說……。」

「是凶，啊！不知如何才好……。」

「呀！是凶的卦象。」

「是從未有過的凶卦。比如說……，大家的命運，如被四方的火包圍著！！斷掉翅膀的鳥，飛不動而怕被燒死地，亂往火焰外跑時，外面又有獵人的槍在等待……。」

「這麼說，城內的回答會對我們不利……。」

「以卦象的預兆來說，是絕無希望的。不過，那往西邊的白棋子……，好像另藏著奧密的玄機……。」

奈都女發出了絕望的嘆息，低下頭望著脚下的月影。

……剛巧這個時候，——

帶著地方官仁科寬太夫往上級報告書的海防巡邏武士，沒等好久便接到城主藤堂的虎批准下來的命令，馬不停蹄的回到阿漕之浦。

究竟是凶，或是吉呢？

如果奈都女撒在地上的棋卜卦，出乎意料地有所差錯，那就太幸運了。

馬不停蹄地趕時間回到海防衙門柵欄前的武士，好像才鬆下一口氣似的，從馬上輕巧地跳下來。然後捲起衣袖，擦乾滿頭的汗水。

武士左手抓著裝有高虎批准下來的書令狀，氣喘不停地正對地方官焦急等待消息的辦公室，衝了進去。

第二十八篇 火雞篇

天狗笛

由於戰爭進入緊急狀況，當然連職員也都一律武裝戒嚴。

海防衙門的庭院裡，火把更熾熱地發出神秘邪惡的紅火。

地方官仁科寬太夫坐在廳桌前，滿懷沉重憂悶的心情，等待派出去的差使拿回主人高虎批回的公文。

回來了……。

差使匆忙地跳下馬來，急急忙忙跑了進來。

「噢！回來了，幸好幸好！快把令狀拿過來……。」

嘴裡說著，同時手也伸出去奪過令狀，靠近火把光，打開來看。

這時，週圍武裝待命的職員們，看到寬太夫望著令狀，臉色漸漸變成青黑色。

「奇怪……。」

大家都在心裡猜測，却也不敢作聲。

不久，寬太夫憂悶的臉，更增加了一層嚴肅。

「啊！幸虧……。」

獨自呢喃著。

然後，對站在他旁邊的手下說……。

「剛才在安濃川逮捕的幾個神秘傢伙，確實還押在船底庫房裡？」

他沉重地問道。

「遵照長官命令，城主未下令之前，別打草驚蛇！！而且從房間外掛上了鎖……。」

「喔，做的好……。」

寬太夫，這時才把心頭的包袱放了下來。然後告訴手下們……從城主藤堂高虎那裡得到的意外消息。

「那批假的神樂師，就是前幾天混進駿府城內，偷進將軍寢室，打算偷走鳳凰卷的賊。一定要把他們趕盡殺絕，這就是殿下的命令……。」

「原來是那批混蛋傢伙……。」

「那些神樂師，其實就是眞田幸村的獨子，大助和其他的同黨。裡面那一個女子，就是大助的姐姐，奈都女…

……。」

「看樣子……，他們打算突破此地的海防設施，從海邊進入大阪城……。」

「那當然……。他們一定是想趕上這場會戰，和大助的父親，幸村一起去救出秀賴……。要那些警戒的傢伙們，小心點，不能夠出一點紕漏……。把他們押在船底的話，生命就掌握在我們手中。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把他們的同黨全殺盡了。喂！準備吧……。」

寬太夫興奮的從桌邊站了起來。

大家秘密地商量後，首先，把火把給熄滅了。白煙霧，從海防衙門的辦公廳空地上，朦朦地向空中揚起……。

從後門一直趕到海邊的武士們，把海邊所有的小舟，統統拉回海灘上之後，取掉櫓桿。然後在各個重要的小道路口，沙灘上松樹桿的樹桿間，拉起如蜘蛛網似的麻繩。

而且在重要地點的黑暗處，埋伏了小兵。

船底庫房裡面的一夥人，如此被阻塞了四面八方的逃路。他們到底知不知道，即將來臨的命運……？

妙義太阿公吹著的天狗笛聲，柔柔地，尖細地，隨著風吹，傳出美妙笛[illegible]音。……山風啊，山谷中的風呀！別吹落了花朵，別吹落了枝葉……。

緊隨著笛聲，八天狗也唱喝著……。

「大膽的傢伙！故意裝成鎮定的樣子，想來騙我們。藤堂手下的武士，可不會那麼傻來上你們的當。……看吧，你們將有悲慘的下場。」

寬太夫領著武藝高強的武士們，走向船底的庫房，輕輕地靠近，然後把準備好的油，倒在房間四周。立刻，點著了火。

火焰，刹那間包住了押著大助的船艙。海邊的夜風，蕭蕭地亂吹，一會兒工夫，紅色的火舌，伸入夜空中。

「實現……。」

不久前，奈都女，撒在地上的石陣卜，終於實現了預言。

糾纏在身旁的火焰之難。如冰霜的鐵槍之難。全是無處可逃的劫難。

一波過了又一波，但是船底艙房裡的一夥人，必須堅強的活下去。

看……！

火焰又昇高了，從頂上的木板縫間伸了進來。

「有種就出來……。」

手裡抓著槍桿的數十名武士，被火焰燻的覺得悶熱。瞪視著槍尖的火焰……。

這時，『咔！』從天空吹下來一陣風，只看到一股黑

烏烏的煙子，從被燒爛的庫房前端噴了出來，啊！悽悽慘慘的一隊可憐人。既不能往外逃，不是被煙霧燻昏，就是被火燒死了呢……。

天狗笛聲，大家的唱喝聲，同時停止。這時，在寬太夫的耳朵裡，聽到的，只有風和火焰的呼呼的聲音。

父　顏

一陣狂風吹來，吹熄了火焰。一直守在庫房外的武士們，被突然的變故，嚇的大吃一驚，槍尖搖幌，往後退讓。

但是，在其他三個方向包圍的寬太夫的手下武士，仍直直地並齊了槍尖，機警的等待……庫房裡的人，發出悲慘的哀號。不然就是，面臨生死關頭，拼命想往外逃的狼狽情形。不久之後，有人在說，……。

「奇怪呀！沒有任何聲音。……但，他們一定被燻得拼命掙扎。」

「被燒死，沒那麼快……。不過看這情形，從裡面衝破庫房往外逃……是不可能……。」

「這情形頂有意思的。被燒焦一半的狼狽樣子，殺死後，交給上級，比把個燒得黑漆漆的屍首，送到上級那兒當笑話，總是好些……。」

「喂！怎麼樣？趁機衝破庫房的門，看看……。」

這時，寬太夫認為，已經大功告成……。於是鬆懈了警戒之心，不顧後果。

「衝進去，看看……。」

武士們拍拍身上的灰塵，拿起武器，慢慢地靠近庫房邊。

但，奇蹟出現……。是上天保佑他們……。

寬太夫一夥人完全沒有想房頂上，有眞田大助的聲音。

「啊！藤堂家的狗東西！幸村的獨子大助，和其餘同黨，都在這裡。你們用這些非武門的卑鄙手段，眞是豈有此理。如此的行爲，還算得上是武士？看著，不怕我是大助的人，有種就別逃。」

啊，吃驚的武士們，抬頭仰望庫房頂時，看到那個如漩渦般的黑煙裡，有八個天狗面具在上面……大笑。

同時……。

眞田大助領頭舉起大刀，從火焰塵埃裡，正對著並齊的槍桿跳下來，接著篠切一作、道明寺隼人、車源彌、伊吹塔之助等等，各種型態的假面，一會工夫，從四面八方跳了下來。然後，對驚慌不知所措的武士們砍殺。

這個時刻。

穴山小十郎，抱起奈都女從屋頂上下來。太阿公如同猿子般迅速的動作，躲藏在火焰後面。小助老頭兒和另外一個船伕，趁機往外逃避。可憐的船伕，沒有戰場經驗，立刻陷進設置在路旁的蜘蛛網繩，被伏兵殺的慘不忍睹。

最狼狽、吃驚的是仁科寬太夫。

他沒想到，大助他們一夥人，老早猜測到自己所計謀的突襲。然後衝破庫房的屋頂，把身子藏在屋頂上。裝成好像在房裡的樣子，故意在吹笛，打拍子唱曲子。

……想起來了，這個危機，完全是奈都女的石陣卜救了他們。

從屋頂上，一道月光射進來在奈都女身上，就是這一絲光明，把大助一夥人從死地救了出來。

但是，這一夥人的命運還是不樂觀。

驚慌的仁科寬太夫，發出如同在戰場上發令的斥責聲。

「振作！別退！對方人數有限，鼓起勇氣，別怕，衝過去……！」

此時，他自己也舉起槍來，向大助突襲。

漸漸地，原先逃走的人群，由離亂的隊伍，又集合在一起，……然後，展開了激烈的血戰。

互相殺戮繼續了好久。赤紅的火焰，映著到處搖幌的黑色人影，似乎是地獄的世界。

寬太夫負傷之後，被手下的職員救出去，然後，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因爲藤堂家勢力的崩潰，使武士們絕望，於是在混戰中，失去奮戰的勇氣……。混亂中，由於失去警戒心，庫房的火焰漫延到衙門辦公廳，導致了火災。又時逢海灘上的強風，及正在發生的騷動，沒有足夠的人手，火勢變得更大，以致無法控制。

……這是奇蹟……幸運。他們放出來的火，却反而對大助他們有利。

這時，大助覺得，如此拖延下去，會對自己不利。於是叫夥伴們集合，從辦公廳的馬廐裡，拉出因起火而受了驚嚇踢叫的馬……各自騎上馬背。

騎在馬上的八個天狗，…共有八匹馬，和小助老頭兒的一匹馬，剛好九匹馬。鞭聲齊響之後，爬上安濃河岸邊一、二里處，而後再奔到海灘邊的城下。面對黑夜的險阻，一路往伊賀……再向甲賀趕路。

……但是，往大阪城的路途，却不知在遙遠的何處？

而且，要到達目的地，不知還有多少深谷，多少高山。然而德川派的諸侯又築起陣地，設置關卡，密切的監視，阻止大助一夥人馬進入大阪城。

他們把馬停止在甲賀山的一個角落，向四方探望著。

濃密的戰雲，正籠罩著畿內（註）的上空。

（註：畿內乃地名，此處指大阪城。）

啊！……在大地上，河內的平原邊……。

德川家軍隊的前鋒，和渴望豐臣家聲望的人們，正要展開會戰的開端。

……大助，在途中也焦慮萬分。

「如果趕不上會戰那一天，拿什麼臉來見其他戰友，和父親……。」

心頭焦慮的大助，限前出現父親幸村一副嚴肅的臉孔。

第二十九篇　涙別篇

紅色木津河

木津河的長流，經過了大和的原野，山城的山岳，河內平等等及三國之間，滾滾地注入伊賀國。

從鷲峰山的山道上往神童子山的山峰間，對著這木津河邊，有一群野武士正要下山。

人數約有十七、八人。

這群人中有的只穿著銅鎧，下身只不過是條普通的山褲袴。有的頭上只帶著鉢金的頭盔，露著毛茸茸的雙腿。雖是如此雜亂的裝扮，但每人手中仍攜帶著武器。

「怎麼樣？戰爭的情況，到底如何地發展……？」

其中有一人，一方面趕著路，一方面隨口問道。

「誰知道。看這情形，這一次的會戰，可能在那河內的枚方附近是關鍵的位置……。」

「如果使大阪城變成籠城的策略成功的話。總有一天，關東軍會從淀的兩岸和紀州路的三方，四面攻進城中……。」

「那有如此笨的傢伙，眼睜睜看著關東軍攻進城，這些等死的人……。」

「我要站在雙方的中間，看情況的發展以後，才能決定。」

「你們猜猜看，究竟是何方得勝……。」

「當然是關東啦！」

「對！一定是關東得勝……。」

「關東……。」

「關東……。」

從每一個人嘴中吐出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評論，但都異口同聲地以德川的現存優勢，對最後獲勝的一方，作下決定。

「這麼一來，我們得盡量靠在德川家軍隊這邊，幫助關東比較來的有利。」

其中一個頭領模樣，蓄著老少鬍子的野武士，如此說道。

究竟這一批人是來自何方？在此亂世的時代，一聽到戰爭爆發，如此的野武士，往往會從深山幽谷中如螻蟻似

的飛出來，管閒事。

這一批人也是為了這一次的會戰而出山的，他們從神童子山腳邊，沿著溪流來到木津河岸邊。

不久之後，站在最前面的一個男人。

「呀！有騎馬的武士來了……。」

轉回頭警告後面跟著的人。

「是藤堂軍的前鋒……？」

「不。」

「人數呢……？」

「大約有十騎。」

「可能是伏見城守衛的井伊直孝的武士……。否則就是淀之橋邊築陣中的松平忠直的遊勇。再不然就是在板方聚集的本多家手下……。」

「不，不像是德川家的軍隊。……噢！好像要沿著河邊來這裡……。」

「如果是大阪城的人，包圍之後，逮捕他們送到關東方面的大本營去。要不然，奪下他們的武器，交出一個腦袋。這都會獲得銀子五板的賞金……。」

如野狼似的野武士們，以在荒山生活中鍛練出來的輕巧動作，立刻躲藏在四周的草堆中，消失了人影。

一刻，……兩刻……。

日正當中下的小蟲，靜靜地伏在草堆上面泣叫。柔和的河風，輕輕地吹拂著。

……沒過好久，從那遙遠處，急促的馬蹄聲響徹大地，漸漸地來到這裡。一騎、兩騎、三騎……愈見清楚的武士，出現在草堆裡人們的眼前。

「呀！是天狗……。」

野武士們忘了自己現正躲藏著的態勢，忽然起了一陣騷動。

老少鬍子的頭領，立即壓制著他們的激動。

「別說鬼話。在此日正當中之時，那來的什麼天狗，那是面具。別怕他們，大家拿好槍，使勁往馬肚子刺進去，在馬上的人落地之時，把他們逮捕綁起來。」

他話還未說完，——

「衝！」

其中的一個人，已持著銹槍往外跳了。

然後，正對著最前面奔跑過來的一匹馬腹，用上全身的力氣，死勁地戳進去。

「混蛋！」

悍馬發出尖厲地嘶叫聲。

但是，帶著天狗面具的騎士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仍然沒有掉下來。

避過危機之後，立刻從左側較邊，向正在馬腹下的野武士斬了過去。

「啊！——」

肩膀被斬傷的野武士，狂叫了一聲，便往後面的河中跳了進去。

等到水泡消失了之後，這個男人的屍骸也被紅木津河的水流旋的不見蹤影。

「各位！提高警覺！」

在最前面的騎士，大聲地向後面警告著。

他，就是伊吹塔之助。

離別的姐弟

突破了海路——藤堂領域，越過伊賀甲賀的山路，眞田大助一行人馬，已趕到大和國境內，這裡離大阪城只有十餘里的路程。

「我們的金城就在眼前囉！」

大夥兒士氣振奮起來，舉起馬鞭向前疾馳。

但是，就在到達木津河的時候，打前鋒的塔之助，突然向後面的夥伴提出警告。

這裡離大阪城不遠，換句話說，從此地開始，漸漸地會有敵人出現，因此，每個人都拔起刀，擺出備戰的架式，時時刻刻都準備應付突然的事件。

就在這時，——

「喂！要進大阪城的浪人們，出手吧！」

野武士群，不停地持著槍突擊馬腹。

本以為是敵人出現了，沒想到眼前的却是一批烏合之衆，大約有十六、七個人，大家一時都洩氣的好笑起來。

「什麼玩意兒嘛！活像是竹林裡的臭蟲，這種徘徊在戰場邊的野武士們，用不著大家出手，塔之助和篠切兩個人應付就足夠了！」

於是，大隊人馬都停下來，在旁觀看。

篠切一作舉起他的釜頭刀，向武士群亂打。

「不知死活的東西，九度山殿下的御入城道路，怎麼容得下你們搗亂，誰不讓路，小心腦袋落地！」

大罵之後，靠近他身邊的人，統統慘死在他的刀上。

野武士們原以為來的不過是普通浪人，一聽到是九度山殿下之後，才知原來是眞田一黨的人要過路，大吃一驚之後，紛紛做鳥獸散。

「一群笨蛋！」

篠切和塔之助露出苦笑，說：

「戰場越靠越近了，像這樣的野武士，將來碰到的機

會多得很。到時候，如果每次都停下馬的話，太浪費時間。所以，只要一發現這樣的野武士，立刻斬掉，免得麻煩！」

他拿著帶血的刀，掉轉馬頭，立刻又在隊伍前面趕路。

源彌、隼人、小十郎、太阿公也跟著後面開始起步。

大助和奈都女，被挾在隊伍的中間，倒是穴山小助，瞞不在乎地，披著白髮，機警的注意前面左右的動靜。

「爺爺……」

——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

大助轉過頭叫著。

「在這附近讓馬喝喝水，稍稍休息一下吧！」

「好的！」

老頭兒點頭答應，但為了謹愼起見，還是仔細的打量了四周的環境。

「這附近大概沒有問題。」

他從馬背上輕巧地跳了下來，向前面的人喊著。

「——伏見、板方這些地方用不著說，從此地開始進去的平野一帶，可能都是德川家的軍隊掌握著。所以在這裡休息一下，讓馬好好地喝點水。這是大助少爺吩咐的，記住，心理上要有充分的準備——。」

小助告訴大家之後，便牽著自己的馬，走到木津河的河邊。

各人牽著自己的馬，讓馬吃吃草，調整一下馬鞍。然後把身上的腰帶紮好，似乎不把關東大軍當成一回事般的悠悠地睡在草地上。

大助望著衆人怡然自得的神態，心中覺得無限地安慰。隨後，把馬交給了爺爺。

「姐姐，我有話想同你商量，我們到那邊去。」

大助說完便帶著奈都女，走到一個較為偏僻地方的草堆旁邊。然後，稍微在奈都女的身後，跪下了膝蓋，以非常認眞的態度，把雙手放在地上。

奈都女對這突然發生的變化，不禁大吃一驚，美麗的雙眼中含著淚水，不知不覺地低下頭。

在如此無言而沈重的心情下，姐弟二人一時間也無從開口相談。

不久，大助終於乾脆而又認眞地說：

「姐姐，我們分手的時間到了。」

一邊以又留戀又哀傷地眼神，望著姐姐的臉孔。

各奔前程

……該是分別的時候了。

啊！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這對奈都女來說，也是最傷心最痛苦的一天。

生爲女兒身的她，當然不容許和大助及其他的同黨們，一起進入大阪城。

大助以嘶啞的聲音，繼續說：

「我們已來到如此遙遠的地方，從此地開始便如同在戰場上一樣，隨時有可能被敵人包圍，而被斷絕歸路，到那時，姐姐你會無路可走的。」

「不，大助你別擔心。我自有辦法逃出去。求你讓我跟著你，送你到達進入大阪城的地點……。」

「謝謝姐姐的好意。走到那裡都是一樣，只有留下無盡的懷念。請姐姐由此地回到紀州的九度山，若是聽到父親幸村和我一起犧牲的消息，你要立刻藏到高野去，託木食上人照顧妳，在那裡爲那些亂世亡魂祈禱，以求取冥福。這是父親還有小助爺爺賜給我們的金玉良言。那裡才是姐姐妳該去，也必須要去的地方。」

「讓我一個人活在這世界上，那還有什麼意義……。」

「大助和姐姐同甘共苦地相處這麼多年，今天在此地分別，是大助這一生中莫大的痛苦。姐姐一個人留在九度山過著悽寂的生活，這也是生在此亂世的兒女必然要堅強地忍耐的地方。對於此次會戰，父親也沒有抱著能再回九度山的希望，大助也不可能再活著回去。但我在入城之後，只要生命存在一天，都會朝朝暮暮地祈禱著，在紀伊的東邊，自太陽出山的早晨開始，九度山的姐姐能過著一天平安的日子……。姐姐，也請妳在日將落西山時，爲在大阪城的父親和我慶幸，我們又平安地度過一天。……我倆雖分處在不同的地方，但心中總是同樣地互相想念著對方，並希望後生也能在一起相處。」

「我懂了。」

她努力壓制住淚水，儘量不讓大助看到自己悲傷的激情。

「……那麼，我倆在此地分手，請姐姐高高興興的，不要再悲傷了。」

「請你轉告父親，不孝女已不能侍候在他老人家身邊，請他恕罪。」

「爲了那水虎、火龍、鳳凰三卷，已讓姐姐辛苦太多。大助不知如何感激你才好。……。」

「不，由於我一個女人混在你們中間，反而爲大家添了不少麻煩。不幸的是那鳳凰卷沒有得手，相信父親還是能原諒我。你到了大阪城，見到父親之後，請他老人家千

萬別掛念我……。」

「我知道了。請姐姐多多保重身體。」

「大助弟弟，你也……。」

「是的，請放心……。」

大助朝著奈都女故意表現出極高興的樣子。她淚中含著笑意，目送著大助。這時，奈都女才深深地發覺到，弟弟有一副將門子弟的堂堂氣派，和那優越善良的心地。

「少爺，小姐，我們該上路了。」

不知何時，小助也來到草堆旁邊，擦著淚水背對大助他們。

「噢！爺爺，勞駕你一定要平安地把姐姐送到九度山故鄉。」

「我年齡太大，無法跟著你們入城。但少爺交待我的事情，我是絕不會忘記，我會同小姐留在九度山的。」

「噢！大助放心地上戰場吧！唉！無限的懷念，使我難過……。準備馬吧！」

「是的。」

小助往回跑走。

原先在草地上休息的八個天狗同黨們，聽說要和小姐分手。大家都傷心地來到奈都女身邊和她告別。隨後，她便和穴山小助，從此地越過河南大和路方向往紀州走……。

另一方面，和大助一共爲七騎的勇士，也沿著木津河邊往西，肅然地加速趕路。

河的兩岸，互相地不知留下多少相思和懷念……。回頭，又回頭，漸漸地雙方的距離愈拉愈遠，奈都女的身影終於消失在濃濃的白霧中。

鐘　樓

往大阪城，往大阪城。

七騎不停地奔馳，從平尾附近的淺瀨，往西邊渡河，然後一口氣穿過了多陀羅的森林，路經水取故鄉，眼前便出現了普賢寺的山洞。

「這座寺內有父親認識的僧侶，先到那裡找他問問附近的情況再說。」

把身子一躍，下了馬之後，把馬牽到山洞的角落處。大助站在最前面，先去拜訪他。在這座寺廟中有個名叫自源的年青僧侶，以前是木食上人的徒弟，而且在高原的那段時間，還是大助的好友。

他對大助的突然來訪，不免有些吃驚。然後在把七位訪客帶入寺中之後，聽完了大助所訴說的來意，說道：

「這麼說……。在四、五天之前，就不斷地有德川家的武士在附近巡邏，並且在進入寺中之後，曾經說過……，一看到要往大阪城進城的人，立刻得密報上級。如此嚴格地交待之後便走了。」

「看樣子，淀附近已有德川軍隊的前鋒在活動。」

「詳細的事由，我也不知道。聽說淀、橋本附近是松平忠直在管轄。板方之宿，有本多忠政的二方余騎；同樣的，忠勝的伊勢實力已捲入了淀的鳥羽口……。」

「噢！那麼京裡街道一帶，已經是德川軍隊的天下了。」

「另外還有紀州和歌山的城主，淺野長晟。泉州岸和田的小出吉高。伏見城下的井伊直孝。遠州掛川城主，松平定勝。伊勢阿能津的藤堂高虎等等的軍隊。不斷地往大阪附近，故意轉了一個彎，正在進攻中。」

自源把關於各地點的陣地，地理環境以及淀之航路等等，告訴了大助許多一路上該注意的要點。然後到廚房中，端出了碗、筷、盤子……。

「沒有其他好東西能夠招待各位，只好臨時先燒了一點芋粥。要經過多數的敵軍陣地入城，最要緊的是把肚子先吃飽才行。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醬菜招待各位。請隨意……。」

說完便親自動手請他們用膳。

其實在這旅途中，每一個人早就強忍著空肚，沒有吭氣。所以大家立刻高興地接受了自源的一番情意，吃起熱呼呼的芋粥。這時，和自源在廚房一起工作的祐範僧侶，偷看到裡面的情況之後，忽然往外跑了出去。

「喂！祐範，你上那去啊？」

「啊！」

他大吃一驚，立刻停下脚步。

這眞是巧了，居然碰上了站在外面的朋友，綽念。

「噢！綽念，我有事要到水取去一下……。」

「你騙我……。」

「什麼……。」

「別騙我，祐範。你到水取根本沒有事。你是要到井伊直孝的陣地或是本多忠勝的陣地，去密報大助來到這裡……。」

「不，沒有……。」

「別強詞奪理了。你臉上早寫出你心中的秘密。不過，我不是要和你搗蛋。但是祐範，你也不能扔掉朋友不顧，偷偷地一個人去拿賞金，你不會良心不安嗎？」

「那麼，你是同意我這樣做……。」

「有一個條件，賞金要對分才行。」

「好的，照辦。」

「好，那麼你趕緊去密報，這裡由我來監視他們。在德川軍來到之前，我會把他們安置好，不讓他們先行離開……。」

「你說得倒容易，搞不好會先被他們看穿你的意圖……。」

「不要顧慮這麼多了，我綽念做事一向有把握……。你放心，趕快去帶德川軍來。」

不安好心的兩個壞蛋，在商量之後，便左右分開。綽念裝出一副神聖和善的樣子，在廚房中提水……。不久，把水倒進土瓶中，放在爐火上面之後，以經常保持銳利的眼光，注意觀察了一下裡面人們的行動。然後偷偷地把毒草放進茶水中，慢慢地煮著。

……他神不知鬼不知地煮著毒草茶水。

朱色的夕陽，照射在赤松林中的樹枝上，已是將近黃昏的時刻。而松林中的道路，被夕陽照著，浮現出一條顯明的影子。這時，穿著輕巧的武裝，赤紅的槍、赤紅的銅鎧、赤紅的斗笠和頭巾的衆人，在被從松林枝葉間穿透過來的夕陽照射下，更顯得火辣辣地刺眼。故使那奔跑中的祐範，立刻找到了目標。

「喔，噢！那一定是井伊的赤備隊，爲何來到此地？如果是德川軍先知道了消息，而來包圍普賢寺逮捕他們的話，那麼我的賞金便完全泡湯完蛋了……。」

他只好暫時收起心中的邪念，站在路旁不動。這時，四、五十人的赤備隊發現了他，立刻靠近祐範身邊，從四面八方跑來的武士們，還沒等祐範開口說話，就先抓住了他的衣領，問道：

「你是普賢寺的和尚……。」

瞪著眼看他。

「是的，我是普賢寺的僧侶，名叫祐範。」

「你往何處去？」

「因有事向貴軍報告，正好在趕路中，在此碰到了你們。」

「你所要報告的事，可是想進大阪城的眞田大助同黨們，目前正在普賢寺中休息……。」

祐範立刻露出一副失望的樣子，望著武士們。這批武士中，有比他先到井伊大本營密告的四、五個野武士，也混在裡面。

這幾個野武士，是在木津河邊被大助同黨們，打得非常悽慘而死裡逃生的混帳東西。他們相互低語之後，其中的一個野武士，在旁邊說：

「我有意見告訴大家，這個和尚說不定就是大助叫他來此地探視我們的人，大家可要提高警覺……。」

野武士心中想到，一旦賞金被這個和尚領走，那還得了。所以故意讓他背上黑鍋。

祐範聽到如此莫名其妙的謊言吃驚地說：

「不，別寃枉好人。我絕不是大助的奸細……。」

搶著想爲自己辯白。但立刻被赤衞隊的武士「住口……」同時拳頭打到他的臉上。過後，把他綁起了雙手，拉到松樹邊，像野貓似的把他和松樹根綁在一起。

「你如果眞不是奸細的話，等午後再解開你的繩子，在那時之前，你可要當心一點……。」

說完之後，便離開了。惡因惡果，此時的祐範已經後悔莫及了。

黃昏時的星球，開始出現在鐘樓頂之上，燦耀地發出光芒。……在五、六天前已經下達了戰爭令，所以不准按時打鐘，此時的鐘樓也無音地進入暮夜。

只有那蕭蕭地風聲……。不知不覺中，從入夜的黑暗中，有亮晶晶地槍光，從不響的鐘樓下面之山洞邊，正朝著某方之燈火處，悄悄地偷溜過去……。

第三十篇 七馬篇

坐騎的驚變

盛芋粥的鍋子，瞬間便見底了。

年青和尚自源忙碌地把粥分給大家。但是大家好似並不在意自己的窮困，都吃得很高興。

大助也不知不覺地喝了很多酒。

妙義的太阿公也一付酒醉飯飽的樣子。

而其他的人則一付付還是很餓的樣子，饞嘴地舞著筷子，

「眞好吃！」

衆人十分有勁地回味無窮的說着。

身體也不覺得累了，力氣也有了。如果黃昏時幸運的話，從這個普賢寺出發，突破本多忠政的陣地，再到京街六里大道，快馬加鞭，在淸晨便可以到達大阪城。這件事並不會感到十分困難。

同伴們一致如此決定。

而那年青和尚緯念不斷地拿出厚禮相贈，熱情招待，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他曾接受了壞和尚祐範的指使，在燒茶時，在茶水中間滲了毒藥，然後端到衆人面前。

「喂！大家都吃飽了吧！太陽快下山了，馬上便要出發了，再稍微休息一下！請再喝一點粗茶吧！」

說着，便在每一個人面前注茶。

緯念和寺內其他的人一般親切熱情，所以大家一點警戒心也沒有，大助及小十郎，隼人都不假思索，拿了茶碗便置於嘴邊。

實在是危險呀！

如果此刻大助和隼人都把毒茶一口氣便喝了下去怎麼辦？恐怕，過不了幾天後，便會在博勞淵發生一場令人驚駭的血戰。

——老天保佑！

而這只是瞬間的事，存放在後面馬廊裡的坐騎，不知爲何一起發出一股哀鳴。

「嘶——」

篠切一作一聽到，便立刻站了起來，大助及其他人，毫不考慮地便放下了茶碗。

「怎麼回事？那些馬怎麼會發出哀鳴？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吧！」

互相傾耳細聽。

馬的聲音也可以表現出它的情緒，養馬的馬伕大都聽的懂。在寺外的坐騎，已從伊勢灣跋涉了長途旅行，因此時所發出的哀鳴，令每一個人聽起來，都不由得覺得很刺耳。

「太郎，出去看看！」

大助直起身子對着太阿公說。

已經站起身等著的太阿公，立刻說：

「是！」

便朝後屋奔去。

在這種情況下，烏童太阿公的天賦便是太適合不過了。此時他已經跳入昏暗的庭院中。

向下觀

普賢寺的裡面，很少有高大的樹。

不知為何，在那唯一的樹梢上，有數十隻烏鴉在無聊的打轉。秋天的黃葉，一陣陣地往下落。

一會兒功夫，烏童太阿公便像隻鳥似的跳到樹上去了。

「啊！……糟了！」

把手放在額上眺望的太阿公，露出了一臉驚懼的表情。

「馬不見了！」

這是件非比尋常的大事。

一起經過各種困難，一起來到這裡的坐騎，只不過一下子時間，便在普賢寺的後屋消失了，一匹也看不到了！

「啊！大事不好！馬都逃到那裡去了？……咿？到底逃到那裡去了？被弄到那裡去了？」

他在樹梢上，四處打望着。

此時在水取里的官道上，有四、五雜沓着紅色甲冑的士兵，牽着那七匹馬在悠悠然地走。

「噢！在那裡！」

太阿公看到之後，便像隻松鼠似的，一下子便跳下四、五尺，此時：突然在黃昏中傳來一聲斷弦聲。

——以太阿公的耳朵聽來，卻是一隻箭射過來的聲音。他立刻朝寺廟的周圍看了看，除了一片暮色外，什麼也沒看到。

「那傢伙難到不見了？」

太阿公在樹梢的陰影間，張開了像是貓頭鷹似的眼光，向下搜索著。正在此時，廟子四周出現了一些像是鬼魅般的人影，而後，咔啦，咔啦……在夕陽下出現了長槍與太刀的閃光。

「呀！」

太阿公嚇傻了眼。

的確是敵人……

一點腳步聲也沒有——但是極為快速。那是井然有序的井伊赤備隊。

「一定是有人去告密，他們才會到這裡來，……我們的馬也丟了，可要好好對付這些敵人。」

他在那棵樹上，十分焦急。如果下了樹，必定會被敵人包圍，如果一直待在這上面，又如同在一個危險的深淵上面。

然而這的情形，如果再不去向大助通報，情勢便會十分危險，太阿公實在很想立刻對著大助大吼一聲：「四周有敵人！」

可是，沒有石頭可以通風報信，若是有的話，便可以丟到屋頂上去，可是樹上那裡有小石子？

壞了！不妙！

太阿公抬頭看看，天上似乎已經有星星了！——頭腦中頓然靈機一動。

「嗯！有妙計了！」

想起腰上插著的天狗笛，便把它抽了出來，就是在伊勢灣衙門屋頂上吹的那一管天狗笛。

普賢寺的奮戰

這邊幾個人，那邊幾個人，從寺內的要道躡手躡腳地摸了進來。房子裡的人尚不知外面已有一隊井伊武士，還在閒聊著。

正在一陣不察中，突然由後面的大欅樹上，傳來一陣劃破天際的笛聲，一轉瞬間，已經笛聲大作——。

是天狗笛聲。

不用說，井伊的部隊頓時便在大樹下猛吃一驚，慌慌張張地拉開弓弦。

「咿？那個聲音——」

「是太郎在吹笛！」

「為了什麼？」

「大助少爺——千萬不可大意！」

房裡的人，不約而同地各自轉了身子，四下察望。

太阿公的苦心並沒有白費，來偷襲的雜牌軍還不知道敵人在那裡時，大助方面早就先有了提防。

「來送死！」

一作舞著斧刀，從走廊躍入院中，迎面便先斬了第一個倒楣鬼。

大助吼道：

「誰先去救太郎！」

車源彌立刻衝了過去。

放眼一看，樹上的太阿公正被樹下所張弓搭箭的井伊士兵所圍困著，無法下來。源彌很快地便將拿着弓的四、五個人殺開，

「太郎！快下來！」

對著樹上大叫。

「嚕！」

太阿公說着，便從欅樹梢上，弓著身子跳到寺廟的屋頂上——。

「源彌兄，沒問題了！」

十分有精神地回答著。

小十郎及塔之助，此時，正從大殿朝廟門走，一付萬夫莫敵的氣概，目中無人地見人便砍。而道明寺隼人則像似打游擊似的，看到大助吃力了，便到大助旁邊幫忙；看到源彌不行了，便去為源彌助陣，跑來轉去，八面玲瓏四處忙著。

但是，井伊的部隊怎麼殺也殺不完。為了攻大阪城，這中間雜有關東的德川大軍，鬼本多的手下，藤堂的伊勢武夫，及井伊的赤備隊，可謂之強軍。

因為野武士的告密而奔到這裡來的人，因為是枚方的先鋒部隊，所以並不是井伊軍的精銳，然而為數也將近有百人。而大助他們就是再有本領，過不了多久也會體力不支的。

這一點大助也考慮到了。

此刻的要事，是入城後秋天的行動，所以勢必要在此脫身才行——他盤算著，必須殺出條血路，直衝寺門，上了馬，快馬加鞭趕到大阪城。

但是——馬早已沒了，四下只有這一群群的雜牌軍擋在面前。

白天才在木津川泣別，到了這個普賢寺，沒想到又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中。

大助眞是多災多難。

而目的地實際上只有六里遠了！

扛着槍的旅人

「施主！已經天黑了，今晚上就到水取休息吧！或者

，如果要再走，也該四下看看了！」

一根火把出現在多陀羅的密林之後。

拿著一隻火炬，站在前面是一個奇怪的鄉下人。面孔遮在斗笠下面，一身外出打扮，肩上扛着一枝長槍的跟在後面。

「一點也不必躭心我，我習慣走夜路。」

「但是，施主……」

當嚮導的男子，以一付要哭出來的聲音又說：

「再走下去便要天黑了！如果走夜路的話，現在德川閣下與豐臣閣下很可能隨時會發生戰爭！我們很危險。不如早早到那邊的村莊住下來，明天早上再走比較合適吧！」

「不成！不成！打仗是遲早的事，尤其我從遠方來，便是要到大阪城一睹會戰時的壯觀場面，無論如何也要夜行一番。……啊啊啊……秋意已濃呀！黃葉飄零……孤雁哀鳴……」

「但，但是！」

「你還有什麼事？」

「不能走！」

「為什麼？」

「德川閣下的家臣們，正從遠處騎著馬過來了！」

「太好了……在那裡？」

「這一點也不好玩哩！如果碰上了，我們連逃的地方都沒有了！」

「看你這副德性，如果再看到甲冑之兵的話，恐怕只有夾着尾巴便逃的份了！跟在我後面好了！」

武士右肩扛着長槍，提着短刀。從樹林的小路，走到大馬路上來了。

七匹從普賢寺方向奔來的馬，上面坐著井伊軍的步卒，嚮著「鏘鏘！」地馬具聲，從對面跑來。

「停步！」

當嚮導的男子一聽到，丢了火把，轉身便逃失了蹤影。

而那個武士則站在殺氣騰騰的德川家武士面前，一動也不動。

「咿！」

井伊的步卒們看了看。

「——你是什麼人？」

異口同聲的問。

長槍挑着短刀的旅人，渾然有聲地說：

「問路的！」

一開口，便是不同凡響的大喝，口氣完全不一樣了

步卒們不由得大怒。
「你這個笨蛋！你知不知道現在正在戰鬥，你還擋在路中間——看你還拿著武器，一定是個可疑的傢伙。你想到那裡去？」
扛槍的旅人，緩緩地轉過身，
「在下並不是什麼可疑人士，只不過是來問個路罷了！從這裡到大阪城那一條路最近？」
「到大阪也不過四、五天的往返路程，去那裡幹什麼？」
「在下去大阪有要事。此次會戰，眞田殿下的人必定會把關東方面的傢伙殺的片甲不留。……你們可否騎著馬，當我的嚮導，帶我去大阪城的陣地？」
「什，什麼？」
「眞是麻煩你們了！」
話還沒說完，武士手中握著的長槍已經夾着槍穗，及一股令人戰慄的殺氣，一槍刺中和他講話的那一個步卒，步卒的前胸頓時標出一股鮮血。
啊！——其他人立刻四下逃避，但是長槍閃著寒光，尾隨而至，一個人也沒有逃掉，全部被挑倒在草地上。
七匹馬在後面站著，戛！戛！踏着空蹄聲，看起來可能是軍馬，並不因爲看到血而嚇到了！
「好！這麼一來，天亮前便可到大阪——」
把長槍收好，牽了一匹馬，乘上第一匹馬。而後——揮動馬鞭。此時從後面飛奔過來的是妙義的太阿公。
「偷馬賊！還馬來——」
拉著馬轡大叫。

馬上的奇遇

打走了德川的步卒的武士，低聲對太阿公說：
「什麼？你說我是馬賊？」
從馬鞍上彎下身子看他。
「馬還來！」
「你這個小鬼可奇怪了！這些馬是剛才那些士兵騎的馬。怎麼會是你的呢？」
「是我們的馬，快還來！」
「渾蛋！你這小鬼說話怎麼這麼沒禮貌。在下今天晚上要趕到大阪城去，是你的馬也好，不是你的馬也好！我要借用一下！」
「不可以！」
太阿公猛搖著頭。

馬上的武士看到太阿公那副小孩模樣，不禁失聲大笑，
「這種事是講不清楚的。這樣好了！這一匹馬借用一下，其他的馬還給你！」
「不行！快下來！」
「爲什麼？」
「我們明天天亮前也要趕到大阪城……不行！不行！大阪方面也很急。所以你一定要下馬！」
「嗯……是誰要去！」
「不管是誰，快下來！」
「你把話說清楚！」
「哼！武士先生！你想知道我們的名字是可以，不過請你先說出你的來歷！」
「你不要總是灼灼逼人的問。反正去大阪方面的，就不是德川家的人。你好好記住！在下是大阪御堂旁邊的槍術指導師傅，佐分利流的佐分利甚內……」
「請等一下！」
太阿公歪着頭想了想，又說：
「你眞的是佐分利流的佐分利甚內嗎？」
「嗯嗯……昨天我住在松井田的旅宿中，正是每天晚上都在夜市中要盤子的甚內。我是爲了來協助眞田大助少爺而來參加這次會戰的。——和你說這些話，你可能很難了解。這是爲了祖國，爲了正義，爲了湔雪武士家的恥辱，你聽了之後，總該給我一匹馬了吧！」
說完，便兩手拉著馬韁，用槍柄打了打馬屁股，衝向前去！
「甚內先生，請等一下！」
太阿公大叫，那正是來幫大助的金槍甚內。——這個人眞的是甚內嗎？
「聽了這一番話，眞令我大吃一驚，你所要幫助的大助少爺，現在也是在趕往大阪城的途中，此時正在前面的普賢寺內，和井伊軍血戰！」
「那麼，你必定是大助少爺的師兄弟！」
「我是妙義的太郎！」
「啊！你就是那個太郎嗎？……這眞是一個奇異的巧遇。快點把大助少爺的馬帶囘去吧！」
「的確該如此！」
太阿公趕快把在普賢寺發生的變化告訴甚內。
「敵人大約有一百餘個，我們連我才只有六個人，後果實在不敢想。把馬帶囘去是刻不容緩的事！」
「什麼！你一個人要把七匹馬帶囘去，這可不是那麼容易……」

佐分利甚內開始說：

「——不過，再怎麼說我還是要助大助一臂之力。如今，我勢必加入，本人甚內的長槍必可突破重圍。你帶著這六匹馬在這後面的多陀羅林中等我比較妥當！」

我們轉運了！

太阿公心中感謝神明。

槍術高手佐分利甚內一言不發，策馬便奔向普賢寺，加入戰鬥。

「快！快！——快！」

他像一匹勇敢的年青幼馬。

太阿公牽著六匹馬，偷偷地溜進了多陀羅林中，等著大助他們的凱旋。

——朝前一看。

剛才還在這裡的甚內，已經像顆流星般地衝了出去，馬上的情形，像隻箭似的消失了。

枚方的陣地那邊，傳來陣陣號角的聲音。

先鋒隊的百餘士兵血戰。

甚內依照武士的規矩，先頭一槍挑起一個人。一個穿着旅行裝束，衝入穿着甲冑的敵陣中。

「甚內來也！甚內來加一個！」

大助及同志們看着他那驚人的槍法。

穴山小十郎，伊吹塔之助，道明寺隼人，車源彌異口同聲地喊：

「來得好！」

井伊家的先鋒部隊，正圍殺的起勁，忽然看到加入一個持槍的生力軍甚內，頓時覺得大事不妙，陣形立刻亂了，從鐘樓往後門敗走！

此時，火勢已愈來愈猛，火光像一枝枝箭似地向四下飛射，整個普賢寺已被團團火焰罩住了。

「馬在多陀羅密林中，此刻不容片刻遲疑，趕快跟我走。一路上可能還有血戰！」

渾身沾滿血跡的盟友們不由得振作起來，甚內將自己騎的馬交給大助，領先走在前面。

「喂！太郎還沒事吧！」

「大助少爺！其他的人如何了？實際上的情形是這樣的……」

佐分利甚內說出如何在路上搶了敵人的馬，又如何碰

第三十一篇　入城篇

七騎天空

——普賢寺那方面的天空上，一片夕陽般的火紅。火舌像是金烏在飛舞般。

妙義的太郎，一個人牽了六匹馬在多陀羅林中等着，只有佐分利甚內單槍匹馬，像疾風似的朝前衝。

「啊！普賢寺失火了！」

更加趕著坐騎往前疾馳，不久像海浪般的吵雜聲便傳了過來。

「九度山的大助少爺，能夠逃出來嗎？我是在松井田要盤子的佐分利甚內，我趕來了！」

很靈巧地騎着馬便衝上了石階。

整個普賢寺被紅色的火炎所吞噬，像個地獄般。大助及手下的盟友們，正在被火舌包圍的寺廟後面，和井伊的

到太阿公，一一說來與衆人聽。

此時甚內重新以上州的招呼方式，和其他人分別客套一番，也說出自己之何以匹馬單槍欲赴大阪城之原委。

大助心中的欣喜自不在話下。

不久一行人便離開了普賢寺，到了多陀羅密林中，大家十分愉快地握着甚內的手。

「於今最重要地，便是如何在天亮前趕到大阪城，大家趕快上馬吧！」

一陣慌亂的馬轡聲，馬背上都已坐了人。

——但是，這麼一行人中，如今多了一個甚內，所以太阿公便沒有馬可騎了。然而，鳥童太郎有自信，沒有馬也一樣可以趕到，便在衆人面前消失了。

「我可以靠自己的脚去！」

「可以嗎？太郎！」

大助也不由得躭心起來。

「你坐在這個鞍子後面吧！」

「免了！說不定我比你們還快！」

「別吹牛了！」

七匹馬朝向淀川的方角，由大助帶頭，一起向前馳去。

「看看到底是誰快！」

鳥童足下捲起一陣風，飛奔而去。

七騎快馬，像是有翅膀般，跑得飛快，從水取村，穿過枚方的街道，沒多久，便可以看到淀河那麼大的河面，隱約出現在前方。

眞田的軍師

枚方有一條渡船。

大阪與京都之間的唯一交通工具，便是三十條渡船，大多數都是關東方面的運輸船。在船頭上便可以看到小出吉高、淺野長晟、藤堂高虎、松平定勝等關東軍方面的一片旗幟。

「是有一艘渡船，不過沒有看到船伕，待我去找找看！」

到了這裡，甚內突然驅馬走到一間渡船伕住的地方。

房間裡的船伕，看到一個騎着馬的武士突然在這裡出現，不由得大吃一驚。

「有什麼好猶豫的！我們是守在這裡的鳥居甲斐守大本營所派出來的使者，快一點！快點！」

那些船伕，被他的服裝及口氣所唬到，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詭計。慌慌張張地便把帆打了起來。

「這裡這裡！」

七個人便魚貫登上了渡船。

「上了船，便等於到了大阪！」

他們在船上高興地哼著歌，船尾的船伕也是個心直口快的人。

「你們這些武士先生！原來是要去大阪呀？」

船伕一面搖著櫓，一面問篠切。

「你們這些船伕，難到已經忘了太閤殿下以前所給你們的恩典嗎？做生意的，多是忘恩之輩。你再多話，小心性命不保。」

然後揮了揮斧刀。

船伕們聽了這句令人害怕的回話後，趕緊把船舵轉向大阪。靜靜的夜裡，只聞得風把船帆吹得「咱搭！咱搭！」直響，船筆直快速地駛出港口。

此時，兩岸不斷地出現火把，在搖爍着。船伕們互相以手勢打著暗號，那是因爲衙門已派出船來，但是他們又不敢說出來。

突然，「咔！」一聲鎗聲，劃破寧靜，船立刻打了個迴轉。

「停！」

「停船！」

由兩岸，七、八艘小舟，朝眼前衝了過來。

眼看著就要靠上來了，船伕們都一副要跳入河中逃命的樣子。事態嚴重了！眼前正是德川家的船，如今敵人已經在眼前了。

這裡正是鳥居甲斐守的陣地。

而距大阪城也僅僅不足一里半至二里，而他們的兵營和井伊家比起來，却是差了很多。

「想進城的浪人們，到這來檢查！」

穿著甲冑的士兵聚在船上，慢慢地靠攏在渡船的左右，擲過長槍及掛鈎，而後，像猿猴般地爬了上來。

在船上的船伕早已像群青蛙般地跳下水逃命去了，而大助一行人本來正在船艙中，隨著波浪睡個小覺。此時立刻跳起身來，準備應戰。

大河中泛出了血腥，四處鎗聲大作——。

此時，一片漆黑的夜空，在東方已泛出一片魚肚白色。

軍師眞田幸村在大阪城的出丸城寨上，明亮的眸子像深淵般，一動也不動地注視著已泛白的天空。

渡口那方向——從黑暗中隱約傳來陣陣鎗聲。

「偵察組有沒有去查看？……」

想到此，不禁焦急萬分。

「稻束！稻束！」
叫着一名武士。
「有！」
隨聲出現的稻束與右衞門，他本是九度山的眞田繩場中的工人。
「昨夜，是那一組巡邏渡口那方向？」
「譽田林及大和口方面，沒多少人巡邏，而渡口方面，是木村先生去的！」
「有奇怪的火鎗聲。你快去木村殿的城寨問個明白，再回來！」
「遵命！」
稻束與右衞門從木村重成的陣地回來後，面帶喜色，不知爲何。
「主人！有喜訊！」
「是什麼？」
「據木村先生所說，那是因爲公子大助要入城，而引起的鎗聲！」
「嗯！是大助！」
幸村那張面容嚴肅的鐵臉，也略微顯露出平日難得一見的喜躍，而稻束與右衞門當然也像有什麼大喜的事似的，一臉興奮的表情。
「事情是這樣的。昨夜，木村先生從探子處獲知，軍師的長公子大助，親身帶了七騎勇士，到了枚方。而渡口附近，正是鳥居勢那傢伙的固守要地，所以要渡河，必然會在水路上發生困難——這是那探子的報告！」
「嗯！」
「說實話，我打算和軍師商量一件事。在此深夜，發生如此危急的事，我想盡自己一份棉薄之力，去幫助大助少爺入城，也好感謝重成先生往日視我爲一優秀武士的情誼！」
幸村只是一片默然，在城寨的一角，看著鮮麗的朝陽。
（好好幹！這才是我的兒子！）
嘴巴沒有說出來，然而身爲父親的，是必然會如此地想。表面上看不出一絲思念兒子良久，此時獲知消息所必然產生的喜悅，不過在他那硬如鋼鐵的內心中，還是有一股莫名的緊張。
砲火聲愈來愈近。
像是旗幟的紅雲後面，慢慢地出現了一輪赤紅的太陽。在淀川那個方向，一片薄薄地紫色晨霧中，已可看到白色的鎗烟。

第三十二篇　友情篇

火鎗

午夜四更，天將破曉。殘酷的敵人耳目，發現了淀川河上的渡船，從守口至今市堤之間，關東軍發現了小船，兩岸的飛矢聲捲向孤舟。
岸上有鳥居軍、本多忠政軍、有馬道紀軍，從砲台上昇起烟火，爲攻擊的小舟助勢。
啊！嗚呀！
武士的喊殺聲如同海嘯般在四面擁起。
渡船上的大帆，把射來雨點般的箭彈落在帆柱下。大助此時面目皆赤，大叫：
「弓箭鎗彈沒什麼好怕的！敵人也不是什麼！——今天非到大阪城不可，拚最後一口氣！划呀！快划！不在乎敵人，快划槳！」
自己掌著舵，站在船頭。
他那副勇猛的樣子，不由得令其他人佩服。
「快呀——」
穴山小十郞、伊吹塔之助、篠切一作、車源彌同心同力，拚老命地搖著兩側的槳。
淀川河水滿漲，船是朝着大阪城順流，急馳如箭般地衝。
「拚了！」
十數艘小舟的鈎繩已搭在渡船上，敵兵一個緊接着一個衝上來，道明寺隼人及佐分利甚內，以十分有經驗的手法，用九尺長的長槍，將他們一個個通穿在半空中。
不消說，佐分利是掛名神槍甚內的高手，在他的眼裡，是不在乎任何敵手的。一個個敵兵在水中，像被刺的青蛙一般，剛跳起來便被刺落在淀川河中。
船在前進！
船已進入大河道中！
夜色慢慢地消失了，在一片紫色的朝露中，可以看到河內及攝津附近的山影。緊接着是早晨的紅雲，像一團血般地出現了，兩岸的蘆荻映在淀川河中，像是人們所用的胭脂。船前面漂著一大堆屍體。
「活該！」

妙義的太阿公由空中朝下望。

「這些鎗彈根本沒有用！」

他還是那副老樣子，十分敏捷地爬在帆柱上，像隻猴子似的。

子彈夾着陣陣疾風，在帆柱四周亂飛，但是太阿公負有使命，要在上面瞭望。

身子用繩子綁着。

船帆被風打著作響。

太阿公將帆張得更大，帆吃滿了風，船速立刻加倍，

十幾條敵船，拼命地放着鎗，但是距離已眼看着拉遠了。

朝前急馳而去！

但是。——

敵人也不是想像中那麼笨，立刻，兩岸的關東軍立刻下令七、八騎兵奔向下游的豐崎。跑到松平康重及森忠政的陣地。

「此時，眞田幸村的長子大助，及其七、八名兄弟要由淀河奔向大阪城，請趕緊在豐崎的河面築起河柵擋住他們！」

如此飛報而去。

豐崎位於淀川河的要道，是中津川及大和田兩河注入之地，所以城北附近馳有精銳的關東軍。加上，此地河水不穩定，漩渦亂流很多，更造成此地的重要性。

「什麼！眞田的長子要入城！」

「船到這裡，便像是一條入網之魚。可以手到擒來，把他的首級吊在城頭上，必可消消眞田幸村的氣勢！」

松平康重及森忠政的士兵，接獲命令後，便立刻忽忽忙忙地在兵船上放置擋水木，四下又張起了麻繩，佈下天羅地網等大助的渡船來。

發光的鐵甲

風勢很強，水勢高張，張滿了帆的渡船，像飛矢般地衝向豐崎。

一陣相撞聲，船身陷入擋水木中，及一條條的麻繩陣中！

「來了！」

蹲在沙灘上等待的士兵，跳上船，急划向渡船之側，大船的舵像個鼓一般在猛搖。

船與船之間的白刃戰展開了。

硝烟四下迷漫，血像霧般地落在擋水木上。——大助的身形及其他人的影子，都混在陣陣黃煙之後。

只看見刀光槍影，落水聲及慘叫聲，混上風聲，及水

浪的咆哮——一片淒慘的交響樂。

——就在這一瞬間的同時。

「糟了！」

「完了！」

在煙霧中，只聽到大助他們悲壯的聲音。一同如性命般重要的渡船，上面的大帆被敵人的火箭所射中，火加上油，立刻燒了起來。

「父親必然可在大阪城看到，遺憾！入城已成空想！船燒了，那裡也不能去了！眞田一族在上，爲了不使後代添恥辱，既然已無生路，咱們便去求死吧！」

隨著大助的吼叫，大家都不禁落下淚來。

這八個人並不是爲了要葬身淀川河底而哭泣，是爲了大助而飲泣。敵人還在增加，他們一面斬殺敵人，一面哭泣。

八天狗兄弟們，能不在此一泣嗎？經過幾年來苦心慘憺，悲雨寒風地在戰國的陣地四處流浪，而關東和大阪開戰了，冒著上刀山的危險奔向父親所在的大阪城，但是在距大阪城尚不足二里的地方受阻，大助的內心已知入了死地，怎麼不叫他潸然淚下呢？

啊！大阪城！

秀賴公所據守的大阪城，大助的父親幸村所在的大阪城！如一場夢，入城正是這一行人每個人心中所期盼的目的。

心有靈犀，不必討論，每一個人心中所祈禱的事情都是一樣的——一起生，一起死！

城北的原野上，捲起一滾黃沙。——不容思慮的片刻間，像是夏天掃過地面的雲影，從地平綫的一端掃過來的雲影，頓時衝破了森忠政的陣地。

「木村！木村重成的部隊！」

忠政的陣地立刻一團混亂。

此刻的另一方，——

由大和川方向，馳來三艘兵船，上面堂堂地插著大阪方面，毛利勝永的旗幟。

「看！去幫那條着火的船上的人吧！」

一併朝着河柵馳去。

河上水戰，陸上亦是血戰。

說到大阪的木村此人，關東方面只要是一看到他的旗幟，便知道是強敵來了。重成那天，頭戴鹿角盔，身着紅色鎧甲，墨色外衣，在大軍中十分醒目。

「不堪一擊的弱手！不消一刻，便可以把軍師的公子接回來！」

重成的手下有，佐久間藏人、川崎和泉、波多兵庫、

根來的智德坊、大塚勘右衞門。

「請放心！我們五人必能將其救回！」

五勇士端着槍，朝森忠政陣地攻去。

「讓路！讓路！」

如此喝道，重成便從士兵後面走了出來。

森忠政的陣地被中央突破，一分爲二，立刻潰走。本村手下五勇士奪來敵船，划向渡船。

「喂！到那邊去玩玩吧！順便看看軍師幸村公的長子大助少爺！我們是來迎接你們入城的木村重成的家臣，和我們一齊走吧！」

大聲呼叫着。

渡船的帆已被燒掉了，船艙的一部份也在燃燒，船中還進了水，往下沉。船上的人聽到了，恍如隔世般的欣喜。

「出迎實在不敢當，厚意只有心領了！」

兩艘小船慢慢靠近。

水路的敵人，被毛利勝永一手包辦了，沒有一個人能逃脫到岸上去。

「喂！大助少爺！」

等在前面的木村重成，坐在桃花馬上叫。

「在這等一下。我實在佩服你的忠誠，你的風格，不用再多說了，我想你父親一定也在急著等你。──現在，一刻也不躭擱，火速入城吧！」

川崎和泉在旁緊跟着說：

接著，後面的隊伍中，有三匹駝著武器及鎧甲的馬擠了上來。

「這一點小禮物，是重成歡迎你們入城的心意。也好體面點去參見秀賴公。──重成便當你們的引導吧！」

打開箱子，一應俱全。長槍、軍刀、馬具等等，大助手下每個人都有一份。

「這一戰，有你們助陣，必定大勝！」

只可惜，太郎個子太小，沒有合適的鎧甲。

重成喜極而泣，流著友誼之淚看大助把鎧甲穿上。

其他人也穿上甲冑，打起綁腿、護手。──太阿公十分沒趣的四下張望。重成看了看他，好似只是個新手，便對著青木藤七：

「好好照顧他！」

十分慈善地說。

早晨的紅雲漫天，秋天的太陽照在大軍上，從先鋒部隊開始，後面的隊伍像雁行般排列着，刺耳的陣鼓及鉞聲震天。

大助身後，跟著八名騎著馬的武士。這些士兵神氣十

足地，從善源寺的堤防，堂堂皇皇，聲勢浩大地開拔入大阪城。

夜　襲

不久木村的傳令便進了城，告之城內，大助平安，城內的人都打開門。

「哇──！哇──！」

大聲歡呼以爲迎禮。

內城的朱閣殿中，秀賴也急着想看看他們這一行人。秀賴的身旁有淀君，大野治長，治房，及所謂的大阪七將星：後藤又兵衞、明石掃部、長曾我部盛親、薄田隼人正，此外還有一些大將，都站在四周。而其中，尤其是軍師眞田幸村，他內心中的喜躍，大概是無法以筆墨所能形容的吧！

沒多久，由木村重成帶領大助，及其他七名勇士出現了，秀賴在遠遠地便伸出雙手。

「在敵陣中長途跋涉，想必經過許多困擾與危險吧！」

秀賴心中如此想，拿起酒杯，其他人也拿起酒杯，以慰他們旅途的辛勞。

妙義的太郎，從生下來便沒有看過這麼大的殿堂，如今坐在這裡，眞如同是在作夢一般。一舉一動都十分小心，想保持武士的尊嚴，不禁緊張的腋下直流汗。

「領到刀子眞是件好事！」

太阿公把它配在腰上，感覺是莫大的光榮，十分高興。

「再沒有比這個東西更棒的了！從現在起，必定來一個殺單的，兩個便殺雙！」

太阿公十分得意！此後的幾天，在大阪城中再也找不到比他神氣的人。

大助別了秀賴之後，到達父親住的三丸廓中，告之父親自從離開九度山以後，所發生的種種事情。

「這幾年來，都沒有見到父親的面，十分想念。但是，父親在九度山中賦閑數年，看來氣色還是十分清朗。這樣我就安心了！」

「有關扶桑掌握圖，你找得怎麼樣了！」

「大助不材，鳳凰卷至今仍藏在德川的秘室中。於今只帶回了火龍與水虎兩卷。」

「嗯……」幸村眼睛凝視着，聽着兒子的話。

沒有讚賞，也沒有責備。

但是，在聽了自己的兒子所說之後，不由得流下淚來，以咽哽的聲音說：

「這次的會戰，關係着豐臣家的興亡，不可有一點疏

忍，父親也是抱着必死的決心。」

「不用父親多說，大助十分明瞭。準備與父親一起，和這個城池共存亡！」

「好！——但是，武士的職責並不是死。如今火龍與水虎兩卷落入我們手中，不外是給我軍增加百萬雄師。故太閤殿下有知，必定也很高興。如此戰來，豐臣家的天下必定能守住。」

「是……」

「就說這麼多了，你自當明白。……」

不多時，城內便十分緊急了。一到十一月，城池已被重重團住，二十萬敵軍像密雲般地集聚在城外。

家康與秀忠的圍攻軍，以大阪城爲中心，在天王寺口、茶臼山、江多崎、傳法口、大和街道、天滿、今福、八方等要道，佈下城堡與碉樓，把大阪城堵得水洩不通。

此時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午夜。

關東軍的驍將，羽州秋田城的城主佐竹左京太夫，從今福，率了三、四千精兵，直逼城下的靑屋口附近。

「夜襲！夜襲！」

發現的武士，大敲警鼓以爲信號，令快馬飛入城內，向各個大將報告。

「靑屋口告急！夜襲之故，大野治房殿下的前衞部隊已經潰散！」

「糟了！快！」

巡邏隊的木村長門守，一聽是大野治房，立刻快馬急奔而去。

只可惜，在這個深更半夜中，不可能會有多少人火速馳援。今福的第一綫，不斷地湧出佐竹的士兵，大野的隊伍慌亂地潰敗。

只聞得重成的部隊。

「快回來！快退！」

只有一陣陣的聲援，但是聲援擋不住如波浪般的敵兵，只能在黑夜中繼續苦戰。

第二防綫也破了。

第三防綫也危險中。

此刻已十分危急，萬一敵人的騎兵直衝城下的街道，放一把火，大本營便必定陷入危難了。

「衝到這裡便大事不妙了！別退！別退！賭這條命了！」

木村的手下，抱著必死的決心，衝到第三防綫與佐竹的士兵苦戰。——突然，北方的陰暗處，冒起一陣白色的硝煙。

「衝呀！」

「殺光他們！」

前方有挺着長槍衝過來的敵人，後方又有奇襲的火鎗隊，儘管木村的中堅是多麼的神勇，可是也眼看着屍體愈來愈多，不久第三防綫也破了。

此時，——

從大阪城的後方，出現了一群像魔風般的人影，衝了過來。

仔細一看，正是眞田大助及手下的妙義太郎一行，以威武的姿態出現——正好是八人！

戴着奇怪的面具裝扮，迅雷飇風般地席捲而來。

這些騎着馬的八天狗，突然出現在今福的昏暗處，衝向被佐竹的火鎗隊所打散的木村部隊。他們銳不可擋地以馬上長槍，及軍刀將佐竹的士兵刺殺的遍地屍橫，頓時堤防下已佈滿血跡。敵人丟棄了火繩引信，朝土堤後面倉惶逃命。

「喂！重成先生！大助前來略盡薄力，這裡暫時交給我們！請到後陣去略爲休息！」

語畢，生力軍八天狗，抵得上百人的眞田兄弟兵，不多時便擋住了第三防綫，一口氣追趕至第一防綫。關東軍方面的第一精銳的佐竹部隊，眼看着便火速地向後慌亂地逃走。

重成握着大助的手。

「幸虧有幸村殿的兒子，前來援助，否則重成必定陷入險境！」

「這算不了什麼！這只能算是一件回禮。這實在無法回報你救我們入城的恩惠中之萬分之一……」

年青的武士們，在馬背上微笑著說。

而後，淸除了敵軍，重新整頓防綫，一同回到城內。突然穴山小十郎發覺有異，四下淸點了人數。不知爲何，唯獨少了妙義的太郎，明明出城的時候是有八個人，爲何少了他？

到了早上還是沒有回來？

在城池附近是不可能發生走失的事情，因爲步兵隨時都會在附近四下巡邏，不可能會看不到。可是到了第二天太陽下山後還是沒有看到他回來。

篠切及車源彌聽到這件事後，也不禁感到十分躭憂，眞是有點奇怪，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難到是昨夜的激戰中，被敵人的流彈打傷而死，還是被敵人生擒。不過，無論怎麼想，他此刻必定不會平平安安的。

吃了晚飯後，大家面面相覷，感到十分難過。

今天晚上，一片漆黑的渡船那方向，還是傳來一陣陣像豆子蹦開的火鎗聲。

第三十三篇　迷路篇

荒野中的四弦琴

新月高掛在天空

是十一月下旬了。

漆黑的亂雲，由北向南，連綿不斷地將月亮遮住，月光顯得十分昏暗，多日的寒風，像細針般，橫掃過攝津的荒野。

風呼呼地拂過耳際，打在面頰上。胸前已經可以發現一些白色的東西，風中間夾雜有寒霜。

脚底下踏到一些不知是什麼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具屍體。青蠟色的臉孔，在冰冷的夜色中，手上還握着一把刀，是個野武士。

「噢！好冷！眞嚇人一跳！」

妙義的太阿公身子打了個寒顫。

「——眞頭痛哩！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走來走去還是沒有結果，只是一片荒野。

他已經不知道該往那裡走了。

那裡是自已的陣地？那裡是敵人的陣地？那條路才是對的？

——算算看，走錯路至今，已經是前天半夜時的事了！

當時，一聽到木村長門守的軍隊，在今福的防綫上苦戰時，便立刻和大助等人一起火速馳援。在亂軍中混戰良久，當佐竹部隊退却時，跟着追殺了一陣，當自已頭腦清醒時，四周已看不到一個自己人了。

四下看看不遠處，有一些營火，但是都是敵陣。只有選擇沒有營火，沒有敵陣的地方走，然後便迷迷糊糊地走失了方向。

從那裡起，到底走了多遠呢？

不斷地聽到有人的說話聲，仔細聽來，却都是德川家的尖兵。

所幸，在戰場上要找東西並不難。食物方面，只要在屍體的腰包中，拿一點炒熟的米便可以了。這些橫屍在路上的死人，更增加了迷路時的痛苦。耳朵上被霜打得已有點痛了，太阿公此時也有點喪氣了。

「自己的陣地到底在那個方向？大助他們一夥，現在一定很躭心吧！唉！」

暴露在北風下的皮膚，把霜融了後，冒出一點點的白煙，脚步在地上也好似拖着走。

此時——這個蕭條的多日戰場上，突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撥弄琵琶的弦聲。「嗆！嗆！」的四弦聲戛然作響，像是行雲流水般地悅耳——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

焚火的妖人

「吁？……有琵琶聲！」

太阿公頓時提高警覺，但還是十分興奮。

不知是敵還是友，總之，總算見到一個活人了。他順着那股琵琶聲走了過去。

走得愈近，琵琶的撥弄聲聽起來是愈爲淸脆。而後，琴聲一變，彈起纏綿哀怨的平家物語，其中還雜有琵琶師的歌聲。

「……是誰？」

突然琵琶聲停了。

仔細看去，在一堆雜亂的蘆葦與枯草後面，冒起了一陣烟。火劈啪地燒着。在岩石後，有一個抱着琵琶，年約十七、八歲的小和尙。

「請問閣下是那一位？」

「那一位？……」

小和尙一副嬉皮笑臉的樣子，把琵琶抱在胸前，眼睛看着烟，擺了擺袖子。

「我和這場戰爭沒有半點關係，我只是個經過這個戰場的流浪琵琶師……」

「嗯……這麼說來，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回大阪城吧！」

「這我倒是知道。此地是安治川的東九條附近，由這向西沿着河走，過了堀江，或是到了船場平原，便都可以看到大阪城了！」

「十分感謝！」

行了禮後，轉身便走。

「喂喂！請等一下！」

和尙在身後揮着手。

「十分失禮！閣下是打算到那裡去？」

「我必須即刻趕回大阪城！」

「哈哈哈哈……說得多麼輕鬆！要回大阪城談何容易？已經無路可通了！河上有兵船，陸上有防綫，濠溝。德川的手下像螞蟻一樣，到處都是兵營，到處都是巡邏，怎麼去？」

和尚的肩膀上映着飛舞的火舌，他手上拿着一根燒着的木棒。

太阿公陷入一片茫然。

照此人所說，要自由地在關東與大阪之間的戰場上通行，是不可能了。爲了避開敵人的營火，已經走了兩天，距大阪城必定很遠，這個人所說的，大概是沒錯了！

「是不是有點冷了？……到火堆旁邊來吧！說不定可以想出好方法哩！」

「手和脚都已經痲木了，看來情況不好！」

「唉！唉！快到石頭上來，慢慢烤烤脚吧！」

「好……你這個人心腸眞好！噉！脚這下子可以舒服多了！」

火熊熊地燒着，一陣風，吹起了一團白煙。

「唉啊！」

順着和尚的叫聲，琵琶從膝蓋上滑了下去。

然後肩膀上的皮帶子露了出來。

「聽你這麼說，你是妙義的三無太阿公嗎？」

「是！」

突然被叫出名字，他不假思索地便跳到火堆的另一邊。

「噉！那麼你必定是今川蟬阿彌了！」

「正是蟬阿彌！妙了！在此地相見。不必大驚小怪！坐下來好好談談吧！」

那一隻眼睛，四下轉着。

太阿公作夢也想不到，會在這個蕭條的下霜之夜的戰場上，碰到這個叫今川蟬阿彌的怪物，在此地獨自彈琵琶。

但是，看他那狡詐的笑容，及一隻眼睛。就是日子過了再久，也不會錯，正是他。

「好久不見了，是嗎？自從在上州的碓冰川，爲了來喬太郎，蝙蝠銀平，鐵牛舍葛鼓那些傢伙，我到手的火龍卷又丢了！還好靠我的虫術，才能保住這條小命到現在……」

蟬阿彌面對着太阿公，開始施展他那獨門絕學的三寸不爛之舌。

「——從那時之後，眞是陷入我此生中的最艱苦時期。但是，我雖然是窮途潦倒，不過我却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爬起來。——所以，我半夜一個人到這個戰場來，眞不知是福是禍，唉！」

「可不可以告訴我，從此以後，那個鐵牛舍及來喬太郎到那裡去了？」

「可以可以！鐵牛舍是你的殺父仇人。你必定忘不掉

吧！」

「永不忘却！」

「既然如此。唉！該怎麼說呢？那個鐵牛舍，還有蝙蝠銀平及來喬太郎都一起投奔到德川家康的陣營中，到這個戰場來了！現在在密探隊中，想到都令人氣得牙癢癢的！」

蟬阿彌一面說，一面用那唯一的眼睛，上下左右打量着太阿公的擧動。

狙擊

殺父仇人鐵牛舍葛鼓，那個鐵牛舍傢伙到戰場上來了！

太阿公心中震的直跳，從火堆後面看過去。報仇！報仇！此仇必報！

但是——這個叫蟬阿彌的傢伙，他所說的話怎麼能完全相信呢？聽說他自稱身上流着今川義元的血統，年紀輕輕的便想得到天下。所以，他是個想奪到扶桑掌握圖三秘軸的野心和尚。

「對了！如果粗心大意，中了他那心狠手辣的蟲術，就大事不妙了！」

太阿公如此想到，不由得提高警覺，仔細盯着蟬阿彌，

「喂！太阿公！」

蟬阿彌握住他的手腕。

「你和我一起回大阪城吧！」

「嗯！」

「如果這樣的話，你必定有某一個城門的通行證嗎！你一個人要回大阪城的確很難，還是和我一起走吧！」

「通行證？」

他不由得傻了眼。

「沒有嗎？」

「應該有的，但是沒帶出來。」

「你要進城，一定要有通行證。——我以你仇人的消息和你交換通行證。這個東西是一定要有，我們才能一起去！」

「不行！」

太阿公摔掉了蟬阿彌握着的手，轉身便想逃走。——但是蟬阿彌已經在他面前張開雙手，突然口氣一沈，說：

「你這個三無的小猴子！心裡打着什麼主意？再不聽話，當心你小命不保！」

「哼！三無的小猴子並不在乎什麼入城通行證，我現在是眞田大助先生的兄弟，妙義的太郎，我的身份和以前

大不相同了！」
「狂妄的小子！」
蟬阿彌十分生氣的，拉着太阿公的衣襟左右搖着。
八天狗中的篠切及塔之助，在早先已經吃過這個單眼的小和尚的怪力之虧。在蟬阿彌眼裡，太阿公只是個不值得動手的小鬼。
「呀！」
大叫一聲，鬆了手。
太阿公被投到十公尺外的枯草中。但是，他是妙義的太阿公，是不會被摔傷的。
「唰！」一聲，抽出了如霜的白刄。這是在入大阪城拜見了秀賴之後，所獲贈的二尺長短刀。
氣兇兇地朝蟬阿彌走去。
蟬阿彌哈哈大笑，輕輕地轉動手杖，然後指向太阿公雙肩之間，拉出青眼架式。
「來吧！」
殺氣十足地說。
「渾蛋王八！」
太阿公大叫，忽地跳到半空中。——高到需要仰頭才能看到他的高度。
此時蟬阿彌也跳了起來。早就耳聞，他叫做烏童，所以拼命地跳高。
木杖向空中刺去。
「嗯！」
間不容髮之際，太阿公的短刀已斬向和尚的腦袋，眼看着便要像切瓜般地一分爲二。
蟬阿彌趕緊身子一縮。
太阿公的刀砍了下來，只差二、三寸便砍到他的背了，只砍到了琵琶。
四根弦「嗤！」一聲斷了。大事不好！是心愛的琵琶！這比殺到蟬阿彌還令他心裡難過。
「好小子！我絕不饒你！」
今川蟬阿彈怒火中燒，氣得滿臉通紅。
把手杖往地上一丟，赤手空拳便想去奪他的刀子。……
……太阿公發出鷄般的慘叫。原來蟬阿彌的雙手已握着他的喉結。
太阿公心中焦急萬分，蟬阿彌的手上已出了汗，他的力氣足以令人骨頭折斷。
就在此時，他發現了大阪城的火印木製通行證。蟬阿彌搶到手後，便一闖身跳到火堆後面。
⿰口並！
有一聲鎗聲。

黑夜中，火堆自然是狙擊的目標。看不到是從何處打來的鎗聲。
「呀！」
今川蟬阿彌面向上，彈到半空中。

九度山密使

冰冷的天空，迴盪着鎗聲的回音。
被這一巨響嚇了一跳的太阿公，放眼四下找尋音源。臉上，嘴角，耳朵上，都沾滿了雪。
他拍掉了雪，像隻金魚似的張口喘氣。
——對了，剛才蟬阿彌爲什麼會倒下去呢？一會兒後，那個不知從何處放冷鎗的人，以飛快的速度朝這裡跑來，大地似乎都有所震動。
「等一下！」
太阿公想了想——來人是誰呢？——是敵人，抑是友人？
在還來不及容他考慮的時候，那個男人已經跑近了！太阿公只得定神看個究竟。
那男子的臉並不曾看過。是個五短矮胖身裁。從頭到臉好像隻刺蝟般，用頭巾包了起來，身上穿的是皮短衣，及到膝蓋的褲子，手上拿着外洋傳入的火信。
——動也不動，定神凝視蟬阿彌良久，還用鎗口對着蟬阿彌、
「眞是開玩笑！」
裝死的蟬阿彌，突然用手抓住鎗管，一躍便站了起來。
鎗管立刻放出一聲巨響，兩人之間遍佈一陣硝煙。兩人開始互相漫無章法的亂扭亂打。雪還是在下着。
此時，矮胖男子的頭巾被扯掉了。他並不是什麼勇猛的年青人，而是個白髮皤皤的老人。
「喂！九度山的小助爺！」
太阿公會和他有一面之緣，立刻站起身。
「在這碰到你眞好。你是穴山小助前輩，這個蟬阿彌搶走了入大阪城的通行證！」
「喂！太郎你沒事吧！」
「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我是帶着奈都女的信，要到大阪城去！」
「別急！我知道了！」
然後橫着短刀在小助前面，集中全身力量，朝着蟬阿彌的袈裟砍去！
得手了！

的確砍到了！再厲害的今川蟬阿彌，被小助拉住手，想躲也躲不掉這一刀！

「嗚哇！」

像是琵琶斷了弦似的慘叫，太阿公斬下去的一刀，刀刄上已沾滿了血。

但是——奇怪了！那些血像白霧般地飛舞。那裡？……新月下，只看到上萬上億，不知其數的小白蛾，發出白磷光，在飛舞着。

「呀！那傢伙的蟲術！」

小助也定神四下找着，但是四野沒半點人影，蟬阿彌的身形已不見了。只看到那斷了的琵琶在火中燒着。

第三十四篇 破陣篇

炒米袋

昨夜的雪，把大地凍成一片銀白，攝津的東方，露出了一片晨靄。

白的發亮的冬之大地，像是把太陽溶化了的紅雲，在紫色的水平綫上昇起。貫穿大阪街道的安治川，是條約有千丈深的大河。

「嗽！可以看到天主閣了！那是大阪城的標誌！」

今天的太陽，使妙義的太阿公產生了一股新的希望。在飄雪的夜晚，刮風的夜晚，在屍體遍地的戰場上，摸索了幾夜後，如今看到了大阪城的天主閣出現在安治川的東岸，不禁令人感到興奮異常。

「小助爺！馬上便要進城了，奈都女小姐要給幸村殿下的信，可以交給我，我一定可以帶進去！」

穴山小助被蟬阿彌的蟲術迷惑住了，聽到太阿公這麼一說，眼睛中才又放出了有意識的眸光。

「好！看你的意思辦好了！」

小助略爲考慮了一下。

「不，等一下！奈都女小姐的信中，不知道寫了些什麼。你年紀這麼輕，若是交給你，如果其中有什麼機密大事，萬一落入敵人手中，叫我這個小助此後該當如何做人？最好是我和你一起進城，拜見幸村先生後，親手交給他，我心中才能安心。」

「小助爺！我一個人溜過敵陣，要比兩個人一起走來的方便多了？萬一被發現了，要逃命的時候，我一個人也比較無所顧慮。」

「這麼說來，一個人比較好了！那麼這件事便完全交給你了！」

「小助先生！在九度山的奈都女的安全問題，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這件事交給我好了！請早一點回故鄉吧！」

太阿公乞死百賴地央求道。城內的人已知道他迷路了三、四天，在八天狗的兄弟們面前，若是交出這封信，也算有個交待。小助如今對太阿公也不像看待一般小孩子，將從奈都女那裡拿來，要交給她父親幸村的密信，用桐油紙包起來的紙信，交給太阿公後，便就地走回九度山。

這是回城後交給大家的禮物。太陽照在原野上，把通向大阪城的路照得十分清楚。太阿公選擇了一條羊腸小徑，走向大阪城。

距城下只有一里半，似乎已觸手可及。肚子有一點餓了，便走到旁邊一具屍體處，取出屍體腰上的炒米袋，正在翻來翻去時。

「小子！等一下！」

突然，炒米從他的手上散落了一地。想逃已經來不及了，回頭一看，一個穿着黑色甲冑的散兵，一把抓住了太阿公的領子。

「好傢伙！想到那裡去？跟我到陣地去！」

破陣行

那個陣地是大御所德川家康之子，德川秀忠內大臣的左翼，酒井讚岐守的黑甲冑部隊的防綫。此刻捉住太阿公的衣領者，只是一個士兵。

「喂！兄弟們！捉到一個可疑的小鬼！」

他對着另一方的濠溝中的人影叫道，立刻有數十名穿着黑甲冑，拿着武器的士兵，像蝗蟲般地擁了出來，大聲喊殺。

馬上便要被斬掉的太阿公，在此危急之際，不管那抓住衣領的如鐵爪般的手，發揮出少年獨有的蠻勁，抽出腰上的刀，朝敵人的手砍去。

士兵一聲慘叫。像是地獄的惡鬼一般，手已經不見了，夾着一陣血霧，手像被切蘿蔔般地砍成兩半。太阿公大無畏地站在他們面前，一點逃的念頭也沒有。這個攝津的平原上，全都是關東的大軍，而家康所指揮的茶臼山大本營，把設有副將秀忠營帳的預備隊視爲中堅基準，而將衆多的兵數以山丘、塹壕、森林、寺廟、河川、橋樑、早田、山崖、民家作爲據點所成的十重二十重的水洩不通的陣容，只等待著總督大元帥的一聲號令下來，便要立刻攻進大阪城去。

穿過前面的陣地，後面又有一個陣地。衝破這個陣地，下面還有另一個陣地。大阪城被這重重的陣地所包圍，太阿公當然也就不能夠輕易的回去。但是，正因爲非常的危險，倒使他興起一股試試自己本領的興趣與衝動。破陣行，破陣行，多麼象徵男子漢的事業。將來長大成人，做爲一個能幹的人立足於社會上，那麼所有的事業，將可如破陣般邁進。如果在此就畏縮不進的話，出了社會遇到挫折，就必會屈服。太阿公於是叫道：

「混蛋！站到我面前的，我可要踢要砍的喲。還不快點讓開！」

他手上所拿的短刀、畫著如彩虹般的弧線，向塞滿塹壕的士兵間突進。

殺敵？亦或是自己的肉被砍、他已全然不在意。只管向敵陣猛進。遇人則砍人，遇草則斬草。

「哇——」

黑甲冑部隊的一角混亂起來。後方有追殺上來的敵人、前方有迂迴四散的騎馬武士。

忽然，前面出現了一條河川。太阿公跳進蘆葦中的泥船。然後，拿起船槳往岸邊迅速划去，瞬間、舟身尚未抵達對岸時，人已先躍上了懸崖。碰！碰！碰！煙幕中整齊的來福槍口，對準他發出猛烈的炮火。

太阿公下來到黑色多田的田埂。由於稍感喘吁，便蓋著稻草休息，這時，一隊軍兵打河堤上跑過。緊跟著後面，又來一隊武士，慌慌張張地尋視四周而去。而他却往相反的方向，如一隻黃鼠狼拱著背，快速地跑走。

這兒有一大片的矮樹叢。他準備越過那樹叢，便縱身往前躍去，果然，本多佐渡守的伏兵，約有十四、五人正潛藏在那兒，因此，他被十四、五隻槍所追擊，便在筆直的田埂上一口氣跑了四、五百公尺。接著——又出其不意地攀往路邊的一叢高高的雜樹上，一面往下窺看，同時嘲笑下面那些一溜煙追趕過頭的甲冑士兵。

「哇——。跑過頭啦。這樣還能作戰嗎？」

如此一來，倒有苦中帶樂的感覺。覺得生與死，那曾經讓人牽腸掛肚的東西，是否已變成了汗水，並化爲烏有了呢？

接著，他從那上面探望了一番。距離大阪城的市街，大概還有不到一里的路程。但是，鳥瞰駐紮其間的無數的敵人陣地，是多麼的壯觀。就像是緊集在蜜糖上的蟻群一般。鶴翼、雁列、蛇形、車，各隨已好佔取陣地，如果被這樣的大兵團攻，那麼就是金城大阪的鐵壁，也只不過如海瀟前的房屋一樣，會招架不住吧！

「啊！這麼一想，實在是大胆。就算軍師幸村有孔明般的智謀，如果要抵擋這批敵軍，就好比要用手去堵塞堤防的水一般。而大阪城至今一點動靜也沒有，實在另人費解。」

毫無軍學知識的太阿公，覺得那眞是一件奇蹟。而，豐臣家漸趨落沒的命運，比起關東軍如日初昇的氣勢，一股悽涼之感撞擊在心頭，甚至，耳際還響著陰風颼颼之聲。

正好此時，太阿公如鳥般躍回大地。二、三隻箭巴嗟巴嗟地劃穿樹梢上的枝葉飛去。然而，却始終找不出已發現自己的敵軍所在。

跑到田埂的盡頭，便有座土橋。會是誰的陣地呢？那兒的四周，圍繞著緊密的木籬。四、五間臨時搭蓋的小屋與印有三把扇子花紋的陣幕，在徐風中搖曳著。他像一隻白鵝鳥顛著脚走在沿河的低窪處，等到看準了上面的形勢後，便又如隼般跳了起來。

那裡已是大阪城邑附近的村落。村子裡草葺屋頂下的住家連一個老百姓都沒有。鷄被敵兵吃了，馬被調徵為軍用，倉庫裡的蔬菜被運了出來，磨粉小屋的水車也停止了運轉。

但是，那兒依然住有一部份人。是一支約有五、六十人的便裝部隊。黑袖的上衣下穿著一條膝行袴（註），每人各佩帶一把短刀，而把帶鏈子的背心穿在裡面。

（註：膝行袴，是日本服裝中裙褲的一種。裙下部用帶繫於膝處，腿部繫裹腿，以便於步行。）

那樣，從裝束看起來也不是個戰鬥員。倒像個陰陽怪氣的人。這些人的職務是什麼呢？他們是奸細。混在靜軍亂軍之中，經常會像一隻老鼠，或一陣煙，活躍在敵我之間的伊賀隊的陣營。

空房內的伊賀隊

「喂！肉已經沒有了喲。什麼人再去抓兩、三隻肥鷄來好嗎？」

在一間老百姓已逃走的大屋子內，圍坐在一起的兩名伊賀兵，還有三名不像是伊賀兵的男子，正在那兒一面燒著劈柴，並將鍋子置在上頭羹東西。

那是來喬太郎與蝙蝠銀平。而，另一個人是最 怪異的——戰場上罕見的老道士，那個如假包換的鐵牛舍葛鼓。

喬太郎與銀平混在德川方面的隱密隊裡從軍，倒不算什麼新鮮事，但是鐵牛舍以道士的姿態——穿著那雙鐵製的單齒屐，而要濶步在彈丸槍戟的戰場上，實在令人噴飯。——但是，叡山的僧人與根來的和尚，還有高野的修行者等練法修德的人，也得到將軍的許可在此悼祭切腹身亡將卒的靈魂，或許因為如此，鐵牛舍才允許到此的。

「喂、抓來啦！」

坐在炉邊的人，一齊往門外傳來的聲音的方向，轉過頭去。

「好不容易才抓到的，不過很小呢！」

「沒關係，沒關係。」

於是，鐵牛舍看看銀平的臉，說道：

「食量最大的就是銀平，我看這回順便也把這個男子的毛揪一揪比較好哩！哪！一起拿去吧！」

「別開玩笑了。」

銀平笑著站起身來，向前走去接過伊賀兵手中抓的鷄子。然後，像是找烹飪場地似地，拿著鷄往屋子隔壁走去。

「唉呀……那個小鬼。」

銀平一叫便讓手裡的鷄給放跑了。

僅以身免的鷄，嘶喊著喉嚨被割時似的聲音，振翅落慌飛去。將鍋子置在火上正等待他拿鷄來的伙伴，也驚嚇的跳起來。

「喂、該不會是鷄子跑掉吧！怎麼回事呀？銀平！」

「豈只是鷄跑了，對面的街道有個奇怪的小鬼往那兒跑去呢。……唉呀、對啦。一定是那個妙義的太阿公。」

「啊！太阿公？」

「嗯。就是那個。」

「糟糕、那傢伙一定拿走了一些重要文件。快，趕快追上去，把他給抓回來！」

說罷，來喬太郎便率先衝了出去。大概是什麼人把鍋子踢倒了，弄得屋子裡飛灰四起。

第三十五篇　敵府篇

過來吧

「哇！怎麼回事。」

所有的人都往戶外跑。

現在，與嘈雜的鷄鳴同時，蝙蝠不知在嚷嚷些什麼後，這時，連在旁的喬太郎和鐵牛舍也立刻跟隨其後，一溜煙的追了出去。因此，空屋裡的伊賀士兵也一窩蜂的往外跑。

「噢！……有個奇怪的小傢伙逃走。大家好像前去追他。」

「雖說是個小孩，還全身穿著甲冑不是嗎？」

「是呀！」

伊賀士兵們，用手抵著眉際，往村道的方向看去。

「怎麼搞的？對付那樣的黃口孺子，也得這般興師動衆，這還像個大男人嗎？」

「不，那可不一定。那個傢伙，可不是個等閒之輩的小子喲！你們看看他跑的速度，快得像個風兒子似的。」

「光站在這袖手旁觀，回頭來喬太郎要是呈報到本營去，可就麻煩了，所以，就算是義務，我們也當前往助陣，不是嗎？喂，到岡村去叫幾個人先到那兒圍守吧！」

一個像是領頭的人，手指一舉，聚集在那兒的一半人，立刻分別前往岡村的小山，而另一半的人則如野鼠群散開一般，各自迅速地消失於田埂或矮樹叢中的小路。

却說，太阿公這邊。

在這附近，似乎已不見敵人的踪影，於是一面喘著氣息，一面步伐蹣跚地走著，這時，從後面傳來脚步聲，因此回過頭一看，並不是一批武士，而是他所畏懼的三個強敵正向他追趕而來。

「啊！確如蟬阿彌所說！」

他驚愕地想起在下著冰雹的曠野，那個獨眼小和尙對他所說的話。殺死你父親的仇人，鐵牛舍葛鼓也已來到了這個戰場喲！你不得不提防著些。——今川蟬阿彌曾這樣說過。

正在想著那個只有一隻眼睛，但却忽視不得的怪傢伙

不知胡說些什麼的時候，已變爲事實了。——現在，跟著自己後頭追過來的那個穿著鐵製單齒屐的老道士，不正是鐵牛舍他本人嗎？而，後面的二個人，好像是來喬太郎和蝙蝠銀平。

這下子事情可不妙了。自已被這些難以對付的傢伙給發現了。

既是父親的敵人鐵牛舍，照理說自己找也要將他找到，並正打算報上名來與他搏鬥一番，但是，自己身上正攜帶有奈都女小姐的重要信件。——不僅如此，單是要對付鐵牛舍，就已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及，現在，喬太郎與銀平這兩個厲害的傢伙也一起跟着來，再怎麼拚也是抵不過他們的。

「逃吧！並非我懦弱。此乃好漢不吃眼前虧也！」

自己這樣命令自己，太阿公由於剛才已稍作喘息，於是便快如槍彈的跑起來。

一見到他，在後面的銀平便叫道：

「等一下——。喂、等等啊！」

「喂！過來吧！」

太阿公竟還大胆的回過頭去。

「這個傢伙！」

颼——地，從天空飛來的，是鐵牛舍投擲過來的錫杖。錫杖的尖端觸著地面，如車輪般來勢兇兇地滾過來。但是，太阿公輕如飛鳥的身子，同時踏往河堤的另一端，瞬間又越過小河，然後以雷鳥般的速度，跑進密生著一大片檜木的山中沼澤裡去。

舍利寺的幽火

要說那是山的話，只不過是座極爲平坦的小山。

但是喬太郎，糟了！他止住脚步。因爲，太阿公只要躲進樹木叢生的地方，就等於魚兒游回大海一樣。

「喂！可別將他看丟呀！」

當另外二人也意識到這點時，他便以卓越的飛躍，一口氣飛向檜山的山麓去。

「我從這條路上去守候着。鐵牛舍從這邊上去。」

「嗯！好的。」

蝙蝠與惡道士，分道揚鑣地躲入檜樹林中。喬太郎則拼命地沿著狹窄的沼澤岸邊跑去，但由於這是座平坦的小山，立刻就到了岩壁的盡頭，不久來到山頂，從那兒便可清楚地看到內山與外山，但却不見太阿公的身影。

「這個小鬼。八成又爬到樹上去了……」

正在環顧四周檜木的樹梢時，突然由後山下傳來一聲

尖叫。是天神林的方向。

「唧!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啦!」

原來，從另一條路攀登上來的銀平與惡道士葛鼓，好像跟他打聲招呼的時間都沒有一樣，往後山坡疾走而去，因此喬太郎也追過去，而在半路上就超越他們，不久便來到天神林前。

「噢?!你們不是伊賀隊的士兵嗎?」

「喬太郎爺嗎?」

「你們在嚷嚷些什麼啊!」

「什麼?爲了要抓各位先生所追趕的小孩，我們就先把這附近包圍起來，並佈下網羅，但是，那是個厲害的小鬼，不是嗎?」

「嗯，那麼是不是已打這兒過去了?」

「當我們埋伏在這附近的地面上時，他只從檜山下來到沼澤過一次，以後就在這樹林子裡，像隻猴子般在樹上跳來躍去地逃走了。」

這麼說來，這十幾名的伊賀隊也只能茫茫然的袖手旁觀了。

「大概吧!不管怎麼說，那個傢伙在妙義村時，就被叫做鳥童，是個奇怪的小鬼頭，且在樹上飛著走要比走在路上快得多了。但是，我看這個天神林並不怎麼寬廣，所以，如果我們動員起來必能將他逮到。」

經喬太郎的鼓動，一個伊賀兵便吹起哨子，立刻應聲又齊集了十數名人員。

那些人分批前往天神林進行驅策，然而只見一些野兎與山鷄被追趕出來，太阿公的行踪則如飄散的浮雲般消失了。

但是，當一來到了森林的盡頭處，放眼望去盡是一片水田與旱田，由此處再稍前面的地方，則是本多佐渡守的軍勢所在的岡山陣地。而且，在北面，有猫間川的水流，那個地方也有九鬼，有馬的士兵在各處看守著。所以說，他絕對通過不了。

「哈哈哈!那我明白了。」

正在作考慮的喬太郎，這時，突然有個景物映入他的眼底。就是，在岡山陣地與國分村之間，有一座古寺。從那四方的地形看來，太阿公的藏身之地，除了那個地方之外，必然別無他處。

走近一看，這是一座沒有住持且殘破不堪的佛寺，刻著舍利寺的木額，高仰在蔓草叢生的門框上。溫馴的冬天的夕陽，在不知不覺間因西傾而漸趨陰暗，在進入那門的同時，一股另人悚然的傍晚的寒氣迫身而來。

突然，在這無住持的荒涼佛寺微暗的正殿裡，出現了隨風幌動的紅色火焰，一陣煙霧從破舊的廂房嬝嬝飄了出來，於是喬太郎一夥人或由內寺，或由側房，悄悄地一個接一個地爬上殿堂的樓梯。

——同時，在沒有舖蓆子的正殿中央，一個燃燒著火焰，孤零零如幽靈般的人影。

「噢，眞難得呀!那兒來的不正是高野的學文路驛站的蝙蝠，和葛城的鄉間武士喬太郎嗎?」

冷不防地說出二人的鄉里名，並豎地站起身來。

可愛的俘虜

在這極寒的天氣裡，如枯木般消瘦的身上穿著襤褸的黑麻薄法衣，一個旅行的老和尚撫摸著白髯站起身來。

內心一面感到懼怕，而又一直注視著那人影的喬太郎與銀平，好像突然想到他。

「這麼說，您是高野一山的住持、木食上人嘍!」

「正是。」

「您怎麼會來到這樣的古寺呢。特別是這個地方不知什麼時候將會有一番激戰的喲!……看來您是在雲游的歸途中，迷失了避護所吧!」

「不!不!我是特意到這兒來的。來看看家康公的陣營。」

「既是如此，爲甚麼不去找那邊的岡山陣地，或是其他諸侯的兵營，好給您帶路呢?」

「還要這個那個地找人幫忙的話，在這作戰的時節，既會打擾別人，我也嫌麻煩。這尚且不去管它，喬太郎，看你們每個人面現怒容，跑到這古寺裡來要做什麼呀?」

「事情是這樣的，因爲剛才有個小孩逃到這裡，所以我們來搜查一下，不知老僧您是否看到這樣的小孩?」

「小孩子。……什麼樣的小孩子啊?」

「大約十三、四來歲，全身穿著甲胄，是個動作相當敏捷的傢伙，叫做妙義太郎。」

「噢!就爲了要抓那麼一個年輕武士，還得使你們如此興師動衆，眞是的。……可是，我不知道有那樣的人呀!」

木食上人若無其事地說著的時候。後面的大殿，突然響起咔啦咔啦驚人的聲音，然後從厨子(註)裡，兩個人摔在一塊塊地滾落到須彌壇(註)來。

(註：厨子是安置佛像或經卷用的，有兩扇門扉的箱子。)

(註：須彌壇爲佛殿中央的佛壇。)

將太阿公押制在地上的，是那個不知何時從喬太郎身邊溜開的鐵牛舍，他從厨子的縫隙看到甲冑的閃光，便繞到住持僧的居室，再由後面出其不意地將他逮住。

「啊……」

木食感到可憐地緺起眉頭。而衆多的伊賀士兵又將那兒團團圍住，使得他不能向太阿公說話。

「喂！將他帶走。」

喬太郎催促道。

總之，要他躲到厨子裡的，一定是這個老和尚沒錯。但是，他雖然這一身乞丐的打扮，卻依然是高野一山的住持，且擁有與各類武將及公鄉之士促膝談話的權威。一不小心，被告一狀或受到牽累的話，就不好應付了。——想到這樣，喬太郎趁著混亂之中，裝做忘了打招呼的樣子，率先奪門而出離開了舍利寺。

一離開那裡，銀平立刻說道：

「哼！你這個小傢伙，長時間以來，一直受你騷擾不已，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小腦袋搬家！」

似乎審判已結束，喬太郎連忙制止。

「如果在以前，要殺要斬都隨你便，但是，現在這傢伙也是眞田那一派人的成員。不但如此，說不定他受了密命而在四處奔走，擅自將他處斬，則有違軍規。這兒是戰場。就算要殺他，既已活捉，首先就必須將他押回本營才行。」

「是嗎！眞是麻煩。」

「你看，馬上就要到達陣地了。到岡山的哨岡去借些火把，今天晚上就將他押送回去。」

因此，留下五、六名的伊賀隊，其他的人回到原來的村子後，又打著火把走了約一里的松樹街道。

「我要被帶到那兒去呢？」

太阿公認命了。

已經沒有法子了呀！只有死路一條。

這一番牢騷，倒也覺得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他那勇敢的破陣行的計畫，終於還是回不了大阪城，平白無故地就被這些料想不到的敵人抓了起來，但是回顧由酒井的黑甲冑部隊的陣地開始，經過幾個陣營，一直到突破伊賀隊的警戒線爲止，對自己來說，多少也感到一點安慰。

不久終於到達。

敵都的本營，四天王寺的堂塔就在那裡。

直到不久前，在茶臼山架設營帳，指揮著關東總軍的大御所家康，以巧妙的戰法逐步向前邁進，不知不覺間，在那中樞陣營遷移到四天王寺的同時，只要再深進一步，

全軍就向大阪城的城濠逼近。

不久，被一圈圈繩結所綁縛的太阿公，一進到四天王寺的南門，立刻就被帶入由列霜般的槍林陣及無數甲冑所埋伏的陣府內部去。

「那個矮小子是什麼人啊！」

「敵人的小嘍囉吧！」

「話雖如此，還是個小俘虜哩！」

「嗯，是個可愛的俘虜。」

在各要塞持著槍砲，及在陣地出入口站哨的鐵甲武士們，目送著他的背影並嘰哩咕嚕地數說著他。

帽子與法衣

「你就是叫做妙義太郎嗎？」

「是的。」

「幾歲啦？」

「十四歲。」

「父親呢。」

「被人殺死了。」

「母親呢。」

「沒有。」

「什麼緣故使你和眞田大助結爲同黨？」

「我記不大清楚。」

「大阪城裡的彈藥和武器還足夠嗎？」

「說那事是我方的不利。」

「嗯。那麼，你到城外有什麼目的呢？是不是幸村或大助吩咐你來的？」

「亂軍的時候我迷了路，所以回不了城去。」

「胡說。一定有交代你一些別的使命。如果不俱實招來，我就命令站在你後頭的士兵們，把你宰了當犧品！」

「那就快請動手吧！」

——審問太阿公的是大御所的家臣成瀨隼人正，突然陷入沈默。

但是在那同時，侍侯在隼人正旁的士兵們突然撲上去搜查他的身體，沒收那封穴山小助拜託他交給眞田幸村的信。

隼人正將信收下，站起身來。

「把這個傢伙監禁到太子堂下的地牢，直到大御所的命令下來。」

來喬太郎、鐵牛舍以及銀平都想著，在從太阿公的懷裡取出奈都女的信之後，便會將他交還給他們，於是暫時在隼人正的等候所裡歇脚，等待回話。

但是，這個本營的業務非常的忙碌。由大清早直到半夜，不斷地與各個陣地聯絡的差遣兵的騎馬，到四天王寺的正門迎接的閒暇都沒有。這期間裡來了軍使。假借參觀陣地之名而來的根采與比叡的和尚。或者舉行參謀的秘密會議，或是火藥方面的指示，或是副將軍秀忠的來訪等等——似乎只有在這個陣營裡，重複著戰鬥般的忙碌。

「怎麼回事呀！快將我斬頭啊！」

太阿公從地板下的牢房，向那些時常往那兒經過的武士們吼叫著。

地板下的牢獄，如冰庫般的寒冷。

是不是因爲大御所繁忙之故，而被棄之不顧呢？他一直被監禁在那兒約有二個晚上了。就算受得了那兒的寒氣，那些來來往往的嘍囉們，看到這個可愛的俘虜便覺得很稀希，於是像參觀欄杆裡的小熊一般，指指點點地從他面前經過，使他認爲這是忍無可忍的恥辱，見人就叫道。

「快把我殺了吧！快把我殺了吧。」

却說，在第三天的深夜。

「太郎，這麼想早死啊！」

有個人站在檻前說話。

「並不是我想死，只是既被抓到這裡來，與其作人家的笑料，不如早些討死好。」

「那麼，你不是有報父仇的大願嗎？而且，所謂的武士，是要護駕主公直到見了勝敗興亡之後才死，這才是眞正的武門之家。光是死，並非什麼榮譽。」

「嶷……是什麼人？這麼了解我的事情。」

「趁現在，快點考慮吧！」

「啊？」

正在驚嚇之際，他已由地牢裡被托了出來。出到外面，抬頭仰視那奇怪的人影，竟是前些時候在岡山的舍利寺內，讓他躲到廚子裡的高野的木食上人。

「噢！是你。」

「噓！快走吧！」

木食把原來的牢房門上了鎖後，立刻藏身於六角堂側的營帳內。而，茫然地目送著那個影子的太阿公，手上拿著一頂竹笠和一件法衣。

「啊……大概是要我穿上這個逃跑吧！」

竹笠和法衣對太阿公來說都稍嫌大了點。將那用帶子繫上後，便從四天玉寺的精舍，如松鼠般地逃跑了。

家康

在南大門的北側，聳立著六角的金堂夜叉塔與如意輪

堂的建築物。他鑽到接兩座建築物的橋下，再從大禮堂的後面輕輕將手攀在高高的土牆上，正想翻越過去。

「小和尚。要上那兒去。」

像豹子般猛撲上去，用力將他扯拉下來的兵卒，冷不防地剝下他的竹笠。

「呀！你不是寺內的小和尚嘛？可疑的傢伙！」

這樣叫道，並扭住他的右腕。

「你弄錯了呀！我是講堂納所（註）的小和尚。」

（註：納所是禪宗中置放米穀金錢的地方。）

「胡說。講堂的小和尚，下身還穿著甲胄嗎。到這裡來！」

太阿公趁其不注意時，一頭往他的胸脯撞過去。

這時，他的右手迅速拔起敵腰帶上的短刀。同時，哇的一聲，對準剛鬆手的肩膀用力地一刀砍下去。他把沾了血的刀子摔開。

然後，一面重新戴好帽子，一面往東門的方向走去尋找避護所。到了那兒一看，一排鐵槍陣正燃著篝火，密的連螞蟻爬的空隙都沒有。不知不覺間，或許是察覺到剛才的騷動，許多武士不斷地在寺內走動著，好像正在尋找自己的踪跡。

太阿公如今是左右皆敵，進退兩難。而他能容身的範圍也逐漸縮小，最後又回到原來的大講堂的後面，天啊！那個地方也有數十個武裝的人影，圍繞在剛才那個兵卒的屍體旁邊，正小題大做地喧吵著。

「啊……完了！」

在這危險的當兒，傳來一陣混亂的脚步聲，向後倒退的太阿公，眼看已窮頭末路，便如刺猬般地將身子縮成一團。突然，看見眼前有條逃路。就是在他藏身的橋廊下旁邊，有棵聳向天際的大櫸樹。他立刻躍往樹根處，然後就像一條被懸起的線，迅速攀向衝天的樹梢去。

「太好了！」——爬到樹上一看，巨木的樹梢之間有雙手伸展開那麼寬，於是他的行動便格外自由。如果要由樹枝間跳過去的話，那麼從那兒跳到四天主寺的外面便不至於太難了。

但是又想到。——他稍稍歪著頭。

「慢點！——逃命的辦法是想到了，但是，如果就這樣平安無事地回大阪城，我還拿什麼臉面見幸村老爺與大助少爺呢？在八天狗的面前，我還能心無愧疚地說我回來了嗎？——奈都女的信不也落入敵人的手裡嗎？

對小助先生也不能交代。不，連妙義太郎的名字也都蒙了羞。反正我曾一度認命要死去的，現在就算要回去，也必須帶些體面的禮物回去，否則我將難以立足。眞是心

有餘愧呀！」

——經過這番思考後，太阿公也恢復了平靜。然後，爲要確定有無什麼關東軍的重要機密可以探查，便環顧深夜裡清晰可見的四天王寺的本營，突然，有了！有了！就在眼前發現了異樣的情景。

就是，大講堂與太子堂圓圓地包圍住的中庭部分。與整個外面的境界處，圍繞著葵紋的幔幕，每隔三尺就有個旗本（註）武士站守著，在二層幕之內，還聚集著衆多的武將。

（註：旗本，江戶時代武士的一個等級，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進見幕府將軍。）

在營帳的內部，九名老將與四名年輕武士，還有一個和尚武士，似乎正秘密地磋商軍議。陣幕裡沒有屋頂。在建築物的周圍與幕外，幾百名甲冑士兵正亮著眼睛巡視著，但是，從太阿公所在的位置看，那兒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眼光。

「噢！審問過我的成瀨隼人正也在場。那個老先生大概是本多正純吧。和尚武士則一定是傳說中的關東軍師。……呀！這麼說，坐在正對面的年長者，就是關東軍的總將家康嘍？是的……是大御所……對豐臣家來說，就是將他碎屍萬斷也難洩心頭恨的那個老賊家康！」

他不由得漸漸挨近樹梢的前端，因而緩緩搖動的枝頭上，夜露一滴一滴地往下落在陣幕上。

第三十六篇　蘆荻篇

密議

太阿公嚇壞了，屏住呼吸看著下面到底有什麼反應。因爲被他身體搖動，樹葉上的露水，像雨點般和落葉一起落下，而下面的人一定會抬頭張望，到時自己若被發現，一切就前功盡棄了，所以他像隻貓頭鷹似地貼在樹上，一動也不動。

——可是，一直這樣躲著也不是辦法。

他看看沒有什麼動靜，於是從樹上滑了下來，翻過了大禮堂的牆，輕巧敏捷地躲在司令本營的暗處，拉起了帷幕的一角，屏息凝聽裏面以家康爲中心所舉行的秘密會議。

在說話的，正是大御所家康蒼老而帶薄怒的聲音：

「怎麼回事？是不是江多岬和中島的要塞又遭敵人的反擊給搶走啦？」

「是的……」

這家臣好比是在獅子王面前，因爲大王不高興的叱責而戰戰兢兢地回答。

「——因爲，大家一聽說是以勇猛出名的後藤基次，和眞田的一夥人要利用奇計突襲，所以大家抵擋不了多久就支持不了了，一直退到福島的營地爲止……」

大御所聽了這一段話，更加光火：

「你們這一群沒用的東西！一聽是眞田和後藤的人就嚇得往後退，眞是沒有出息！好吧好吧！這事關全軍的士氣，這樣吧！明早天一亮，老夫親自乘船，由水路到江多岬附近，巡視一番！」

「噢？您要出巡？」

「我要去慰勞我方的大軍，只要他們稍有鬆懈，一定會讓那少數的敵人趁虛而入的。我要三百名鎗兵，趕緊給我在城內準備一條兵船，天亮之前，我要出發到前線去巡察，快！」

「請您再多考慮考慮。」

本多佐渡守向家康建議道。

「幹什麼？」

「您剛才所言極是，不過，您仍需以您身體爲重。依

小的之見，在這種寒冷的天氣裏，您老一大清早乘船出巡，似乎太勞累了吧！」

「你的意思，是要我就此作罷？」

「您萬一在如此寒冷的天氣中出巡，受了風寒，說不定更加挫殺了三軍的士氣。您既然被秀忠公任命爲代理，出巡的事也犯不著您去擔心啊！請您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吧！」

「秀忠身爲副將，也有他份內所掌管的陣地。也沒有聽說他因爲害怕受風寒而不上戰場啊！就算我今天不是代理，難道只因爲我老了，可以不出巡，可以隨隨便便不遵守軍紀嗎？」

「這……」

佐渡守的建議被駁，也只得噤口不言。這時，站在成瀨隼人正旁，一直默然不語的南光和尙天海，慢慢曲躬向前進言道：

「請聽老僧一言。」

「你是不是也同意佐渡守的看法啊？」

「誠然如您所言，您老的顧慮並沒有錯，但是還是請您再考慮考慮吧！」

「我十分了解各位關心我身體的心意，但是，這一回的交戰，並不是老夫我身體的問題，而是關係著關東各大軍的存亡，那有閑暇還來管我呢！」

「雖然您已經決定了，但是愚僧還是要說，我在心裏替您卜了一卦，卦上對您明日出巡，顯示爲凶，因此，還是請您再愼重考慮考慮吧！」

「少廢話！」

家康什麼話也聽不進了：

「福島，江多岬是很重要的營地，無論如何，明天巡視的事情決不能作罷。——隼人！」

「在——」

「立刻叫鎗兵先出發！」

「遵命！」

「叫池田武藏守和安藤帶刀二人立刻前往住吉，準備好我要用的船！」

家康迅速地安排命令好一切，爲了第二天黎明的巡視，轉身進太子堂內睡覺去了。

返　家

寂靜的星夜——

迅速跑出了四天王寺陣營的妙義太郎，獨自一人在漆黑的大阪街道上，飛快地向前走，不多時便來到了玉造口

的營地。

砰！

忽然有一發子彈，擦過太阿公身邊而過。

「哎！你們打錯人啦！」

太阿公叫著。他想，這裏已是自己人的地盤了，大概是在城濠警戒的哨兵，不知道我是什麼人才開鎗的吧！

「什麼人？」

「是我，眞田大助先生的僕人，我叫妙義太郎！」

「喔！是眞田少爺的小兄弟啊！」

「是的。我現在囘來了！」

「囘來就好！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誰，我是木村先生的部下，但是自從某夜偷襲之後，你就下落不明，大家都很替你擔心呢！」

「——我走了。」

「快走吧！……喂喂！眞田住的地方，過了橋要往右轉！」

「謝謝，謝謝……」

太阿公像囘到自己家一樣，跳過了高高的石墩，飛奔而去。

他來到一扇高大的鐵門前，又敲又嚷：

「眞田大助先生，我是妙義太郎。我剛從敵陣逃囘來。請開門！快開門！」

「噢——是太郎的聲音！」

「什麼？那個小兄弟囘來了？」

同伴們都非常熟悉，一聽他喊門的聲音，就趕忙開了門迎他進來。太阿公立刻被十多日不見的親密戰友包圍起來，接受他們對他的關懷。

篠切一作、車源彌、穴山小十郎、伊吹塔之助、佐分利甚內、道明寺隼人、眞田大助，這八天狗中的七名都非常高興太阿公的歸來，又對他所述的勇敢行爲感到萬分驚奇。

「——在說這事以前，首先我得先向各位致歉，因爲九度山的奈都女，曾要小助伯伯轉交我一封信，要我務必帶到城裏來。但途中卻被敵人給搶走了。……因此，我想如果不將功贖罪的話，實在沒有顏面再來見各位，所以今夜我潛進了家康的大本營，聽到了家康和一個叫天海的和尙，還有本多佐渡守他們的談話。」

於是他就把他躲在四天王寺的帷幕後所聽得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十八精兵

以大助爲首的八天狗，聽了太阿公若無其事的敍述，個個都面面相覷，表情愕然。

能進城探聽消息，再安全出來的密探不在少數，然而卻尙無一人能有這種本領潛入敵方的大本營所在，四天王寺。——因爲這邊的人根本沒有消息來源，所以對於家康是否是在四天王寺呢，還是在住吉，沒有人能確定，這使他們在策劃重大的戰略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可是，現在他們聽太阿公平心靜氣地述說，他是如何被逮進了四天王寺，想盡了方法逃出來，然後又潛回他們的大本營，並且躲在大御所的身邊，偸聽了他們的密談，都十分震驚。不，應該說是嚇傻了。

「太郎，你這樣做，未免太危險了吧！」

「是啊……」

「我看，還是盡快讓幸村先生知道這件事情比較妥當！」

大夥兒你一言我一語地建議。

「那麼，就請父親出來吧。」

大助聽了大家的建議，站起身，準備去請父親，此時，廳堂的大門開了——

「你的話我全都聽見了！太郎，你眞了不起！」

門口出現了幸村的身影。

幸村是個不苟言笑的人，雖然他平日極少叱責部下的不是，但卻也沒有稱讚過別人。太阿公現在得到了幸村的讚賞，心中的高興更是難以言喩，這十幾天所受的一切辛酸，都被這一句話化爲烏有，他立刻伏在地上。

「你說，明天黎明，家康要親自由住吉乘船，巡視江多岬一帶的營地，是嗎！」

「正是！」

「既然是這樣，那麼，這對各位來說，是個天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們絕不能放過！大助，立刻準備出發！」

「是。——現在？」

「部下不必多。只需挑選十名精悍、機智、敏捷的弟兄卽可。在地外濠溝的水閘處預備三艘小型的船，趁夜由大和川出去！」

八天狗的每個人聽了這些話，都很了解這智足多謀的軍師，不知又有什麼神機妙算，於是接著問：

「幸村先生，我們也去！」

「對！非得叫他死在我們的面前不可！」

好有決心的一句話！

「——弟兄十名，再加上你們八位，可稱得上爲十八精兵，這麼一來，明晨的大好機會，家康那老奸巨猾的腦袋，勢必逃不出各位的刀劍。——時間不早了，詳細計劃

，我們船上再談，快！」

幸村不愧被稱爲是智多星。這位如同中國的諸葛孔明的稀世軍師，讓人覺得整個大阪城的命運，似乎都擔負在他一人的肩膀上；他又擁有別人所沒有的寬大胸懷，穩健沈重地觀察那些令人無法容忍的關東大軍。他的意志堅定，十分地肯定，明天家康的首級一定會掛在己方的劍端上。而八位年青勇士也都抱定了非叫家康死在他們面前，絕不干休的決心。

聽了這些話，那個人能不振奮，勇氣十足，精神百倍呢？

每個人爲了豐臣家，都抱著一死報恩的心情。

大家都忙著拿武器，穿戴起來。

幸村也穿著黑色的鎧甲，身披一件深藍色的陣羽織（註），穿著非常的輕便，儼然爲軍師的模樣。然後和八天狗一同由眞田丸（城內）主外城邊，經由繩梯，爬下城牆，乘上預備好在城外濠溝中的小船。

（註：陣羽織爲日本古時在陣地中，穿在鎧甲外的外衣，無袖，多以緝、紗、天鵝絨所製，有些亦有刺綉，極爲華麗。）

三條小小的舢板上，已經站著先到的大助，和十名由士兵中挑選出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準備好一切，在等著他們。

舢板滑出了水閘。

船在漆黑的大和川中，像三隻在水上睡覺的水鳥，悄悄地向前漂去。……沒有任何槳撥動水的聲音，更沒有一丁點兒的燈火……。

這天正好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河上已結了一層薄薄的冰，冷得不得了。

仰望夜空，繁星閃爍，東邊天空的雲，也微微有些透亮。

澈骨的寒風把河畔枯乾的蘆荻刮得沙沙作響，三艘靜靜在水面上滑動船的船頭，碰落了樹枝上如針葉的霜。十八名呵著白霧氣的精兵，似乎已在他們的刀鋒上，看見了家康的首級，在他們的眼前幌動著……。

潛藏的水鳥

幸村忽然發現，那個勇敢、値得讚許的太阿公，也在自己的這一艘船上，於是他開口問道：

「太郎，你睏不睏？」

「不，我不想睡。」

「不睡？那怎麼可以！像你這個年紀的小孩，是最需

要睡眠的。不睡覺的話，腦筋昏昏沈沈，什麼事都辦不成的！」

「是！」

「要做一個武士，注意要時常有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有個名叫孫子的兵法家曾說過：有充足睡眠的士兵才能強盛。」

「可是，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人會睡得著呀？」

「其他的人今夜都已有了充分的睡眠，而你經過這連日的辛勞，一定也是非常疲倦的。你如果不睡的話，就不能成爲一個優秀傑出的武士。眞正的武士，無論是大敵當前，還是在冰上，該睡的時候就該好好的睡，突然醒來也能立刻戰鬥，這才是眞正的強者啊！──現在距離江多岬大概還有一個時辰的航程，那邊有草蓆，你還是到那兒去好好地睡一覺吧！這也是要成爲一個偉大人物所必需經歷的坐懷不亂的修行之一啊！」

幸村關愛地告訴太阿公。

在這種場合，不僅是太阿公一人，就連其他同船的兄弟們，對於幸村這一片細心照顧的情意，都能深深地體會那份溫暖。

就算是爲了這位軍師拚命，死也甘心！在這種時刻，那個人不是這麼想呢？

「好了，快睡吧！」

太阿公聽了幸村的話，老老實實地走到小船的一角，蓋著草蓆，蜷著身體睡了。──到底還是個孩子，嘴裏說不睡，一躺下去，翻了個身，就已經打起鼾來，沈入夢鄉……。

此時，在拂曉中，三艘船已經出了大和川狹小的河口，朝遼濶的淀川的一端慢慢漂去。是日，四更左右的西北風仍然十分強烈，大河裏的水像海水一般地翻湧著赤褚色的濁浪，幾朵殘雲在拂曉的晨空中快速低低地掠過。──天滿、京橋口、中島等河中的沙洲，仍然籠罩在破曉前的寂靜和黑暗中，枯乾的蘆葦，被急流而過的河水，衝得嘩嘩作響……。

「別讓船槳發出聲音來！──盡量往岸邊走，沿著蘆葦，讓船順水而下吧！」

三艘舢板聽從幸村的命令，穿過蘆葦叢中，悄悄地順流而下。

各式各樣的水鳥，當小船由沙洲邊輕輕滑過時，也被這輕微的水波聲給驚醒。

不久，小船如箭般地快速穿過了堂島和中島的中間，突然，有人輕叫道：

「喂！看見海了！」

大家隨之精神一振，眼睛也亮了起來。

前面再過四、五百公尺就是安治川的出海口了。由這裏就可見到攝津弧線柔和的海岸線，和海中淡路島的景像。海面上由天空中的朝霞中透出的亮麗的曙光，映染得一片通紅。

他們把船藏好，再蓋上蘆葦，引頸眺望，可見到下博旁岸停滿了蜂須賀勢，敵人的兵船。而在木津和今宮的中間，可見島津家久的旗幟，在九条新屋方面，九鬼守隆所守的關東軍的船塢裏，在濛濛的晨曦中，正發出聲響，好像在放船下水。

幸村迅速地跳上他所乘坐的那一艘舢板的船頭上，喊著：

「大助！大助！」

「有何吩咐，父親！」

「這兒的地形，你看清楚了嗎？」

「我看，東邊是木津川，西是狗子島，南方是江多岬的出海口，大概說來，可算是個三角地帶。」

「不錯！──待會太陽一出來，想必由住吉出發的家康的巡視船也該到了吧！你看！那邊島津的營陣和蜂須賀的岸邊基地，炊煙比平日要上昇得快。──旗幟也換了，覷視他們是知道大御所要來巡視，營地裏的氣氛不比平常，似乎非常緊張。」

「是的，誠如您所說的一般，敵方的營地裏，眞的是一點兒鬆懈的情景都見不到！」

「──這就是因爲今天早晨，老將軍要親自出巡到此來的原因。如果他們能通過家康的巡察，那麼他們的戒備立刻就會鬆懈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家康在巡視過那邊的營地之後，不久，一定會叫船往此地來，勘察這裏兩岸的形勢，不然，也會朝著這個三角洲而來。」

「是的。」

「我們絕不能錯過這一個大好機會。就在這一刹那間，便是上天賜與我幸村盡我微薄力量的絕好時機啊！」

「噢！那麼我們是不是要躲在此地呢？」

「你的船還是藏到江多岬旁的蘆葦叢中較好。穴山小十郎的那一艘，藏在博勞淵和狗子島的中間。我在這三軒屋岸邊待著，等著家康那老傢伙過來！」

「知道了！」

大助、小十郎和其他的人都因要負重大的責任，感到異常高興，於是強而有力地回答了幸村的話。

「很好！──但是，你們千萬不可冒然行事！」

幸村十分擔心這一群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所以頻頻囑

吩道：

「在沒有非常接近敵人的時候，決不可開火！——首先，你們必須讓家康的巡視船從你們的面前通過，然後，你們聽我在這裏放一槍爲信號，你們再由四方聚攏，讓他們陷於砲火中。——同時，你們三艘船划過來的時候，船上的人依次是長槍，後面跟著是大刀，就在家康快要倒下去之時，你們立刻用槍挑瞎他的眼睛，再用大刀砍下他的腦袋，掛在槍上，殺開一條血路！——贊成不贊成——！」

「是！」

大夥兒熱血沸騰，個個都暗自帶了火鎗，臥在船底。

海面上燦爛的光芒，不知不覺中已像潮水般地朝出海口籠罩過來，船中的人也漸覺天際開始發白，三艘小船悄悄地在一片耀眼的光影中，朝三個方向划去……。

突然，空中響起了很大的振翅聲。

從九鬼守隆所守的船塢附近，有一隻不知嘴中銜了什麼東西，腹部是褐色的羽毛的水鳥，朝著江多岬的沙洲飛來。

第三十七篇　追擊篇

十面埋伏

驀地，一隻鷂在沙州的陰涼處飛降下來，緊跟着兩隻、三隻、四隻——如滿天飛紙般的鳥影，刹時佈滿了整個江面，隨即在一片蘆葦的嗚咽聲中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就在此刻，一陣風把江面激起一圈圈的漣漪，向海面擴散而去。

看不見任何的人和船隻，只有沙州的蘆葦在淒涼的蕭瑟做響。突然間，有數艘旗幟迎着晨風飄揚的大船自上游緩緩駛來。仔細一瞧，在那些船當中，有一艘掛著一面繡有葵花紋的淡紫色旗幟。那艘船一定是關東的統帥老龍家康的座船。

水路就宛如一快被撕裂的布般，有的地方寬廣，有的地方狹窄。而兩岸都長滿了密密的蘆荻。如彩虹般緩緩移動的船隊不多時已來到沙州前。

那是由七艘船隻組成的船隊，船上戒備森嚴。

「喔——別慌！」

爲了等待老龍家康的巡視船來到的幸村和八天狗等人在發現了老龍家康的座船後，立刻乘座三艘船分別由三方面潛近。

經過精挑細選的十八名神槍手，也都互相把槍口朝向河心去，一方面注意著火繩是否有讓露水給沾濕，另一方面卻要顧及把自身躲藏在蘆葦草叢中，全神貫注的向河面凝望。

家康卻還全然不知。——任憑他是如何地足智多謀，做夢也不會想到昨夜的軍事會談的內容已爲幸村所探知，並已如水鳥般的潛伏在東軍勢力範圍內的安治河口準備伏擊他。

「佐渡。——現在該是退潮時刻吧！」

正坐在船倉內折椅上眺望兩岸的家康，把目光重新移回水面時說道。

「今天開始加派一名武士專門負責記錄退潮時上游流下來的東西，然後早晚向我報告。自這些東西上就可判斷城內的情況到底是如何了。」

侍立一旁的本多佐渡說道：

「遵命！我馬上傳令下去。」

「我們剛經過的河口的防衞似乎單薄了些，還有木津口的防衞佈置不覺得太慢了些嗎？」

「自木津口到丸宮之間的守衞工作是由我們的盟邦島津家人所負責，回去後我會敦促他快些。」

除了本多佐助外，當日追隨在家康左右的尚有成瀨隼人正、安藤帶刀等人，家康也向他們交代了些事，正在此時，由池田武藏所乘坐的先頭部隊也如往常般的來到三角州前，然後照預定的計劃向博勞淵轉向而去。

轟然一聲巨響自空中和水面響起，就在這一瞬間，一陣陣的槍聲接連不斷的自兩岸響起。

隨着陣陣濃煙中傳來一聲蒼老的喊叫聲。

「不要管其他的人，今天要捉的是頭髮鬢白的老龍家康。」

「啊！」

大吃一驚的池田武藏慌忙一瞧，才知道大事不妙了。由七艘船所組成的船隊正遭受到來路不明的敵人所攻擊而狼狽不堪地四散而逃。老龍家康所乘坐的那艘船也正向博勞淵方向破浪而逃。

亡命血戰

哎喲！是敵人的伏兵。

由安藤和成瀨兩位將軍領頭，會同加賀爪甲斐結城三五兵衞、久世孫一等將領拼命地把槳猛划。

就在此時，一連串碰碰碰的槍聲自兩岸的蘆葦叢中響起，而同時家康也自折椅上跌落在船板上。

佐渡大吃一驚。

「主上！受傷了嗎？」

「沒……沒什麼，只是腳……腳………」

「哎喲！流血啦！」

「請替我包紮一下好嗎？」

「好的。」佐渡一把抓起家康的腳，把流血的地方用袖布包紮緊。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自狗子島林蔭處射出的子彈，也不斷的自頭頂不及寸間的地方呼嘯而過。同時，自後搖槳猛追的幸村的船也和家康的船隊掀起了一場激烈的水面大戰。

佐渡向家康左右的將領大聲申叱道：

「不要戀戰，現在最重要的是把主上，救離這個險境，趕快把船靠向岸邊，快！快！」

但是博勞淵四周槍火彌漫，想靠岸也無法辦到。將軍們只好奮力把槳猛划向九條新屋的方向逃去。佐渡收集了

一些船板把家康圍起來，以免被流彈所傷。

突然船頭有隻小舟出現。並有人高叫：

「家康！幸會！幸會！」

語畢，一艘小舟如箭般的飛駛而來，手握長槍站立船頭的人影很像是八天狗之中的那位無人不曉的軍師幸村之子大助幸綱。

而八天狗中的伊吹塔之助、車源彌、道明寺隼人等也各手握長槍依次而立，妙義的太郎也在場。

然後大夥衆口同聲地說道：

「家康別逃，否則未免太沒種了！」

聲音大得把船板震得格格做響。刹那間，小舟很快地撞上了大船。

一時間水沫飛揚，亂槍猛刺。

「你們這些大阪城的無賴，不得無禮。」

將軍之一的彥坂源內一把抓住大助刺來的長槍，卻被道明寺隼人自旁一刀砍落水中。

血——水面很快地被染成一片的殷紅，連凝附在蘆葦枯枝上的白霜都被鮮血染成一片的血紅。不久之後，載有十八名火槍手的幸村的船和穴山小十郎的船也都以家康爲目標，衝破其餘的船隊隨後趕來。

「主上！讓我背您走！」

佐渡把家康背起向九條新屋的方向逃去。

「主上！不逃是不行啦！」

話聲一落，佐渡抄起長槍，背着家康向離船約有九尺寬的岸邊跳去。

就在佐渡一腳跳上岸邊時。

蘆葦叢中突然有叱喝聲傳出。

「認命吧！」

緊跟着一聲銳利的刀聲破空而來。幸村一槍向佐渡刺來。但佐渡卻在蘆葦叢中一閃轉瞬消逝得無影無踪。

佐渡背著家康向一條通往九條新屋方向的土堤亡命奔逃。

自後面看見佐渡亡命奔逃的幸村高聲喊道：

「家康！取你的狗命是我眞田左衞門尉幸村多年的心願，今天，好不容易得知你來此巡視，特地在此等你，你怎好就此離去？且待！且待！」

報上姓名後的幸村隨後猛追。

一對一

「喔！原來是幸村，眞是個好敵手，我是結城三五兵衞。」

一位身披鎧甲的武士大手一揮，橫立幸村跟前。

「混蛋！別煩我！」

幸村的長槍如飛魚般的向三五兵衞刺去。

「哇！」

三五兵衞立即倒斃在地，但隨即又有一人攔住幸村的去路。

「我是大將久世孫一，無論如何不能讓你追到主上，看槍！」

雙槍立即糾纏在一起。發出一陣金鐵交鳴聲。

交戰沒幾回合，突然一枝長槍自旁斜刺過來，將久世孫一當場刺斃。

「是大助呀！」

「是的！父親！」

「家康往九條新屋方向逃走了。你帶領其他的人到各重要地點去搜索一番！」

「遵命！」

大助隨即率同源彌、塔之助、隼人等向九條新屋方面追去。

留在後頭的是篠切一作、佐分利甚內，他們倆位在斬殺了剩餘的敵人後，立即飛奔過土堤，朝着大助的去路追去，刹時已不見人影。

再說佐渡回頭一望，却見軍師幸村正從後頭緊追不捨，因而走小路朝團栗林遁去。

此時，在林木深處正有四五位小兵趕着七八頭無鞍馬在偷閒小憩。

「混蛋！好像有人來了！」

突然，這幾個小兵把話聲打住猛然站起。

「你們是何人的手下？」

這幾位小兵們似乎仍未發覺佐渡所背負的是統帥老龍家康。

「我們是島津家運送雜務的兵士。」

「快給我兩匹馬！」

「這……我們並不知你是……這怎行呢？」

「反正不是敵人就是了！套匹馬來給這位坐，再慢些的話敵人就要來了！」

「什麼？敵人來了！」

「快！快呀！待敵人追上了可就沒命啦！」

家康折了枝木條權充枴杖，吃力地上了馬，隨即如一陣疾風般地向住吉街道的方向逃去。

佐渡也隨後跨上一匹無鞍的馬跟去——。兩條白色的人影捲起一陣狂沙消失在遠處。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兩個人又是何許人物？」

「還說後頭有敵人追來。」

「大概不會是什麼厲害的敵人吧！」

這些小兵們分散開躲藏在林道的兩旁，靜觀四周。說時遲，來時快，隨着一陣震耳的脚步聲後，一條人影已飛馳電掣地來到跟前。果然如他們所料的對方來的敵人並非很令人畏懼，祇不過是一人單騎的眞田幸村。

但是，這些小兵們自幸村出現後，卻都屏息靜立著，連口氣都不敢吸，沒有一個敢挺身而出，只眼睜睜地目送幸村呼嘯而去。

幸村走後不久，又有一位武士無聲無息地來到跟前，由於來者是個如侏儒般大小的武士，因而使得這幾位小兵又再度吃了一驚。

妙義的太郎很快地朝著幸村的去路追去。雖然妙義的太郎在武藝、智謀、胆量方面都比不上幸村，但在脚程方面可就不是幸村所能及的了。

有件事可證明這個論點，也就是說太郎很快地就追了上本多佐渡的馬。追上本多佐渡的太郎突然出手抓住佐渡的脚，佐渡揚起做爲馬鞭的枯枝一把往下抽，太郎一個翻身滾了出去。

就在這當兒有人一把抓住太郎飄退開去。來人就是幸村。

局勢緊張得讓他們無法有交談的機會。

太郎很快地追越幸村，並再度追上佐渡。

由於有前次失敗的教訓，這次太郎不敢再靠近馬旁，而是猛然一跳如飛蝗般的抓馬尾，然後自後面用雙手矇住佐渡的雙眼。

身爲老龍家康猛將之一的佐渡也不得不被這突來的襲擊手驚得連繮繩都鬆掉了。馬兒也就無法控制地向路旁奔去。

「混蛋！是何人？」

佐渡雙手一用力想把身後這位身材瘦小的武士捉至面前，但太郎死命抓住佐渡的衣服不放。於是兩人同時自受驚的馬背上滾落地上。

佐渡一把拔出隨身的利刄，太郎拚命地抵抗著。

一位是久戰沙場的老將，一位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太郎。——固然這是場值得一看的精彩好戲。但對仍未發覺太郎的危機而又誓死斬取家康人頭的幸村來說，他是否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呢。這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此刻的林內正瀰漫著一股懾人的氣息。陽光已籠罩著這個悽冷的清晨，林內鵯的叫聲哀涼地劃破天際，戰爭的氣息又再度地於攝津的平野裡展開。

第三十八篇　迷霧篇

草莽怪火

兩條人影如螳螂搏鬪般的糾纏在一起的枯草揚起的塵埃中翻滾著。太郎緊抓住佐渡鎧甲的袂衣不放。佐渡則盡量的想把太郎的四肢扭住，在這激烈的搏鬪中有好幾次佐渡銳利的短刀逼近太郎的喉部。

可惜，面對驍勇善戰的佐渡，雖然太郎拚死抵抗著。但已逐漸的感到力不從心了。終於——太郎漸漸感到有點窒息了。佐渡一把抓住太郎的髮髻，同時揚起手中的短刀向太郎刺下………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

一束耀眼的光芒自一叢雜木林中射出，直取佐渡的雙眼。

「哇！」

——佐渡鎧甲的衣袖被飛射而來的長槍穿透，佐渡一個翻身自太郎的身上滾跌出去。

太郎自地上躍起。

「好極了！」

太郎拔出短刀朝佐渡望去，只見佐渡跌臥地上。僅用一隻手肘支撐著身體。太郎轉身朝飛槍來處奔去。

就在此時，自林蔭深處走出四五名武士，手上的長槍閃閃發光。

「佐渡！幸會！幸會！」

武士們高聲叫喊後，隨即散開包圍。

雖然佐渡是個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但見了眼前的局勢後也不免感到有點心慌。雖然不見得感到害怕，但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先逃爲妙，想到這裡的佐渡很快的翻身上馬離去。

「小子們！後會有期！」

佐渡邊嚷邊揮馬離去。

「卑鄙！」

「佐渡這種行爲太卑鄙了！」

很快地，佐渡的身影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馬蹄過後，大地揚起了一陣塵煙，那四五名武士也隨後追了上去。

——仔細一瞧，那領頭的武士正是眞田大助，依次是篠切一作、道明寺隼人、車源彌、佐分利甚內。

從後面認出友人的太郎不由得驚喜大叫！

「啊！原來是自己人！回來啊！佐渡！」

於是太郎又邊嚷邊緊追而前去。

突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脚程一向不輸任何人的太郎突然發覺自己不論如何地用力，卻都無法加快速度。

「豈有此理！」

他又再度舉步向前。

「豈有此理！」

但是他愈是用力追趕，前面的佐渡和八天狗等人的身影卻愈來愈遠，愈來愈模糊。

太郎終於大力喘着氣的止步，而等他定過神來一瞧，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他拚命走了一程後才發覺自己仍在原地，附近的景物依舊，絲毫也沒改變。

「這就奇怪啦！」

他還以爲自己有點神經錯亂了。因而用力在自己腿上捶了一拳，並跳了跳身子看看。

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好像有人擧着火把般地，眼前的枯草堆裏突然冒起一絲絲如迷霧般的火來。

「怪啦?!」

然而不管太郎跳向何方，那怪火總是緊跟著他不放——很快地，太郎的前後都被火舌籠罩著。

「混蛋！到底是什麼人？」

太郎自火焰中望過去，隱隱約約的可以看見一條矇矓的人影站立那兒。於是拔取小刀猛刺而去。

火焰經風吹動，如游絲般的煙把刀刄一圈圈的纏住。

然後，那矇矓的人影投過來一聲蒼白的輕笑。

「是我！小僧是也！」

太郎驚嚇得雙手更加用力地握緊小刀不放。

又脱魔掌

白日怪火！

不會是在戰場上迷惑人的狐狸精在作祟吧！

太郎的大刀被對方擊落，太郎就像隻蜻蜓般的向後飄退，但太郎的雙眼一直凝視著前面。

濃煙似風般的逐漸散去，太郎赫然發現前面正站著一位怪人。

原來是魔風流的忍者來喬太郎。

也就是退出德川家伊賀隊後，參加攻打大阪城的喬太郎。

太郎和喬太郎之間有一段恩怨，過去太郎曾經因喬太郎的密告而被捕。

小鬼！今天看你往那裡逃！

喬太郎的雙眼一直在吸引著太郎。

喬太郎充滿著妖氣的眼神似乎蘊含著一個可怕的陷井，終於太郎再也無法忍受地大吼一聲。

「小子！」

也來不及拾起掉落地上的大刀，太郎就手無寸鐵地用他那瘦小的身體向喬太郎撞去。

「你這矮鬼是在找死！」

喬太郎的身子動也不動，只伸出他那粗壯的手掌瞧也不瞧太郎的一掌劈下。

「唷！好神氣嘛！」

蝙蝠銀平的聲音自後響起。

銀平和鐵牛舍葛鼓不知何時已悄立太郎身後，銀平一把抓起太郎往地上摔去，鐵牛舍立即像在打青蛙般的用他那根錫杖向太郎的肚臍刺去。

「哈！哈！哈！小鬼！如何？」

「混蛋！原是家父仇人的鐵牛舍這混蛋。」

「什麼？你父親的仇人？你這是什麼話？給我說清楚！」

「喲！……我並不是故意的！」

「怎麼？後悔啦！你這不知死活的小子，也不想想自己是什麼份量，竟敢找我鐵牛舍報仇？」

說完後的鐵牛把手中的錫杖用力的戳了下去，太郎的肚子就像要破裂般的凹陷下去。太郎痛苦的雙手朝空亂抓。

喬太郎和銀平站立一旁冷笑。

「喂！鐵牛舍！你可不要把他弄死了才好！像這種特別的俘擄怎能輕易加以殺死呢？」

「說得也是！應該把這傢伙生擒回帥營才是！」

「可不是嘛！別看他身材小小的，可也是眞田八天狗之一呢！怎能像殺小兵般的處置他呢？把他抓回帥營去嚴加拷問一番說不定會有什麼收穫的。銀平！拿根繩子把他給綁起來。」

「好的！」

喬太郎不待他說完已逕自走下土堤。順手解開一條小木舟的纜繩

銀平和鐵牛舍也隨即走入船中，而把太郎藏在船底。然後掌着槳，一面用手撥開蘆荻，一面再朝安治川的出口

划去。突然，旁邊的草叢中昇起一陣槍煙。

「啊！」

把槳的銀平手肘上中了一彈而狼狽不堪，以致於船打起轉來。——同時，鐵牛舍大叫道：

「有伏兵！大家當心點！」

鐵牛舍大叫後立即拿起錫杖向陸上跳去。

槍聲不斷地自蘆葦叢中響起——等槍煙消逝後，卻見銀平和鐵牛舍在土堤上被兩名精悍的武士追殺得抱頭鼠竄。

來人是八天狗中的穴山小十郎和伊吹塔之助等人。—銀平和鐵牛舍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便雙雙如疾風般的向樹叢中逃去。

而小十郎和塔之助也並未追趕。——獵取德川伊賀隊的首領喬太郎的生命比起他們兩條小命來是重要得多了。於是兩人雙雙向小舟撲去。

來至小船旁的塔之助卻發覺喬太郎仍悠閒地站在船上，仔細一瞧，原來太郎正被喬太郎踩在脚下。而喬太郎正手握大刀，露出懾人的眼神向外凝視。

看來小十郎和塔之助如向喬太郎開槍的話，喬太郎有殺了太郎而逃走的打算。

塔之助等人一來想把太郎安全的脫離險境，又想置喬太郎致於死命，因而一時也就不敢妄動了。

「不知死活的東西！」

一聲怪叫聲平空響起。

潛伏在蘆葦叢中的幾名槍手再度的塡好火藥向喬太郎猛射。

一聲巨響過後，濃煙把喬太郎籠罩在一片模糊中——就在此時，穴山小十郎怪叫道：

「這傢伙是個怪物！」

穴山小十郎隨後追出。

同時，塔之助也自旁邊迫近，並一槍穩穩的向喬太郎刺去。

「可惜啊！」

話聲自水面傳來。

當所有的攻擊都罩向船上的一刹那間，喬太郎的身影在河面激起一片漣漪的消失無影無踪。

所有的槍彈都朝水面擊去，塔之助和穴山小十郎的長槍也都脫手向水面射去。就在此刻，一縷火焰自幻滅的水泡邊緩緩昇起。突然，那團團火焰爆裂開來，化成一隻飛禽朝天飛去。

是隻鷂！

是隻翅膀有鮮血的鷂。

「啊！」
大夥驚叫出聲，不約而同的仰頭望去，就在這刹那間，那隻鷂的影子已在迷霧中消失僅落下一滴如雨點般大小的殷血。

統帥的危機

另一方面。
軍師幸村兩眼正佈滿了懾人的血絲。
如果今天這個機會讓他給錯過的話，以後想再取家康的首級可就很困難了。——因而他正拼命地催馬直追。
但不久，他就感到後悔了。因為雖然自己在途中拾了條馬鞭不斷地抽打，但自己所騎的馬確是一匹劣馬。如果和家康所騎的馬比起來的話，那家康的馬簡直就是匹健馬了。
幸村好不容易的才在路旁找了一匹馬換騎。就這麼一耽擱，家康早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家康回頭瞧了一瞧。
他喘了口氣……但臉色仍感到很不安。
「佐渡不知如何了？」
而手下那些將領們的身影也逐一的浮上心頭。
喉嚨如火燒般的痛苦，他迫切的需要喝水。——突然家康發覺旁邊有間無人居住的農家。
家康再三深思，雖然離帥營不遠了，但由此自茶臼山的路程想必是異常艱難危險的。雖然路上可能有支軍，但背後的幸村也一定是緊追不捨的。而路途上想必也是伏兵四起的。
何況家康的體力已消耗殆盡、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家康已氣喘呼呼了。
家康翻身下馬。
雖然身為統帥的家康也不得不親手將馬牽至隱密的地方藏好。
——仍不見幸村自後面追來的踪影。家康轉身把馬牽入農家的庫房內。打算找點水喝後在天黑前找個地方躲避一下。
這實在是棟荒涼的農家。
但荒涼歸荒涼，仍可看出這是棟富農的宅第。黑色的建築物使人有一種莊嚴的感覺，當然也會令人有一股寂寞的痛苦。家康站立院庭中尋找水喝。
——然而正當家康在找尋水喝時，突然有一種比水聲更澄靜的潺潺聲傳入家康的耳中。
「…………」

家康一時忘了口喝的痛苦而直立靜聆。
那不是琵琶聲嗎？
到底是誰在彈奏呢？在這種風雨欲來風滿樓的蕭瑟氣息裏，到處呈現一片緊張恐怖的戰場中，竟然有人有此等雅興。
仔細一瞧，只見深垂的枯芭蕉葉下有一位令人感到不可思疑的樂人正坐在石頭上彈奏琵琶。
「您是何人？」
家康探問道。
「我是……」小和尚輕聲答道。
「我是為了取得檢校（註 ）的名位，而自遙遠的四國前來的琵琶師叫今川蟬阿彌。由於到處一片烽火，而來此暫時避一避。」
（註：古時授予盲人的最高級官名。）
「雖然如此，您也不致於有在此彈琴的雅興吧！」
「不………」
蟬阿彌搖頭斜眼說道：
「這也是修道的一種………在這種滿地血腥的戰場上，寒夜彈奏琵琶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至高無上而又困難的修道機會。此時心清以致能見千里物，胆大驚人。況且自古琵琶就為武士所喜愛。是一種激發士氣的樂器…………因而，在戰場上彈奏琵琶是激起我們勇氣的一帖最好的良藥。」
「是這樣嗎？………小和尚？」
「正是。」
「現在我後面有一位武士在追趕我，如果已進來的話請代我保密。」
「放心好了。」
蟬阿彌回答後站了起來。
「你只管放心好了！您大概是關東的統帥大將軍家康吧！」
「啊！您怎知呢？」
「不知道怎能救您呢？今日有我在此，您必能渡過危難的。」
「既然如此，請問您有何妙計？」
「妙計倒沒有，而是我將施展蟲術助您渡過難關。」
「蟲術？」
家康不解的問道。
「正是。」
蟬阿彌一面答道一面把琵琶背在肩上。
——就在此時，在黑夜將臨前的暮靄裡，幸村的身影已如鬼神般的來至屋外斷垣旁。

第三十九篇 流星篇

死裡逃生

「喔——」

幸村緊勒馬繩使馬停下。

馬蹄停處揚起一陣砂石，四處飄飛著。

幸村的身影如疾風般的自馬背飛落——他雖如疾風般的快馬加鞭趕至此地，但自屋內傳出的人聲並沒有逃過他敏銳的聽覺。

幸村左手緊握長刀，以免它和身穿的鎧甲相碰發出聲音驚嚇走了敵人。之後，幸村將頭向牆內窺視。

正當此時，幸村發覺庭院的芭蕉葉下有兩條人影向屋裡逃去。

「別逃！家康！」

幸村奮身跳入圍牆猛追，甚至衝破緊閉的窗戶躍入室內。

數十日沒有人居住的榻榻米上，已有霉味陣陣撲鼻，陰濕的空氣帶着一股臭味衝著來，極難令人忍受。

幸村確認那人是老龍家康沒錯，當幸村進入屋內時，家康的身影正好消失在內屋的門。

「家康——還想再逃嗎？」

就在家康尚未完全進入門內時，留在外頭的一部份刀鞘已給幸村一把抓住，幸村用力想把家康捉出來。

聽到幸村叫聲的家康嚇得心驚胆顫，魂飛魄散。任憑家康再狡黠，一想到自己立刻就要喪身於幸村手中時，家康也不禁拚死地用力抵住那扇門。

但家康的身子雖已進入門內，但刀鞘卻卡在門縫中，因而又讓幸村給一把抓住，此時，家康已墜入進退兩難的險境。

幸村那蒼老有力的聲音又再度響起：

「身爲關東百萬雄師的統帥和握一半天下大權的老將軍也會如凡夫般的怕死，不感到可恥嗎？無論你如何的狡詐，今天總算是難逃我的手中，且讓我來收拾收拾你這條狗命吧！」

幸村猛拉不放的叫道。

而屋內的家康正拚命的在垂死掙扎，並發出「嗚…嗚

的哀鳴聲。

家康是想盡辦法拚命地掙脫幸村的掌握以求得一線生機。

「不用掙扎啦！反正你是逃不了的。我馬上將破門而入取得你的首級了！」

幸村用力拉家康的刀鞘。

「啊！」

這聲慘叫聲來自家康，而其身子已衝向前並打了好幾個滾。

這時候屋外的幸村也緊握住家康的大刀向後仰跌出去，身子碰的一聲用力撞在牆壁上。這是由於雙方用力互爭的結果以致於掛刀的繩子給拉斷了。經過幸村的身子這麼一用力撞下，樑上的灰塵、蜘蛛的屍骸以及一些帶有異臭的東西紛紛自屋上飄落下來。

同時屋內有一陣零亂的破窗聲傳來，接著有東西向外滾出去的聲音，不用說那一定是家康拚死地向窗外逃去了。

幸村覺得家康這種違背武士精神的行爲實在是罪不可赦，因而也握緊大刀自後追了出去。

此刻，黑暗中有一雙如火炬般明亮的眼睛正凝視著幸村。

危機重重

幸村吃了一驚，本能地跳開，但不管幸村向那個方向躲閃，那雙眼睛總是緊跟不捨，甚至於趨前攔阻幸村的去路。

「混蛋！到底是誰？」

幸村躲在昏暗的角落裡向前凝視。

「啊！」

連膽大的幸村也吃了一驚，只見一塊附生著茶色鮮苔的大岩石搖擺的走出來。再仔細一瞧，原來是隻大蛤蟆（蟾蜍）。那是一雙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眼睛，而深陷的嘴巴簡直就像惡魔的嘴——。那隻蛤蟆悠閒地橫在唯一一條通路的一座櫃櫥前。

櫃櫥前的地板有兩三塊被打破開的樣子，很顯然的，家康一定是自那裡逃走的。而這隻大蛤蟆或許是由於家康的潛進而被趕出來的。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目前正是隆冬，蛤蟆們應正在土中冬眠，不該有在外面走動的道理才對。

——幸村猛然抬起一隻脚向蛤蟆的下巴踢去。

「你這混蛋的忍者，別前來攪和！」

蛤蟆被幸村一脚踢得肚底朝天的翻了個身。就在這個時候，蛤蟆突然發出一聲叮噹的響聲來，同時，有陣陣弦音傳來。

幸村認爲這八成是爲保護家康的忍者所玩的一種把戲，而再度的望向地上，蛤蟆卻已不見了，也不見伊賀忍者的踪影，而是一把琵琶。而那弦音就是來自這把琵琶不會錯的。

「呀！」

幸村感到有點吃驚，此時——

「幸村！你怎麼踢我的琵琶呢？」

旁邊有人聲傳來。

幸村回來一望，只見在一道亮光的照射處，站立著一位十六、七歲左右的眉毛蒼白、皺紋如針的小和尚，臉上充滿着妖氣。

「喔！原來是在九度山盜走水虎之卷的今川蟬阿彌呀！」

「正是！」

「跳樑小丑也想來搗蛋，退開！」

「那怎行？告訴你吧！家康已逃走了！」

「可惡！你這多管閒事的傢伙！」

幸村揮起大刀向前砍去，但蟬阿彌的身影倏忽不見，幸村很快地往地窖一望——。

——幸村很快地就覺察出這是家康爲欺騙他而設下詭計，因而才把地板打破。視破家康詭計的幸村毫不猶豫地向另外一間房間走去。

有一股發酵的味道迎面撲鼻而來，房間裡堆放著許多木桶，這間房子看來是農家用來貯藏一些食糧的庫房。幸村一進入庫房後，角落邊堆積如山的木桶突然潰散一地。

痛失良機

躲在木桶陰影處極力忍受臭氣衝鼻的家康聽到幸村的脚步聲時立即驚慌失措如脫兎般的向門外逸去。

發覺後的幸村大聲喊道。

「家康！別逃！」

幸村奮力一刀向家康砍去，卻只砍下家康約五寸左右的衣服而已。

這眞是千鈞一髮。

就在這緊要關頭的當兒，庫房的樑上如下雨般的許多白色的蜘蛛悄無息地纏向幸村的大刀、面部、手腕、脚部等。

「啊…………」

幸村仰頭朝上一看，只見漆黑的屋樑上，蟬阿彌發出一陣陣的怪笑，極盡的想激起幸村的盛怒。

但是幸村並未上當。

所謂看到的那些蜘蛛絲，只不過是一種幻覺罷了。玩弄妖術的忍者首先就需讓對方有此種幻覺，否則的話幻術就玩不出來了。對蟲術而言道理是相同的。

然而蟬阿彌的蟲術卻也奏了點效，那就是拖延了幸村追擊家康的時間而使其逃走。

就在幸村摔開蟬阿彌的糾纏踏出屋外時，黑夜卻傳來一聲怪叫，緊接著八九管長槍如疾風般的向幸村飛刺而來。

同時，在屋後前面的道路上也分別站有約莫二千人左右的武士。一見到幸村出現立即叫道：

「那是大阪軍的軍師，快殺死他！」

「絕不能讓他逃走！」

每個人都互相爭功似的嚷叫著，同時，亂刀向幸村砍來。

這些武士正是得知家康有危難而趕來救駕的前線哨兵和自博勞淵方面趕來救駕的手下將領們。

家康至此才九死一生的脫離險境。

而形勢就在瞬間逆轉，幸村反而墜入了險境。

戰場上的勝負實在是瞬息萬變的令人不可預知。——當夜，幸村經過了一番浴血苦戰後，終於平安地回到大阪城。不難想像到幸村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軟取家康首級的機會，心中是何等的懊惱和痛恨了。

不久，八天狗的每位也都回至城內，當然每人對於喪失這個機會都感到無比的痛心。但幸村對自己所擔當的職務卻不敢有所怠慢，立即回至自己的崗位，重新佈陣。

滿山愁雲

寒夜飄雪，白日降霰，寒冬已邁入了十二月。

隨著三之丸的激戰，松屋口的會戰後，每經一戰，關東的大軍就用竹子綁成一束束的立在陣前向前堆進至離護城河約莫有三四里的地方停住。

眞田丸的激戰就在過後不久展開，那眞是大阪城的一件慘事。十二月四日關東軍的精兵，前田勢攻正面，本多安房守、山崎閑齋、橫山武藏守等部將也齊集大軍攻來。而自八町目來的松平忠直和井伊掃部頭兩軍，也共同以加州兵打前鋒的直逼城下。

此時天色仍是一片漆黑曙色未開。

幸村靠在眞田丸的柱上假寐，而其他的兵士也都奉軍

師之命隱於暗處，整座城靜得出奇。

來襲的關東軍原本以爲會中伏，此時卻爭先恐後的攀過城牆，一時到處都佈滿了敵軍。

就在此刻，眞田的高樓上正悠閒著站立著一條人影。一面望着城下的動態一面笑叫道：

「啊！原來是加賀、松平和井伊。剛才你們在攀牆的樣子簡直就像是在開獵鴨大會一樣。如果不指點指點你們那我就顯得太寒酸了。那兒就是眞田城，我的主人幸村正奉著秀賴公的指令在此守衛，因而你們今天來此是白費力氣了。我勸你們在還未命喪九泉之前趕快退回如何？」

仔細一瞧，原來那人是眞田八天狗之一的穴山小十郎。

聽了穴山小十郎的話後井伊、本多、前田的兵士們紛紛大怒爭先恐後地爬上城牆。

「眞是欺人太甚，上！非破城不可。」

靠在柱上假寐的幸村聽了那小兵的話後大怒站起立即指揮。

「殺！開始攻擊！」

等待多時的眞田的部下立即把所有的火力朝關東軍猛轟，不多久，屍骸已佈滿了護城河——而眞田八天狗等人也打開城門率軍追殺敵人。

而木村重成所守的城門、毛利勝永所負責的地方和後藤又兵衞、明石掃部以及大阪城各處也都不斷的發生激戰，很明顯的關東軍這次的攻城計劃是完全的落空了。因而坐鎭在茶臼山帥的家康，臉上是一片的愁雲——照目前的情勢看來，如果再犧牲個幾萬人也很難攻下大阪城。這到底該如何呢？

家康竟日躲於營帳內苦思，今日，家康一如往常般的坐在折椅上苦思良策。

成瀨隼人正向家康說道：

「主上！」

「什麼事？」

「帳前來了位很奇怪的人，想求見您！」

「是位瞎了隻眼叫蟬阿彌的小和尚。」

「喔……………」

家康似乎努力地想記起這是怎麼一個人的說道：

「既然是那個小和尚，況且又第一次來訪，你就把他帶來見我好了。」

囑咐完後的家康又再度的繞著營帳內踱步苦思良策。

第四十篇　休戰篇

錦囊妙計

「無法力敵，可以智取」

滿面憂愁的家康正在營帳內邊踱步邊喃喃自語道。

——對啦！陸氏兵法有云：「無法力敵，可以智取」

家康乃又回到折椅上坐下。

家康心情感到很舒暢地把指揮扇放置膝上。

坐在折椅上的家康兩眼炯炯有神地沈思著。

過了一會兒，家康終於下定決心般地點了點頭，然後向帳外喊到：

「有黃幌組的人在嗎？」

所謂的黃幌組就是由二十七名旗本所組成的負責宣令工作的使者。

「主上有何吩咐？」

「你到眞田隱岐守信尹的營地一趟！」

「有紙令嗎？」

「不！口頭傳述就行！」

說完後的家康把使者召前低語。

使者之一的水野政千代奉著家康的命令後，很快地向茶臼山的方向策馬奔去。

「黃幌組！黃幌組！」

家康再度叫道。

使者之一的加賀爪源太夫很快地來至跟前。

「請你到秀忠的營地去，把這封信交給他！」

家康交給加賀爪源太夫一個信函。

隨後，家康又派出數名黃幌組的人員傳令至各個地方。

等家康把最後一位使者派出去後，沒多久的時候，池田武藏守前來報告：

「您所要召集的人員已集合完畢。」

家康領首回答後起身正想走出營帳外，成瀨隼人正卻適時闖了進來。

「主上！有件事想打擾您！」

成瀨隼人正趨前說道。

「喔！是成瀨！有什麼事嗎？」

「您剛才要我去宣召進來的蟬阿彌已帶到！」

「喔！」

家康猛然想起來的樣子說道：

「我差點給忘了。但現在我有要事待辦，你就給小和尚安排個地方休息，讓他等會兒好了。」

「遵命！」

家康掀開帷幕走出帳外，却見小和尚正站在門外。——家康銳利的眼神瞄了蟬阿彌一眼，一語不響的就轉身離去。

目送家康離去後，隼人正很快地來至蟬阿彌身旁且說道：

「你是前來彈奏琵琶的嗎？」

「是的！」

「我已照你的意思轉達給主上，但主上臨時有要事待辦，待囘兒如有空的話會召見你的。」

「承蒙你多幫忙，在此向你道謝！」

「主上有交待下來，請你在此待幾天，現在就請隨我來，給你找個地方安頓下來。」

「無論待多久，請你吩咐就是！」

「走吧！找個人來給你安排住宿。」

隼人正喚了名部下前來耳語一番。隨後那名兵士就領著蟬阿彌來至一間位於營房角落緊鄰牛舍和下級士兵房舍的小屋，這是專供下人們居住的地方。

「竟然安排這種鬼地方讓我住。」

蟬阿彌喃喃自語怨道。這間小屋實在簡陋得不像話，不用說，就連過夜的用具也殘缺不全。

嚓！嚓！牛隻的哀鳴聲在寒夜裡格外顯得清晰。

蟬阿彌自肩頭解下琵琶，然後把草蓆蓋住身體的入睡了。起初自前線傳來的槍聲使得蟬阿彌無法入睡，但由於過度疲倦，隨後也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睡至半夜，蟬阿彌被陣陣逼襲的寒意驚醒，卻意外的發現室中一盆火紅的木炭正熊熊的燃燒著，濃濃的煙佈滿一室。

到底是誰呢？怎會半夜來到自己所住的屋內燃火取暖呢？高聲的談話聲不斷的傳入蟬阿彌的耳中，因而自草蓆中探頭一瞧。

「這會是誰呢？」

蟬阿彌有些意外地發現到那些人正是來喬太郎、鐵牛舍和銀平三人，只見他們喋喋不休的在繼續高談濶論。

哈！原來同是天涯淪落人哪！

蟬阿彌並不想去打擾他們，只再度縮進草蓆裡，暗地偷聽他們的談話。

琵琶驚魂

「不是已派黃幌組到各地召集各將領前來開會了嗎？」

喬太郎開口說道。

有聲「拍地」似木柴折斷的聲音傳來，接着鐵牛舍的聲音響起。

「嗯………事情似乎有點不對勁了！」

「不是準備發動總攻擊了嗎？」

喬太郎打斷銀平的話說道：

「不，關東軍已放棄了總攻擊的計劃了。」

「那麼……難道是想夜襲？」

「或許吧！」

「難道到現在還未下達命令給伊賀忍者隊？」

「伊賀隊是愈來愈不可信任了，這次連個參與大計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連個太郎都捉不到，還有何話可說呢？」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鐵牛舍自我安慰般的說道：

「誰也料不到眞田八天狗會在那個節骨眼上出現。」

此時，屋外牛隻嚓嚓的哀鳴聲仍不斷傳來。

前線仍有零星的戰鬪發生，間歇性的槍聲也隱隱約約的可以聽見。

——銀平突然怪叫道：

「哎呀！這是誰帶來的東西？在這軍中也有此等富於雅興的人，眞是難得！」

原來銀平發覺牆上掛有一把琵琶。

「那不是琵琶嗎？」

「拿下來看看？」

喬太郎說道。

「想彈嗎？」

「不是的，咱們柴火快沒有了，正好拿來燃火好取暖呀！」

「這玩意兒燒起來一定很有趣。」

「別多說了！快拿下來啊！」

喬太郎自銀平手中接過琵琶後，立即往火堆中丟去。並笑嘻嘻地搖頭吟起詩來。

喬太郎才開始吟了幾句時，三人圍着取暖的火堆突然如火藥般的轟然一聲爆裂。

「哇………」

三人不由得驚叫了起來，用雙手掩住臉部，過了好久好久才定過神來。

「我們到底燒了什麼混帳東西啦？」

鐵牛舍邊罵邊睜開眼。

突然，銀平的表情變得比剛剛突遇爆炸時還要驚嚇地喊道：

「啊……啊！這太不可思議了！」

「到底怎麼啦？剛才是竹節爆裂，當然聲音響亮，所以燒琵琶會發出這種聲音是理所當然的了。」

「不！不是這麼一囘事。鐵牛舍！我並不是因爲爆裂的聲音很大而感到驚嚇，我敢保證你看了後會嚇死的。」

銀平生氣地手指著牆壁。

鐵牛舍和喬太郎的眼神隨着銀平所指的方向望去，也同時大叫出聲。

「啊………」

兩人不約而同目瞪口呆地凝視著牆壁。

只見被喬太郎丟入火堆中的琵琶竟仍然高掛在牆上。

三人一時啞然地直瞧著那把琵琶。

——而在小屋的角落裡，幝阿彌正吃吃地笑著。

救命恩人

「原來是這傢伙！」

聽到了蟬阿彌笑聲的來喬太郎如飛豹般的一把掀起草蓆把他給掀了起來。

「呀！這傢伙是誰？」

「此人是今川蟬阿彌。」

銀平和鐵牛揚起拳就要揍過去。

「可惡的傢伙！怎會潛進此地呢？………哈！上次把他教訓的還不夠慘嗎？怎還不死心地想前來盜取鳳凰之卷？」

三人像欲置蟬阿彌於死地般的揚起鐵拳。

然而蟬阿彌却毫不畏懼。

「久違了！諸位！很高興能見到諸位安然無恙。哈！當然我也仍健在。」

「別說廢話！你潛入此地是否想盜取鳳凰之卷呢？」

「不！沒有這囘事。怎麼？讓我取個暖好嗎？」

「你這小子敢過來的話，我必將你那顆禿頭敲碎。」

鐵牛舍說完後隨手抓過錫杖做勢向蟬阿彌那個和尚頭敲下。

蟬阿彌放聲大笑。

「敲得碎嗎？我的頭雖只比鷄蛋硬些，但………」

「太狂妄了！」

「請等一下！」

「怎麼？害怕了，是不是？」

「害怕倒不會，我這還不是爲你好。你們有沒有想想看殺了我後將會有什麼下場。換句話說，現在我的身體已不完全屬於自己了。我是奉主上家康之命來到此地的，你們果眞殺了我，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什麼？你來此是奉主上命令的？」

「請容我再進一步的解說，前些日子我曾救過主上，也就是說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因而我今日是準備前來受賞的。」

「什麼？原來前些日子在農家的庫房裡自幸村手中救出主上的小和尚就是你！」

「正是！想必此事你們已有所聞才是。我在救主上時曾和他有約定，今兒個正是爲此而來的。」

喬太郎等三人面露慌色。

得意忘形的蟬阿彌把握機會侃侃而談。

「過去的事我們就別再提起了，從今天起我們就是盟友了，讓我也來取個暖再說好嗎？——或是要我在主上問我要什麼的時候，囘答說要喬太郎的首級呢？或是要鐵牛舍的頭呢？」

「………好吧！既然如此，過去的仇恨我們就此一筆勾消。天氣很冷，你就過來一齊取暖吧！」

鐵牛舍慌忙收囘錫杖，而喬太郎和銀平也主動地伸手示好。

蟬阿彌很快地來至火堆旁。

「雖然你我以前有點過節，但現在該沒有了才是。我們以前互相爭奪的火龍之卷和水虎之卷已被眞田八天狗所奪。我們互相爭奪的結果，得利的卻是他人。至今起，我們應互相協助才是。」

蟬阿彌展露他那善辯的口才，把喬太郎三人說得唯唯諾諾。

誠然蟬阿彌的話也並非沒有道理。德川家家傳的鳳凰之卷至今仍保存於家康手中的樣子，而水虎之卷和火龍之卷也已落在大阪城。事情如此混淆，而大夥兒還是無法同心協力、同舟共濟。

新年已近

說起來蟬阿彌的話句句中肯。

在他的說服下，喬太郎等三人頷首應允。何況如果他所言不虛，則其必是家康的救命大恩人。在拜見主上家康後，地位和待遇可能提昇不少，不管怎麼說，他總是有恩於主上的。

這眞是個不好惹的傢伙。

想到這點的喬太郎突然打岔道：

「我們很明白你的意思，從現在開始咱們就是盟友了，同是在替德川家效勞的一夥。」

「那當然，我長期肩背琵琶在各國流浪時，並不敢對自己的前途有所奢想，但這次我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我一定會全心全力的效從主上的。」

「如果你眞有此誠心，那咱們會相處得很融洽的。」

「一切請多指教！」

「銀平！昨夜的酒還有剩吧！軍中雖嚴禁喝酒，但為了慶祝新盟友入夥，喝點酒大概無所謂吧！來！咱們喝杯酒慶祝慶祝吧！」

「那麼，我彈首琵琶給大家助興！」

「不用啦！那玩意兒很令人受不了呢！」

「剛才失禮之處還請多多包涵。因為我實在無法忍受視其為第二生命的琵琶任人焚燒。因而才施了個手法。……說起妖術來，在你這位魔鼠流的高手喬太郎君面前，我這點小手法就顯得太微不足道了。」

蟬阿彌親自把牆上的琵琶解下。

正當此時，自屋外走進五六名全身黑衣裝扮僅留住眼睛透光的伊賀忍者。

「哇！這鬼天氣實在冷，雪還下個不停。唷！原來來兄和鐵牛舍也在這裡，怎麼？今晚的會議有何決定？是否決定談和了？」

一位忍者邊說邊挨近火邊取暖。

「談和？」

「是啊！聽說這是主上的意思。」

「黃幌組到處傳令，就是為這個呀！」

「大概是由於新年快到的關係吧！戰事才想稍做停頓吧！」

一陣雨雪自小屋上掠過，在黑暗中一陣淅瀝雨聲不斷地響起。

叔父說客

不能力敵，可以智取。

厭倦了力攻的家康在茶臼山召集諸將密議後的隔天清晨正稍做小憩。而「和平使者」也奉着他的命令來到了大阪城。

講和——講和——

前線的兵士們也配合家康的戰略而稍做鬆懈。另一方面，大阪城正由於「和平使者」的來臨而召開緊急會議。

這到底是和談還是統戰呢？

「對方採取圍城戰略，我們不可能獲勝，而彈藥和糧食又有限，因此我們應同意談和才是。」

這是一些貪生怕死的軟弱派將領的主張。

這些人包括有織田有樂齋、大野治長等，他們不斷地向女淀君游說策動。

但卻遭人反對。

「這是敵人的詭計，我們應警惕些才好。這種奸計目的是要我們離散戒心，然後乘機滅取我們，所以我們應明智地拒絕和談。」

主戰的強硬派力爭道。

眞田幸村、後藤又兵衛、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毛利勝永等都屬主戰派。

身為統帥的豐臣秀賴也說道：

「不准談和！」

因而關東軍的使者被逐回。

家康的智取計劃第一階段策略於是失敗。但家康並不因此而感到失望，大家都知道家康的策略是多方面的。而家康的第二個策略就是策反敵人的將領。

所謂的策反並非用威脅而是加以利誘。

事情發生在停戰中的某一天。

「我想見見左衞門衞幸村，我是關東的大將隱岐守信。」

幸村所守的眞田城門下有位老將求見。

幸村自城門上望下說道：

「喔！原來是叔父！」

幸村親自出城迎接。

幸村和隱岐兩人是叔甥的關係，但卻也是互相處在敵對的地位。

「幸村！我今日是奉家康之命前來奉勸你投誠的，難道你不給叔父一點面子？」

「叔叔！此事萬難從命！」

「幸村！家康愛才，如果你投誠的話，他將會賜給你千萬石的年俸，如果做內應等破城後，當會授予你信州之地，這種大好的機會和捷徑你何不好好的把握呢？請你務必深思！」

幸村聽完隱岐的話後立即漠然嘲笑道：

「沒有考慮的餘地！」

「什麼？你竟然拒絕？」

「縱使家康把一半江山給我，我也不會答應的。」

「難道你認為還有戰勝的把握？」

「成敗皆天命，但我自家父昌幸以來承受豐太閤的恩

惠太深，而秀賴公對我更是信賴有加，授我予軍師之職，我怎能不仁不義的背叛他呢？叔父！我跟你談話只限於今日，往後請別再白費力氣了。」

幸村明快地謝絕隱岐的誘降。

同樣地，木村重成和後藤又兵衞也都嚴拒了家康的誘降。

因此家康的誘降策略竟毫無成功。大阪城仍一如往昔般的堅固。愁雲又再度的罩向家康。

「……不可力敵，可以智取。」

家康仍堅定此信念毫不改變地又悶悶不樂了好幾天。到底家康的下一個策略是什麼呢？——

狂語驚人

「隼人正！給我把琵琶和尚請來。」

家康突有所悟的喊道。

被帶至帳前的蟬阿彌的那隻瞎眼似乎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會激發人的同情心。

「你就是蟬阿彌？」

家康坐在椅上問道。

「我就是蟬阿彌。」

「我曾答應要給你點賞賜的。」

「非常感激！」

——蟬阿彌必恭必敬的答道。

「那麼，我就大膽的說啦！」

「無妨！」

「那請主上賜予我一座城！」

「什麼？你想要座城？」

「正是！」

家康有些吃驚。——這小和尚到底在幹什麼啊？

「你想要座城做什麼？」

「我想當城主。」

「可是！小和尚！你有治理一城的能力嗎？」

「請容我直言！」

「不用客氣！」

「家父叫今川次郎太夫。家祖是今川治部大輔義元。在桶狹間一役替織田信長立下了許多功勞，如果家祖未死的話，天下已不是信長所有，也非豐田秀吉所有，更非德川家所有了。——你怎知我蟬阿彌不是今川家的第三代霸主呢？」

蟬阿彌毫不畏懼的在家康面前侃侃而談。

家康愈來愈感到吃驚了。

家康倒眞有點欣賞蟬阿彌的豪言豪語。——雖然無法確定他所言是否眞實，但如果眞是今川義元之後的話，即使沒立下功勞，也應給他個職位才是。

「這樣吧！蟬阿彌！」

「請吩咐！」

「不可能賜你一座城池的，那就請你來當我的侍衞好了！」

「當侍衞的話，我可不願幹！」

家康倒眞有點爲難了。——到底自己曾許諾人家一個要求，如果背信於這個小和尚的話，傳出去總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嗯……這樣好了，雖然現在不能賜予城池，但你有保留的權利，我答應你如果立了三件大功後，一定賜給你一座城池的。」

「您能保證嗎？」

「放心好了。」

「那麼我現在已立了件大功啦！剩下的兩件請您儘管吩咐吧！」

「什麼事都行嗎？」

「那沒問題，一定替您辦到。」

「很好！很好！……你仔細聽着，先到營帳外彈奏一首平家物語的琵琶給我聽吧！」

「遵命！那我就獻醜了。」

蟬阿彌轉身走出帳外。

琴音很快地響起，隨着琴聲，蟬阿彌唱起了平家物語……四周一片的靜寂，似乎每個人都在聆聽這首莊嚴而動人的曲子。

家康也聽得入迷了。

琴音終於停住。

蟬阿彌顯得有點激動。

「很好！很好！」

「多謝主上賞賜！」

「我突然想起你除了會彈琵琶外，似乎還會施展什麼蟲術來著的。」

「雕蟲小技不足爲道也。」

「可以施展蟲術進入大阪城嗎？」

「易如反掌！」

「你進入城內後，看看淀君的住處位於何方，並計算離護城河有多遠？」

「遵命！這件事如辦成功的話，那也算是我該立下的三大功勞之一吧！」

「你這鬼靈精！」

出了名的老狐狸——家康也不禁對蟬阿彌的精明搖了搖頭，苦笑不已。

妙計得逞

第二天晚上，蟬阿彌潛進了大阪城。

淀君的住地是本丸千里閣中的一棟金碧輝煌的樓閣。

蟬阿彌悠哉地踱着步計算距離回到茶臼山。

家康接到了他的報告後，立即下令所有的砲兵，準備發動攻擊。

井伊、榊原、松平、加賀、福島、本多，蜂須賀諸軍的大砲排成一列的一齊向敵方猛轟。

如巨雷般的砲聲喚醒了停戰的靜寂，齊向大阪城進擊，而所有砲彈的目標都瞄準向著淀君的住地。

全是住着女人的內宮一時哀鳴聲四起，混亂不已。一只鑲有彩畫的漆桶被一顆砲彈擊得粉碎。滿身鮮血的女童和侍女們倒斃在長廊下，極其慘狀！

——又有一顆砲彈擊中淀君的住地。

「叫治長來，快叫治長來！」

淀君驚恐萬分地大叫道。

治長奉命極力的想說服秀賴同意談和，深深敬愛母親的秀賴不忍違背淀君的旨意。於是淀君堅持要和關東談和。

家康的第三步策略終於奏效。

雙方的軍使經過數次的協商後，終於趕在十二月末前締結了和平盟約。而大阪的會戰也就至此暫且的告了一個段落。

戰爭終於結束。

依照談和的條件大阪城的護城河終於被填平。而幸村付出血淚所建立的三之丸也被破壞無遺。

大阪城無疑的已成爲一座危城。

——但東軍並未因此而蠢動，而大阪城的守軍們也都絲毫不敢鬆懈地守衞著。表面上雖已談和，但雙方心裡都有數。只要有機會，關東軍就會立即揮軍入城的。

過了年後，就是元和元年了。

這是個到處溢滿和平氣息的新年。

大阪城已可聞到春的氣息了。街上和內宮到處都飄滿了歡樂的笑聲。

「呀！關東的傢伙在放大風箏。」

城內到處有人在傳述。

在城內，木村重成的家和後藤兵衛的家以及明石掃部

的家正好毗鄰而居，因而也都聽到了這個消息。

這天正好是正月初七。在眞田的別墅裡大助正做東在宴請八天狗等人。

車源彌，道明寺隼人，篠切一作，伊吹塔之助四人正在喝酒。而佐分利甚內猛飲一陣後似仍意猶未盡的樣子。

穴山小十郎和妙義太郎正在吃甜餅，這兩個傢伙都是喜愛吃甜食的。

「外面幹嘛吵吵鬧鬧的？」

一作探頭向外看了看。

甚內浮了一大白後說道：

「眞是件無聊透頂的事，外面在傳說敵人正在放大風箏。看來關東這些傢伙倒眞是無聊得很。」

「什麼……」

車源彌很感興趣地起身探頭向外看了一會兒。

「啊！那風箏上有人哪！」

車源彌高聲驚訝喊道。

「喔！有人？」

大夥兒都充滿好奇地向外張望。

用手遮起陽光向晴朗的天空遠眺，果見天空中有個大風箏在飛翔。

如果不留意看的話是看不出來的，但只要仔細一瞧，果如車源彌所說的風箏上有位身着和風箏同色的俊美侍僮呢。

第四十一篇　美童篇

風箏密議

這奇特的風箏到底是誰想出來的呢？

在中國小說和日本的軍記裡都有著大風箏載運小孩過河和出關逃脫的記載。而那種幻想竟成爲事實，這對大夥兒來說，倒是頭一遭。

「哦！愈來愈高了！」

「是位美俊的小侍僮，自下面望上去，簡直就像洋娃娃一樣。……呀！又降下去了。喔……一會兒又昇上了。」

眞田家的一武士和八天狗都瞧得出神。

這實在是個晴朗的好天氣。天空蔚藍一片如瑠璃，萬里晴空無一片雲。戰場上的塵煙和焚燒死屍的煙火……這一切都已如夢般地逝去了。在冬天的原野裏，大阪和關東兩軍依然對立著，也聽不到獵野鴨的槍聲。

迎著這暖和的春風，那只大風箏正悠然的自大阪城上空飄過。而且上面仍站著那位小侍僮。

「哎呀！大風箏被風吹斜了！」

「不！不會有問題的。」

在底下觀望的衆人都替他捏了把冷汗。

「這只風箏到底是自何處飄放出來的？」

「大概是加賀和井伊的兵士窮極無聊所玩的一種把戲罷了！」

「可能是爲慶祝和談成功吧！看來關東軍的陣營裡也有能人。」

大夥兒都天眞無邪充滿好奇心地觀望。

此時，倚在另一窗口觀望的幸村正用荷蘭製的望遠鏡向上仔細觀察。

「家康的頭腦眞不錯，看我的！」

喃喃自語後的幸村朝太郎說道：

「太郎！去給我拿管槍來！」

「是！」

太郎立即向彈械庫行去，但其他的人一聽到要拿槍後都不解地問道：

「先生！拿槍做什麼呢？」

「打下空中的間諜呀！」

「喔！原來那是間諜！」

「有什麼好吃驚的呢？」

大助卻平靜異常的說道：

「您如此做不太好吧！我們姑且不論家康是否會生氣，起碼以目前平靜的局勢看來，這樣開槍實屬不智之舉，更何況對淀君和秀賴公是無法交待的。」

「這是什麼話嘛！你們難道不知道自天上望本城的本丸、出丸、兵糧倉庫、箭庫、火藥等地一目了然嗎？別以爲那是放著好玩的，其實他是在偵察敵情。」

「眞有你的，大助！果眞是足智多謀！」

大夥兒都佩服於大助的解析。

太郎這時已自火藥庫拿來一管進口的長槍同時將它交給了大助。

「待會兒我開了槍後，你們立即出城去把落下的小侍僮捉囘來，以便日後做爲對付家康的人證。

「可是………」

篠切不解地問道——

「開了槍後，那小侍僮還能安全降落嗎？」

「如果一槍殺了他，誰都辦得到，你瞧我的吧！」

大助靠在窗口用手肘支撐著槍身向天空瞄準那只大風箏。

蒙眼武士

空中的風箏仍悠然地飄著。

風箏的正面是畫滿圖的九尺寬的紙面，而小侍僮的身影就隱藏在後頭。如果風不把它吹斜的話，根本就難以發現小僮。

漸漸地轉強的東風把風箏吹成一個大傾斜，就在天空中出現的小僮身影已映入衆人的眼裡，一聲槍聲就於此刻劃破了天際。

風箏終於斷了線，那是大助的傑作。

此時，天空中的風箏突然成了一直線的往地面急急掉落。

「在那兒！」

除了大助外的七名如爭戰功般地向遠方掉落處直奔而去。

原本應落在溝旁的風箏由於風勢的影響而多飄出約有兩三里的地方才着地。

「救命啊！」

雖然風箏已跌成粉碎，但風箏上的小侍僮卻尚未摔死，然身子已無法動彈地高喊救命。

穴山小十郎、一作、源彌等人搶先衝至現場，然後拉出被壓在碎片下的小僮。此時，約有十四、五名武士飛奔過來。

這些武士正是在陣地上放風箏的關東軍之雜兵。他們得知眞田家的人已救出小僮後，立即扶手致謝。

「多謝相救！啊！桐丸！你沒事吧！」

說完話後的雜兵們正想把那位叫桐丸的小僮帶去時，篠切緊抓住桐丸不放地說道：

「你們這些小卒們想把他帶走嗎？」

「是啊！這位是我們秀忠公的小僮，請讓我們將他帶回去吧！」

「這不行！即使是位沒罪的小僮，或是任何一個人，如果秀忠前來道歉，我方主人大助或許會原諒他也不一定，我們怎可輕易的讓他給帶走呢？」

一聽到大助的大名後，這些雜兵們頗爲吃驚：

「那麼你們是眞田的八天狗了？」

「趕快回營上傳報！」

雜兵們如飛般地離去。

「哈哈哈！……即使已經和談了，聽到了眞田的大名還不是嚇得半死。」

車源彌、塔之助邊笑邊叫道。

「你這位叫桐丸的小僮挺可愛的，雖然你現在是我們的俘擄，但我們絕不會虧待你的。」

大夥兒邊調笑邊沿著已被塡平的護城河向來時路歸去。

「喂——喂——」

就在身後不遠處啼噠啼噠的馬蹄聲陣陣傳來！接着有兩位騎士向前追來。

車源彌等些人很訝異於來者的迅速敏捷，因而仔細一瞧，其中一位是屬於黃幌組的騎馬武士，而和他並轡而行的一位卻顯得很奇特。

這會是誰呢？

那位馬上的騎士一身武士的裝扮，但頭上卻用條白布把眼睛矇住。

第四十二篇　春與篇

高興的父親

「喂！什麼事情那樣地吵呀？」

憑靠在窗旁，大助正注視著城外風箏掉落的地點，突然有人輕拍他的肩膀。

「啊！原來是父親。」

莞爾地回過頭去，以似乎久不相見的眼光仰望著那臉龐。

幸村的眼圈微醉地紅著。今天是正月初七，大概是如此所以特來向秀賴母子賀春的吧。連服裝也穿戴的非常柔和。

大助大概已好些年沒見過父親這樣的裝扮吧。實在是難得。嗅到不善飲酒的父親的氣息，二人便爲歡娛的氣氛所動。

「父親，您沒有注意到嗎？——那個直到剛才在空中飛揚的關東軍的娃娃形風箏。」

「嗯！看到了。」

「我覷破那是敵人的假遊戲，由空中窺查城內配備的計謀，因此開鎗將那風箏擊落，這會兒大家正等著把那侍童擄來呢！」

「哈哈哈哈哈。這麼說，關東方面陰險的計謀竟被一鎗破壞，必定是急得目瞪口呆吧。唉呀！眞是有趣、有趣極了！」

幸村拍手大笑道。

這是個父親多麼快活的日子呀！

「父親，您不妨一邊醒酒，在這兒稍等他們將俘擄帶來，如何呢？」

「不，我想到屋裡頭休息一會兒。——嗯嗯，而且，我還有些話想跟你說說。現在正是時候，你還是到父親的房間來好了。」

「是的。」

大助隨著父親一同進到屋內。

脫下衣服，換上一件短外掛，幸村便在甲冑櫃前悠然地盤腿坐下。

「我說大助呀！我一直想能夠與你好好地談一談，但

是直到今天一直都沒有適當的機會………」

說著，便半闔上那雙修長的眼睛。一看，在那張身經百戰的臉龐上，慈父的愛心與身爲一名武將的執傲，充塞在眉宇之間，讓人感到一股異於平常的沈靜氣氛。

「你今年已十六歲，是個武士中的佼佼者。父親所說的話要留心聽著。——這個風和日麗又和諧的春天，也將是即將來臨的暴風雨的前驅。從前些時候以來的情勢看來，攻擊軍號稱家康之命，無視於和解的誓約，搗毀了三城的護城河、淹埋了二城的塹壕，除了殘留下的本城之外，幾乎已成了一座空城。——」

「父親。所謂的和解，對老奸巨猾的家康來說，不正是如此嗎？」

「當然，我也知道那老狐狸葫蘆裡賣的是啥膏藥。正因爲如此，從我幸村開始，及有心的諸將們，都極盡口舌地勸諫————，但是依然落得如此命運。……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呀。幸村我，身爲一名軍師也有罪過。而且，在遲早即將發生的最後交戰裡，那老龍的白髮頭將被我取下，亦或是幸村我的頭被他砍下，以人興衰二途何者爲我所有？這只有天意才知道了。」

「大助也不敢妄想會有和平。心中早已暗自覺悟。」

「嗯！幸村的兒子呀！不得不如此。……但是，大助，花在盛開將近凋零之時，是不是最美呢？」

「是的。」

「有些花能耐嚴寒，就是謝了，明年仍會再開，而且仍是開得那麼美麗，我們可說那是花的執著。而爲父的與年輕的你不一樣，若你得知我戰死的消息，絕不可貿然行事尋死。——今天和你說話的目的也是希望你能將我的意思轉達給秀賴公。」

「您的深意，我很了解。」

「還有，幸村我死後，已故太閤殿下所掛念的火龍與水虎二卷，就將它交回秀賴公的手裡。令我遺憾的是，尙差一卷鳳凰卷，你看萬一大阪城也危急的時候，首先，必須拿走火龍與水虎兩卷，然後再商討對策才是。」

大助已暗流淚下。

父親，對於此次和解如果決裂，已採完全覺悟的態度。——今天之所以這樣快活，大概是因父子一起過的初春，也只有今年了，停在嘴邊的微笑，或許正在訴說著訣別時的告白吧。

突然，談話剛一終止，剛才前去追逐被打落下來的風箏的人們，這時已一窩蜂地，吵吵鬧鬧地回來了。

興高彩烈的勇士

走出父親的房間，大助立刻揮去臉上的愁容。

「喂，侍僮怎麼樣了？是否已將他擄來了。」

他愉快地詢問道，並走出玄關。

「呀！俘擄俘擄，我們抓起來一個寶貴的俘擄。」

「哪！那邊那個是什麼人？」

「少爺，您猜會是誰呢？」

由篠切領頭，塔之助、源彌、太郎等及其他的八天狗們，一面說著一面圍著一匹馬走過來站到玄關前。

馬背上悠然坐著一名武士。而武士的臉上還蒙著一條白布巾。

大助覺得非常的奇怪。

隨著紙鳶掉下來的應該是個美麗的侍僮才對，然而，爲什麼這個騎馬的浪人會被這樣煞有其事地帶來呢？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人把他的蒙眼布揭下來！」

大助拗不過他們，終於認輸說道，這時。

「大助！好久不見了。」

騎在馬背上的武士，突然用溫柔的聲音說道。

「咿！那個聲音？」

「是奈都女。」

「噢！姊姊！」

「怎麼樣！感到意外是吧！」

女扮男裝成浪人的奈都女，一邊解下臉上的罩布，一邊輕輕地翻身下馬後，緊緊握住大助的雙手。

「啊！簡直是在做夢。怎麼會……」

「因爲我聽說和解了，便刻不容緩地，眞想見見父親健康的容貌，於是迫不及待從九度山趕了來。」

「姊姊是一個人來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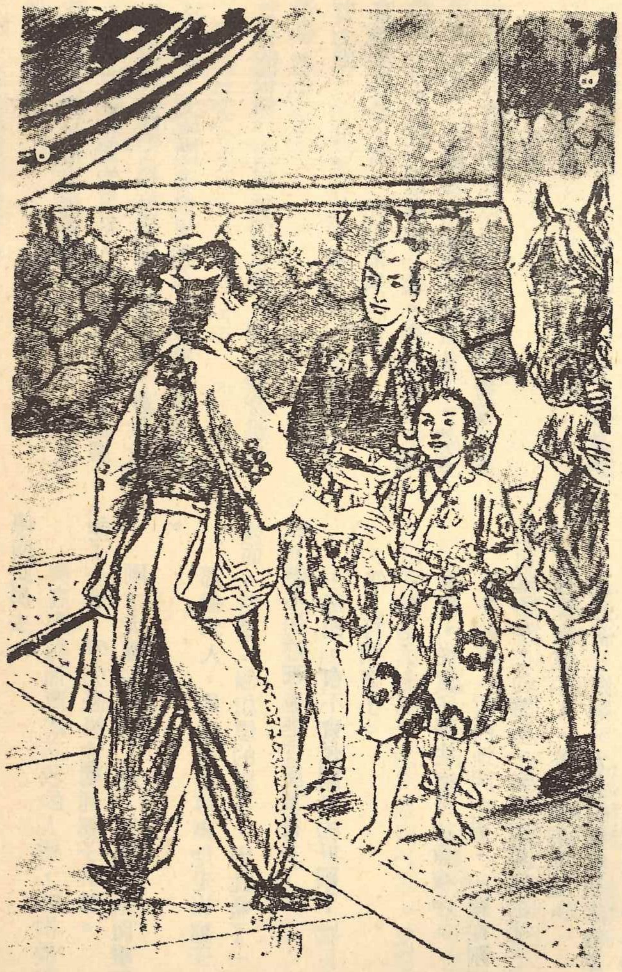
「我要求小助爺爺讓我出來，可是聽說一路上會很危險，於是打扮成這副浪人的模樣，到了德川家的陣門却被抓了起來，說什麼也不肯放我走。」

「那是當然的，表面上已經和解，但是營地裡的情況，却跟戰時沒有兩樣。」

「有沒有携帶任何機密文件啊？是不是來探查軍情的呀？三天之間，被二個叫成瀨隼人正和池田武藏的人輪流地審問，突然，又被一個黃幌組叫水野政千代的武士，蒙上了眼罩，並把我帶到護城河外，然後交給塔之助。」

——因此，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從大家所說的話看來，如果把隨同風箏掉下來的侍僮的桐丸俘擄，則將暴露違反和平的秘密計策，因此，對那



有所顧忌的德川方面，非常的緊張，又慶幸正好逮着了奈都女，而準備用她來做交換桐丸的條件，而那時候，水野政千代則騎馬追趕了來。

總之，奈都女的來訪，令人覺得意外。

眞田公館充滿了溫馨和諧的氣氛，當天晚上，在寬廣的大聽裡，由父親幸村帶頭，還有大助、奈都女、妙義太郎，及其他八天狗們，大家圍著燈火而坐，慶祝著正月初七。

——各式各樣的菜餚一道道地端上來。屋子裡洋溢著不絕於耳的歡笑聲。

——來比臂力吧！不知是那位乘興一呼，於是有人下棋，有人玩陞官圖的遊戲，有人玩投扇興（註）。

（註：投扇興，江戶時代遊戲的一種。在台上設一靶坐在距一公尺遠的地方，投擲攤開的扇子使其落下，然後依據靶掉落的情形與扇子攤開的程度，來競賽技術優劣的遊戲。）

大家如回到童年般地玩樂。

夜深了，他們盡興地玩鬧著，忘了戰爭，忘了置身何處，也忘了明日的生命，他們將一切置之於度外……。

啊！爲什麼人們不能永遠過著這般和平快樂的生活呢？

「有賊！」

吧嗒吧嗒！一陣猴子般奔跑的聲音，由天花板的後面傳向厨房去。

興高彩烈而渾然忘我的人們，將棋盤與投扇興的道具丟了一地，爭先恐後地衝到廊子外去。

剛才大聲尖叫的人是，正要如厠而離席的道明寺隼人。

那個隼人，剛才無所事事地走出廊子一看，在書院的後面，站著一個如煙的影子，因此喚了一聲「是誰？」突然，便不知打那兒逃往屋頂後去了。

「奇怪，會不會是關東的奸細？」

隼人打開窗子。

「不見了！」

說着，從窗子躍往寒冷的黑夜中。

五更的霜，皙白地閃亮著，一顆從剛剛出現在大阪城紅色望樓台上的慧星，發放著異樣的光芒。

行踪怪異的人，終於沒有抓到。

正月初七雖過，看天的氣氛依然濃厚。

各式各樣的儀式、及悠閒的日子持續著，在關東軍的營地裡，嫋嫋傳出平家琵琶的樂音，在大阪城的中心，則流溢著響亮的琴箏聲及鑼鼓聲……。

這時，配備精良的黃幌組的一名騎士、將馬繫在城門，然後呈給眞田幸村門衞一封書信。

書面是正式的。使者卽水野政千代，不久，取得回覆信後，便往茶臼山的方向以隕石墜落般的速度奔回。

「德川家來一封有趣的書信。」

幸村集合了大衆宣佈道。

挑戰書上的大意是這樣的：既然雙方現在都有了自己的地盤和陣地，也有劃分的界線，且此時正值春意正濃之時，何不擧行個風箏會戰呢？

但是……

那也沒有任何兒戲的成分。

前些時候，由我方的兵營發放的一只娃娃形風箏向您示意，這回，我們希望能夠看到大阪城的風箏。而在關東方面所放的風箏裡，已送去了大御所的秘藏「鳳凰卷」，所以希望貴處也能把水虎卷或火龍卷置於袋中，由空中送來。

這些秘卷是貴處夢寐以求的東西，也是我方所渴望的。

我們想趁著這個和解的機會裡，將這事解決好。——請於討論後給予答覆！

約略看過那封挑戰書後，幸村說道：

「這實在有趣呀！」

而，大家却視作非常。

「地面上的作戰已經和解，並沒有什麼稀奇，而要從空中一個個地對打，却是個好的計策。」

「那麼，一定會讓我坐著風箏升到天上去。」

「不，是我。」

在幸村腹稿尚未打定，秀賴的許可也未下來之前，這樣的傳說鼓動著非常的興緻與鬥志，立刻成爲城內的話題。

在那期間裡，在茶臼山的上空，每日似乎是在做練習，拼命地放着示威性的大風箏。

第四十三篇 三 功 篇

無聊者

「如果還是一直待在城裡的話，便沒有資格得到那三個功勳，沒有那三個功勳，也沒希望再待在城裡了！」

——大御所家康對今川蟬阿彌說了這一席話，挑起了蟬阿彌想立此三大功的念頭。

但是，如今阿彌已經得了二功，不過，僅是後面一功也是很不賴的。

第一功，卽家康在博勞淵時的危險，在味噌藏中家康險些喪生。

——還有一功，便是戰爭前和平之時，大阪城內，淀君所住的房間位置。

還有，最後一功——還有的一個功勳，便是令他頭痛，如何使一城之主出來應戰。

然而，此刻已形成休戰狀態——隨時情況會急轉爲停戰的和平。

「這麼說來，事關急要了！」

蟬阿彌當然是不希望看到和平。有戰爭才有機會立功，若是沒有戰爭了，那個機會便盪然無存了！

但是，如今兩軍之間，表面上雖然是停戰，而實際上却是虎視眈眈，一旦有機會，必定會爭先表現一番。

蟬阿彌想到此，便想到正月初七日的七草粥（註）時，可以混入城內的眞田陣地。那時，八天狗們必定在互相鬥角力與賭博，嬉鬧整夜，這個機會去取幸村的首級，當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註：七草粥爲正月初七，將七種草混入粥中同煮而食，以迎接春天來臨的節日。）

「我一定可以得此功勳，不用說了！」

他已經滿腦子都是功勳了。

況且，在戰事成爲僵局的時候，將敵方軍師幸村的首級取來，德川大御所的高興，必定是無法想像，如此一來，升官加祿必無問題。

「——不用考慮了！」

——正是今天。

蟬阿彌打定主意，便悄悄溜到天王寺外的平原上。平原上，四處都是嫩草，白色的蝴蝶及黃色的蝴蝶四下飛舞。

春天！春來了！

蝴蝶和戰爭是沒有關係的。

此時，天上「咻……」地一聲，好似風聲。蟬阿彌「哎呀！」一聲，往天空上看。天空上，正飛翔着一隻大風箏。順著牽風箏的線看過去，原來在茶臼山的山丘上，大約有一百人的伊賀忍者隊，正在拉着線。

「這些沒腦筋的笨蛋！」

他以一副成年人的冷蔑態度說，轉向山丘。

此時，在那些鮮嫩艷綠的春草上，有三個人背着陽光，像鹿一般地出現了。

「這不是蟬阿彌嗎？想到那裡去？」

大聲叫道。

「歐！隨便逛逛罷了！」

他抬頭一看，原來是來喬太郎與銀平，還有鐵牛舍三人。

「眞是無聊！沒有打仗！」

「有什麼無聊的？哈哈哈，我們在無聊的時候，才更有勁哩！」

厚厚嘴唇的銀平，把那雙厚嘴唇歪在一邊，一臉嘲笑的樣子！

「咿？」

蟬阿彌臉上略呈意外的顏色。

「如今又開始打仗了嗎？」

「開始囉！——不過，地上的會戰是結束了！看看天空！是空戰！」

銀平說着，指了指天空。

川中島的故事

「咿？………」

蟬阿彌一臉不解地神情，用那一隻眼睛，朝天上瞄了瞄。

「你在說神話故事吧！那會有這種事！」

「會使蟲術的傢伙，這點事都不懂！是眞的開始了！」

「眞的嗎？」

「因爲那些伊賀隊的黃幌組的武士們，對練習跳舞並不感到有興趣，所以開始玩空戰這玩藝！」

「銀平先生，你這個人心腸着實不佳。不告訴我實情，還在這裡兜圈子，你們難到有什麼不可說的……」

「唉！蟬阿彌你是眞不知還是裝蒜？」

喬太郎從旁邊插嘴說。

「知道爲什麼還會問？」

「是這麼一回事……」

「還是那三卷扶桑掌握圖。如今以風箏來決勝負！」

「是眞的嗎？」

「不過，說不定從此便和平了！德川家和豐臣家決定以風箏的勝負，來比比看這三卷東西歸誰。」

「這麼一來，是有趣多了！——是誰想出來這個妙招的？——從前，在永祿年間，有這麼一個故事。越後國的上杉謙信與甲斐國的武田信玄，在川中島上相峙不下。如此鬥了十九年，每一個名將都出了陣，還是不分勝負。到了最後，第二十年的時候，由越後國的名叫谷川與左衞門的豪傑，和甲斐國，叫安馬彥六的壯漢一比角力，以川中島四郡爲賭注，勝方便可以領有此四郡，這件事曾記載在『五戰記』這本書上——今日，正好似當時的情況！」

「是啊！我也記得五戰記上曾有記載，總之，雙方的代表是以那三卷寶物，做乾坤一擲。不過，是勝是敗，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這麼一來，我們便被排在外面了！但是，還是要去攝津平看看這件壯觀的事。」

「是有趣！如果在天空上的風箏上，看看敵方派出的是何等人物，這才是有意思哩！」

「如今，好多侍童還沒有胆子乘風箏，正在互相爭論中！」

「由侍童中選人嗎？」

「當然了！乘風箏的當然是從那些無名小輩中間挑出來。」

「那麼，敵方是誰呢？」

「這倒是一件秘密！不過我想多半還是由秀賴身邊的侍童中選出來的吧！」

「那一天，你們有沒有什麼任務？」

「我們負責指揮那些黃幌組的伊賀忍者隊。」

「那麼，三位的身份很重要了……」

「哈哈哈哈，那算不了什麼！」

正在笑時，從他們後面的山丘上，「嗚哇！」起了一聲騷動。

不知是何原因，西風一轉向，大風箏便栽了個筋斗。那二、三十個扛着粗繩子的人，像一群螞蟻一樣，被拉了個踉蹌。

志願乘風箏者

天王寺寺後的廂房。

家康以戰後休養爲名，待在那裡。

此時隔壁正坐着不請自到的蟬阿彌，剛彈完一曲平家物語。

「殿下——」

蟬阿彌放下琵琶，——

「有一件小事想麻煩……」

「什麼事？」

家康閉着眼睛說。

「剛才敝人在外面聽說，爲了取扶桑掌握圖，做了大風箏，要和敵人決戰。但是衆位侍童中尙未選出合適人選來乘風箏，以擔此重任。敝人蟬阿彌胆敢向大人要求，志願乘那風箏！」

「哼……」

家康以躲在鳳眼後的眼睛看了看——

「你是想以此立功嗎？」

「請殿下明察！我不在乎從天上跌下來。」

「但是，你體型太大！」

「不會……」蟬阿彌趕緊在鼻子前猛搖手，

「蟬阿彌的五尺之軀可以變成一寸的小蟲。」

「眞的嗎？」

家康好像在考慮。

「可以嗎？」

「這件事，我暫時不能決定，必須問問秀忠的意見，你到右大臣那裡去吧！」

「是……」

蟬阿彌心裡想：

「你這個狡猾的老狐狸！」

「自己必定是想獨得這三功勳，就只剩這一城拿不到手，爲了得一個大諸侯的獎賞，我若去秀忠處，必定會被打出來！」

蟬阿彌不愧是個鬼才蟬阿彌，想到這裡，立刻改口說：

「——殿下所云，的確不錯！我去右大臣殿下處恭彈一曲琵琶後，請大將軍多爲推薦！」

語畢，蟬阿彌便走向秀忠的帳蓬，一下子便鑽了進去。

秀忠還來不及考慮這件事，便先被他的琵琶一曲所感動了。

然後，蟬阿彌便把握住這個機會，提出在家康處的要求。

秀忠以前也聽說過，這個單眼的小和尙擁有非同凡響的蟲術。

「嗯！你有自信，不在乎風箏會掉入大阪城嗎？如果有自信，那一天便由你乘風箏吧！——話又說回來，鳳凰卷是非常重要的，若是落入敵人手中，你這個和尙的腦袋是比不上的，還是也落下來比較好！」

「是……十分感謝！」

想想，眞是令人手舞足蹈，這麼重要的使命便落在自己身上了。

喬太郎及鐵牛舍算是什麼！不過，這件事是由他們負責，如果他們胆敢把這件事搞糟了，我必定要他們的狗命！

如果順利，在風箏上能得勝的話，便可以得到一個城池。以我十七、八歲的年齡，一躍而入諸侯之列，可謂之天下第一人！

但是——

這個前所未聞的會戰，是如何開始呢？日期？地點？條件？此外，這個要有人乘上去的風箏，是在什麼地方製造呢？

他養精蓄銳地，等待這一天的來臨。聽說，大阪城製風箏的師傅，請的是既老練又快速的土佐的長曾我部家的優秀工匠，是渡海而來的。

而那個乘風箏者，是個叫妙義的太郎之人。

第四十四篇　空門篇

春風觀戰陣

換了多少次的使者，改了多少次的誓約，然而「日本軍記」上曾漏寫了這一段。

是日，元和元年和煦的正月下旬。

地點，大阪難波的平原，木津川的河邊，空中一片寧靜，沒有什麼邪怪物。

那一天——

黎明時分，大阪城上空罩着一片紅白色的雲，有一名穿着甲冑的年青武士，頭戴高角貝盔，到了茶臼山的德川陣營去叫戰。

此時，朝霞前的他處，——

「嗚！嗚！」

傳來貝角的聲音。

太陽緩緩爬了上來，照得朝霞一片艷麗。

在第二聲的貝角聲時，從德川的陣營中傳來一陣戰鼓聲。同時，大阪城也開始了，名鼓手，後藤基次的家臣脇坂甚兵衞，緊閉着雙唇，拚命地敲着鼓。

「咚咚咚……咚咚咚………」

敲得如流水般。

開戰的時刻來了。——那天的大阪城，好似是源平時代那種戰亂時期又重現，像是一付活生生的歷史繪畫。朱三櫓的高樓上，淀君及秀賴母子，及伴在旁邊如衆星般的大諸侯，捲起了繪滿繁花的簾子，正在往下看。

同樣的，在關東方面，茶臼山的小丘上，也佈了很多層陣營防線，把老將軍德川的營帳包圍在中間。——此外，右大臣秀忠，老臣本多正純，及手下的諸侯的旗幟，由遠方看過去，只見一片旗海。

除此之外，天主寺的高所、高津的土堆，及其他零零總總的隊伍，也環繞在四周。

就是今日，正是此時……。

春風拂面的當兒，兩軍對峙，稍有風吹草動，便會開始一場大拚鬥。

正就是在此地。

兩軍的幾十萬個眼睛看着天空，德川家的鳳凰及豐臣

家的龍虎，爲了爭奪這三卷扶桑掌握圖的決戰，是焉展開。單槍匹馬，乘在一個大風箏上的小勇士，是大阪方面的妙義太郎，而關東方面則正是今川蟬阿彌。

誰勝誰負？

此處暫停一下，且看妙義太郎是如何出陣的。

東南風起

大阪方面推出兩台手推車。從土佐招來的五個風箏師傅，幾個人數日不眠不休地工作，趕出來一個縱橫各十二尺，貼了一百餘張紙，以竹爲骨架的大風箏。

「太郎！要昇空的時候，眼睛最好閉起來！」

大助十分耽心地對太郎說。

「……」

太郎緊閉雙唇，神色有點緊張。

八天狗兄弟們，特別一大早從木津川趕來，爲他助陣

「要加油哩！」

「我們和你在一起！」

「這個風箏十分堅固，若情況不妙，便趕快拔出刀來，管他是什麼大敵，先斬了再說！」

「不會的！這個線是最堅固的！」

「切記！不能讓自己的線被割斷！」

如此云云，篠切，源彌，塔之助都十分關心地，在旁邊喋喋不休。

「你們放心啦！」

太阿公只說了這一句話。

但是，此話中實在包含了對自己生命的危險，有十分地徹悟的語氣。太阿公失去平常嬉笑調皮的樣子，緊閉着嘴唇，等着步卒們用力往上拉。

大風箏像個小球場一般，上面有數不清的線，就像是蜘蛛網一樣。要爬上去還十分困難，所以他拿了一張梯子，爬了上去。兩脚分開呈八字形，綁在竹架上，兩隻手還可以自由活動。

對岸的敵手，今川蟬阿彌也同樣地，全身綁在一個大風箏上，等待起風時。當天，依照往例，蟬阿彌的幫手有伊賀忍者隊的來喬太郎及黃幌組的水野政千代，一副準備好好幹一場的樣子。

不久，風力十足的海風，由東邊的海濱吹了過來。

數十個人手上拉着風箏線，一待命令下來，便要將線順着風勢放走！麻繩上面沾得有蠟，掛在操縱車的上面。

「嗚哇——」

一聲用力聲，巨大的風箏立刻淩空而起。操縱車上的輪軸「咕嚕」作響，巨大的風箏，夾着強風，漸漸往天上飛去。

「加油！加油！」

敵方與己方立刻眼睛往天空上看，風箏像是一隻小戰機，在碧空萬里的天上飛着。

東軍的風箏是以紫色爲底，上面寫著白色的「鳳凰」兩個大字。而西軍的風箏則是紅底，上面寫著龍飛鳳舞的兩個大字「龍虎」。

「呼……呼……」風箏在空中迎風發出很大的響聲。

風箏在河面上忽上忽下地飄動著。

「你看！風箏在空中飛得好好啊！但是該不會這樣就交戰了吧！」

「唔！如果風向能稍稍再變一點，就更好…」

「可是，風箏飛得那麼高，不知蟬阿彌和妙義太郎的感覺如何？……」

地面上的人看著空中的兩面風箏，議論紛紛，望著空中那兩個將要大戰的英雄，一副似乎不甘己事的樣子。

——不久後，

呼呼……風力越來越強了，漸漸轉變成東南風，一陣陣地朝著攝津方向吹來。此時，隔著平津川，兩個在空中互相瞪眼的大風箏，突然，被風吹得傾斜下來，慢慢地接近了。

「啊——靠近了！」

地面上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尖叫起來。

大阪城朱三櫓的紫色帳幕前的人也好，茶臼山觀戰的紅色毛毯上的人也好，大家的眼光隨著風箏一動也不動，每個人的內心都非常地激動，緊張地握緊了拳頭。

吹啊！吹啊！東南風！吹吧！

大阪方面的太郎和德川家方面的蟬阿彌，二人心中都暗自祈禱著。

不論是風向也好，二人各個的技巧手段如何，扶桑掌握圖最後會落入東西那一方面，只是一瞬間的事。這不僅是天意，也是一場人力的爭鬥！

兩隻風箏

兩面風箏越來越接近了，情勢也越來越緊張了！

「啊！好卑鄙的傢伙！」

在龍虎風箏上的太郎，當敵方的風箏接近時，突然叫了起來。

鳳凰風箏上的蟬阿彌聽見他的話，也在呼呼的風聲中

回嚷道：

「你說什麼好卑鄙？」

風箏在二人的耳邊霹霹拍拍地響著。

「好卑鄙！蟬阿彌！不，你們這個鳳凰風箏！你們的繩子上居然還綁了五、六把小刀！」

這小刀十分銳利，是爲了用來切斷對方繩子用的。由於小刀被綁在突出繩子外二、三尺的地方，閃閃發亮，太郎見狀，不禁破口大罵。

這時，下面操縱鳳凰風箏的人放長了線，鳳凰風箏也升上了一段距離，蟬阿彌在風箏上居高臨下地朝著龍虎風箏嘲諷道：

「嘿嘿……太阿公！你現在可是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了吧？！雖然我們彼此約定不用弓箭的，但是，使者間也沒規定不准綁小刀的吧？！」

「你別得意！待會我就把你的風箏碎屍萬段，連同你一塊兒踢到下面去！」

「哈哈哈……看不出你人小，口氣倒頂大的嘛！喂！太阿公，你身上到底有沒有帶著龍虎二卷啊？」

「當然帶了，你看！」

「好極了！好極了！這馬上就是我的東西啦！」

「你的鳳凰卷也帶了嗎？」

「嗯！就算是給你帶到冥王府去的禮物好了！你看，這就是德川家的鳳凰卷！」

說著，就從懷中掏出一卷用金綫織花錦緞包著的一個卷軸，高高地拿給太阿公看，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強風吹來，風箏打了個跟斗，蟬阿彌整個人也倒了過來，地面上的河川，原野和人群，一會兒都倒在自己的頭頂上。

這時，太郎的龍虎風箏也隨著強風慢慢地上升了。地面上如螞蟻般的小兵，兩方的操縱風箏的人，都拚命地扯動著風箏的長線，口中嘿呵嘿呵地合力喊著。

地面上的人好不容易才把在空中打轉的鳳凰風箏拉回正位，再把它慢慢靠近龍虎風箏，似乎在向它挑戰。——由於鳳凰風箏快速地接近，兩條風箏線也幾乎要靠在一起，下面的人似乎也察覺到敵方的繩結上繫著小刀，就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下面的人拚命地把龍虎風箏拉開了，驚險地躲過了他們的計謀。

就在此一瞬間，龍虎風箏和鳳凰風箏的暗處，突然見銀光一閃，二人似乎都亮出了大刀。然而，由地面上看來，兩個風箏的距離，似乎還不到兵刃相接的程度。

「小鬼！來領死吧！」

「混蛋！」

他們二人在風箏上，持刃瞠目相視，等待適當時機，

突然一陣風吹來，把二個風箏由側面狠狠地撞在一起，「碰！」發出一聲極大的響聲。正當龍虎風箏在空中傾斜的那一剎那，蟬阿彌由旁伸出了他的長刀，喊道：

「來得好！」

一切順勢猛地砍了下去。

完了！

地面上大阪方面的人見狀都涼了半截。只要固定風箏的一根繩子被砍斷，風箏就會在空中不聽指揮地拼命打轉，更有可能會由空中栽下來。

但，僥倖的是，蟬阿彌的刀尖只是輕輕劃破了風箏的一角。龍虎風箏被劃破了似乎不太干心，虎虎生風地一直追趕著敵人。

「碰！」又是一聲，地面上聽得清清楚楚。

瞬間，只見兩面巨大的風箏撞在一起，就像是空中兩隻大怪物似地，繩子互相纏了起來。一時，風更大了，巨大的龍虎和鳳凰四個字，在空中纏在一起，被風一吹，打轉打得更厲害了。就像是風車一般，打了七八個轉。

這是何等的壯觀！又是何等悲壯的決鬥啊！

只見兩面糾纏在一塊兒的風箏，一會兒都有了裂縫，也有一片片砍斷落下來的紙片，間雜著滴滴鮮血，不多時，兩面風箏已成了兩把大破傘的模樣，仍在空中瘋狂地打著轉。

哇哇——攝津的平野暴出了響徹雲霄的喊聲。不論是東軍亦或是西軍，也不知到底是何方的風箏落下來，兩軍都是同樣地激昂。

這風箏決鬥的勝負，只在一瞬間——

這時，龍虎風箏忽然又歪了一點。

「糟了！」

喊聲直衝雲霄，龍虎風箏被砍裂了一個大口，「拍」，線也被割斷了，立刻由空中朝著木津川的河灘邊掉了下來。

「哇！贏了贏了！」

「喔！我們勝了！我們勝利了！」

東軍欣喜若狂地雀躍著。

勝了嗎？！話還不能說太早，蟬阿彌的鳳凰風箏上的白字也染上的鮮紅的血跡，他在風箏上面發出了痛苦的求救聲：

「快把我弄下去！快把我弄下去——」

當他的求救聲還沒傳到地面上時，他的鳳凰風箏繩子的接頭也斷了，立刻也朝木津川廣大的河灘落了下去——。

又見蝴蝶

龍虎風箏和鳳凰風箏，一先一後，像在飛舞的彩虹般，筆直地朝操縱風箏處前七、八百尺處的石河灘落了下來。

一個落在淺灘上。

而烏童太阿公——妙義的太郎，在風箏落入水中濺起水花的當兒，他已從順流而下的風箏中，割斷了綁在身上的繩索，如鮫魚般地朝岸邊游去。

「小鬼！你居然還沒死?！」

運氣較好的鳳凰風箏落在沒有水的地方，使得蟬阿彌能迅速地離開了風箏，在岸邊舉起長刀，準備當太郎一上岸之時，就迎面一刀——

蟬阿彌使勁地一刀下去，水被震得朝二個方向濺開來。

烏童太阿公，身影靈俐地如同濺起的水珠一般，輕巧地躍過了敵人的大刀和肩頭，落在蟬阿彌的身後，喊道：

「呵！和尚腦袋！鳳凰斧，我不信我拿不到手！」

「你別作夢！」

蟬阿彌轉身，扶正了刀，氣勢洶洶地一步步朝太郎逼近。

「在空中分不出勝負來，現在你就死了這條心，前來領死吧！」

「哼！彼此彼此！」

長刀反射著艷陽，發出耀眼的光芒，好幾次使太郎站不穩腳步。雖然如此，太郎仍是非常沈著地看著前方的敵人。

（唔！這小子在樹上就像在平地一般，可得防著點！）

蟬阿彌邊想，邊揮舞著手上的大刀，舞得虎虎生風，想把太阿公的絕招給逼出來。然而，太阿公仍然十分鎮靜，蟬阿彌根本見不到他那身輕如燕，敏捷的身法。

「喂！你別想殺太郎！」

這時，八天狗的其他人如疾風般地跑來，擋在蟬阿彌和太郎的中間。

而德川家方面的來喬太郎，和鐵牛舍、銀平，都離開了觀戰的人群，也跟著趕來。

「呀！你看！八天狗的那些個傢伙，居然跑來助陣了，我們也上，跟他們拼了！」

邊跑邊叫罵著，嘩啦嘩啦地涉水而過，揮刀砍殺過來。

空中的大戰，立刻轉爲地面上的廝殺了。雙方的士兵立刻纏殺在一起，就在這兒，展開了一場猛烈的戰鬥。

忽然——

遠遠地從山丘上，疾馳來一位武士，衝進雙方混亂打鬥的場面裏，並且竭力地大喊著：

「住手——大助少爺、源彌、小十郎、篠切，快收拾你們的兵刄，這是軍師的命令！左衞門先生，也請你聽從幸村的話！不論是德川家或是大阪方面的人，都要退回原來的陣地，退回原來的所在！」

一時馬嘶人喊。——不知從何處飛起了無數的蝴蝶……。

瞬間，就看不見蟬阿彌的踪影。太郎忽然察覺到蟬阿彌的失踪，立即警覺地伸手朝自己的懷中探去——糟了！又上當了！這眞是他從未遇見過的怪事。

「啊！怎麼會不見了呢？」

太郎大驚失色，不覺失聲叫了出來：

「不見了！眞是要命！我懷中的火龍和水虎二卷怎麼會不見了呢？一定是蟬阿彌那混蛋！卑鄙地使出了蟲術，把二卷偷走而且逃跑了！」

他氣得直跺脚，邁開脚步跑向前去。

土堤上的嫩草，及川原上的小野花下，有一群蝴蝶在上上下下地飛舞着。

太郎眼中看來，這些白蝴蝶與黃蝴蝶則都是蟬阿彌的化身。

第四十五篇　夢枕篇

獨眼土左衛門

罷！罷！妙義太郎默默地咬緊了發白的嘴唇，悄然隱入帳幕內。

——此時，像煙霧般擋住了他視線的蝶群，也朝著木津川的水面上飛去，靜靜地消失在水面上白色的晚霞中，靜悄悄地揭開了這一天的夜幕。

西軍的龍虎風箏和東軍的鳳凰風箏在空中爭鬥的結果是東軍勝利了。——如此一來，火龍和水虎二卷終於落入德川家的手中，將和鳳凰卷，這扶桑掌握圖的三卷從此將永遠地被存放在江戶城的寶庫內。

慶祝勝利！祝賀成功！

東軍的凱歌不絕於耳。

被夕陽斜照著的攝津的郊外，正鬧哄哄地點起了非常明亮的火把，整個地方呈現得十分興奮、熱鬧。——這一片景象，就好比是在嘲弄著沈寂的大阪城一般，不時地暴出震耳欲聾的凱歌，響澈了籠罩在薄暮中的曠野。

今日的殊榮該屬於今川蟬阿彌，然而，卻遲遲未見他回營的踪影。

「怎麼回事？太陽已經下山了，還不回來？」

「恐怕在那個時候，大阪方面的那些人由於悔恨，撤至木津川的河灘，他爲了要休息，大概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吧！」

「雖是這麼說，但是敵人已經被擊敗了，而且又撤走了，他也該回營地來啦！」

「不對不對！蟬阿彌那小子，是故意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到時候好大搖大擺，趾高氣昂，裝模作樣地回來……」

在一邊忙著點火的是今日執行放風箏任務的伊賀地方所組成隊伍中，黃幌隊的成員，正在那兒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著。熊熊火把的白煙，不斷地上昇，掩住了枝頭上剛剛昇起的月亮。

此時，忽然有一人騎著馬，自暮色裏朝此地奔馳過來

「來喬太郎在不在？——來喬太郎！來喬太郎！」

他邊叫邊跳下了馬。

「喔！原來是水野少爺！」

喬太郎自伊賀隊伍中急急跑了出來：

「有何貴幹？」

「我是替秀忠公傳話來的。」

「是！」

喬太郎曲膝跪下：

「悉聽吩咐！」

這使者也是黃幌隊的一名，叫水野政千代。

他說，在茶臼山大本營的大御所，得到今日勝利的消息，非常高興。特別是將軍家的秀忠，對蟬阿彌更是讚賞有加，要給予他賞賜。現在準備了酒席，與將士們正在等待。現在希望各位立刻和蟬阿彌一塊來參加酒席。

「多謝將軍美意，麻煩請您代爲轉達，我們立刻和蟬阿彌前去！」

喬太郎如此答覆了使者的話，蝙蝠銀平、鐵牛舍葛鼓和黃幌隊，伊賀隊立刻分別出去尋找蟬阿彌。

「眞是個找麻煩的傢伙！要裝模作樣也要有個限度啊！」

銀平不停地嘀咕著。

由於天色愈來愈黑了，每個人都拿著火把，然後像在找尋迷路的孩子一般，邊走邊喊：

「喂——」

「喂！——蟬阿彌——」

一路行來，喬太郎聽見黑暗的脚邊有很急的水流聲。拿火把一照，他們已經到了木津川邊。河面上被火把一照，現出了一圈圈黑色的水紋。

「他可能啥地方迷路了吧？！——他可能朝著風箏會戰時，風箏落下來的地方去，也許因爲沒有木筏，渡不了河。

喂，拿火把搖搖試看！」

大家都搖晃著手中的火焰，朝著下流方向邊走邊找，但是，卻無人回答。

忽然，蝙蝠銀平停住了脚步：

「呀呀！有什麼東西浮在水上！」

大家連忙把火把集中到水邊。

——火把一照，只見一個巨大的風箏七零八落地，紙和風箏骨架，在水中載浮載沈。

「怎麼回事？這不是今天會戰時，掉到河中，我們的鳳凰風箏嗎？」

「不，不是那個東西，你再看看！」

銀平大聲嚷著，大家都沈默下來——

「啊……」

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喊了起來，大家毛骨聳然地望著水面。

黑黑地——漆黑的水，像在低低地哭噎著。朝著岸邊的岩石邊望去，有個大風箏零零散散地靠在石頭邊，而在大風箏的下面，躺著一個溺死的屍體。

那是令人可怖的、獨眼的土左衞門！

嘲笑石佛

「啊！他有沒有背著琵琶？——是和尚嗎？是獨眼的小和尚嗎？」

「蟬阿彌！」

「是！」

「噢——怎麼會死呢？」

「不知道！眞是不可思議！蟬阿彌會淹死?!蟬阿彌？」

喬太郎和鐵牛舍都非常驚訝而不知所措地叫了起來，四肢嚇得僵冷。

喬太郎立刻慌慌張張地叫來他的部下，趕忙把蟬阿彌撈了上來。他的身體已經如同冰一般地寒冷，蠟一般慘白。

「快！快找稻草點起火來！」

「快熬湯藥！」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叫著。——誰會想像得到，今日應該是最得意凱旋歸來的將士，在還無受到人爲他歡呼前，竟會倒在這裏奄奄一息？

但是，火升起來之後，不多時竟發生了效用。大家只見蟬阿彌口中吐出了一點水，但仍然是生死未卜，突然——

「嗚……」

蟬阿彌似乎漸漸地甦醒過來了。

平常，在表面上好像是志同道合的志士，但內心卻不時在暗暗爭權奪利的喬太郎和鐵舍，這時，連想都不想，都一同興奮地叫道：

「噢！有救了！蟬阿彌，蟬阿彌，你覺得怎麼樣呢？」

蟬阿彌雖然漸漸清醒了，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但由於在柔和的火焰下，蟬阿彌的四肢和身體被烤暖了，身上的衣服也差不多被烤乾了，他說：

「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咬緊了他那向來倔強的嘴唇。

「你能走嗎？」

「我想，大概可以。」

「秀忠公還在等著我們呢！你如果覺得沒有什麼不舒服的話，就跟我們一塊兒去吧！」

「當然有樣東西是一定要讓他過目的！因爲我手中有那重要的三卷秘軸。」

他從懷中掏出來給大家看。

火龍、水虎、鳳凰三卷是用皮革包捆起來的，表面雖然被水浸濕了，但看起來似乎並無啥大礙。

不多時，他們來到了秀忠的營帳——

「稟告將軍，來喬太郎和伊賀隊的二、三個人，還有蟬阿彌也到了！」

水野政千代通報後，已經等得不耐煩的秀忠，立即賞酒給蟬阿彌。然後又取出了一把刻有銘文的刀，準備贈予他作爲賞賜，對他說：

「你今日辛苦了，這作爲你今日的稿酬。想必你已聽到大御所對你的稱讚了吧！」

站在一旁的來喬太郎和銀平，以及秀忠身邊的侍僮，沒有一個不眼紅他一躍登天的名聲和運氣。——由於他順利地使秘軸三卷能存入德川家的寶庫內，而今川蟬阿彌也因爲當時和大御所有過約定，現在，他已如願已償地登上了一城之主的地位。這樣一個年方十七、八歲的少年，就能擠身於諸侯之行列中，是除了秀吉所稱的七侍僮加藤、福島二位以外，很例外對年輕人的晉昇了。

然而，只有秀忠身畔站著的一個名叫土井大炊頭的人無動於衷，輕輕地叫著：

「少爺！少爺……」

他低聲偷偷地提醒秀忠道：

「賞賜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把那重要的三卷先收藏起來，不是更好嗎？」

大炊頭是秀忠的顧問，他做事十分謹愼，也深得父親家康的信任，可說是一直跟在父親身邊的老參議，經他這麼一說，秀忠像是恍然大悟似地點了點頭，問道：

「對了，蟬阿彌，今天你從敵方奪回來的龍虎二卷，以及本來我們所有的鳳凰一卷，快拿給我看看，你有沒有帶來？」

「正如您所說，我把它貼身帶在身上！」

「嗯！既然是要交給大御所的，交給我由我轉交也是一樣的。——拿來吧！」

「不！不行給你！」

秀忠擺出了他權力的威勢。

蟬阿彌死命地搖著頭，接著又說：

「雖說您是大將軍之門後，但是我也不能交給您。——除非您能給我一張白紙黑字的保證，我能在哪個城市得

到多少萬石俸祿來交換才行！」

他說此話時，大氣不喘，毫無怯懦的神色。說話的口吻，似乎在他的眼中只有慾望，連大將軍都算不得是啥重要的東西！

秀忠聽了他的話，臉上露出了十分不悅的神情。

（好討厭的傢伙……）他心裏雖這麼想，卻沒有說出來。

「住口！」他接著說：

「難道說受獎賞之前，就該論功嗎？我好歹也是江戶的將軍秀忠！況且，我要代爲保管藏入德川寶庫的東西，是決對不可能有事發生的。你這小鬼和尚，居然敢懷疑我，你到底是何居心？快！快把那東西拿出來！」

「你無論說什麼也不行。不就是不！如果您一定要看的話，就麻煩您日後向大御所借看吧！」

「好個頑固的東西！你不交出，今天就別想活著走出這裏！」

「只要你出個公文哪！大御所親筆的公文，寫明是什麼地方？多少萬石、哪個國家的哪個城市！」

「好哇！你不交出來是不是？——來啊！喬太郎、各位將士們，快把他手中的三卷給我搶來！」

喬太郎立卽囘答：

「遵命！」

他邊叫邊抓住了蟬阿彌的一隻手腕。同時，隨行的武士立刻拿起了長槍，圍在他的四周。

「聽見沒有，快交出三卷秘軸！」

「你違抗命令，難道是不想活了嗎？蟬阿彌！你還是老老實實地聽話，把秘軸交出來吧！」

武士們執著槍，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著。然而，蟬阿彌說什麼也不發一語。營帳裏的火堆，這時好像突然小了下來，氣氛就這樣僵持著……。

年青的秀忠沈不住氣了，心想，這樣一個獨眼小和尚，就算他有再大的功勞，也輪不到賞賜給他一國或是一城。若是如此，那麼眞正有作爲的優秀人材的賞賜，應該提高到何種地步呢？

「這混帳東西！給我拿下！不論死活！」

「是！」

武士們知道有重賞，囘答的都非常有力。然後執槍朝著那面目猙獰瞪著秀忠的蟬阿彌一步步的逼近。

「鏘！」刺向蟬阿彌的槍似乎碰到了堅硬的東西。

「咦！」就在大家狐疑的當兒，手中的長槍都像冰的破片般紛紛斷落。

「奇怪，這是怎麼一囘事？……」喬太郎朝著眼前東

西的肚子狠狠的踹了一脚。在他面前的，正是個安穩坐於地上，臉上一鼓掩不住嘲諷表情的一尊石佛。

喬太郎定睛再一看，原先抓住蟬阿彌的手，已變成石佛手中之破琵琶。

「混蛋！我們給那小子擺了一道！」

他咬牙切齒的朝空中望去，只看到天上那勾上弦月，正隱隱約約從絲絲黑雲中放出光芒。

惡夢魔聲

是夜——

天空看不見一絲月光，看不見一隻飛鳥，大地是死寂的一片。

「家康！家康！」

在茶臼山大本營的深處，大御所家康正在溫暖的被窩裡熟睡著。

不知從何處忽然響起叫喚他的聲音。

「起來了！家康！」

家康可以清晰的聽到呼喚他的聲音，但不知怎地，他的身體卻絲毫不能動彈。

——刺客！他奮力的掙扎著，直覺的想要抓起枕邊的銅鈴，叫來值勤的武士，但他一動也不能動。

「你在看那裡？本大爺在這兒呢！」

在黑暗的角處，傳來輕輕不斷的拍手聲。

「——你投降吧，我在這兒呢！」

「嗯——……」

家康像是在做惡夢一般，似睡非睡地吃力的睜開了眼，往前看去。

「噢……」

他呻吟著，奮力掙扎著要坐起來。

「哈哈哈哈！知道我是誰了吧？我是今川蟬阿彌！——你瞧瞧，這是火龍卷、水虎卷、還有鳳凰卷！怎麼樣？很了不起吧！這三卷現在都在我今川蟬阿彌的手上。當初我居然相信了你這老奸巨滑的話，要把這三卷交給德川家的寶庫保藏，但是，後來，我再仔細地想了一想，發覺你實在是計劃得很周詳嘛！尤其是您當初要征服天下之時，就被公認爲是個犧牲自己親生骨肉，也再所不惜，冷酷無情的老傢伙！——想想，若是當初我眞相信了像你這般老奸巨滑的人，得到了一個城池的報酬，正在揚揚得意之時，就被你所派出的武士給暗殺了，這計策太古老啦！——哈哈哈哈，我是不會上當的！我蟬阿彌是不會輕易受騙的……」

「你，你這混帳東西！」

家康氣得咬牙挫齒。

「嘿嘿嘿……」

黑暗中的人影在嘲笑著：

「有了這三卷扶桑掌握圖，不久，我也擁有可取天下的資格了！所以，等你死了之後，秀忠也會隨你而去的，到時候，駿府城和江戶城都是我的了！你這一世遭人嫉妒的事情太多了，還是早些向閻王報到吧！」

「嗚……嗯……」家康像是在發燒似地夢囈著。

「好啦！現在你還有沒有什麼遺言要我交待秀忠？等著瞧吧！我，今川治部大輔義元的孫子蟬阿彌，現在擁有這三卷秘軸，馬上就要有一番大作爲了！」

黑暗中，再度響起了那令人毛骨悚然，怪異的嘲笑聲。

家康抓著枕頭，拼命地朝著門外喊著：

「來人哪！……快來人哪！」

正在値勤的武士，聽見大御所的喊叫，以爲他是被惡夢魘住，提了大刀，拉開了臥房白色的紙門，跑進去搖著家康道：

「老爺！——老爺！」

又慌慌張張地看著家康失去唇色的睡臉，急急問他說：

「怎麼了？老爺！老爺？！」

軍用的提燈，突然像張開了眼一般，白色的火焰忽地昇高了幾寸，照在年介七十高齡老英雄的額頭上，顯出了顆顆晶瑩的汗珠……。

第四十六篇　生別篇

流　彈

春天，祇園（註）繁華的街道上，今年又是同樣熱烈地在舉行著神踊。

（註：祇園是京都市八坂神社的舊名，同時又指該神社一帶地區。）

城門向我們招手，

快呀！快呀！

東神西行！快舞！舞吧！

一行五十個人或一百人跳舞的行列，每個人戴著飾花的斗笠，穿著花衣裳，舉著五彩繽紛的煙火，在晚間的街頭上，隨著領唱人的歌聲，翩然起舞。

這舞蹈儀式是由京都城的中心，向外傳播，不多時便流行於全國的每個地區。這是關東軍野心家一個非常高明的收攬人心、宣傳的戰術，同時也是將「西亡東勝」的隱諭暗示給一般民衆的巧妙兵法。

這是從元和元年的四月間發生的情形。

德川父子一退回關東後，即刻履行與西軍的談和條件，另一方面又圖謀破壞三之丸，把外城壕塡滿，作爲再次宣戰的藉口，再增大軍，向大阪城進攻。

四月底五月初時，樫井、道明寺附近，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廝殺地連天空都呈現出一片暗澹的景象。

這就是所謂大阪的夏之陣。

「嗯！終於開戰了。反正這就是家康的絕招。但是，如果不如此，也不可能戰勝的。我看，我還是爲了將來打算，在這多看看，多學學吧！……」

來無影，去無踪，自在瀟洒的彈琵琶的小和尙，正站在高津的山頂上，煞有其事地懷抱著雙臂，冷眼觀望這翻騰而起的滾滾戰雲。

不用多說，這就是那個胆大包天、鬼計多端，獨眼的蟬阿彌。自從他拿到了有關豐臣家和德川家的三卷秘軸後，就無人知曉他的去向了。這個自稱是今川治部大輔義元的孫兒的小和尙，他深深地了解早晚天下會屬於德川家，但是他內心卻有一個極大的野心，便是希望要讓別人知道秀忠這一代，是他所搶來的！

「啊！開始了！」

一顆流彈飛了過來。

蟬阿彌趕緊躲到樹後，然後探頭朝天王寺的方向望去。只見白茫茫的朝霧中，靜靜地樹立著赤紅色的旗陣，令人感到殺氣騰騰。據說眞田爲了這決一死戰的會戰，組成了一支四千精銳的赤備兵隊，由這裏，遠遠地卽可望見那印著六文錢圖案，眞田家的圖案。

「只要幸村的兵一動，這對方一定會畏於他們的豪邁之氣的。……嗯！東軍似乎沒有萬全的準備。一連數日的激戰，今天這一戰，恐怕是孤注一擲嘍！」

這就是年紀輕輕，對天下懷有大志的蟬阿彌！

他冷眼旁觀，並不因爲此時此地，他對這能應用於實際的兵法、地理、陣形、士氣的實際作戰情形感興趣，而是他內心有著一種不爲人所知的熱望。

「喔！幸村的赤備軍今天以茶臼山作爲他們的據點。咦？往那邊去的隊伍是哪一個人啊？是大阪的驍將毛利勝永！他、他是要去引東軍入彀的呀！好個老謀深算的傢伙！」

他一時忘了適身何處，也忘了處境的危險，就往山岡上走了去，說時遲，那時快——

「哎呀！完了！」

他大叫一聲，立刻倒在地上。

蟬阿彌碰上了流彈。他的大腿立刻湧出了鮮血。蟬阿彌，咬緊牙、忍著痛，撕裂了衣服的一角，將自己的傷口裹了起來。

瞬間，他的四周被砲煙轟得昏黑。黑濛濛中又聽見箭在空中颼颼的聲音、吶喊、嘶殺、馬嘀——，各種聲音在悶熱的空氣中傳了開來。蟬阿彌勉強掙扎著，一拐一瘸地朝高津神社的後方走去。

大勢已去

大阪的一將領，大野治長，在天未亮之時，就來到了在茶臼山紮營的軍師幸村處。

在樫井的激烈戰鬥中，後藤又兵衞陣亡，薄田隼人又在道明寺口的一戰中壯烈成仁。而其他城內一些可靠的人，在連日的血戰之後，也所剩無幾。

「今日此一會戰，乃是秀賴公命運之關鍵。治長今日亦是受秀賴公之重託，特來請求軍師鼎力相助，並要我聽從您的安排，因此特地前來……」

「豈敢！」

幸村以沈重的語調說道。

「這實在會讓人想到，今日是不是我幸村最後一次貢獻力量！」

「你這些話，如果傳到城內去的話，一定會讓大夥兒覺得十分爽氣，同時也會失去鬥志的！」

「不！這是時機已到。知天數乃是兵家之大事。秀賴公應該也是非常清楚才是！」

治長低頭無言以對。

半晌，治長才抬起他那滿是頹喪之意的臉，問道：

「這麼說，軍師您也是回生之術了嗎？」

「昨夜我也是徹夜未眠，仰望著天空的繁星，想了一整晚。——今天我們要抵擋關東二十萬大軍，這以一抵萬，只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由這氣勢看來，敵人在今天之內一定會把大軍全部聚集起來，我方勢必應集合全部的力量，鞏固此地中心的軍備，由一角擊破他們的大軍。我們一刻也不能鬆懈，如果秀賴公會由城內出來的話，我軍的士氣一定會大增。另一方面，在我幸村帶兵由正面與他們血戰之際，其他的人可出奇不意地由船塢方面經下寺町，轉到南方，從敵人的背後攻擊，這麼一來，我們一定是穩操勝算的，再借這勝利的機會，把家康父子由岡山口迎接出來，到時候，只能說我幸村犯上，我一定會把大御所的頭顱呈獻在秀賴公的坐騎之前！」

「好極了！」

治長的臉上又重新現出了光彩。

「這實在是個絕妙好計，我回去之後，一定立刻建議！」

「要挽回大局，絕不能錯失良機。豐臣家存亡之一戰，就在今日一戰，明天都不成！」

治長從幸村處，了解了情況的嚴重性，得到指示後，就回京城了。

待治長一離去之後，幸村叫來大助，告訴他這一計謀。看來他們是抱定了必死的決心一戰了。

武士們向來就把犧牲這一件事情看得極爲尋常。

八天狗當然算是大助手下的將士。妙義太郎雖然年紀輕輕，也加入了他們。聽從大助的命令，所以他們已在等待著要和大助一塊兒出生入死。

大阪的勢力，出現在平野戰線的大約有十三萬大軍。

大軍分作二個方向，一是朝著岡山口的秀忠而行，另一半可算是主力軍，是準備迎擊家康的隊伍。

這主力軍又編制爲七軍，第一軍由幸村所統率，第二軍由大助率領，第三軍屬毛利勝永的麾下，依次而下——。

於是，這前古未曾有，夏之陣的大會戰就這樣展開了。好比是在夏日炎炎，雜草叢生的曠野上，拉開了一幅緜延不斷的血之卷軸……

與眞田大軍相峙於最前方的，是家康一子松平忠直的一萬三千大軍。接著是對方淺野、秋田、本多、小笠原、保科、榊原等人所帶領的大軍，烈日下，軍旗遙遙可見。——然而，如此浩大的聲勢，卻絲毫不能動搖幸村這一方的人。

瞬間，沈窒的空氣中暴出一聲吶喊，

「殺——！」

「進攻！別後退！」

勇猛的連擊下，敵人的前鋒部隊的火鎗隊後退了，隨著鎗煙，接著是持長槍的隊伍也在連連後退。——這正是有名的眞田突擊。

大助牽領著八天狗和部下，一鼓作氣地擊潰了淺田的兵力。另一方，被毛利勝永兩方挾擊的對方軍隊，與突擊軍苦戰，糾纏了一個時候，終於不支，朝後方越前軍隊的陣地，狼狽不堪地逃去。

前線被破，關東二軍開始有些動搖了。幸村父子二人率兵，躍馬揚塵直奔進敵人的二營內。榊原和小笠原勢的軍隊，還來不及抵擋，就已經四處逃竄。不多時，炎炎烈日下，青綠的草叢中，倒滿了雙方的死、傷者，只不過在短短的時間內，雙方的傷亡人數已達數千。死者的鮮血仍泊泊地湧出死者的體外，流到草地上，染紅了青草，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在幸村策劃中的一支隊伍，繞過今宮，轉向阿倍野。然後從東軍的第三個營地旁側進攻擊潰，順利地攻至天王寺口，這乘大阪軍威勢而來的威力，仍是令人十分胆寒的。

——然而，到底結果如何呢？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呢？

爲何總是不見約好的統帥秀賴的旗幟出現？幸村一邊搥胸頓足地懊惱著，一邊頻頻回頭往大阪城的方向看。

「啊！大將軍啊！您怎麼還不來呢？現在這個機會是最重要的時刻啊！」

他話才說完，就見己方軍隊開始有亂了脚步的現象發生。

幸村也執槍，騎馬疾衝進敵人中。槍柄上沾滿了淨是黏答答的鮮血，緊握在幸村的手中。

「怎麼還不來？啊！怎麼還不見踪影呢？！」

他一面殺敵，一面焦急地把目光調向後方遠處。

就在對方第三軍忙著重新佈陣準備反攻之時，突然，

由桑名村方向，翻起了滾滾白塵，井伊、細川的關東軍正趕來此地援助。

「唉！罷！罷！大勢已去！」

幸村並沒有把這些頹喪的話說出來，但是，卻淚眼濛濛地喊道：

「終於到了最後的一刻了……」

他似乎是有直覺似地，慢慢地爬下了馬。走到附近的小河邊，把長槍柄浸入水中，洗淨了槍柄上的血跡，再重新跨上了馬，一面涉水而過，一面對前後的同伴們喊著：

「衝啊！」

隨著喊聲，他執著槍，往井伊的援兵衝去！

父子生別

「父親——。父親……」

大助的嗓子已經喊得沙啞了。天已漸漸暗了下來。

他從馬上翻了下來，徒步走在森林中。遍地都是散亂的士兵配備和武器，血肉模糊的屍體，縱橫滿地。

森林中的道路也暗了——

「父親……」

他邊喘息邊喊著。時常可聽見森林中有子彈飛過的聲音。只要一聲槍響，同時必有吶喊齊攻擊的聲音。

「是大助先生嗎？」

突然，身旁的樹蔭中突然跳出一個人來。

大助嚇了一跳，差點被路邊的死屍絆倒：

「誰、誰？……」

「是我，太郎。」

「噢……」

「幸村先生在那兒，我剛才看到。」

「他沒事吧？」

大助跟在妙義太郎的身後跑了過去，果然見到了幸村。幸村戰得精疲力盡，大助差點就認不出他那憔悴的模樣。身邊一個部下也沒有，也不知他們到底是生是死。

然而——當父子二人雙手緊握之時，立刻有幾個士兵和將領聚集過來。然而，沒有一人不是身負重傷的。

「我們能在這兒見面，實在太好不過了，大助，我有話要告訴你。」

幸村的態度仍和平日一樣，絲毫沒有一點兒改變。

「你表現得很好！不愧是我的兒子！」

這是他第一次如此地誇獎大助。大助高興地流下了眼淚。只要父親這一句話，眞是死也無憾了。

「但是——像你這樣受了傷，就不能再作充分的戰鬥

了。你回城去吧！」

「嗄？您、您說什麼？」

大助抬起了滿不情願的臉，看著一臉冷漠表情的幸村。

「叫你回京城去！你聽見了沒有？」

「您是否說錯了？我記得在這次戰前，您不是囑咐過我們……」

「那是要你在戰中不畏犧牲！──但是，眼前很明顯是我方戰敗了，這就不叫戰爭了。每個人都該對自己負責任，爲父的是軍師，沒有盡到職責，無顏以對秀賴公，只有以死請罪了！」

「父親您既然要以死請罪，現在大敵當前，爲什麼又要叫我回城內去呢？請讓我留下，和您並肩作戰，死也要死在一起！」

「能聽你這麼說我實在太高興了！這句話就是你對我最好的餞別話。大助，你別以爲我沒有想到秀賴公，我叫你回城裏，目的就是要你親眼見到秀賴公，他眼前的困難和將來的結果之演變如何。……另外，很不幸地，又弄丟了三卷扶桑掌握圖，所以你一定要記住爲父的平日告誡你的話，好好地計劃一下以後你們該怎麼做！回去！快回去吧！」

「是、是……」

「死並不是就代表著一個眞正的武士。──關於這點，我老早就告訴過你，你也應該有深切的體認才是！快走吧！」

此時，山坡後已經是滿天的紅光。一陣馬蹄聲，一個黑色的武士的影子由遠馳奔過來。

「越前兵！」

「快把軍隊重新整頓起來，軍師！敵人來啦！」

幸村似乎充耳未聞，泰然處之，一直盯著自己兒子離去的身影。只有十六歲的大助啊！在這多難之秋，能教育成這樣，實在是不易啊！幸村痛心地望著大助的背影。

大助依依不捨地回過頭來，聽到父親些微微激動的聲音斥責道：

「沒出息的東西！還不快走！」

「父親──，告辭了！」

大助抓著長槍向幸村拱手作禮。

「告辭了！」

大助再一次喊著，一槍刺死了一個埋伏在旁的敵人。死者的血噴滿了他的臉，當他再轉過又是血，又是淚的臉再看時，早已見不到幸村的踪影了……。

第四十七篇 首級篇

落城之月

轟隆──驚天動地的雷聲。灰暗五月的雨雲，在頭上壓得低低的，悶悶的。地面上也是一片迷濛，炮火薰天的黃昏，似乎比深夜看起來還要黑暗。

「放手！治長！不要牽我的馬！」

這是個官腔十足，尖銳而蒼老的聲音。此人身披紫色的威武的鎧甲，外著蜀江（註）的陣羽織，騎著一匹金鞍白馬。

（註：蜀江是指日本京都西陣織的一種錦緞）

──他是右府豐臣秀賴。

剛從前方探望過己方戰況的大野治長，現在正抓著秀賴的坐騎轡頭，不知在說些什麼，要阻止他出城。──而大阪城的前面城門內，跟在秀賴後，是擎著大旗，準備出城做殊死戰的人群，擠在門前，憤怒地喊著：

「快開城門！」

「先殺了阻擋主君的人！」

「你放不放手，治長？」

秀賴焦躁地全身都震了起來，馬具、鎧甲、大刀都隨著那尖銳的聲音，鏗鏘作響。

「不！我不放手！」

「你這混蛋！」

「不管您說什麼，我就是不能放開您的坐騎！您罵我是奸賊也好，胆小鬼也好，只要我治長這條小命仍在，我就非要制止這無謂的行動！」

「無謂的行動？──治長，你說這是無謂的行動？你看看，昨日和今日的激戰，我方已死了多少人，這大阪城的命運也是顯而易見的了。到了這種地步，待在這裏也是白白在等死，還不如殺入關東軍的勢力中，能殺幾個算幾個，死也要轟轟烈烈，死得像個武門之後，你爲什麼要阻止我?!爲什麼說這是項無謂的行動？你說！」

「您所說的，在下不以爲然。請問您是否是官拜右大臣的高位、又是故太閤殿下的公子？您如此不顧及自己的身份，萬一被敵人砍下了您的腦袋，豈不是要遺笑千古？」

治長豁出了一切，拚命地勸說秀賴。但，並不只是秀賴一人，全城的人都發狂似地不顧死活要衝出城外。

突然，櫻門的石牆燃起火來。每個人抬起佈滿血絲的眼睛一看，二團赤紅的火光朝空中猛烈地燃燒起來。

「呀！呀！」

城內頓時一片慌亂。人群中立刻議論紛紛，說是一名叫大隅某的男子私通了敵人，才放火燒城的。

秀賴咬牙切齒，眞是又急又氣：

「城內起火了。這麼一來，此事更是刻不容緩。本該午前就要出發的，一直拖到現在，想必幸村早已等得不耐煩了吧！走！走啊……」

他掙脫了治長，立刻朝城門邊去。

這時，由天王寺方面敗回的武士速水守久和他的殘兵敗將，全身血跡地敲著城門。他所帶回的消息，也是己方軍隊不論前線後方都已敗得無法挽回，這消息著實創滅了秀賴的氣勢。而後跟著撤回零零散散的尖哨兵和游擊隊一次又一次地傳回來：

「軍師已經壯烈成仁了！幸村先生一直和敵人周旋到安居天神附近，在激戰中壯烈成仁了！」

就在這聲音此起彼落之時，城內也相繼響起了一陣陣悲痛絕望的哭聲。火勢漸漸大了起來，滿天通紅。城內早有不少的背叛者，敵人已由京橋口攻進來了——各式各樣的謠言，似乎竄進了濃濃的黑煙裏，籠罩了整個大阪城內——。

「幸村死了！」

這一消息眞的如同是晴天霹靂，重重地打在每個人的心頭上。秀賴也頓時沮喪下來，連策馬前進的力氣都消失殆盡。跟在他前後的人，也是驚愕得不知所措，眞不知自己的命運到底如何。

大助站在亂軍中，眼淚不斷地湧出眶外，和著血水順著臉龐而下，他想著與父親分別的那一時刻……。

大助旗下的八天狗，一路探詢大助的下落，一路追上，也趕進了這一片混亂的城內。

「主公呢？」

「秀賴公呢？」

大家都很擔心地在找秀賴。

然而，一時辰過去後，仍然沒有一個人見到秀賴的行蹤。而天主樓閣，也被大火吞噬，「轟！」地一聲塌下，激起了滿天火星，就像滿天散滿了金粉一般……。

穀倉的捷徑

「我恨——！」

到處是一片火海。處處都如地獄。

「唉！實在是……」

八天狗的每個人都十分頹喪，你看我，我看你，搖頭嘆息。大助的臉上，掛著兩行清淚。

「怎麼就是沒見到妙義太郎？我看他父親的仇也沒報成，大概就壯烈成仁了！」

穴山小十郎嘀咕著。

重回火城秀賴住處，尋找秀賴蹤跡的車源彌，回來通知大家：

「大家立刻退至城內，山里廓、朱三武器庫，在那兒集合！」

一定要見到秀賴公的失敗結果。——這是父親在臨別之際，再三囑咐的話。

「走！」

大助和其他六人，穿過了大火，一直朝城內的最中心走去。

「主公！」

「秀賴公！」

大家邊跑邊喊。

突然，空中暴起了一陣巨大的響聲，山里廓的兵械庫似乎燒了起來，等到他們趕到，兵械庫已是一片火海了。

「呀！哎呀！」

朱三的兵械庫已被燒得垮了下來。這一來，火勢更加兇猛，直衝上天，更成了敵人顯著的攻擊目標。

這時，他們看見城樓上有一個個小小走動的黑影。又聽見了南無阿彌陀佛唸佛的聲音，隨著一聲——

「噢！終於完啦！」

又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喊著：

「大助少爺！」

是治長的弟弟，治房！——他透過煙霧，一面朝著穀倉的方向跑去，一面向大助招手。

一人——二人——四、五個人朝著治房手指的方向跑去。八天狗覺得非常奇怪，也一個個地跟了上去，只見大家跑進了蘆田廓的一個兵糧倉中。

領頭的是治長和治房，隨著是明石道全、速水甲斐守、接著是兒子出來麿、毛利勘解由、荻田道喜、高橋半三郎、加藤彌平太、還有二十四名武士，還有一些做零雜事的幾名女子。其中，有個人乍看很像是秀賴的人物，然而卻不是他。

兵糧倉後頭有條通到淀川的小路，大家就從那兒迅速地往河邊跑去。大助和他的手下，在木城完全燒平時，仍

是殿後，走在最後面。

不久——火燄由四面往樹林延展過來。

「好吧！」

大助脫下了自己身上的裝配，投入了火燄之中。穴山小十郎、伊吹塔之助、篠切——等人，也都學他，把自己的配備丟入火中。他們如此做的目的，是要讓事後檢查遺跡的敵軍們以為他們已經戰死了。

既非霧，亦非晨靄，今早仍是一片煙霧迷漫的景象。煙霧中，仍可隱約見到淀川的流水。

一艘郵船，張著朱印旗，順著河流而下。槳聲，話語聲跟著船一直不斷。

「啊！這下子可是終於打完啦！」

「從今天開始，就是天下太平嘍！」

「現在是德川治世的開始！」

六、七名隨軍的役夫乘坐在船上。由於他們如此高聲的談話，岸邊德川勢力的軍隊根本就不疑有他們。

——然而，他們確實也是疲勞得很。

朝陽昇起了，碧波蕩漾的大海已慢慢地接近了。這幾個役夫一見海，都相視笑了起來。

「喂！喂——。」

突然，在三軒家島的蘆荻叢中，有個人在招手呼喚著。

一人回頭問道：

「是那邊的人哪？」

「不，只是個想搭船的人。」

「哎！那種人沒有多大關係的，讓他上來，讓他上來！」

說著就準備划近。

「喂！」

那個人又喊了。

「——救救我，拜託，拜託，拜託——喂！我只要到對面去！」

「呀！該不會是敵人吧？」

「和尚!!——噢！有琵琶……！」

小船中的人，嘀嘀咕咕不知說了什麼，馬上就把小船駛近蘆荻邊。在那兒等著的，是一個腿受傷，滿是血跡，有點跛腳的琵琶和尚——今川蟬阿彌。

「你們早！各位！」

「有什麼事？」

「拜託，拜託，把我帶到哪兒都好，只要是沒有戰火的岸邊都可以。昨日的激戰，有好多城陷落，到處都是敗兵，哪裏都不准通行……」

「好吧！快上來！快呀！」

「啊！多謝！多謝！——啊！這下我可放心了。這是佛出地獄的船哪！」

他很得意地撐著枴杖，跳上了船。

小船晃了兩下，開始離岸向前划去。這時，站在船頭的一個役夫忽然轉過身來——

「蟬阿彌！」

一把捉住了他的右手。

「好久不見啊！」

另一個人抓住了他的左手。

「啊——大助?!」

「你往哪裏逃?!」

後面又有一個人揪住了他的衣領。

「這下子你可無法遁形了吧！沒想到你是自投羅網，招手叫了我們這艘船，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啊！」

郵船上的役夫們是除了太郎以外，眞田大助和其他的八天狗成員。在高津坡上被流彈炸傷的蟬阿彌，以為這群人一定在昨夜，也和大阪城一道化為灰燼了，怎想到會在此地遇見他們！

「啊！」

他大喊一聲，一句話也不說，然後就是用他那隻獨眼，發出可怖的眼神，惡狠狠地盯著每個在船上的人。

水底的怪人

眞田大助坐在舵的旁邊，佐分利甚內則抓著船櫓。而篠切和道明寺隼人、東源彌三人，一個揪按住蟬阿彌的衣領，另二人把他的雙手從後往上吊提起來。然後，——

「喂！蟬阿彌……。」

大助喊他。蟬阿彌以憤怒的語氣答道：

「什麼事啦！」

他以恐懼然後變成絕望的神色，無可奈何地回答。

「記得上一次的風箏會戰吧！聽說你在從德川家那裡奪走了鳳凰卷和豐家的二卷之後，便逃走了。眞巧了，能在此地遇到你，你老老實實地交出來，否則的話，你的死期可要到了，小心你那和尚頭落地……。」

「噢！的確不錯，是我拿走的……。但是現在並不在我身邊。」

「別撒謊……。」

他仍然倔強地不說實話。

在他胸前開始搜查。

「噢！那……那是……。」
蟬阿彌此時咬緊牙關，極不甘心地掙扎著。但是他的雙手和身體都被人控制著，而無法抗拒。
「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小十郎從他的胸懷中，摸出了三個皮卷的軸子。蟬阿彌的獨眼立即閃爍著凶光，眉宇間露出如魔火似的炙焰……。然後，
「噢！我死也不願意……把這個……。」
他嚎叫著立即張開嘴巴，咬緊小十郎抓著軸子的小指頭和軸子。
「呀！」
小十郎頓時機警地把手縮了回來。
小十郎手中仍抓住了二卷秘軸，但可惜還是有一個軸被奪了下來，緊緊地被他咬在口中，死不放鬆。
爾後，蟬阿彌突然地向左右亂摔被揪住的衣領之後，站了起來。
「我不甘心……。」
從他的胸腹中發出一聲怒吼之後，死命地摔開那抓著他俐落雙手的隼人和源彌的身體。
船頓時捲起了波浪，像小樹葉般的開始搖擺不定。如變成惡魔似的蟬阿彌，趁著船搖擺的機會，踢開了小十郎。然後，猛然地以極迅速的動作，立刻檢起從小十郎手中滑落的二卷秘軸，從船頭正對著河中「噗通」一聲，跳進水中。
「呀！」
就在此時傳出一聲尖銳的慘叫。銳利的白刃，從大助的手中，橫着砍向蟬阿彌的頸部。刹那間，有一種怪異的噴血聲音在寧靜的水面上沖了出來。同時，蟬阿彌的腦袋也與胴體分了家。隨著一道血柱，那份咬著一卷秘軸的腦袋像流星似的，「噗通」一聲落入水中。
大約在三、四丈前的水面上，湧出了一股紅色水泡。像血的水泡，沒有經過多久，便如吹散了的墨汁一般變成了黑色。蟬阿彌的腦袋，徐徐地沈入恐怖的河底。河底似乎仍傳出他那憤恨的怒吼，漸漸地終歸於平靜。
還好屍體仍留在船上，在打開他緊握的手掌時，發現那上次在風箏會戰時，妙義太阿公被奪走的豐家的水虎和火龍二卷。……由此一推想，蟬阿彌的腦袋上，他嘴中咬住的那一卷，絕對是鳳凰卷。只要把這三卷收齊之後，對照之下，那秘軸之謎，扶桑掌握之圖，便自然而然地解開來了。
「喂！趕緊把腦袋撈上來，那重要的鳳凰卷……。」
大家一起用竹竿插進河底，尋找那沈入河底的腦袋。

……這條河從水面到河底只不過六、七尺深。伸出頭望著河水，就連水底的砂子，小石，魚兒游泳的樣子，都一目了然。
「喂！稍等一下。若是用力過猛地插進河底，搞不好嘴巴上的秘軸會鬆開，那就糟糕了。大家等河水稍微澄清點再說。」
倏切把頭伸出船身，緊貼在水面上，一直不停地瞪眼望著河底。……青藍的河底下，今川蟬阿彌的腦袋，嘴中還緊咬著鳳凰卷軸，像活着似的在小砂子上面，慢慢地有如浮石般地，徐徐往下游漂去。
「噢！在這下面……。」
「在何處……。」
「喂！那個人脫掉衣服跳下去，立刻就拿得到。」
「要得……。」
金槍手佐分利甚內，立刻答應之後，脫下鞋子跳進水中。
水面上繼繼續續地冒出水泡，使人愉快地連想到，那是在河底中尋覓的甚內。就在這刹那間，岸邊的村莊中爆發出如暴風雨似的吵雜聲。
嘴中的喊叫聲，嚎泣哭叫聲。……漸漸地又有船櫓划動聲愈靠愈近。
「糟糕，是伊賀隊的人來了……。」
大家回頭一看，祇見在那不到十丈的地方，出現了一艘間諜船。船上有伊賀隊的來喬太郎和蝙蝠銀平、鐵牛舍募鼓，以及四、五個來喬太郎手下的槍手。
「噹噹……。」
正對著大助的小船，飛來一陣槍雨。這是從岸邊村莊發出來的攻擊。
「大助少爺，往船底……。」
塔之助把大助推倒後，讓他藏在船底，蓋了一張草席在他身上。然後，一個撐棹，一個掌舵，順著急流往海上划去。
「糟糕，忘掉甚內……。」
一作正後悔不該遺棄在河底工作的甚內時，伊賀隊的來喬太郎領著重新準備好的槍手和櫓手，一面斥責，用以激勵士氣……。
「落荒而逃的！不要讓那些吃敗仗的傢伙逃走！」
來喬太郎掌著舵，在後面猛追。
岸邊有蜂須賀及鍋島的水手，海面上有九鬼盛隆的水兵，都以大助他們爲目標。
此時，大助的快速船，像一枝箭似的飛馳而去。
——不用說，喬太郎的船是趕不上的。

——但是沒有任何僥倖的事，乘上快速船的大助及八天狗們，作夢也想不到，他還有另一招。

向九馬及蜂須賀借了一艘快船，船上乘着雜牌兵，立刻追了上來。

此時，櫓手只是一心一意地要追他們，沒想到船底下埋伏着一名間諜。

第四十八篇　水天篇

獨自奮鬥的甚內

「哇！」

「噢！」

人群的吼聲滙聚成震耳欲聾的巨浪。

這股如龍卷風般的聲浪，一直地往高空冲了上去。

那從兩方向投擲過來的鉤繩，此時「鐺鐺」一聲巨響，使得官兵的巡邏船和一艘飛脚船亂七八糟地糾纏在一起。

「呀！呀！」

從波浪中傳出了蝙蝠銀平的狂叫聲。

「敗者是眞田黨的人了。」

「噢噢！大助也在裡面……。」

「是八天狗們，八天狗這些傢伙……。」

喬太郎和鐵牛舍，同時愕然地說不出話來。

昨夜，聽說豐臣秀賴的一家門及效忠大阪城方面的將士，都已與城池一起犧牲了。那麼，眼前這些眞田黨的人們，到底是從何處逃出來的呢？二人木然地呆了半天之後，喬太郎向身旁的鐵牛舍說：

「喂！燃起火把來，通知其他人……。」

鐵牛舍立刻取出船底的火把，燃了起來，朝著陸地上九鬼軍的大本營，和在住吉方面的蜂須賀家的水手們，發出請求支援的信號。但是，目前的情況已經進入了混亂之中，這亡羊補牢之擧，根本就與事無補。剎那間，火把就被波浪打濕透，無法使用。

大助看見敵人正處於狼狽之中。

「……揚起帆呀！」

一邊叫喊著，一邊趁機迅速地揮刀削斷鉤在船邊的鉤繩。

剎那間，兩艘船乘著波浪的起伏，如小鳥飛躍似的立即往左右分開。

「眞幸運……。」

高高地波浪，前後相推著。

因是在海上，所以與在陸上不同，雙方都不容靠在一起。

被海風吹拂起的海水，激烈地濺到臉上……。但每人都不敢作聲。

「一作，趕緊揚起帆。」

大助的聲音在波浪聲中急響著。

「若在此就誤了時間，就會被九鬼、鍋島的水手包圍。趕快把握時間，目標目的地，把舵轉正……。」

「是的……。」

倏切一作把爛蓆帆捲好之後，立刻張開立起的蓆帆。啾……。蓆帆被風吹得鼓脹而起，船隻開始移動。船正對著沿路行去……。既是那近在眼前，移步寸許可到的小島……。

「別讓他們逃走了。」

來喬太郎和伊賀隊員們乘坐的巡邏船，立卽張起帆從後追趕。這艘船有完整的布帆設備，所以大助他們的船在速度上是無法與此船相比的。

「射擊……。」

喬太郎吼著。

碰碰……。連續不斷地槍砲聲，在怒濤中呼嘯著。由這些槍聲，和砲煙，可判斷出住吉、大和川、木津、梶尾河附近的德川家海軍，似乎準備開始出動。

但是淡路島，就在眼前的對岸。

大助他們的船，在這緊要關頭先了一秒，到達了由良的海灘上。

「噢！敵人還跟在後面……。」

大家轉回頭一看，只見到喬太郎他們的船，和那緊接在後的德川家之三十石船、五十石船等不計其數的兵船，如拉開了補網似的，在海上形成了陣勢，正在他們後面緊追不捨。

「加油……。」

大助站在最前面，從小島上的天川道路，往山坡路走去。小十郎、一作、隼人、源彌、塔之助統統不敢稍離寸步地緊跟在後。

轉眼就要到達眼前的高山下面……。一片密林，榛樹林，及一叢叢的灌木林，山坡愈來愈高。

千草嶺上，連路都沒有。

在後面追過來的伊賀隊如何了呢？回頭看了看，好像已經沒有繼續追來了。

「眞是奇怪？」

源彌一個人在喃喃自語。

「看！甚內在後面！」

「嗯！是甚內。」

「佐分利甚內居然和伊賀者在一起。」

——這眞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大助及其他人，都產生一股疑心。逃出安治川河口的時候，那個佐分利甚內一個人，爲了搶奪鳳凰卷，單槍匹馬提著蟬阿彌的腦袋，一齊沈入河中。

到了這個島上之前，一直沒見着他的人影，大家都爲他的命運躭心。而如今，他居然還在這個島上出現了，而且混雜在那麼多的敵人之間，在追兵中間。這該如何解釋？多麼地令人想不通！

孤島的紅旗

伊賀隊的船上了岸，只看到第一艘船靠在岸邊。

「等一下！」

一個只穿着內衣的男子，率先跳下船，站在岸邊大叫。

那人正是在安治川中游泳而去，貼在這艘船的船底，八天狗之一的佐分利甚內。

「哼！好傢伙！束手就降，便饒你一命！」

雜牌兵中的一人，刺出一槍，但被甚內奪來。

「有我甚內在，你們一個都別想踏上此島一步。不相信的，可以來試試，必定叫你們回西天。」

甚內大聲嚷嚷着。

金槍甚內——是有名的佐分利流的要槍好手。

鐵牛舍聞言，立刻，——

「好小子！你亂放狗屁！」

照例以錫杖在地上敲了一下，站到他面前。

喬太郎也抽出軍刀。

銀平也從旁邊站了出來。——緊接着，此外十餘名也湊了上來。

「好傢伙！」

把甚內團團圍住。

甚內手上的長槍，就像一隻會變化的靈蛇般，在甚內的手上打着轉。好像要刺了上來，但又好像要收回去，令人捉摸不定。

不多時，已不知何處灑出了一片鮮血。不論是誰衝了上來，但立刻被刺倒。

此時，情況突然改變了，九鬼、鍋島、蜂須賀的敵水兵，靠上沙灘，立刻一鬨而上。甚內看到後，拿着沾滿血漿的長槍便往山丘上跑。

「攻他！」

「把甚內殺掉！」

在山嶺的半途上的八天狗兄弟，再度轉回身，把追兵

丟在後面。他們好似十分畏懼地，拚老命地往山上爬。
在這個高山頂上，放眼望去，四國，紀州的各個山嶺，及在玻璃似的海面上點綴的幾個小島，都呈現在衆人眼前。
「奈都女呢？——奈都女！」
大助用手圍在嘴上，向四面八方叫。
「來到城裡的消息是說奈都女姊姊的確到這個島上來了。不過德川家的手下實在很利害，可能出了紀州之後，在半路上被敵人的爪牙捉去了！」
大助不禁愁容滿面。
在打仗前，在故鄉和她分手之後，沒想到便是永別，令人悲從心生。
「喂……大助少爺！」
小十郎走近，以一股猜疑口氣說。
「那邊——那個孤島上，有奇怪的記號！」
「奇怪的記號？」
「是的。就正在北方。那個島在四國與阿波之間，是個孤島。」
「嗯！那可能是沼島。」
「那個孤島的山丘上，有一片像是紅色的旗子，在那裡搖幌着。」
旁邊的塔之助，叫：
「呀！那是女人的袖子！」
大家一齊放眼望去。
「是衣袖！是紅色的女人衣袖！」
「那必定是您姊姊的了！」
「還不能肯定！」
「過去看！加油！」
路很不好走，大家從山頂上朝島的東岸，直奔而去。就是再難走的路，此時也不過爾爾。
不一會便到了上灘海濱。
放眼一找，有一條漁船。
「好極了！」
大家一同跳入船中。
從後面追上來的喬太郎他們，看到了這艘船。也向附近的漁夫討了條八條槳的快船，從海灣中划了出來。
相川七浦之地，又有了戰事。
八條槳的快船，在沼島後面緊追着大助他們。——一場混戰又將開始。
喊殺聲！
鮮血飛濺！
「喂！被打敗的八天狗，已經窮途末路了！無路可逃

了吧！趕快投降！」
鐵牛舍葛鼓站在岩石上大叫。
來喬太郎一看到大助，揮着刀子直殺過來。
銀平也在旁邊幫腔作勢。
伊賀隊，鍋島，蜂須賀等組成的雜牌軍，在孤島的海風中，和八天狗的兄弟們開始混戰起來。
殺！被殺！殺！又被殺！血像火一樣亂灑，這是一場攸命相關的戰鬥。
但是——敵人的人數實在比眞田黨的八天狗來的多多，追兵的屍體一具一具地出現在砂灘，在山丘，在海水邊。
血像是一條條紅色的蚯蚓，從每一具屍體中流了出來——成爲血泉。成爲血池，到處都是一片赤紅。
五月的陽光朗朗地照在大地上。五月的海面，正在進行血戰，加上一陣陣男性的合聲伴奏。

邪道弟子

刀刃上已染滿了血漿。
只要是敵人，已不再考慮是斷他的手，還是一刀劈了他。
但是，儘管不斷地殺，敵人的數目還是沒有減少。那些人像是由魔術師的箱子中間變出來似的。就是屍體一直在增加，但是敵人的人數也一直在增加。
這並不是什麼奇蹟。
這是因爲，相川七浦傳來了喊殺聲，淡路東岸所聚集的武士們，二艘——三艘——七艘——八艘，一船十二、三人，不斷地增援到孤島上來。
一旦殺了七個敵人，便又有十個敵人登岸。
眞田黨的八人，全身已染成赤紅。刀子吸足了血液，便產生了一股精氣力量。
在這種混戰中，位置當然是會隨時改變的。此時，大助在最前面，和來喬太郎及蝙蝠銀平兩個強敵苦戰，勝負難卜。
「這個小子擋在前面，會令我們事倍功半。先把大助這傢伙除去！」
喬太郎大聲吼道，像一隻瘋狗般猛攻上來。
「好吧！我來助一臂之力！」
拿着錫杖，站在岩石上的鐵牛舍，像是要手到擒來的姿態，跳了下來。
「來先生！我來了！」
錫杖夾着一陣風，比話還先到。

「糟了！」

大助不禁脫口而出。

武神不太照顧，軍刀由護手的八寸以上，「噹！」地一聲，被錫杖打斷了。

「眞不幸！」

大助丟了斷了的大刀，抽出短刀，擋住蝙蝠銀平與喬太郎所砍的劍。

他已經自知死期到了，閉起雙眼。

此時——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命運改變了。「哇！」來喬太郎發出一聲慘叫。大助毫不考慮地向後飛躍一步，到底發生什麼意外呢？

一枝白色的箭！

在剛聽到弓箭飛來的「嗖！」聲，已經刺穿了來喬太郎的喉結。既令是魔風流的忍者——懂得很多隱身幻術的喬太郎，再怎麼樣也想不到會有這枝意外的箭，看也看不到。這是天意吧！

「呀……來先生！」

銀平一聲驚叫聲還在半空中。銀平一旦少了來喬太郎，便毫無鬥志了。

一揮——應付似的一劍，像游泳般，背向後，退着逃。

「沒出息！」

大助把渾身的力道集中在短刀上，向蝙蝠銀平的頸際砍去。

「哇！」隨着一聲哀號，銀平的身子和腦袋分了家。血從沒了腦袋的軀體中噴了出來，噴到大約五公尺遠的前方。

鐵牛舍看到這情形，牙齒都恨的咔咔作響，以像是在護摩壇上做呪詛時的兇暴樣子，衝向大助。

「惡道士！我要送你一齊歸西！」

「渾蛋！殺了我的手下！」

「放你狗屁！」

錫杖從地上朝半空中一捲，地上忽地起了一陣黑風。猛烈地足以將連人帶馬吹起。不足兩尺長的短刄和六尺的錫杖，天崩地裂的鬥了起來。

錫杖和小武士刀相撞，發出清脆如冰的聲音。兩個人的身形在旋風中如同樹葉般輕巧。

突然，不知是誰——

「惡道士葛鼓，殺父仇人！妙義的太郎今天來討個公道——。八幡，父上的亡靈在上！」

從高處有個人大叫着，往下跳！

「呀，呀，呀！」

此時，仇人的右胸部，亦發現了揷着一根和刺入喬太郎喉嚨中，同樣的一根白色的羽尾箭。

「噢！是奈都女小姐！」

他朝着來箭的方向，以感激的眼神望著。

在站此不遠的小山丘上，有一個穿着勁裝，拿着短弓的女子。大助放眼看過去，那個女子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姊姊奈都女。

那麼，這兩枝箭都是她射的了。但是，爲什麼姊姊及木食上人和妙義的太郎都會集中在這裡呢？

「大助！」

奈都女收起弓，從山丘上跑下來。進了大阪城以後，在正月時，她女扮男裝，一度回訪九度山。因爲繼承了父親幸村的個性，沒多久便和家臣們處的不太愉快，此後便沒有一點消息了。

「好久沒見！」

手握着手，握得緊緊地。

姊弟的血源，比火還熱。

「會戰的最後一夜，父上決心和大阪城共存亡，至今生死不明。在敵陣中，碰到妙義的太郎和上人前輩，才能逃出來。」

「那麼太郎在亂軍中消失後，是蒙木食前輩搭救的嗎？」

「是的！」

上人拂着白鬚。

「他好像迷了路，所以助他一臂。」

奈都女十分高興地搶着說：

「——而後，如今我們四個人在這裡相逢，眞不知該怎麼說好，眞像在作夢！」

感慨萬分的眼神，向四面的海及砂灘看了看，半響都說不出話來……。夢！夢！一切只似一場夢。

定神看去，剛才那一場混戰後的砂灘上，屍體堆積如山，海鳥在一片血跡上飛翔。——還有幾個殘餘的敵人，搭上小舟，離開這個小島。以這個孤島上的軍船看來，島上好像還有很多軍隊。

「——大助少爺！片刻不宜久留，速離此島！」

八天狗們，已經把血刀擦拭乾淨，收回刀鞘，不知何時已經圍在大助及上人和奈都女四週。

「好吧！早點出發！」

「是！」

大助走向前，奈都女也走向前，再度握着弟弟的手揮淚告別。

「就這樣走了嗎？」

「只是暫時……」
「分別良久的我們姊弟倆人，難道連在一起過一天都不行嗎？」
「大阪城雖然陷落了，但是戰爭並沒有結束。只要我們衆人一息尚存，家康必定寢食難安。還是戰時！我是軍人！姊姊，不要這麼女人氣！」
大助心一橫，摔掉了奈都女的手。
大助說。
「喂！我們出發吧！」
然後——。
大助走在最前面，妙義的太郎緊跟着他後面。八個雄糾糾氣昂昂的武士，越過島上的唯一小山，在五月的海面，五月的天空中，一片碧綠萬頃中，他們的身影慢慢隱去。
「起風了！奈都女小姐！風已經強了，我們去避一避吧！」
站在島上的山頂，高野的木食上人，以無限慈祥的眼神，看着旁邊的奈都女。
——小鳥，平靜吧！
佛法的樹下只是一片和平。佛家的世界中，沒有敵人也沒有朋友。德川也好，豐臣也好，都是同一顆樹下的人，都是一樣的。
只要在我的身邊，是絕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他對身邊的奈都女這麼說。
這個時候，發現孤島的西岸，那像屏風似的絕壁的陰暗處，有一條船像鯨魚似的衝了出來，乘風破浪地朝前划去。
船艙上塗着南蠻紅漆。柱上插着島津的家旗。帆張得大大的，是一條薩摩的運煙草船。
「喂！那邊！大助在那邊！」
奈都女不由得揮手大叫。上人只是靜靜地，想什麼似的看着。
「戰爭終於結束了！」
「不！還沒有！」
奈都女十分有自信地說。
「是的，還沒有結束！人類的戰爭是永遠不會結束的……而大阪之戰的確是結束了。過了段和平的日子後，不知又會有什麼樣的大風暴再度發生……」
薩摩的運煙草船，眼看着向南方，愈來愈遠。
水天一線，白雲茫茫，船影愈來變得愈小。

明德書局總經銷圖書目錄

臺北市延平北路3段26號

郵政劃撥：102436號　　電話：8346031‧5920108

‧健康美容叢書‧

①經脈美容法(本書榮獲國際美容獎)	陳炳崑林振輝譯	售價45元
②健美食物法（如何使你苗條‧健康）	陳炳崑譯	售價50元
③如何保護你的眼睛（眼鏡選擇方法）	蘇遠謀譯	售價50元
④你自己就是名醫（家庭內科急救法）	張芳明譯	售價50元
⑤睡眠健康法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⑥自律健康法	蘇明達譯	售價50元
⑦五分鐘跳繩健身法	蘇明達譯	售價55元
⑧最新瑜珈自習（精裝）	蘇燕謀譯	售價180元

‧日本劍俠叢書‧

①荒城浪人（美男城）	柴田鍊三郎著	售價60元
②孤劍奇異門	柴田鍊三郎著	售價100元
③遊太郎傳奇	柴田鍊三郎著	售價75元
④猿飛佐助	柴田鍊三郎著	售價100元
⑤孤星劍客（眠狂四郎孤劍五十三次）	柴田鍊三郎著	售價100元
⑥新選組風雲	司馬遼太郎著	售價100元
⑦非情劍	早乙女貢著	售價　元
⑧龍虎八天狗	吉川英治著	售價130元
⑨最後勝利者	柴田鍊三郎著	售價　元

‧生意叢書‧

①股票致富68秘訣	簡文祥譯	售價60元
②遍地是黃金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明德書局

陸續發行之新書 歡迎預約！八折優待

圖解命運學 五五元

中國秘傳面相學 五五元

命運周期律 五〇元

自我指壓術 五〇元

窈身體鍛練法 五〇元

飲酒健康法 五〇元

釋迦長壽健康法 五〇元

管教子女絕招 五〇元

四季釣魚法 五五元

狗飼養與訓練 六〇元

鴿飼養與訓練 五〇元

有趣智商測驗 四五元

經穴健康美容法 五五元

性知識（美國中學生副課本） 五〇元

⑧奇跡般的推銷術	蘇燕謀譯	售價60元

·處世、命運、愛情、探險、其他·

①鬥智奇謀（諸葛孔明兵法）	陳炳崑編譯	售價35元
②現代人的詭計	林振輝譯	售價50元
③金色的人生	皮爾博士著	售價45元
④如何改變你自己	陸明編譯	售價50元
⑤如何利用你的時間	蘇燕謀譯	售價50元
⑥慧心良言	亦　奇著	售價45元
⑦輪廻法則（生命轉生的秘密）	五島勉著	售價50元
⑧命名彙典	水雲居士編著	售價40元
⑨中國算命占星學	陸　明編譯	售價70元
⑩神秘消失的人類	林達中譯	售價50元
⑪世界之謎與怪談	黑沼健著	售價35元
⑫極地探險之謎	林振輝譯	售價50元
⑬世界怪動物之謎	王家成譯	售價45元
⑭揭開夢之謎	王家成譯	售價45元
⑮揭開遺傳之謎	黃慶篤譯	售價40元
⑯怎樣突破人性弱點	摩　根著	售價35元
⑰現代戀愛百科	王家成譯	售價42元
⑱給女人的悄悄話	妮　倩編譯	售價35元
⑲單頁小語	蔡鴻逸編選	售價35元
⑳小動物飼養秘訣	徐道政譯	售價55元
㉑希區考克步步驚魂小說選	簡文祥譯	售價40元
㉒神奇魔術入門	陳炳崑譯	售價40元
㉓宇宙與星辰的奧妙	林振輝譯	售價40元
㉔星際爭覇戰	簡文祥譯	售價40元
㉕騙術奇譚	人亦奇編著	售價35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明德書局
不准翻印

龍虎八天狗

售價130元

原著者：吉川英治
翻譯者：安紀芳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維實
台北市晉江街十八巷二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四八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總經銷：明德書局
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
電話：八三四六〇三一
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四三六
打字者：立信打字印刷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一八巷一三號
電話：三〇二四五九五
三〇六四七六六